

走向胜利之路

远征欧亚

——美军反法西斯著名战役纪实

●马骏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VICTORY 1945

序

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前夕，我们推出了这套二战纪实丛书——《走向胜利之路》。

在这场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发动的战争中，全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但是，法西斯恶魔并没有把人民吓倒，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从血泊中站起，拿起武翼，同法西斯国家与军队进行了殊死战斗。他们通过一个又一个战役行动，奏响反法西斯宏大壮观的交响曲，一步一步地把法西斯恶魔送进了坟墓，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之时，回顾与纪念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无疑会使今天的人们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拟用反法西斯战争重大战役纪实这种创作方式，再现当年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现代战争是由一个或数个战役行动完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役行动更是数百上千。我们很难用文字把这些战役行动一一介绍给读者，只能站在反法西斯力量的角度，从中国、苏联、美国和英国这几个主要反法西斯大国实施的战役行动中，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陆战、海战、空战、两栖登陆战、热带丛林战、沙漠战、要塞保卫战等不同作战样式的战役行动，介绍给广大读者。

这套丛书描写的 20 个重大战役行动，从战役上讲是独立的，每一个战役行动都有自己的企图、目的与任务；从战略上讲又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战役行动从时间上讲是前一个战役行动的继续，后一个战役行动的背景，从空间上讲则都是为实现反法西斯这一战略总目标而实施的。因此，阅读此套丛书，既可熟悉反法西斯战争重大战役的具体过程，又可对整个战争的概貌作一了解。

本套丛书是军事历史题材的作品，作者大部分是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和最高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等单位长期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教学与研究的军事专家。他们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军事知识，撰写过多部军事历史著作，文笔流畅而不散，行文活泼而不俗。读者阅读此套丛书，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历史与军事知识。

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我军杰出的军事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萧克老将军听说此套丛书即将出版，欣然提笔为之题写了书名，反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老战士、老将军对纪念这场伟大战争胜利的重视。在此我们深表敬意与谢意。

丛书编委会

1994 年 7 月于北京西郊红山口

远征欧亚——美军反法西斯著名战役纪实

第一部 电流闪击 塔拉瓦生死战

第一章 斫轮老手筹帷幄

将强兵广

1943年春天。

自从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决定调整太平洋战场海军作战力量后，美军中太平洋战区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一直在考虑第50特混舰队司令的合适人选。

了解内情的美国海军军官都知道这支舰队的重要性：它是一支活动范围极广，打击力量极强的海上攻击舰队。这支舰队的司令拥有巨大的权力，因此这是一个所有雄心勃勃的海军军官都在梦寐以求的职位。许多海军航空兵军官认为，舰队司令的职务一定会落在他们中间的某一位身上，因为这支舰队主要靠增加航空母舰来加强实力，怎么会让一个不熟悉海军航空兵的人担当此任呢？

然而，尼米兹经过认真考虑，却选中了不是海军航空兵出身的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出任这支舰队的司令。这一决定不仅使那些海军航空兵军官吃惊，就连斯普鲁恩斯本人也未料到。

斯普鲁恩斯1886年7月3日出生于巴尔的摩一个富有的家庭，祖辈与大海本来无缘，要不是家庭破产，他很可能不会报考可免费上学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从海军学院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过驱逐舰长、海军工程电力科长、助理参谋长、战列舰长等职。斯普鲁恩斯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是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判断准确，工作认真，被同事们称为“机器人”，并逐渐引起尼米兹的注意。中途岛战役前夕，第16特混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因病住院，推荐斯普鲁恩斯代他指挥作战。他果然出手不凡，第一次指挥航空母舰作战就取得了中途岛海战大捷，从此声誉鹊起。但是，在中途岛之战中，斯普鲁恩斯只是一个客串演员，尼米兹从一开始就告诉他指挥特混舰队是临时性的，打完这一仗后，他将去担任尼米兹的参谋长。斯普鲁恩斯对此不太满意，后来他曾谈到当时的心情：“在我一生中，此前已经两次担任过参谋工作。在这次大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又要到岸上去工作，我是不大高兴。”不过，他还是抑制住自己的失望情绪，圆满完成了自己承担的任务。

顾全大局，服从命令，恰恰在这点上，斯普鲁恩斯给尼米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尼米兹考虑把整个太平洋舰队的核心力量交给他指挥。

从感情上讲，尼米兹舍不得斯普鲁恩斯这个参谋长。两个人性格相近。配合默契，尼米兹把自己想象力建筑在斯普鲁恩斯工程师般严谨细致的基础上，从而使太平洋舰队增添了虎虎生气。在作出最终决定的前一天早晨，尼米兹仍犹豫不决。他在从宿舍去办公室的路上对斯普鲁恩斯说：“第50特混舰队高级指挥官将有一些变动，我很想让你去。但可惜的是，我更需要你留在这里。”

斯普鲁恩斯镇静地回答：“是啊，战争是件大事，我个人希望再同日本人打一仗，但你需要我留在这里，我也得服从。”

尼米兹思忖再三，还是认为斯普鲁恩斯是最佳人选。虽然他不是航母军官出身，但是作为高级军官，斯普鲁恩斯具有非常渊博的理论知识。斯普鲁

恩斯不仅具有意志坚定、作风顽强、诚恳正直、头脑清醒、洞悉全局等一个高级军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中途岛一役证明，他还能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掌握有关战场情况的大量资料和数据，果断下定决心；他在绝境中能采取果断行动避免失败；遇到危机镇定自若，给官兵以自信的力量。

次日，在他们又从宿舍走向办公室的路上，尼米兹告诉他：“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夜，斯普鲁恩斯，你真走运，我最后还是决定让你担任第 50 特混舰队司令。”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尼米兹选中的斯普鲁恩斯是美国海军中第一流的战略家和指挥官！

4 月 8 日，尼米兹正式将这一决定电告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鉴于第 50 特混舰队已经得到加强，我倾向于任命我的参谋长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担任特混舰队司令，并建议晋升其为海军中将。”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请武装部队总司令罗斯福总统很快批准了这一任命。

尼米兹对斯普鲁恩斯寄予厚望，让他从太平洋舰队中任选人才。

第 50 特混舰队编有航空母舰舰队、两栖作战舰队和两栖作战部队，这几支部队的司令位置的吸引力决不亚于该舰队司令的职位。毫无疑问，航母舰队司令要由会驾飞机的人担任，两栖作战舰队司令和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则应由两栖作战专家担任。斯普鲁恩斯很快把人选报上来，他挑选凯里·特纳为两栖作战舰队司令，霍兰·史密斯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

凯里·特纳海军少将是美军中有名的“两栖战之王”，他比斯普鲁恩斯年长一岁，俩人曾在海军参谋部共事 3 年。特纳天资聪颖，精力充沛，极富想象力，给斯普鲁恩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思想奇特，善于采用新思想、新战术和新装备、把作战当成一种艺术，精雕细刻，追求完美。但是他性情古怪、脾气暴躁、咄咄逼人，为下属所畏，所以有“怪物”之称。

海军陆战队的霍兰·史密斯与特纳一样，也是两栖作战专家，他不仅指挥过太平洋和大西洋舰队的两栖部队，而且还成功地组织了两个师的陆军部队登陆作战的训练。他与特纳的性情相似，绝不容忍工作拖拉的作风和笨拙无能的人。他外表温文尔雅，但隐藏在铁框眼镜深处的那双眼睛却绝无幽默的痕迹，尤其在战场上，他对部下的要求极为严格，态度严厉，因而被人取了一个“咆哮的疯子”的绰号。斯普鲁恩斯是在不久前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的圣迭戈港视察时认识这个“怪杰”的，他对史密斯在两栖作战方面的丰富知识和高超的指挥能力颇为赞赏，所以这次让史密斯担任两栖作战部队司令。

斯普鲁恩斯对航母军官不大了解，因此尼米兹推荐查尔斯·波纳尔海军少将担任了航母舰队司令。

尼米兹神情庄重地把第 50 特混舰队兵力兵器实力表递给新任司令：“看看吧，检阅一下你的这支美国海军中最庞大的舰队。”

一连串的数字赫然跳入斯普鲁恩斯的眼帘：

快速航空母舰：6 艘

护航航空母舰：8 艘

轻型航空母舰：5 艘

战列舰：12 艘

巡洋舰：14 艘

驱逐舰：56 艘

其他舰船：100 艘

斯普鲁恩斯麾下的这支舰队实力雄厚，它实际上囊括了除哈尔西的第 3 舰队、弗兰克·弗莱彻海军少将的第 9 舰队以及麦克阿瑟指挥的第 7 舰队以外的太平洋战场上的所有海军舰船。当时，他还不知道，他就要率领这支舰队去完成中太平洋方向的反攻作战。

“ 电流行动 ”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军为牵制日军对爪哇和新加坡的进攻，打乱其向东和东南方向进犯的计划，恢复在珍珠港事件后一度低落的民心士气，计划在中太平洋实施反击作战。1942 年 1 月 2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用航空母舰袭击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作战方案。当时，美军在太平洋上有 4 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这个方案计划由两支舰队向中太平洋的马绍尔和吉尔伯特群岛进发，迎战可能遭遇的敌军。如果没有同敌遭遇，这两支舰队则向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发起攻击。同时第 3 支特混舰队袭击威克岛机场，以阻止敌机支援马绍尔群岛；第 4 支特混舰队留在夏威夷附近保卫珍珠港。

1942 年 2 月 1 日拂晓，哈尔西率领第 8 航母特混舰队、弗兰克·弗莱彻率领第 17 航母特混舰队驶离泊地，向各自的目标区挺进。斯普鲁恩斯当时任驱逐舰司令，为哈尔西护航，同时担负对沃特杰岛炮击的任务。

这次在中太平洋方向的反击作战，虽然战果并不太大，但提高了美国海军的士气，振奋了人心，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增强了美国人的必胜信念。

此后，美国海军集中主要力量与日本联合舰队作战，中太平洋方向一度无战事。

金上将同意尼米兹任命斯普鲁恩斯为第 50 特混舰队司令的意见，虽然他不了解斯普鲁恩斯，但他信任尼米兹，认为他的选择不会错。这时，他更多考虑的不是人事问题，而是如何制定战胜日军的战略计划。

1943 年 5 月 12 日至 25 日，盟军在华盛顿举行代号“ 三叉戟 ”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会上，英国人说服美国人同意他们在意大利开辟战场，作为条件，丘吉尔默认把太平洋战场的指挥权全部交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采纳美军制定的“ 战胜日军的战略计划 ”。这项计划包括：1943 ~ 1944 年，盟军除了把阿留申群岛的日军赶走外，分两路向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推进。一路，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部队占领或摧垮腊包尔敌军阵地后，麦克阿瑟统率的南太平洋部队将沿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向棉兰老推进；另一路，由尼米兹率领的中太平洋部队将横渡太平洋，经由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支援麦克阿瑟攻克菲律宾。金上将在“ 三叉戟 ”会议结束后，立即召见尼米兹，让他制定中太平洋作战计划细节。金指令尼米兹：“ 11 月 15 日开始进攻马绍尔群岛，将海军陆战队第 1 和第 2 师配属给你，务求作战胜利！ ”尼米兹回到珍珠港司令部后即召集高级作战会议。他需要确定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攻占马绍尔群岛的哪些岛屿？斯普鲁恩斯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应该攻占夸贾林环礁，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环礁，环礁中的罗伊—拉穆尔岛上有机场，礁湖又大又深，堪称良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商船和军舰就使用过它。 ”

“光占夸贾林还不够吧？”尼米兹说道。“还要攻占马洛伊拉普、沃特杰、米利和贾卢特岛，掩护夸贾林的侧翼。这样，我们可以以夸贾林为基地，向西可攻特鲁克，向西北可攻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和关岛。利用塞班岛作为基地，我们的B-29重型轰炸机就能够直飞东京进行战略轰炸。”尼米兹饶有兴趣地听着斯普鲁恩斯的发言，暗自赞叹他的这位部属具有多么深遂的战略眼光，这眼光足以越过5000公里的太平洋洋面和上千个岛礁，看到战争的尽头！不料，斯普鲁恩斯话锋一转，却说道：“这只是从理论上认识问题，事实上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力量。”

尼米兹心中不免一惊，问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斯普鲁恩斯继续说：“从珍珠港出发去袭击马绍尔群岛，我们要航行2200海里，这个距离是陆基航空兵难以达到的。这就意味着进攻必须由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予以支援，可是没人敢说到11月份太平洋舰队航空母舰部队的实力能得到大幅度的增强，它的飞行员能有足够的经验担负这一任务。此外，我们对敌人在马绍尔群岛的防御一无所知，迫切需要从空中侦察敌军防御设施、水深、珊瑚礁和滩头坡度，而这些摄影照片仍需陆基航空兵才能完成，可是现在却做不到。还有，两栖作战是一种特殊作战方式，我们现有的两栖作战部队不仅经验不多。而且兵力亦不足，怎么能够去同时进攻敌人防御坚固的岛屿呢？因此，我没有理由认为进攻马绍尔群岛有把握获胜。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的这个决定，他们的地图比例尺太小，可以在那上面指指划划指挥全世界的战争。”

斯普鲁恩斯这番近似揶揄的话触动了尼米兹心中的隐忧，他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没有陆基航空兵的掩护，在海洋上作战实在大冒险了。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这已成为一种新的军事理论。

这时，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参谋长福雷斯持·谢尔曼海军上校说道：“我想如果攻占威克岛，利用那个岛上的机场拍摄马绍尔群岛的照片，就会打消斯普鲁恩斯将军的顾虑。”

斯普鲁恩斯非常了解谢尔曼提到的这个在1796年以一位英国船长的名字命名的珊瑚岛。它位于马绍尔群岛西北，曾是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基地，1941年12月23日被日军攻占。但是，斯普鲁恩斯认为绕过马绍尔群岛进攻威克岛的作战线更长，并没有解决陆基航空兵的空中掩护问题，所以，他表示反对。

尼米兹问道：“你认为应该攻占的目标是什么？”

“我想最好先打下吉尔伯特群岛！”斯普鲁恩斯回答说。

尼米兹有些迟疑：“海军陆战队别动营一年前曾进攻过吉尔伯特岛的马金环礁，但损失很大，而且马金环礁的主岛布塔里上面没有跑道。”

斯普鲁恩斯坚决地说：“我们先打塔拉瓦环礁，那个环礁的贝蒂奥岛上有一个机场。轰炸机从埃利斯群岛的富纳富提环礁起飞，能够到达720海里外的塔拉瓦，并不冒险。”

尼米兹没有吭声。斯普鲁恩斯有些不解，一向果断的这位上司今天是怎么了？优柔寡断向来是兵家大忌啊！

其实，斯普鲁恩斯忽略了一点：每一级将领考虑问题的角度是有所不同的。斯普鲁恩斯作为战区内的舰队司令只对尼米兹负责，他只考虑计划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而作为战区司令的尼米兹，上面还有大上皇似的金上将，还有海军出身的罗斯福总统。总统对海军十分偏爱，而这种感情往往更多的是

以对海军行动的干涉表达出来的。实际上尼米兹已被斯普鲁恩斯说服了，但是他能否说服他的上司改变作战计划则是另一回事。尽管如此，尼米兹还是决定争取华盛顿认真考虑修改作战计划的意见。

散会后，尼米兹即飞往华盛顿，奔波于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新建成的五角大楼和海军作战部之间，游说他们把中太平洋进攻作战的目标换成吉尔伯特群岛的方案。他反复阐释他的理由：“攻占吉尔伯特群岛，不仅是对如何从中太平洋进攻实施的一次训练和预演，更为重要的是，盟军一旦占领了吉尔伯特，就可以取得进攻马绍尔群岛所必需的海空军基地，建立起新的空中跳板。”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和金上将等高级官员认真听取了尼米兹的建议，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批准了太平洋舰队提出的计划，先攻占吉尔伯特群岛，然后再攻占马绍尔群岛。1943年7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式指令下达到了珍珠港尼米兹的司令部。

斯普鲁恩斯接过这份指令，见上面加进了一个新目标：瑙鲁岛，要求中太平洋战区同时攻占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并在那里修建基地，不禁眉毛又拧起来。

瑙鲁岛在塔拉瓦岛西南约400海里，美军海上运输力量无法兼顾这两个目标，而且瑙鲁岛距日本联合舰队基地特鲁克较近，登陆舰容易遭敌袭击。斯普鲁恩斯直率地对尼米兹说：“瑙鲁是一个真正的岛，而不是一个环礁，日军占领后，一直在那里开采磷酸盐矿，运回本土做肥料。那里海岸陡峭，不利于航运，没有适宜的卸载滩头，所以进攻瑙鲁并不明智。”尼米兹也不同意对相距这么远的两个目标同时发起进攻，但他刚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改原来方案，再提新的建议需要等待机会，于是回答道：“你的意见不无道理，我可以适时反映，但在新的指令下达前，按现在计划做好一切准备。根据这个作战指令，你的特混舰队改名为第5舰队，特纳将军将很快到任，担当你的两栖作战舰队司令，指挥所有的支援舰艇；由霍兰·史密斯将军指挥的第5军团将完成两栖登陆作战任务，这个军团包括海军陆战队第2师和陆军第27师；波纳尔将军仍是你的快速航母舰队司令。另外，我决定让约翰·胡佛海军少将担任你的岸基防御航空兵部队司令，这支包括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机的航空兵要负责在战前给你的航空母舰提供侦察照片和袭击目标。无论如何，你要完成这次代号‘电流’的吉尔伯特—瑙鲁登陆作战任务。”

完善计划斯普鲁恩斯只得把不同意见暂时放在一边，带着他的参谋长卡尔·穆尔海军上校到各基地视察。在新喀里多尼亚岛首府努美阿，他同老上司哈尔西将军讨论研究了两栖作战部队在中太平洋岛屿登陆作战中必须跨越海岛附近珊瑚礁的问题。此后，他又飞往新西兰、瓜达尔卡纳尔岛，同两栖作战部队广泛进行了接触，然后又飞回珍珠港。不过，他脑中始终没有放弃不能攻占瑙鲁岛的想法，他还要说服尼米兹接受他的建议。正在他思虑之际，穆尔报告说特纳和史密斯将军吵了起来。

特纳与史密斯是一对倔强、粗鲁、好嚷嚷的老将，表面上俩人都表现得谦恭有礼，一旦在一起工作，就显露出他们被叫做“怪物”和“咆哮的疯子”的特点。

史密斯具有长期从事两栖作战训练和演习的经验，而特纳更是号称“两栖作战之王”。他们在两栖登陆作战该怎么打、由谁来指挥、指挥什么部队和什么时候指挥等问题上，各有各的想法，谁也不肯让谁一步。

特纳坚持认为，部队在舰上或登陆艇上都应归他指挥，部队两栖作战的训练、演习和实战也同样如此。而史密斯也坚持同样观点，不愿把部队指挥权交给特纳。

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本来就难解决，中间又插进了一个理查森，使问题更加复杂了。罗伯特·理查森中将是中太平洋战区陆军部队司令官，按照尼米兹的指令，他只负责该战区陆军步兵、航空兵的行政和训练，不管作战。但是，理查森对拉尔夫·史密斯少将的步兵第 27 师归海军陆战队军官指挥十分不满，他认为特纳和霍兰·史密斯不懂陆军条令，不能指挥步兵，第 27 师应由他指挥。

一心想在未来作战中一显身手的霍兰·史密斯大为恼火，当着特纳的面吵了起来，他大声叫道：“我不要什么鬼指挥权，也不要当什么指挥官，给我一支枪，我作一名士兵去打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杀几个日本人！”

特纳也不示弱，咆哮回敬道：“枪，你身上就有，还等待别人把你分配到分队去吗？要走，尽管走好了！”

斯普鲁恩斯急忙协调俩人关系，制订出一个解决方案：部队在训练期间，由他们俩人共同负责指挥；部队在海上和登陆作战中，由特纳指挥；登陆部队在岛上建立指挥部后的行动，由史密斯指挥。

这个方案被特纳和史密斯所接受，此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美军一直按照这个模式明确两栖作战舰队司令与两栖作战部队司令的职责。

但是，斯普鲁恩斯管不了理查森，只得报告给尼米兹解决。尼米兹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电流行动”的所有部队都归霍兰·史密斯指挥，包括训练工作。

理查森很不满意这个决定，坚持认为他的司令部适于指挥远征部队，所以不经尼米兹，他直接向马歇尔将军反映意见。

但是，马歇尔却完全支持尼米兹的决定，他复电理查森说：“你作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陆军顾问，训练工作何时交给太平洋舰队应当由你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商量决定，最后决定权在后者那里。”

理查森只得收回自己的意见。一场有关指挥权的风波暂时平息了。但是，理查森继续以挑剔的眼光注视着史密斯的行动，指挥权与军种之间的关系问题犹如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风波刚平息，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一份文件又勾起斯普鲁恩斯的心事。

8 月 11 日至 24 日，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召开“四分仪”会议，在上呈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最后报告中，建议从中太平洋进军应该分为六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夺取吉尔伯特群岛和瑞鲁岛；
- 第二阶段：夺取马绍尔群岛、威克岛和库赛埃岛；
- 第三阶段：夺取库纳佩岛；
- 第四阶段：夺取包括特鲁克岛在内的中部加罗林群岛；
- 第五阶段：夺取帛琉群岛和雅浦岛；
- 第六阶段：夺取马里亚纳群岛。

根据会议精神，9 月 1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将夺取吉尔伯特群岛和瑞鲁岛的指令下达给第 5 舰队。

斯普鲁恩斯把这份指令送给特纳和史密斯。让他们阅后提出意见。

特纳和史密斯仔细研究了有关情报，查看了瑞鲁岛的侦察照片和图表，都认为同时进攻吉尔伯特群岛和瑞鲁岛不妥。特纳认为瑙鲁岛不是珊瑚岛，岛上多山，磷岩洞穴重叠，易于防守，滩头狭窄，多悬崖绝壁，不利登陆。而史密斯则怀疑第 27 师根本不可能在瑙鲁岛登陆，他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定是疯了，否则，怎么会不知道现有的舰船运输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两支作战力量同时运送到两个目标呢？

这两个性情古怪、脾气暴躁的将军终于想到一块去了，他们在各自的报告中表示了同一种意见：现有力量无法兼顾这两个目标，除非敢冒进攻瑙鲁岛的部队与舰船受到特鲁克岛上日军袭击的风险。

斯普鲁恩斯把他们的意见连同自己的想法，一并呈送给尼米兹，建议取消对瑙鲁岛的进攻，把目标改在距塔拉瓦岛不到 100 海里的马金岛。

尼米兹答应再把意见上报给金上将，争取改变作战目标。他让斯普鲁恩斯以史密斯的名义拟出一份备忘录，签署他与特纳的名字，待 9 月 25 日举行的金上将与太平洋舰队司令每两个月一次的例会时，呈报给金上将。

9 月 25 日，金上将率领他的参谋人员莅临珍珠港，他刚在舰队司令部坐定，斯普鲁恩斯就把备忘录交给了金。金看过后，沉思一会儿问道：“不打瑙鲁岛，你认为打哪个岛好？”

“马金岛，”斯普鲁恩斯回答道。接着，他提出了一些能够说服金上将的理由：“马金岛很大，可以修建轰炸机机场，与塔拉瓦岛相比，离下一个目标马绍尔群岛近 100 海里。我们攻占吉尔伯特群岛后，瑙鲁岛对日军就失去了作用，从吉尔伯特群岛起飞的飞机能对它不断进行打击。同时，不攻打瑙鲁岛还会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金上将被说服了。他脸上浮现出难得的一丝微笑，赞赏地看着斯普鲁恩斯：“你赢了，我决定支持你的观点，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改变计划。但是，进攻作战的时间不能改变，必须在 11 月 20 日实施。请将军抓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9 月 27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来电批准了以攻占马金岛代替瑙鲁岛的建议。

“电流行动”计划日臻完善，斯普鲁恩斯开始加速进行执行这项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二章 龙骤虎视待发生

作战计划制定后，急待解决的问题却不胜枚举，而时间已不多了，这使得作战准备工作极为紧张繁重。

“圣诞老人”尼米兹实现作战计划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良好、可靠的后勤保障。海外作战的后勤补给通常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依靠海外基地，当时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基地在东太平洋，无法直接补给中太平洋作战部队；二是依靠船队进行海上补给。行动果断的尼米兹认为，既然横越密克罗尼西亚千里水面的庞大两栖军团无法直接利用东太平洋基地，就应建立一支机动勤务船队为它提供后勤补给。海军出身的尼米兹完全清楚后勤在海战中的生死攸关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美军在海外没有多少海军基地，但是英法两国利用自己的基地和物资补给了参战的美军，美国人只需用船把兵员和装备由岸到岸通过大西洋就行了。一战结束后，美军扩大了在海外的某地，有效地使用海外基地对驻军进行补给，即把部队所需的各种弹药物资运到基地，再通过基地向邻近的部队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南太平洋，使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基地只剩下一个珍珠港了。巨大的战争消耗迫使美军发疯似地加紧建设新的前进基地，许多荒凉的海湾或渔港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舰船如云的繁忙海港城市。其中较大的有法属波利尼西亚主要岛群社会群岛的塔希提岛、斐济群岛的捕迪、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阿、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新西兰的惠灵顿、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和悉尼等等。

然而，进行中太平洋方向作战，这些前进基地都距离太远，很难想象作战舰队为了补充炮击塔拉瓦岛的炮弹，自己用船到1000海里外的珍珠港来回转运。所以，尼米兹下决心建立一支太平洋舰队后勤船队，完善海上补给。

但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战争物资的分配向欧洲战场倾斜，尼米兹只得利用一切机会说服那些掌握物资分配大权的人尽可能多给他一些东西。

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是美国海军将领的摇篮，美国海军的各个部门，上到金上将，下到仓库主任，都有它的毕业生。当年的莘莘学子，此时犹如无数台发动机，运转着海军这台大机器。尼米兹1901年9月7日进入这所军校，1905年1月30日毕业。那时，在校学员不到700人，彼此相互了解，许多人结为挚友，他们对学习成绩优异的尼米兹非常敬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尼米兹同期毕业的学员都成为海军高级将领，如威廉·哈尔西、哈罗德·斯塔克、赫斯本得·金梅尔、罗亚尔·英格索尔、罗伯特·戈姆利、弗兰克·弗莱彻、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约翰·托尔斯、米洛·德雷梅尔、约翰·麦凯恩、奥布里·菲奇、托马斯·金凯德、威尔逊·布朗、肯特·休伊特和凯利·特纳等。

尼米兹巧妙地利用海校编织的关系网，把死板的脸变成笑脸。使本来空空如也的物资仓库魔术般地变出他所需要的东西。海军作战部副部长霍恩海军中将专门负责海军的后勤采购和分配，同造船局、造船厂、飞机制造厂、工程公司、食品公司、炼油厂、医药公司和各种杂货商有着广泛的联系。是名副其实的海军后勤大老板。尼米兹抓住这个校友不放，扯皮磨嘴、软硬兼施，终于从他那里得到了急需的两栖坦克和LTV-2型装甲车、运输舰、烟草、巧克力糖、蚊帐、无线电近炸引信。润滑油、机油、柴油、飞机轮胎、电子

管、药品，甚至于给密克罗尼西亚土著人的花布和鱼网、鱼钩。

霍恩无奈地对尼米兹笑道：“您很幸运，多亏詹姆斯·波洛克总统当年只成立了安纳波利斯这所唯一的海军学院，否则您就麻烦了。”

尼米兹也报以友好的微笑：“同样幸运的是，上帝只塑造了一个切斯特·尼米兹，不是吗，我的将军？”

尼米兹满载而归。途中，他在旧金山又一次见到了金上将。这位上司早已听说他在为后勤补给四处奔波，笑着对尼米兹说道：“还算满意吧，太平洋舰队的‘圣诞老人’？”

尼米兹进入海校那年，正是金从海校毕业之际，因此他非常尊敬金上将。他幽默地回答：“非常荣幸您与我有同感，如能再给我的口袋中加些礼物，我不会有什麼抱怨的。”

“哦，那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金说道：“新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已经投入现役，给你拨7艘，够吗？”

尼米兹听后心花怒放，高兴地说道：“这好像是个意外，听起来真比30年前与我的凯塞琳结婚还幸福！”

傍晚，他登上一架飞往珍珠港的C-54型专机，飞越碧波荡漾的太平洋，回到了司令部。他问来迎接他的斯普鲁恩斯：“雷蒙德，我给你带来了一切，你做得怎样？”

细些，细些，再细些！

尼米兹四处求援期间，斯普鲁恩斯争分夺秒地制定出全套作战计划，整整300页12大本，其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海军陆战队第2师是经过瓜达尔卡纳尔岛血战的英雄部队，在“电流行动”中，这个师将担负塔拉瓦岛登陆作战的任务，目前正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休整。经过瓜达尔卡纳尔岛浴血奋战，多数官兵皆因罹患上了疟疾、腥红热及十余种皮肤病而苦不堪言。但在惠灵顿，可口的啤酒和宜人的气候给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喜悦。热情的新西兰人十分欢迎这支部队，盛赞他们杀敌业绩，青年官兵成了许多女子心目中的偶像，纷纷向他们表示爱慕之情，花前月下产生出数百对佳偶。

斯普鲁恩斯制定出作战计划后即飞往惠灵顿，检查第2师的训练工作。在设在温莎饭店的师司令部内，师长朱利安·史密斯海军少将向斯普鲁恩斯汇报了该师的工作。

史密斯说道：“我们首先把重点放在小部队的战术训练上，然后是大部队的机动作战。我们是海军陆战部队，强行登陆是我们的职责，因此冒着敌人炮火强行登陆是训练的主要内容。”

“部队官兵的士气怎样？”斯普鲁恩斯问道。

“十分高涨！”

“那些成家、娶当地女人为妻的官兵呢？”

“也不错！”史密斯说：“全师提出了‘勇猛顽强、绝不后退’的口号，全体官兵都满怀着不屈不挠的斗志。”

“能否保证指挥不间断？”斯普鲁恩斯又问：“要知道，再也没有比登陆作战更复杂的作战样式了，一旦实施登陆，伤亡会很大，部队不能因指挥官伤亡而中断作战。”

史密斯回答：“请您放心，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每个士兵都懂得，一旦直接长官阵亡，他可以立即替代指挥。”

斯普鲁恩斯满意地点点头，问道：“有什么困难还没有解决？”

这时，史密斯的作战主任参谋德比·雪普海军中校报告道：“从登陆换乘到突击上岸，还缺少两栖装甲车。”

斯普鲁恩斯有些奇怪，问道：“你们师不是装备有 LTV-1 型两栖装甲车吗？”

LTV-1 型两栖装甲车装备 6 个发动机，146 马力，陆上最高时速为 19 公里、水中最高时速为 12.9 公里，陆上续航里程为 360 公里，水中续航里程为 340 公里，全长 7 米，全宽 3 米，自重 12470 公斤，搭载量 2040 公斤，乘员 3 人，搭载 18 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中，该师就使用了这种两栖装甲车，据斯普鲁恩斯了解，目前这个师还有 100 多辆这种型号的装甲车，足够突击上陆的需要。

史密斯解释道：“雪普中校指的是 LTV-2 型装甲车，这种类型的装甲车装甲厚度大于目前装备的装甲车，而且速度快，马力大，抗炮火打击能力强。”

LTV-2 型两栖装甲车发动机共 200 马力。陆上最高时速 32 公里，水中最高时速 13.9 公里，陆上续航里程 320 公里，水中续航里程 96 公里，全长 7.9 米，全宽 3.3 米，自重 12500 公斤，装备 12.7 毫米和 7.7 毫米机关炮各一门，乘员 4 人，可搭载 20 人。这种较先进的两栖装甲车是海军刚刚研制出来的，正准备装备部队，但是根据“先欧后亚”方针，美军欲优先给欧洲战场的部队，还轮不到装备太平洋上的美军。

斯普鲁恩斯了解到这个情况，立即发电给正在华盛顿为后勤补给而忙碌的尼米兹，在他的采购清单上又添上了 LTV-2 型两栖装甲车。同时，他对史密斯说：“我们可以同海军头头们力争一些 LTV-2 型两栖装甲车，但是，即使他们给我们，也不会太多，你们最好还要着眼于现有装备，改进一下 LTV-1 型两栖装甲车。”

果然，海军作战部霍恩副部长照顾老校友的面子，批给尼米兹 50 辆 LTV-2 型两栖装甲车，这远远不能满足海军陆战队第 2 师的需要。但是，由于史密斯事完作了准备，加强了 LTV-1 型的装甲防护能力，所以并未影响后来的作战。

斯普鲁恩斯到各个基地跑了一圈，回到珍珠港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再次研究作战细节，务求万无一失。

10 月 2 日，各路将领云集第 5 舰队司令部会议室。会议一开始，第 2 师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即提出了一个建议：战役打响后，第一个攻击目标应是塔拉瓦岛附近的贝蒂奥岛，攻占该岛后，应立即在岛上配置炮兵，掩护主力登陆塔拉瓦岛。

但是，霍兰·史密斯却反对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一旦战斗打响，头 3 天之内日军一定会拼死抗击，他们的航空兵和水下潜艇都会参加反击战，这样，我们停泊在换乘点的各种运输舰势必遭到攻击而受损，因此，我们不会有时间让炮兵从容登陆贝蒂奥岛。”

朱利安·史密斯平素谦恭有礼，鼻梁上的一副茶色眼镜给他平添了一股绅士风度。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那种性格坚定的人，认准的事，非干不可。他早就对霍兰·史密斯不满。因为霍兰从他的师抽走了一个步兵连、部分炮兵和工兵作为预备队。听到霍兰反对他的意见，他站起身激动他说：“如果不能占领贝蒂奥岛，我的部队无法保证在塔拉瓦登陆！”

会议陷入僵局，双方各不相让。

斯普鲁恩斯一直没有表态，站在地图前边听边思考着什么。

“您看怎么办？”参谋长穆尔轻声走过来问道。

斯普鲁恩斯转过身，注视着两位争执不下的将军说道：“我看这样办，登陆作战打响后，第2师先行压制贝蒂奥岛敌军力量，然后占领塔拉瓦环礁。为防止敌人航空兵对登陆舰船可能实行的袭击，海军航空兵必须无条件地支援海军陆战队！”

朱利安·史密斯虽觉得斯普鲁恩斯未提到在贝蒂奥岛设立炮兵阵地，似乎是有意偏袒霍兰，但终于得到先行攻击贝蒂奥岛的允诺，还算满意。

霍兰·史密斯也没什么意见，因为他最担心海军航空兵支援登陆部队不利，斯普鲁恩斯的指令打消了他原来的顾虑，所以没再坚持自己先打塔拉瓦环礁的意见。

斯普鲁恩斯见问题得到解决，又问诸位军官：“还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讨论。”

让部下提问题，先讨论，后拍板，是斯普鲁恩斯习惯的工作方法。他喜欢把自己的看法先口述，然后形成文字。在初步讨论的基础上，由部下提出“如何贯彻”的意见。部下汇报后，他再从中选定最佳方案下发给有关将领。这些将领把有关战略、战术和后勤的计划再分别转发给他们的下级，由他们写出书面计划，提请各级司令部机关综合其他计划，提出审议、修改意见。

这时，哈里·希尔海军少将说道：“我想提醒将军注意解决后勤补给船队的问题。我在新西兰看到我们的补给船队几乎均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缺少船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作战行动非失败不可！”

斯普鲁恩斯点点头回答道：“我昨天晚上接到尼米兹将军的电话，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华盛顿帮助我们组建了一支由运输舰、维修船和补给船以及一大批300英尺长的混凝土油船组成的太平洋勤务部队，这支部队在埃利斯群岛的富纳富提环礁湖修筑了一个浮动海军基地。我高兴地告诉诸位，太平洋勤务部队司令威廉·卡尔霍恩海军中将已向我保证，第5舰队200余艘军舰和2万名官兵所需要的一切，从绷带到炸弹，从草莓冰淇淋到飞机零件，他那里应有尽有，随时供应！”

会场上一片欢腾，谁都没有想到最令人头疼的问题解决得竟如此顺利！

朱利安·史密斯的参谋长梅里特·麦迪生海军上校提出海军陆战队最为关心的水深带来的问题：“第一梯队突击上陆后，后续梯队与一连串载满兵器、车辆、弹药、饮用水以及粮食的登陆艇将陆续运抵滩头。我们师使用的LCVP型登陆艇满载时吃水1.5米，而目前得到的水文资料表明，塔拉瓦环礁附近水深介于1.0—1.5米之间，平均为1.2米，这个深度还适于搭载兵员的登陆艇航行，但是，如果是搭载重武器的登陆艇，则完全行不通，势必触礁。这样，只有用人力把那些重装备运送上岸，可是这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影响作战行动。”

特纳有些不耐烦。作战准备的完善只是对那些经过人的努力可以达到的事物而言，至于类似水深与潮汐这些人的能力无法左右的问题，只要事先制定计划时考虑到这些因素就行了。既然已经知道塔拉瓦环礁附近的水深不适合登陆艇搭载重武器装备，水深又不是人能解决的，干嘛还提这种问题？他瞅着朱利安·史密斯说：“塔拉瓦环礁小潮的起落极不规则，这是大自然决定的，无法解决。”

史密斯没想到自己的参谋长在这么严肃的会上提出如此简单的问题，让

他在对手特纳面前丢面子，也责备说：“这是个算术问题，不值得用微分方程去解。大概麦迪生上校习惯于填密思维，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水深不能使登陆艇直接抵岸，就用人力把重武器拖上岸，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麦迪生脸色涨红，十分窘迫。他也没有料到自己成为特纳与上司互不服气的发作对象。不过，他不应感到冤枉，在等级森严的美国海军中，除非会议主持人点名要求，否则像他这样的中级军官是不能随便在高级军官会议上发言的。

斯普鲁恩斯却欣赏麦迪生工作细致的作风，这是一名参谋军官最基本的素质之一，应该保护每一名军官的工作热情。他说：“麦迪生上校的发言使我更加感到，我们每一项准备工作应该细些、细些、再细些！这是我们的座右铭。此外，”斯普鲁恩斯高声说道，“我们应该十分强调团结与协同，任何苛刻、挑剔与不容人，都会扼杀我们自己。要懂得宽容与谅解。在一个家庭中，如果丈夫的爱好是钓鱼，妻子的爱好是做鱼，孩子的爱好恰好又是吃鱼，这样的家庭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的舰队就是一个大家庭，请诸位各尽其责，团结作战！”

凝固的音符

斯普鲁恩斯在从机场回司令官邪的路上，向尼米兹全面汇报了作战准备工作。他讲了许多，从作战指挥到后勤保障、从分队战术到战役军团作战、从航渡到突击登陆。从海洋潮汐到官兵士气，直到回到官邪还在谈。虽然他们仅分手一个月，可是他做的事大多了，仿佛已分别一年，讲也讲不完。

尼米兹静静地听完，没有立即铺开地图同斯普鲁恩斯研究战略战术，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既自信，又知人，他相信自己遴选的将才不会错。

他的自信早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就学时就形成了。“他是一个对昨天感到愉快、对明天充满信心的人。”当他走出校门时，怀中揣着的这句评语写进了该校年鉴。同太平洋战场上的另一位帅才麦克阿瑟相比，尼米兹是一位温和、富有人情味和注重礼貌的统帅。他的那双浅蓝色眼睛有时也会发出凛然的神威，但一般来说，他和蔼可亲，善于与人相处。他以其特有的耐心、宽容和谅解的品德获得了下属的忠诚和爱戴。在对将领的表现进行评定时，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极为苛刻、挑剔，而尼米兹却以无声的力量保护他的下属。他常常对金批评他的下属作出反应：“如果他有什么错，你最好先看看我的错误。”在收拾珍珠港事件的烂摊子时，这位新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采取的第一个果断行动，就是请原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的全体部属留任，以此表示对每个人能力的信任，此举有力地团结了每一名将士，使军官的自尊得以恢复。

尼米兹习惯用稳健的方法去应付巨大的风险。他刚接任舰队总司令一职时，夏威夷到处充满着悲观和失败主义情绪，他发现许多海军官兵担心再次遭受敌人的袭击，舰队把航空母舰留在海上。为了在遭到新的攻击时尽可能减少损失，大型舰只只有在急需补充油料和给养时才准予回港，并且只准单舰进入。人们就这样把这些对于美国来说极为宝贵的大型战舰用于毫无目的的巡航中，而且还得冒着随时可能遭到日本潜艇攻击的危险。

看到这一切情景，尼米兹震惊至极，但他的处理方法却十分冷静。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他人，认为此时此刻大张旗鼓地惩办失职者不会恢复士气；而

消极避战只会助长敌人的侵略气焰，进一步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他制定出“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的作战方针，慎重选拔重用了一批勇敢善战的军官，策划了一系列军事行动，经过数月奋战，终于扭转了战争颓势，他本人也赢得了官兵的信任。

尼米兹对斯普鲁恩斯说道：“我们去听听音乐会吧，听说从西海岸来劳军的一个乐团演奏技巧还不错。”

斯普鲁恩斯说道：“这个交响乐团演奏得十分卖劲，大受欢迎，这里的音乐迷真是托了舰队的福气。”

这是个事实。在所有太平洋前线基地中，只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有这个福气：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只有流水和浓雾；斐济维提岛的捕迪港只有椰子树和香蕉；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港只有鲨鱼和日本人丢下的炸弹；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阿港只有穿草裙的美拉尼西亚土著人。只有珍珠港最接近工业化文明社会。

音乐会的确精彩动人，战争时期能欣赏到如此美妙的音乐十分不易！

音乐会散场以后，尼米兹同斯普鲁恩斯开始散步，自战争爆发后，他们时常这样做。警卫远远地跟在后面。他们的话题还是音乐。

俩人行至尼米兹的官邸，尼米兹停住脚步说道：“明天上午8时，在我的办公室召开高级军官会议，最后决定‘电流行动’的具体部署。”

次日上午，太平洋舰队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这次高级军事会议。尼米兹郑重宣布：“参谋长联席会议定于11月20日实施‘电流行动’，我命令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将军担任此次作战总指挥，具体作战部署由他下达！”

斯普鲁恩斯站起身，环顾一下四周的军官，然后神情庄重地宣布：“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作战计划，特纳将军率领第52特混舰队为北部突击编队，编有4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13艘驱逐舰、1艘轻型航空母舰、3艘护航航空母舰、10艘登陆舰和运输舰，登陆部队是陆军第27师第165团，兵力6472人，在马金扁登陆；哈里·希尔将军率领第53特混舰队为南部突击编队，编有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5艘护航航空母舰、117艘登陆舰和运输舰，登陆部队是海军陆战队第2师，兵力1.8万人，在塔拉瓦岛登陆；波纳尔将军率领第50快速航空母舰特混编队，编有4艘新式快速航空母舰、5艘轻型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3艘防空巡洋舰、21艘驱逐舰护航，并自下达命令之日起，立即空袭吉尔伯特群岛诸岛屿上的敌机场，随时截击日本联合舰队！”

斯普鲁恩斯宣布完作战部署后，尼米兹讲话：“据情报分析，不久前日本人制定了一个绝对国防圈，吉尔伯特群岛是这个绝对国防圈的外围防线，势必被敌所重视。因此，这次作战成败影响未来战争全局，希望各位恪尽职守，通力合作。”

讲到这里，尼米兹神情严肃他说道：“海军应全力支援陆战队登陆作战。如果出现哪个海军军官不去支援陆战队登陆的事情，我就马上撤他的职。各位，会就开到这里，愿上帝保佑我们！”

一场大战的帷幕，被美国海军的一群精英徐徐拉开；一曲《英雄交响乐》的音符，被这群将领凝固了！

第三章 固若金汤塔拉瓦

鲜为人知的塔拉瓦环礁

珊瑚虫是一种海生的低等无脊椎动物，体形像只口袋，边上有许多花瓣状的触手，具石灰质、角质和革质的内外骨骼，分布在各大洋从潮带到 6000 米深处。它的卵子和精子多产自不同个体，从腔肠经口腔到外界水中，多在水中授精，有时也在腔肠内授精。具纤毛的浮浪幼虫游动数日或数周，便固着在固体表面发育成水螅体，出芽生殖，芽不分离，周而复始，繁衍成群。新水螅体长成，其下方的老水螅体死亡，但骨骼仍在，这就是礁。造礁珊瑚有多种，而最多的是毫不起眼的石珊瑚。这种珊瑚分布很广，群体上的水螅体直径 1—30 毫米，在温暖的海水中生长繁殖迅速，以每年 0.5—2.8 厘米的平均增长率形成珊瑚礁，日积月累，历经千万年，一代代珊瑚的骨骼叠成的巨大“金字塔”，几乎布满热带海洋。庆幸的是，这些极小的珊瑚虫对生长环境挑剔得太厉害，只能在低潮位到 11 米之间的浅水、海水正常盐度为 30—40‰ 以及年平均最高水温在 22—28 度之间的环境中生活，并且只有在冬季最低温度不低于 15 度的水中才能继续造礁。否则，它们大概会把全部大洋填平。

大面积的礁体形成珊瑚岛。礁的类型有多种：有沿大陆或岛屿海岸生长的岸礁；有在大陆架上呈孤立斑状出现的补丁礁或台礁；有在与岸线大致平行的大陆架边缘脊上或其附近发育的堤礁；有发育在下沉的截顶的火山锥或平顶海山边缘的环形礁。塔拉瓦岛就是这种珊瑚环礁。

来自澳大利亚和新不列颠岛的航海者，在去往夏威夷的途中，接近赤道时会隐隐约约地看到飘浮在天水相连的海面上的吉尔伯特群岛珊瑚礁。这些珊瑚礁散布在辽阔的太平洋中心区域，星罗棋布地点缀着中太平洋的万顷碧波。岛礁上，椰树随风婆娑，礁湖清澈如镜，银光闪闪的珊瑚粉末环绕在岛礁的四周，与浪花相映成趣。

在吉尔伯特群岛的珊瑚群中有一处最大的环礁，这就是塔拉瓦岛。岛上最早的居民是密克罗尼西亚人。1765 年，英国航海家约翰·拜伦抵达这里，成为最早上岛的白种人。1788 年，英国人以英国冒险家托马斯·吉尔伯特的名字给以塔拉瓦为主岛的这片珊瑚岛命了名。此后，该岛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到 1979 年 7 月 12 日成为独立国，岛名才按当地人发音改为基里巴斯。

从空中看塔拉瓦呈等腰三角形，一边长 35 公里，其余两边各为 25 公里，连绵不断的暗礁在低潮时才出水。塔拉瓦环礁是典型的从已下沉的火山锥上发育起来的大洋性环礁。由于地壳变动，火山岛沉入海中，岛周围的珊瑚礁盘渐渐出水，就形成了环礁。没入海中的火山岛顶部变成了一个泻湖，往往成为一个天然良港。海浪打碎了脆弱的珊瑚礁，又渐渐把它们磨成灰白色的珊瑚沙，形成礁坪，只要略加修整，就是一座飞机场。

在塔拉瓦环礁西南方向有一个长不到 4 公里、宽不足 700 米的小岛，名叫贝蒂奥。其形状如同一只挺着胸脯的海马，又像一只栖息的大鸟，最长的一边是鸟背，朝着海洋方向；最宽的是带嘴的鸟头和鸟腹；而鸟脖子较细、鸟尾巴处最细。战役打响后，美日两军在这里血流成河。

本来，塔拉瓦岛鲜为世人所知，只有在太平洋探险家的航海日志或者殖民地征服扩张史的书页中，才能找到它的名字。美军手中的吉尔伯特群岛地

图还是一个世纪前一名英国航海者绘制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吉尔伯特群岛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战略价值大增，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塔拉瓦环礁位于珍珠港西南方向约 2200 多海里，位于特鲁克东南方向约 1000 多海里。它的西面是加罗林群岛、北面是马绍尔群岛，均被日军所占领。1942 年 8 月，日军占领塔拉瓦环礁后，在那里修筑了一个机场，对美军自珍珠港到中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形成了个很大的威胁，美军为在太平洋进行 1943 年反攻作战，必须除掉这个前进障碍。于是，塔拉瓦环礁成为双方血战的疆场，并且由此为世人所知。

绝对国防圈上的前卫据点

弹丸小国日本无论从哪方面讲，实力都比不上工业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因此，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日军一度肆虐太平洋西部，但在中途岛之战以后，美国军力大增，日军元气却大伤。已从战争初期的创痛中缓过劲的美国人稳步在太平洋展开攻势，日本人只能疲于应战，已无主动进攻之力。

1942 年 8 月 17 日，尼米兹曾派一支小部队袭击了马金岛，顿时引起日军恐慌。日本战时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海军提出了太平洋孤岛防卫的战略，即加强一向为构成飞机侦察网所必需的诸占领岛屿的防御。但是，海军战略的重点仍放在舰队作战上，当时日军还没有充分认识局势的严峻，过分相信各岛屿本身的防御强度，认为只要配备必要的航空兵力和若干陆上及海上警备兵力，就足以确保这些岛屿。因此，在塔拉瓦、马金、威克等岛以及马绍尔群岛，日军守备兵力并不多。

然而，日本人实在低估了他们面临的对手。美国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打败日军后，开始从西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实施反攻，日本人不知所终的隐忧愈来愈重，对凭基地航空兵力维持局部地区的制空权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认识到岛屿的防御强度实际上远比海军以前所估计的要脆弱得多，痛感要想确保太平洋孤岛，除了加强岛屿的地面防御兵力以外，还要整備基地，以便于移动和集中航空兵力，围绕将来出现的孤岛攻防战，实施舰队决战。

于是，日本战时大本营决定采取“确保要域”的防御战略，即在西南方向以腊包尔为核心的俾斯麦群岛建立一条防线。对防线两翼的前哨要地布根维尔岛、肖特兰岛、新乔治亚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等全力固守，以阻止盟军的反攻。

1943 年 3 月 25 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永野修身海军大将根据上述战略，制定了《大东亚战争第三阶段帝国海军作战方针》，其中心内容是以岛屿基地群为支撑点，以陆军进行独立持久的防御作战，保证海军有充分时间集中兵力，在有利情况下实施舰队决战。

同时，根据这个作战方针，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确定了《联合舰队作战方针准则》，指出“将航空母舰兵力的主力部署在太平洋方向，将其部分兵力适当部署在西南方向，随时实行机动作战。同时使其集中和分散作得恰当，以保证在迎击作战时歼灭敌舰队”。

把太平洋已占岛屿由飞机侦察的基地改为吸引美军进攻、为海军主力集中兵力争取时间的支撑点，说明日军在劣势下迫不得已进行了战略调整。

但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的果雄山本五十六没有等到“以迎击作战

歼灭敌舰队”这一天的到来，就于4月18日上午被美军飞机击毙在所罗门群岛的巴拉尔岛。

根据上述方针，日军开始进一步加强太平洋诸岛的守备，即尽量在每个岛屿群上设置迎击地带，使岛屿群的防御加大纵深，有机地联系起来，提高防御强度。

从1943年初，日本海军就向各守备岛屿增兵。2月25日，日本海军编成第3特别基地，负责担任吉尔伯特群岛、瑙鲁、大洋岛一带地区的防务。为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力量，永野将海军第6、第7特别陆战队编入第3特别基地。第3特别基地司令部和主力均部署在塔拉瓦环礁，其余兵力部署在马金岛、瑙鲁岛和大洋岛。6月10日，驻横须贺的海军第2特别陆战队也奉命编入第3特别基地，6月25日进驻瑙鲁，担任该岛的守备。

在增加兵力的同时，为了强化局部地区的防御，抵御预料中的敌机轰炸和舰炮射击，海军在各重要岛屿装备了20厘米以下大炮的炮台和大批高射炮，使局部工事要塞化。

永野还觉不妥，认为舰队迎击决战必须有强有力的陆上机场，于是下令在塔拉瓦环礁的贝蒂奥及瑙鲁新建机场，将第22航空队之一部部署在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进行空中巡逻。

这时，永野的副官长新岛信夫海军大佐提醒他：“海军单独进行陆战是否力量太薄？”

永野猛然想起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教训。按照分工，海军负责中太平洋岛屿的作战，但是海军不习惯陆战，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吃够了苦头。永野立即与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会商，请求陆军派兵上岛。杉山元也觉得海军独自守岛，会贻误大事，遂同意了他的请求。

4月中旬，日本陆军向吉尔伯特群岛派遣了南海第1、第2守备队，每个守备队约一个大队的兵力。不料，南海第1守备队在海上运输途中触礁全部遇难，不能进抵该群岛，日军又新编和派遣了南海第4守备队，约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的兵力。6月，杉山又把南海第3守备队派驻到威克岛。

恰在此时，中部所罗门群岛战况告急，加强北部所罗门群岛的防务已成日军燃眉之急，因此战时大本营急速改变预定计划，将南海第4守备队转而从吉尔伯特群岛调往布根维尔岛之南部。吉尔伯特群岛的防务准备从驻菲律宾的第65旅团调出第122联队充任。不料，第122联队在向吉尔伯特群岛开进途中，杉山突然又改变决定，让他们进驻马绍尔群岛。永野闻知此事不由大怒。日本陆海军向来不和，围绕着“陆海并重”这个问题，陆海军打了近一个世纪的架。太平洋战争开战后，日本陆海军按照分工，各打各的，互不介入，以免矛盾加深，不利战事。这次，海军为加强吉尔伯特群岛的防御，主动请陆军介入，已是破了例，想不到陆军却把海军耍了，永野不能不动气，他立即找到杉山责问此事。杉山也觉不妥，怕事情闹起来，于己不利，但是他又实在抽不出兵力进驻吉尔伯特群岛，只得好言道歉，答应除南海第2守备队受陆军横须贺镇守府指挥外，中太平洋诸岛陆军均受海军节制。陆军受海军指挥，在日军历史上也是破了例。同时，他又派陆军筑城本部长秋山德三郎少将率领一个工兵团，帮助海军修筑吉尔伯特群岛的阵地工事。永野这才暂平怒气，指令联合舰队新任司令官古贺峰一海军大将：“如果敌向中部太平洋方向——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瑙鲁岛等地进攻，应由第2舰队司令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统一指挥井上成美海军中将的第4舰队、清水光美

海军中将的第6舰队与敌决战。第4舰队应加强吉尔伯特群岛的防御。”

但是，古贺是个保守的人，比起前任山本五十六，他的指挥能力差得太远。他认为，美军在中太平洋方向反攻作战的可能性甚小，不必大惊小怪，依然把用兵重点放在西南太平洋上。

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裕仁天皇自1942年夏季以后，屡屡听到日军战败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近来，又传来意大利退出战争、德日意三国协同作战的基本设想宣告崩溃的消息，使他意识到战局已变得对轴心国不利。9月30日，他召集文武大臣参加御前会议，神情忧郁地发问：“近闻大东亚战争形势严峻，战场对帝国不利，诸位有何良策？”

首相东条英机大将奏答：“昭和17年（1942年）3月7日，帝国曾议定的战争指导大纲是迫使英国屈服，使美国丧失战斗意志。但是一年来战争局势的演变，已使该指导大纲无法指导战争，有彻底修改之必要，故而几天前内阁与战时大本营召开了联席会议，提出建立‘绝对国防圈’的新的战争指导方针。”

天皇让东条详述“绝对国防圈”的含义。

东条说道：“目前，美国人在太平洋方向反攻的速度和规模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在战略上，意大利已宣布退出三国轴心，德国在北非和俄国连遭失利，自顾不暇，三国轴心已经崩溃。在这种局势的逼迫下，联席会议决定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以后，陆续在西南太平洋方向同敌军进行决战而造成的激烈消耗战中腾出手来，确保绝对的防卫圈，即在千岛、小笠原、内海洋及新几内亚西部、巽他、缅甸等地区建立必守之战线，造成不败之战略态势。”

天皇问：“选定这个防卫圈有什么依据呢？”

东条让杉山回答。

杉山奏答：“选定这个防卫圈主要考虑到既要保持内线打击敌人的自由，又要满足下述战略要求，即阻止敌军对帝国本土及大东亚圈内重要资源地区的侵入；确保国内陆海空运输之安全；控制大东亚圈内各主要民族。”

天皇听毕，让众大臣议论。大家早已议过此事，一致同意。天皇遂准奏：“依卿之见，望能各按职守，全力以赴，立即贯彻，以突破严重之战局，完成战争。”

众文武大臣出宫后，立即落实新的战争指导大纲。

根据划定的“绝对国防圈”，吉尔伯特群岛是这个国防圈的前卫据点，必须固守。日本海军分析，以美军现有航空母舰的兵力，目前马上攻占中太平洋诸岛的可能性不大，但在本年末则很能力配合腊包尔方向的攻势，进攻吉尔伯特群岛。

为此，永野命令联合舰队进一步加强吉尔伯特群岛的防御，制定作战预案。

古贺根据永野指令，组织参谋人员制定了一份作战预案：

1. 令在腊包尔方向的潜艇进到吉尔伯特群岛作战；
2. 联合舰队快速水上部队进抵蜡鲁西北和北方海面，诱来敌舰队，由腊包尔的陆攻部队予以攻击后，向米利方向挺进，继续作战；
3. 必要时，东南方向舰队所属水雷战队也进抵吉尔伯特群岛海域，协助快速水上部队作战；
4. 机动部队航空队也参加此次作战；

5. 进一步加强吉尔伯特群岛的岛上防御。

这样，日军大体完成了吉尔伯特群岛坚守岛屿的部署，并定出了水上和航空部队的作战指挥方案。

100 万大军打 100 年，也未必能攻下它

海军少将柴崎惠次身材矮小，又瘦又弱，远远看去像一个儿童。与身材相比，他的脑袋大得出奇。圆不隆咚的脸说不上是胖还是肿，两只黑溜溜的眼睛嵌在上面。由于剃着光头，他的头盖骨显得凹凸不平。他身着热带作战服：短裤、半截袖衬衣，但瘦削多筋的手上却戴着一副白手套，显得有些不协调。

别看外表枯干瘦小，他的躯体内部却藏着强悍，隐着精明。他是仙台人，仙台人的特点就是精明能干。他的父亲是个做小买卖的生意人，遗传基因使他精明中又带着几丝狡诈。他具有一般商人后裔的特点：拼命干、不择手段地向上爬。他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他的父亲厌恶了生意场上的艰辛与欺诈，把他送到少年军校、士官学校和海军大学学习。在以尚武为荣的日本，要改变家族发展的轨迹，最好的途径就是从军打仗。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是：欧洲人认为脸上有刀痕是丑陋，而日本人却把与敌人面对面战斗而在脸上留下的刀伤当成是种荣誉，为夸耀脸上的刀痕，他们竟不好好治疗，从而越发显得难看。

然而，在讲究门第出身的日本，像他这种出身的人升迁不是容易的事，没有裙带关系的柴崎往往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能晋升一级。这也更促使他加倍拼命地干。数十年寒来暑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50 岁的柴崎终于晋升为海军少将，担任海军第 6 特别陆战队司令官。1943 年春天，永野军令部长将他调到吉尔伯特群岛，担任第 3 特别基地司令，负责防务作战。

黄昏降临，又圆又大的落日像鲜红的珊瑚球一样，整个海面笼罩在一脉淡淡的红光中。

柴崎脱下笨重的海军将校靴，在晚风的吹拂下，捂得发白的汗脚泛着热气，臭烘烘的，他却感到很舒坦。

他有些悲哀。从军 35 载，虽付出比他人多得多的艰辛，却仍无大建树，没有那种戎马征战而带来的荣誉感。与他同期的许多将领，都在这场圣战中比他多缀上了一个将花：第 25 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在东南亚连克两国，被誉为“马来之虎”；第 14 军司令本间雅晴在菲律宾大败麦克阿瑟，“儒将”之名传遍全军；第 15 军司令饭田祥二郎弄兵缅甸，人称“雨林莽蛇”……至于海军的近藤信竹、井上成美更是在山本五十六的统帅下，劈波斩浪，名扬世间，唯有自己仍默默无闻。

每逢想到这里，血管中流淌的红色液体又将小商人那种一定要捞本、要出人头的遗传基因传动起来，柴崎感到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每一个关节都带着一股冲动。他相信自己多舛的命运会有转机，命运会给他以施展才华的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临了，这就是塔拉瓦环礁！

开战后，他一直驻守本土，没有机会到前线作战。当永野修身军令部长调他到吉尔伯特群岛担任守备任务后，接到命令的那天夜里，他竟失眠了。月光下，他呷着清酒沉思：“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在远

离家乡万里之外，上报君恩，下耀祖宗！”柴崎带着这股劲，辞别妻儿老小，来到了塔拉瓦。但是，他却未想到这是一次将把他带进坟墓的使命。

柴崎手中的兵力并不多，作战部队的官兵只有 2619 人。后来，海军临时调来第 111 轻工兵联队（1247 名官兵）和第 4 舰队工程队（970 名官兵）上岛修筑工事，被他强留下来守岛。虽说这些工兵作战能力不强，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儿力量。

他手中的装备也不充足：各种口径要塞炮 20 门、各种口径野炮 25 门、坦克 7 辆、13 毫米口径机枪 31 挺，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他只有精打细算地使用他的家当。不久前，一艘运送兵员的轻巡洋舰行驶至马绍尔群岛海域时，被美国海军的潜艇击沉，舰上搭载的千余名官兵全部丧生，联合舰队为免遭第二次劫难，不准备再增兵塔拉瓦了。柴崎这才真正意识到前程多舛，生死未卜。他必须把每一名士兵、每一件装备用到最恰当的位置，发挥最大的功效。

他一眼看中了与塔拉瓦紧密相邻的贝蒂奥，把它作为塔拉瓦岛最好的防御门户，以重兵防守。

他手中有一支特殊的工兵部队，都是从朝鲜强征来的劳工。这些人穿军眼而无武器，专门修筑工事。这些沉默、疲倦、表情呆板的朝鲜军工，上岛后如同一群蠕动的牲口，除了腰间那块遮羞布外，全身赤裸地干着不堪忍受的重苦力活。

他们把岛上大块土地掘成密密麻麻的土拨鼠洞，然后盖上椰木和波纹铁皮，再覆盖上珊瑚沙，构成隐蔽暗道、地堡和暗火力点。每个重要支撑点都配置了机枪、火炮和坦克，构成控制海滩的交叉火力网。

在贝蒂奥岛中央，朝鲜人修筑下一个有 3 条跑道的机场，3 条跑道呈三角形，主跑道呈东西走向。跑道四周是高射机枪阵地，必要时，100 多挺 12，7 毫米高射机枪可以平射攻击机场的敌步兵。

沙滩和浅水处的礁盘是障碍区。军工们把一个个三脚架夯进礁盘或沙滩，这些三脚架用骑马钉和铁丝固定，高不过 2 米，犹如一排排矮小的金字塔，专门用来防止敌登陆艇冲滩。一艘油漆斑驳的拖轮有气无力地鸣叫着，把驳船拽到礁盘区，倒下粗糙的混凝土三角锥，制造一个个人工暗礁。

布满地雷的海滩构筑了要塞炮阵地，每隔 300 米配置一门岸炮，一共 25 门，都是从新加坡运来的缴获英军的 8 英寸维克斯炮。当年英国人将这些炮用于同一目的，但未发挥作用，现在却被日本人用上了。

贝蒂奥西侧环礁的切口与塔拉瓦咸水湖相连，沿着这个水道，运输舰船可以把货物卸上岛。但是，贝蒂奥岛向咸水湖的一边有道很宽的礁盘，使船无法停靠在岛上。柴崎让那些军工用椰木修筑了一道 600 米长的栈桥，无论潮涨潮落，船都可以停靠在栈桥北端的码头上卸货，十分方便。咸水湖成了一个巨大的避风港。

一切工事构筑都严格按图纸施工，一丝不苟，稍有偏差，就推倒重来。这可苦了那些在烈日下劳作的朝鲜劳工，由于缺少淡水，不能洗淡水澡，身上的盐垢一层叠着一层，只有在热带午后的雨水中才能痛快地沐浴，但手中还要不停地干活，日本监工不时大声吆喝，监督他们劳动。

夕阳，由橙黄、橙红，变得鲜红，由大圆变成了扁圆，终于落到地平线下，被汹涌的海潮吞没了。在嫣红姹紫的晚霞中，一艘“曙”丸货轮从水道驶入咸水湖，靠上了人工栈桥，把带来的各种物资卸下。码头上顿时忙碌起

来。

柴崎还在思考着怎样把工事修筑得再坚固一些，副官木村一郎海军大尉跑来，气喘吁吁，旁边还跟着一个人。

“哎哟，是贺川君，你怎么来了？”他认出这个人是《读卖新闻》的记者贺川英良，他的同乡。

“就是坐那艘货轮来的，”贺川指着远处栈桥旁的“曙”丸，兴奋他说道。

柴崎穿上靴子，和贺川回到他的指挥部休息。

指挥部设在一座大碉堡内，钢筋混凝土建筑，呈截头四棱锥金字塔形，地上部分覆盖着厚厚的珊瑚沙，地下则与各重要支撑点相连。它很坚固，根本不怕任何大口径炮弹，活似一个无法摧毁的永恒保险箱。

柴崎见天色已晚，邀贺川一同用餐。一个弹药箱上摆着一瓶日本清酒、一碟咸鱼、一碟腌萝卜干、一碟裙带菜、一碗酱汤。头顶上铮亮的汽灯在海风中来回摇曳，人影忽大忽小，不时变化。

“偏远荒岛，实在拿不出好东西招待，请多加原谅。”柴崎有些过意不去。

“没什么，这是战争时期，”贺川说道，“如果您回到国内，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您，国内供应已很困难，平民都实行了配给制。”

俩人喝了几杯酒，话渐渐多了起来。贺川问：“自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失利以后，敌军反攻势头日强，不知您在塔拉瓦准备怎样御敌？”

柴崎放下酒杯，夹了一块咸鱼，说道：“从兵力对比来看，敌强我弱；但我却占地势之利。我决定采取歼敌于滩头战法，在所有重要地区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将敌消灭在岸边。我在浅水和海滩布下了死亡陷阱，诱敌进入我各种火力射程之内，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吐掉口中的鱼刺，接着说：“贺川君，你是记者，请转告家乡父老，塔拉瓦环礁上的工事可以说固若金汤，美国人即使派遣 100 万大军打上 100 年，也别想占领它。如果尼米兹向塔拉瓦伸出他的爪子，一定会被砍掉的。”

酒后口阔，但贺川却很爱听，他脸色涨红，激动他说道：“听了将军的誓言，很兴奋、很鼓舞。我想国民听了也会有同感，天皇陛下的圣心也会受到慰藉。”

他望着俨似赴死武士、气宇轩昂的柴崎，又问：“将军个人有什么话要说呢？”

“我个人没什么好讲的，”柴崎苦笑道，“我出身卑贱，能成为军人乃是家族幸事。我不会辜负军人的称号，要打出个样子来，即使此地乃我生命的终结地，也在所不惜。”

“您对家人有什么嘱托？”贺川又问。

柴崎脸色爬上一股惆怅与凄楚之色，犹豫一下，低沉他说道：“让夫人把孩子带大，职业由他自己选择。”

次日，贺川搭乘那艘货轮返回。不久，他就在《读卖新闻》上写了一篇鼓舞人心的采访记，并附了柴崎的小传，但删去了柴崎给家人的话。

这篇采访记发表后，反响强烈。许多报刊转载，号称“东京玫瑰”的英文播音员户栗郁子小姐，还用英语向世界播送了这篇采访记。她用甜甜的嗓音，用柴崎那句豪言壮语，警告欲向中太平洋进攻的美军官兵：

美国人即使派遣 100 万大军打上 100 年，也别想占领塔拉瓦！

第四章 计定生风黎明前

“火和血”的黄昏

庞大的海上钢铁堡垒第5舰队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开始行动。10月底，美军岸基飞机开始飞抵富纳富提、纳诺梅阿空军基地集结，准备向舰队提供空中支援。同时，海军各种舰船也纷纷拔锚起航。由3艘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2艘油船组成的第一批水面舰艇，于10月21日从珍珠港开到埃法特岛，与海军陆战队会合。

11月17日，第5舰队召开开战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斯普鲁恩斯向全体高级军官宣布详细作战计划：

1. 10艘运输舰于11月20日凌晨1时将LTV—1型两栖装甲车运至换乘线卸下，参加第一攻击波次登陆部队从登陆舰舷梯移乘两栖装甲车，准备突击上陆；

2. 第二、第三突击上岸梯队搭乘登陆艇接后，然后与其他运输舰卸下的LTV—2型两栖装甲车会合；

3. 第四梯队以后各登陆部队携送重炮、坦克突击上陆；

4. 登陆舰船在集结海域集结时，扫雷舰清扫从集结海域到换乘线之间水路，标示突击进路；

5. 登陆艇以纵队沿排过雷水路进入塔拉瓦礁湖，然后回转方向90度，以横队向贝蒂奥岛突击上陆；

6. 5时15分至6时15分，第50快速航母特混编队向岸上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在登陆前5分钟，歼击机要扫射从海岸到距离岛中心地区100码地域；

7. 航空母舰航空火力准备完成后即离开原来位置，由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组成的火力支援编队，占领航母编队原占领战位，向预定目标实施两小时舰炮火力突击；

8. 突击上陆后，舰炮实施纵深射击。

大家听完命令，都很兴奋。有人说：“很难想象这么多的炮弹、炸弹落到塔拉瓦环礁的时候，那里还会剩下什么东西。”

但是，希尔将军却有些疑虑，他想起不久前在所罗门群岛的一次作战的教训，对大家说：“在那次作战中，登陆之前，从黎明到中午，我军的各种战舰向岛上目标实施不间断的火力准备，可是仍未摧毁敌防御火力体系，部队上陆时，伤亡很大，差一点全军覆没。”

希尔担心旧戏重演，心中七上八下的。

这时，波纳尔将军信心十足他说：“您过虑了，现在与过去不同了。目前我军在太平洋上的舰船与航空力量已占绝对优势，我的舰载机轰炸过后，担保您的登陆部队上岛后找不到一个活着的日本人。我倒担心您的士兵对掩埋日本人的尸体感到厌倦。”

希尔仍半信半疑。朱利安·史密斯在一旁说道：“如果您能保证火力准备会将日本人的一切岸上设施摧毁，我的部队一定会将星条旗插上岛。”

希尔也说：“果真如此，此战第一功就属于您的航母舰队。”

斯普鲁恩斯最后说道：“请诸位告诉部队，上岛后一定要尊重土著居民，他们性情温和，却有许多禁忌，绝对不要摸他们的头，否则会引来麻烦。太

平洋诸岛土著穿衣很少，女人亦一样，除了腰身的一圈草裙，全身赤裸，任何官兵都不要对她们想入非非，除非活腻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曾发生过土著人袭获污辱他们妻女的日军，并把他们的血用蟒蛇吸干、制成人干的事情。我们对岛上的水文地质很不熟悉，不知岛上淡水是否有毒，不要让你们的人饮用岛上任何一滴未经化验的水，首先让他们少喝水。每个士兵带上两只军用水壶和一天的食品。岛上蚊虫很多，还要带上防虫药、止痒水。”他停了一下，又严肃他说道：“一定要强调军纪！上岛后，我们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卸货。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去接受第一批卸在海滩上的食品。宪兵部队要负起责任，严格执法，如有人敢偷抢物资，并无视警告，可以对他们开枪！我不愿看见我们的士兵因此而倒在宪兵的枪口下。”

11月18日，第5舰队向塔拉瓦环礁进发了。美军官兵在舰船起锚后，才被告知具体要去的地方和预先确定了轰炸炮击计划。

海军陆战队第2师的官兵仔细研究了从空中拍摄的贝蒂奥的照片，把贝蒂奥制成一个长4米的模型，标上不同颜色，用各种记号把海滩所有高低不平的地方标出来。在模型上，甚至还可以看到那些幼小的椰子树。

坐在甲板上，可以欣赏独特的热带海洋景色。官兵们听完指挥官的说明，知道了自己要在什么地方登陆，要做些什么，都产生了一种感觉，即除了意外，他们要执行的是一项简单而没有危险的任务。他们认为，弹丸之地贝蒂奥在美军强大的火力突击下，在他们上陆前，或许已变成一片焦土，不会再有幸存的日军官兵了。一种乐观情绪笼罩着这支庞大的舰队。

离登陆日还有一天多。闲暇的官兵有的半裸身子坐在甲板上玩桥牌，有的躺在甲板上打盹睡觉，有的钻进俱乐部看电影，有的躲进舱内给亲朋好友写信……

庞大的舰队在一片宁静的气氛中破浪前进。次日下午，舰队各级首脑对全体登陆官兵进行战前动员。

斯普鲁恩斯坐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旗舰上发出训令：“全体官兵同心协力，务求登陆成功！上帝保佑你们！”

特纳的训令声称：“凡是不忘珍珠港之耻的美利坚合众国军人，均应将此次作战视为雪耻的机会，一举登陆成功，歼灭守岛日军！”

第2师师长史密斯对所属官兵训示道：“舰队将登陆作战任务交给我师，是对我师全体官兵作战能力的最好肯定。塔拉瓦登陆作战是中太平洋反攻成功的关键行动，全师官兵必须发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与日军血战的无畏精神，完成此次任务，为海军陆战队争光，为第2师争光。愿幸运之神与诸位同在！”

火红的太阳在薄薄的云层中渐渐落入水天线，把柔和的余辉轻轻洒在碧波浩瀚的洋面，四周呈现出一幅典型的海洋落日的景象：一片火烧的云，连着一片火烧的浪，成百只张着翅膀的海鸥，在“火和血”的海空里翻飞、追逐，海的壮丽和浩大吸引着每一个官兵，他们站在甲板上，尽情地享受着大战前最后一个静谧可爱的黄昏。

黎明时刻：飞机起飞波纳尔敢于在希尔等同僚面前夸下海口，也不无道理。他信赖的新近装备的新型作战飞机，每时每刻都在增添着他的信心和勇气。

他站在舰桥上，望着甲板上一片繁忙景象，心中非常惬意。全体舰员都在战斗岗位上，巨大的升降机把准备次日实施航空火力准备的轰炸机和歼击

机从机库运至甲板。

波纳尔是海军航空兵出身，熟悉飞机的战术技术性能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

SBD—3 型无畏式侦察轰炸机翼展 12.65 米、机长 9.80 米、机高 4.14 米、最大起飞重量 4717 公斤、最高时速 402 公里、最大升限 7400 米、最大航程 2160 公里、机首上侧装备两挺 M—2 型 12.7 厘米机枪、机后座舱装备两挺 7.7 厘米机枪、机腹挂 1 枚 454 公斤炸弹、两翼各挂 1 枚 45 公斤炸弹。说来有趣，SBD 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幼年”不幸。它原来是美国诺思罗普飞机制造公司于 1935 年 7 月研制试飞成功，1936 年 9 月美国海军首次订购 54 架。可是，还没来得及交货，诺思罗普公司便在经济大危机带来的萧条中倒闭，把这个“幼儿”交给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抚养”。“后母”根据自己的设计改装了这个“不幸的养子”，起名为 SBD（“SB”是英文侦察轰炸机的缩写，D 是道格拉斯公司的代号）。

不幸磨练意志。SBD 有 3 种机型，从进入军队服役后，就显露出它的锋芒。在珊瑚海大战、所罗门群岛海战、中途岛海战中，它的作战能力超过海军航空兵装备的任何武器系统，特别是在中途岛海战中，日军被击沉“加贺”、“赤城”、“苍龙”、“飞龙”等 4 艘航空母舰，前 3 艘被击沉都是 SBD 无畏式轰炸机的杰作。不久前，波纳尔的飞机群又增添了作战性能更优的 SBD-4 型无畏式轰炸机。

TBD 掠夺者式鱼雷轰炸机翼展 15.24 米、机长 10.82 米、机高 4.60 米、最大起飞重量 4622 公斤、最高时速 332 公里、最大升限 6000 米、最大航程 700 公里、机腹挂 454 公斤重 BL 鱼雷 1 枚、两翼各挂 114 公斤重炸弹 1 枚、机首和机尾各装备 1 挺机枪。

它是美国海军服役最长的鱼雷轰炸机。在中途岛海战中，41 架 TBD 鱼雷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凌空飞起，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拼死勇袭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几乎全被击落，但是却把日军战斗机从高空诱至低空，形成舰队上空无机警戒的真空，随后而至的 SBD 无畏式轰炸机乘虚攻击，一举击沉日本舰队 4 艘航母，使得整个太平洋战局完全改观。TBD 掠夺者式鱼雷轰炸机击破了日本海军称霸太平洋的迷梦。

F—6F 泼妇式战斗机翼展 13.05 米、机长 10.20 米、机高 3.96 米、最大起飞重量 6443 公斤、最高时速 640 公里、最大升限 11430 米、最大航程 2880 公里、装有 20 厘米机关炮两门、12.7 厘米机枪 4 挺、机腹载 908 公斤重炸弹 1 枚、主翼外段折叠翼面下方的 6 个装置点可发射 27 公斤火箭 6 枚。研制该机过程中还有一段趣闻。在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中，美军感到 F—4F 野猫式战斗机不足以与日军零式战斗机抗衡，遂决定生产新式战斗机。在试制中，恰巧一架日军零式 21 型战斗机因故障迫降在美国所属阿库坦岛沼泽地，驾驶员当即死亡，飞机却完整无损。美军如获至宝，将该机运至圣地亚哥北岛海军试验基地，于 1942 年 8 月将其拆开分析，直接获取了零式战斗机的有关性能资料，为 F—6F 战斗机的改进提供了依据。同年 10 月，第一架泼妇式战斗机试飞成功，从此这个日军零式战斗机的克星问世了。F—6F 装备部队后，果然在太平洋海空战中大显身手。别看它外观臃肿粗短，但在空中却灵活自如，追得日机无处逃逸，纷纷落海，被迫走上“神风特攻队”的穷途末路。据美军官方统计，在空战中，F—6F 泼妇式战斗机共击落 4947 架日机，占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击落日机总数的 80%。

波纳尔望着甲板上排列整齐的飞机，欣慰地笑了。他手中这些武器足够敲碎日本人的脊梁骨，摧毁塔拉瓦岛上敌军的工事。他盼望早一点发动空中攻击。

11月20日凌晨，波纳尔的航母特混编队终于到达预定海域，占领了阵位。海面如镜，微风和煦，极适合舰载机起飞。

东边的天空微微发白，水天线隐约可见，离日出还有40分钟。突然，舰上扩音器大声发出号令：“飞行员集合！”飞行员们迅速跑到舰桥下面的飞行员待机室，听候飞行长明确任务。不一会儿，飞行员来到飞行甲板上，跑向他们的飞机。飞行长回到飞行指挥所，开始下达一连串的命令：

“飞行员就位！”

“发动引擎！”

“舰长，顶风航行，增加速度，相对速度14米__！”

顷刻间，上百架飞机启动引擎，甲板上响起振耳欲聋的噪声，飞机排气管里喷出的白色燃气浓浓笼罩着甲板。所有飞机的红蓝灯都已打开，在黑夜闪闪夺目。

“各机准备完毕！”传令兵报告。

航空母舰上的强光探照灯顿时打开，整个甲板亮得如同白昼一般。

“各机准备起飞！”飞行长向舰长报告。

航母增加了速度，顶风航行。飞行指挥所的风速计指针指向起飞所要求的速度。

波纳尔抬手见时间已到，命令：“开始起飞！”

绿色信号亮了！

各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脱掉楔形轮挡，呼啸着滑动，抛出夹带汽油味的强劲气流，迅速离舰腾空。

舰载机起飞不同于岸基飞机，飞机离开甲板后，不能直接升高，有个下沉过程，有时低得能擦着浪花。飞行员不得不咬紧牙关，睁大眼睛，紧握操纵杆，尽全力操纵，才能使飞机逐渐升起，否则会坠入大海。

一架F-6F泼妇式战斗机带领这一群急不可待的战鹰，加足马力，在舰员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升入漆黑的夜空。

15分钟后，从4艘航空母舰上一共起飞了100多架飞机，庞大的机群在空中编好队，绕舰队飞了一圈，于4时40分向东南天际飞去。

刚才还是嘈声震耳欲聋的甲板，又变得一片寂静，没有飞机了，也听不到飞机的隆隆声了，只有一些舱面兵跑来跑去，忙着收拾用具。

波纳尔命令：“第2攻击波准备！”按照火力准备计划，需要几个波次才能完成人力准备的任务。

寂静又被打破了。

随着敲得当当响的钟声，舰员们用升降机又把一架架飞机从机库提到飞行甲板上，再推到起飞线前。舰首的升降机提升战斗机，舰中和舰尾的升降机提升轰炸机。军械人员把炸弹用车子从弹药舱推出来，装在飞机上。

所有的人员都在忙碌着。曙光渐渐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杀光敌人仗就赢了

零时30分，零星的残云飘荡在遥远的天际，空中挂着一轮明月。与第

50 快速航母特混编队到达预定阵位的同时，第 52、第 53 特混舰队也开始进入了阵位。

海军陆战队第 2 师达维德·肖普中校的第 2 营担任登陆突击队任务。他带着手下的 3 个连长休伊·莱顿上尉、詹姆斯·克莱上尉、理查德·丁恩上尉最后检查一下部队。

“喂，莱顿，你准备得怎么样了？”肖普问。莱顿是他的一员干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亨德森岭负伤后，被空运到莫尔兹比港治疗。他的伤很重，但是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对作战的向往，他竟提前归队，参加了这次作战行动。他常说：“我是名军人，不能不打仗，汉尼拔、凯撒、查理大帝和拿破仑对我的影响，就如同莎士比亚对剧作家的影响一样。”

有莱顿在，肖普十分放心。

“中校，我有些预感，不到 300 英亩的贝蒂奥岛会被近万吨的炸弹炸沉。”莱顿说。

“你是害怕火力准备之后，我们派不上用场吗？”

“完全正确，营长。听说特纳将军和我们师长要把贝蒂奥从海图上抹去，想想贝蒂奥岛每平方英寸会落上两颗炸弹，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真担心，当我们冲上塔拉瓦环礁后，连一块放屁的地方都找不到。”

莱顿的玩笑逗乐了周围的官兵。

亨利·格林少尉说道：“中校，我带着的足球恐怕用不上了，那里不会再有什么足球场了，恐怕只有在礁湖中打水球了。”

斯潘塞·吉姆是个黑人。这位海军中士埋怨金上将将硬骨头让海军陆战队第 1 师去啃，让他们去打布根维尔，而让号称“海魔”的第 2 师打塔拉瓦：“这个仗真没什么打头，几万人打 4000 人，打赢了又能怎样？可是万一打输，人家还不朝我们身上吐唾沫！”“什么海魔，回家玩女人吧！”您说呢，中校？”

肖普没有答话，笑笑打了个招呼，与莱顿等人走出舱室。爬上甲板后，他扭身问莱顿：“向部队布置滩头和纵深作战任务了吗？”

“都布置好了，”一向讲求军容风纪的莱顿，军眼的扣子扣到最后一个，浑身冒汗，被海风一吹，凉爽多了。他兴奋地报告道：“根据作战计划，我连在红 2 滩登陆，登陆后占领机场滑行道，可能的话，争取到达主跑道，甚至横越全岛。”

“作战中，要注意与友邻部队的联络和协同，西侧的红 1 滩头是我团第 3 营登陆地段、东侧的红 3 滩头是我师第 8 团第 2 营的登陆地段。”肖普叮嘱了一番，然后又问：“作战开始后，往往会出现许多意料不到的情况，以往各连各营之间、海地、空地之间的联络协同很糟糕，这次一定要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你们连的通信器材检查好了吗？”

“一切都准备就绪，我们还增加了一部 TBY 电台，不会误事的。”莱顿回答完后，突然想起两天前搭便船到“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看望老乡、哈里·希尔将军的副官维克多·迪亚宾特上尉的事情，说道：“中校，您说那艘在珍珠港卡件中被打沉的“马里兰”号，又捞出来，就那么修修补补，主炮一响，舰桥都发抖，能打仗吗？我真担心他们误事。”

站在一旁的丁恩有些嫉妒莱顿，营长对他总是那么偏爱，这次又把主攻任务交给了莱顿，而让自己担任第 2 梯队。他接着活茬挪榆道：“刚才在舱内你还说怕连放屁的地方都找不到，怎么这会儿担心起“马里兰”号会不会

误事了？”

莱顿有些急了，争辩道：“我担心的是师长史密斯将军的安危，他就在那条舰上！”

朱利安·史密斯是莱顿的老上司，莱顿走出军校到海军陆战队以后，史密斯就任过他的营长、团长。史密斯很欣赏这位青年军官的勇敢作风，这次莱顿提前出院，就是史密斯到莫尔兹比医院慰问伤病员时带出来的，俩人私交很好。

肖普摆摆手，示意他们别争了。长官选哪一条舰作为旗舰，不是他们的事儿，他关心的是自己的部队。

丁恩有些不满，营长又在偏向莱顿。他不甘心地又问：“莱顿，登陆后占领机场，你的人够不够？”

“不是够不够，而是快不快，懂吗？”莱顿傲慢地回答。

丁恩终于被激怒了。他要报复一下。于是，他岔开话题说道：“上尉，听你的口音像南方人。”

“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我们那里唯一的特产就是军官！”丁恩是北方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人，莱顿的言语没有掩饰对北方佬的轻蔑。

丁恩没有反唇相讥，他注意到营长听完莱顿的话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肖普是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人，头脑中民主思想牢固，不像莱顿那样仍留着内战的烙印，他一定会讨厌莱顿所说的话。这对丁恩来讲，就满足了。

莱顿也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钻进了丁恩的圈套，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肖普仅是皱了皱眉头，他不想在这时指责莱顿，历史遗留下的地域及政治偏见，与这场战争相比太渺小了。何必让部下不高兴？

他看到海军中尉威廉·霍金斯一直在望着星空，遂转过话题问：“中尉，你对天文很感兴趣？”

霍金斯是莱顿连的一个排长，将担任突击上陆任务。他外表长得像个姑娘，但是一打起仗来，却有勇有谋，透出平时见不到的英勇气概。入伍前，他是个大学生，在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天文专业。他对星空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什么南门二、老人一、豺狼座、天狗座、苍蝇座、大麦哲伦……所有南半球星空的星座都引发他无穷的遐想。是战争，使他放弃学业从军打仗。他和莱顿不同，他不想当一名职业军人，战争结束后，他还想回去学天文。

此刻，黎明在即，星空淡白，连用来辨别方位的南十字星座也将慢慢被黎明替代，这一战取胜后，南半球的星空恐怕再也看不见了，他们再也不会南半球作战了，而北半球的星空却在召唤他，他会看到北极七星的。仗越打离日本越近，越向北，离胜利越近！

他听到营长和自己打招呼，有些腼腆，细声细气他说道：“告别南半球的星空，胜利就更近了，我有些留恋这里，但更向往胜利！”

“胜利之后，你还想回去读书？”肖普问。

霍金斯点了点头，却道：“我从不怀疑这一点，但也从不梦想它。军人是我现在的职业，而军人忌讳幻想，希望过多不吉利，会给人胆怯感，会怕死，也容易死。还是奋勇杀敌吧，杀光了敌人，仗也就结束了，胜利自然也就到来了。”

肖普还想说什么，这时准备换乘登陆艇的信号升起，他们匆匆返回各自的岗位，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第五章 惊心动魄战争曲

忧人的乐观

11月20日3时15分，莱顿连作为海军陆战队第2师第一批登陆部队，从舷梯走下“两栖登陆艇”。人群很乱，不时传来叫骂声。

每个艇都有军官负责，在月光下，军官们开始点名，他们逐一走到头戴钢盔，身穿草绿色军装，有的扛枪，有的握枪、皮带上挎着水壶、子弹，背上背着轻型装备的士兵跟前，再摸摸，再看看，贝蒂奥之战规模再小，也是一场战斗，总要认真对待。

3时20分，美军运输舰载着登陆用的军事装备移动起来。但是，4时31分，希尔突然命令运输舰停止运送兵员，重新返回规定的位置。原来，希尔发现这些舰船正被每小时以2海里速度涌来的潮流冲向南方海面，妨碍了舰炮的支援火力射击，那里恰好是火力支援舰队的射击阵位。

众多的舰船奉命改变航向，不料又出现了新的麻烦，十余艘跟在运输舰后面的登陆艇慌乱中竟脱离编队失踪了，其中就有莱顿乘坐的那艘。

希尔得知后，十分焦急，炮声还没响，就出现两次不顺，感到有些晦气。他命令一定要在突击上陆前，找回失散的登陆艇。最后，登陆艇总算找回来了，但时间却拖延了1个多小时。

“他妈的，出手就不利，真倒霉！”格林骂道。

莱顿也觉丧气，但仍精神十足，说道：“别再说废话，岛上的日本人大概死光了，连个屁都没听着。”

然而，莱顿的预测错了。

柴崎血液中透着生意人的精明，他早就发现了美国人，命令部队等敌靠近海滩再打。沉着，是军人必须的素质，柴崎认为，惊慌失措只能过早暴露自己，而引来杀身之祸。

5时7分，寂静的贝蒂奥岛上空窜起两颗腥红腥红的信号弹，柴崎向他的炮兵下达了炮击命令，岸炮群对准美军舰船开了火。

强大的美军舰队很快开始反击。只见“马里兰”号战列舰抖动一下，主炮炮口吐出桔黄色的火焰，在空中划开一道红色弹道，把16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弹送上贝蒂奥岛，紧接着，“科罗拉多”、“田纳西”、“新墨西哥”、“印第安纳波利斯”、“宾夕法尼亚”、“密西西比”、“爱达荷”号等战列舰、巡洋舰也加入了这场壮观的炮击大合唱。

只见空中一道道桔黄色曳光弹飞快的闪光，一头接着海上的舰队，另一头接着贝蒂奥，像夜间无数亮着彩灯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

美军登陆官兵都在目睹这预料之中的炮击，自己的炮火如此迅速的反击，使得他们竟感觉不到日本人也在开炮。大家都在抢夺望远镜，观看这蔚为壮观的景象。

塔拉瓦环礁上空已变成一个被照亮的巨大的圆式屋顶，贝蒂奥岛犹如一只巨大的海上火盆，腾起腥红色的火光和烟团。在这只火盆里，通过望远镜还可以看见海岸上椰子树的轮廓，以及正在燃烧着的、像火把似的树梢。

炮击如此猛烈、持久，爆炸物在空中乱舞，又则瀑布从天空倾泻而下，整个贝蒂奥似乎就要崩溃在海上的烟雾之中。岛上的大火引起浓浓烟雾，吞没了这个可怜的小岛。贝蒂奥真像一只遍体鳞伤、蜷缩着的小鸟，躺在那里，

仰望着灾难的夜空。

然而，灾难还仅仅是开始。

5时15分，波纳尔的舰载机呼啸着掠过登陆舰队的上空，向贝蒂奥扑去，像母鸡下蛋一样，投下了大批炸弹。在浓烟和烈火中，波纳尔的各种轰炸机如同进行特技表演似的上下翻飞，进行俯冲轰炸，再次将贝蒂奥掩埋在烟火之中。

首次空中轰炸过后，第2波次的舰载机接踵而来。波纳尔接得敌炮还在射击的报告，命令他的舰载机重点轰炸日军的炮兵阵地，指挥观测塔、无线电通信中心等一切地面上可以看见的工事。

1小时的空中轰炸终于结束了，贝蒂奥已是面目全非，海滩上翠绿挺拔的椰子树不见了，代替它的是一根根焦黑的树干，有气无力地歪斜在那里，冒着呛人的余烟。有的树还在燃烧，犹如一根根巨大的蜡烛。

天空中已没有一架飞机了，歇息片刻的美军舰队又怒吼了起来，再次向贝蒂奥实施炮击。美国人已不是在摧毁日本人修筑的地面工事，而是要把这个小小的珊瑚岛从海图中永远抹去。

柴崎的岸炮终于停止了射击。日本人被美国人的钢铁瀑布冲击得目瞪口呆，他们躲在坚固的掩体内，知道再与敌人对射已无济于事，他们的炮击与敌人的炮击相比，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柴崎要节省力量，对付不了敌人的强大空中和舰上火力，就打敌人的登陆兵。

然而，这一切，美国却不知道。

6时30分，旭日高升，阳光灿烂。美国人听不到日本人的炮击，认为岛上已剩不下一个生灵了，于是也停止了射击，准备登陆。

希尔得意地对史密斯说道：“可以上岸了，看来你的士兵只要走上岛去就行了。”

登陆部队官兵也很乐观。吉姆中士说道：“上岸后，我要向发现的第一个日本鬼子尸体的脸上吐唾沫。”

另一个脸上充满稚气，看上去还不够高中毕业年龄的士兵兴奋地补充道：“还应该掰开他的嘴，让他咽下去。”

美军扫雷舰开始扫雷，“追击”号扫雷舰顶着愈来愈大的海风，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艰难地向前，从贝蒂奥珊瑚礁的出口处，溜进了塔拉瓦咸水湖，接着又有一艘跟在后面，再往后就是百余艘登陆艇了。

远远望去，登陆阵势森严逼人，给人一种精神上的震慑、一种人和钢铁的压力。这群密密匝匝的登陆艇犹如一群黑色的小昆虫，在海面上留下一条又宽又短的航迹，使人想起在人类生活的另外一个半球——东欧的库尔斯克草原和北非的阿拉曼沙漠——不久前出现的庞大坦克军团。在它们面前，人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一切都那么顺利，但意外往往就发生在顺利之时。

美军登陆艇大摇大摆以磅礴之势涌进咸水湖，准备靠岸上陆。但是，由于美军战前忽略了一个重要情报而导致出现了极大混乱：

战前，美军曾了解到贝蒂奥环礁最低潮时的最高水位大约只有1—2英尺深，这个深度使得登陆艇无法在预定的登陆地段贝蒂奥北面礁盘靠岸，而11月20日正是低潮。

由于忽视了这一情报，美军很快就受到了惩罚！

大批的登陆艇和两栖装甲车还没到岸边就搁浅了，好在两栖装甲车还能

吼叫着越过浅滩向岸边驶去。但是，前面搁浅的登陆艇挡住了去路，装甲车进退不得，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吵骂声、哨子声、装备落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一向乐观的美军官兵谁都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临头了！

宁静，迷惑人的“死亡陷阱”

排山倒海般的炮击与空袭把塔拉瓦环礁抛入了地狱，只是岛上面的人还活着。朝鲜劳工用血汗浇铸的岛上工事发挥了作用，为日军提供了极好的隐蔽处，大部分人躲过了这场死亡突击。

柴崎从了望孔中看着顷刻间被炸得千疮百孔的贝蒂奥岛。炮击与空袭仍在继续。各种口径的炮弹、各种重量的炸弹在赤道的黎明时刻不停地轰鸣。工事内的日军官兵面色呆板，静静地听着这种仿佛由被扭曲的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大鼓和铜锣、长笛与双簧管、喇叭与响板、大号与长号演奏的不协调、却杀气腾腾的战争交响乐。每一名日军都像一尊蜡像馆中的蜡人，面无表情，似乎他们已远离了尘世。当战争打到使人不知道什么是恐惧的时候，战争的残酷性就到了极点。

柴崎命令各部：“炮火准备过后，敌人就要突击上陆了，全体将士必须抱着为皇军争光的信念，把敌人诱进岸上火力网之内，奋而歼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必须坚守阵地。贝蒂奥纵深可言，我们没有退路，每一个阵地都要战至一兵一卒，胆敢撤退者，杀无赦！”

霍金斯率领突击排乘登陆艇沿着扫雷舰标定的航路，从水道进入咸水湖，士兵们望着近在眼前的寂静的贝蒂奥，心中兴奋，都认为岛上不会再有人了，只要小心一点别让潮水冲走，就不会有危险。有的士兵甚至摘下钢盔，哼着家乡小调，仿佛不是突击上陆，而是一群观光的游客，在欣赏大海中的小岛。

走近看，贝蒂奥又是一番景象：被炮弹、炸弹劈开的巨礁像远古时代的怪兽一样蹲伏着或匍匐着。礁石上面仍然披着被炮火熏黑的各种浓绿色的菌蕈状的海藻，好似一条深褐色的毛毯；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海螺背着坚硬的壳，在石头上蠕动，或者，就像螺丝钉一枚枚地楔死在木头里一样，牢固地紧贴在岩礁上；五颜六色的水母在海上盲目地漂浮着，仿佛是全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大海正掀起早潮，远处的浪潮镶着银白色的花边，你拥我挤，顶踵相接，欢快地向岸边涌去，撞在岩礁上，泡沫飞溅，轰然而下后漂然散去。

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是永恒的，人类的强力无法改变它的规律，哪怕是战争。

但是，霍金斯却总有不祥之感。他以一个天文学者的缜密思维解释着眼前的宁静：地球上的普通人眼里的天象，永远是日出日落、月光皎洁、繁星点点、云聚云散。宁静，在这里是永恒的。然而，在天文学家眼里，天象的变化能量却是人类所无法估量的。

排山倒海般的火力准备，外在的效果倒是不错，岛上地面建筑物已不复存在，但是地下呢？人类在大气层内施展本领；呼风唤雨已不是什么神话，但是对大气层外的空间却无能为力了。人，永远不能让太阳系多一个、或者少一个行星，天文变化永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倘若日本人藏于地下躲过这场炮击，那么眼前的沉寂，将是大战爆发的前奏。

宁静，是变化的天文景观的假象，而假象是事物本质的一种歪曲的表现。自然界如此，社会亦然。眼前的宁静，可能就是一个迷惑人的“死亡陷阱”。

“3号，3号，请回答！”无线电送话器传来莱顿的呼叫。他在1号艇上

指挥突击上陆。

“1号。3号等待你的指示！”霍金斯回答。

“你的情况怎样？”

“一切正常！”

“最后检查一下武器装备，准备登陆！”莱顿命令道。

“3号明白，完毕！”

霍金斯放下送话器，告诉大家准备上陆。

“中士，你的钢盔怎么了，干嘛盛满海水？”霍金斯不满地对吉姆说。他见吉姆的钢盔没戴在头上，却放在艇上的一个槽洞，平稳地卡在那儿。

吉姆吸了一口烟，把烟蒂扔到大海，从兜里掏出鱼钩笑道：

“中尉，真他妈幸运，方才钓到一条鱼，养在那里玩玩。”

霍金斯明白了方才在水道口等待扫雷舰标示航路时吉姆在舰侧做什么了。他十分恼火：“简直是胡闹，这是在打仗，不是在迈阿密海滩钓鱼场钓鱼！”

“可是，我们无事可做呀，活都让那阵该死的炮击干完了。”吉姆两手一摊，耸耸肩说道。

“噢，难道你问过日本人，确实是无事可做了？”霍金斯阶道。

吉姆笑了，露出满嘴雪白的牙齿，显得天真可爱：“我想这样做，但是却无人可问，岛上只有鬼声。”

霍金斯道：“中士，如果我是日本人，第一个目标就是你，懂吗？”

下士乔治·托姆才18岁，虽然当兵两年了，但是胆子仍不大，霍金斯的情绪把他被同伴们乐观精神鼓起的勇气又打消了，他问：“中尉，敌人真的没死？”

“日本人的枪炮会回答你的问题！”霍金斯全然没有了文质彬彬的学生腔，命令全体士兵做好登陆准备。

7时20分，日军的枪炮终于打破了短暂的宁静。

柴崎在隐蔽部内看到美军登陆船队在咸水湖内掉转方向，向礁盘北岸驶来，准备突击上陆，已进入了他的火力射程之内，立即命令开炮。

顷刻间，日本人的37毫米和47毫米炮的猛烈炮火楔入了船队完美的队形，船队大乱。登陆艇歪歪斜斜，指挥艇张惶失措，有几艘登陆艇当即被击沉，油污的海面漂浮着一片灰色的美军尸体。

美军官兵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的炮火误击，纷纷咒骂舰炮的炮手笨手笨脚，瞎了眼睛，一定要把军舰上的指挥官送上军事法庭。可是，当他们明白是日本人的炮火，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实在不明白，日本人怎么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霍金斯倒是很清醒，当日本人的第一排炮弹袭来，他心中一沉，应验了自己的预测，贝蒂奥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脆弱，今天会有一番苦战。

凶猛的炮弹不停地落在四周，冲天水柱不断升起，有些炮弹在空中爆炸，弹片横飞，打在钢板上，发出刺耳的哨音。又有一些登陆艇被炮火击中，浓烟烈火顿起，各种钢铁机件、人肉碎块、撕烂的海军服被崩上空中，然后雨点般纷纷落下，掉在海里、掉在艇上、掉在人身上，景况令人惨不忍睹。吉姆声嘶力竭地大骂：“为什么我们的军舰不压制岛上的炮火？让我们去送死吗？”胆小的托姆不满地骂吉姆：“你他妈的不是说岛上只有鬼，没有人吗？这些炮弹是你放的？蠢货！”吉姆一听托姆咒骂自己，火气更盛，冲着托姆

挥着拳头，骂道：“婊子养的，我又不是日本人的祖宗，我怎么知道，你应该去问问他们。”这时，又一发炮弹落在3号艇舷侧，一块炮弹皮带着呼啸的哨声打在吉姆的头上，他没有戴他那盛满海水的钢盔，应声倒在甲板上，鲜血顿时涌了出来。霍金斯急忙奔来，蹲下身用手揽着吉姆的脑袋呼唤道：“怎么样，吉姆？能挺住吗？”吉姆吃力地睁开眼睛，苦笑着望着中尉，声音微弱他说道：“中尉，你的话是对的，这是战场……不是迈阿密的钓鱼场，战争不是儿戏，哪怕……是在最……宁静的战场……也与热闹的海滨浴场……不同，充满了杀机……”他吃力地抬起手，指着前面的贝蒂奥道：“……那是一个……死亡的陷阱……吉姆掉进了这个死亡陷阱，再也没有爬出来。”

冲上栈桥希尔在“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看见登陆舰编队的惨状，大骂波纳尔吹牛皮，下令撤回登陆舰队。于是，登陆舰队乱哄哄地缩了回来，像一群摸了一团烫火球的猫，退到战列舰和巡洋舰的阴影后面。美军的强大火力又开始发威了。各种舰炮、各型舰载轰炸机把成千吨的炸弹送到贝蒂奥。硝烟刚刚散去的贝蒂奥瞬间又被炸出了密密麻麻的新弹坑，鸟状的珊瑚岛又变成被咬得残缺不全的意大利比萨饼，暴露了的日军炮兵阵地几乎全部被摧毁。

希尔与史密斯师长共同商定：9时登陆。

登陆部队分成“一队三波次”。“一队”是突击队，手持卡宾枪、炸药和火焰喷射器率先登陆，扫清海堤，并在海堤后面的敌军堡垒群中打开一个缺口。突击队队员不隶属于海军陆战队，而是直属于尼米兹的舰队司令部。他们是精兵中的精兵，好汉中的好汉。队员们具有运动员的体魄、间谍的头脑与技能，平日过着清苦的生活，接受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与海军陆战队有许多不同，他们可以在任何地域进行突击作战，连伪装迷彩服都有多种：黑色迷彩是夜战用的、花斑迷彩是丛林战用的、土黄迷彩是泥滩战用的、灰褐色迷彩是珊瑚沙滩战用的。他们清高、自傲、神秘，但是他们干的活也最危险。

“三波次”是海军陆战队三个登陆梯次。第一梯次编有42辆两栖装甲车、第二梯次编有24辆两栖装甲车、第三梯次编有21辆两栖装甲车，其任务是在突击队抢占登陆场后，巩固登陆场，有可能时，向纵深进攻。

8时9分，突击队登陆艇向贝蒂奥驶去，炮击仍在继续，突击队的士兵回过头来向他们的同伴们挥动手臂告别。刚才日本人的炮火惊醒了每一个美国官兵的“胜利梦”，此去生死未卜。随后，他们像平常去训练场一样，朝着又寂静无声的、被破坏了的贝蒂奥前进。目标，已不是胜利的伊甸园，而是一个潜伏在黑色烟雾下的死亡陷阱。

8时24分，载着第一梯次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登陆艇出发，向6000米外的登陆地点“红色滩头”驶去。“红1滩头”指的是贝蒂奥岛的西北端一直到海岸栈桥大约650米的正面，包括贝蒂奥岛的“鸟嘴”以及“鸟脖”地域；“红2滩头”是更窄的登陆正面，仅为550米宽，为贝蒂奥岛的“鸟前胸”；“红3滩头”从栈桥东侧到机场东端，大约720米宽，为贝蒂奥岛的“鸟腹”。

8时25分，在塔拉瓦以北70海里海域锚泊的第50快速航母特混编队的舰载机又飞临贝蒂奥岛上空，对登陆海滩展开猛烈的最后攻击。为避免误射己方舰载机，舰炮停止了射击，军舰上的官兵都跑到甲板上观看飞机投弹的景象。

但是，美军再也不敢确定攻击的真正效果了。一名飞行员甚至说：“即使飞来飞去，往返于海岸，对地面展开俯冲轰炸扫射，也是浪费弹药，因为日本人都钻到了地下，飞机刚一离去，他们又出来守护在陷阱旁，等着我们的步兵掉进去。”

8时55分，空袭结束，舰炮又开始射击。5分钟后，炮火向内陆延伸，美军准备涉水登陆了。

在扫雷舰的率领下，突击队冲进了咸水湖。参加过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的队长艾伦·李海军上尉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珊瑚泻湖，如果不是打仗，他会想起家乡的穆尔特里湖。

LVT 两栖装甲车从坦克登陆舰上陆续吊下来，在水中发动引擎，顿时引得水花四溅，油烟味弥漫。

9时零分，登陆信号升起，排好阵列的两栖装甲车吼叫着向岸边冲去。海水的颜色变浅了。两栖装甲车开上了浅水礁盘，车头对准岛上的人造栈桥。它像一条很长的腿，从鸟腹伸出，插到咸水湖中。

击退美军第一次登陆编队后，日军又钻进地下工事，躲避对方猛烈的炮火报复。柴崎听到炮火而后延伸的声音，意识到又要面临一场短兵相接。

“敌人要登陆了，各就各位，放进后，狠狠打！”他大声下令。

他看到冲入咸水湖的美军卸下两栖装甲车，向岸边冲杀过来，浑身冒生出一股狠劲，脱掉军上衣，紧紧盯着敌人的运动队形。他要把这台杀气腾腾的战争交响乐的指挥权夺回来。

“打！”柴崎下了命令。

如同一声霹雳，日本人开火了。中小口径的火炮纷纷从岛上的各个暗堡内露出炮口，炮弹脱膛而出，刮风般掠过海面，扑向美军突击上陆阵列。

登时，数辆两栖装甲车被击中，燃起大火，烈火引爆了车上的弹药，把一些美军士兵送到空中，然后又摔在海里。

突击队队长艾伦·李见情势突变，急令登陆艇停止前进，队员涉水上陆。海水漫到士兵的胸口，甚至脖子处，他们边在水中行走边把枪托出水面。跟进的“三波次”部队也从艇上下来了。平静的咸水湖水面被人群挤满了，好似海滨浴场，人头攒动，时隐时现。

当他们临近岸边时，日本人的机枪子弹犹如太平洋上的飓风扫了过来，许多队员中弹，摇摇晃晃在水中跑几步，然后倒在离海滩很近的浅水里。目标，距他们仅一步之遥。

艾伦·李坐在装甲车内，听得子弹打得车身上当当响，却毫无办法，装甲车上的机枪在这曲交响乐中的力度大弱。只有硬挺过去，登陆后再与日本杂种较量。

从心里讲，他根本没把五短身材的日本人放在眼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他曾独自杀死4名日本兵。拳击，是他的特长，只要交上手，柔道不及拳击。

他们顶着枪雨，终于靠近了岸边，前面就是栈桥！粗大的椰子树干被锯成一截截的夯入礁盘中，再十字交叉，用骑马钉扒死，一节节伸出礁盘，向深水延伸，上面铺着厚实的木板。栈桥几处坍塌，那是美军炮火准备的杰作！

离栈桥还有30米远，突出的礁盘托起两栖装甲车的车底，车辆无法前进了。艾伦·李下令弃车涉水，从翼侧向桥头进攻。

突击队员纷纷从装甲车上跳下来，弓着腰向岸上摸去。日本人在岸边浅

水设置的障碍物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

柴崎从了望孔中观察着这一切，命令机枪狠狠地打。机枪的吼叫响成一片，它们像一把把梭机，用子弹编织成一张张死亡之网，抛向美国人。不时有人倒下，发出痛苦的哀嚎。

艾伦·李高声大叫：“决点冲过去，还犹豫什么？！把桥上那个机枪阵地给我敲掉！”他终于发现桥面上日本人构造的极巧妙的火力堡，里面吐出的子弹，刚才差点要了他的命——一颗子弹穿透他的钢盔顶，把跟在他后面的文书打死了。

几名突击队员应声冲了过去，攀着栈桥十字叉向上爬去。桥高4米，椰木非常滑，两名突击队员没等爬上去，就被日军侧射火力打落在水里。

上士罗伯特·德克塞尔号称“猴子”，机灵透顶。他躲过侧射火力，借助十字架圆木的掩护，窜上栈桥，回身将同伴拉上去，架好机枪，把设在栈桥桥面货栈后面的敌人机枪打哑，占领了桥头。

柴崎急令前沿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桥头，把美国人赶下去。他知道，只要美国人上了岸，贝蒂奥就是他的坟墓。

美国人很快发现原来还空旷无人的岛子，不知从哪儿钻出大批日本兵，端着枪嚎叫着杀来。

“大力士”詹姆斯·黑格下士兴奋得脸色涨红。刚才在海里受够了气，有劲也使不上，他们犹如被潮水送入屠宰场的羔羊，任意被屠杀。现在则不同了。屠杀变成了角斗，勇者为胜，“来吧，日本黄猴子，尝尝挨枪子的滋味吧”！

黑格像网球冠军摆弄球拍一样使唤着他的机枪，扇面火力平泻过去，打倒一排排嚎叫冲锋的日本兵。但是，日本兵还狂冲不退，他们后面指挥官手中的军刀好像比子弹还有威力。几名美军士兵接连被打死在桥面。

这时，艾伦·李已攀上桥头，见如此情形，怒从心起，命令把敌人放近，用火焰喷射器烧。

150米、120米、100米、70米、50米、40米，双方近得甚至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了。

“打！”艾伦·李大声叫道。

愤怒的火焰如几道火蛇扑向了日本兵。顿时，桥面上发出一片惨叫，浑身沾满凝固汽油的日本人在烈火中伸腿展臂，绝望挣扎，动作快的纷纷跳海，却摔死在礁石上，动作慢的，很快被烧成一具具焦尸。连跟在后面督战的那个不知名的日军中尉，也一同葬身火海。

美军终于保住了这个桥头堡。艾伦·李回身向大海望去，薄薄海雾后面的太阳好像用血水洗过一样鲜红鲜红，大批的陆战队员正在冒着雨点般打来的枪弹向岸上冲击，海水上漂浮的尸体依然清晰可见。

“这仅仅是恶战的开始！”他想。

第六章 血流成河红沙滩

霍金斯之死霍金斯，这位长着一头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移民的后裔，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会永远与太平洋上的一座孤岛连在一起。

他的突击排回撤稍事休整，又坐上登陆艇担任第1梯次上陆任务。

他刚刚通过环礁缺口进入咸水礁湖，就看见艾伦·李的突击队冒着弹雨冲上了栈桥。

“好样的，狠狠地揍那些狗杂种！”胆小的托姆高兴地叫喊。吉姆的死深深刺激了他。托姆不害怕了，胆子突然膨胀，甚至有些歇斯底里。

“注意隐蔽，做好登陆准备！”霍金斯面色冷峻。

话音未落，日军的炮火冰雹似地向他们袭来，湖面被炮弹砸得如同开了锅，很快就有几艘登陆艇中弹起火，甲板上尸体狼藉，熊熊烈火卷着火舌舔噬着死去的陆战队官兵尸体，空中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人油味。

突击营营长肖普目睹此情此景，悲痛和愤怒交集，命令全速挺进，他已无退路，后面跟进的另外两个波次登陆梯队已把环礁缺口堵死了。

霍金斯的登陆艇加大马力，向红色2号滩头驶去。可是，艇长忙乱中忘记了潮位，登陆艇一下于便在离海岸700米的地方撞上礁盘，再也开不动了。

“立即下水泅渡上岸！”霍金斯急忙命令。

“什么？在水中散步可不舒服。”托姆开着玩笑。

“蠢货，快跳下去。这艘倒霉的登陆艇很快会成为日本人的活靶子！”

似乎为了印证他的预言的准确性，一排排47毫米高炮炮弹呼啸着平扫过来，他的两名士兵连哼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倒在甲板上，鲜血溅得到处都是。霍金斯浑身都沾满了血，用手一摸粘糊糊的。

他顾不得查看自己是否受伤，拉着托姆跳进海水，没命地向前连跑带游。水不深，只到腰部，但敌炮猛烈，每当敌人钢铁的狂瓢掠过到处是人头和人手的海面，就有许多人中弹，海上泛起一片血水。

在水中，随时都会丧命，除了上岸，没有活路。

霍金斯带领他的人马，跟在两栖装甲车的后面，冒着敌人的炮火，忘了恐惧，拼命向前。

9时20分，他们终于靠近了岸边。水浅了，只及膝盖，又浅了，只到脚踝。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粗糙的防波海堤，大约有1米高，是用椰子树干沿着整个海岸牢固地填料筑成。岛上是一片被炸毁的椰子树和沙地焦上。在这片海岸上，迎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只是一些面目全非的死尸，而在东方蓝色海面 and 深蓝色、的天空之间，却是万道霞光。防波堤到沙滩只有7米长，是一块寂静的开阔地，它默默地躺在那里，等待着美国人踏在它的身上。它静得可怕，似乎在嘲弄新来的主人：你们是否敢从我身上越过，向我背后掩饰得极好的地狱走去？

开阔地背后的那道海堤修筑有许多个火力点，日本人的机枪和大炮就架在上面，那是美国人应当进攻和摧毁的堡垒，可是他们的飞机和大炮用了3000吨钢铁炸药也没有把这些堡垒摧毁。任务，只得留给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完成了。不远处的栈桥桥头浓烟四起，那是艾伦·李在用火焰喷射器抵御日本人的反击。“上岸！”霍金斯心一沉，发出号令。第1战斗小组一下从两栖装甲车背后跃出，却遭到海堤上的敌机枪火力狙击，全被打倒在水里。霍金斯见势高叫：“注意隐蔽，继续冲击！”说罢，猫腰快步向沙滩奔去。就

在接近沙滩的刹那，一排子弹又扫射而来，他左腿一麻，扑通摔倒在水里。他知道自己中弹了。伤口在哪里？他睁开眼睛，用手擦擦被海水渍得生疼的眼睛，向四周望望。水刚刚没过他的身体，身边不远处，躺着几具尸体，几分钟前，他们还生龙活虎，现在却渐渐僵硬，长眠在姹紫嫣红的珊瑚间。“我不能躺在这里，多停留一分钟一秒钟都会被打死。”他抬头向海堤望去，竟看见托姆第一个冲上了沙滩。只见他一下子扑到一道低矮的沙坝后面，飞快地用军锹挖了一个单人掩体。一个日军机枪火力点就在托姆前面5码的地方吼叫着。

“托姆，真有你的。”霍金斯见他躲进了死角。战胜了死亡，不禁高兴地叫起来。“来吧，中尉！”托姆听到中尉的表扬，兴奋至极，自打开战以来，他还从没像今天这样露脸过。

霍金斯在水中匍匐前进，终于爬到了岸上，卧倒在一个沙丘下边，殷红的血从伤口流出，洒了一地。他来不及包扎伤口。海滩上横七竖八躺满了美军士兵的尸体，他这点伤真不算什么！

不远处的一个日军暗堡仍在不停地吐着火舌。为避免误伤己方，舰炮支援火力早已停止，只有靠这些海军陆战队员逐个清扫这些火力点了。

霍金斯抬手示意托姆，让他用手榴弹炸掉那个暗堡，也许他刚才腿上中的那颗子弹就是从那里射出的。

托姆从腰间解下一颗手榴弹；忽然又停了下来。他又解下一颗，两颗绑在一块，用时扒着沙滩，慢慢向暗堡爬去。

敌人似乎发现了托姆，子弹向他射来，“扑、扑……”落在他的周围，钻进沙里。托姆浑然不知，似乎这些子弹与他无关。他吐掉被子弹溅到嘴里的珊瑚沙，继续向前爬。身后，霍金斯指挥着机枪射手在掩护他。

托姆爬到暗堡下，听到了堡内有人说话，他不懂日语，但从声音力度断定说话的是个官，大概在吩咐着什么。

“婊子养的，去和魔鬼说话吧！”托姆拔掉手榴弹保险销，压住发火栓，手榴弹滋滋冒起一缕青烟，他把它们丢进堡内，自己朝侧方打了几个滚，翻到一个沙坎后隐蔽。

“轰隆——”暗堡被炸掉了。霍金斯兴奋地朝托姆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好样的。

可是，海堤上又露出几个暗堡，疯狂的机枪火力仍然把美军压制在开阔地上，绵密的火力网密得连只老鼠都钻不过去。陆战队官兵伤亡惨重，他们被打乱了建制，惊慌地躲在一切可能利用的隐蔽物后，一动也不能动。海堤与海滩之间完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他们狂妄地嚎叫着，根本不把美国人放在眼里。

望着海堤上敌军喷火的机枪射口，霍金斯两眼血红，心也在喷火。他了解美国的历史。建国不到200年，美国人打败过傲慢的英国绅士、打败过自负的西班牙骑士、打败过蛮悍的印第安“野人”、打败过顽强的墨西哥近邻，即使是强大的德国人，也在20多年前败在他们的手下。他不明白，为什么个子矮小、黄皮肤的东方日本人竟如此难打？

眼前这尸横盈野的景象说明了什么？霍金斯懂得，这种不计较损失的杀戮，蕴含着极大的仇恨。上溯100多年间的战争史，除独立战争外，美国人参加的战争主要是争夺霸权，这种战争与官兵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官兵们对敌人仅是执行直接指挥官的命令——如同刽子手对死决犯行刑，只是执行

监斩官的意志——而没有刻骨的仇恨。而这场战争则不同。珍珠港事件把美国人打得目瞪口呆，震惊到了极点。这种震惊极为强烈地撼动着他们的感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南方到北方，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事件能使美国人如此震颤、惊讶、恐惧、迷惑和悲哀。受辱以及潮水般的愤怒交织在一起，深入他们的骨髓。在战争中，日本人虐杀战俘的暴行更使美国人愤慨。他们要报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几千年前被《汉谟拉比法典》固定的奴隶制社会的“同态复仇法”，在文明的工业社会又重新出现！这就是这场战争野蛮与残酷的原因。仇恨，使双方忘记了一切法则，即使想起，也不会遵循。霍金斯想起罗斯福总统不久前说过的一句话：“抵抗赤裸裸的武力，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武力。”他意识到，从总统到平民都在不借一切代价打赢这场战争。而要战胜眼前这个美国人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残暴对手，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

霍金斯的思路被一阵更猛烈的敌机枪火力打断了。他环顾四周，应该登陆2号滩头的整个连队，只有稀稀拉拉的40余人，莱顿不知跑到哪去了——或许是被海潮冲到其他滩头上去了，或者根本就没上岸。日本人根本不吝借子弹，按每分钟500发的射击速率，不停地射击。他估计按这个打法。天黑前，敌人的子弹就会告罄，但是这意味着后续部队无法登陆。

他要带着这些散兵游勇冲上防波海堤。霍金斯撕开救急包，草草包扎一下受伤的腿，慢慢爬入一个个弹坑，集合着已不成建制的陆战队士兵。大家都愿意跟他干。

他率领大家慢慢爬进刚才托姆炸毁的那座暗堡。这里安全多了，敌人的交叉火力射不到这儿。堡内很暗，3具尸体倒卧在被炸成麻花状的机枪旁边。

霍金斯把大家编成数个战斗小组，有爆破的、有掩护支援的。但是，他们钻进暗堡，却钻不出去了。敌人已发现了他们，利用海堤突出部的侧堡，用火封死了这个坍塌的暗堡。美军的几次爆破行动，均被打回，死伤了不少人。

霍金斯有些急了，他看见海滩开阔地上又增加了陆战队士兵的尸体，后续部队在海上难以上岸。可恶的日本人见无“活动靶标”，竟对准倒在沙滩上的“静止靶标”射击，许多尸体被子弹打得“活”了起来，如同得了搅肠痧的病人，在沙滩上来回蠕动。其中一些重伤未死的人，就这样被乱枪结束了生命。霍金斯气愤得两眼血红。

“中尉，这里有一个洞。”托姆突然叫道。

洞口阴森森的，不知通到哪里。霍金斯对托姆说道：“向里钻钻，或许这是个地道，与其他暗堡相连。”

托姆打了个口哨：“行啊，中尉，值得试试，总比在上面挨枪子强。”

洞口很窄，他们鱼贯钻进去，果然是个地道，有一人高，粗壮的椰子树干上面覆盖着不知多厚的珊瑚沙。经过美军如此猛烈的狂轰滥炸，地道居然完好无损。

他们继续摸黑前行，拐了几个弯，听到有人呻吟。霍金斯停下脚步，定睛细辨，原来是日本伤兵。他有些为难：如果继续向里走，可能会惊动伤兵；如果退回去，又无法摸清敌人的火力点。他的眼前浮现出海滩上的尸体和殷红海水，仇恨立即占据了整个心间。他决定干掉这些日本兵，杀出一条血路。

托姆等几个美军士兵，遵照霍金斯的命令，拔出匕首，悄然摸了上去，

干净利索地捅死了日本伤兵，悄然无声地继续前行。

走着走着，他们闻到一股呛人的硝烟味，听见了机枪射击声。透过愈来愈明的光线，他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暗堡，两名日军正把着重机枪拼命射击。

霍金斯心中一喜，示意托姆炸掉这个火力点。托姆正要摸过去，一个倚在墙边的日军士兵突然发现了他们，尖声大叫起来。托姆来不及细想，把炸药包一下子丢进去，只听一声巨响，暗堡飞上了天，他也被震晕过去。

霍金斯顶着难闻的硝烟味，冲到射口，大口吸着新鲜空气。然后，又从这个被炸塌大半的地堡边上，刨出另一条地道口，钻了进去。

这条地道比刚才那条更宽敞，里面有弹药箱、伤员和跑来跑去的士兵。霍金斯终于明白了：原来敌人主力躲在很深的地下，炮弹根本没伤着他们，暗堡内只留几个人射击，每有死伤，就从坑道内调人上去补充。怪不得日本人的抵抗如此凶猛顽强。

这条地道有一个宽敞的中心，有凡条地道从这里向四周辐射。霍金斯决定3人为一组，沿各条通道摸进暗堡。他有这个力量，因为海军陆战队平日强调的就是单兵作战能力，每名陆战队员都能各自为战。

霍金斯率领一个组顺着一条地道，钻到了一个暗堡。这个暗堡除了有重机枪外，还有一挺高射机枪，几名日本射手正瞄准搁浅在礁盘上的两栖装甲车和登陆艇拼命射击。每打一排枪弹，就狂呼一阵，竖起大拇指相互叫好。借着机枪的闪光，透过射口，霍金斯看见每一阵扫射，都有几名美军被打倒在地。

一股热血升腾起来，霍金斯仇恨地咬住牙根，把手中的炸药包奋力扔了过去，仅仅来得及滚口地道，爆炸的气浪就赶上了他和他的伙伴，重重地把他们压在地上。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又一个火力点被摧毁了。

红2号滩头地段的日军火力点终于停止了猖獗的喧嚣，霍金斯挣扎着爬起身，钻出暗堡的废墟，在海堤上竖起了星条旗，向被压制在海滩上的同伴们大声欢呼。

正在这时，死神突然降临在他的身上。一名被震伤的日本兵苏醒过来，挣扎着抬起枪，向霍金斯射出一颗致命的子弹。霍金斯只觉心口一热，浑身顿时瘫软，扶着旗杆，慢慢地倒了下去，眼睛仍大大地睁着，留恋地最后望一眼湛蓝的天空，似乎仍在想探索宇宙的奥秘。

战后，美军为纪念这位勇士，将贝蒂奥机场命名为霍金斯机场。

血肉换来一个立锥之地

肖普中校倒霉透了，还没上岸，大腿就中弹，血流不止。包扎完后，他暗暗庆幸，子弹打得好正：倘若往外偏两指，就会打断他的股动脉；如果往里偏一指，就会敲掉他的生殖器，那就更糟，因为他还想要个女孩。

他从军后，多次参战，也算是从枪林弹雨中爬出来的老兵，却从没遇到过如此猛烈的火力。海滩上到处都是死尸和碎肉，连重伤员都不敢去救，有人见同伴负伤，刚跃身去救，便被打倒，被救者没死，救人者却被打死。海上的情况更糟，被击毁的两栖装甲车和登陆艇像一块块黑礁石躺在那里，冒着浓烟，跳在水里的士兵成了敌人机枪的活靶子。

后续部队上不来，就是上来了，也无法占领滩头阵地。肖普想把这里的情况向师长报告，可是该死的TBY无线电通信报话机被海水渗透，无法通话。

他了解一下全营的情况，可派出的传令兵又成了日军狙击手猎取的对象，有去无回。

他只好等待，或许另外两个滩头的情况能好一些，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来支援他。

但是，他想错了。抢夺其他两个滩头阵地的部队的处境不比他们营好多少。

在他们营西边的红1滩头是个凹状海湾。在贝蒂奥岛鸟嘴和鸟胸之间的鸟脖子处的两个小岬角，日军设置了极坚固的永久火力点，当麦考尔·莱恩海军少校指挥的第3营登陆时，遭到日军重机枪和步兵炮猛烈火力的打击，伤亡极其惨重，第1波次抢滩的连队几乎全部阵亡。战后，那个凹形海湾被美军称作“死人湾”。

第8团第2营营长乔治·阿梅海军少校是个英俊的青年军官，在新西兰休整期间，与一位新西兰姑娘结为伉俪，蜜月刚过，就奉命参加“电流”行动。他率领官兵在红3号滩头登陆，在距海岸180米处，他们搭乘的两栖装甲车被日军设置的水下障碍物卡住，只好弃车上岸，尚未到岸边，就被日军疯狂的机枪火力封死，几乎全部阵亡。阿梅身中数弹，挣扎着爬上岸，但已生命垂危，刚把指挥权移交给副营长亨利·莱斯海军少校，便气绝身亡。

莱斯集合残部，只剩几十人，这些人躲在弹坑内动弹不得，寸步难行。

烈日当空，子弹在热风中呼啸。肖普躺在弹坑内，浑身冒汗，焦躁不安。自177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加勒比海的巴哈马群岛登陆以来，还没打过如此窝囊的仗。登陆一个多小时了，连一个日本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就被打得七零八落，简直是在和幽灵作战！

他越想越气，不甘心这样等待下去。他认为自己是为国家而战，也是为号称“海魔”的陆战第2师而战，每名军人都应为本部队争得荣誉。他要为“海魔”师打赢这一仗，即便是死，也无所畏惧。当然，军人追求的是胜利，而不是死亡。

沉思间，他隐约听到海堤方向传来爆炸声，很快他发觉每一次爆炸，敌人的火力就有所减弱。终于，最后一声爆炸过后，敌人的正面射击完全停止了。

他有些惊异，突然看见海堤上飘起了美国的星条旗。

“中校，是我们的人干的，但还不知道是谁，冲过去吧。”莱顿弯着腰兴奋地跑过来，像一个刚刚治愈的腰间盘病患者一样。

肖普答道：“走，看看去，或许是上帝在帮助美利坚。”

他们奔过去，方知是霍金斯排炸毁了敌人所有的火力点。托姆抱着排长的遗体，向肖普等哭诉着战斗过程。

肖普轻轻用手合上霍金斯的双眼，摘下帽子，向他致哀，他没有想到姑娘般模样的霍金斯竟如此英勇，为“电流”作战立了大功。

“哎哟——”旁边传来几声惨叫。原来是莱顿在砍杀阵地上一些被震昏的日本士兵。霍金斯是他们连的排长，爱兵如子的莱顿怒火满腔，仇恨使他失去理智，听到哼哼唧唧的日军伤兵的呻吟声，顺手从地上拣起一把日本战刀，给他们每人捅了几下。其他陆战队员也憋了一肚子气，操刀效仿，找不到刀的，干脆用枪托砸。

肖普见状，理解部下的心情，但总觉不妥，忙制止这种过于残暴的行动。

莱顿瞪着血红的双眼，不满地问道：“中校，留着他们就等于给自己增

加一分死亡的危险，你忘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日本人只要一口气就不会停止战斗，霍金斯中尉今天不就是这洋死的吗？”

肖普承认莱顿的话是事实。瓜岛作战前，他未同日本人交过手，对日本人的特点很不了解。瓜岛一战，使他真正认识了敌人的顽固。当他的士兵去救治奄奄一息的日军伤兵时，换来的不是感谢，而是刺刀、手榴弹。许多美国军人不是死在战斗过程中，而是倒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他被迫下令不许救治日本伤员，让他们在酷热而潮湿。遍布鳄鱼、大蜥蜴、毒蜘蛛、白蚁、蚂蝗和蝎子的岛上，自生自灭。

肖普略想了一下，让莱顿把阵地上的敌人伤兵拖到地道内，寻个侧室关进去，胡乱扔点吃喝，把门用沙袋封死。他说道：“等完成作战任务后，再给他们放风吧。”

刚把敌伤兵安顿停当，格林抱着部电台从地道里钻出来，叫道：“嘿，真走运，这里面有一个无线电室，人都死绝了，电台却完好无损。”

肖普觉得快要时来运转了。他高兴地拍拍洛林的脸赞扬道：“干得真不赖，单凭这一点总统就应向你颁发最高荣誉勋章。”

几个小时失去与上级指挥官的联系，肖普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见有电台，如久旱逢甘露，忙调整波段，向指挥部呼叫。

霍兰·史密斯在战前得到斯普鲁恩斯的保证，海军航空兵会全力支援登陆部队突击上陆，觉得很满意，于是同意先在贝蒂奥岛登陆。但是战斗打响后，登陆部队遭受如此惨重伤亡，使他觉得受了愚弄，大骂朱利安·史密斯是个笨蛋，把美军士兵送到敌人枪口下受屠戮，要不是他坚持在贝蒂奥登陆，美军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伤亡。

他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在“宾夕法尼亚”号旗舰的指挥舱里来回踱步咆哮。

骂完朱利安，又骂波纳尔：什么保证登陆兵上陆后会见不到一个敌人，什么舰载机是胜利的播撒者，纯粹是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骗子！

骂完波纳尔，他又骂海军气象部门是群饭桶，连吉尔伯特群岛的潮汐都弄不准，让登陆部队在低潮登陆，涉水战斗，在毫无遮掩的水面上当了日本人的活靶子。

伤亡惨重、联络中断，使他的心情坏到极点，每一个部属都不敢随便说话，生怕惹来这位已近似蛮不讲理的长官的一顿臭骂。

然而，肖普的无线电呼叫信号，如同一剂良药使这位“咆哮的疯子”平静下来，他听完肖普的战况报告，激动得连暗语也不用了，从报务员那里抢过话筒，大声喊道：“听着，中校，我是霍兰·史密斯，我任命你为贝蒂奥岛登陆作战地面部队前线总指挥，坚守并扩大滩头阵地，有困难直接向我报告！”

肖普激动地哭了，他终于和上级指挥官联系上了。几个小时的伤亡、烈日、干渴的折磨，都被史密斯的声音吹得烟消云散。他了解他的长官，他从未听过史密斯用如此亲切的声音同部下讲过话。这使他感到受宠若惊。

“明白，我会尽力去做的，将军阁下，”他擦擦脸上交织的汗水和泪水说道：“只是我手下的人太少，伤亡过大，急需增援。”

“我马上命令部队增援！”

“不，将军，现在先别来，”肖普望了一下布满死尸的海滩，迟疑他说道：“敌人的炮火还很猛，增援部队进入咸水湖会遭炮火袭击，伤亡太大，

夜间再来吧。”

“那你们能顶得住吗，我的中校？”史密斯感动得眼睛有些发潮，他的部下在危急时刻还想着别人。

肖普沉思一会儿，回答说：“尽力而为吧，长官，愿上帝保佑我们！”

放下话筒，肖普用舌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想拿起水壶喝口水润润嗓子，却抓个空，这才想起已把水壶留给了被关在地道里的日本伤兵。他嘟噜着骂了一声，一面让莱顿集合队伍，抢修工事，防止敌人实施反冲击夺回滩头阵地，一面吩咐丁恩派人与两翼抢占红3、红1滩头阵地的友军联络。

丁恩派出的联络士兵很快回来了，报告说，莱斯已在红3滩头占领了宽约500码、纵深240码的阵地，但是中间几个敌军的火力点仍未攻下，隔断了与红2滩头阵地的联系。莱恩在红1滩头阵地的情况仍没有好转，只在贝蒂奥岛的乌嘴占领了一小块阵地，整个凹形湾仍在日军手中。

肖普抬眼看见太阳已移过头顶，已是下午时分。根据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的经验，他认为日军善于夜间发动反冲击，如果顶不住，他们又会被赶下海，前功尽弃，白天的伤亡等于白白付出。于是，他决定建立一条较完整的防线，掘壕据守。他命令莱顿率部队攻克那几个日军火力点，把红2滩头阵地和红3滩头阵地连成一片。

莱顿应声而去。他让刚刚上岸的仅有的两辆谢尔曼坦克在前面打头阵，自己带着士兵跟在坦克的后面冲锋。

这次进攻很顺利。谢尔曼坦克在海滩上顶着弹雨，一边隆隆移动它的钢铁身躯，一边不停地发射坦克炮。敌人的射击很猛，子弹打在坦克钢甲上，发出叮当的声响。有坦克的掩护，又是在陆上作战，美国士兵安全多了。莱顿他们很快冲到敌人暗堡前面，爆破手从坦克后面闪出，将炸药准确地塞进暗堡内，一声声巨响过后，这几个敌堡全部被摧毁，死者被深深地埋在了地底下。

肖普终于把两个滩头阵地连成一片，他不敢怠慢，指挥他的士兵赶紧抢筑阵地，调整部署，准备经受登陆后的第一个夜晚的考验。

当一切布置停当，月亮已经高高挂在天上，朦胧的月色把神秘的影子投在这个满目疮痍的珊瑚岛上，使人感到一股迷茫、一种恐怖、一阵死亡的压抑……

第七章 胆战心惊第一夜

日本人又怎么啦如同白天战斗的残酷性大大出乎肖普的预料一样，他怎么也没想到日军没有组织有力的夜袭，把滩头阵地夺回去。他对日本人的了解还是从一本小册子开始的。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到新西兰后，刚刚结束的残酷战斗仍在他脑海里闪现，他不明白这个东方民族怎么与西方人有那么多的不同：在西方，自杀被认为是一种懦夫的行为，而日本人却把在战争中精疲力竭时切腹自杀看作是勇敢的壮举；西方人射击时把枪贴在肩上，而日本人射击时却把枪贴在脸上；西方人白刃格斗时不说话，而日本人每当击中或反手一击时必大喝一声；西方军队的伤员没有食欲时，人们设法强迫他吃东西，而日本人却认为这样做残酷，听任没有食欲的伤员死去；西方人的刀有双刃，而日本人使用只是一面有刃的刀；西方人只能在木材或动物身上试剑，而日本人则主张在死人身上试刀；西方人治丧用黑色，而日本人治丧用白色……为了搞明白日本人的行为举止究竟为什么与西方人有如此差异，他找了许多书，其中一本是一个名叫路易斯·弗洛伊斯的葡萄牙人在16世纪撰写的《日欧比较文化》，从这本研究欧洲人和日本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的最古老的著作中，肖普真正感到大和民族是一个文化发达、创造力旺盛的民族，这个民族具有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甚至明明杀了人，还要向被杀者的仆人道歉把他的房间给弄乱了；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讨论问题时，有事不明说，而是转弯抹角说反话；既勇敢又懦弱——宁可自杀，也不敢面对现实、承认失败；既勤劳又懒惰——不干活的武士也会有饭吃。这些矛盾使得日本人深奥得令人不可思议，而对他们的任何轻视都会遭至意料不到的灾难：美国人怎么会想到弹丸小国日本会远渡重洋向他们挑战？结果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人也没有料到日本人会拼上万余人的生命与他们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结果瓜岛一战，美国人被打死6000余人！今天也如此，作战行动开始前，许多官兵都认为日本人将在强大的火力突击中化为灰烬，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走上贝蒂奥，结果登陆第一天就血流成河！

肖普再不敢轻视日本人了。两个滩头阵地连成一片后，他就打点人马，调整部署，准备反击敌人夜袭。经过白昼血战，红2滩头阵地的官兵已根本不成建制了：步兵、工兵、两栖装甲车驾驶员、军医、牧师、文书、后勤兵、坦克手，什么人都有，甚至还有阵亡将士掩埋队队员。肖普把这些人分成几个队，配置在4个可以互相支援的火力点群中，每个火力点群均由几个日军挖掘构筑的暗堡、地道、掩体组成。他让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守外围阵地，把那些勤杂人员配置在暗堡内，命令他们做好战斗准备，一有动静就开火，不管是谁，只要回答不上口令，一律开枪。

一切安顿停当，他又向霍兰·史密斯报告，请求增援。

史密斯一直等待着前线的消息，虽夜幕降临，却毫无睡意。他命令朱利安·史密斯师长立即率增援部队上陆，只要今晚守住阵地，就在岛上站稳了脚跟，明天就能够向日军发起强有力的突击。

但是，朱利安却不打算登上贝蒂奥岛，他认为自己上岛会干扰肖普的指挥自由，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肖普中校，他只想进入咸水湖，从物资和精神上给予他所信任的这位部下以支持。

霍兰被说服了，他像朱利安不愿干扰肖普一样，也不愿意干扰朱利安的具体指挥事宜。只要达到目的，谁想怎么干都行。如果一个高级将领随意干

扰一个战术行动，那么对下级军官来说，简直是场灾难。

朱利安从“马里兰”号旗舰上了一艘坦克登陆舰，沿着扫雷舰标出的航路，进入了咸水湖，接管了向岛上运送作战物资、补充兵员的指挥权。

作战物资的运输情况一度混乱到了极点，由于登陆日的战斗比预料中的激烈残酷，致使作战物资的消耗很大，到这一天黄昏，补给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举凡各种枪炮的弹药以及药品、血浆、无线电器材、电池、淡水、食品、炸药、火焰喷射器燃料等，几近于零。负责后勤补给的卡尔霍恩将军指令部下，务必不间断地向岸上输送一切物资。各运输舰的舰长们接到命令，起初还能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岸上运送各类物资。后来，由于遭敌军炮火打击，运输舰队损失严重，结果秩序大乱。失去组织的士兵只好盲目地乱搬一气，把一切东西不分轻重缓急地送上岸，甚至送去了岸上不需要的东西。该运到岛上的迫击炮弹没运去，反而把大量蚊帐、香烟甚至避孕套送了上去。气得肖普大骂：“这不是倒垃圾！别把夜总会的东西搬上战场，该死的蠢货！”

朱利安的到来，使秩序得到了恢复。他同肖普建立了密切联系，根据岸上的需要，有条不紊地把各类物资运了上去。

栈桥附近很快堆满了大量物资，从舰上下来的人兵站在四周维持码头上的秩序。卸货紧张却不慌乱。大家都在拼命干，谁都知道，只要今夜站稳了脚跟，那么明天的战斗就可以和日本人一决高下了。

朱利安踱步在甲板上，望着茫茫夜海，皎洁月空，心情却静不下来。

白昼肆虐的敌人的猛烈火力突然被夜幕吞没了。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这反倒使人更忐忑不安：这场战争交响曲的日军指挥柴崎怎么了？日本人跑到哪去了？他们究竟在想什么？朱利安不停地大口吸着哈瓦那雪茄，陷入了沉思。

岛上的肖普也被战场上出现的异常平静搞得心烦意乱。他做好了对付敌人夜袭的一切准备，“客人”却没来，他甚至有些失望。如同准备好一切的主人，望着无人就座的丰盛宴席，暗暗埋怨客人爽约。

夜风吹来，凉意爽人。肖普合上眼，却睡不着，白天咸水湖、礁盘和海滩上的屠杀历历在目。在贝蒂奥，美日颠倒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在瓜岛，美军守，而日军攻；在这里，日军守，而美军攻。角色的颠倒带来结果的变化：在瓜岛，日军伤亡大于美军；而在这里，美军伤亡大于日军。这一切似乎都证明了那个名叫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家的名言：防御是比进攻更有力的一种作战形式。

“营长，睡会儿吧，珊瑚沙比席梦思还要舒坦哩。”查哨回来的莱顿逗趣道。

肖普把士兵分成3批站哨，3个小时一换班，轮流值勤，谨防敌人偷袭。不值勤的士兵，横七竖八地躺在珊瑚沙上酣然入梦，他们苦战了一整天，太累了。

但他却不能睡。战场上，军官是士兵的灵魂，是士兵的支柱。有军官在，士兵就可以不考虑任何问题，只是执行命令；有军官在，士兵就有安全感。在士兵心中，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手到病除的神医、遮蔽炮弹的掩体、探囊取物的魔术师、能带来吉祥的上帝。而军官就不一样，他无人可依靠，只有用自己的智慧与意志，指挥士兵战胜死亡，夺取胜利。

他摇摇头，示意莱顿去休息，他要等待，看看日军究竟想干什么，如果这一夜能平安过去，这次作战就赢定了。贝蒂奥岛无纵深可言，只要站稳脚

跟，胜利就有了把握。

柴崎的激情与无奈

柴崎也没睡。抗登陆日的清晨，朝鲜劳工用血汗浇铸起来的阵地顶住了美国人排山倒海般的轰炸与炮击。即使是最挑剔的军事家，对他在白昼的抗登陆作战也挑不出毛病来。他指挥他那点部队，顶住了美国人潮水般的两栖登陆进攻，从指挥所内，他看到敌人被杀得血流成河，有一股说不出的愉悦与满足。他没参加过瓜达尔卡纳尔岛血战，但他自信眼前的残酷战斗绝不比它逊色，他的名字可以同第 17 军司令百武晴吉中将这样的名将相提并论了。这就足够了！小生意人出身的他，不一直是企盼着自己的武功能与最著名的将军并列吗？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活动。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大的活动天地。名将之所以能成名，就在于他能在战争中把偶然性抓住，消灭和战胜敌人。柴崎想起了拿破仑的一句话：在战争中只有一个有利时机，能抓住这个时机的人，就是天才。

生意人精明的遗传因子又在他的血管中沸腾起来了。敌人虽然夺占了一块登陆场，但立足未稳，如果发动一次夜袭把滩头阵地的美军赶下海，自己的丰功伟业就会更臻于完美，成为皇国军队中一颗最绚丽的将星。纵观近代皇军作战史，何曾有过一位将军能在远离主力的偏僻海岛上、在如此险恶的条件下如此英勇地奋战，并且这种作战的效果足以为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失败血耻，从而彻底打乱美国人的战略反攻时间表？莫说自己人，即使是敌人，也不能不对自己的果敢行动产生一种深深的敬畏。

柴崎越想越激动，得意处竟想抽根烟，可是没找到火，他抬起头，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嘶哑着嗓子喊传令兵找盒火柴。

可是，给他送来火柴的却不是传令兵，而是作战参谋渡边进海军少佐。

“将军，传令兵和司令部的一切勤杂人员都被派往前面守阵地了。”渡边从军用水壶里给柴崎倒了一杯茶，轻声提醒道。

柴崎苦笑一声，想起他早已把身边的人都派光了。清晨以来，各个阵地都报告兵力不足，他把预备队都派上去还不够用，只好把司令部的副官、参谋、传令兵、勤务员、宪兵等组织起来，送到阵地前沿加强防御。

他口渴得很，将渡边送来的茶水一饮而尽。茶是早晨沏的，泡了一天，很苦涩。

他突然感到了自己是多么的孤单，刚才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一下子变得杳无踪迹，如同风暴沉船，突然消失了。

虽然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但他们是不会放弃进攻的。他们身后运转着巨大的工业机器，军舰、飞机、坦克、大炮、卡车、重机枪源源不断地走下机台被运往战场。血肉之躯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如此强大的钢铁巨流。血肉与钢铁的对抗，只是一种无谓的悲壮而已。

“必须趁敌立足未稳之时，将他们赶下海。”他更加坚定了夜袭的决心。他认为自己仅是一名普通军人，只能顾及自己的阵地，管不了整个战争的事情，那是由战略决策者考虑的问题。只要守住这个孤岛，他就是名合格的军人。严酷的现实，悬殊的兵力对比终于使柴崎冷静下来了。

毕竟是高级军官，柴崎学过许多军事理论。他知道克劳塞维茨说过：“攻

击和消灭敌人的本能是战争的真正要素。”如同进攻作战不排斥防御一样，防御战也不排斥进攻。

“少佐，我想组织一次夜袭行动，把美国人从栈桥及其附近的滩头阵地赶到礁湖里。”柴崎抽动一下嘴角，声音有些恶狠。

“长官见地极是，”出身军人世家的渡边是个标准的军人，尽管暗堡内潮热难当，军上衣的扣子却一个不落地扣着。他知道司令官已定下决心，不是在和自己商议，但即便是商议的口吻，他也要建议反突击，因为贝蒂奥大小，小得只要敌人一个冲锋，就会从岛的这边打到那边去。“倘若我们不这样做，等于……”他停住口，没把“束手待毙”说出来。

但是，柴崎明白他后半句话的意思。他的面色严峻，在汽灯的映照下显得发育。他问少佐：“现在我们没有预备队了，你有什么办法抽出一些兵力参加反突击？”

渡边是作战参谋，当然了解岛上的部队情况，他回答道：“一天来，各阵地均遭敌军轰炸炮击，只有岛东部部队损失较小，可从那里抽调部分兵力实施夜袭。”

“你是说松尾敬公大佐的部队？”

“对，松尾大佐防御的阵地不是敌人主要登陆的地段，据说他的部队还基本完整。”

“就这么办，你马上让松尾大佐抽调一个大队实施夜袭作战！”柴崎命令道。

在战争中一切似乎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办起来也是困难的。如果柴崎将命令下达给松尾，松尾接到命令后率部向肖普占领的阵地夜袭，或许形势就不一样了。

但是，这一切都由于一根细小的电话线而永远成为战史学家的推测。

渡边操起身边的电话，不通，又拿起第二部，不通，拿起第三部电话，还是不通，任凭渡边怎样大呼大喊，听筒仍是一片寂静。岛上的日军通信线路早已被美军炮火炸断了，派出去的电话兵非死即伤，有去无回。

柴崎的汗冒了出来，是身冷汗。他万万没有想到最大的纰漏会出在一根细小的电话线上。无法联络，用什么去夜袭？！没有夜袭，怎么会取得这场作战的胜利？！塔拉瓦一旦落入敌手，多米诺骨牌就会一块块倒下，直到日本家门口，怎么能保卫天皇，拯救日本？！不能保卫天皇，拯救日本，还算是名合格的军人吗？！

该死的电话线！

柴崎急得站起身，说道：“别喊了！”他的目光落在渡边脸上，好大一会儿，才不容商量地命令道：“你去，徒步向松尾大佐传达我的命令，无论如何，只要有一口气，也要传达到，让他立即率部发起夜袭，明白吗？”“是！”渡边挺胸接令，推开暗堡侧门欲走。

“回来，”柴崎叫住渡边，望着他那张娃娃脸，忽然产生一股怜悯之情。他还小，仅仅32岁，生活的道路还很长，却要去执行这个很可能一去不复返的任务。柴崎是个冷酷的人，他自己都奇怪为什么此刻会怜悯一名战场上的军人，或许是极度的紧张使他有些神经质了。

柴崎终于镇定了下来，他拍拍渡边的肩膀说道：“拯救皇国的希望全在于此，拜托了，多加小心！”

渡边消失在黑暗中了。柴崎回到暗堡，喝了一口冷茶，又为刚才莫名其

妙的怜悯后悔，怨自己干嘛要这样做，战场上又不是渡边一个人在打仗，虽然渡边年轻的身躯负担着贝蒂奥岛作战参谋的任务，付出了超人的体力和精力，但这只不过是尽一个军人的职责而已。此外，他是军人世家子弟，从军作战是他们祖先的遗产，是他应该做的，甚至应给他一个为天皇陛下死难尽忠的机会。我弃商从军是为改换门庭，疆场效力，博得功名，以慰祖宗；他从军是继承祖业，战死疆场，是份内之事。为什么要怜悯他呢？

想到这里，柴崎一切释然，又把心灵深处的同情从脑海里驱逐得干干净净，代之是两个字：“夜袭！”

他走出暗堡，到后方阵地叫住每一个遇到的官兵：“我是柴崎司令官，听我的命令：立即利用夜色去袭击栈桥附近的敌人，向他们发起进攻，狠狠地打！不要怕一个人作战，黑暗就是你的朋友，渗透到敌人阵地的每一个角落，杀死这群白脸野兽，让美国人尝尝日本人的刺刀。一切都拜托了！”

他不停地重复这句话，听到他命令的人零零散散地去执行这次夜袭作战。于是，战争史上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夜袭行动。

迟到的夜袭命令

渡边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一股浓腥味充塞喉咙，吐出几口痰，夜幕中看着不着痰的颜色，他也不用看就知道是血痰。大学时代，一场肺结核几乎将他打垮。这是个富贵病，每逢着急劳累，都要发作。刚才走得急，老病又犯了。

歇息片刻，他又匆匆赶路。不时有美军的冷枪袭来，打破这宁静的夜色。

将圆来圆的明月，渐渐升到高空，一片透明的云，淡淡地遮住月光。空气中弥漫着热带的潮湿、海洋的咸腥、泥土的清新和淡淡的火药味。

“如果没有战争，应该把奶奶接来，欣赏这异国风情。”渡边有些感慨，他在家乡北海道是领略不到这番景色的。

他生在一个日本人所艳羡的大家庭里，祖上曾随丰田秀吉征战，军功卓著。德川幕府末期，家境衰落，沦为下级武士。明治维新时，祖父参加倒幕派“王政复古”政变，在伏见之役大败幕府军，受到明治天皇嘉勉。父亲大迫尚敏曾任第7师团中将师团长，在日俄战争中，跟随“军神”乃木希典大败俄军。他是父亲的第5个儿子，出生不久，过继给父亲的好友渡边一雄，改姓渡边。渡边也是军人世家，继父曾任海军联合舰队驱逐舰战队少将司令官。

家庭浓郁的尚武风气，培植起他从军的愿望，高中毕业后，就考入海军学院。不料，他患了肺结核病。他本可因此进入后备役。不到战场作战。但是，自幼受的尊皇、武国思想的熏染，强烈促使他“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终于在家族的帮助下。到军队任职。

到贝蒂奥以后，他很快感到自己的精力与体力是那样衰弱。战争是力量的搏击，而他却缺少力量，只是被一种武士的信念支撑着，才得以在这场空前规模的陆海空立体战争中继续留在部队里作战。他抬腕看看表，已走了40分钟，再有一半路程就到了。渡边庆幸自己没遇上什么麻烦，四周只有不知名的虫子吱吱叫着。突然，前面传来一阵声响，有人在走动。渡边赶忙趴在地上隐蔽。等来人走近时，他认清是名日军下士，便站起身询问前面有无情况。下士刚要回答，只听有人大喝：“举手投降！”几道雪亮的手电光柱顺着声音照射过来。顿时，渡边好像掉进了冰窟窿中，心里一阵发寒。“是敌

人！”他懂英语，知道自己碰上了美军巡逻队。原来，艾伦·李火烧鬼子兵、占领栈桥后，即将阵地交给了后来的肖普，自己则把部队分成小群多路，向敌后方阵地渗透，袭击日军通信枢纽和指挥机关。他早就盯上了渡边，见他匆匆一人夜行，猜想是传达什么命令，但仔细琢磨又觉得不像。哪有把少佐军官当传令兵使的？索性擒住讯问一下再说。渡边见美军一齐抢上前来，反倒镇定了。他定睛看着艾伦·李，操着熟练的英语说道：“我是渡边进海军少佐，你是何人，请报上姓名，我想与阁下角斗。”艾伦·李一听，觉得很有趣，这名日本军官很有一点西方骑士的风度。李是一名体育爱好者，拳击、击剑、摔跤和橄榄球都玩得不错，他想与这名瘦小的少佐交交手，玩一玩。他回答说：“我是突击队队长艾伦·李海军上尉，接受阁下挑战，请问怎样角斗，摔跤还是击剑？”渡边回答：“用刀吧，怎样？”“好极了！”艾伦·李拍掌赞同，解下武装带，与枪一起扔给自己的队员，抽出两把双刃匕首，摆个架式，说道：“来吧！”

渡边脑子里飞快地思索着，他哪有心与敌恋战，只是想寻个机会脱身。他慢慢抽出军刀说道：“阁下的兵器是否短了些，即使我赢了也不光彩。”

艾伦·李冷冷一笑道：“别担心，如果阁下能赢得了这把匕首，去留悉听尊便。”他也冒出一股古风，相信自己不会输的。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他就曾用这双匕首干掉了数名操军刀的日军军官。

俩人在月明地里交了锋。艾伦·李执刀斜刺而来，渡边拨开匕首，挥刀劈砍；艾伦·李侧身闪开，双手一分，扬剑再刺，渡边狂喊一声，突然刀路向下，直扑对方腹部。

几个回合下来，渡边已气力不支，连吁带喘，一身臭汗，刀路慢了下来，只能一边招架躲闪，一边寻思如何脱身。

艾伦·李却越斗越勇，闪扑相加，如同老虎扑食，竟想玩够再吃。

渡边脱身不开，心中焦急，刀法大乱，且战且退，被逼至树丛，让一个被炸弹翻起的树根绊倒。他心想这下可完了，只要对方跟上一刺，他就会成为一具僵尸，永远离开这个战乱不已的人世，自己的军旅生涯从此就划上了句号。他无奈地闭上眼睛，等待着死亡的瞬间。

不料，一个空弹壳却使他死里逃生。

艾伦·李见渡边倒了下去，顺势冲过去，情急中踩到一个高射机枪的弹壳，脚下一滑，栽到旁边的弹坑里。

渡边听得声响，睁眼一看，见对方跌倒，瘦小的身躯一下子跃起，回身向远处跑去。

艾伦·李见渡边跑了，又急又气，命令开枪射击。但是，虽然子弹如蝗，黑暗却掩护了渡边，他像受惊的兔子一般在灌木丛中飞窜，直到听不到敌人的枪声，才停了下来。

枪声引来了另一支美军穿插小分队。这回渡边可没那么走运了。

黑格率领一支战斗小分队听到枪声，急忙奔来，发现一名日本军官在狂奔，知道一定与枪声有关。他可不像队长那么天真，打开枪机，顺手射出一梭子弹。刚刚站住的渡边只觉胸口一热，应声倒在地上。

黑格向队员们一挥手，提枪近前搜索。正在这时，附近日军松尾大佐的防御阵地响起了机枪声，狂风般的弹雨逼退了黑格。黑格认为没有必要在此为一个不明死活的敌人纠缠，便率领小分队撤走了。

枪声惊醒了渡边，他知道这是自己人的枪声，这里离松尾大佐的部队很

近了。枪声停后，他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右胸上的枪伤，汩汩流着鲜血。

过了好长时间，他终于走到了松尾的阵地，对上口令，被阵地上的士兵扶进指挥所。见到松尾后，渡边用尽最后气力，断断续续地把柴崎的命令复述一遍，头一歪，死了。

松尾看看表，已是 21 日 4 时。热带夜短，东方已经亮了。

第八章 时来运转勇制敌

夜袭肖普终于把前来夜袭的日军等到了。当时他困乏到极点，上下眼皮打架，靠在掩体胸墙上，睡着了。他觉得自己回到了故乡，那个古老而又焕发生机的海港城市波士顿。塔拉瓦环礁变成了车水马龙的公路，椰树变成了高大的白杨，阵地变成了一幢乡间别墅，那是他的家。妻子正在沐浴，银鱼般的皮肤和着湿润的蒸汽，散着沁人的香味……突然，一声尖厉的呼啸传来，他仿佛听到妻子尖叫道：“空袭！”肖普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一阵地动山摇，整个空间下陷，他一下子惊醒过来。“中校，敌人偷袭！”莱顿跑过来报告。肖普赶忙操起枪，命令道：“准备射击！”旋而，他被眼前出现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夜袭搞楞了。只见零零散散的敌人猫着腰，学着猫叫、蛙鸣，装神弄鬼地冲上来，嘴里还不时用日式英语叫喊：

“哈喽，鬼子兵，我们来给你们送葬来了！”

“怎么样，糖罐里泡大的美国士兵，还想尝尝枪弹的滋味吗？”

“回去吧，夏威夷海滩的姑娘在等着你们，别在这里送死了！”

肖普不禁骂道：“他妈的，日本人在搞什么名堂！”

随着敌人的叫喊声，零乱的枪声打来，却漫无目标，简直是场游戏！根本不是一次有组织的夜袭！

阵地上的美军士兵也被这奇怪的作战弄得哭笑不得，颇有兴致地向前观望，甚至忘记了射击。

原来，柴崎送走渡边，求战心切，便走出暗堡，把能够找到的每一名士兵都叫住，让他们去袭击美军阵地。这些日本兵临时受领任务，在没有指挥官带队，也没有统一号令与统一实施夜袭的时间的情况下，竟像赶集一样，三三两两在路上汇集在一起，简单商量一下，就冲了上来。

日本兵借着美国士兵惊奇观望之机，跳入阵地，嚎叫着杀了过来。几名美军士兵倒下了，美军官兵们这才醒过神来，端枪的端枪，拔匕首的拔匕首，双方搏杀在一起。

莱顿使个勾拳，打倒一名矮小的日本兵，拔出匕首，从那个日本兵的肋骨下方捅了进去，然后顺着刀尖往上挑，割断3根肋骨直刺心脏，顿时血如泉涌，喷了他一身一脸。他看着地上绝望扭动的猎物，想起了屠宰场上的猪，猪被屠宰时也是这番模样。

克莱的腿在白天上陆时被打断了。他坐在掩体内见几名日本兵顺着堑壕摸来，操起卡宾枪，一扣扳机，没响。“坏了！是臭弹！”情急中，他捡起一颗手雷扔了过去，“轰隆”一声，几名日本兵被炸得血肉横飞，一片白花花的液体溅了克莱一脸，他用手一抹，腥乎乎的，是脑浆！

丁恩在和两名日军士兵周旋。他的个头比对方高出一头。他眯着眼，举着手枪，嘴里不停地喊：“过来，过来呀，小杂种！”日本兵呀呀叫着，嘴冒血沫冲了上来，丁恩抬手一枪，击倒一个。另外一个日本兵一楞，挑枪便刺，丁恩轻轻一闪躲过，日本兵扭身又刺，丁恩瞅准机会，又扣扳机，打中对方腹部。日本兵扑倒在地，两眼冒着怒火，说着丁恩听不懂的日语，两手还不停地比划。他竖起大拇指，拍拍自己的胸脯，又竖起小拇指，指着丁恩。丁恩有些奇怪，问他：“你懂英语吗？”

日本兵转而用英语道：“你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两个人拼刺，不许开枪，可是你却用枪打倒了我，这不能说明你比我强，有种的，你别用枪。”

丁恩觉得好笑，什么年月了，还讲究骑士风度，两军对垒，消灭对方为胜，你管我用不用子弹？但是，他不想把这个日本兵杀死，问道：“我的宝贝，愿意进俘虏营吗？”

日本兵的伤口汨汨流血，疼得直咧嘴，摇着脑袋说：“把我杀死吧，我不会做俘虏的！”

丁恩无奈地耸耸肩，说道：“那你只好躺在这里休息吧，让血流尽再跟我说话。”

日本兵“哇”的一声叫着，右手从伤口伸进腹部，抓住肠子，狠命往外一掏，又惨叫一声，断气毙命。

丁恩惊呆了！他实在想不通，世间还有如此不吝惜生命的人。两军交锋，有死有伤，失去抵抗能力成为俘虏，是很平常的事情，有什么丢脸的？别说一名小小的士兵，许多高级将领不也做过俘虏？克劳塞维茨不是做过法国军队的俘虏吗？但那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美军北吕宋防区司令乔纳森·温赖特少将不仍在日本人的俘虏营吗？

丁恩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怎么也解释不通眼前发生的现象。他不了解日本是个用武士道精神统一军队的国家，始终用“尊皇”、“武国”、“征战”、“尽忠”思想奴化官兵，把“杀身成仁”、“绝对服从”作为军人的最高准则。这种用封建武士思想治军的建军特点，使日军在半个多世纪的侵略战争中，表现出极大的野蛮性、疯狂性、顽固性和勇猛性。

冲上阵地的敌人均被打死，没有一个人当俘虏。肖普望着阵地的死尸，仍在想日本人为什么会组织这样一次毫无希望的夜袭？或许这是又一次激烈搏杀的前奏，他脑海里总是排除不掉瓜达尔卡纳尔岛血战的惨状，为夺占亨德森机场，日本人每天晚上都要发动十余次夜袭。想到这里，他睡意全无，命令部下严阵以待，不要因小胜而掉以轻心，同时让莱顿带一些人去栈桥码头上搬运些弹药。

莱顿从码头上搬运了弹药，沿海滩返回。海滩上阵亡美军的尸体还没有搬走，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礁盘附近被日炮打瘫的登陆艇和两栖装甲车像一个怪物，在黑夜中矗立。

突然，一排子弹从礁盘上袭来，几名美军应声倒下。莱顿没料到子弹从海上飞来，还以为是自己人打的。他刚要骂这群人瞎了眼睛，又一排子弹射来，打飞了他的帽子，他吓得赶紧趴在沙上观望。黑暗中，他听出枪声是从那些被打瘫的“怪物”中发出的，伴着枪声隐约有人用日语说话。他这才知道是日本人在伏击他们。

原来，接到柴崎夜袭命令的日本兵，一部分直接向阵地反突击，一部分躲在瘫在海上的登陆艇和两栖装甲车内，袭杀零散美军。

莱顿弄清情况，立即丢掉弹药箱，跑回阵地报告。肖普让他率40余人，逐艇逐车追杀那伙日本兵。

莱顿把这伙敌人消灭完，天色已发亮。这时，岛东部响起了雷鸣般的炮声，开始还是一炮两炮零星地响，最后就分不清点数了。大地受到强烈震撼，仿佛一面无比巨大的鼓被一群巨人擂着似的。原来，黑格没有找到渡边的踪影，被日军火力逼退，越想越不对味。一个少佐干嘛一个人匆匆夜行？干嘛要到岛东部去？他已侦知那里的敌军还很完整。“是去求救兵！”他猛然意识到这点。尼米兹手下的这支突击队，人人勇猛善战，且长于谋划。黑格从渡边想到救兵，从救兵想到夜袭，从夜袭想到肖普阵地的安全。他立即把这

一情况报告给特纳将军。

特纳接到报告，马上命令所有舰炮向岛东部实施隔断射击，封锁松尾大佐部队向红2滩头前进的道路，绝不让敌人的预备队上来。

冰雹般的炮弹在贝蒂奥岛的东部和中部之间构起了一道火墙，把松尾的前进路线严密封死。松尾接到渡边冒死送来的命令本来已晚，又见美军炮火如此猛烈，只得彻底放弃了向肖普阵地突击的企图。肖普终于平安度过了恐怖的一夜。

帅杰将明泥多佛大

黎明的霞光渐渐显露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初升的太阳光焰四射。刹那间，云散雾去，火球腾空，彩霞掩映，水天一色，极为绚丽。

斯普鲁恩斯坐在甲板上，呼吸着略带腥味的潮湿空气，心旷神怡。他睡得很好，这是他历来的习惯。作战前的谋划可以使他彻夜难眠，但是，一旦战斗打响，他就饮食起居正常，无论前方打得如何激烈，也不会影响他的食欲与睡眠。他甚至还会听听德国古典音乐，尼米兹送给他的那部黑色唱机，须臾不离他的身边。因为他相信他的作战计划的完整与填密，也相信他的部下。战斗打响后，他只遵循一个原则：统帅永远不要干涉部下的战术行动。

斯普鲁恩斯已根本不怀疑眼前这次“电流”行动的结局会怎样，熬过贝蒂奥岛的第一个夜晚，他和肖普一样，意识到这次作战赢定了。胜利或迟或早，死人或多或少，塔拉瓦环礁一定会被攻占。他关心的是，夺取这个进军日本本土的“踏脚石”后，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昨晚，尼米兹将军打电话给他，说罗斯福总统正在开罗附近的米纳大厦饭店，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先生、英国首相丘吉尔开会，研讨解决战略上的分歧。

他知道丘吉尔十分难对付。战争爆发几年了，这位英国首相一直不愿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也不想缅甸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从而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他所感兴趣的是地中海，说什么这是“鳄鱼柔软的下腹部”。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抢在俄国人之前出兵巴尔干半岛，在丘吉尔眼里，最危险的敌人似乎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俄国人。当他听说斯大林向科德尔·赫尔国务卿表示苏联正在考虑参加对日作战后，非常担心俄国人在谋求以此换取美国支持开辟第二战场，使俄国军队能在东欧和巴尔干自由行动。据说，丘吉尔想利用这次会议说服罗斯福充分关心地中海，同意他为该战区制定的战略计划。

可是美国会追随他的这个头号盟友吗？尼米兹在电话中说，美国坚决不同意丘吉尔的战略计划，指责英国企图摆脱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所承担的义务，双方都拍了桌子。马歇尔将军听到丘吉尔提出出兵罗得岛并在巴尔干登陆，以便使地中海战火不断的计划时，勃然大怒道：“上帝保佑，我将下达命令，但是一个美国军人也不会到那个海滩去送死！”

会议还在进行，结果未见分晓。斯普鲁恩斯知道，虽然最终英国人会答应美国的战略要求，但是从总统的战略意图来看，他所关心的是欧洲，他要先打败的是由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下士建立起来的极权帝国。亚洲的战事只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别指望在兵力与物资上与欧洲平分秋色，只能凭借现有的力量同日本人作战。

下一步该迈向哪呢？斯普鲁恩斯想起上半年的那次军事会议的发言。他当时反对攻占马绍尔群岛，理由是美军的作战线太长，2200海里的距离是陆基飞机难以达到的，而没有陆基航空兵提供空中掩护，在海洋上作战实在太冒险了。眼下的行动就是那次会议强调尼米兹改变决定的结果。可是，随着塔拉瓦环礁乃至整个吉尔伯特群岛的易手，原来存在的进攻马绍尔群岛的障碍已经没有了，完全可以攻占马绍尔群岛了。攻下马绍尔群岛，向西可攻特鲁克，向西北可攻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关岛，利用塞班岛作基地，我们的B—29型重型轰炸机就能够直飞东京，轰炸日本本土了。

眼下要做的应该是搜集马绍尔群岛的各种情报，总结“电流”作战的经验教训。

想到这里。他让穆尔参谋长接通了希尔的电话。他问道：“部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希尔在“马里兰”号旗舰上，一直注视着战况的发展。“马里兰”号战列舰像一头愤怒的公牛，不停地吼着，把炮弹送上贝蒂奥。超负荷的射击使这艘受过伤的军舰散架般地抖动。

炮击使希尔静不下来，他根本也不想静下来。他不是两栖作战专家，却受领了指挥海军陆战队第2师登陆贝蒂奥岛的任务，感到担子实在不轻。他不会忘记尼米兹在珍珠港说的“海军应全力支援陆战队作战。如果出现哪个海军军官不去支援陆战队登陆作战的事情，我就马上撤他的职”那句话。他不在乎丢官，而在乎丢脸。在美国，正常退役军官受到尊敬，而因读职退役的军官却遭人嘲笑。所以，他经常与朱利安·史密斯研讨战事，朱利安提的建议都会被她首肯，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没有更好的主意，我看就这么办吧！”后来，他曾很坦率地与他人说：“那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使朱利安将军的聪明才智、几乎超人的精力和从不懈怠的干劲得到充分的发挥。我的角色就是为一个两栖作战天才创造条件！”

他们俩的合作关系真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军队的兴登堡与鲁登道夫，德军参谋总长小毛奇挑选了秉性随和而善于处世的兴登堡与野心勃勃、锋芒逼人的鲁登道夫合作，指挥第8集团军取得了坦能堡战役的大捷，扭转了东线的颓势。

除了搞好与朱利安的关系，他还要与霍兰善处。朱利安的第2师是在他的第53特混舰队编成内，但又隶属于霍兰的第5两栖作战军团。指挥关系的复杂，促使希尔不得不下点功夫做好人事工作。好在他性情随和，只要有利于战事，他是从不干涉的。昨天，霍兰让朱利安近岸指挥，征求他意见，他还是那句话：“我没有更好的主意，我看就这么办吧。”

他向斯普鲁恩斯简要汇报了当前的情况，说道：“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陆战队，他们是军中骄子。”

斯普鲁恩斯了解希尔，把希尔放到这个职位就是为了协调好海军舰队与陆战队的关系。他干得不错！斯普鲁恩斯告诉希尔：“你现在的任务是要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与教训，随时把作战遇到的困难、特别是那些事先没有料到的问题搜集起来，分析研究。正在进行的战斗还是放手让他们去干。听说出了些麻烦，告诉朱利安：战争是千变万化的，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像搭起一副脚手架那样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又道：“提醒朱利安，这句话是克劳塞维茨说的，是斯普鲁恩斯用的，效果很好，不妨试试。指挥官的才能之一是

随机应变。”

登陆绿滩

朱利安接到希尔转达的斯普鲁恩斯的忠告，笑了。他懂得战役最高指挥官的意图，他打得高兴，打得得心应手，打得痛快！他相信他很快就会占领塔拉瓦环礁，因为他有一整师勇猛善战的官兵。像斯普鲁恩斯和希尔对他一样，他也十分相信他的部队的作战能力。军事理论与仇恨感本是对不相干的概念，他却把这对概念解释得非常贴切：不懂军事理论的军人充其量是群狩猎者；没有仇恨感的军人充其量仅是仪仗队，中看不中用，而他的部下却两者兼有。他的官兵是由登陆作战的战法训练出来的，现在，日本人的疯狂抵抗，又把他们的仇恨感激发起来。他知道，他的部下在新的一天里要不计任何代价地把一切仇恨投入贝蒂奥，哪怕它是个无底洞，也要把它填满。他的任务是充当教练的角色，指导部下怎样杀敌报仇。

朱利安看见早潮已退去，海滩上布满了被日军射杀的海军陆战队官兵的尸体。这些为理想而阵亡的将士有的手中还握着枪，身子弯曲，完全是中弹后倒下的姿势。许多死者的脸上都沾满了沙土，直挺挺地躺着。

敌人的机枪和火炮仍然在疯狂地拦阻后续梯队的上陆。成千上万的子弹落在水中，激起层层浪花。许多陆战队官兵又中弹倒下。

朱利安感到红色滩头阵地的空间实在太狭小，大批人员和物资已成为日军时火力靶标，继续在那里登陆已无意义，便请示霍兰军长，在岛西部的绿色滩头建立登陆场，重新开辟一条战线。

霍兰很快同意了 this 建议。

9时20分，美军又对贝蒂奥岛恢复了海空轰炸，但是这次轰炸不得不格外小心，因为岛上的美军愈来愈多，并且和日军犬牙交错混在一起，同时也怕损坏岛上机场，攻占贝蒂奥之后，美军还要使用这个机场。即使这样小心，还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肖普他们正在阵地上吃早饭，忽见一架TBF-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俯冲下来，巨大机翼下的白星清晰可见。大家不由向上一望，天哪！227公斤的穿甲炸弹正对着他们掷了下来。肖普脸都吓白了，狂呼一声隐蔽，跳进旁边的一个弹坑。

炸弹正落在他们刚才坐的那个地方，准得不能再准了！

可是，它却没响，原来是颗臭弹。弹头深深地扎在珊瑚沙里，弹尾高高翘在外面，活像一只为躲避风沙而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

肖普爬出弹洞，破口大骂海军航空兵是群瞎眼废物，这名飞行员和这颗不响的炸弹一样是个愚蠢透顶的家伙。

莱顿端着碗走过来，惊魂未定地说道：“我真要感谢生产这颗炸弹的工厂，如果不生产这颗废物，我们就变成废物了。”

炮火延伸射击后，陆战队第8团第1营开始抢滩登陆。美军时来运转，上午的小潮高得反常，潮水达到高潮线以后，连续3个小时没有退下来。各种登陆艇、两栖装甲车一拥而上，冲过礁盘，冒着炮火，一举抢滩成功。在700米的滩头上，登陆部队的兵力和装备一字排开，一个连的谢尔曼坦克钻出登陆艇，隆隆碾向敌军工事，炮兵也抢占阵地，向敌军猛烈射击，没有给日本人任何喘息时间。

朱利安·史密斯亲自督阵指挥这次抢滩上陆。他同炮兵们一起，在沙滩上用手滚着炮车轮胎，在阵地上用望远镜观察射击效果。看见炮弹击中目标，他忘记了自己的身分，像一个球迷为自己的球队叫好一样大声喝彩；一旦发现炮弹打偏，他马上就命令炮兵指挥连重新测距，修正射击诸元。他不停地给炮兵们鼓气：“狠狠打，打胜了，有你们玩的！”

他像一座上足发条的钟，来往于各阵地之间。滩头上热闹非凡，坦克、大炮和各种作战物资源源运来。登陆艇卸空货物后，退出礁盘，返回湖心，从停泊在那里的坦克登陆舰和运输舰上又装上货，往来穿梭。整个登陆场秩序井然。

突然，几艘瘫痪的登陆艇吐出猛烈的火舌，从背后向滩头猛烈射击，滩头顿时一片大乱；敌弹引爆了一些弹药，燃起熊熊大火。

原来，一些日军光着身子潜水爬上这些废艇，把它们作为一个个海上钢铁火力点，从这里射杀美国人。

瘫痪的登陆艇距岸太近，沙滩上的火炮施展不开威力，机枪和步枪等轻武器又无济于事。派人去炸，根本接近不了目标，任何在登陆艇与沙滩之间空旷水际上出现的目标，都会成为日军枪弹的活靶子。

朱利安立即唤来波纳尔的空地联络参谋巴比·迈克尔海军少校：“请你马上叫通波纳尔将军，立刻炸掉那些破艇烂船，它们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迈克尔很快与波纳尔将军联络上了。波纳尔对昨日敌人的顽抗一直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而使海军陆战队遭受了重大伤亡。他要寻找补过的机会。所以，接到请求空中支援的报告，他立即派出鱼雷轰炸机前往绿滩阵地。

不大工夫，数十架美军机群凌空而至，只见它们从空中呼啸俯冲，贴着海面把一颗颗鱼雷送入那几艘废艇烂船，炸得它们四分五裂，上面的日军也全部被送上了天。

海滩上的美军官兵目睹着这次漂亮的空中轰炸表演，欢呼四起。朱利安似乎也忘记了昨天对波纳尔的指责，满意地笑了。

海滩上，又恢复了忙碌。

朱利安见绿滩登陆十分顺利，想到红滩阵地那里去看看。他记起希尔转达的话，斯普鲁恩斯要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这是他到红滩阵地去的主要目的。一天多来，红滩阵地打得最苦，伤亡也最大，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了今后的作战，不能不查一查。他佩服斯普鲁恩斯的指挥才能，尼米兹将军十分有眼力。斯普鲁恩斯有着工程师的缜密思维、战略家的深邃目光。海军中能让朱利安服气的将军不多，斯普鲁恩斯算是一个。塔拉瓦环礁只不过是浩瀚太平洋上星罗棋布岛群中的一个，却使最珍惜性命的美国人死了这么多，如果从这个“踏脚石”打到东京，还不知要死多少人。“斯普鲁恩斯太伟大了！”朱利安想，“他总结作战经验的目的就是要在以后多杀敌人，保存自己。10个日本人的性命也不会比一个美国人值钱。”想着想着，朱利安心中竟升腾起一种美国人的优越感。在朱利安眼里，似乎德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不是全世界爱好正义的人们的共同敌人，而仅仅是美国人的敌人。因为他们损害了美国人在这个星球上的称雄地位。

肖普吃罢早饭即准备组织刚刚登陆的部队向贝蒂奥机场挺进。刚才落下的那颗炸弹使他们虚惊一场，肖普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师长，让海军航空兵和舰炮炮手注意，别再开这种开不得的玩笑。可是，贝蒂奥太小，海空火

力太密，岛上人员太多，很难做到不误伤自己人。不久，又一颗炸弹落在他们的阵地上，这回可没那么幸运了：附近4名士兵3死1伤。

莱顿很轻松地报告道：“还行，这帮杂种，总算长着一双眼睛，炸死的都是黑鬼，伤的那个是白人。”

肖普听后大怒。他欣赏莱顿的作战勇猛作风，但讨厌他的种族主义意识。在舰上那个晚上，他对丁恩和莱顿的争吵只是皱皱眉头，他不满莱顿的观点，但不想弄得不愉快，影响作战行动。想不到莱顿的种族主义观念竟发展到幸灾乐祸的地步，实在难以容忍！

他一把拽住莱顿的衣领，骂道：“蠢货，你说什么？你敢再重复你刚才说过的那句话吗？”

莱顿从来没有见过营长发这么大的火，脸都吓白了，因为他看见肖普的手摸向了枪套。战场上的人愤怒起来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

“不，我……我什么都没说，……”莱顿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只说那个飞行员的眼睛大概又长到屁股上去了。”

肖普铁青着脸说道：“如果你不想死在自己人手里，你就重复一遍：又有3个美国军人阵亡在贝蒂奥岛上！说，蠢货！你应该明白，他们首先是美国人，而不是黑人！这里是战场，不分肤色，只有杀人和被杀，懂吗？”

莱顿一字一板地重复了一遍：“又有3个美国军人阵亡在贝蒂奥岛上！”

话音没落，朱利安到了。他了解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也觉得莱顿太过分了，说道：“虽然我很欣赏你的勇猛作风，但不能不提醒你，如果你继续这样，迟早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莱顿羞愧地低下了头，不敢作声。这时，他听到了丁恩宏亮的嗓音请示道：“部队已整装待发，中校，我等待您的命令，向机场发起进攻。”声音透着舒畅、快慰，但是莱顿听起来，却觉得那样刺耳。

第九章 孤岛落日汤沃雪

机场血战

艾伦·李见渡边如同煮熟的鸭子又从眼皮底下飞跑了，又气又无可奈何，于是他率领他的突击队摸到了贝蒂奥机场外围。

贝蒂奥机场位于岛中央“鸟腹”，3条跑道呈三角形，主跑道东西向，长1800米，斜贯岛中央，如被占领，则贝蒂奥东西两部分将被切断。日军在此防范甚严，跑道四周密布着日军火力工事，把跑道封锁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艾伦·李刚走到机场外的丛林，就被日军发现，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呼啸袭来，把他们全都压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他妈的，狗杂种，还这么厉害！”艾伦·李吐了一口被子弹溅在嘴里的沙子，骂道。但他又无计可施。机场的设计要求规定机场四周不得有任何高大物体，以便飞机起落。所以，机场四周除了低矮的灌木丛外，空空荡荡。没有什么遮蔽物，只有等坦克上来再发起冲击了。

艾伦·李十分烦躁，昨晚的不快仍在心头缠绕。好比一个猎人让已到手的猎物重新跑掉一样，他的心情沮丧极了。热风与弹雨更使他心急似火，恨不能把敌人击倒后一个一个地吃掉。他知道自己的战斗欲望已被日本人的顽固与狡猾激发起来，他现在只想和日本人面对面再搏杀几回。

黑格侧卧在艾伦·李的旁边，调侃道：“头儿，日本人的枪弹逼着让我们休息一下，何必那么累？等坦克上来再说吧。”

艾伦·李唤来报务员，向上级请求火力支援。他对霍兰·史密斯说道：“我的士兵总不能像昨天那样光着身子去挨日本人的枪子，没有火炮和坦克，我只有在这里等待！”

霍兰很了解艾伦·李，知道他的火爆脾气，任何小小的指挥错误都会成为他发脾气的理由，况且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肖普营加速向机场前进。这时，霍兰的心情已轻松许多，有利于美军的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虽然岛上那些阵亡官兵安静地躺在那里，已永远从地面战斗的苦恼中解脱出来，但是美军已成为贝蒂奥的主宰！他现在所担心的是躲在特鲁克的日本联合舰队会旁观到什么时候，几天来，那支挑起太平洋战争的舰队一直没有露面。霍兰并不怕在中途岛海战中伤了元气的联合舰队参战，因为强大的美军舰队完全可以与其对抗并取胜，他所考虑的是本来应该助战的联合舰队却按兵不动，日本人究竟又在搞什么鬼呢？

两个小时后，美军炮兵已开进机场周围，加强给第2师的陆战第1师炮兵营代理营长约翰·埃扎拉海军少校把他的20余门野战炮和榴弹炮一线配置在灌木丛后，粗长的炮管傲慢地向机场扬起，炮手们不停地测距、瞄准、校正……

“开炮——”埃扎拉将手中的红色令旗使劲落下，炮火从炮膛立即喷出，强大的炮声猛烈震荡着四周的一切，那股阵势似乎要把整个机场翻个个。霎时，机场犹如火山喷发，被浓烟和爆炸声吞没。

炮击正在激烈进行，美军坦克也隆隆开来，肖普从坦克跳下来，与艾伦·李合兵一处。他俩早就相识，彼此打个招呼就立即研究攻占机场的计划。

步话机传来埃扎拉的声音：“炮火准备即将结束，可以发起冲击！”

艾伦·李拍拍肖普的肩膀说道：“伙计，我的部下都交给你了，你指挥吧！”

“你呢？”

“我？和士兵一样，冲锋！”艾伦·李凶狠得如同一只在天空中盘旋的美洲秃鹫，两眼死死盯住地上的猎物。

肖普会意地笑了，没有说什么。这时候说什么也没有用，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战场上每一个军人的心都是相通的。

十余辆坦克隆隆地向机场爬去，引来一阵弹雨，打得钢甲噼噼啪啪乱响。坦克开到一个U形交通壕底部，停下来，慢慢转动炮塔，对准日军一个火力点，随着一次又一次地抖动，坦克炮把一发又一发炮弹射进火力点。待硝烟过后，敌人的那个火力点已荡然无存，里面的士兵永远被埋葬在了废墟下面。

这些坦克摧毁一个火力点，又对准了下一个，每一次精彩的射击，都赢得一阵喝彩声。陆战队员过足了瘾，解足了恨，这种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的钢铁战车打敌人的火力点太有用了，比他们背着炸药包炸碉堡可强多了。

肖普见敌人火力减弱，咬牙支撑着自己那条伤腿，一声呐喊，率领陆战队员一跃而起，冲上了跑道边缘，空中回荡着士兵的狂热呐喊。

但是，日军很快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机场上的反坦克炮叫了起来，冲在最前面的两辆美军坦克中弹起火，蓝色的火苗把坦克手逼出车外，有个坦克兵还没来得及跳下坦克，就被随之而来的子弹打死。

后面的坦克打算绕过这两辆中弹坦克继续向前冲击，不料却开进日军反坦克地雷场，又有几辆坦克瘫在那里不能动了。从坦克车底门滚出一个个浑身着火的坦克兵，痛苦地在沙地上翻滚着。

剩下的几辆坦克再不敢横冲直撞了，只见它们在弹坑间徘徊，间或向敌人火力点打几枪，射一阵机枪，可是威力却远不如前。

这时，冲上跑道的陆战队员失去坦克的火力支援，又成为敌人机枪的靶子。不断地有人中弹倒下来。丁恩冲在最前面，蝗虫般密集的子弹射中了他的文书，紧随其后的报务员吓得趴在跑道，上，丁恩骂道：“别趴着，蠢东西，不想死，就冲过去！”他知道，在这空旷的跑道上多呆一秒钟，就会增加一分危险。他以百米赛跑速度第一个冲过主炮道，跳入一个被炮火打塌的交通壕里。

拐了个弯，丁恩和他的几个士兵发现了一个机枪火力点，两名日军士兵把着一挺重机枪疯狂地向外射击，机枪管都打红了，一名士兵找不到水，干脆解下裤带，往钢盔里撒了一泡尿，浇在枪管上，一股尿臊气随热风腾起。

丁恩操起汤姆森冲锋枪，一个点射，机枪顿时哑了，刚才撒尿的那名日军还没来得及系上裤带就被打倒在地，浑身赤裸着死在机枪旁。

陆战队员们纷纷跳入日军阵地，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

挨了肖普一顿臭骂的莱顿，把满肚子的火都撒在了日本人身上。他的拳击术很好，一个人对付得了两三个敌人。他瞅准一个日本兵，使了一个勾拳，直把对方打出三四米远，后脑嘭地一声撞在一根用作工事支柱的椰树干上，又黑又腥的血从他后脑勺中迸溅出来……

这真是漂亮的致命一击！

另外3个日本兵见状，哇啦哇啦嚎叫着一齐抢上来，3把刺刀如银蛇在莱顿眼前飞舞。莱顿镇定自若，不慌不忙，拔出腰间匕首，照准一个日本兵面门飞了过去，那个敌人应声倒地。趁另外两名日本兵一愣神，他又用枪柄

当剑，跨前一步，点断一名日本兵的右膝，再一次狂风扫叶，另一名日本兵手折腰伤，跪地不起。

莱顿上前一脚踏住那个断膝日本兵的胸膛，双手摆开架势，望着敌人，冷冷一笑道：“日本鬼子，还想玩玩吗？”

日本兵仰卧在地，喘着粗气，眼里冒着仇恨，嘴里哇哇大叫，莱顿听不懂日语，但知道他在骂人，一时性起，脚尖用力，将脚下的敌人的肋骨“咯嘣”踏断了两根。日本兵“哎哟——”一声惨叫，昏死了过去。

就在这一刹那间，那个手折腰伤的日本兵举起刺刀朝莱顿刺来，莱顿扭身躲过，顺势抓住那个日本兵的手腕，用尽全力一捏，日本兵惨叫哀嚎，手中的步枪哗啦落地。莱顿恨从胆生，提拳照那名日本兵的眼眶眉梢打过去，登时把那家伙打得仰翻在地，眼珠进出，一命呜呼。

一阵激烈的肉搏之后，美军终于拿下了机场主跑道，阵地上的日军全部战死。

莱顿擦擦脸上的汗和血，在阵地上大声召唤陆战队员抢修工事，以防敌人反扑。他走到丁恩旁边，斗气地看了对方一眼，什么也没说，脑子里又想起上午丁恩当着营长的面说的那句话。

“北方佬，等着瞧，看谁笑到最后！”他心里暗想。

迟疑不援

机场主跑道被美军攻占，等于从贝蒂奥岛的腹部将这个岛子一分为二。

柴崎听到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呆坐在椅子上，半晌无言。他清楚地知道形势的严峻。昨夜反突击的失败就使他感到贝蒂奥乃至整个塔拉瓦如孤城落日，已毫无坚守的希望。他恨美国人，更恨联合舰队至今按兵不动。向特鲁克发去的数次求援告急电，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

其实，日本联合舰队并不是没有反应，而是这种反应很快被强大的美军舰队所粉碎。

山本五十六的继任者古贺峰一海军大将在特鲁克的联合舰队基地接到柴崎的告急电，即研究向塔拉瓦环礁实施增援作战。根据原来的作战预案，倘若美军进攻吉尔伯特群岛，联合舰队一方面要派潜艇部队进至那里作战，一方面还要派快速水上部队进至瑙鲁西北和北方海域，诱敌决战。同时，机动航空队也将参战。但是，古贺对吉尔伯特群岛不感兴趣，认为美军在中太平洋方向反攻作战的可能性不大，眼前发生的情况只不过是美军为了配合在西南太平洋方向实施反攻作战的配合行动，不必大惊小怪，所以只派潜艇部队从腊包尔驶向吉尔伯特群岛支援柴崎抗登陆作战。

海军军令部长永野接到古贺发来的关于塔拉瓦环礁的敌军登陆情况报告，以及联合舰队所采取的作战方针汇报，感到惊讶，认为这个方针与在御前会议制定的加强帝国绝对国防圈的战略方针不符，于是立即电告古贺，按原来作战预案增援塔拉瓦环礁，即派快速水上部队参加作战，同时命令在波纳佩待命的步兵第107联队，准备在塔拉瓦环礁实施反登陆，并严令古贺率联合舰队主力于23日由特鲁克出发，抓住有利战机，与敌舰队进行决战。

古贺接到命令，仍迟疑不决。如果说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创业者的话，那么古贺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守成者。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帅才，仍不免在中途岛一役大伤元气，而他古贺与山本相比，无论从指挥才

干上，还是从手中拥有的兵力上，都逊色不少，怎么敢贸然挺兵到中太平洋与美军舰队决战？万一美军在吉尔伯特群岛虚晃一枪，诱来他的联合舰队主力钻进设好的圈套，再打第二个中途岛之役，他的老本都会赔光的。可是，军令部命令已下，如果拒不执行，他的军旅生涯也就终结了。

左思右想，古贺仍定不下决心，只好唤来参谋长福留繁海军中将商议。

福留原任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部长，中途岛作战前夕，他代表海军军令部在山本司令官的“长门”号旗舰上督战。当时他坚决反对在中太平洋用兵，而主张南下进攻澳大利亚，因为他也认为倘若美军反攻，定会从西南太平洋开始。只是由于山本坚持己见，并得到天皇的支持，才决定进攻中途岛。中途岛作战失利后，他在私下对山本颇有微词。山本死后，他就被调到联合舰队担任参谋长。

福留提出个建议，他说：“永野将军的命令抗拒不得，但是战场风云多变，我们应留有余地，不要倾巢出动，作孤注一掷之举，从而重蹈中途岛战役覆辙。依我之见，先派潜艇部队出击，视情况再定主力出击计划。倘若美军主力确实攻打塔拉瓦，在西南方向只布置警戒兵力，我们可乘其不备，出兵攻之；倘若美军重演中途岛故伎，以塔拉瓦环礁为诱饵，诱使我与之决战，而让其舰载机攻击我们的航空母舰，我则按兵不动，并将情况上报送达东京，永野将军会改变决定的。”

古贺连称好计，遂令第4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海军中将派他的潜艇战队和第22航空战队增援塔拉瓦，联合舰队的主力仍留在特鲁克，暂不出动。

潜艇在水下的航行速度远远慢于水面舰艇，这支由8艘伊型潜艇和1艘吕型潜艇组成的水下部队慢悠悠地离开腊包尔，向吉尔伯特行进。两天的航程阶段，正值塔拉瓦环礁打得热火朝天，血流成河。这支潜艇战队直到22日午后才接近吉尔伯特海域，而此时美军已占领了贝蒂奥大部，柴崎也已战死在他的指挥所内。

22日15时19分，美军“米德”号驱逐舰发现了敌人的潜艇，当即施放深水炸弹将伊35号潜艇炸伤，逼其浮出水面。紧接着，美军“弗拉济尔”号驱逐舰又将其撞翻沉入海底。在美军放下舢板抢救落水日军水手时，一名日本兵竟向美军开枪射击，美军当即还击将其击毙，其余3人被救起。

其余日军潜艇见势不妙，狼奔豕突回撤。当古贺峰一得知美军确实集中兵力攻打贝蒂奥，准备出兵增援时，塔拉瓦环礁已升起了星条旗。他只好放弃了与斯普鲁恩斯决战的计划。

困兽死斗热带的午后，骄阳似火，太阳毫不留情地把人身上的水分挤出来，变成汗珠掉在沙土地里。

与外面相比，柴崎的暗堡却凉爽多了，但这凉爽中又夹着潮湿，显得有些阴森。这个暗堡深入地下数英尺，顶部覆盖着几英尺厚的珊瑚沙。这个地方现在成了柴崎的缩小了的贝蒂奥岛。在这里，只有一部电话总机、一部无线电台和一部通向特鲁克的无线电话机——这是一部播发和接收双关语信号的装置。但是，几个小时前，因遭受美军炮火的袭击，这些通讯设备已无法运转，成了暗堡内的摆设，再不能完成它们的工作了。

自上岛后，柴崎就没有离开过这里，它既是柴崎的司令部，又是柴崎的卧室。暗堡里有一把躺椅、一张桌子、一张折叠式行军床、几个当椅子用的弹药箱。桌上，放着一面镜子，里面镶嵌着他与家人的合影照；墙上，作战地图的旁边挂着一幅油画，是他家乡仙台的秋景，很美，但是在耀眼的汽灯

灯光下变了色调；行军床头，斜倚着一把漂亮的军刀，刀柄上镶着一朵金色樱花。这把室町时代的军刀是柴崎的父亲用重金从一个破落武士手中买来的，它包含着父亲对儿子的全部期望。

暗堡的主人就蜷缩在这种既有生命的渴望、又有死亡的恐惧的环境中，并要在这里走向他人生的尽头。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使正在暗堡中沉思的柴崎惊醒过来，他很快收回目光，恢复了冷漠的尊严。

“将军阁下，美国人已攻占了机场主跑道，正向这里冲杀，我们被包围了。”一名少佐惊慌失措地报告。

正在这时，第7特别陆战队队长管井武男海军中佐满身血污，踉跄跃进暗堡，哀告道：“长官，美国人已冲上阵地，我的1497名部下几乎全部战死，阵地守不住了，赶紧后撤吧。”

柴崎听后大怒，瞪着血红的眼睛，从床头操起军刀，喝骂道：“八嘎牙鲁，你敢乱我军心？！”管井摇摇头说道：“卑职绝无此意，只希望将军体恤士兵性命，暂时后撤，再图良策。”

柴崎怒不可遏，抽出刀，一刀将管井劈倒在地。众人见状，心中大骇。

柴崎擦去溅在脸上的血，抖抖军服上的沙尘，挺直身子问：“敌人现在哪里？”

“已打到阵地上，但是被我们打退了。”

“部队怎么样？”

“伤亡很大。”

“走，去看看！”柴崎率部下来到阵地。

到处都是尸体，从尸体的各种各样的姿势，可以看出肉搏的激烈：有抱着对方腰的、有抱对方头的、有掐住脖子把对方按倒在地上的。

柴崎看到一个下颚被打掉的伤员，淌着口水，吃力地在地上写着什么。近前一看，是《九段坂》。他知道，这是一首民谣，表达的是一个母亲从乡下到靖国神社悼念战死的爱子时的悲伤心情：

从上野，来到九段坂，
心急切，有路亦难辨，
扶孙儿，走了一整天，
看望你，娘的心尖尖。
未入门，泪已扑满面，
征战死，儿魂已升天，
仿佛见，金章挂胸前，
轻叮咛，吾儿莫惦念。

柴崎走过去，蹲在伤员的旁边，轻声问：“想家吗？”

伤兵见是将军，有些惊慌，点点头，马上又摇摇头。

柴崎拍拍他的肩膀，“别怕，我们都一样。你的母亲听到这首歌，会去看你的。”

伤兵泪流满面，在地上写道：“愿与阵地同在，尽忠死难，以报天皇陛下！”

柴崎感动地说：“拜托了！”

巡视完毕，敌人又冲杀上来，柴崎急回暗堡，召集众军官说道：“塔拉瓦之战已到最后的时刻了，诸君打得很好，天皇陛下会知道我们正在为他奋

战。现在，我们已无退路，要用我们的尸骨，垒起一道太平洋之城，以慰圣心，以保帝国大东亚共荣圈！”

他脱去军上衣，赤裸着上身继续说道：“拜托了，诸位。我生性鲁莽，平日对各位关照不够，请多原谅。愿我们在天国再见！”

说罢，他抽出战刀，欲率先冲出暗堡上阵拼杀。但是，众人却呐喊一声，抢在他前面，蜂拥而出。

人很快走空。柴崎最后环视一眼暗堡，想起了什么，走到桌前，从镜子里取下“全家福”，放在裤兜内，回身欲出暗堡，还未走到门口，一股灼热呛人的浓烟扑来，是火焰喷射器！他意识到美国人已打到暗堡前，因为他的部队没有这种武器。

暗堡已被封死，这座炮弹打不烂的指挥所，很快将被步兵攻下，成为他的坟墓。

柴崎举刀劈碎汽灯，暗堡内顿时一片漆黑。他想剖腹自杀，旋而又改变了主意。生意人锱铢必较的精明，演绎成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凶狠念头。他躲在角落里，等待着进入暗堡的猎物，他要在生命终结的最后一刻再度过杀人瘾。

随着一阵汤姆森冲锋枪的弹雨，一名美国兵钻进了暗堡，这是托姆：他端枪猫腰，在黑暗中搜寻。

柴崎没有动。

美国人接二连三地进来了。

“没有人，连个鬼影都见不到，点灯吧。”托姆说道。

柴崎懂英语，在军官学校，他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听懂了对方的话，不等对方点上灯，用英语大喊一声：“来吧，这是你们要找到的鬼影！”

他抡圆军刀，上下飞旋，登时砍倒几个美国士兵。

柴崎突然的凶猛攻击，把美国人吓了一跳。托姆，这个在枪林弹雨中钻出来的陆战队员，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像个草靶子一样倒下了。

柴崎继续挥砍，突然他的刀被另一把刀架住，从力度上，他感觉到这个人绝不是一般士兵，而是精于剑术的高手。

他的感觉没有错。随后进入暗堡的莱顿连长听见一阵惨叫，心知不好，赶忙从地上摸起一把刀，架住了柴崎的军刀，两人在狭小而黑暗的空间拼杀起来。搏斗中，莱顿被地上的尸体绊了一下，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一下撞在墙上，柴崎挥刀迎面砍来，他赶紧低头躲过，手疾眼快拔出匕首，飞了过去。

柴崎只觉右臂一麻，两手发软，差点儿把刀扔掉，但他咬紧牙关，握住刀，拼尽全力，向莱顿劈了过去，相信对手必死无疑。

正在这时，柴崎只觉有人用枪托猛然击中他的腰部，他身子一晃，刀锋偏过莱顿的头部，几乎与此同时，一阵弹雨射来，把他打倒在地。枪声过后，一切趋于平静。

灯点亮了。莱顿爬起来，惊魂未定地问：“谁干的？”

“是我！”丁恩用脚尖踢踢柴崎的尸体，得意洋洋地说：“想不到我打死了塔拉瓦日军最高指挥官。”

平常，莱顿会觉得这句话特别刺耳，现在，他却感到丁恩的话特别亲切。是他所瞧不起的北方佬救了他的命。

“谢谢你！”莱顿说道。

“别客气，都是自家人，谁都会这么干的。你说呢，上尉？”

第十章 犁庭扫闾奏凯歌

怒杀松尾

柴崎战死后，贝蒂奥岛有组织的抵抗集中到了岛东部松尾敬公的防区。

两天的苦战，连实力强大的美军都患了战争恐怖症，一听枪响，士兵们就吓得惊慌失措。可是，败局已定的日军却仍在顽强抵抗，许多奄奄一息的伤兵宁愿自杀也不投降。美军官兵不否认对手的抵抗能力，认为他们已尽到责任，此刻投降并不失体面。在欧美，没有人责备一个失去抵抗能力的人走入敌方战俘营的行为。在他们看来，生命只有一次，为胜利而死才有价值，为不可抗拒的失败而死则徒劳无益。然而，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军官兵却顽固异常，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已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但仍在竭力挣扎。

夜晚又来临了。夜色还要长时间地像柔软的帐幕一般挂在这个战火未熄的孤岛上。天空中的无数颗星星似乎在竞相闪烁着奔向银河，望着它们，仿佛能隐约地感觉到地球在飞快地运行。阵地上的美军盼着黑夜早些过去：黑暗少一分，危险就少一分。

日军果然又发动了夜袭。松尾大佐是柴崎手下军衔最高的军官，柴崎战死后，他接过了贝蒂奥全岛作战的指挥权。说是全岛作战，其实他的指挥权力仅限东部，美军攻占主跑道后，已把这个岛劈成了两半。因此松尾一心想夺回主跑道，打通与岛西部的通道。

日本人像群久居地下的鼯鼠一样钻出工事，从黑暗中向美军阵地冲上来。这群思想已麻木的人，发疯般用地用血肉之躯抵挡着美军的弹雨。

登陆日海滩上的大屠杀完全颠倒了过来，美军成了操刀人。

照明火箭腾空而起，把阵地前沿照得雪亮，日军完全暴露在照明弹下，成了靶标。前面的人被打倒了，后面的踩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向前冲，刺耳的嚎叫声夹着爆豆似的枪声在夜空中回荡。

美军的机枪枪管打红了，弹药手抓起一瓶白兰地，“啪”的一声，打碎瓶口，浇在枪管上，继续射击；一个射手中弹倒下，马上有人推开尸体，继续射击；弹药打完了，很快有人送来新的，继续射击。

日军的死尸像谷个子似地在阵地前堆满了，可他们还在拼死进攻。终于，有几个日本兵扑入美军的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肉搏。疯狂的日本兵杀红了眼：有的冲到美军面前，不等对方做出任何反应，就拉响手榴弹与之同归于尽；有的身上绑着炸药包，哇哇大叫，诱使美军过来，引爆药包；有的日兵见人就刀挑枪刺，混乱中连自己人都不放过；有的扔了步枪，手持战刀，用中世纪的战法白刃格斗……

美军士兵被日本人这种野蛮战法吓呆了，他们在黑夜里狂奔，有的被乱枪射杀。

日军沿着美军阵地缺口不断涌进，形势非常险恶。肖普不断接到敌人越过阵地，向后方渗透的报告，意识到敌人不仅想夺回机场主跑道，而且还要到后方骚扰破坏，从心理上打击美军的战斗意志。

他的预测很快被日军的行动验证了。

距机场主跑道西南 350 米处，是美军的一个战地包扎所，从前方下来的伤员在这里经过简单包扎后再后送到舰上的医院。这里到处是医疗器械和伤

员，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和来苏消毒水味以及伤员的呻吟、咒骂声。医护人员都在紧张操作，包扎、喂药、输血浆，他们根本未意识到一场灾难将要来临。

来自北海道的海军大佐松尾敬公是一名夜战老手，他率几十名脸上和刺刀都涂了焦油的士兵，如一群幽灵，一声不响地窜到美军战地包扎所，呐喊着冲进去，闪电般地劈斩、挑刺。措手不及的美军医护人员和伤员手无寸铁，瞬间，战地包扎所已血流成河，尸首满地。

肖普一面调集预备队去封闭突破口，一面亲率莱顿连紧随松尾之后追杀。他赶到战地包扎所时，松尾已率部离开这里，一片惨不忍睹的情形令肖普怒目圆睁，发誓必报此仇。

他留下几个人抢救重伤员，又率官兵紧追松尾。路上，他的腿伤发作，疼得直咧嘴。莱顿让他下去，肖普摇头拒绝，他要亲手杀了松尾。

这群日本兵很快被美军追上了。松尾发现后有追兵，急忙躲进被摧毁的地堡内顽抗。

肖普派兵把地堡紧紧包围。莱顿问：“是否天亮后发起攻击？”肖普大声叫道：“不，绝不能让这帮狗杂种活到明天，面对被杀死的那些可怜的伤员，让日本人多活一秒钟都是犯罪！”他命令莱顿：“去开辆推土机，掩护士兵冲进地堡！”“好主意，中校！”莱顿兴奋地答应着，很快开来一辆推土机，向地堡冲去。到了地堡跟前，他熟练地降下推土铲，推起一堆珊瑚沙，一下子把地堡的射口给封住了。

地堡内先是一片沉寂，后来隐约传来几声枪响。

“冲进去，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地自杀！”肖普急切地对莱顿喊道，他要亲眼看看这群杀人恶魔临死前是个什么模样。

暗堡内一片漆黑，莱顿打着手电，刚要冲进去便被一排子弹射回，左耳被打伤，血淋淋的。

“受伤了？”肖普跟上前，瞥了他一眼说道。

“受伤了，中校！”莱顿气恼地回答说。

莱顿从一名士兵腰间拔出一颗手雷，顾不得擦去耳边的血，返身将手雷塞进了地堡。“轰隆——”一声爆炸过后，他和肖普冲进地堡，用手电搜索。

肖普用手电光照住一名血肉模糊的日本军官。他还没有断气，仍在呻吟，见手电光柱照在自己的脸上，嘴里又用模糊不清的日语骂着什么，血，从他那被弹片割破的喉咙里不断涌出。

肖普见这个军官满脸凶相，估计是松尾。为证实一下，他找来日语翻译讯问。但对方只是骂，并不正面回答。肖普气恼地让莱顿近前搜身。莱顿从俘虏身上搜出一幅绿色绸布，上书：“杀尽白鬼，尽忠死难！”落款是松尾敬公。

肖普查明敌军官的身分后，想都没想，掏出手枪，对准松尾的脸，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莱顿在旁赶忙说道：“给我留一枪，中校！”

“算了，蹲禁闭由我一个人去，何必搭上你。”肖普又命令道：“把耳朵包一下，天快亮了。”

战场上没有“如果”，只有“必须”

肖普率领美军守住了机场主跑道，迎来了登陆后第三天的黎明。

美军驱逐舰和舰载机从6时15分起对贝蒂奥岛东部的日军阵地实施了猛

烈的轰炸和炮击。经过钢铁暴雨冲刷后的日军阵地已变成一片废墟，什么样的生命能抗得住如此猛烈的炮火？！

炮击轰炸过后，美军发起了冲击。与其说是冲击，不如说是打扫战场，因为阵地上已无四肢健全的守军了。

肖普营在这次“电流”行动中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立了大功。他想从始至终参加这次作战的全过程，因此才从史密斯将军那里“磨”来扫荡东部的任务。

严格地说，此时美军已没有敌人可打了，但莱顿还不放心，每看见一个残堡破洞，就朝里面丢两颗手榴弹或手雷。他后面跟着的一名突击队队员手里提着满满两口袋手榴弹，为他提供“粮食”。

肖普很欣赏莱顿胆大心细的作风。说不定洞内、堡里真还藏着存活的日本兵，要提防这些家伙从他们背后打黑枪。

艾伦·李见此状有些好笑，喊道，“喂！上尉，你这是什么战术？”

“挖老鼠洞！鼯鼠藏得太深，总应该让他们出来兀见太阳。”莱顿打趣道。

大家笑了，边说边走，似乎不是在打仗，而是去参加音乐会。此时，岛上平静多了，除了莱顿投弹的爆炸声，已没有什么声响。仿佛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战斗。

走着走着，艾伦·李发现几个日本兵躺在珊瑚沙上，目光呆滞地望着走近的美军。

艾伦·李走过去，奇怪地问：“喂，你们怎么不自杀呢？”

日本兵似乎没有听懂艾伦·李生硬的日语，脸上毫无表情。

艾伦·李又说道：“你们已经失败了，知道吗？”

日本兵们还是没有反应。

艾伦，李气恼地骂道，“婊子养的，还他妈的牛气，我让——”他欲拔枪杀了他们。

但是，肖普劝住了他，说道，“算了，他们的耳朵被我们的炮火震聋了，听不见你的话，留下他们吧，我们总应该有一些俘虏才对，否则上边又要怀疑我们滥杀战俘，关我们的禁闭了。”

日本兵们被美军抬到担架上送走了。肖普边走边对艾伦·李说：“终于胜利了，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校，我祝贺您的部队的英名将与塔拉瓦共存！”

“谢谢，但愿今后再打这样的环礁能少死点人。”肖普说道：“这次作战的教训太多了，盲目轻敌是兵家大忌，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犯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犯的同样错误，以致遭受到日军在瓜岛作战中遭受的同样伤亡。我们还没上岛，日本人就在这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地狱，可我们却毫无觉察，满不在乎。彼纳尔吹大牛、特纳把潮水记错了、师长忽视了电台、希尔舰炮支援不力等，诸如此类的错误帮助了我们的敌人。尚若不犯上述错误，我们很多好小伙子现在很可能仍同我们在一起。”

艾伦·李劝说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打赢了。战争只有输赢，没有‘如果’。历史上因‘如果’而产生的遗憾太多了，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过去的‘如果’变成将来的‘必须’，一直打到东京。”

肖普点点头：“只要能汲取教训，美国军人的血就不会白流。战场上的遗憾应该消灭在下一次作战之前，但愿我们的将军能和我们一样有此共识。”

他们很快走到贝蒂奥岛的尽头，看到了海洋。胜利了！美军士兵高兴得欢呼雀跃，举起手中的汤姆森冲锋枪，欢快地向天空射击。枪声惊动了沙滩上觅食的海鸟，它们扑啦啦拍打着翅膀，向海洋飞去。

“中校，掩埋队来了！”莱顿走过来报告。

肖普转身看见一辆巨大的推土机挖着一道一米深的笔直壕沟，掩埋队员把一具具美军官兵尸体排列在沟里，沟旁站着随军牧师，准备为死去的陆战队官兵祈祷。

“全体整队，向阵亡将士志哀。”肖普命令说。

各连士兵从海岛的各个地方聚集过来，神情庄重地向阵亡者致敬。肖普听着牧师的祈祷，心中在想：攻一个塔拉瓦就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打到东京，还不知要有多少人死在太平洋上！

热泪，洒在国旗下

11月24日清晨，斯普鲁恩斯、特纳、希尔、霍兰、朱利安等一大批将军登上了塔拉瓦环礁，视察了战场。将军们被在这个面积仅有290英亩的小岛上发生过的残酷战斗震惊了，霍兰将军下岛后追忆道：

我想象不出来他们是如何攻占塔拉瓦的。这是我所见到过的防御最完备的岛屿。昨天我走过战士们跟前，看见他们变苍老了，似乎比他们的义辈还要老。肮脏、满脸胡子、面容憔悴、两眼无光。他们经受住这场严峻考验而活下来了，但是心灵上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还活着，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消极的、因死里逃生而感到宽慰的神情。

13时10分，美军在贝蒂奥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斯普鲁恩斯宣布：“今天，随着拉尔夫·史密斯将军指挥的第27步兵师占领马金岛和阿巴马马岛，‘电流，行动已胜利结束！美利坚台众国的军人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为进攻东京在太平洋上铺上了一块踏脚石，罗斯福总统欣闻此讯，让我向参战的全体将士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并向你们颁发勋章……”

官兵们含着热泪听着将军的致词。将军们手拿打印好的名单，点着上面的名字颁发勋章和奖章。

最后，还剩下2999枚勋章，它们是授给在贝蒂奥岛上阵亡的988名官兵和受伤的2011名官兵的。

“升旗——”

随着一阵嘹亮的军号，海军陆战队第2师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星条旗》，这首诞生于第二次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又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空回荡……

授勋仪式刚结束，斯普鲁恩斯便接到尼米兹的来电：他要来塔拉瓦视察。斯普鲁恩斯立即回电建议尼米兹推迟行期，因为岛上还在清剿残余敌人；机场尚未修复，还不能起落大型飞机；死尸还没来得及掩埋。

但是，尼米兹没有听从劝阻，亲率中太平洋战区陆军部队司令罗伯特·里查森中将、航母特混编队司令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少将以及负责总结塔拉瓦环礁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雷德曼海军上校，在富纳富提岛换乘陆基航空兵司令约翰·胡佛海军少将提供的海军陆战队战斗机飞赴塔拉瓦环礁。

贝蒂奥机场正在平整和加长跑道，一时还降落不了，因此，尼米兹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近一个小时。他从空中看见小小的贝蒂奥好像一个乱石堆，

高大的柳树和棕榈树干已被烧焦炸烂，枝叶荡然无存。

飞机终于降落了，机门一打开，尼米兹一行就闻到了一股尸体腐烂的恶臭味。他顾不上寒暄，就问前来迎接的斯普鲁恩斯将军美军的伤亡情况。

斯普鲁恩斯沉痛地报告了详情。尼米兹又问日军伤亡情况，斯普鲁恩斯说：“日军被击毙 4690 人，仅有 117 人被俘，另外还俘获了 4836 名非日籍劳工。”

“难道没有受伤的日军？”尼米兹问。

“没有，受伤的日军都自杀了。”

尼米兹紧绷嘴角：“真是一个野蛮而残酷的对手。”

视察中，他们看见在废墟间到处是尸体和残肢，掩埋队只把美军的尸体掩埋了。尼米兹踢到一只鞋子，竟发现里面有一只脚。尼米兹轻声地叹道：“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死亡的味道，队来没有闻到过的味道。”

途经一个水淹过半的工事时，尼米兹又看见里面约有 15 具半烧焦的日军尸体。朱利安介绍说：“这里面藏着一名活着的日本兵，昨天，或许饥渴难忍，他钻出工事用机枪扫射，被我们当场击毙。”

尼米兹嘱咐道：“一定要清剿干净残敌，不要让我们的士兵在胜利后死去。”接着他又说道：“我要见见我们英勇的官兵。”

斯普鲁恩斯把准备好的第一批参加接见的陆战队员的姓名、军衔、职务表递过来，说道：“他们都在等您呢！”

尼米兹在斯普鲁恩斯的陪同下，来到下榻营帐前，看到肖普营与艾伦·李突击队正列队等待接见。他们身上还留着战斗的痕迹：衣衫褴褛，眼眶下陷，满脸胡须，疲惫不堪。一名陆战队士兵手中的军旗被弹片撕得网丝缕缕，上面还沾着发黑的血污。

尼米兹眼睛涌出了泪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他走到那面军旗前，捧起旗角，轻轻地吻着。

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颗颗热泪落在美军官兵热血洒遍的黄沙上。

尼米兹站在队伍前面，庄重地把手举到帽檐，向肖普营、艾伦·李突击队、向所有的参战官兵，致以美国海军上将的敬礼！

第二部 白星逐日——菲律宾之战

马骏 著

主要人物表

富兰克林·罗斯福 美国总统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五星上将
乔治·马歇尔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
欧内斯特·金 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五星上将
切斯特·尼米兹 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海军五星上将
理查德·萨瑟兰 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参谋长海军少将
苏克·麦克莫里斯 美军太平洋战区参谋长海军少将
托马斯·金凯德 美海军第7舰队司令海军中将
威廉·哈尔西 美海军第3舰队司令海军中将
乔治·肯尼 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空军司令中将
沃尔特·克鲁格 美军第6集团军司令中将
罗伯特·艾克尔伯格 美军事3集团军司令中将
杰西·奥尔登多夫 苏里高海战美军指挥官海军少将
克利夫顿·斯普拉格 美海军护航航母舰队特混大队司令海军少将
裕仁 日本天皇
东条英机 日本前首相、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
小矶国昭 日本首相
岸信介 日本军需次大臣，后任商工大臣
米内光政 日本海军大臣海军大将
梅津美治郎 日军参谋总长陆军大将
及川古治郎 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海军大将
寺内寿一 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官元帅
丰田副武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大将
栗田健男 日本海军第1游击部队司令官海军中将
小泽治三郎 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海军中将
志摩清英 日本海军第2游击部队司令官海军中将
西村祥治 日本海军栗田分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
山下奉文 日军第14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
铃木宗作 日军第35军司令官陆军中将
牧野四郎 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
片冈薰 日军第1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

引子

1942年3月11日傍晚。马尼拉湾一军用码头。

暮色好像悬浮在浊流中的泥沙，在静止的时候渐渐沉淀下来。海面升起蓝色的雾，一团团地缭绕在停泊在码头的军舰上和士兵的脚边。

一位身材高大、面色凝重的军人，在一群卫兵的簇拥下来到了码头，准备登上41号鱼雷快艇。刚要登艇，这位军人又停下脚步，回身向马尼拉市区望去。他戴着一副黑色墨镜，随行人员看不到他的眼睛，但那张凝重的脸，却透出悲壮与无奈。

他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远东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将。此时，也将被迫离开他与他的父亲老麦克阿瑟相继统治数十年之久的菲律宾，回到他不愿去的后方。

他太留恋这个东方岛国了。他永远不会忘记，1899年，正当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西点军校时，他的父亲率一旅美军击败西班牙军队，攻占马尼拉，出任美国驻菲总督兼武装部队司令，开创了他们父子两代人统治菲律宾的历史。1903年，麦克阿瑟从西点军校毕业后就到驻菲美军工兵营服役。1922年，他离开西点军校校长的职位，回到阔别18年的菲律宾，就任马尼拉军区司令。1928年，他又担任了驻菲美军司令。他曾回忆道：“没有什么任命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了。”

他不愿离开这个岛国，殖民统治使他对美国在亚洲的这块殖民地产生一种畸形的爱，为此他甚至不惜辞去美国陆军参谋长一职，而到菲律宾当军事顾问。

但是，日本燃起的太平洋战争的战火，却把他赶出了菲律宾。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空袭驻菲美空军克拉克机场，10分钟内，美军在菲律宾的空中力量竟被摧毁大半。12月22日，日军在仁牙因湾登陆，日美两军鏖兵激战。麦克阿瑟向国内告急，请求增援。然而，罗斯福总统奉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将主要兵力用于在欧洲打败希特勒，没有多余兵力支援菲律宾。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回电麦克阿瑟，国内爱莫能助，让他好自为之。

麦克阿瑟气得暴跳如雷，大骂白宫那群混蛋把他给出卖了，可又无可奈何，只得决意死守菲律宾。他找出父亲遗赠给他的科尔特45型小手枪，准备在最后关头自杀。

但是，正在他酣战之际，华盛顿突然来了一纸电文，让他带家眷撤出菲律宾，到澳大利亚担任新职。他大为恼怒，回电拒绝：“我和我的家庭将与守岛部队共存亡。”

然而，2月22日，罗斯福总统亲自致电麦克阿瑟，命令他立即启程。起初他还不想离开，甚至想辞去所有职务，而作为一名志愿人员加入守军抗敌。可是，他的部下竭力劝他服从命令，暂时离开菲律宾，待来日再与日本人争雌雄，论短长。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只得含愤离开战火纷飞的菲律宾。

临行前，他把最后一包香烟和两瓶刮胡膏送给接替他职务的乔纳森·温赖特少将，沉痛地说道：“如果我能到达澳大利亚，我会很快回来的，一定会多带些东西回来。在此期间，你要守住，愿上帝保佑美利坚！”

“将军阁下，上船吧！”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少将轻声提醒道。望着麦克阿瑟苍白而憔悴的面容，他知道他心中很难受，不知怎样才能安慰自己

的上司。

麦克阿瑟终于登上了快艇，在黑夜的掩护下，向南驶去。堂堂一名美军中将，只带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参谋长、副官、保姆等数人离开了菲律宾。

3月13日7时，他抵达棉兰老岛卡加延港；17日凌晨，从棉兰老岛德尔蒙特机场乘B—17型轰炸机飞往澳大利亚。抵达巴特勒机场后，一架美军C—47型运输机又把他送往澳大利亚的中部城市阿利斯斯普林斯，从那里再乘火车赴墨尔本。途经澳大利亚南部的阿得雷德车站时，闻讯而来的记者要求他发表点对时局的看法。麦克阿瑟略一思忖，向记者们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就我所知，美国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防线，从利雷希事岛来到澳大利亚，目的是组织对日本的进攻，其中主要目标之一是援救菲律宾。我出来了，但我还要回去！

这篇恺撒式的讲话，很快被记者传了出去，成为美国军事史上的一句名言。“我还要回去”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反法西斯力量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它被写在海岸沙滩上，它被涂抹在村镇的墙壁上，它被打印在邮件上，它在教堂的走廊中被人低声辗转相告，它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口号。

在麦克阿瑟心中，“我还要回去”更是一种崇高的信念和目标，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这个诺言。

两年后，实现这一诺言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第一章 怒火燃烧欲挂帅

目标

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组建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司令部。任职命令是 1942 年 4 月 18 日下达的，上任后，他就把司令部设在墨尔本的孟席斯饭店。他的辖区包括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

他深知信念的力量。为了打回菲律宾，他起用的高级参谋都是从菲律宾撤出来的旧部。他要让这些人为他出谋划策，实现他的誓言。他相信他们，因为他们与他一样有着同样的信念。

就在他走马上任之时，传来温赖特率驻菲万余美军被迫投降的消息。麦克阿瑟闻讯哭了。他赞颂守军的英勇：“它把它自己的墓志铭刻在了敌人的墓碑上。但是，透过它那响彻云霄的最后炮声和血色迷雾，我仿佛总是看见那些意志坚强、面容憔悴、无所畏惧的人们的形象。”那些难忘的形象使他对敌人充满了深仇大恨，驱使他要为死去的官兵复仇，激励他加倍努力地指挥作战。

麦克阿瑟要把太平洋变成日本鬼子的墓场，他要亲自统帅太平洋上的所有盟军，把日本强盗牢牢地钉死在富士山下的墓碑上。

所以，他特别注意掌握太平洋战场上的统一指挥权。当他得知统帅部已决定把太平洋战场分成两个独立的战区，他只担任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的消息时，十分气愤，认为他遭到华盛顿一伙有权势的人的反对，他们对世界战略和太平洋战略的考虑都受到偏见的影响。他责骂海军部是“一个阴谋集团”，正是这个小集团未能使他担任太平洋的最高统帅。他进而得出结论说：“我麦克阿瑟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在前线，而是在我背后的华盛顿。”

中途岛海战后，即太平洋战争刚刚进行了半年时，美国的决策者们就在考虑战略反攻问题了。麦克阿瑟是主张进攻的急先锋，他在中途岛大捷后没几天就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即集结盟军的陆、海、空力量，直接对腊包尔实施大举进攻。他这个计划的重要基点之一就是不甘心海军走在他前面。他想把太平洋战争的统一指挥权抓到手。

但是，他的计划理所当然地遭到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的反对。金认为腊包尔不是敌人防御薄弱的防区，因此美军必须在拿下所罗门群岛后才能攻取腊包尔。同时，金上将还认为，由于包括海军陆战队、航空母舰、运输舰及大部分支援舰只在内的参战部队只能来自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战区，因此，所罗门群岛作战的指挥权应由尼米兹掌握，而麦克阿瑟的陆军将在攻占这些岛屿之后担任守备任务。

麦克阿瑟知道此事后大为恼火：所罗门群岛和腊包尔均在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干嘛让海军指挥！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海军把他的陆军降到了支援部队的位置。所以，他坚持要求在他战区内的作战部队，都应由他指挥。6 月 28 日，他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说：“显而易见，海军想担任太平洋战争的总指挥，而把陆军降到了次要地位。我不能容忍海军任意摆布陆军，不能听任海军指挥我的陆军！”

这封电报引起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重视。陆海并重还是陆主海从，历来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况且是在战争时期，解决不好会影响整个战局的进程。马

歇尔立即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如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找出一条折衷办法。为了解决海军在麦克阿瑟辖区内行使最高指挥权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了一条沿东经 159 度向北到赤道的南北分界线，把包括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在内的东所罗门群岛划入南太平洋战区。整个反攻作战构成一个钳形攻势，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为一号任务，攻占图拉吉岛、圣克鲁斯群岛及其附近岛屿，发起攻击的时间为 8 月 1 日，由海军上将尼米兹负责实施；第二步为二号任务，攻占包括莱城、萨拉莫阿在内的新几内亚东北海岸及所罗门群岛中的其他岛屿；第三步为三号任务，进攻新下列颠岛，夺取腊包尔。二、三号任务均由麦克阿瑟负责实施。

麦克阿瑟这才平息怒火，因为根据这项计划，重头戏和压轴戏都是由他来唱，而攻占图拉吉岛只不过是唾手可得的开场戏，不会影响他沿太平洋西南部向菲律宾进攻的目标。

8 月 25 日，他指挥澳大利亚第 7 师在莫尔兹比港右翼的米尔恩湾与日军展开激战，奋战 10 天，大败日军南海支队司令掘井富太郎少将的部队，取得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第一次陆上胜利。

这次胜利使得麦克阿瑟踌躇满志，认为反攻时刻已经到来，命令司令部制定了一项进攻新几内亚的计划。这个计划由 3 条进攻轴线组成：一条轴线沿科科达小道与敌人正面交锋；一条轴线从莫尔兹比港的东面翻越欧文·斯坦利岭，来一个大迂回，从背后袭击日军，同时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一条轴线从米尔恩湾沿巴布亚北岸向布纳实施侧击。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日军连连溃败。11 月 6 日，麦克阿瑟将司令部迁到莫尔兹比港，亲自督战，再次大败日军，敌人司令官堀井也在溃逃途中坠河毙命。11 月 16 日，他指挥美澳联军向布纳—戈纳一线日军发起总攻，经过殊死奋战，终于在 1943 年 1 月 3 日攻占了布纳，结束了这次巴布亚战役。他长吁一口气，欣慰地说道：“在菲律宾阵亡的将士今晚可以安息了。”

巴布亚战役后，麦克阿瑟精神更加振奋，一扫自菲律宾撤出以后的抑郁心情，开始思考下一步进攻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作战行动。

1943 年夏，他的战区已有 14 个澳大利亚师和 3 个美国师，海军统编为第 7 舰队，拥有各种舰船数百艘，各种作战飞机 1400 架。6 月 30 日，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新几内亚方向发起进攻，向西北推进，为收复菲律宾开辟通路”的指令，他指挥第 7 舰队支援美澳联军，发起代号为“车轮”的战役，分别在萨拉莫阿以南的那索湾和新几内亚东南的吴德拉克岛、基里怀纳岛登陆。在那索湾登陆的盟军随即向萨拉莫阿的日军发动进攻，至 8 月中旬，将日军约 6000 人赶出市区。9 月 4 日，澳大利亚第 4 师、美国第 41 师一部在莱城以东海岸登陆，在第 503 空降团的配合下，从东西两个方向向荣城进攻，日本守军 19000 人放弃该城，逃往北部山区。盟军肃清残敌后乘胜推进，于 9 月 22 日又在芬奇哈芬以北登陆，经过激烈战斗，于 10 月 2 日攻占该地域。日军伤亡惨重，加之弹药、给养几乎断绝，被迫向西北马丹地区逃窜。与此同时，美澳联军又在新不列颠岛登陆，将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防线撕开一个又一个口子，完全包围了腊包尔。麦克阿瑟进军菲律宾的道路已经打开了。

然而，就在这位昔日败走马尼拉的将军要重返菲律宾时，却传来反攻的主线将放在中太平洋的消息。

争权

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会议，研究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决定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实施两路并进的作战方针。根据这个方针，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部队将沿新几内亚北海岸推进，从棉兰老岛进入菲律宾；而尼米兹的中太平洋战区的部队将攻占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诸群岛。两路进攻部队将在吕宋—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圈内汇合，从那里可以轰炸、封锁、在必要时也可北上进攻日本。

麦克阿瑟起初没有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尼米兹的部队攻占马绍尔群岛不仅可以隔断日军对西南太平洋战区与美国本土之间交通线的联系，而且还可以牵制日军对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可能形成的干扰。但是，当他闻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把中太平洋战区作为进攻日本的主轴的动议，马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原来，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就对马歇尔说：“这次首脑会议解决了盟军从哪条路线进攻柏林的问题，但是没有决定从哪条路线进攻东京。从战局发展来看，出兵日本本土诸岛可能是不必要的，因为通过海上和空中封锁，再加上从前线基地对日本本土进行密集轰炸就可以打败日本。这就需要在太平洋的塞班岛、关岛等建立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你告诉尼米兹，让他加快在中太平洋上的进攻步伐。”

马歇尔见总统要把中太平洋方向的作战放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首位，马上想起桀骜不驯的麦克阿瑟，担心这位难对付的将军不同意这个设想。

罗斯福也了解麦克阿瑟的为人，他对马歇尔说道：“我想让你去亚洲跑一趟，一定要说服他同意我的主张，至少也要两条战线平分秋色，绝不能以他那条进攻轴线为主。告诉麦克阿瑟将军，这是战略的需要。”

麦克阿瑟给了马歇尔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他听说马歇尔要来西南太平洋战区视察，知道马歇尔一定要说服他同意以中太平洋为主要进攻方向，因此，他借口去阿拉维指挥那里的战事，没有去莫尔兹比港迎接马歇尔。

1943年12月13日，马歇尔风尘仆仆地从欧洲飞到莫尔兹比港，一下飞机见到的不是麦克阿瑟，而是在第5航空队司令乔治·肯尼少将，便明白这是麦克阿瑟在借机发泄。可是，为了完成总统交给他的使命，马歇尔没有计较麦克阿瑟的无礼，而主动到设在古德伊夫堡的美军第6集团军司令部去会晤麦克阿瑟。

这是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的一次会晤。俩人坦率地长谈了关于太平洋战场的作战问题。

会谈一开始，麦克阿瑟就抱怨他的战区获得的兵力补充和作战物资补给都很少，却承担了太平洋战场上的主要作战任务，因此要求增加援助。

马歇尔耸耸肩膀，表示理解，但却无能为力。麦克阿瑟说：“金海军上将认为太平洋是海军的领地，似乎把太平洋的作战计划视作他私人的战事。显然，他觉得要挽回在珍珠港不幸事件中海军的面子，唯一的途径是要在一场海战中战胜日本。为此，金将军才不顾一切地拒绝将任何一支舰队置于非海军军官的指挥之下，但又主张海军军官有资格统帅陆军和空军。这简直是狭隘短浅的行为！”

马歇尔提醒道：“不要对海军抱有偏见。”

“不，这不是偏见，而是事实！”麦克阿瑟情绪又上来了。他抽了一口

烟又说道：“海军不仅气度狭隘，而且作战能力不如陆军。塔拉瓦环礁登陆战造成的无畏牺牲，足以说明只有在陆军建立陆基航空兵形成保护网之后，海军才能发挥作用。遗憾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海军一直没有这样做。我知道总统就是个海军派，您应该说服他，不要再让海军的无知继续造成悲剧。”

说着，麦克阿瑟起身走到作战地图前，拿起一恨竹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介绍说：“自今年6月起，我的部队在实施‘车轮’战役中，连陷新几内亚的菜城、萨拉莫阿、芬奇哈芬等重镇，继续沿新几内亚西北海岸推进。按照计划，我的士兵即将在新不列颠岛登陆，他们将把13万日军围困在孤城腊包尔。这样，进军菲律宾的通路已经完全打开。难道不应以西南太平洋方向为主轴进攻线吗？”

马歇尔被麦克阿瑟这番话打动了。他思考了一会儿说道：“这倒不妨试一试：你继续沿新几内亚西北海岸向前推进，从南部棉兰老岛攻进菲律宾；尼米兹将军继续沿着原来路线，攻取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你们两路在吕宋—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圈会合后，再合兵一处进攻日本本土。”

马歇尔只能让两条战线平分秋色。他虽然没有按罗斯福的意图说服麦克阿瑟，但是也没答应麦克阿瑟以他为主的意见。

麦克阿瑟见马歇尔虽未同意以西南太平洋方向为主轴进攻线，但争取到了两路并重的允诺，也算高兴。他想，这样也好，比比看，究竟谁先到达那个三角圈内。

他对马歇尔又强调道：“我再说一遍，在我的战区内没有遭到类似海军的损失，海军和空军找不到比我更有力的支持者和鼓励者。毫不夸张地说，我感到奇怪，我们竟然听任军种之间的倾轧或个人野心妨碍战争进程。我的海军部队是最忠诚、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与我的海军将领合作得很好，另外，为了更有力打击敌人，加快战争步伐，保证统一指挥，我愿接受一个次要的职位。”

麦克阿瑟声称为实现统一指挥而宁愿接受一个次要职位，很难说是他的心里话。果然，几天之后，他又借机挑起了陆主海从的争论。

1944年1月中旬，陆军部特使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准将奉命到西南太平洋战区视察。麦克阿瑟写了一份报告，让奥斯本带给亨利·史汀生部长，并由史汀生转呈罗斯福。报告中，他大肆吹嘘自己保存实力、扼制敌人的优点。他说，只要他拥有太平洋海、陆军部队和武器装备的指挥权，他就有信心使他的部队在年底攻占棉兰老岛。报告中有段话明显透着他要从海军手中抢过指挥权的意图：

如能正确指挥，太平洋的现有兵力已经足够了，我现在只需要指挥权。……我不想指挥海军，但必须管制他们的战略，并能在向菲律宾群岛挺进的艰难跋涉中，必要时要求海军助一臂之力。在这以后，才有海军的任务。海军的这些正面进攻，如塔拉瓦环礁之战，是可悲的，造成了无谓的牺牲。……海军对太平洋战略缺乏了解，不承认第一步应由陆军建立陆基航空兵保护网后，海军才能投入战斗……罗斯福先生是海军派，史汀生先生应当同他谈谈，应当说服他。把太平洋战争的中心指挥权交给我，我保证在10个月年拿下菲律宾。

这份报告传开后引起了海军的震怒。许多海军将领纷纷责骂麦克阿瑟不

知羞耻，狂妄至极。金上将忿忿说道：“一个丢城失地的将军竟有脸羞辱海军。塔拉瓦之战即使伤亡大了一些，毕竟赢了，而麦克阿瑟丢失的地区却还在日本人的魔掌下，温赖特以及近万名美军官兵还被囚禁在敌人的战俘营中。”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麦克阿瑟做得太过分了，伤害了海军的感情。所以，对他的报告中阐述的意见报以极其冷淡的态度，根本没有回复什么意见，而继续坚持两路并重的作战方针。

然而，尼米兹这时却突然提出了一路作战的方针，支持麦克阿瑟为主攻方向的统帅。马歇尔闻知大为惊讶。

相让

原来，尼米兹听说麦克阿瑟为了早日打回菲律宾，争得太平洋战场的主攻统帅权，竟大肆贬低海军，心中也很恼火，认为麦克阿瑟简直成了个卑鄙小人。但是，他觉得麦克阿瑟的某些观点也不无道理。应该承认，塔拉瓦一战之所以造成较大伤亡，超出陆基航空兵支援范围是个重要原因。鉴于这个教训，他不愿打马里亚纳群岛。他认为，马里亚纳群岛距日本硫磺岛、冲绳岛、塞班岛很近，日军从那里起飞的中型轰炸机完全可以轰炸拦阻攻取马里亚纳群岛的美军，而攻取马里亚纳群岛的美军却得不到陆基航空军的支援。毫无疑问，进攻马里亚纳群岛会碰到进攻吉尔伯特群岛同样的问题。尼米兹认为，攻取仅2英里长的贝蒂奥就付出千余人生命的代价，那么倘若进攻多山、崎岖、远比贝蒂奥岛大得多的马里亚纳群岛，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莫不如绕过中太平洋日军防御坚固的群岛，向阿德米勒尔提群岛、贝劳群岛和菲律宾方向挺进。

因此，尼米兹顺水推舟，把自己的意图电告不择手段争夺太平洋战场统帅权的麦克阿瑟，请他派人到珍珠港共商下一步作战方针。

麦克阿瑟十分高兴，立即委派萨瑟兰、肯尼和海军司令托马斯·金凯德海军中将赴珍珠港。

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代表从会议一开始，态度就咄咄逼人。

在1944年1月27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发言道：“麦克阿瑟将军对于贵部所取得的惊人胜利表示祝贺，但是他还让我提醒尼米兹将军，不要忘记我们美国人的价值观。”

尼米兹的参谋长苏克·麦克莫里斯海军少将不解地问道：“将军此话有何意图？可以说得明白些。”

萨瑟兰道：“美国人的价值观重视的是人的生命，而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东方人那种寸土必争的观念在美国是行不通的。这就使人们不能不提起塔拉瓦血战中美军士兵付出的惨重代价，要知道，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无谓的牺牲。”

尼米兹听到萨瑟兰提起塔拉瓦之战，心中虽然不快，但因是事实，故而未显露出来，只是说道：“您有什么看法，尽可说出来。”

萨瑟兰暗自佩服尼米兹的大度，对自己刚才的借题发挥有些懊悔，但他又不想隐瞒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意图。

他继续说：“塔拉瓦之战的沉重代价完全是由于缺少陆基航空兵的支援造成的，如果中太平洋战区的部队在攻克马绍尔群岛后，把主力调到西南太

平洋战区，协同我们攻克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卡伊群岛、塔宁巴尔群岛、哈尔马赫拉岛、棉兰老岛和菲律宾、建立起强大的陆基航空兵基地，然后再攻取中太平洋诸岛之敌，就会避免这种损失。我希望阁下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把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集中到西南太平洋上。”

肯尼是麦克阿瑟身边少数几个非“菲律宾帮”的将领，因出色的才干得到麦克阿瑟的赏识。麦克阿瑟对肯尼的评价是：“战争期间，在所有有才华的空军指挥“旨中，没有人能超过他。”

肯尼说道：“我同意萨瑟兰将军的意见，因为这个意见会使我们每一个人记住我们美国人的价值观，这就是重视人的生命。希望中太平洋战区的部队放弃攻取马里亚纳群岛的企图。认为用 B-29 型飞机轰炸日本就可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想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幻想。”

金凯德补充道：“任何要把马里亚纳群岛作为基地的主张都使我扫兴。”

西南太平洋战区军官的骄横，激怒了麦克莫里斯。他起身讥讽道：“诸位一番重视人的生命的宏论，使我想起麦克阿瑟兵败马尼拉、把数万美军官兵丢给日本人的历史。我认为，尽管麦克阿瑟将军为我们树立起重视人的价值观的典范，但却不要忘记我们在菲律宾丢掉的数万战俘的悲惨命运，他们已有数千人战俘营中被折磨致死。因此，我非常理解麦克阿瑟将军此时此刻的心情，他还没有忘记这悲惨的一幕，他要洗刷他曾经蒙受的耻辱，他应该这么做。鉴于此种原因，我不反对占领菲律宾。”

尼米兹不愿因这种相互攻讦而影响大局，于是起身说道，“诸位不必再争执了，如果大多数意见赞成将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兵力都集中到离菲律宾最近的新几内亚—棉兰老岛的轴线上，就请谢尔曼将军整理一份备忘录，上报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

福雷斯特·谢尔曼是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处处长，深得尼米兹的信任。

萨瑟兰一行于 2 月 1 日返回战区后，立即向麦克阿瑟做了汇报。

麦克阿瑟听完，骄横地说：“这还不够，应该把现有的 B—29 型飞机都调到我们的这里。把所有的海军部队都置于我的指挥之下，最好还要有一支皇家海军特混舰队归我管辖。萨瑟兰将军，你立即赴华盛顿。把我的意见反映给参谋长联席会议。”

萨瑟兰吃惊地望着他的上司，真以为他疯了！他这等于要当太平洋抗击日军的最高统帅。如按他的要求全面移交部队，尼米兹就等于解甲归田了。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怎么会同意这样大规模的转移权力呢？

萨瑟兰犹豫一下，开口道：“将军阁下，这样做是否太过分了？”

麦克阿瑟不以为然地挥着他那玉米芯烟斗说道：“你尽管去好了，我不懂过分不过分，只知道要争回美国的荣誉。”

这时，副官锡德·赫夫报告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来访。

所罗门战役后，美军以所罗门群岛为界正式确定了中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辖区。哈尔西的第 3 舰队正在西南太平洋战区内，所以划在麦克阿瑟的统帅下，但是其番号仍在尼米兹的舰队内。

几个月的共事，麦克阿瑟非常赏识和信任这位号称“蛮牛”的悍将，略作寒暄，麦克阿瑟就告诉哈尔西：“我要告诉你一些可能还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将调给我一支完全由我指挥的大舰队。”

哈尔西疑惑地望着对方，不解地问：“什么大舰队？”

“就是整个太平洋战区的海军。”麦克阿瑟看一眼哈尔西愈来愈惊讶的

表情，得意地说：“我还要告诉你，英国也要调一支舰队给我。不过，我希望海军的作战要由我们美国人来指挥，无论由谁来指挥，他的职位都要比英国人高，至少也得同级。比尔，你来干怎么样？如果你跟我干，我将使你成为一个连纳尔逊也不曾梦想过的伟人！”

哈尔西听麦克阿瑟的语气好像他已成为太平洋战区美军最高统帅，不禁暗自为他担心。因为哈尔西刚从华盛顿回来，他心里明白，海军作战部部长金上将肯定不会同意麦克阿瑟的要求。因此，他对麦克阿瑟的好意除了感到“荣幸”外，无法表态。

第二章 一波三折磨难多

生变

果然，麦克阿瑟没高兴几天，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珍珠港会议的结论使金上将大为惊讶，他立即写信给尼米兹，坚决反对绕过马里亚纳群岛、集中力量攻取菲律宾的战略方针。信中说：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们的会议记录，对你们的意见感到既惊讶又愤慨。显然，那些主张在西南太平洋地区集中使用兵力和那些认为这种意见可行的人，既没有认真考虑，也没有阐明是否要结束以及何时结束日军占领、使用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状态。我相信，即使主张在西南太平洋用兵的人也承认，我们在西太平洋运输线上的这颗钉子总有一天非拔掉不可。也就是说，总有一天，我们必须花一定时间调部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参加珍珠港会议的许多军官都谈到，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的目的是为 B—29 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提供条件，与会者竟然没有对这种说法予以驳斥。当然，那决不是目的，而只是战斗带来的一个结果。这次进攻是要把加罗林群岛暂时撇在一边，加速清剿菲律宾以北地区交通线附近的敌人，……以便尔后攻克或孤立加罗林群岛。

在我看来，把沿新几内亚海岸，通过哈尔马赫拉攻占菲律宾作为我们主要的战略方针，而不考虑扫清中太平洋到菲律宾的交通线，那是荒谬的。而且，这也不符合参谋长联席会议决议的精神。

尼米兹在珍珠港会议上同意将新几内亚—棉兰老岛为主轴进攻线的原因，是担心从中太平洋进攻会遭受过大伤亡。然而此后不久斯普鲁恩斯便轻取马绍尔群岛，击毙日本海军第 6 基地司令秋山渊三郎海军少将以下 2000 余人，生俘敌 3000 名官兵，消息传来，他感到特别振奋。他又看了看地图，取捷径直接跨过太平洋发动攻势的想法又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即使还得攻打马里亚纳也在所不惜。这时，他恰好又接到哈尔西描述麦克阿瑟要当太平洋战场美军统帅的报告，不禁大为恼火，下决心改变原来意见，继续从中太平洋进攻。他还没来得及把他重新考虑的意见报告给金上将，就接到这封措辞严厉的信，尼米兹马上复信，诚恳地接受批评，表示愿意回到原来的作战路线上来。但是，他的以中太平洋为轴心的作战计划，不是进攻马里亚纳群岛，而是进攻特鲁克岛，尼米兹认为，特鲁克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本土之外最大和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如果把美国国旗挂在那里，不仅可以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仇，而且能够鼓舞美军士气，大灭日军威风。

金上将听到这个方案又生气了，因为他早就决定不进攻特鲁克。2 月 17 日，他又写信给尼米兹：

很遗憾，此间人们都在传说——不管是否属实——你正在认真考虑进攻特鲁克岛的作战计划。我相信你将会同意只有等到其他一切方案都经充分审核后，我们才可攻打特鲁克。

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先占领马里亚纳—贝劳群岛一线，砍掉特鲁克岛的胳膊，就像我们攻打沃特杰、马洛伊拉普和米里岛时所采用的方法一样。

我知道马里亚纳群岛作为作战部队的基地是有“缺陷”

的。但是，攻占埃尼威托克岛有利于拍摄马里亚纳群岛的照片，以补充最近意外缴获的重要水文资料。

通过电报和谢尔曼的口头传达已经告诉你，应该进一步采取措施迅速开发和利用像关岛阿普拉港那样的隐蔽港，也许还要使用像盟军现在从英国到法国横渡海峡作战时为应急所造的人造港。

而且，埃尼威托克离关岛—塞班岛仅 1000 海里，可以作为理想的主要前进基地。

尼米兹接信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重新制定中太平洋方向的作战计划。

麦克阿瑟闻知尼米兹变卦，勃然大怒，认为尼米兹出尔反尔。是在戏弄他。他正准备上书马歇尔告状，又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要他把刚刚攻占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开发成为供尼米兹的第 5 舰队和他的第 7 舰队共同使用的海空基地。麦克阿瑟顿时火冒三丈，把电文丢在地上。

原来，2 月末，麦克阿瑟派了 1000 名美军，对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最东边的洛斯内格罗斯岛进行了一次火力侦察。虽然进攻部队的兵力不及守岛日军的四分之一，但凭借强大的海空火力支援，美军很快登上了这个岛。紧接着后续部队蜂拥而上，完全占领了洛斯内格罗斯岛和附近更大的马努斯岛。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取代了被绕过的腊包尔，因为毗连马努斯岛和洛斯内格罗斯岛，有一个长 15 海里、宽 4 海里的锡亚德勒湾。

早在麦克阿瑟部队进攻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已经发现锡亚德勒港的优越性。港的一边是洛斯内格罗斯岛，那里地势平坦，适于修建机场。飞机从岛上起飞可以一直飞到帕劳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进行侦察，有利于孤立日军在特鲁克岛和加罗林群岛的其他基地，并可支援对新几内亚的进攻。港的另一边是面积较大和多山的马努斯岛，足可修建一个海军基地。这个港湾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从海上进攻新几内亚、帕劳群岛、菲律宾和台湾的出发地。

鉴于太平洋海军司令部配属有海军营建大队和勤务部队，马歇尔将军建议麦克阿瑟委派哈尔西将军负责修建马努斯—洛斯内格罗斯基地设施的工程。于是，尼米兹致函金上将并抄送麦克阿瑟，建议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划归南太平洋地区管辖，以便于统一指挥。南太平洋地区是太平洋战区中北、中、南次战区中的一个。

麦克阿瑟本来就对尼米兹变卦耿耿于怀，又见尼米兹要从他手中夺走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于是认定尼米兹的建议怀有侵占他的地盘的企图。他写信给马歇尔表示抗议，指责尼米兹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让他交出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损害了他的“个人荣誉”，侵犯了他的完整指挥权。他要求尽早让他亲自去向陆军部长和总统陈述意见。

写完信后，他又把哈尔西叫来商议对策。哈尔西后来回忆道：

甚至连一句问候话还没来得及说，我就发现麦克阿瑟在极力压制着他的怒气。他指责我、尼米兹、金和整个海军企图以险恶的阴谋来削弱他的权力。他说了一刻钟左右，阐明了两个意思：他决不屈从于这种干涉；他已发出命令，在马努斯的管辖权确定之前，工程仅限于为他直接指挥下的舰只——第 7 舰队和英国舰艇——提供必要的设施。

马歇尔接到麦克阿瑟的信，觉得太平洋战场上陆海军的分歧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回信给麦克阿瑟：

除非你自己放弃指挥权，否则在你地区内的所有基地设施都归你指挥……你在指挥上的完整性和个人的面子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想晋见陆军部长和总统谈这个问题或其他问题，我随时都可以为你安排。

为了解决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分歧，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召回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到华盛顿讨论下一步的战略决策，确定进攻日本的最佳路线。

求助

麦克阿瑟接到开会通知，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偏袒尼米兹，便以战区离不开主帅为由，委派他的参谋长萨瑟兰全权代表他赴会。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盟军进入吕宋—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圈的战略问题。

萨瑟兰在会上全面阐述了麦克阿瑟的意见。他说：“通往吕宋的路线是战略上最好的路线，因为只有这条路线才是从西南太平洋战区打到日本最直接的路线。麦克阿瑟将军个人以及整个美国都受惠于菲律宾人，因此应当像偿还信用债务那样尽可能快地解放菲律宾，以报答含辛茹苦的菲律宾人长期以来对美国的耿耿忠心，报答他们在战争初期所作的牺牲以及他们不屈不挠地抵抗日本占领的精神。麦克阿瑟将军曾发誓一定要打回菲律宾。他认为，如果美国在拥有资源并且处于可以援助菲律宾的战略地位时不去援救忠诚的菲律宾人的话，那么美国在整个东方的威信就要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绕过菲律宾而让菲律宾人自己解放自己，那么美国将理所当然地永远无权再次得到他们的友谊。”

海军则认为台湾是一个比吕宋更好的会合地点，它既可以封住日本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的瓶颈口，又可以充当踏上整个中国海岸的垫脚石。金上将赞成攻占台湾和中国大陆沿海，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从菲律宾出发没有什么优势。”

与会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被麦克阿瑟拒绝参加会议的傲慢态度所激怒，几乎一致同意优先考虑中太平洋进攻路线，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行动应与之合作并给予必要的支持。

由于双方各执己见，会议开了几天也没有什么定论。作为权宜之计，除了让陆军和海军各行其是外，似乎没有什么良计妙策可以驾驭太平洋战争。麦克阿瑟过于自负，而就他本人在公众中与政界所受的尊重而言，他又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他不甘被置于海军将领的领导之下，而海军也拒绝把快速航空母舰交给一位陆军将领指挥。在这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尼米兹表示，不论采取哪一种方案，麦克阿瑟进攻菲律宾的计划都可照常实施，因为这将吸引和分散日军的兵力，有助于他的中太平洋攻势。

会议进行期间，尼米兹突然接到麦克阿瑟给他的一封求援电报。

原来，麦克阿瑟尽管没有回华盛顿，却召集高级参谋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按照原计划，他在完成“车轮”计划后将沿新几内亚北海岸向西推进，第一个目标是120英里外的汉萨湾和韦瓦克地区。但是，防守该地的日军达4万多，强行攻击，势必要有一番苦战，代价太高不说，即使打胜了也会严重影响推进速度。

正在他考虑怎么打汉萨湾和韦瓦克地区时，他的情报人员探悉，日军欲在查亚普拉建立新防线，在那里已修建了几个机场，并派去海军修建大队扩建那里的天然良港，同时还计划向那里增派几个师的兵力。

麦克阿瑟大惊，如果日军的计划得以实现，查亚普拉无疑将成为他西进道路上的另一个腊包尔，这将极大地阻碍他早日实现重返菲律宾的宏愿。

不过，麦克阿瑟毕竟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很快在他脑海里出现：绕过汉萨湾和韦瓦克，直接扑向 500 英里外的只有 1.2 万日军防守的查亚普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敌人增援部队赶来之前攻占该地区。这样不但可以阻止日军在此建立坚固的要塞，切断安达二十三中将指挥的日本第 18 军的退路，而且还可以把盟军的空中轰炸线向西推进到乌头半岛，从而使重返菲律宾的时间大大提前。

但这个计划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即由于这一步跃得太大，超出了陆军航空队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只有使用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才能解决空中支援问题。可是金凯德的舰队又没有航空母舰，唯一的办法是向尼米兹求援。

麦克阿瑟马上给尼米兹发出求援电报。他的部下担心地提醒道：“我们与尼米兹将军矛盾很深，恐怕他不会答应吧？”

麦克阿瑟果断地说：“不管这些，只要能提前重返菲律宾，我可以与任何人对话，我不在乎是否有夫什么面子，面子这种东西太束缚人。”

尼米兹接电后，想起麦克阿瑟那种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的样子，心中便不大愿答应他的要求。况且他的航母舰队还要为夺取卡维恩岛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两个方向上的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势必会影响他在台风季节到来前完成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行动。

马歇尔也接到了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于是找尼米兹征询意见。尼米兹谈了自己的想法。马歇尔沉思一会儿说道：“如果将军仅仅是由于不便同时为两个方向上的作战提供空中支援，而不能援助麦克阿瑟的话，可以考虑取消夺取卡维恩岛的作战行动。”他略作停顿，又解释道：“我绝没有偏袒麦克阿瑟的意思，只是他的这个计划太重要了，它能使我们以较少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

尼米兹不否认麦克阿瑟这个计划的合理性，他承认在作战指挥上，麦克阿瑟是个天才，听完马歇尔的求情，觉得与陆军关系过僵不利于今后战区间的协调行动，于是顺水推舟地答应全力支持麦克阿瑟在查亚普拉的行动。

3 月 12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作战命令：批准麦克阿瑟进攻查亚普拉的计划，时间是 1944 年 4 月 15 日，届时第 5 舰队将给予支援；尼米兹的部队将在 6 月 15 日进攻马里亚纳群岛，9 月 15 日进攻帕劳群岛。11 月 15 日两支部队协同进攻棉兰老岛。至于攻取棉兰老岛后是进攻吕宋还是占领台湾，则留待以后再定。1945 年 2 月 15 日前，西南太平洋和太平洋战区的部队应作好进攻上述两地的一切准备。

麦克阿瑟得到尼米兹第 5 舰队的支援，十分高兴，立即给尼米兹拍发电报表示感谢，并邀请尼米兹到他的司令部相叙。电报中说：“长期以来，我就想在这里接待您。我相信通过我们之间的商谈，两个司令部之间的紧密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如果您什么时候作为我的客人来到布里斯班，我将感到高兴，我保证您将受到热情接待。”

尼米兹虽对上次麦克阿瑟拒绝他的邀请，没有到珍珠港开会不满，但考虑到他的第 5 舰队支援西南太平洋战区作战需要协调一些具体事宜，再者也可借此机会修补与麦克阿瑟之间的隔阂，所以决定接受邀请。

他在给麦克阿瑟的回电中说道：“今晨从华盛顿返回珍珠港，看到你盛情邀请的来电，十分感谢。我对近期能受到你的接待感到十分高兴。我相信，我们俩人间的商谈将能保证我们在下次战役中的紧密合作。在今后几天内，我将通知你我离开这里的时间。”

拍完电报，尼米兹就把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从夸贾林岛召回，向他传达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新的作战计划。他们与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共同商定，对麦克阿瑟攻取查亚普拉战役分两步进行支援。4月1日，第58特混舰队袭击贝劳群岛及附近的加罗林群岛内的基地；15日，航空母舰舰队直接支援麦克阿瑟的部队登陆查亚普拉，并袭击加罗林群岛的其他日军基地。对贝劳群岛的袭击主要是掩护麦克阿瑟的部队在查亚普拉的登陆，同时也为中太平洋部队今后的进攻进行一次侦察。尼米兹担心日本联合舰队可能截击袭击贝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第58特混舰队，因此命斯普鲁恩斯从航空母舰舰队的掩护部队中抽出6艘战列舰、13艘巡洋舰和26艘驱逐舰，加强给第58特混舰队。

这件事情安排妥当后，尼米兹又准备了一些礼品。他派人在夏威夷找到一些珍贵的兰花，准备送给麦克阿瑟夫人；又到檀香山买了印有夏威夷文的丝织运动衫，准备送给麦克阿瑟的独生子；他还买了几盒夏威夷生产的糖果，准备送给麦克阿瑟全家。

一切准备就绪后，尼米兹便启程飞赴布里斯班。

好事多磨

布里斯班位于澳大利亚东海岸中部，四周群山环抱，东部临海，是个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港口城市。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从墨尔本迁出后就设在这里。

3月25日，尼米兹乘水上飞机到达布里斯班码头，推开舱门便看见麦克阿瑟及其他高级将领站在码头上迎接，不禁既惊讶又高兴，因为不久前连马歇尔来这里也没有受到过如此礼遇。

这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两大战区的统帅首次会面。他们在互道问候和介绍之后，前往尼米兹的下榻之处。为表示友好，麦克阿瑟把尼米兹安排在自己住的华丽的伦农饭店，从这个饭店跨过广场就是著名的昆士兰最高法院大厦。

当晚，麦克阿瑟为尼米兹举行了盛大宴会。宴会前，尼米兹到饭店顶楼麦克阿瑟的住所，拜会了主人一家，把带来的礼物送给他们。麦克阿瑟夫妇对尼米兹赠送的兰花异常喜欢，赞不绝口，连连称谢。

次日，麦克阿瑟在自己的官邸与尼米兹举行会谈。麦克阿瑟听了尼米兹的介绍，非常同意第5舰队关于支援查亚普拉登陆战役的方案。

尼米兹告诉麦克阿瑟说：“第58特混舰队在贵部登陆后的第二天中午前撤离滩头阵地。”

肯尼担心地说道：“就怕那里的机场到那时还不能接收战斗机，将军把舰队撤回，会无法掩护第7两栖作战部队的供应船只卸货。”

尼米兹笑笑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我会向那里派去8艘护卫航空母舰，它们可以留在战区8天，为你们的运输船队提供空中掩护。”

麦克阿瑟高兴地说：“将军大力支援，实在令人兴奋，不知您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解决？”

尼米兹略作思忖后说道：“我担心大型航空母舰在查亚普拉附近遭日军空袭，据情报报告，日军在那个方向的飞机有二三百架。”

麦克阿瑟马上说道：“请将军放心，我会让肯尼将军出动P—38远程战

斗机负责航空母舰的空中掩护任务。同时，我还可以从达尔文机场调遣大批轰炸机袭击附近的日军机场。”

尼米兹了解 P—38 型远程战斗机的性能，在当时那是一种先进的飞机。1941 年 12 月，美国对德、意、日宣战之始，从冰岛基地起飞的 P—38 型远程战斗机就在北大西洋上空击落了一架德国 FW—200C 型四引擎轰炸机，从而揭开了对德作战的序幕。1943 年 4 月 18 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的座机也是被 P—38 型远程战斗机击落的。

尼米兹表示十分满意。他发现麦克阿瑟的确是个卓越的将才，聪明能干，富有吸引力。但同时，麦克阿瑟主观武断的性格也给他留下直接印象。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尼米兹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要麦克阿瑟与他共同制定一个抄近路快速向吕宋—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地带推进的补充作战计划。麦克阿瑟一听就火了，因为这项指示没有明确是否先攻占菲律宾。在麦克阿瑟心中，重返菲律宾已成为一切作战计划的出发点，凡是有悖于这个目标的计划，他毫无例外地反对。他似乎忘记了前面的友好与微笑，对尼米兹大发脾气：“将军阁下不会懂得我的心情，您不了解我对菲律宾 1700 万人民所负有的义务是多么神圣，我不会放下菲律宾不管，永远不会！菲律宾从我的手中落在日本人手中，我要亲手把菲律宾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他大声指责道，“华盛顿的那帮先生们为什么对菲律宾不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从来没有听过枪声，却在那里炮制太平洋战争的战略，一个不切实际的战略！”

尼米兹见状，知道再谈下去也没什么益处，便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对这次会晤仍感到满意。他回珍珠港后给金上将写了一份报告，汇报了这次会晤的情况。报告中说：“我和我的随行人员在整个访问期间，受到他真诚而周到的热情接待，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会议自始至终都开得很好，很顺利。”

海军和陆军的争吵总算告一段落。麦克阿瑟顺利攻占了查亚普拉岛。1944 年夏，他的部队又攻占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最后一个据点——乌头半岛。这样，经过 3 个月的努力，麦克阿瑟终于沿新几内亚海岸建立起一系列海空军基地，回到了菲律宾的大门口。

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地准备攻取菲律宾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的一份密电，又使他大吃一惊。

第三章 如愿定返菲律宾

三方分歧

1944年上半年，盟军在反法西斯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频频胜利。在苏德战场，苏军从年初开始对德军实施著名的“十次打击”，半年过去，已解放了大部分国土，并向东欧推进。在意大利战场，美英军在年初取得意大利南部战役的胜利后，开始向北推进，于5月间突破古斯塔夫防线，6月4日攻占了罗马。在西欧战场，盟军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实施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登陆战役，实现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在印缅战场，中、英、美三国军队先后攻入缅甸作战，相继攻占了孟关、孟拱、密支那和阿恰布等地。英帕尔一役，英军歼灭日军6.5万人，取得了开战以来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对日军的首次大胜利。在太平洋战场，尼米兹的部队先是夺取马绍尔群岛，突破了日军在太平洋正面的外围防线，随后又夺取了马里亚纳群岛，使日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而麦克阿瑟的部队则占领了新几内亚，兵锋直指菲律宾。

战争形势喜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考虑加快太平洋战争进程的可能性。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先的指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将是菲律宾的棉兰老岛。金上将则认为，原来的作战计划已不适应新形势。他提出一个新方案，即绕过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从前所有选定的目标，直接攻取台湾。他认为，这将为封锁荷属东印度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提供一个同吕宋岛一样重要的基地，并获得更便于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与在菲律宾进行旷日持久的争夺战相比，这样做既可迅速打败日本，也可早日解放菲律宾。

金上将的新方案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另外两名主要成员马歇尔和亨利·阿诺德上将的大力支持。于是，6月12日，马歇尔在观察了欧洲战场回国后，便指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要他们考虑是否可以绕过以前选定的目标，直接攻取台湾，从而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麦克阿瑟一听就火了，他认为这又是海军搞的鬼，因而立即给马歇尔写信道：

菲律宾是美国的领地，我们的孤立无援的军队曾在那里被敌人消灭。1700万菲律宾人显然仍然忠于美国，而由于我们未能支援和救济，他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义务去解救他们。另外，如果美国故意绕过菲律宾，不尽最大努力去尽早营救我们的被俘者，侨民和忠诚的菲律宾人而任敌宰割，那就等于承认日本人关于美国人已抛弃菲律宾人，不愿让美国人流血去拯救他们的宣传是真实的；我们无疑将招致该民族的敌意；我们或许会在远东所有民族中丧失威信，从而在今后许多年内对美国产生不利的影响。

从信中看出，麦克阿瑟主要是从政治和情感上考虑先攻取菲律宾的重要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新方案，实际上将使他无从扮演“菲律宾的解放者”这一他非常想担任的角色。他在信中最后说：

即使是从军事上考虑，绕过菲律宾直接攻取台湾也行不通，因为这一口咬得太大、太快了。台湾的防御同腊包尔一样，固若金汤。只有占领菲律宾才能为攻取台湾提供可依托的空军基地。我请将军给我一次机会，允许我去华盛顿亲自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陈述我的观点。

然而，马歇尔却答复他道。

据报，日军正大力加强重要目标（贝劳、棉兰老等）的防御，进攻这些目标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并且会使战局发展缓慢。绕过菲律宾不等于放弃菲律宾，解放菲律宾和我们在那里的战俘的捷径是摧毁日本本土。在重新夺取菲律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我们个人的感情和对菲律宾的政治考虑损害我们的远大目标。

我将向总统先生说明情况，以满足你向他陈述意见的愿望。

麦克阿瑟没有料到马歇尔并不支持他的意见，于是火气更大，索性我行我素，于7月初将他进攻菲律宾群岛的“滑膛枪手”计划提交到华盛顿。该计划提出，他的部队将经福格尔科普半岛和莫罗太岛，在太平洋舰队的支援下，于10月25日在棉兰老岛登陆，11月15日在莱特岛登陆。在占领莱特岛后，中太平洋部队将于1945年1月15日在吕宋岛北部登陆；西南太平洋部队于2月在吕宋岛东南部和民都洛岛登陆。然后，西南太平洋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再次支援下绕过吕宋岛北面，他的6个师于1945年4月1日在林加延湾的东西两面登陆，并向马尼拉进军。

麦克阿瑟还向尼米兹通报了作战方案，征求他的意见。

尼米兹与麦克阿瑟一样，也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新方案，认为这过于冒险，步子太大也太快了，难以使陆基航空兵、陆军和海军部队同时参加进攻。他指出，进攻日本比较有把握的路线还是沿着参谋长联席会议3月提出的计划打下去，那就是经菲律宾、台湾和琉球群岛向九州和本州推进。

但是，他对麦克阿瑟的作战计划也有保留意见，认为执行这个计划缺乏足够的空中支援力量，使作战时间拖得太长。所以，他提出一个新方案：让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支援下，在棉兰老岛登陆后修建机场，使日军在吕宋岛上的航空兵部队陷于孤立；然后，西南太平洋部队同中太平洋部队会合，一起向台湾和中国大陆沿海挺进。显然，这个方案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各自提出的方案的一种折衷。

麦克阿瑟坚决反对尼米兹的新方案，他说：“尼米兹将军的计划是一个在战略上站不住、在道义上通不过的计划。其实，这不是尼米兹的东西，而是金上将的计划。我决不能把菲律宾那么多的岛屿和人民扔下不营。”麦克阿瑟是铁了心要解放整个菲律宾。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发电：“我要求去华盛顿充分陈述我的意见。”

三方意见相左，各不让步。马歇尔将军只得把情报报告给罗斯福，欲请三军总司令出面解决三方的分歧。

总统莅会

罗斯福总统自德黑兰会议后，身体每况愈下，不断咳嗽，面色憔悴，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可是，罗斯福忙于参加竞选，不仅拒绝入院，而且从来不问检查结果，也不关心治疗情况。他不愿让身体健康状况影响他竞选连任。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位总统连任三届，并竞选第四届连任的事情。政治上雄心勃勃的罗斯福打算开历史先河，成为第一位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在国家危难之秋，罗斯福不愿退出政治舞台，他认为，他还有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他要给自己的一生写上一个完善的句号。

罗斯福此时正打算去太平洋战场视察，以作为他竞选连任时发表演说的

一部分内容。听到马歇尔的报告，罗斯福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军事战略问题，的确也是个政治问题。他对麦克阿瑟的警告不能不引起重视，这涉及到能否连任总统的问题。如果他决定绕过菲律宾，就会背上抛弃老朋友的名声，那么在日益临近的大选中很可能使他遭受政治上的损害。另外，麦克阿瑟在国内的名气很大，有很多的拥护者，虽然他败走马尼拉，但许多人却把他视为“蒙难的君主”，美国一些街道、场馆、建筑，甚至一些跳舞的舞步，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对于这样一个受到普遍尊敬的英雄，一个出尽风头的人物，罗斯福不能不认真对待，以免这位惹不起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因此，罗斯福决定亲赴太平洋战区会会这位陆军将领，而不想让他到华盛顿来。他担心麦克阿瑟回来会抓住记者招待会、议会听证会这些机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马歇尔一听，心中大惊。他担心总统的身体吃不消远涉重洋的劳累，况且战争时期，敌国间谍杀手很多，万一出了安全问题，会影响整个大局。

但是，罗斯福执意要去，而且决定不带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任何人，以便能充分听取太平洋战场那两位司令官的意见并在最后定下决心时不受影响。随行人员只有总统的参谋长威廉·莱希海军上将。

莱希颇受罗斯福的信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运输舰舰长时，他就同当时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罗斯福结成了生死之交。莱希后来先后担任过海军军械局局长、航行局局长、海军作战部部长，1936年就晋升为海军上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担任新设置的总统私人参谋长职务。

为了安全起见，罗斯福让白宫特工局局长迈克·赖利先期赴珍珠港，布置安全措施。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对罗斯福此举很不满意，海军作战部部长金上将更认为这是罗斯福在大选前哗众取宠的举动，以突出他正在发挥现任总司令的作用。

但是，不满归不满，命令还要执行。马歇尔马上通知尼米兹，让他做好迎接总统的一切准备，特别是安全方面绝对不许出任何疏漏。

尼米兹听说总统即将莅临珍珠港视察，即电邀麦克阿瑟来珍珠港相叙。鉴于山本五十六因座机被美军截击而毙命，为了保密，他没有提总统来珍珠港一事。

麦克阿瑟不知真相，因此不愿来珍珠港。数月前在布里斯班与尼米兹友好会晤的情绪，都被这次战略计划的变更吹得无踪无影。他复电尼米兹说：“公务太忙，实难成行，深为抱歉。”

尼米兹无奈，只得请马歇尔帮忙。马歇尔对麦克阿瑟的傲慢感到十分恼火，他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名义命令麦克阿瑟马上赴珍珠港，准备向“一位大人物”汇报工作。

麦克阿瑟本能地意识到这位“大人物”很可能就是罗斯福，因为在麦克阿瑟眼里，只有罗斯福才算得上是“大人物”。但是，由于马歇尔的命令没有透露其他内容，所以麦克阿瑟没法做什么准备。他只带了几名副官飞赴珍珠港。

但是，他知道会议讨论的问题将同他有密切关系，很可能就是关于绕过菲律宾的问题。他心里很清楚，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有成员都同意绕过菲律宾，只有他自己坚持认为重返菲律宾是必要的。要推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

只有罗斯福才能办得到。对他来讲，这是把总统拉到自己一边的天赐良机。为了能达到重返菲律宾的目的，他做好了消除与总统因政治而产生的一切隔阂的准备。无论如何他也要说服罗斯福让他先打菲律宾。

7月26日，他与随员乘坐的B-17型飞机抵达珍珠港，受到尼米兹的迎接。为了表明他重返菲律宾的决心，他把这架轰炸机用菲律宾巴丹半岛的名字命名了。

尼米兹看到麦克阿瑟给B-17型轰炸机取名“巴丹”号，心里便明白了这位陆军上将的用意。他对麦克阿瑟的坚强意志与信念感到钦佩，尼米兹在机场上把金上将给麦克阿瑟的信交给了他。信中没有谈菲律宾问题，只介绍了最近美英两国参谋长在伦敦讨论研究派英军到太平洋地区参加对日作战的情况。

金上将是7月13日抵达珍珠港视察的，在珍珠港停留的最后一天晚上，他同尼米兹谈到关于同总统和麦克阿瑟会晤的问题。他俩一致认为，从战略上看，攻占台湾对日后进攻日本非常重要。究竟采取哪种打法，金上将没有给尼米兹下达明确的指示，只要求尼米兹在提建议时要深思熟虑。

7月22日，金上将与他的随员飞返华盛顿。途中，他的座机越过了罗斯福总统乘坐的、正驶往珍珠港的“巴尔的摩”号重巡洋舰。

如愿以偿

7月21日夜晩，罗斯福在圣迭戈登上“巴尔的摩”号重巡洋舰，驶往珍珠港。7月26日午后，“巴尔的摩”号徐徐驶进珍珠港。尼米兹为总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太平洋舰队所有官兵一律着白色军礼服，高级军官们列队走上甲板向总统致敬。

罗斯福向这些奋战在海外的军官招手致敬。他忽然发现在欢迎行列中没有麦克阿瑟，便向尼米兹询问。

尼米兹也不清楚一小时前才抵达珍珠港的麦克阿瑟为什么还没来，他只知道麦克阿瑟下榻在理查森将军的谢夫特堡军营。

罗斯福在舰上等了一些时候，刚要上岸时，听到从檀香山方向传来了欢呼声、警哨声、汽车喇叭声和警卫摩托车的轰鸣声。在摩托车的警卫下，一辆有陆军四星上将标志的黑色敞篷高级轿车急速开上码头。麦克阿瑟独自一人坐在后排座位上，身着棕色飞行员皮夹克、头戴软战斗帽，一副墨镜遮住双眼，显得威严而神秘。

轿车在跳板前停下来，麦克阿瑟从车上下来，大步流星地向跳板走去，边走边朝向他欢呼致敬的人群招手。上舰后，随着水手长一声哨响，他向总统及舰上的军官们敬了一个军礼。

这是自1937年以来麦克阿瑟与罗斯福的第一次会面。麦克阿瑟从外表上看依然很年轻，而罗斯福看上去却苍老多了。麦克阿瑟很吃惊，他后来回忆道：“我几年未见到他了，从外表看他成了我原来认识的那个人的外壳。很明显，他的有生之年已屈指可数了。”

莱希上将对麦克阿瑟的打扮觉得奇怪，大热天干嘛要穿皮夹克？于是他问道：“道格拉斯，你来这里看我们，为何不穿适当的衣服？”

麦克阿瑟答道：“嗨，你没有到过我那里，那里的天气可冷呢。”

寒暄之后，罗斯福、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一起坐在甲板的椅子上，让摄影

师给他们照相。

接见结束后，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寓所。次日，根据罗斯福的指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陪同他视察基地和看望部队。当日晚，罗斯福在他下榻的住所与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共进晚餐。

餐后，他们一道进入挂有大幅太平洋地图的会议室讨论战略问题。麦克阿瑟发现尼米兹对这次会议有充分的准备，参谋人员为他准备了详尽的计划、各种统计数字及其他形象化的模型。而他自己则什么都没带。

大家坐定后，罗斯福首先说明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决定下一阶段对日本采取什么行动，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共同研究。

尼米兹首先发言。他把他的新方案拿出来说道：“麦克阿瑟将军应在攻占棉兰老岛后即建立强大的作战基地，以削弱日军在菲律宾的空军力量，然后绕过菲律宾其他岛屿，向台湾挺进。”

尼米兹不时站起来用竹棍在地图上指着所谈到的地方。他阐述了攻占台湾的战略意义：有利于拦阻东印度群岛地区的石油、锡、橡胶和其他重要物资运往日本；台湾靠近中国大陆，便于美军同中国军队合作在大陆修建一些空军基地，支援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

麦克阿瑟听后，看了看总统，发现罗斯福靠在他的轮椅上，好像在兴致勃勃地听地理课，神态安静，显然事先就知道了尼米兹这个计划的大概内容。

尼米兹讲完后，罗斯福拿起一根竹棍指着棉兰老岛间麦克阿瑟：“道格拉斯，我们从这里再奔向什么地方？”

尼米兹与麦克阿瑟都同意攻取棉兰老岛，分歧在于攻占棉兰老岛后的作战目标是什么。麦克阿瑟当然不能同意尼米兹的意见，如果按尼米兹的意见办，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所有兵力，除象征性地留下两个师和几个空军中队外，都要交给尼米兹指挥。这样，他不仅完成不了重返菲律宾的宿愿，而且还成了光杆司令。

他听总统发问便回答道：“总统先生，然后应该奔向吕宋。”接着，他全面阐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

他首先从道义上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总统先生，我们在菲律宾问题上已经犯了错误，如果我们当初能尽一切力量增援巴丹，菲律宾就不至于沦陷，同时也能煞住日军南下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势头。在如今解放菲律宾已成为可能的情况下，若再度牺牲它就是绝对不可原谅了。阁下，您不能把1700万虔诚的菲律宾基督教徒留给日本人，而先去解放台湾。台湾是日本人经营50年的殖民地，那里的居民对我们怀有敌意，不宜作为攻击日本的基地，而菲律宾人却仍然忠于我们美国，因为我们无力支援或解救，他们正忍受着极端的贫困和巨大的苦难。撇下菲律宾不管，在远东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亚洲人会相信日本人的宣传，认为美国人不愿流血牺牲去拯救他们。这会大大损害我们美国的形象。此外，吕宋岛上还有我们的许多战俘和沦陷在那里的妇女儿童，他们正在忍受着巨大的苦难。若在北面打台湾，在南面打棉兰老岛，我们就会使菲律宾中断一切外界供应。那时，日本军队就会只顾自己，而让菲律宾人和美国战俘活活饿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总统先生，美国公众舆论将会谴责您，而这种谴责是有道理的。”

麦克阿瑟话锋一转，又从军事角度阐述了重返菲律宾的可能性和意义：“从遥远的棉兰老岛派飞机轰炸，压制不住吕宋岛上的日军机场，而这些机场对我们的作战有很大威胁。如果我们能在莱特岛、民都洛岛或在两个岛上

同时修建机场，就可使我们的登陆部队在林加延湾登陆，并在5周内进入马尼拉。”

罗斯福认真地听着，偶尔插几句话。对罗斯福来说，让这两位被认为是对手的人平心静气地向总司令发表他们的不同意见，既令人惬意又颇能增长知识。会议一直进行到午夜，罗斯福仍未定下最后决心。

次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麦克阿瑟再次指出收复吕宋对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性：“马尼拉湾以及吕宋北部一旦到手，就可以加强海空军对南方至日本资源交通线的封锁。”

“但是，道格拉斯，”罗斯福想起最近日军在马尼拉地区加强了地面部队和航空兵力量的报告，说道：“攻占吕宋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恐怕承受不了。我认为我们应当绕过它。”

“总统先生，”麦克阿瑟回答道：“我的损失不会大，决不会比过去大，正面进攻的时代已过去了。现代化的步兵武器是致命的，正面进攻不合时宜了，只有平庸的指挥官才会那么干，优秀的指挥官打仗是不会招致重大损失的。”

尼米兹本来可以对麦克阿瑟这种明显含沙射影的话反唇相讥，指出如果不是中太平洋的攻势牵制住日本大量兵力，麦克阿瑟在南部的进展就不会那么顺利，损失也可能会更大。但是，他却一言不发。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最后打败敌人的作战方针。

麦克阿瑟想起美英之间的矛盾，又谈起考虑很久的英军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他说：“我们在太平洋即将打赢战争，我认为没有理由再让英军来代替美军，从而让英国人攫取胜利的果实。现在我担心英国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从西南太平洋我的战区撤走后，不仅不会提供后勤支援，而且还会提出租借法问题。我不反对英国在西南太平洋参战，但不能改变现存的指挥结构，因为英军在远东建立一个指挥部将会损害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威信。”

罗斯福听后，颌首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罗斯福终于被麦克阿瑟说服了。他问尼米兹，“为了国家的荣誉和战略需要，在攻取台湾之前，占领菲律宾怎么样？”

尼米兹见总统表了态，更不愿说什么，表示愿与麦克阿瑟通力合作。罗斯福大喜，吩咐送上3杯马丁尼酒，他举杯对两位统帅说道，“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调解你们之间的分歧，下次喝酒的地点将在东京的庆功会上。”

麦克阿瑟见重返菲律宾的目的终于达到，高兴地向罗斯福描述着对西南太平洋战区将来的作战计划：“我一旦控制了菲律宾，接下来就要收复荷属东印度群岛。我将从菲律宾向日军占领的这些岛屿的后方进行猛烈攻击。”接着，他赞扬了海军给他的支持，他说：“我十分钦佩金上将以及他把太平洋的重要性作为全球形势的主要因素英明判断。我与尼米兹将军的主要分歧已完全消失。待攻下东京后，我与尼米兹将军将邀请您参加庆功酒会。”

会议结束后，罗斯福还想挽留麦克阿瑟住一夜，参加在他下榻处举行的露天晚会。但是，情绪振奋的麦克阿瑟急于赶回布里斯班制定重返菲律宾的计划，因而婉言谢绝，连夜乘那架“巴丹”号座机返回战区。在飞机上，麦克阿瑟长吁一口气，兴奋地对随行人员说：“我的意见终于被总统采纳了！”

一回到司令部，他就向他的参谋们宣布：“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批准了重返菲律宾的作战计划。”

8月9日，他收到罗斯福的一封信，信中说。

我即将结束旅行回到华盛顿。这是一次最成功的访问，可惜时间太短促了，特别是和您在檀香山的三天会晤。您正在完成一桩真正光辉的事业。我一回去就要推行这个计划，我相信这是合乎逻辑的可行的计划。

我到阿留申群岛的时候，听到奎松总统去世以及奥斯梅纳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的消息。总有一天马尼拉要举行升旗仪式，毫无疑问，我希望您来主持这个仪式。这个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希望了解您的一切看法。请问候夫人与孩子们，我希望尽快见到他们。麦克阿瑟很感动总统把重返菲律宾称为“一桩真正光辉的事业”。他决心尽最大努力打好这一仗，早日在马尼拉主持升旗仪式。

第四章 风雨飘摇忙换马

倒阁风潮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东条英机这样集首相、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人。但是，当东条的权力处于巅峰时，他也开始走上倒台之路。

自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实施反攻后，日本国内局势愈发恶化。许多民用企业转为战时生产，食品日用品严重短缺。休息日取消了，许多妇女要到工厂做工以补充劳力的不足。学校停课，校舍改为军需仓库。人们外出受到限制，出门到100公里以外要有警察局的证明。日本的一切都变得艰难沉重。

人们对局势的不满愈来愈强烈，而东条则成为大家发泄这种不满情绪的对象。

1944年7月6日14时，日本国会掀起强大的倒阁运动，议员们麇集一堂，纷纷疾呼东条辞职。一名议员声泪俱下地称：“东条不死，国难不已，让首相辞职，谢罪天下！”

被东条夺去权力的日本前参谋总长杉山元闻知国会倒阁，也起而响应，联络军中反东条派，推波助澜。一时间，东京上下掀起一股反东条的狂潮。

东条闻讯，异常恼怒，立刻召开紧急治安会议，准备镇压。他气急败坏地说：“身为首相，我一直竭尽全力务使一亿国民团结一致共渡国难，不曾想有人欲扰乱我的计划。应当采取断然措施，绝不能姑息。”

内务大臣安藤纪三郎与东条交往甚密，即刻表态道：“作为治安责任者，我将彻底打击国内这些不明事理之人，随时对那些反内阁的议员采取强硬措施。”

但是，国务大臣大麻唯男却反对镇压，他说：“安藤君之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对议员采取过激行为，倘如此，会人人自危，涉及面甚广，最终引起一场大骚乱。即使只处理几个主要人物，亦势必招致民愤而使事态扩大，影响所及，会使支持政府的人也对政府怀有敌意。”

这时，陆军次大臣富永恭次中将大声说道：“依我之见，现在应立即发布戒严令，使国民有所紧张。从而避免发生任何骚乱。”

一提到下戒严令，众人皆默不作声。他们知道，戒严非同小可，会使政府与民众处于敌对状态。

但是，东条却果断地说：“迫不得已时也只好下达戒严令。把国内置于戒严状态，一切使之安定、稳若泰山是理想的。但是戒严又非同儿戏，一旦戒严，势必影响生产。因此，我一直在为不采取儿下策而煞费苦心。”

“阁下所言极是，”大麻附和道：“下戒严令极易使国民陡增惶恐而动摇信心。所以尽可能以不下戒严令为好。”

正说话间，副官来报：“塞班岛已失，马里亚纳群岛防区司令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塞班岛防御司令、第43师团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玉碎殉国。”

大家听后，顿时呆若木鸡。良久，东条才低声说道：“塞班岛一失，局势将更加动荡，你们应做好一切应急准备，先不下戒严令，待我面见天皇后再定。”

说罢，东条驱车进宫晋见天皇。

此时，吹上御苑的御文库热闹非凡。皇后良子坐在大厅的钢琴前，正娴

熟地演奏着舒伯特的钢琴曲。天皇裕仁坐在椅子上，闭目欣赏着高雅的德国音乐。

这时，侍卫官报告东条求见。裕仁心感烦恼。最近宫外发生的事情，他早有耳闻。自东条统领军政大权后，对他可以说忠心耿耿，逢事必奏。但战局发展不利，加上东条本人树敌过多，因此整天有人奏报撤换首相。天皇虽知战局恶化非东条一人之责，但也深知东条为人专横，担心他采取过激措施，使帝国陷于混乱。所以，他开始考虑让东条体面下台的问题。

东条见到天皇奏道：“塞班岛夫守，守岛将士均玉碎殉国。如消息传出，国内局势会更加混乱。鄙职认为当采取有力措施，团结全体国民，继续大东亚圣战。”

天皇心里有所准备，对东条奏议并不吃惊，说道：“你为帝国废寝忘食，朕已知之。但采取有力措施，关系重大，尚待军政各方通盘考虑才是，不应草率行事。”

东条见天皇不愿颁布戒严令，心中无奈，退宫回家。刚进家门，侍者报告。商工大臣岸信介已在客厅等候多时。岸信介乃是东条英机好友，早在青年时代就相识。后来，岸信介在伪满洲国实业部任次长，东条任关东军参谋长，俩人在一起共同统治中国东北，配合默契。去年11月成立军需省，东条兼任军需大臣，亲自提名岸信介兼任军需次大臣，可谓信任有加。可是，东条听说岸信介也参加了倒阁活动，甚至成为反对自己的头面人物，心中不免动气。听说他来了，故意冷落，竟先去沐浴，将岸信介晾在会客厅。

岸信介听到汽车声，知道是东条回来了，但却久不见他出来，意识到东条知道了自己参与倒阁一事。岸信介确实对东条的统帅能力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应下台让贤。

东条进来后，俩人略作寒暄。只听岸信介说道：“作为军需省之次官，塞班岛事态实在令人遗憾。正如阁下早先知道的那样，如果敌人占据了那里，日本本上沿海工业区、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就会遭到美军空袭，而且与南方资源地区之往来也会日益困难。倘如此，军需生产势必一落千丈，维持战斗力也就更加困难了。故而，依我之见，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夺回塞班岛。”

东条冷淡地回答：“这大概是每个日本国民都知道的问题。”

岸信介对此似乎并不介意，继续说道：“但是，并不是每个国民都清楚失去塞班岛，帝国就不能进行战争。我们应该在塞班岛集中兵力决战。”

东条不满地讥讽道：“集中兵力作战是统帅部考虑的事情，阁下身为内阁成员，参与指挥作战，是否合适？我记得帝国宪法明确规定阁员不得干预军事，想必您不会忘记吧，”

岸信介执拗地不肯罢休，激动他说道：“我到这里，不是与首相谈论什么法律或者政务与统帅形式的问题，而是商谈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

东条再也按捺不住了，起身大声嚷道：“战争如何打下去是大本营考虑的事情，你们这些狗屁不通的文官知道什么？”

岸信介见他口出秽言，心中大怒，索性撕开面皮，对骂道：“你身为首相，竟使帝国陷入今日之艰难处境，何颜见天下？倘若我是你，早就辞职谢罪了！”

东条恼怒他说道：“你以为决定日本命运的是你们这群文弱书生？笑话！决定帝国命运的是我们军人，文官还不如一个下等兵！”

岸信介也不示弱，起身叫道：“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独夫民贼。面对帝

国如此处境，何颜自称军人。我定要倒阁，让你下台！如不信，等着瞧！”说罢，推门负气而去。

东条下台

岸信介离开首相官邸，途中遇到天皇裕仁的三弟高松宫。高松宫正在海军服役，领大佐军衔。御弟见他脸色不对，关切地询问：“什么事使你如此生气？”

岸信介忙把东条无礼之事述说一番。高松宫对东条也不满，因身份特殊，不便表示什么，只安慰他几句，便回宫了。

高松宫进宫见御花园有几个人影闪过，心中生疑，悄悄近前一看，原是四弟三笠宫正与大本营作战参谋津野田少佐等人交谈。只听津野田说道：“东条祸国殃民，已到非去之不足以安天下之时。请殿下有机会把情况告诉天皇陛下。”

三笠宫道：“我早有此意，只是一人势单力薄，天皇大概不会马上同意。故要与皇兄一起上奏才好。二皇兄秩父宫那里，我已去信告知原委，不日便有回音。三皇兄待我今晚与他相商。请诸位再耐心等几日。”

高松宫听罢从假山后转出道：“小弟不必等到今晚，有何事现在即可直言。”

众人见到高松宫不禁大喜。高松宫接着道：“我刚从二皇兄处来，带回他的口信，愿意与你一同上奏天皇，迫使东条下台。”津野田见三位御弟均同意让东条下台，又惊又喜，顿首拜道：“蒙三位殿下之支持，卑职备受鼓舞。倘若通过殿下之力仍不能迫使东条下台，只好采取最后的非常手段了。”

高松宫惊问：“非常手段指的是什么？”

“干掉东条！”津野田两眼冒着杀气，低声回答道。

三笠宫拍手叫好道：“为了帝国，应杀掉东条。此人弄权，欺君骗民，败坏朝纲，如此下去，帝国将危！”

高松宫忙阻止道：“事关重大，不应鲁莽行事，你们难道不知前几日一些密杀东条的军官事泄后被下狱处死之事？还是上奏后视情况而定吧。”

说话间，高松宫看见天皇走来，忙道：“你们先回避，我和四弟趁此机会面奏陛下。”

高松宫上前恳请天皇解散东条内阁，他说：“外臣岂知倘若战争结束处理不当，将危及帝国存亡。望陛下念明治先皇创业之艰难，起用有识之士，力挽汪澜，复安社稷，祖宗幸甚！”

裕仁听后说道：“御弟之言极是。但是，朕与秦始皇不同，履行的是帝国宪法和天皇的传统责任，岂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大臣，在这方面如有差错，是要扰乱国家的。故而，待朕与众臣商议后再定。”

高松宫奏道：“望陛下明鉴速办，否则帝国会起动乱！”

裕仁疑问道：“什么动乱？”

高松宫回答：“军内一些少壮派准备一旦东条拒绝辞职，将以非常手段除去此人。”

裕仁大惊，制止道：“此举过于唐突，不得实行。东条首相为帝国繁荣强大，鞠躬尽瘁，何有杀身之罪？！”

高松宫道：“只怕陛下玉音有不到之处。”

裕仁似乎还想说什么，望了高松宫一眼，却未张口，回身走了。进宫后，他命入速召东条见驾。

东条一家刚要用餐，副官报告，天皇请他速入宫。家人听后，不免产生疑虑，东条安慰道，“你们先吃吧，不要等我。”

入宫后，他见天皇早在御座坐定，心中一怔：天皇向来等臣至方出，为何今日有所不同。正寻思间，只听天皇说道：“听说近来你为国事奔波，竭尽全力，朕深为感动，本应赖你继续为帝国操劳，不想你劳累过度染病在身，朕甚为惦念，特召来问候，是否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为好？”

东条一惊，他向来身体强健，天皇今日何出此言？旋而他醒悟过来，这是让他托病去职。昔日明治天皇就曾因山县在甲午战争中作战不利，而让其托病辞职，看来自己已失去了天皇的信任。他只得毕恭毕敬他说道：“陛下虽居九宫，却体恤臣之苦衷，轸念臣之身体，令臣感激不尽。臣自开战以来，确实辛苦劳作，沉疴在身，不胜首相大任，请陛下恩准，辞去首相以下各职，选一新人，文能安邦，武能服众，发扬帝国神威于海外。”

天皇大喜：“你真不愧朕之重臣，理解朕之苦衷，望善自珍重，待来日再为帝国效力。”

东条谢恩退朝，回家与家人收拾行李，次日即搬出了首相官邸。直到战争结束，他再未跨入军政界半步。但是，战后东京大审判却没有忘记这名战争元凶，1948年12月23日拂晓，他在巢鸭监狱被处决。

东条辞职的当日，即1944年7月18日16时，天皇让一些重臣商议下届内阁的组成问题。

小矶登台

日本的重臣是天皇的高级顾问，一般都是资深的军政界元老。按照宪法，为天皇辅弼国务之责，完全由国务大臣来承担，重臣的言行本身没有直接责任。然而，根据惯例，内阁首相的人选要由重臣推荐上奏，有时对重要国务问题，重臣也要负责咨询，奉答天皇。所以，重臣实际上起监督政府的作用，内阁成员不能不对重臣的意见倍加注重。当时，日本共有7名重臣，即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广田弘毅、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他们几乎都担任过日本内阁首相。

重臣奉旨开会后，内务大臣木户幸一首先介绍了东条内阁辞职的具体情况，请大家推荐新内阁首相人选。

陆军大将阿部信行说道：“国务大臣如与统帅发生隔阂，影响甚大，因此务必要使两者紧密结合。直截了当说来，当前还是以现役军人出任首相为好。而目前海军最为重要，因此，是否可由海军中遴选？当前是否再请米内阁下出山为好？”

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曾连任三届内阁的海军大臣，1940年1月组阁，因反对日本与德意结盟，于是年7月被陆军赶下台。他对陆军不满，更不愿在如此艰难之秋出山，所以他拒绝道：“我认为军人应以专心从事作战为本职，政治最好由文官来搞。目前这种由陆海军轮流出任首相的方式不合适。”

阿部说：“目前文官没有合适之人选。”

米内道：“如文职中无适当者，应从陆军中选比较合适。从我过去的经

验来看，由我出任首相反而会增添麻烦。”

若槻礼次郎说道：“战争时期，我想还是军人任首相合适。国防第一线只能依靠海军。但是由海军出任首相，反而会令人多心，我想还是从陆军中选人为好。”他是倒东条的中坚人物。

米内说：“说海军处于第一线，我懂。但军人主要应该专管作战。我认为军人受的教育本来就是片面的，所以，我认为军人搞政治不合适。”

近卫文麿是三届内阁的首相，文官出身，也不愿在此时出任首相，他发言道：“在现阶段还是以军人出任首相为宜。”

重臣们议论半天，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基本同意从陆军中选人。他们提名寺内寿一元帅。梅津美治郎大将、畑俊六大将、本庄繁大将、荒木贞夫大将、小矶国昭大将等为首相人选，几经讨论，最后集中在寺内、小矶和畑俊三人身上，决定当晚上奏天皇裁决。

是日 20 时 50 分，木户谒见天皇，把重臣会议提出的首相候选人名单呈送上去。

天皇接过名单，退入内室仔细斟酌，并令武官长急速去东条处证询意见。21 时 50 分，天皇召见木户，敕谕：

关于召回寺内元帅在作战方面的问题，征询东条大将意见时，大将根据以下两点表示反对：1. 当此反攻激烈之际，前方总司令官不可一日或缺。2. 使国内政治形势影响前方，事关士气，不甚适宜。另外，这样做对大东亚共荣圈、甚至对其他中立国家也有权大影响，故应极力避免。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故而决定召小矶大将回国出任新首相。

次日，近卫担心小矶难以收拾残局，便向木户提议说：“应采取陆海军联合首相制，请米内大将参加内阁，他了解大局，又举荐了小矶大将，所以他入阁将有助于解决陆海军统帅部一元化问题，能够创造出举国一致的态势。”

20 日，天皇批准了木户呈送的小矶、米内联合组阁的计划。16 时 15 分，奉诏从朝鲜赶回的小矶国昭进宫晋见天皇，17 时 10 分，小矶与米内拜受了组阁的敕命。

22 日 13 时 30 分，小矶、米内冒滂沱大雨进宫谒见天皇，启奏遵旨组阁情况，并呈上阁员名单。天皇主持特任仪式。至此，小矶、米内联合内阁总算组成。

第五章 “捷号作战”出笼记

“捷号作战”联合内阁成立后，小矶即在首相官邸发表就职演说：

鄙人此次突然与米内海军大将共同拜受组阁大命，实不胜惶恐感激之至。目前战局极为严重。消除此前所未有之国难，唯一途径全赖国民团结一致，粉碎敌人之进攻。

政府对内将力求政略与战略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执行国务之各项政策，全面实行有利于完成战争之一切措施，坚决争取胜利。对外坚持我之一贯外交方针，彻底奉行大东亚共同宣言，完成圣战，以期安慰圣虑。务希各位国民，信赖并支持政府之决心，充分认识战局之严重，勿焦勿躁，沉着勤奋，各司职守，瞬息不懈，竭尽全力，克服万难，为国奉公。新内阁成立后，即与大本营携手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小矶对新任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说道：“战局日趋严重，皇上焦虑不安，阁下身为陆军首脑，应瞬间不懈，竭尽全力，克服万难，及早定出破敌大计，以安圣虑民心。”

梅津说道：“阁下所言极是，从小笠原群岛经马里亚纳群岛直到班达海的国防要线，其中马里亚纳的一角被突破了，我海军在这一战役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从而使战略态势变得于我不利。国防要线内的各个海域受到敌军恣意躁躏，日本本土同南方各地之间的联系几乎断绝，敌以马里亚纳为基地，不但已有可能轰炸我国本土，还有可能直接对本土进行登陆作战。这样，我们已不得不在连接本土、台湾、菲律宾一线上迎接敌方的正式进攻。在过去的作战中，敌方常在基地航空威力圈内选定登陆地点，而在马里亚纳作战中，却在距离基地航空威力圈外很远的前方，依靠强大的机动部队及陆海军的配合，进行了跳跃作战，考虑到敌方的这种新战略，牢固防守这一防线，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小矶表示赞同：“中国大陆作战亦不可忽视，是否继续完成在中国的湘桂作战，依靠中国大陆交通来弥补海上运输的不足？”

梅津接受了这一建议，立即会同海军军令部部长及川古治郎大将召开大本营会议，确定了新作战方针，并于7月22日下达。主要内容是：1.加强从菲律宾、台湾、西南诸岛到日本本土和千岛等海洋第一线的防守。2.做好准备，不管敌军来攻上述任何地点，均能随时集结陆海空的军事力量，进行迎击，并将其击溃。这称为“捷号作战”。3.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在中国的湘桂作战，依靠中国大陆交通弥补海上运输的不足。4.尽量依靠沿岸航路，确保海上交通。

梅津向大本营成员阐释道：“这个作战方针的基本原则是对进攻第一线的任何之敌予以坚决抗击，以谋求挽回战争形势，找到导致光荣结束战争的途径。把这一系列作战称为‘捷号作战’，也就是这个意思。”

7月26日，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向联合舰队下达了“捷号作战大海令”：

一、作战方针

1.尽量保持和运用现有作战态势，一面策划逐步削弱敌军兵力，一面自己创造战机或捕捉良机，以期歼灭敌舰队及敌进攻兵力。

2.和陆军保持紧密协同，确保国防重要地区，准备以后的进攻。

3.和有关部队保持紧密协同，确保日本本国同南方资源重要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

二、作战要领

1. 各种作战

A. 基地航空兵部队的作战

以基地航空兵力的主力配备在日本本土（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西南诸岛、台湾、菲律宾方面；以一部配备在千岛列岛、南方重要地区中部太平洋方面，负责捕捉并歼灭敌舰队及敌进攻兵力。

B. 机动部队及其余海上部队的作战

把大部兵力配备在西南方面，按照敌情，使之进入菲律宾方面或者暂时使之进入西南诸岛；把这一部兵力配备在日本本土方面，随时进行机动作战，同时策应基地航空部队，歼灭敌舰队及进攻兵力。

C. 奇袭作战

尽量实行奇袭作战，特别要抓住良机，在敌前进根据地，奇袭敌舰队，逐步削弱之。

尽量以潜水艇、飞机、特殊奇袭武器等进行各种奇袭作战。

2. 日本本土、西南诸岛、菲律宾方面

和陆军及有关部队配合，优先加强其防务，运用种种策略，迅速努力确立适应决战的态势，如敌来攻，即动用可能集中的全部兵力，大致在我基地飞机的威力圈内，迎击来敌，将其歼灭，以确保重要地区。

在这些方面的决战，称为“捷号作战”，实行“捷号作战”的时间，由大本营决定之。

小矶、米内、梅津、及川等军政要员迫不及待地想在国防圈上的某一点与美军决战。

但是，及川突然想起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存在的陆海军间争夺航空部队指挥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对“捷号作战”将产生极大影响。

梅津对此表示赞同：“此次作战设想所要求的是陆海军应协调一致地使用航空兵力，陆海军可就此问题做专门研究。”

当时，空军在日本军队中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军种，航空兵力分属陆海两家。陆军航空兵的基本编制是飞行师团或航空军；海军航空兵主要编在航空母舰舰队中。

根据梅津和及川的指示，大本营陆海军部立即研究对策，很快搞出了一个《关于捷号航空作战的中央协定》，详细区分了陆海军航空兵力的配备，明确了陆海军航空部队的指挥关系和作战分工。

这时，日本军政要员已经感觉到菲律宾之战已迫在眉睫，深感事态危急。如果菲律宾失守，那么日军同南洋的运输线路则全部断绝。因此，梅津决定调整菲律宾的兵力部署。7月28日，大本营陆军部下令解除第14军的战斗序列，成立第14方面军（9月26日任命在中国东北担任第1方面军司令官的山下奉文大将为第14方面军司令官），并为防卫南部菲律宾编成第35军（8月11日任命铃本宗作中将为该军司令官），列入第14方面军编成内。

8月上旬，第14方面军编成内计有：第35军（辖第16、第30、第100、第102师团及独立混成第54旅团）、第8、第26、第103、第105师团以及坦克第2师团、独立混成第55、第58、第61旅团。

9月22日，日本大本营又将驻上海的第1师团编入第14方面军战斗序列，并命令第23师团在中国甬满地区集结，准备调往菲律宾。

陆军计划菲律宾群岛位于东南亚地区，是一个由7100多个岛屿组成的岛国，其中吕宋、比萨扬、棉兰老和已拉望等11个岛屿的面积超过1000多平

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94%。菲律宾境内群山起伏，多丛林和火山，常发生地震，全国海岸线长达 18533 公里，多天然良港。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接到大本营下达的作战命令后，即研究制定具体作战计划。寺内出身军人世家，其父寺内正毅曾是明治天皇的重臣，先后任过陆军大臣、参谋本部次长、朝鲜总督、首相等职务，寺内继承父业，曾任过师团参谋长、朝鲜军参谋长、师团长、台湾军司令官、陆军大臣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为南方军总司令官，率日军攻占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岛屿。他是日军中少见的精通参谋、指挥与军政业务的军官。寺内和他的参谋们根据菲律宾的地理环境，认为美军随时随地都可能在菲律宾登陆，最有可能的登陆点是在菲律宾南部，因此，应集中兵力于南部抗击。

日本大本营仔细研究了南方军的意见后否决了它。大本营认为，菲律宾任何一个岛屿都适合登陆作战，因此不可能准确预言敌人先在什么地方发起攻击，与其把军队分散在南部各岛，不如集中兵力于吕宋，因为吕宋岛交通便利，最易于防守。寺内接受了大本营的建议，很快制定出在菲律宾固守的“捷一号作战计划”：

一、南方军和海军协同，击溃向菲律宾方面进攻的美军，摧毁其继续作战企图。

二、决战以和海军协同进行的航空作战为主，在海上歼灭敌进攻主力。

三、地面决战，力求在吕宋地区。

四、迅速整备菲律宾岛上的机场，使之适应航空部队的灵活作战。机场的整备，主要由第 14 方面军担任，由第 4 航空军协助。

五、地面作战准备，应依照下列各项：

1. 巴坦岛、巴布延地区

以一部分兵力确保重要地区，摧毁敌军推进航空基地的企图。

2. 吕宋地区

作为地面部队的主决战场，集结方面军的主力，歼灭企图进攻的敌军主力。

3. 中南部菲律宾地区

确保重要地区，以支援由海军及航空部队进行的决战。

六、航空作战应依照下列各项：

1. 严密巡逻搜索敌人，及时识破敌军进攻的时机。

2. 对于敌军机动部队，应掌握良机，以一部兵力促使其逐渐削弱，另一方面，力求保存我方兵力，防止逐渐消耗。3. 对于敌军基地航空部队，应利用我战略态势的优越，以一部兵力在黄昏、夜间和拂晓进行果敢的奇袭进攻，力求骚扰其进攻企图。4. 敌军企图在菲律宾数处登陆时，应先将吕宋或接近吕宋地区之敌，各个击破。5. 当敌军登陆兵团进攻时，应不失战机地统一使用各种军事力量，在海上将其歼灭，粉碎其企图。6. 当菲律宾方面决战时，第 3 航空军应准备能够随时调动必要的兵力。

8 月 5 日，寺内为了把根据上述作战计划制定的作战指导要领贯彻到所属各军，并和担任协同作战的海军部队统一作战思想、在马尼拉进行了陆海军联合图上模拟演习。同时命令第 14 方面军。第 4 航空军做好“捷一号作战”准备。

8 月中旬，寺内为加强菲律宾方向的防卫力量，将南方军兵站部拨归第 14 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并派特别视察小组，巡视菲律宾各地防御情况。视察

中发现，按确保空海的支撑要求，菲律宾中、南部的地面战备还不充分。于是，寺内命令第 14 方面军把一部分兵力从吕宋岛调往菲律宾中、南部，以加强莱特岛及达沃地区的防御力量。

大战在即，寺内要求各级指挥机构都要对敌情做出判断，并根据敌情和大本营的意图，制定出各部队实施的作战计划。

第 14 方面军司令官黑田中将本来认为，美军攻占马里亚纳之后，必然要攻取菲律宾。但他估计美军最可能先在莱特岛和棉兰老岛登陆，而不是在吕宋岛登陆。但是，寺内根据大本营的指令，要求他将防御重点放在吕宋岛，黑田虽觉不妥，但不敢违抗上级指令，立即对原作战计划进行了修正。

黑田指令第 35 军司令官铃木宗作根据南方军和方面军意图，立即制定出菲律宾中、南部的防御计划。不过，私下里他对南方军制定的“决战以和海军协同进行的航空战为主，在海上歼灭进攻的敌主力”的原则颇有微词，他认为：“这个设想很好，但打仗不能凭设想，语言不能击沉美国军舰，我们的飞机已不能同敌军的相比了，怎么能在空中战胜敌人？这一仗只有立足于在陆地上打才能赢。”

铃木在日军中以脾气随和且精于谋算著称。他到任后发现第 35 军担任防卫的地域包括棉兰老岛及萨马，内洛罗斯、莱特、宿务等大岛以及数千个小岛。他根据经验及地理条件，判断美军很可能在棉兰老岛的达沃地区和莱特岛登陆，认为只有适度集中兵力才能守住。

8 月 17 日，他在宿务市司令部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宣布“铃号”作战方案：

一、以第 100 师团坚守达沃方向；以第 16 师团坚守莱特湾方向；以第 30 师团主力及第 102 师团一部，作为机动兵力，随时用在重点方向，乘敌登陆时将其歼灭。

二、敌以主力在达沃登陆时，调用第 30 师团主力、第 102 师团的一部（步兵 3 个大队）及其他兵力，从卡加延、马莱巴莱方向歼灭达沃方向之敌。这个方案称为“铃一号”。

三、敌以主力在莱特湾方向登陆时，则使第 30 师团主力、第 102 师团的一部（步兵 2 个大队）及其他兵力在乌目方面登陆，歼灭当前之敌。这个方案称为“铃二号”。

四、敌在达沃和莱特方向各以较强兵力登陆时，其作战根据情况而定，但预定以第 30 师团主力指向达沃方向；以第 102 师团的一部及其他兵力指向莱特方向。

海军准备

1944 年 3 月 31 日 9 时，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的继任者、以冷静而保守著称的古贺峰一搭乘一架水上飞机赴棉兰老岛视察，途中遇暴风雨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为历史之谜。

古贺的职务由前横须贺海军基地司令丰田副武海军大将接替。丰田为人刻薄，处世谨慎。由于他一直在陆上基地服役，所以大本营海军部任命有丰富海上作战经验的海军中将草鹿龙之介任他的参谋长。

丰田接到“大海令”时，正埋头于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联合舰队的重建和整顿工作。第 1 航空舰队的兵力已在塞班、提尼安和关岛

作战中丧失大半，自 2 月以来，该舰队一直在达沃港进行重建和训练，到 8 月份，可以作战的飞机只有 257 架，距重建目标 400 架飞机还差许多。

第 2 航空舰队 4 个航空队是塞班岛登陆战役发生不久前编成的，正在九州进行训练，主要训练内容是攻击航空母舰，特别致力于训练在夜间或台风不良气候条件下进行奇袭攻击的能力。

联合舰队预计参加菲律宾决战的日本舰队有 3 支：一支是栗田健男海军中将指挥的第 2 舰队，又称第 1 游击部队，拥有 7 艘战列舰、11 艘重巡洋舰、22 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泊在新加坡附近的林加锚地；一支是志摩洁英海军中将指挥的第 5 舰队，又称第 2 游击部队，拥有 3 艘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泊在日本内海；一支是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指挥的第 3 舰队，拥有 6 艘航空母舰、2 艘重巡洋舰、21 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泊在日本内海。

丰田在高级海军军官参加的菲律宾决战作战会议上，根据联合舰队的任务、兵力及敌情判断，宣布了由草鹿龙之介制定的《联合舰队的捷号作战计划》：

一、作战方针

联合舰队配合陆军，根据大本营的“捷号作战”指导要须，在“捷号决战”海面，迎击消灭来犯之敌，确保战略上不败之势。

二、作战要领

1. 作战准备

(甲) 迅速整备菲律宾航空基地，以使第 1、第 2 航空舰队得以全力展开。为此，迅速整备克拉克、巴哥洛方面的基地群。

(乙) 海上部队的前进停泊地，预定在文莱、哥伦或吉马拉斯水道，迅速加以整备。

2. 作战要领

基地航空部队开始时回避敌机动部队的攻击，菲律宾以外的基地部队准备开进菲律宾。

海上部队也随时开进，一齐拥向敌登陆地点。

基地航空部队对此予以策应。

海上部队对敌登陆地点的冲击时机，以敌登陆开始后二日以内为原则；航空歼灭战以在海上部队冲进二日以前开始为原则。

(甲) 航空部队

第 1、第 2 航空舰队的全部兵力集中于菲律宾。

敌来攻前，第 2 航空舰队在日本本土西部保持经过一至二次跃进就能开进菲律宾的态势；第 3、第 12 航空舰队作为第 2 线兵力在国内待命，其加入战斗时机；由特别命令规定。

敌不携带运输船队，仅进行机动空袭时，以机警、短暂有力的攻击，奇袭敌军，力求逐渐削弱之，并尽量避免我方损耗兵力。

但把握足以歼灭敌军的战机时，基地航空部队应独立击溃敌航空母舰。

(乙) 水上部队的作战

第 1 游击部队(第 2 舰队的大部)在林加停泊地待命；第 2 游击部队(第 5 舰队的全部)及机动部队本队(第 3 舰队的全部)在内海西部待命。估计敌军即将来攻时，第 1 游击部队开到文莱或哥伦、吉马拉斯方向待命；第 2 游击部队开到内海西部或西南诸岛方向待命。

机动部队本队在内海西部做好出击准备，听候特别命令出击。

敌人登陆时，第1游击部队应策应基地航空部队的空中歼灭战，对敌登陆点实施冲击作战。

第2游击部队以及机动部队本部，大体上以牵制敌人于北方为原则。

（丙）潜水部队

潜水部队听候特别命令，开到指定海面，在敌登陆前主要攻击运输船队，以后切断敌人的增援运输。

丰田宣布完作战计划，问诸位将军：“诸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的吗？”

大家意识到一场恶仗即将来临，孰胜孰败虽难断言，但凭今日联合舰队之实力，取胜很难。不过，他们也提不出什么妙策，只得回答：“愿为天皇陛下效忠死战！”

丰田满意地点点头说道：“敌军登陆前，会对菲律宾实施空中袭击，而我们的作战准备可能尚未就绪，希望诸位做好边作战边准备的打算。拜托了！”

第六章 登陆莱特兑誓言

首攻莱特

麦克阿瑟改变原来先取棉兰老岛的计划，决定把攻占莱特岛作为重返菲律宾的第一战，很费了一些心思。

莱特岛的面积在菲律宾群岛中排第八位，像个大楔子插在以吕宋和米沙鄢群岛为主的北菲律宾和以棉兰老岛为中心的南菲律宾中间。它的形状像颗臼牙，牙根指向棉兰老岛。其东海岸是一片长 35 英里的肥沃平原，海岸空旷，没有暗礁，是较理想的登陆作战地点。但进入内陆 10 余公里后，就是地形复杂的沼泽地、河流和水稻田，进入雨季后只能走大路，否则几乎无法通过。

9 月初，哈尔西手下的一名舰载机驾驶员托马斯·凯拉海军少尉在菲律宾内海区机毁跳伞，降落在莱特岛上，被当地游击队救起，受到很好的照顾。凯拉回来后即报告哈尔西说岛上没什么守军。

哈尔西是海军军官，不太了解陆上情况。他马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麦克阿瑟，建议在莱特岛登陆，因为这样可以兵不血刃地获得一个面积达 2786 平方英里的巨大前进基地。他说：“从反攻以来，我们在太平洋上所夺占的地方，除了弹丸小岛，就是几个环礁。作为向吕宋、台湾、冲绳甚至日本本土进军的后勤基地，非得有莱特这样的大岛不可。”

可是，麦克阿瑟最初却不以为然，认为哈尔西把最重要的情报都弄错了，何谈作战计划？！据他的情报部门侦知，莱特岛决不是守军薄弱，而是防御力量很强。岛上驻有牧野四郎中将指挥的第 16 师团，将近 2 万人，并得到驻在宿务岛的第 35 军其他部队的支援，并不好啃，更谈不上占便宜，他仍准备先攻取棉兰老岛，那里是他败离菲律宾的最后一站，他要把那里作为重返菲律宾的第一站。况且，比莱特岛大 6 倍的棉兰老岛仅驻有不满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 54 旅团，棉兰老岛海岸很长，可选做登陆点的地方很多，这才是“兵不血刃”的登陆。

但是，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9 月底，他从情报部门得知，日军第 14 方面军司令长官易人，黑田因坦言日本岸基飞机不能挫败美国海上力量遭大本营的不满而被撤职，接替他指挥菲律宾各岛陆军的是日本关东军第 1 方面军司令长官山下奉文大将。山下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曾征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具有高超的丛林战指挥艺术，号称“马来之虎”。同时，他又任过日本驻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武官，在日本陆军大学当过兵学教官，熟谙欧美战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旗鼓相当的对手。

麦克阿瑟知道山下奉文是员悍将，懂得莱特岛的重要作用，不会听任美军攻取莱特岛而将菲律宾一分为二，各个击破。倘若美军攻占了莱特岛。山下很可能会利用美军远离太平洋上的各个后勤补给基地的弱点，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这样，莱特岛会成为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吸引日军蜂拥而来。倘若如此，一来可以集中兵力把他们歼灭在莱特岛，二来可以为日后攻取菲律宾其他诸岛减轻压力。

正在思虑中，他又接到报告，日军已在棉兰老岛增加了兵力，将第 100 师团调往那里，这一情报使他断然改变原来的计划，决定首先攻占莱特岛！他认为，重返菲律宾不在于选择哪一条路线，重要的是能否回去，怎样尽快

回去。

决心定下后，麦克阿瑟立即下达命令：沃尔特·克鲁格中将指挥的第6集团军担负莱特岛登陆作战任务，总兵力27.1万人；金凯德指挥的第7舰队担负输送登陆部队上陆和直接支援登陆部队上陆战斗任务；哈尔西指挥的第3舰队负责牵制和消灭日本联合舰队，并以舰载航空兵配合联合空军夺取莱特岛上空和附近空域的制空权；肯尼指挥的战区空军担负夺取与保持制空权，攻击和摧毁日军航空兵和海军的任务。

根据这个计划，整个登陆作战将分3个阶段进行：第1阶段于1944年10月17日拂晓开始，攻占莱特湾外围的霍蒙宏岛、苏禄安岛、迪纳加岛的北端；第2阶段以主力夺取莱特盆地，并占领位于该盆地内的日军飞机场和军事设施，以及打通圣周安哥海峡与潘纳宏海峡；第3阶段为向纵深发展胜利，占领莱特全岛和三马岛的一部分，打通苏立加峨海峡。

10月16日，麦克阿瑟登上“纳西维尔”号重巡洋舰驶离了查亚普拉，目标对准真方位315度，那就是1521年3月16日，著名的西班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横渡太平洋以后遇到的第一片广袤的土地。1560年，西班牙人征服了它，并以国王腓力普二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菲律宾。

此时，麦克阿瑟心情如潮水般难以平静。他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3月11日，他怀着耻辱、愤懑、沮丧的心情，被迫离开了菲律宾，逃亡到澳大利亚。当时，日本帝国可谓凶焰万丈，反攻前景暗淡渺茫。然而，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奋斗、流血、牺牲，他又挥军杀了回来。而且他这次将率领一支由数百艘舰船、上千架飞机和20余万官兵组成的强大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登陆作战，其声势堪与4个月前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西欧实施的诺曼底登陆作战相比。两年多来，为了这次行动，为了能够打回菲律宾，他呕心沥血，付出了辛劳和汗水。现在，一切都完成了，随着螺旋桨推进器的每一下转动，他正在一米一米地接近他数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

帷幕拉开

为了保障正在接近目标的登陆部队的翼侧安全并为舰队导航，10月17日，美军第6突击营在护航航空母舰大队的输送下抵达非战区域，准备抢占莱特湾口的霍蒙宏岛、迪纳加岛和苏禄安岛，其主要目的是在霍蒙宏岛和迪纳加岛上设置灯塔，引导护航舰队进入莱特湾，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了寻获藏在苏禄安岛上的日军布雷图。

第1阶段的任务完成的非常顺利。8时5分，突击营第4连在巡洋舰急袭炮火的掩护下，顺利登上苏禄安岛。9时，突击营第2连在驱逐舰和舰炮火的掩护下，开始登陆霍蒙宏岛，于10时38分全部上岸。9时，突击营的主力（欠第2、第4连）开始在迪纳加岛上陆，12时30分全部登岸。

第6突击营未遇任何抵抗就完成了第1阶段任务。随后，美军第77特混舰队的扫雷与水文测量大队的扫雷舰和水上爆破队在火力支援舰大队的掩护下，进入莱特湾，执行扫雷和轰击登陆场的任务。至19日1时35分，美军扫雷舰在迪纳加岛以北打开了一条9.5公里宽的航道，但在莱特湾却未发现日军敷设水雷或水下障碍物。

日军设在莱特湾口的海军瞭望哨于17日凌晨就发现了美军，并立即向指

挥部报告：午前7时，有敌战列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2艘，驱逐舰6艘接近。

很快，瞭望哨又报告道：上午8时，敌军一部开始登陆霍蒙宏岛。

丰田大将收到敌情报告是在8时9分，他一面立即向大本营报告，一面下令第1游击部队“迅速出击，开到文莱湾”。9时46分，他向全舰队发出敌情判断通报：

判断敌军在霍蒙宏岛登陆，是在菲津宾中、南部登陆作战的一部分；尽管敌进攻帛琉没有进展、机动部队损失很大，但仍按其预定计划，开始进攻菲律宾，企图以金凯德指挥的邓队在三马、莱特方面登陆；以麦克阿瑟指挥的部队在棉兰老岛南部登陆，这种可能性很大，不过没有十分把握。

日军第4航空军接到这一敌情通报，立即命令木下勇中将指挥的第2飞行师团搜索莱特湾入口处附近的敌情，但因天气不良，未能得到确实的情报。防守莱特岛的第16师团也派出侦察飞机，但依然毫无结果。

10月18日，莱特湾出现风速达30米的暴风雨天气，牧野师团长还是查不清敌军的企图。他向全师团下发的一份通报称：敌军舰艇多数驶进莱特湾，但是否为进攻而驶进，或为躲避暴风雨，抑或是在台湾海面战斗中遭到损伤的部分舰艇窜进港内，不明。

铃木和山下等陆军将领对美军是否进攻莱特，都未能作出确切的判断。

但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部却坚信敌人很可能在莱特岛登陆，遂命令所属部队：

一、第1游击部队由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动，全部歼灭敌进攻部队。

二、机动部队策应第1游击部队的突人作战，把敌人牵制于北方、并相机歼灭溃败之敌。

三、第2游击部队的第16战队编入西南布向舰队，作为海上机动反击作战的骨干，坚决进行反登陆作战。

四、在菲律宾集中基地航空部队，彻底消灭敌航空母舰。

五、先遣部队以全力处理敌受伤舰艇，并歼灭敌登陆部队。

六、第1游击部队突入登陆点的时间定在X日；机动部队本队于X—1乃至X—2日，进到吕宋东方海面。

七、X日以特别命令规定，现在大体定为24日。机动部队应按上述规定出击，由第1机动舰队司令长官决定。

寺内司令长官接到山下奉文和丰田副武的报告，心中有些犹疑，究竟敌军是否想在莱特岛登陆，这关系到用兵重点，轻率不得。

正在这时，马尼拉突然遭受美军大规模的空中轰炸，牧野也报告，莱特岛内的塔克洛班、普劳思和圣帕布洛等机场均遭空袭。寺内根据上述情况，判定美军必在莱特岛登陆无疑，立即向大本营发电，提出关于发动“捷一号作战”的意见。

及川和梅津两位海陆军首脑接到丰田和寺内的报告，马上上奏天皇，请求批准实施“捷一号作战”。

天皇问：“目前战机是否成熟？”

梅津奏答：“整个形势可以说在按我们预计的时间和方向发展，战机正在成熟。现在把帝国军队的决战方向确定在菲律宾方面。根据‘捷一号作战计划’，令陆、海、空军全力以赴，针对美军主力的进攻，指挥决战，粉碎其企图，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

及川亦道：“由于不久前我军在台湾海面取得了战果，当地陆海军官兵斗志愈益昂扬，为歼灭来攻菲律宾方向之敌，正在保持引弦待发之势。”

天皇听后，准奏道：“此次‘捷一号作战’是关系到皇国兴废之最大战役，自不待言。望卿等在作战指导上，务期陆海军官兵真正打成一片，圆满完成任务。”

当晚，大本营下达实施“捷一号作战”命令：一、我军进行决战的主要地区，定在菲律宾方向。二、南方军总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同来攻菲律宾方向美军之主力进行决战，粉碎其企图。

10月19日，寺内元帅下达命令：一、“捷一号决战”令已发。二、我将集结全部军事力量，对来攻菲律宾方向的美军主力，求一决战，以摧毁其企图。三、各军司令官应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奋起全力，定成决战。

山下奉文大将接到大本营和南方军的命令后，立即按事先计划，命令铃木：“举全军兵力，力求歼灭在莱特登陆之敌。”

10月19日拂晓，美军火力支援舰大队冒雨驶进莱特湾，按预定计划，开始向登陆地段实施火力打击。

日军飞机亦冒雨起飞，利用美军空袭间隙，攻击在莱特湾的美舰。双方互有损失，虽然不大，却昭示着一场恶战即将到来。

19日22时，大批美舰在迪纳加岛和霍蒙宏岛上的灯塔指引下，缓缓驶入莱特湾，广播喇叭里放出新教和天主教的祈祷声。天气闷热潮湿，官兵们睡不着，索性踱步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很少有人说话，大家都陷入沉思和不安之中。左前方隐约显现出迪纳加岛的影子，除了岛顶端“荒凉角”的灯塔不断放出白光外，全岛一片漆黑。

麦克阿瑟和士兵们一样，也在旗舰的甲板上踱步。参谋长萨瑟兰将军跟在他后面轻声问：“阁下，您在想什么？”

麦克阿瑟微微一笑：“我只想一件事，这就是明天要涉水上岸了。”

“有把握吗？”

“我有3个老K（即肯尼、克鲁格和金凯德，他们名字的英文第一个字母均为‘K’），他们长期在一起并肩作战，配合默契，登陆没有问题。”麦克阿瑟说道。

这时肯尼从对面走来，麦克阿瑟迎上前轻声说：“将军，如果没有您的B-17型轰炸机掩护我的上空，我将不得不靠一叶轻舟涉水上岸，此行甚至会失败。”

肯尼谦逊地道：“哪里，还是阁下的信念与意志鼓舞了我们每一个人。”

过了一会儿，麦克阿瑟返回舱内，做登陆前的最后准备。他把父亲留给他的那支大口径手枪放到旅行袋里，以备上陆时遇到不测，又戴上自己的手表，平时他是很少戴表的。接着，他又检查一下是否带上了那只盛满阿托品药片的药瓶，他知道菲律宾的疟疾是很厉害的。最后，他又检查一遍他的演说稿，稿子很短，但无疑是历史性的，他准备一踏上菲律宾的土地就对着麦克风讲下去。他的声音将由“纳希维尔”号重巡洋舰上功率强大的电台播出，传遍菲律宾的大地和上空，传遍全世界。

他知道，他的对手和自己一样也睡不着，但是对手失眠是由于灭亡前的恐惧，而他失眠是由于胜利前的兴奋！

“我回来了”10月20日，麦克阿瑟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终于来临了。天刚放亮，金凯德的6艘战列舰分别向图兰加和塔克罗本两个登陆点实施了

猛烈的炮火准备，岛上升起一团团灰色的浓烟。随后，巡洋舰、驱逐舰和炮舰驶近莱特岛，在近距离实施更猛烈的炮击，整个海岸线成了一片火海。待浓烟消失后，原来长满茂密树木的海岸已成尘土覆盖的废墟。

炮火准备过后，美军分南北两个突击兵团开始上陆。北部突击兵团由富兰克林·赛伯特少将指挥的第10军组成，下辖骑兵第1师、步兵第24师，当前任务是夺取班罗和塔克罗本及其飞机场。骑兵第1师的任务是攻占塔克罗本盆地、塔克罗本机场和加塔逊半岛；步兵第24师的任务是在占领班罗城后，占领卡堪、卡利盖拉、班露哥地区，并控制班罗至塔那恩的第1号公路。

南部突击兵团由约翰·霍迪斯少将指挥的第24军组成，下辖步兵第96师、步兵第7师，总任务是在图兰加与塔克罗本之间建立登陆场，主要目标是占领图兰加机场，步兵第96师的当前任务为夺取第1号公路的一部分和560加塔蒙高地，后续任务占领达加咪和塔那恩地域；步兵第7师的当前任务是，在攻占布鲁恩后，继续向北突击达加咪，占领该地域的所有飞机场。

9时45分，阳光映亮了莱特湾的碧水，美军上千艘登陆艇驶向海岸滩头，一场东方的诺曼底之战打响了。

10时，骑兵第1师第1梯队的3个团在“白色”海滩强行登陆。第7团第1营向北进攻，于下午4时攻占塔克罗本机场；该团第2营登陆后向西北方向进攻，于下午4时30分完成当天任务，前进2.7公里。第5团下午3时控制公路后，继续向西进攻，晚9时35分停止进攻，离预定攻占目标尚有数百英尺。第12团于下午5时15分完成了当天任务，共前进3公里。

10时40分，骑兵第1师预备队第8团在“白色”海滩上陆，11时30分全团登岸。午后2时，骑兵第1师建立陆上指挥所，午后4时30分在圣周斯开设司令部并建立炮兵阵地。

步兵第24师也于10时上陆，12时15分肃清了登陆场地域的全部日军。日暮，该师攻占160高地，共前进2公里。到当天战斗结束时，北部突击兵团已建立起纵深为2.5公里，宽为8公里的登陆场，总面积达20公里。

南部突击兵团步兵第96师在加兰班赛加何与圣周斯之间地域上陆。10时，该师第383团在“蓝色1号”、“蓝色2号”海滩上陆，未遇强烈抵抗，在下午4时结束当天战斗时，该团共向纵深推进2.4公里。

该师第382团上陆后，立即向纵深进攻，夺占40高地，日军拼死抵抗，激战数小时，美军终于攻占该高地，并向纵深推进1.2公里。

下午4时30分，步兵第96师各突击分队巩固已占领的陆地，但按战斗计划，该师没有完成第一天的任务。下午5时50分，该师师长登岸建立陆上指挥所。

步兵第7师在加兰班赛河与达哥顿河之间的地域上陆。10时，该师第32团在全长714米的“紫色”海滩登陆，该师第184团分别在全长364米的“黄色1号”、全长386米的“黄色2号”海滩上岸。登陆后，第32团向纵深推进540米，第184团向纵深推进2公里，因遭日军顽强抵抗，该师没有完成当天预定作战任务。

上陆第一天，南部突击兵团仅建立起纵深平均为2公里、宽为5.5公里的登陆场，总面积仅为11平方公里。

整个上午，麦克阿瑟一直站在“纳西维尔”号舰桥上聚精会神地观察登陆情况，一直站到吃午饭。他望着塔克罗本对部下说：“塔克罗本没什么变化，我上次来还是41年前，那时我从西点军校刚毕业。啊！对我来说，今天

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时刻！”

将近下午2点钟，他回到舱内换了一套崭新的咔叽布军装，头戴五星上将战斗软帽，鼻子上架着一副墨镜，手里拿着那只玉米芯烟斗，又出现在甲板上。他和萨瑟兰、肯尼、司令部的其他军官以及许多新闻记者登上一艘小艇，去接在“约翰兰”号运输舰上的菲律宾总统塞尔希奥·奥斯梅纳和卡罗斯·罗慕洛将军。

麦克阿瑟叉腰迎风而立，满脸微笑远眺被烟云笼罩的莱特湾海岸。他拍拍萨瑟兰的肩膀，快乐地哼着《圣经》中的诗篇：“正如李普菜所说，不管信还是不信，我们反正在这里了。”

菲律宾政府的首脑从舷梯走上小艇，麦克阿瑟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拥抱着老朋友罗慕洛将军，满脸泪水地喊道：“卡洛斯，我的小老弟，我们到家了！”

小艇离岸边越来越近，艇上的人员可以听到岸上的喊杀声和步机枪的射击声，嗅到燃烧着的棕榈树的烟味。在距岸边还有几十米的地方，小艇停了下来，放下舷梯，麦克阿瑟一行跳入水深没膝的海水，向岸上走去。摄影记者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动人的涉水上岸的场面。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情景之一。从小艇到岸上只有几十步，但在麦克阿瑟却感慨万千：“虽然我只跨了30至40步就到达干地上，可是这几十步却是我有生以来意义最深长的步伐。当我走完了这几步，站在沙滩上，我知道我又回来了，回来打击巴丹的死敌来了。因为在那里的日军尸体上，闪烁着本间雅晴将军的王牌部队第16师的徽章。”

海滩堵塞着4艘被日军炮火打坏的登陆艇，其中一艘还在燃烧。麦克阿瑟毫不理会，大步踏上塔克罗本海滩，镇定自若地到处转悠，部下提醒他小心地雷，麦克阿瑟满不在乎地回答道：“别担心，能炸死我的地雷还没造出来呢！”

他在棕搁丛中遇到步兵第24师师长弗雷德里克·欧文少将，他一边询问着战况，一边同士兵们打着招呼，然后转身拉着奥斯梅纳的手，坐在一棵倒下的树上说道，“总统先生，到家了，你感觉怎么样？攻下塔克罗本后，我就把行政权力移交给你，这可能比原计划要早一些，形势发展很顺利。”

奥斯梅纳感谢道：“我已做好一切准备，将军，您什么时候交部可以。”

这时，一名通信军官把麦克风接到他们面前，麦克风是从一辆电台卡车拉出来的，电台卡车接通了“纳西维尔”号大功率无线电发射台，英语、马来语、华语和西班牙语播音员早已宣布有重要消息广播，同声译员戴上耳机调试了自己和麦克风的距离，远在1万英里之外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际新闻部已经得到通知，随时准备中断正常的广播节目，虽然莱特湾与华盛顿时差达13个小时，但仍要播发这条重要新闻。

天开始下雨了，麦克阿瑟在雨中站起身，打开电台开关，拿起麦克风，他的声音有些颤动，但情绪感人地发表了著名的重返菲律宾演说：

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托万能之主的福，我们的军队又站在菲律宾的、洒着我们两国人民鲜血的土地上了。我们为摧毁统治你们的残余敌人，为恢复不屈不挠的力量基础——你们民族的自由，回来了。

站在我旁边的是你们的总统、伟大的爱国者曼纽尔·至松总统的杰出继承人塞尔希奥·奥斯梅纳以及他的内阁成员。因此，你们的政府现在已经牢固地重建在菲律宾的土地上。

你们光复的时刻就在此时。你们的爱国者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坚定不移地

要争取人类历史记载中的最高的自由原则。现在，我号召你们尽最大的努力，发挥觉醒了的民族的勇气，让敌人知道，和他们作斗争的一支内部力量是异常凶猛的，是和外来的一支兵力一样地难于对付的。

向我靠拢，继续发扬巴丹半岛与科雷吉多尔不屈不挠的精神，随着战线向前推进，把你们带进作战区内，起来，战斗！利用每一个有利的机会，打击敌人！为了你们的故乡和家庭，战斗！为了你们的后代子孙，战斗！为了你们神圣的死者，战斗！不要气馁，让每一只手臂部坚强如钢，神圣的上帝为我们指路，跟着他，去争取正义的胜利！随后，奥斯梅纳也讲了话，他号召菲律宾人民与美军通力合作，战胜侵略者，重建法律与秩序。发表完演说，麦克阿瑟提笔又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已打回菲律宾，为美国在远东重建声威打下了基础。罗斯福复电庆贺道：举国上下感谢你，全国都为你及你的部下反攻回去所取得的成功而祈祷。

第七章 史无前例大海战

潜艇夜袭

1944年10月18日17时32分，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向联合舰队下达发动“捷一号作战”的命令：

一、第1游击部队（栗田部队）自圣贝纳迪诺海峡挺进，冲入敌登陆点，歼灭敌进攻部队。

二、第2游击部队（志摩部队）作为反击作战的骨干，对敌登陆点进行反登陆。

三、机动部队本队（小泽部队）进到吕宋东方海面，策应第1游击部队的冲入，把敌人牵制在北方，伺机歼灭残敌。

丰田接到命令，考虑到舰载机的不足，与美军进行航母大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不如派以超无畏级战列舰“武藏”号为核心的海军部队主力冲入敌人登陆点。因此，他命令：“小泽舰队南下，远远候在吕宋以北海面，引逗急躁好斗的哈尔西离开自己要保卫的登陆部队和舰船：栗田舰队主力北上，一旦哈尔西中计，便趁虚直取莱特湾；同时，栗田舰队分出一支舰队，由西村祥治海军中将率领，取道苏里高海峡进击莱特湾，与栗田形成钳形攻势；另外，志摩舰队也南下助战，取道苏里高海峡参加钳形攻势。栗田部队冲入莱特湾的时间为25日4时。”

第1游击部队司令官栗田健男出身于学者家庭，父亲是名历史学家，他自己却是行伍出身，先后在5艘驱逐舰上任过舰长，两度指挥鱼雷舰队，还指挥过一个巡洋舰队。他曾为中途岛登陆的部队护过航，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后，他接任第2舰队司令。他的舰队完全是水面部队，但火力相当强，舰队编成内有两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战列舰——“武藏”号和“大和”号。

栗田接到出海作战命令，立即进行了部署：一、栗田亲率包括“武藏”号、“大和”号战列舰在内的5艘战列舰、10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5艘驱逐舰，从已拉望岛西岸北上，经锡布延海、圣贝纳迪诺海峡，在25日黎明冲进莱特湾。二、西村中将指挥“山城”号，“扶桑”号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经苏禄海、苏里高海峡，在25日黎明冲进莱特。

但是，舰队官兵经几次海战，斗志衰落，对此战毫无信心，纷纷抱怨道：“我们并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爱惜帝国海军的名誉。如果大海军的最后一战是和敌人的空舰船厮拼，那么东乡平八郎元帅、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地下也不会安息的。”

栗田虽不否认这些抱怨有道理。但是身为帝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10月21日晚，他在旗舰“爱宕”号上举行宴会，招待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栗田一反平常不大讲话的习惯，以罕见的强烈语气训戒道：“看来反对意见很大，但是，实际上战局比诸位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如果国破而舰队在，那将是我们的一大耻辱。我想，恐怕大本营也打算把本舰队置于‘死地’。战局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但莱特湾出击是义不容辞的，是会在世界上创造奇迹的，谁敢说我们舰队一旦出击不会取得挽回败局的军功呢？诸位！歼灭势不两立的死敌哈尔西、米彻尔、金凯德的机动部队的时机来到了！希望大家努力作战！”

栗田训话完毕，众将士一同三呼万岁，以示顺应栗田之意。

10月22日晨8时,栗田率舰队以18节航速从文莱出发,沿巴拉望海峡,由北路向莱特湾挺进,西村率舰队于22日15时驶离婆罗乃港,经苏里高海峡,由南路进击莱特湾。

巴拉望岛位于一条25海里宽、由海图上未标明的暗礁和巴拉望本身组成的航道上。这些暗礁的确切名字叫“危险的浅滩”。在靠近这些暗礁的水域中,有两艘美军潜艇“飞鱼”号和“鲛鱼”号在水面上巡逻。23日零时16分,美军潜艇“飞鱼”号发现了敌舰,立即向哈尔西报告:“发现敌舰多艘,其中3艘似属战列舰,在追击中!”

哈尔西立即命令潜艇继续跟踪,做好战斗准备。

美潜艇全速追击,4时50分,“飞鱼”号接近日舰,全体人员都进入战斗岗位,5时10分,“飞鱼”号潜入水下。5时25分,艇长戴维·麦克林托克海军中校通过潜望镜盯住了“爱宕”号重巡洋舰,果断下令发射鱼雷。

6枚艇首鱼雷直扑“爱宕”号。栗田与参谋长小柳富次海军少将正在甲板上观日出,猛然觉得脚下连续发生4次大震动,随着几声巨响,旗舰“爱宕”号中弹倾斜,浓烟滚滚,烈焰腾腾,舰上一片混乱。

栗田狼狈地被救下正在下沉的旗舰,登上“大和”号,回身再望,重巡洋舰“摩耶”号和“高雄”号也中弹起火,它们均被“鲛鱼”号潜艇击中。几分钟后,“摩耶”号就沉入海底。

还没到达菲律宾中部的危险海面,就丧失了两艘重巡洋舰,栗田颇感晦气。哈尔西却借此探明了日舰的动向和实力。

从北面南下的小泽舰队获悉栗田遭到潜艇攻击,赶紧一再发出明码信号,以期引起哈尔西的注意。然而,由于美军侦察机被派往西面监视栗田舰队去了,没有发现小泽这个“诱饵”,急得小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两艘美军潜艇打得栗田狼狈不堪的时候,西村舰队悄然潜入了婆罗洲和巴拉望岛之间的苏禄海。舰队也被美军侦察机发现,不过侥幸脱逃,继续向苏里高海峡急速前进,冲向莱特湾。

不久,美军又发现7艘日舰从台湾驶来,正驶向苏禄海,尽管军舰数量与西村舰队相同,但却是日军的另一支舰队,由志摩清英海军中将指挥。美军没有察觉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误认为是同一支舰队。

志摩舰队从台湾出发时,接到的命令是让他同西村舰队协同行动。但是他却没有主动与西村建立联系,这两位海军将领谁也不想使自己的行动与对方协调起来。因此,他们只好孤军奋战,最后被美军各个击破。

美军获知日本联合舰队前来莱特湾,立即派第3、第7舰队前往截击。两支舰队的总兵力共计12艘航空母舰、18艘护航航空母舰、12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和104艘驱逐舰,光舰载机就有1250架。但是,美军自恃兵力雄厚,根本没有考虑要对参战兵力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部。战役开始时,哈尔西和金凯德虽然几乎同时获得了日本海军已经发起进攻的情报,但是他们谁也没有主动与对方进行协商就各自按照自己的判断下达了作战命令。哈尔西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栗田舰队上,既忽略了西村和志摩舰队,也没有及时发现小泽部队。而金凯德则以为他要对付的只是西村的7条战舰,根本没有想到敌人南方兵力是由两支不同的作战编队所组成。正因为这些原因,使莱特海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复杂场面。要不是美军兵力占有很大优势,而且栗田临阵又表现得异常无能,这场海战的胜负是很难预料的。

锡布延海大战

10月24日8时，哈尔西的侦察机在锡布延海至圣贝纳迪诺的航道上发现了栗田舰队。但是，哈尔西听说敌舰编队中没有航空母舰，心中生疑，他奇怪日本人怎么会在没有航空母舰的支援下，派出“大和”号这样的战列舰作战呢！他估计日本人的航空母舰一定在附近海域。为阻止栗田向圣贝纳迪诺海峡前进，同时也为抵御日本航空母舰舰载机可能的攻击，哈尔西下令所有飞机立即起飞投入战斗。

10时40分，美军舰载机第1攻击波飞抵栗田舰队的上空。40余架轰炸机、鱼雷机和歼击机在日舰队两侧迅速占领了有利阵位，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首先攻击的是“武藏”号战列舰。

“武藏”号战列舰舰长263米，宽38.9米，满载排水量为72809吨，装有9门460毫米口径的巨炮，射程达42公里。全舰共有大小火炮152门。该舰重装甲，舷部装甲厚达410毫米，具有分层叠装的船身，号称“永不沉没的战舰”。

美机冒着日舰猛烈的高射炮火俯冲而下，把成吨的炸弹、鱼雷倾泻给日舰。顿时，3枚鱼雷击中“武藏”号战列舰右舷，一阵猛烈爆炸之后，巨舰上的一门460毫米大炮被击坏，右舷横倾3度，航速减至22节。

12时3分，第2攻击波次的22架美机又飞临日舰队上空。在纷纷坠落的炸弹中，有3颗命中“武藏”号，前甲板和左舷被打坏，巨舰略向左横倾，但航速未减。

13时25分，第3攻击波的29架美机又蜂拥而至，先是俯冲轰炸机投弹，接着是战斗机扫射甲板，没有炸中的炸弹激起冲天水柱，把“武藏”号团团围住。巨舰连中千颗炸弹和3枚鱼雷，剧烈的爆炸把舰首外甲板撕裂，海水漏入，舰首低沉。栗田大惊，急忙向丰田司令官发电：“第1游击部队正在锡布延海苦战，预计敌之空袭还要增多，请陆基航空部队和机动舰队火速进攻估计在拉蒙湾方向上的敌人航空母舰舰队。”

14时30分，第4攻击波次的55架美机又发动空中攻击，7枚鱼雷在波浪滔滔的水中像蹦跳的海豚一样先后打进已被重创的“武藏”号左舷，巨舰明显向左倾斜，上层建筑全部被摧毁，舰首继续下沉，航速减至12节，舰长猪口敏平海军少将负伤。

栗田见援兵不至，“武藏”号又无法跟上编队，遂命令“清霜”和“滨风”号驱逐舰留下陪伴“武藏”号，自己则率舰队冒着弹雨以22节航速继续前进。

15时20分，第5攻击波的100架飞机向栗田舰队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击。日舰虽拼命射击，却丝毫阻上下了美机向“武藏”号的冲杀，10颗炸弹直接命中这艘巨舰，“武藏”号再也无能为力，渐渐下沉了。

栗日见状，心中十分震惊。天这么亮，美机还可以来袭几次，而在前面的海峡中是无法躲避的，弄不好舰队会成为瓮中之鳖。想到这里，他不由心惊胆战，命令舰队掉转航向退口。他电告丰田司令长官道：“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按原计划前进，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使自己成为敌之盘中肉，我们几乎没有把握成功。因此，我们认为，暂时撤至敌机航程之外是上策，待陆基友机给敌军以决定性一击以后再行定夺下一步的行动。”

可是，栗田西航 1 小时后，却未见敌机追杀，又打消了后撤的念头，决定回转航向向圣贝纳迪诺海峡挺进。17 时 15 分，他的舰队再次转向，排成纵队小心翼翼地马斯巴特和布里亚斯两岛间航行。

在栗田一退一进之时，“武藏”号战列舰已走入地狱之门了。

黄昏时，“武藏”号彻底瘫在海上。猪口下令全体舰员离舰。甲板上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

19 时 35 分，巨鲸一般的庞然大物“武藏”号战列舰翻转着它那 263 米长的身躯，带着遍体伤痕，终于沉入海藻丛生的海底。

在这次海战中，除了“武藏”号倾覆外，它的姐妹舰“大和”号战列舰，以及“长门”号战列舰、“矢矧”号轻巡洋舰也被重创。栗田舰队实力大为削弱。

菲律宾东部海海战

还在哈尔西的飞机准备飞往锡布延海时，美军雷达观察到了有 3 个庞大的敌机群，正从西南方向迅速接近。哈尔西果断地让“爱塞克斯”号、“普林斯顿”号、“列克星敦”号和“朗利”号航空母舰的飞机改变进攻目标，截击敌机群，其余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则继续飞往锡布延海攻击栗田。因此，在锡布延海海空战的同时，菲律宾东部海域也在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大空战。

最先拦击日机群的是从“爱塞克斯”号起飞的美机群。由于日军富有作战经验的老飞行员在中途岛以来的历次战斗中已经几乎丧失殆尽，新飞行员又因燃油缺乏大大影响了训练质量，战斗素质普遍很差。所以，战斗开始不久，日军就失去了进攻的势头，渐渐陷入被动，被美军舰载机打得落花流水。麦克坎贝尔海军中校在半小时之内就击落 9 架日机，创太平洋战争中单机一次击落日机的最高纪录。

日机仓惶逃窜，美军紧追不舍，几乎一直追到马尼拉才返航。

空战时，一直在浓浓的低云和雨幕中躲避日机攻击的美军航空母舰，见舰载机返航，便冲出雨云区，准备收回战斗机。不料，正在这时，第 2 攻击波的 80 架日机又蜂拥而至。

轻型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上空只有 8 架战斗机掩护母舰接收飞机，见日机群扑来，立即迎上去截杀，横冲直撞，将日机群战斗队形打乱，击落 28 架日机。

但是，毕竟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美机抵挡不住日机，一架日军俯冲轰炸机突然隐蔽地从云层中钻了出来，径直向“普林斯顿”号甲板冲去，随着一阵刺耳的呼啸声，这架日机将两颗 550 磅炸弹准确地投在甲板上。

当时，“普林斯顿”号甲板上有不少飞机正在加油，另外一些飞机已悬挂好了鱼雷和炸弹，正等待起飞。这两颗炸弹穿透飞行甲板爆炸，将甲板上的美机炸得七零八落，引起熊熊大火，很快甲板上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都着了，火势如同脱缰的野马，越烧越旺，尽管救火队拼命扑救，也无济于事。

美舰官兵担心飞机上的鱼雷和炸弹被引爆，纷纷将甲板上的飞机推下大海。可是，还没容他们喘口气，10 时 2 分，“普林斯顿”舰上的鱼雷舱被烈焰引着，发出霹雳般的巨响，顿时将飞机甲板撕开，把舰尾升降机平台抛入空中，炸得官兵血肉横飞，舰面上升起一缕 300 米高的黑色烟柱，除了灭火

队之外，全舰人员不得不弃舰逃生。

这时，其余美驱逐舰和巡洋舰赶来接应。“伯明翰”号巡洋舰驶近“普林斯顿”号，欲把14个大型灭火器送到航空母舰上，但由于海面波涛汹涌，两舰舰舷发生大碰撞，竟把“伯明翰”号上的两门120毫米舰炮连同炮座撞倒在甲板上。

“莫里森”号驱逐舰为送灭火队登上航空母舰，在舷靠时，不幸两烟囱之间的上层建筑与“普林斯顿”号的突出部卡住一个多小时，“莫里森”号舰桥被撕掉一大截儿，在巨流的冲击下，航空母舰上的一辆吉普车和一辆牵引车竟被抛到驱逐舰上。

黄昏时分，“普林斯顿”号上的大火除舰尾靠近鱼雷库的地方仍然在燃烧外，基本已被控制住。“伯明翰”号巡洋舰送来拖缆准备拖航。在其驶到距“普林斯顿”号仅30米处时，航空母舰舰尾弹药舱终于被余火引爆，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把大量的弹片一股脑儿地倾泻在“伯明翰”号甲板上。

这次爆炸对于“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来说是毁灭性的。17时49分，它彻底瘫在大海上。两艘驱逐舰向它发射了几枚鱼雷，帮助它加速沉入海底。“普林斯顿”号是自所罗门战役中“大黄蜂”号被击沉以来，美军损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惊人的大爆炸也给“伯明翰”号巡洋舰带来一场灾难，舰上229名舰员阵亡，420名舰员受伤。

苏里高海峡夜战

哈尔西虽然重创了栗田舰队，但因没有发现敌人的航空母舰而深感不安，“普林斯顿”号的沉没更使他焦躁。他下令派出侦察机侦察，意欲寻找日本航空母舰决战。

此时，小泽也在为没有诱使美军航母编队驶出莱特湾而着急。他再次派出“伊势”和“日向”号航空母舰同另外5艘军舰南下引诱美舰。

24日16时30分，美军侦察机终于在吕宋岛东北海面约200海里处发现了小泽舰队。哈尔西接到报告，大为高兴。当时，他有3套作战预案：一是将舰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出来，一部分留守关键的圣贝纳迪诺海峡；二是不立即出击小泽舰队，而用全部兵力封锁住圣贝纳迪诺海峡；三是放弃圣贝纳迪诺海峡，整个舰队全力北上迎战小泽舰队。

热衷于勇猛冲击的“蛮牛”哈尔西选择了第3套预案。他认为，栗田舰队已受重创，不足为虑，即使冲进莱特湾，也会被集结在那里的金凯德的第7舰队打垮，不需要他的第3舰队像猫蹲洞口吃耗子一样埋伏在圣贝纳迪诺海峡，等待敌人来攻。他的重要目标是敌人的航母编队，如果能消灭这些航空母舰，那么今后的战斗中再也不必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了。因此，他决定立即攻击小泽舰队。他在地图上指着小泽舰队所在的位置，对参谋长罗伯特·卡尼海军上校说道：“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米克，命令全舰队向北追歼他们！”

就这样，小泽终于成功地把哈尔西的第3舰队诱出圣贝纳迪诺海峡，为栗田舰队通过该海峡创造了良机。

栗田率舰队悄然杀个回马枪，正行进在市里亚斯岛和马斯巴特岛之间，以24节航速向圣贝纳迪诺海峡接近。听到小泽将哈尔西诱出，他大喜过望，

立即在“大和”号旗舰上发出一道措辞强硬的命令：“冒全军覆灭的危险，我舰队决定向美登陆滩头实施突击，一举歼灭敌人！”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也发来电令：“确信天佑，全军突击！”

21时45分，考虑到因遭美机空袭耽搁了半天的航程，无法按时会师，栗田电令西村放慢从南路进击莱特湾的速度，将预定的钳形攻势推迟至25日11时以后。

美军侦察机很快就发现了栗田舰队的航向和企图，但是哈尔西深信金凯德会从容消灭它，依然置之不理，甚至未把这一情报通报给第7舰队。而金凯德则以为北面由哈尔西镇守，对这一侧面丝毫未加防备。

午夜，月亮西沉大海，栗田舰队像幽灵一般通过了圣贝纳迪诺海峡。透过星光微闪的海面，栗田望不到一艘美舰，连潜艇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用雷达扫描周围50海里的洋面，还是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原来在这里守候他们的第3舰队，已全部拦击小泽去了。

栗田惊讶之余，重新点燃希望之火，渴望与西村南北对进夹击莱特湾，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西村已孤军冲入虎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西村与栗田一样一直在海上任职，是员悍将，加上他的独生子西村桢治海军中尉在菲律宾海战中战死，他对美军有一股刻骨铭心的仇恨。他接到栗田的减速航行电报后，不发一言，继续下令舰队全速航行。

距西村舰队后面30海里，跟进着志摩舰队，但是他属于日军西南舰队，而不隶属于第2舰队，这两位指挥官相互间没有任何协同关系，只是几小时前，志摩才接到联合舰队指令，让他与栗田和西村舰队一同攻击莱特湾。于是，志摩才决定跟着西村舰队驶进苏里高海峡。

苏里高海峡位于棉兰老岛以北，总长30海里，狭窄处有较强的暗流，与莱特湾紧紧相连。

这时，金凯德的第7舰队正列阵等待着西村的到来。担任这次作战指挥任务的是海军少将杰西·奥尔登多夫，他根据金凯德的指令，把6艘战列舰在海峡的北口一字排开，4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和28艘驱逐舰在战列舰的翼侧前方占据了有利阵位。还有30艘鱼雷快艇也在海峡南口待机行事。

25日2时许，西村舰队大胆冒险，钻进了美军布设的口袋阵。日舰以单列纵阵前进。最前面是“满潮”、“朝云”、“山云”、“时雨”4艘驱逐舰，接着是“山城”、“扶桑”两艘战列舰。殿后的是“最上”号重巡洋舰。

由于美军对海警戒雷达比日军先进，所以当西村舰队还在25海里以外时，就被美军发现。2时40分，美军一警戒驱逐舰发来电报：“黄鼠狼，184度，18海里。”奥尔登多夫立即命令准备战斗。

2时55分，“时雨”号驱逐舰也发现了美军舰队，但为时已晚，埋伏在南口处的美军鱼雷快艇如群狼猎物杀了过来，结果，27枚鱼雷很快将“山云”号和“满潮”号驱逐舰送入海底。“朝云”号驱逐舰受重伤退出编队，“山城”、“扶桑”号战列舰也中弹受伤。

西村舰队毕竟受过良好的夜战训练，日舰用探照灯和照明弹照亮目标，以迅速的炮火进行拦阻射击，击退了美军鱼雷突击群。

击退美军鱼雷艇后，西村发电给栗田和志摩：“第2号紧急战报。苏里高海峡南端入口处两侧均有敌鱼雷艇与驱逐舰，我驱逐舰两艘中鱼雷后沉没，‘山城’号中鱼雷一枚，但无碍于战斗，我正继续挺进。”

西村发完电报，即率“山城”、“扶桑”号战列舰、“最上”号重巡洋

舰和“时雨”号驱逐舰继续北上朝莱特湾进发。

金凯德闻报，突然想起麦克阿瑟还在“纳西维尔”号上，担心他的安全，便请麦克阿瑟下船。但是，麦克阿瑟拒绝道：“我从未观看过海战，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金凯德见状，认为作战舰船易遭致攻击，又请麦克阿瑟转移到运输舰上观战。

但是麦克阿瑟斩钉截铁地说道：“从作战船只转移到非作战船只？我不干这种事情！”

金凯德一听急了，以海战最高司令官的名义下令“纳西维尔”号撤出战斗。然后，准备截杀西村残舰。

3时30分，西村舰队闯进苏里高海峡中段，被美军驱逐舰群截住，美舰数十枚鱼雷扑向日舰，西村乘坐的旗舰“山城”号接连中弹，舱内大量进水。危急之中，西村向各舰下达命令：我舰遭受鱼雷攻击，各舰不要顾我，各自前进，攻击敌人！

命令刚发出去，“山城”号火药库就发出大爆炸，燃起熊熊大火，西村以下舰上官兵来不及弃舰，全部葬身海底。

“扶桑”号战列舰舰长坂巨海军少将立即接替指挥，继续率舰队前进，不料却钻进美军战列舰和巡洋舰摆下的“T”字阵中。

3时50分，所有的美军战列舰、巡洋舰突然开火。由雷达控制射击的美军舰炮在黑暗中如同长了眼睛一般，准确无误地击中日舰。34700吨级的“扶桑”号被骤雨般的炮弹炸得千疮百孔，4时30分沉入大海。“最上”号重巡洋舰也焰火满船，失去了战斗力，后被美机炸沉。

装甲很薄的“时雨”号驱逐舰还算幸运，仅舰尾中了一弹，舰长西野繁海军中佐见势不妙，下令全速返航，终于从死亡的地狱中捡回了一条命。

西村舰队覆灭不到一小时，后面跟进的志摩舰队冒着大雨稀里糊涂地赶到战区，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几艘逐渐下沉的日舰残骸。

奥尔登多夫的舰队还没有完全撤离战区，见又来了一队敌舰，立即占领阵位，向日舰实施攻击。日军“阿武隈”号轻巡洋舰很快被鱼雷击中。志摩见势不好，急令转舵后撤。海面上留下了日舰的残骸和大片的油迹……

经此一战，日军从南路进攻莱特湾的企图彻底破产。海战中，西村舰队几乎全军覆灭，志摩舰队伤两艘巡洋舰，日军阵亡5000余名官兵；而美军仅损失一艘鱼雷快艇，阵亡41名官兵。

激战萨马岛海域

苏里高海峡大捷使得金凯德十分兴奋，立即同奥尔登多夫发电祝贺。可是，电报刚发出，他就接到一份敌情报告，惊得他目瞪口呆。

原来，栗田驶过圣贝纳迪诺海峡，继续向前挺进，于25日6时45分发现了正在距莱特湾入口处80海里的北部海域从事两栖作战任务的美军护航航空母舰编队。这个编队共18艘护航航母，分成3个大队。其中克利夫顿·斯普拉格海军少将指挥的大队几乎在这同时，也发现了敌舰。

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哈尔西的第3舰队正在遥远的北方猛冲；奥尔登多夫的舰队尚在南面的苏里高海峡加油填弹；莱特湾内大批船只、登陆部队、物资只有护航航空母舰提供空中掩护，而这些护航航母装甲薄，速度慢，火

力弱，每艘舰上只有 28 架舰载机，根本不是栗田舰队的对手，不堪一击。

斯普拉格犹如当头挨了一棒，他知道再过几分钟，他的编队就要受到日本人舰炮的攻击了。

果然，6 时 58 分，“大和”号战列舰的主炮开始怒吼，这是日军第一次用 3220 磅的巨型炮弹向美舰开火。其他日舰也相继开炮，装有不同颜色的炮弹在护航航空母舰周围爆炸，激起粉红、绿色、鲜红、黄色和紫色的水柱。“怀特普莱恩斯”号护航航母上的舰员被炮弹爆炸的气浪纷纷掀倒，一架舰载机犹如被一只力量无穷的巨手从甲板上轻轻抓起丢在大海里。剧烈的震动使该舰主机损坏，烟囱开始吐出黑色的浓烟。

斯普拉格命令舰载机立即起飞阻滞日舰的行动，一面向金凯德告急，一面转舵向南撤退。7 时 16 分，他令“霍尔”、“希尔曼”、“约翰逊”号驱逐舰回身缠住日舰，企图以牺牲它们为代价争取时间，等待增援。“约翰逊”号冒着弹雨在距日“熊野”号重巡洋舰 7000 米处，一气发射了 10 枚鱼雷，击中该舰，迫使“熊野”号退出战斗。但“约翰逊”号也中弹起火，就像一条小狗被卡车压过去一样在海面上漂浮着。“霍尔”号开到日舰两个战队的射程内，被团团包围，连中数弹。但是舰长利昂·金伯格海军中校仍奋勇还击，在主发动机被打坏的情况下，用一个发动机把舰身对准日“羽黑”号巡洋舰，发射了 5 枚鱼雷。“希尔曼”号冲进敌舰阵中，与日舰机智周旋。先是攻击“羽黑”号，后又攻击日“金刚”号战列舰，接着又摆脱“金刚”号，冲向“棒名”号战列舰，打完炮弹就跑，自己却未中一弹，创下了奇迹。而日舰阵位却让“希尔曼”号这一冲杀搞乱了。另外两个大队的美军护航航母也派出飞机增援，但遭到日舰高炮猛烈射击，损失很大。栗田下令以 30 节航速追歼以 18 节航速后撤的斯普拉格大队。形势更加危急。“冈比亚湾”号护航航母被日舰追上后，很快中弹起火，主机停车，减速掉队，于 9 时 7 分翻转沉没。“卡里宁湾”号护航航母连中敌弹 15 颗，遭到重创金凯德接到报告后，一直没有停上过向哈尔西请求增援：

据报告，敌战列舰和巡洋舰正在萨马岛附近海域炮击我护航航空母舰编队。

急需快速战列舰、立即驶往莱特湾。

我护航航空母舰现遭敌 4 艘战列舰、8 艘巡洋舰及其他舰艇攻击，请全速驶赴莱特湾掩护，并清派快速航空母舰立即进行反击。

急需重型战列舰救援：

情况危急，急需战列舰、快速航空母舰，防止敌舰突入莱特湾。

金凯德深知，倘若栗田舰队突入莱特湾，湾内停泊的各种舰船和运输舰上的登陆部队犹如羔羊入屠场被人任意宰割，其后果不堪设想。

正与小泽部队作战的哈尔西接到金凯德的告急电，开始还觉意外，他认为栗田舰队早已遍体鳞伤，不会有什么攻击力，一定是金凯德慌了手脚，沉不住气了。所以，他仍令舰队北上追击小泽舰队，无回师救援的打算，后来见金凯德告急电一封接着一封，才意识到问题严重。8 时 40 分，他回电金凯德，告诉他已有 5 艘快速航空母舰、4 艘重巡洋舰回师增援。

可是，哈尔西援军未至，萨马岛海域突然炮声静寂，栗田舰队退出了战斗。

原来，斯普拉格的拼死抵抗，也给日军以重创。“铃各”、“筑摩”、“鸟海”号重巡洋舰均被美舰炸伤，退出战斗，“大和”号战列舰的无线电

通信系统也中弹失灵。参谋氏小柳富次海军少将见状，认为再追歼美军护航航母，会影响实施攻击莱特湾的主要作战目标，建议栗田停止追击，进攻莱特湾。栗田同意了他的建议，于 9 时 11 分下令舰队：汇合，我北进，速度 20，向莱特湾进发。

就这样，斯普拉格长吁了一口气，他总算逃脱了全部被歼的命运。

可是，金凯德却更加紧张了。一旦栗田冲进莱特湾，登陆部队便会遭到灭顶之灾。他再一次向哈尔西发出加急求援电报。

哈尔西的顶头上司尼米兹也知道了麦克阿瑟在莱特湾面临的危险。10 时，他给哈尔西发了一份急电：

火鸡下水。急。太平洋舰队司令……

第 34 特混舰队现在何处？现在何处？

RR 全世界都想知道。

哈尔西的译电员不知道这份电报的前后两句是尼米兹的通信官为了迷惑敌方破译人员而加的无意义的词句，便未加删除就送给了哈尔西。

哈尔西一看“全世界都想知道”这句话，勃然大怒，把帽子往甲板上一扔，认为这是尼米兹在侮辱他，一气之下，他命令第 34 特混舰队跟随自己南下支援金凯德，其余兵力继续追击小泽舰队。

11 时 20 分，栗田好不容易把分散开的舰船集合起来，编成圆形阵向莱特湾冲来。所有大炮和鱼雷都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形势对日本人太有利了：斯普拉格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奥尔登多夫和哈尔西远水救不了近火，莱特湾内的登陆部队十分危急，小泽西村和志摩舰队以自己的毁灭为栗田铺平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捷一号作战”终于成功在望了！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海军作战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栗田突然决定返航。12 时 35 分，他下令舰队停上进击莱特湾，全舰队北进！

此令一出，日军愕然！

此令一出，美军愕然！

日美双方都不明白，栗田为什么突然放弃凭友军牺牲才得到的千载难逢的战机，居然脱离决定胜负的决战场！

日本大本营海军部追问栗田撤退的原因，栗田回答：

一、与敌航空母舰群交战，耗费了时间，不到午后不能冲入，失掉了策应苏里高部队的时机。

二、在 25 日午前的战斗中，从敌航空母舰发出电话：

“请求援助”。回答是“要在两个时之后”；另外，敌运输舰队鉴于 25 日早晨以来的战况，势必退出湾外，其他舰船也在离港进击，即使午后冲入，敌舰船不在湾内的可能性很大。

三、窃听电话得知：敌方命令航空母舰搭载飞机在塔克罗本基地着陆；又，敌方知道 25 日晨起的战斗状况，必在莱特湾方面集中以多艘母舰为主体的舰队，我如冲入湾内，在狭小如池的海面，无法自由行动，将受到敌大量飞机的集中攻击，战况对我将十分不利。

战后，为弄清这一问题，美军也专门提审了在押战犯栗田，但是他仍用上述理由解释。

不管怎么解释，都不能否认栗田在当时不是靠事实而是靠主观臆想指挥作战。结果，失去了歼灭美军登陆部队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

恩加诺角海空战

就在栗田舰队狠命追杀美军护航航空母舰的时候，在吕宋岛东北端恩加诺角以东大约 200 海里海面上，哈尔西正与小泽短兵相接。鏖战正急。

小泽治三郎扮演的角色是痛苦的。他的舰队不过是个“泥足巨人”，虽有“瑞鹤”号大型航空母舰、“瑞凤”、“千岁”、“千代田”号轻型航空母舰，以及由战列舰改装成航空母舰的“伊势”号和“日向”号，但是舰载机却少得可怜，只有 116 架，小泽的唯一任务是将哈尔西诱出圣贝纳迪诺海峡，为栗田和西村舰队冲入莱特湾创造良机。从这点说来，他圆满完成了任务。

哈尔西被小泽诱出后，即跟在后面追杀不舍。25 日清晨，3 架美军侦察机终于发现了目标。8 时 15 分，哈尔西派出 180 架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鱼雷轰炸机组成第 1 攻击波次，飞临小泽舰队上空，顺着刺眼的阳光咆哮而下，冲破日舰高射火力网，进行猛烈的攻击。

小泽早料到会遭敌空袭，他既然当诱饵，就有被对方吃掉的可能，析以为了保存数量不多的舰载机，他早把它们打发到菲律宾与基地航空部队会合去了。这样一来，他的航空母舰失去空中掩护。成了美机的活靶子。

8 时 20 分，昔日参加偷袭珍珠港的 6 艘航空母舰中唯一的幸存者“瑞鹤”号，连中数颗炸弹与鱼雷，舰甲板火焰腾腾，浓烟遮日，舰体向右倾斜。

9 时 30 分，第 2 攻击波次又至，36 架美机穿过密集的高射炮火，一齐向“千代田”号扑去，一颗颗炸弹沿着甲板爆炸，舰身燃起烈火，舰体倾斜，丧失了航行能力。与此同时，“千岁”号被炸伤后成了美战列舰的靶子。美舰一阵急促射击便将其击沉。日“秋月”号驱逐舰也被击沉。

13 时许，第 3 攻击波美机集中攻击“瑞鹤”号，美军飞行员怀着誓报珍珠港之仇的心情，将 3 枚鱼雷送上该舰，使其瘫痪，于 14 时 30 分沉没。小泽转移到“大淀”号巡洋舰上继续指挥。

这天午后，哈尔西又发动 3 个波次的攻击，将“千代田”、“多摩”、“初月”、“瑞凤”号日舰击沉。到 17 时，小泽手中可掌握的兵力只有“大淀”、“日向”、“伊势”、“若月”、“霜月”等几艘军舰。他率领这一点兵力继续与美航母编队周旋。虽然他知道自己成功地诱出了敌人，却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相反心情却充满了悲凉。

不过，侥幸的是，由于哈尔西接到尼米兹的电报，带走强大的第 34 特混舰队去支援莱特湾，致使小泽免遭全部被歼的厄运。

23 时 45 分，他终于率残舰虎口余生，退出了战斗。

他的“诱饵”虽然被美军吃了一大半，但是却完全吸引住美军航母舰队的全部主力，达到了作战目的，给栗田舰队创造了绝好机会。遗憾的是，栗田却没有珍惜小泽所付出的代价。

栗田下令北进，舰队全速驶往圣贝纳迪诺海峡途中屡遭美军飞机打击，“大和”号舰多处中弹，庆幸的是未伤要害。

19 时 25 分，日本大本营和联合舰队电令栗田：“今夜若有良机，可进行夜战。”

但是，栗田无心恋战，全速撤退，于 21 时 30 分到达圣贝纳迪诺海峡入口，穿过该海峡全速向西奔逃。

3 小时后，哈尔西急匆匆地赶到圣贝纳迪诺海峡，闻报栗田已溜走，十分恼怒。愤怒之余，他向栗田退却方向派出大批舰载机进行追杀，其他舰只则在莱特湾附近海域寻歼掉队或受伤的日舰。正在这时，掉队的日军“朝野”号驱逐舰赶来企图驶过海峡，被哈尔西一阵暴风雨般的舰炮打得粉身碎骨，成了栗田的替死鬼。

23 日上午，美机追上栗田舰队，狠狠轰炸一番，将“大和”号再次击伤，方才离去。不久，双方距离逐渐增大，至此，历时 4 天的莱特湾大海战宣告结束。

莱特湾大海战是世界海军史上最大的一次大战，它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

海域广——东西 600 海里，南北 2000 海里；

时间长——从 10 月 23 日至 26 日，实战时间为 4 天。

规模大——双方总计参加作战舰船达 293 艘，作战飞机 1996 架。

战场多——全战役由巴拉望岛海域潜艇偷袭战、锡布延海海战、菲律宾东部海域海空战、苏里高海峡夜战、萨马岛海战、恩加诺角海空战组成，各个海战既是独立的，又相互联系。

损失大——日军被击沉 4 艘航空母舰、3 艘战列舰、6 艘重巡洋舰、4 艘轻巡洋舰、11 艘驱逐舰、6 艘潜艇，损失飞机约 400 架，伤亡官兵 7400 人；美军被击沉 1 艘轻型航空母舰、2 艘护航航空母舰、2 艘巡洋舰和 2 艘驱逐舰。损失飞机 100 架，伤亡官兵 2800 人。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海战中，日本海军不仅没有达到作战目的，反而丧失了大部分兵力，菲律宾海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完全被美军所掌握，从而为美军占据战略要地菲律宾奠定了基础。日本大本营惊呼道：

这次海军买力的急剧下降，不仅对于莱特战役，而且给敌我的整个战局带来了很大影响。东、南两中国海自不待言，不久连日本本上四周的海面也不得不听任敌军猖狂活动了。

第八章 孤城落日占莱特

向纵深挺进

栗田临阵脱逃，丧失歼灭莱特湾内的美军登陆部队的战机，意味着莱特岛上的日军必败无疑。

为挽回失败颓势，日军决定硬着头皮实施莱特岛地面大决战。日本大本营训令南方军司令长官寺内元帅：“现在，以莱特岛为中心的主决战场，乃真正是帝国战争指导上的重大转机，其结局深为全国全军所关注。务期军政一致，以非常的决心，做到心胜。”

寺内深感责任重大，一方面命令第4航空军集中兵力突击美军登陆舰船和空军基地，一方面将第1、第26师团和第68旅团调往莱特岛。

可是，铃木将军却信心百倍，他对参谋长友近美晴少将说道：“我们快要走到舞台中心了，这是莫大的荣誉。我的部队完全能够守住菲津宾中部诸岛，寺内和山下派援军可以说是过虑了。”他狂妄地说：“我们必须要求麦克阿瑟的部队投降，除进攻莱特的美军外，还要包括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的美军。”

但是，铃木的狂妄很快被美军锐利的攻势粉碎了。

美军第7师登陆后，于10月21日以第32团（欠第2营）与第184团并列沿公路向布鲁恩方向进攻。日军第16师团节节败退。24日至27日，美军步兵第32团在第776坦克营的支援下，先后占领了布立、圣班斯及班扬格3个飞机场。步兵第184团在21日占领图兰加飞机场后，继续向西进攻，于24日攻占布鲁恩。

第32团的第2营于27日由图兰加第1号公路向南进攻阿布牙加。

牧野师团长抵挡不住，被迫撤出沿海平原，一直退到达加咪。他今后卫部队守城，主力则退到后面的山区。

美军紧逼不舍。第7师将预备队步兵第17团投入战斗，于25日由布鲁恩沿公路向北进攻，很快占领了达加咪城。

美军南路突击兵团的另一支部队步兵第96师巩固登陆场之后，也向纵深发展进攻。

27日，第96师留下第381团作为预备队，以第382、第383团并列向西北方向进攻。

10月26日，第382团占领塔蚌城。接着，该团主力沿公路进攻迪加亨岗，该团第2营则沿公路进攻开岭。

第383团的主力于10月23日攻占匹盖斯后，随即占领该城东南的30号高地，尔后转向西北继续进攻。第1营配合第381团进攻加塔蒙和拉皮利高地。

第381团在师主力连克数镇情况下也投入战斗。27日占领了塔那恩城后，该团转而向西南进攻，与第382、第383团会合。

至10月29日，美军南路突击兵团已占领了塔那恩、达加咪、布鲁恩和图兰加地域，完成了第2阶段的任务，攻击正面扩大到18公里，纵深平均为15公里。

与此同时，北路突击兵团也在稳步向西推进。

21日，步兵第24师以第19、第34团并列向西进攻，遭到日军一个联队

的顽强阻击。欧文师长立即请求上级调来骑兵第 12 团及第 5 团各一个营增援。

25 日，第 34 团的第 2、第 3 营分别攻占了班罗城西北的两个无名高地；第 19 团的第 1 营占领了圣周爱关以西的 25 号高地；第 2 营攻占了班罗城以西的无名高地；第 3 营占领了堪察铁拉，并以第 2 连沿第 1 号公路向南进攻，以便与南部突击兵团联系。

26 日，第 34、第 19 团由原阵地沿两条平行公路合围吉罗城。

由于日军顽强抵抗，加上该城外有河流阻挡，第 34 团直到 29 日才攻入吉罗。31 日，第 19 团抵达吉罗，与第 34 团胜利会师。

30 日，第 34 团乘胜进军，沿吉罗到卡利盖拉的公路配合骑兵第 2 旅攻占了卡利盖拉。步兵第 19 团在后跟进。11 月 2 日，第 34 团绕过卡利益拉，攻占了卡崩堪。

北路突击兵团的骑兵第 1 师也不示弱。21 日，骑兵第 1、第 2 旅并列向北进攻。第 2 旅第 8 团绕过日军第 16 师团司令部驻地塔克罗本，向纵深进攻。牧野大惊，担心被美军合围，于 22 日放弃该城，将司令部迁往达加咪，随美军第 8 团之后跟进的第 7 团随即占领塔克罗本。

23 日，骑兵第 8 团沿公路向北进攻三马岛的刺匹兹，以防日军由三马岛增援。27 日，占领该城。

11 月 1 日，骑兵第 2 旅及骑兵第 1 旅第 5 团在步兵第 34 团的配合下，由班露哥成纵队沿公路进攻卡利盖拉，日军抵御不住，于次日弃城而逃。

至 11 月 2 日日终，美军北部突击兵团占领了刺匹兹、卡利盖拉、吉罗和班罗地域，完成了战役第 2 阶段任务，攻击正面扩大到 28 公里，纵深平均为 35 公里。

美军的凌厉攻势打得牧野焦头烂额，连连向铃木发出告急电。不料，等来的却是第 35 军下达的在塔克罗本地区决战的命令。

牧野接到命令，哭笑不得。塔克罗本已经失守，怎么决战？他亲自把近来战况详细报告给铃木、铃木这才感到第 16 师团已丧失有组织的战斗力，原来那个企图在这个师团的掩护下，集中军主力于卡利盖拉及其东南地域，以求在塔克罗本地区决战的作战计划，已不符合当前的战况。他只得决定改变原来计划，等待从吕宋岛来的增援兵团到达后在卡利盖拉平地与敌决战。

这时，山下奉文派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大佐通知铃木，第 1 师团将在奥摩克登陆。

“断颈岭”血战

日本陆军第 1 师团是近代日本陆军的王牌部队，组建于 1874 年，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屡立战功，号称“玉”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师团作为日军战略预备队，一直驻扎在中国东北。1944 年夏天，日军因南洋告急，才将该师团调往上海短暂训练后，运至菲律宾抵抗美军的反攻。

11 月 1 日下午，片冈董中将率全师团 1.1 万名官兵冒着滂沱大雨，分乘 4 艘大型运输舰，在 6 艘驱逐舰和 4 艘海岸防卫舰的护航下，离开马尼拉前往莱特岛。

官兵们上舰后，片冈向全体官兵进行战前动员：“敌人已在莱特岛登陆，其中有一个师正在向卡利盖拉挺进，本师团的任务是阻止他们。我们早就准

备着这一天，望全体官兵努力奋战，为天皇陛下效忠，拜托了！”

第1师团从来没有同美军交过锋，全体官兵都想与之打一仗，因而战斗热情很高。

11月1日19时30分，第1师团在莱特岛登陆。先期到达莱待的第35军参谋长友近在岸边迎接片冈，略作寒暄后，友近道：“阁下所部应以最快速度沿奥摩克—卡利盖拉第2号公路急行军，在卡利盖拉东南地域集结，准备向敌发起进攻。”

片冈是骑兵出身，他担心向卡利盖拉开进途中会遭敌阻击。但是，友近却安慰道：“没有这种可能性，你大胆往前走，别担心！”

“是这样吗？”片冈问道，但语气中毫无讥讽之意。他再也没有提什么问题。

但是，事实很快证明片冈的担心并不多余。

11月3日，美军第24师按集团军指令沿第2号公路向南进攻奥摩克，与日军第1师团今田义男少佐指挥的完遣队遭遇。短暂交火后，今田撤进第2号公路南边的品纳蒙峰，即“断颈岭”。

品纳蒙峰下面有一个小村落，第2号公路就在那里沿着陡峭的山坡向上，然后向右绕过巍峨的山岭，再逐渐向下伸向海岸和卡利盖拉。该山卡口制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倘若美军占据此地，进攻奥摩克如探囊取物；倘若日军占据此地，进占卡利盖拉也会轻而易举。

欧文师长正欲尾随今日之后攻取“断颈岭”，不料却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

原来第6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听说日军第1师团已在奥摩克登陆，担心日军还会在第24师背后的卡利盖拉登陆，倘若如此，孤军深入的第24师会面临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让欧文先停下来，等待骑兵第1师上来后，再进攻当面之敌。

片冈听说前方有一个美军师沿第2号公路向奥摩克运动，心中大惊，如果挡不住这支美军部队，他将处于背水一战的困境。于是他命令第57联队联队长宫内良夫大佐立即率部冲上“断颈岭”，利用天险阻击美军。

当美军调整好部署准备发起攻击时，日军已在“断颈岭”修筑好了野战阵地，严阵以待。

11月5日清晨，强大的火力突击过后，美军开始向山顶进攻。日军顽强抗击，阵地伤亡很大，但美军却未攻占半寸阵地。

黄昏，神子清伍长把手下仅有的5名士兵集合在一起，让他们从战死同伴身上搜集弹药、武器和干粮，准备反击次日拂晓美军的进攻。他知道，美军很少在夜间实施袭击的。

果然，6日9时许，美军第24师第19团第3营第1连的官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又杀上山来。日军拼命射击，还是抵挡不住。正在紧急时刻，八寻中队长率援兵赶来，又击退了美军的进攻。山坡上，到处是美军的尸体，有的已烧焦了，有的肿得鼓鼓的。

7日，第24师在骑兵第1师的支援下，又向“断颈岭”展开攻击。这一次，美军把战线拉得更宽，但仍集中攻击八寻中队据守的山头。

八寻镇定自若，待美军冲至阵前75码时才命令开火！顿时，随着狂风般的步机枪子弹，美军如同“滚木球戏中的柱子”纷纷倒下去，进攻又失败了。

但是，日军也伤亡惨重。八寻手中 80 名官兵只剩下了 25 人。

夺取“断颈岭”的失利引起美军的震惊，自登陆莱特岛后，他们还从未遭到过这种艰苦的作战。第 10 军军长富兰克林·赛伯特少将于 7 日中午抵达前线，不通过欧文，就将第 19 团团长的撤职，让他的情报参谋威廉·维尔贝为上校接替指挥，继续攻击“断颈岭”。

8 日拂晓，台风登陆，暴雨倾盆，棕榈树被吹得像弯弓，有些被拦腰折断，有的被连根拔起。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美军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首先是重炮齐轰，炮声和风雨雷电竞相怒吼。炮火准备过后，步兵冒着暴雨在泥泞的山坡上，连滚带爬地向前冲击。

爬到山腰，美军架设起迫击炮，对那些大炮打不到的死角进行轰击。这次迫击炮的轰击对日军来说是毁灭性的，躲在死角内避炮的日军被美军迫击炮打得几乎死伤殆尽。八寻被迫率残兵撤至公路附近的掩体。但是，“断颈岭”的大部分仍在日军手中。

次日上午，美军又冒雨发起进攻，但因气候恶劣和日军顽强抗击，始终没有把“断颈岭”完全占领。

就在双方僵持在“断颈岭”上时，山下奉文却命令日军放弃“断颈岭”，从陆路进攻塔克罗本。

原来，随着莱特岛战局的发展，山下开始怀疑在莱特岛决战的可行性，他认为在美海空军力量强大的条件下，把保卫吕宋岛迫切需要的人力物力消耗掉是种冒险的蛮干。

但是，寺内元帅却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第 1 师团的顺利登陆使寺内相信美海空军力量在莱特湾大战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对山下说道：“我已知道了你的意见，但莱特战役将继续进行。”

山下无奈，只得命令片冈迂回至塔克罗本，待第 26 师团登陆后与美军决战。

可是，第 26 师团可没有第 1 师团那么幸运。按预定计划，该师团将于 11 日登陆。但是，当运送第 26 师团的舰队刚转入奥摩克，就遭到美第 3 舰队的 300 余架舰载机的摧毁性打击。

美军第 1 攻击波次的飞机轰炸的目标集中在 6 艘运输舰上；第 2 攻击波次的飞机盯着护航舰船打；第 3 攻击波次的飞机则轰炸起火的运输舰，扫射在水中挣扎的登陆官兵。这是一场海上大屠杀！美军仅以损失 9 架飞机的代价，取得了炸沉所有运输舰和 4 艘驱逐舰的胜利。第 26 师团近一半兵力葬身大海。

这次空袭证实了山下的推测，因为他一直不相信美海空军被消灭的情报。山下再次认为莱特完了。他电告寺内：“莱特作战现在已到中止的时机，即使继续作战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反而只会给今后的吕宋作战造成困难。”

寺内再次拒绝了山下的要求，严令第 14 方面军继续进行莱特作战。

打不赢的决战

山下不敢违抗命令，只得硬着头皮再战。11 月 15 日，他拟定了“莱特决战指导要领”。

根据这个计划，日军放弃了在卡利盖拉与美军决战的企图，而把主战场改在了布鲁恩。

这时，日军在莱特岛上有组织的抵抗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日军在岛上有3个师团：第1师团在“断颈岭”一战中丧失了大量有生力量，已无决战能力，至多也只能拖延美军沿第2号公路南下；第16师团被打得支离破碎，部分在达加咪以西负隅顽抗，部分分散在内地，他们粮草断绝，一直靠昆虫、树根、野草及皮带充饥；第26师团在登陆时损失严重，正在阿尔贝拉—布鲁恩方向休整。

而美军却兵强马壮，在岛上已有6个师的兵力。11月中旬，美军骑兵第1师横越品纳蒙峰山脊向西进攻，掩护第24师的翼侧，防止日军进入莱特盆地；同时第24军以步兵第96师防守达加咪与布鲁恩之线，以步兵第7师由培培沿公路进攻奥摩克；11月23日，刚刚上陆的第32师接替第24师突破“断颈岭”天堑，几乎全歼日军第1师团。

山下理解铃木的苦衷，但不敢答应他从莱特岛撤出的哀求，反而于11月23日向他下达了“布鲁恩机场进攻战”的命令，让铃木在第4航空军空降兵的配合下，指挥第26、第16师团进攻布鲁恩美军机场。

战役发起前，11月24日，日军64架飞机对美军机场实施空袭。26日傍晚，由中重男中尉率领的第4航空军最后的王牌“薰空降队”，搭乘飞行第208战队的运输机，在美军机场实施空降作战，破坏机场上的飞机与设施。

但是，第35军的作战准备却不顺利。第26师团正在阿尔贝拉南部地域与美军激战，师团长山县栗花生中将接到命令后，不得不抽出两个大队的兵力阻击美军，掩护师团主力向布鲁恩方向运动。该师团主力直到12月4日才抵达布鲁恩西部的隘路口，准备挺进突击。

第16师团接到的命令是12月5日从北部向布鲁恩机场进攻，但是后来因与第4航空军的协同，攻击时间改在6日，然而因通信故障，第16师团没有接到更改后的命令，仍在5日实施攻击，结果一败涂地。

12月6日傍晚，日军发起了攻击布鲁恩机场的作战行动。由白井恒春中佐指挥的第3伞兵联队的356名伞兵，在马尼拉起飞，于18时40分抵达布鲁恩机场上空。26架日本运输机闯进美军密集的防空火力网，当即就被击落4架。

白井跳伞后向机场发起攻击，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伞兵焚烧停机坪上的飞机以及油库和弹药库而无可奈何。

但是，日军伞兵没有得到第26、第16师团的配合，孤军深入，结果于次日上午被美军4个营的兵力包围，虽顽抗3天，终被彻底消灭。

而第26、第16师团的地面进攻均被美军击退。在奥摩克督战的铃木还想重新部署，向布鲁恩发动新的进攻，突然接到情报，美军第77师已顺利在奥摩克南部的衣皮尔登陆，正沿海岸北上，朝奥摩克进军，顿时大惊失色。他担心被美军包围，急令第26师团及第16师团残部停止进攻布鲁恩，撤回奥摩克，坚守作战。

出安德鲁·布鲁斯少将指挥的步兵第77师原第6集团军的预备队，麦克阿瑟为尽快占领莱特岛，命令克鲁格将这个师投入了战斗。

第71师上陆后，即沿第2号公路朝奥摩克步步紧逼。这时，奥摩克城内空虚，仅有由主管运输的三井大佐指挥的由各种后勤人员拼凑起来的装备差、战斗力弱的杂牌军，分别部署在市区外的一些高地上。他们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铃木被三井送出城外，逃到法屯，急忙调兵增援。但是，第26师团从布鲁恩回撤途中，遭到美军数次伏击，力不从心；刚刚在莱特岛西北

端圣伊西德罗登陆的第 68 旅团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好不容易在 9 日才把第 30 师团的一个大队送上帕罗邦港，但此地距奥摩克 35 英里，又是山路，增援困难。

10 日，美军第 77 师消灭三井大佐的守军，攻入奥摩克市。整个市区到处是冒烟的瓦砾和燃烧的建筑物，一团浓黑的烟雾笼罩着这个地区。

奥摩克是日军增援莱特岛的重要港口，美军占领奥摩克等于切断了敌人的一条海上增援线。11 日上午，当由 5 艘运输舰、3 艘驱逐舰和 2 艘猎潜艇组成的日军舰队在 30 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运送 3000 余名官兵和 900 吨弹药抵达奥摩克湾时，立即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结果除一小部分逃至帕罗邦港外，这支舰队全部被歼。

另外一支小型日军舰队还未接到奥摩克已沦为美军之手的报告，在奥摩克湾被美机炸得仓皇向奥摩克港逃避，刚驶至岸边，就被第 77 师打来的炮弹包围。舰上的日军不知缘故，还大骂岸上的人瞎了眼睛打自己人。

日军丢失奥摩克，并不甘心，还准备按原计划在莱特决战。可是，12 月 15 日美军在民部洛岛登陆的消息，使得山下下决心放弃莱特岛，集中兵力固守吕宋。于是，12 月 19 日，他电告铃木“本电报解除曾分配给你的任务。第 35 军司令官从现在起应在菲津宾中南部继续持久抗战，以支持将来的反攻。”

铃木接到山下这封让他“自战自活”的电报，气得大骂被出卖了，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搜集残部窜至山区负隅顽抗。

至此，莱特岛大战结束。

因放弃莱特在精神上受到打击最大的，除铃木外，就是小矶首相了。小矶曾对莱特决战充满了信心。11 月 8 日，他公开表示，他的政府势必会取得莱特之战的胜利。他向全国军民说：“莱特之战好比 1582 年决定由谁来统治日本的天王山之战，如果帝国打赢了莱特之战，就能扫赢这场战争。”

然而，日军却输掉了这次作战。

小矶在进宫晋见天皇的途中接到莱特失守的消息，顿时呆若木鸡。

天皇问他：“卿不久前刚把莱特之战比拟为天王山之战，而今却失守了，怎样向臣民解释呢？”

小矶诚惶诚恐，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喃喃说道：“我将尽力挽回败局。”

天皇又问：“吕宋依卿之见，能否守得住？”

小矶汗流浹背地回答道：“寺内元帅和山下将军已在吕宋构起固若金汤之防御，我想问题不大。”

他抬眼向天皇望去，天皇脸色没有一点欣慰表情。小矶心里明白，只有出现某种奇迹才能拯救吕宋岛。

第九章 漫漫旧途终到站

登陆民都洛

麦克阿瑟是一个治军有方的统帅，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他从不独断专行，善于听取他人意见。每次召开军事会议，他都让部下们互相争论，提出不同看法，而他在旁默默听着，脑子里飞快地分析着众人见解，最后择优采纳，拍板定案。

第7舰队司令金凯德在莱特湾海战后，鉴于海军护航力量的不足，建议麦克阿瑟在登陆吕宋之前，先夺取吕宋岛南面的民都治岛，把它作为一块踏脚石，建立陆基机场，掩护部队登陆菲律宾主要岛屿。

麦克阿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决定在登陆吕宋之前夺取民都洛。

为防止敌人增援民都洛，打击日军的陆基飞机，从12月14日，哈尔西第3舰队的舰载机对吕宋岛连续3天实施空袭，击毁日机270架，其中208架被摧毁在机场上，同时，美军在吕宋各机场上空实施严密的空中封锁，粉碎了日军从吕宋向民都洛派出飞机或“神风队”助战的任何企图。

哈尔西在完成掩护民都洛登陆任务后，为补给燃料，于12月17日撤离战场。次日晨，一场未预测到的热带台风袭击了他的舰队。小山似的大浪立即吞没了3艘没有用海水压舱的驱逐舰，并使另外7艘军舰遭受严重损伤；约有186架飞机被狂风卷入海里，800余名官兵丧生。这场大自然所带来的灾难不亚于一场大海战。4天后，哈尔西打捞完幸存者才悻悻返回乌利西基地。

在哈尔西空袭吕宋岛的前两天，美军3万名登陆部队在6艘轻型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分乘135艘舰船、23艘良雷快艇和其他舰船，从莱特湾和帛琉出发，经苏里高海峡、保和海和苏禄海，驶向民都洛。

12月13日，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了这支庞大的舰队，很快引来大批“神风特攻队”自杀飞机进行猛烈攻击。“纳西维尔”号巡洋舰和另外一艘驱逐舰遭重创，被迫返回莱特湾。

12月15日，美军在民都洛顺利登陆。但在登陆部队上岸后，留在滩外的舰船又遭到“神风特攻队”的攻击。尽管美军舰船以密集的防空火力击落了许多架飞机，但仍有一些自杀飞机突破绵密的火力网，击沉了美军两艘登陆舰。

日军在民都洛只有500名守军，无法与强大的美军登陆部队抗衡，尚未交战，就惊慌地逃到山里。是日中午，美军占领全岛。傍晚，美军工兵部队就开始在这个处于季风降雨地带之外、土质坚硬的岛上修建机场。5天后，两个机场便投入使用。

麦克阿瑟占领了民都洛，等于打开通向吕宋岛的南大门。对此，日军当然不能漠然视之。

当时日本海军幸存下来的舰只分别集中在日本内海、新加坡和越南的金兰湾。这些舰船包括有“大和”号战列舰在内的6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和43艘潜艇。倘若日军把这些舰船组织起来，在海上统一行动，完全有可能打败进攻民都洛的美军舰队。但是，自从在莱特

湾遭受惨败后，日本海军士气低落，不敢贸然出动。在日军控制的水域内，只要有一艘舰船出动，必被美军潜艇追踪猎击。美军潜艇仅在 1944 年就击沉了日军 7 艘航空母舰、1 艘战列舰、9 艘巡洋舰、许多艘驱逐舰和数十艘勤务船只。

尽管如此，日军还是派出从苏里高海峡侥幸逃掉的志摩舰队袭击美军登陆舰船。

圣诞节前夜，志摩舰队从金兰湾出发，经南中国海驶往民都洛，在距该岛 200 海里时，被一架美国海军飞机发现。当时，金凯德已把航空母舰和战列舰组成的支援舰队撤走，准备登陆吕宋岛，在民都洛海域仅留下一些鱼雷艇。听到日军舰队驶近民都洛，金凯德大惊失色，一面命令鱼雷快艇阻击拦截，一面派出由 4 艘航空母舰和 8 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前往救援。

然而，这时美军在民都洛已有 100 多架飞机。鱼雷快艇刚出海迎击，肯尼就把他的飞机送上天空，把正在向岸上炮击的志摩舰队赶走，并击沉了一艘日军驱逐舰，彻底消除了日军对民都洛的海上威胁。

“纳西维尔”号巡洋舰在民都洛航渡中被“神风队”飞机炸坏后，麦克阿瑟把他的旗舰转移到了“波依斯”号轻巡洋舰上。这时，他根本不把“神风队”放在眼里，他最关心的是登陆吕宋岛，而且要亲自参加这次战役。

他加紧准备发动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登陆战役。登陆行动将由克鲁格的第 6 集团军实施，下辖第 1、第 14 军，共 20 万人，其中作战部队 13 万人。另外还有一支 8 万人的预备队，准备在晚些时候登陆。这样，美军地面兵力将达到 28 万人，参战的舰船将达 1000 艘以上，堪称太平洋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根据作战计划，第 6 集团军将在林加延湾（仁牙湾）登陆，第 1 军在左，第 14 军在右，上岸后即沿宽阔的平原向马尼拉推进。少量部队在苏比克湾西北海岸和马尼拉湾南面的纳苏格布登陆，以封锁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半岛，并准备从北面和南面奇袭马尼拉。为支援登陆，肯尼的陆基航空兵和金凯德的舰载机将负责掩护并压制吕宋南部的日军机场；哈尔西的第 3 舰队将执行压制台湾和吕宋北部日军机场的任务。

山下奉文自莱特决战失败后，就料到美军早晚要登陆吕宋岛。这位“马来之虎”除了手中几个师的步兵外，已没有海军和航空部队助战了。他已领教了麦克阿瑟这个对手的神威，他承认对手是个伟大的军人，作为伟大的军人就要追求最高的荣誉。不幸的是，麦克阿瑟的成功，将要建立在他惨败的基础上。

但是，他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他要让麦克阿瑟吃够苦头，让世人通过他山下打得最后的一仗知道他的厉害，承认他是日本军事史上最优秀的军人之一。

他知道自己手头这点兵力根本无法同麦克阿瑟较量。如果把部队全都部署在林加延湾的滩头，那恰恰中了麦克阿瑟的计，他们会在美军猛烈的海空轰炸下血肉横飞。他也不想采用固定阵地死守的战术，因为美军会把这片地区封锁起来，一点儿一点儿地啃掉。他要制定一个凡兵俗将所不能制定的“静电干扰”计划，即采取“保存自己，各自为战，长期抗战”的方针，不准备打胜，而是缠住对手，尽量拖延美军对日本的进攻。

他把第 14 方面军分成 3 个集团：实力强大的“尚武”集团、中等实力的“振武”集团、松散的“建武”集团。他亲自指挥由 15.2 万人组成的“尚

武”集团，以吕宋岛中北部山区为根据地，坚持“独立的和长期的抗战”；以横山镇雄中将指挥的“振武”集团，总兵力10万人，配置在马尼拉东部山岳地带，与“尚武”互为犄角；以冢田喜理智中将指挥的“建武”集团是些杂牌军，总兵力3万人，将死守克拉克基地群，力争尽量多地消耗美军。这种以基地为根、以山岳为背，让开平原，威胁侧翼，长期抵抗，审时度势用兵的方略，如能实现，必将使麦克阿瑟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美军将力争夺一个山头、一条山谷消耗数月的时间，直到被拖垮为止。

计划完成后，山下开始大转移。他把他的司令部连同3500吨弹药、500吨武器、4500吨粮食、200吨药品、150吨纸币、50吨金币、各种被服、器材、车辆等均迁往山区。离开马尼拉时，他不仅留下了被他屠杀的大批菲律宾抗日勇士、美军战俘和不服从撤退命令的日军的尸体，而且还留下了“山下之宝”之谜。战后。许多人如同北非人寻找“隆美尔之宝”一样，在菲律宾到处寻找这次转移中被山下带走的金银财宝。

重返马尼拉

1045年1月9日拂晓，麦克阿瑟率领着他的庞大的登陆部队抵达了林加延海岸。

这是个在台风季节中少有的晴天。当磅礴的朝阳从吕宋的苍茫大地跃出时，天边那银灰色的亮带迅速向左右和上方扩散，吕宋岛上隐没在昏暗中的莽林、村舍、沙岸、海堤、小船魔术般地变出来，呈现在麦克阿瑟的眼前。

麦克阿瑟看到眼前樯橹蔽天、战舰如云的景象，十分感慨，对萨瑟兰说道：“自从我离开这里，脑海中就一直浮现着这幅图画。看到它，又勾起了我对我们家族往事的无限怀念。”

他急于回到马尼拉大饭店，那里曾经是他的家。他命令克鲁格：“即刻登陆，不要顾虑重重。山下是要打持久战的，进攻马尼拉吧，不会有严重的抵抗。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一直在陆军中打仗，我了解那里的每条田坎和小丘，我这回的判断肯定出不了错。”他又补充道：“1月26日是我的生日。”

克鲁格明白自己上司这句话的潜台词：我要在马尼拉切开生日蛋糕。

9时30分，美军开始登陆。由于日军放弃了滩头抗登陆的战术，因此美军登陆很顺利，除受到北侧高地上的敌迫击炮兵的抗击外，几乎未遇什么抵抗就上了海滩。

登陆以后，克鲁格的两个军迅速向纵深穿插，到日落前建立了纵深4英里的滩头堡，比预计的要大5倍，而美军全部损失不到100人。

登陆5个小时后，麦克阿瑟率领他的司令部成员像在莱特岛一样，乘小艇绕过栈桥，在一片平坦的沙岸边冲滩涉水上岸。

1月13日，麦克阿瑟正式将他的司令部搬到岸上的达古番镇。这时，日本人的飞机，无论是常规飞机还是自杀飞机，都从吕宋的天空中消失了。这使得麦克阿瑟完完全全像个战场指挥官，无所顾忌地乘坐敞篷吉普车深入到前线的各个角落巡视，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士兵们和菲律宾人的欢迎。

视察中，他发现克鲁格进展缓慢，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部队在4天里只前进了10英里。按这个速度什么时候才能攻下马尼拉？至少需要两个月！而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将在登陆后两周内解放马尼拉。另外，

在战役前，尼米兹曾要求他将借给他的舰船在 2 月上旬送还，尼米兹要用它们来加强第 5 舰队，以发动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麦克阿瑟因担心日本海军攻击滩头阵地，认为在夺取克拉克机场、陆基飞机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援之前，他需要这些舰艇保护滩头阵地和通往林加延的交通线，因此不想把它们还给尼米兹。尼米兹多次索还，认为日本海军已对菲律宾构不成什么威胁了，如不归还他的舰船，会影响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行动。麦克阿瑟当然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因此对进展速度更加关注。他要求克鲁格加快攻击速度，尽快夺占马尼拉：“冲向马尼拉！扭住日本鬼子不放，把他们揍得灵魂出窍！节省你的兵力。但心须冲向马尼拉！拯救圣托马斯集中营的美军战俘。攻下马拉卡南宫和议会大厦！”

但是，克鲁格是个职业军人，他懂荣誉，却不懂政治。他也想飞兵直取马尼拉，使自己成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第一位收复一个国家首都的将军。但是他不能不顾及讨厌的左翼，山下的“尚武”集团随时会像一只华南虎一样咬断他的脖颈，如果他轻敌冒进的话。

克鲁格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夺取城市也要以此为前提。这是拿破仑时代就已确立的军事法则。他要对整个集团军的几十万官兵的生命负责，而不是对麦克阿瑟的生日负责。因此，尽管麦克阿瑟严令加速进攻，他仍然有条不紊地推进，并把第 1 军的步兵第 32 师、第 25 师和第 6 师配置在左翼，以攻击态势钳制住山下的“尚武”集团，然后才让第 14 军的骑兵第 1 师、步兵第 37 师和第 43 师步步为营，向马尼拉推进。

麦克阿瑟本来很赏识克鲁格这位没进过什么学校，靠自我奋斗成才的军官，早在他担任陆军参谋长时，克鲁格就是他手下的作战计划处处长。他对克鲁格的评价是：“攻击时迅速准确，防御时坚韧果敢，胜利时谦逊克制，我不知道他失败时会是什么样，因为他不曾打过败仗。”

但是，这次麦克阿瑟却火了，因为克鲁格的计划将拖延他重返马尼拉的时间表，他开始认真考虑解除克鲁格职务。

克鲁格见麦克阿瑟如此固执，实在无可奈何，只得下令部队加快攻击速度，因为他不愿意在战争行将结束时离开战场。

第 14 军进展速度加快，3 天内推进了几十公里，打到距林加延 100 余公里的打拉，经过短暂休整后开始向克拉克机场发动进攻。

防守克拉克机场的“建武”集团是由海军基地官兵、空军地勤人员、不成建制的步兵组成的杂牌军，战斗力较弱，虽有坚固工事，但仍抵不住美军的强大进攻。1 月 29 日，日军放弃克拉克机场。美军迅速南插，于月底进至距马尼拉只有 40 多公里的卡隆比特。

麦克阿瑟本想到马尼拉切开自己生日蛋糕，但克鲁格却没有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心中有些沮丧，对克鲁格产生了不信任，他决定把战略预备队第 8 集团军调上来，抢先夺下马尼拉。

第 8 集团军司令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曾在布纳战役中表现出色，因与萨瑟兰关系紧张而一直未受重视。这次被起用，是麦克阿瑟做给克鲁格看的。

1 月 29 日，第 3 集团军第 11 军第 38 师在苏比克湾西北海岸登陆。次日，该师夺占苏比克湾北岸的奥隆阿波和圣安尼尼奥以东的圣马塞利诺机场，并迅速向东推进，与第 14 军会合，阻止“建武”集团向巴丹半岛逃窜。

1 月 31 日，艾克尔伯格亲率第 11 空降师（缺 1 个旅），在马尼拉湾以

南的纳苏格布登陆。第 11 空降师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唯一的空降师，兵员精锐，装备良好，一直憋着劲想同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屡立功勋的第 82、第 101 空降师一较高低。麦克阿瑟用兵有术，一直把该师关在莱特，以蓄锐气。现在放虎出笼，果然凶狠无比。

登陆后，第 11 空降师迅速占领附近机场，在菲律宾人的帮助下，大踏步向纵深推进，速度快得使日军都来不及破坏桥梁。2 月 4 日，艾克尔伯格突破暹罗塔盖泰山脊防线，进抵马尼拉市郊的伊穆斯。

第 38 师和第 11 空降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向马尼拉推进，果然使克鲁格十分难堪，暗暗承认麦克阿瑟老谋深算、精于用兵。他不能让战功就这样被艾克尔伯格夺走。

这时，传来日军残害战俘营中的美军俘虏的消息，克鲁格心中一动，立即向麦克阿瑟请求由他组织一支别动队，尽快攻占马尼拉。

麦克阿瑟满意地笑了，他终于把这位将军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很快同意了克鲁格的建议。

克鲁格立刻从他的集团军中抽出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骑兵第 1 师，命令师长马奇少将：“绕过日军一切坚固的据点，不惜一切代价向前挺进，攻占马尼拉！”

骑兵第 1 师是南北战争期间由罗伯特·李将军组建的老部队，作风凶猛、迅速、坚决。马奇接令后，组成两支摩托化特遣队，由威廉·蔡斯上校指挥，冲在大部队的前面。这两支部队以每小时 50 公里的速度向南疾进，在日军还未来得及炸桥之前就冲过了桥梁。2 月 3 日傍晚，蔡斯部队的谢尔曼坦克冲进马尼拉，碾碎 11 世纪建成的马尼拉旧城的墙砖，在惊慌失措的日军面前直奔关押战俘的圣托马斯大学，解救了 3700 名美军战俘。但是，当骑兵第 1 师的坦克抵达纵贯马尼拉城的巴石河西岸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日军如同鼯鼠一样从地下钻出，把钢铁和火焰倾泻到马尼拉西城区。痛苦而又无法避免的巷战开始了。

麦克阿瑟随步兵第 37 师先头部队进入马尼拉市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圣托马斯大学看望被解救的战俘。这是当年他离开马尼拉时留下的官兵。麦克阿瑟一到那里就被数以千计的形同骷髅的战俘包围了，他们见了他，哭得泣不成声，麦克阿瑟也哭了。他知道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他。麦克阿瑟永远忘不掉那个时刻：“在我的一生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我不记得哪一次比这一次更令人感动……当我到达时，那些可怜的饿得半死的俘虏爆发出激动的喊叫声。我走进建筑物，马上被数名情绪激动的人挤到了墙根。他们穿着破烂污秽的衣服，泪水满面流淌，用尽全身的力气挤过来靠近我，握住我的手。有一个人张开双臂搂住我，一头扎在我的怀里，无所顾忌地嚎陶大哭起来。……他们歇斯底里地边哭边笑，所有的人都争着对我说：‘谢谢您！’他们扯我的衣服，吻我，拥抱我。作为一个救命者而不是一个催命鬼，此时此刻令人激动和永远难忘。”

随后，他又来到比利比德监狱，那里有 800 名巴丹老兵，个个瘦骨嶙峋，以立正的姿势迎接麦克阿瑟。他们默不作声，似乎在接受检阅，唯一的声音是偶而有人禁不住掉泪的哽咽声。

一位衣不遮体、双脚赤裸的巴丹老兵认出麦克阿瑟，默默走过来，许久许久才说了一句话：“将军，您回来了！”

麦克阿瑟回答道：“我回来晚了，但我们毕竟回来了。我尽可能快地赶

到这里来，我将给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医疗照顾，治愈后就送你们回国。”

战俘们的悲惨遭遇，更激起麦克阿瑟对日本人的仇恨。离开监狱，告别战俘，他向巴石河前线走去。他对马尼拉街区太熟悉了，穿街走巷，健步如飞，一点也不像年满65岁的老人。

他终于抵达巴石河西岸了，桥上的一切桥梁都已被日军炸毁。东岸的敌人躲在坚固的工事里，射杀着美军，他们要让美国用它最优秀的青年人的生命，来换取他们豺狼一样的狗命和一座凄凉的废墟。

肯尼建议道：“是否让我的机群摧毁东岸的一切设施？”

麦克阿瑟摇摇头：“不要急，慢慢来，我们用大炮、用大量的火炮在城墙上打开缺口，这样我们的伤亡就可以降到最低程度。”

除了要减少平民的伤亡外，麦克阿瑟不同意空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担心空袭会把马尼拉饭店炸毁。那是他的家，离开马尼拉时，他把一切私人物品，从衬衫、鞋子到各种勋章、古玩都丢在那里。他听说日本人为了纪念赶走他的胜利，把马尼拉饭店搞成一个展览室，他过去的一切物品都没动。

肯尼说道：“日军会死守到底，直至最后一个人，他们会杀死城内的所有菲律宾人。”

“是的，他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而且他们宁愿自杀也不投降。他们会杀死许多百姓，但不会把所有的百姓都杀死，我们会营救出大部分人，而我们一旦空袭，城内就不会有任何生命了。”麦克阿瑟还是不同意空袭。

但是，猛烈的炮击比空袭好不了多少。敌人的坚固工事被彻底摧毁，而马尼拉饭店也坍塌了。2月21日，麦克阿瑟随美军冲过巴石河，赶到马尼拉饭店，见到这座建筑物已燃起冲天大火。

他发疯似地从一位士兵手中夺过一支汤姆森冲锋枪，冲进饭店，向顶楼爬去。楼内仍有残存的日军，每上一层楼都要经过一场战斗。

终于到了顶楼，但映入眼帘的除了灰烬，其余什么都没有了。门口躺着一具刚刚被击毙的日军军官的尸体，被打碎的两个花瓶的碎片散落在他的身旁，这花瓶还是大正天皇送给老麦克阿瑟的礼物。

“将军，干得太漂亮了！”一位少校高兴得大叫。

麦克阿瑟见家里一切都没了，实在高兴不起来，沮丧地说道：“对我来说，此刻没有什么东西是美好的。我可爱的家遭到破坏，我正痛苦地咀嚼着难以下咽的苦果。”

马尼拉还在燃烧，马尼拉还在巷战，而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

将军泪

巴丹半岛是当年美军在菲律宾上演的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次缴械投降行动的所在地。1942年4月9日，7.5万名美军在小爱德华·金少将的率领下走进日军的战俘营。麦克阿瑟发誓要占领巴丹，以雪昔日之耻。

据情报部门侦察，日军在巴丹半岛的兵力有6000人，而在科雷希多岛上只有1000人。于是，麦克阿瑟把作战重点放在巴丹方向。

他命令第1军在西海岸登陆，担任巴丹半岛的主攻任务。上陆后，以1个团的兵力从奥隆阿波出发，在半岛南端实施登陆后向北推进；以另一个团协同第14军的1个团沿半岛东岸向南推进，以达成对日军的包围。

第 14 军担任巴丹半岛的助攻任务，在南海岸的马里韦莱斯登陆，向北推进，合围日军。该军另以一部兵力在科雷希多登陆。

2 月 14 日，解放巴丹和科雷希多的战役正式开始。美军在巴丹半岛登陆后，沿东海岸向南推进，未遇到重大抵抗，进展十分顺利。

16 日，第 503 空降团 2000 名官兵在科雷希多西部高地实施空降；同日，第 14 军一部 1000 名官兵在马林塔隧道附近登陆。美军的行动隐蔽而突然，岛上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到中午，这两支美军即建立起坚固的立足点，开始向纵深发动进攻。

但是，这两支美军很快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他们这才发现从前情报有误，在科雷希多岛的日军不是 1000 人，而是 5000 人。

麦克阿瑟非常关注巴丹半岛的战事。2 月 16 日，他扔下正在激烈争夺的马尼拉，率随从分乘数辆吉普车沿巴丹半岛东海岸疾驰南下，很快超过先头部队，远远跑到前面超出战线近 10 公里的地方。随行人员提醒他注意四周有日军狙击枪手，别让他们击中。可是，麦克阿瑟却满不在乎地说：“我的心在过去的 3 年中已经伤透了，再中一枪也算不了什么。”

麦克阿瑟没有碰上日军狙击手，却差点儿成为肯尼指挥下的一队美军飞机的猎杀对象。当他们一行驶到一座断桥停住时，便被肯尼手下的一个 P-38 闪电式战斗机小队发现，美机飞行员起初以为麦克阿瑟的车队处于敌方地域，一定是日军指挥官，准备进行俯冲扫射。幸好小队长发现这个车队的车型不像是日式的，倒像美式吉普，急忙用无线电同地面指挥官联系核实。蔡斯上校知道麦克阿瑟跑到前面去了，为防止误伤而阻止了这次攻击，不然的话，麦克阿瑟肯定会被他自己的飞行员击毙了。

18 日，南北两路美军胜利会师，随即向西进击。2 月 21 日，美军攻占了巴丹半岛西海岸的最后一个据点，巴丹半岛作战胜利结束，美军毙敌 200 余人。1000 余名日军被赶至那布提山，但已不足以构成威胁，最后他们都被打死或因饥饿而丧生。

在巴丹半岛被收复的同时，马尼拉巷战也已接近尾声。2 月 27 日，马尼拉全城被美军占领。上午 11 时，麦克阿瑟与菲律宾总统奥斯梅纳在一大批高级军官的陪同下，步入在战火中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马拉卡南宫，举行恢复菲律宾立宪政府的仪式。

马拉卡南宫始建于 1863 年，原为西班牙总督府，后为菲律宾总统府。这座两层楼的石质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院内种着奇花异草，矗立着精美的雕塑，宫内有豪华的水晶吊灯、中国古瓷器、西洋古钟、西班牙器皿和中亚细亚挂毯。

仪式开始后，头戴菲律宾元帅帽，身着军便服，鼻子上架着一幅太阳镜的麦克阿瑟站在麦克风前，像在莱特岛一样，发表重返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演说：女士们，先生们，马尼拉居民们，美军官兵们，全体菲律宾国民们：

3 年多的岁月过去了，它们是苦难的岁月、斗争的岁月和牺牲的岁月。自从我把我们的部队和装备从这座美丽的城市撤走之后，它就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开放城市。它的教堂、博物馆和文化中心都因之得以在战大中保存下来，免遭战争的残酷洗劫。敌人却毫无人性，我原来过高地估计他们在绝望的困兽之斗中，会对这些文明的象征略加保护而不予摧毁，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防御价值。但是这些化为灰烬的建筑将会按它们的原样重建……

总统先生，全力以赴，担负起责任，率领国民们重建家园吧。我代表我

的政府庄严声明，将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责任交还给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你们重获解放的国家必将在自由世界大家庭中获得它的荣誉和地位。你们的首都虽然被摧残得疮痍满目，也必将恢复到它应有的地位，它将成为东方民主的堡垒。……讲到这里，麦克阿瑟的声音呜咽难以自己，热泪从双颊滚下，他停顿了好大一会儿，会场鸦雀无声。他想起了那些为这一时刻的到来而阵亡在雨林、礁盘、珊瑚沙、岩穴、永久海力点上和大海中的将士们——他们永远看不到这一天了。他擦去面颊的热泪，用苍老而嘶哑的声音结束他激动而痛苦的演说：

我谦卑地、虔诚地感谢全能的上帝，给予我们军队伟大的胜利。我请求在座各位同我一起，高声颂念主祷文……他终于回到了菲律宾！

第三部 海岛搏杀——冲绳之战

马骏 著

主要人物表

- 切斯特·尼米兹 美军中太平洋战区司令海军五星上将
雷蒙德·斯普鲁恩斯 美军冲绳登陆战役总指挥海军四星上将
凯里·特纳 美军第 51 特混舰队司令海军中将
威廉·哈尔西 美军特遣舰队司令，后接替斯普鲁恩斯担任冲绳战役总指挥海军四星上将
西蒙斯·巴克纳尔 美军第 10 集团军司令冲绳战役地面作战总指挥陆军中将
柯蒂斯·李梅 美军战略航空兵第 21 轰炸机司令官火烧东京指挥者空军少将
马克·米彻尔 美军第 58 特混舰队司令海军中将
罗伊·盖格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 3 军司令，后任陆军第 10 集团军司令海军少将
休伊·莱顿 海军陆战队第 1 师第 7 团第 15 连连长海军少校
贝克·奥勃莱恩 海军陆战队第 1 师第 7 团团团长海军上校
查尔斯·惠特尼 海军陆战队第 6 师上校军官
牛岛满 日本第 32 军司令官冲绳守军总指挥陆军中将
长勇 日本第 32 军参谋长陆军中将
大西优治郎 日本海军第 1 航母舰队司令官海军军令部次长“神风”特攻作战发起者海军中将
有贺幸作 日本“大和”号战列舰舰长海军大佐
八原博道 日本第 32 军高级参谋陆军大佐
清冈永一 日本战时大本营派驻冲绳特使陆军大佐
青木保宪 日本高知海军航空兵学校教官海军少尉

引子

1943年11月22—26日，埃及首都，开罗。

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委员长、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这个人类古老文明的发祥地开了4天会，共同讨论对日作战问题。

三巨头各有各的心事：

蒋介石这位人类另一古老文明发祥地的军政领袖，此刻最关心的不是如何消灭日本。他知道，有美国军队在太平洋鏖战，日本人败降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最感兴趣的是消灭共产党，使自己成为中国唯一的领袖。抗战爆发以后，他眼看着被他赶到陕甘宁不毛之地的毛泽东奇迹般地把共产党武装力量又发展起来，几乎全中国每一个省份都有他们的武装。一旦日本人败降，与他争夺中国领袖地位的必定是毛泽东无疑。所以，蒋介石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准备日后消灭他的这个心腹大患。因此，他参加开罗会议，只是想从美国人那里多要些援助。

罗斯福虽然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满，却很理解。但他现在一心想的是早日战胜日本人，洗刷珍珠港事件给美利坚合众国带来的奇耻大辱。因此，从战后亚洲政治力量的安排以及从当前战胜日本人这两方面考虑，罗斯福都需要蒋介石的支持。他要给蒋介石一些援助，但必须是有条件的：你蒋委员长不能拆我打击日本人的台。

丘吉尔对蒋介石的印象还不错，认为这位蒋先生“沉静、含蓄、有能力”。但是，殖民观念极深的丘吉尔对罗斯福关心蒋介石却大为恼火，他来开罗的目的十分单纯：夺回缅甸以及新加坡、香港和大英帝国其他前哨基地，从而为英国的败绩雪耻。

三方几经磋商，终于在共同战胜日本问题上达成共识。26日下午，在罗斯福下榻的寓所花园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对于军事和政治诸问题作了彻底的探讨后，罗斯福说道：“目前，美国海空军正在太平洋战场浴血奋战，如果不出意外，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的两支部队预计在明年，最迟后年春天将会师于台湾，”说到这里，他转向蒋介石，兴奋地说，“届时，我会把台湾作为一份丰盛的礼物，送还给中国人民。”

花园里响起一片掌声。

罗斯福继续说道：“会师台湾后，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将挥师北进，第一个目标就是硫磺岛和冲绳岛。攻占这两个岛，日本国门就将洞开。”

蒋介石插言说：“据我的情报人员报告，日军在冲绳岛集结了重兵，贵军能否攻下此岛还不一定。”他希望美国人从中国大陆向日本反攻，这样会使毛泽东的势力受到限制。

但是，罗斯福不愿与蒋介石纠缠这个问题。前几天，他们私下争论了好久，他好不容易才说服蒋介石理解美军的反攻路线。所以，他答道：“尼米兹将军的行动会使阁下的这种担心成为多余。冲绳必须攻克，星条旗一定要在这个岛屿上飘扬！”

第一章 目标冲绳

浇铸“冰山”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又飞往德黑兰。他要去会见斯大林。临走时，他让马歇尔将军转告尼米兹，抓紧时间制定进攻冲绳的作战计划。

远在珍珠港基地的美军中太平洋战区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与他的将军们一直在研究继续发动进攻的作战方案。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1945年，他的部队要实施占领台湾的“土手道”战役、占领冲绳的“冰山”战役、占领九州的“奥林匹克”战役。这些战役行动完成后，预计在1946年3月实施进攻东京的“王冠”战役。

尼米兹接到总统下达的太平洋作战计划后有些为难。他的部队在塔拉瓦血战中伤亡很大。如果照这个伤亡率，即便攻克日本本土，付出的百余万人的生命也会使他的将星黯然失色。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太了解自己同胞的价值观了：只要不死人，什么事情都好办。

“将军，斯普鲁恩斯将军正在会议室等您。”尼米兹的参谋长苏克·麦克莫里斯海军少将推门说道。

尼米兹猛然想起他约几位部将开会的事情，赶忙起身整理一下军服，来到会议室。

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将军这位中途岛大海战的卓越指挥官起身向尼米兹敬礼，然后说：“阁下，您有什么吩咐？”

尼米兹手下有一批美国海军的英才，眼前这位斯普鲁恩斯遇事沉着镇定，办事讲求效率，被人誉为“机器人”。此外还有绰号“公牛”的特遣舰队司令威廉·哈尔西海军上将；绰号“怪物”的两栖舰队司令凯里·特纳海军中将；绰号“疯子”的两栖作战司令霍兰·史密斯海军少将；绰号“黑鸟”的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约翰·托尔斯将军。这些英才跟随他征战在烟波浩淼的太平洋上，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为尼米兹的将星增添了光彩。

尼米兹坐定，与斯普鲁恩斯交换着前方的战况。过了一会儿，哈尔西、特纳、史密斯、托尔斯及其他一些高级将领陆续走了进来。

诸位将军到齐后，尼米兹操着得克萨斯口音说道：“我荣幸地向各位介绍一位朋友，这就是前阿拉斯加军区司令西蒙斯·巴克纳尔将军，他将与我们一起完成未来的作战任务。”

一位陆军中将闻声起立向大家致意：“我很高兴能在尼米兹将军的指挥下与诸位合作！”

除了巴克纳尔以外，在座的都是海军将领。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调一个陆军中将来太平洋舰队？

尼米兹似乎看出大家的心思，解释说：“未来的作战将要登陆日军防御严密、兵力充足的大岛，巴克纳尔将军率领的陆军第10军官兵，将是登陆战的主角！”

哈尔西问道：“自太平洋反攻以来，我军采取跃岛战术，减少了许多伤亡，为什么不越过台湾，直扑日本列岛呢？”

史密斯大声说：“总统关心的是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而我们却要考虑伤亡情况。一个美国士兵的生命要比一个亚洲人有价值得多。”

特纳接着问道：“听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最近提出一个三期作战目标，如

果将军不介意的话，请向我们介绍一下，如何？”

尼米兹点点头，对他的作战处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少将说：“你向大家通报一下情况吧！”

矮胖墩实的谢尔曼随同尼米兹刚参加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在旧金山召开的作战会议，他从文件包里抽出几张文件，对大家说道：“参谋长联席会议对1945年太平洋战场总的战略意图是：强化海空封锁，摧毁日本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能力，削弱他们的抵抗能力，然后再占领日本本土中心部，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为此，制订了三期作战目标。第一期从1945年4月1日始至6月30日止，作战目标是占领小笠原群岛、琉球群岛，为进攻中国大陆建立海空基地；第二期从1945年6月30日始自9月30日止，作战目标是实施‘土手道’计划，登上台湾岛，夺取进攻中国大陆的桥头堡；第三期从1945年10月1日始至12月31日止，作战目标是在九州南部和关东平原登陆。”

谢尔曼通报完毕，尼米兹笑着对各位将军说道：“今天情诸位到此，就是研究一下我们的具体作战计划。”

性格豪爽、生就一幅美男子面庞的托尔斯，祖上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他首先说道：“除进攻日本本土外，台湾岛是最大的作战目标，敌人在该岛屯兵数十万，作战纵深极大，而且我们不能忽视下面一个事实，这就是日本人占领该岛已有半个世纪，岛上肯定有很完善的防御体系。因此，贸然攻占此岛，伤亡势必很大，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

斯普鲁恩斯接着说道：“即便有力量登陆台湾，但是否有这种必要呢？攻占台湾的唯一目的是为进攻中国大陆作准备。可是，中国人似乎却不需要这个！蒋介石的军队自中日战争爆发就保全实力，步步退让；毛泽东的军队虽然抗战坚决，却势单力孤，还要时时戒备蒋介石，只能在日本人背后打游击战。难道我们美国人比他们还急吗？蒋介石倒希望我们攻占中国大陆，这样会限制延安政权的发展。可是蒋介石政权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专制独裁，难道美国人付出生命就是为了让这样一个政权继续统治中国吗？”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看了尼米兹一眼，接着说道：“我认为应放弃登陆台湾的作战企图，直接进攻日本本土，这样做也符合我们的跃岛战术原则。”

斯普鲁恩斯的发言引起大家的一阵议论，将军们都认为蒋介石过于腐败无能，美军不必为他火中取栗。

第一次参加太平洋舰队作战会议的巴克纳尔从未到过东方，对蒋介石政权不了解，谈不出什么。他只是从作战角度考虑，认为登陆台湾困难很大：“台湾是个大岛，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作战纵深大，如果要在那里登陆，需要数十万兵力和源源不断的作战补给。这不是一支海军舰队所能担负的任务，所以我建议放弃‘土手道’作战计划，直接北上登陆日本诸岛。”

尼米兹静静听着诸位将领的发言。从心里讲，他很赞同他们的意见，无论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上讲，实施“土手道”作战计划都是下策。听完大家的议论，他心中更有底了，他要力劝华盛顿修改作战计划，直接进攻日本诸岛。

想到这里，他对各位将军说道：“我很尊重诸位的意见，我将向金上将再次详细阐述我们的观点，届时再约诸位相商，散会！”

当天夜里，尼米兹就带着参谋长和作战处长飞回旧金山，面见海军作战部长，直陈放弃“土手道”作战计划的意见。

金上将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他知道总统的战略意图是让日本

无条件投降，至于怎么打，并不过多干预。所以，金并不反对尼米兹的意见，只是问道：“如果你们不进攻台湾，预选的作战目标将是哪里？”

“硫磺岛和冲绳岛，这两个岛距离日本本土很近，如果攻破，可直捣东京敌人的老巢。”尼米兹回答。

金上将想起马歇尔向他讲起的开罗会议的情况。罗斯福总统在蒋介石跟前夸下海口，一定会占领冲绳。因此，能否占领冲绳关系到美国的荣誉。于是，他坚定地回答道：“我支持您的意见，放弃进攻台湾的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兵器登陆冲绳岛，一定要把我们的星条旗插在那里！”

尼米兹想不到一向专横的金上将这么痛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高兴地表示道：“请阁下放心，‘冰山’作战一定会为美国争得荣誉！”

“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

由大约 140 个岛屿组成的琉球群岛从日本往南弯弯曲曲地伸向台湾，长达 1271 英里。在这些岛屿正中，就是冲绳岛。

琉球群岛原本不是日本国土。早在公元 1372 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人登上琉球群岛，与琉球王国建立了藩属关系。此后，琉球一直向中国纳贡。大约过了 2 个世纪，日本国大名联盟首脑丰臣秀吉完成全国统一后，即大举向海外扩张，其中一批从九州来的日本武士劫掠了琉球群岛，但仍允许当地居民继续向中国纳贡。

1603 年，德川家康继承霸业，设立幕府政权之后，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1610 年，幕府政治顾问林罗山在代表日本致中国皇帝的一封信函中声称，日本业已统一，“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退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虽说林罗山此言根本与现实情况不符，但反映了日本当时的扩张企图。

1868 年，日本实现明治维新，明治天皇向全国宣誓：“吾国立国之宗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75 年，日本国借机占领琉球群岛，强迫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地。1879 年，日本正式宣布吞并这个群岛，派知事取代原来的琉球王，规定日语是官方语言。在日语中，冲乃海上之意，冲绳的含义是排列在海上的岛，像飘浮在海上的一根绳子。

冲绳是东方的交叉路口，与日本、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距离几乎相等，距九州大约 650 公里，距台湾 610 公里，距上海稍远一些，有 830 公里。该岛面积 1220 平方公里，形状窄长歪斜，南北长约 108 公里，最宽处 28 公里，中央最窄处为石川地峡，宽仅 3 公里多，本部半岛就从此地点突出于东海。该岛 2 / 3 位于石川地峡北部，全是树木繁茂的丘陵地带。冲绳岛的中央部是横穿全岛、由险峻的断崖和深不见底的溪谷组成的大峡谷，它将北方的石川地峡与南方的那霸港相接起来。冲绳岛南部是呈三角形的高地，高约 150 公尺，辽阔的石灰岩高地点缀其中。高地东西两端探入大海，形成两个小半岛，东部叫知念半岛，西部叫小禄半岛。

冲绳岛的海岸线与岛上地形一样，亦参差不齐。北部的海岸多为险峻重叠的岩石，南部的海岸则为珊瑚岛构造。从海上远远望去，北海岸隆起，而南海岸则断崖耸立。这种参差复杂的地形条件极大地限制了登陆作战行动。可以说，冲绳岛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地点太少了。冲绳岛海岸最开阔的地点是东海岸的中城湾。战后，美军为纪念在冲绳作战中阵亡的巴克纳尔中将，将其命名为巴克纳尔湾。

冲绳岛道路状况很差，除了人口密集的那霸地区外，岛上其他地区的道路简直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路。沿海岸线虽说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小道，却无法通车。旱季，这些道路弥漫着厚厚的沙尘；到了雨季，沙尘变成了泥淖，极难通行。由于该岛属亚热带气候，受太平洋黑潮和小笠原暖流影响，所以常年空气湿度很大，雨量充沛，而且降雨没有规律，有时一天下的雨等于一个月的平均雨量。岛上还多台风，从5月至11月，每月平均遭受两次台风袭击。

冲绳岛上的居民虽然是日本公民，但是继承的传统却是混杂的，风俗习惯明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第32军司令牛岛满的副官山城宏少校刚上岛时曾在家信中写道：“这里的生活习惯及建筑物与中国毫无两样，朦胧中我还以为生活在中国的乡村。”尽管如此，冲绳岛仍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崇拜祖先的宗教。成千上万座马蹄形的坟墓密布在岛上的断崖及丘陵旁。在这些坟墓之下长眠的冲绳岛居民的先人们，很决就要与他们的子孙一起目睹一场无比惨烈的大战了。

守卫日本本上的最后一个海上堡垒

冲绳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重要的海上战略要地。倘若美军夺取该岛并将它作为进攻日本本上的军事基地，那就无异于绳套脖颈，日本将危在旦夕。相反，如果日本守住冲绳，则可以此抵挡美军的进攻，为本上防御竖起最后一道海上屏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头3年间，日军处于战略进攻阶段，整个琉球群岛上的驻军不多，只有600余人。只是到1944年日军在南洋作战连连失利时，才对防御问题重视起来。当时任首相兼参谋总长的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向天皇启奏：“时局吃紧，应加强帝国西南地域的防卫及确保南方作战地域的交通线。”裕仁天皇听后大惊，立即准奏，东条随即将第32军派驻冲绳。

第32军刚刚组建，下辖第9、第24、第62师团和第44独立混成旅团，司令官为渡边正夫中将。这些部队都是从中国东北和日本本上调来的。不料，第9师团刚登上冲绳，东条听说美军欲进攻台湾，担心那里兵力薄弱，又将这个师调往台湾。渡边十分恼火，几次上书恳请留下这支精锐强悍的部队，都被东条拒绝。第9师团是日本陆军组建最早的师团，战斗力很强。日俄战争期间，该师团隶属于日本“军神”乃木希典的第3军。在旅顺要塞争夺战中，该师团相继炸毁俄军坚固的东北防线上的东鸡冠山北堡垒和二龙山堡垒，最先冲入要塞核心阵地，从此声威大震。渡边本想以该师团为冲绳岛防御的核心，没曾想又让东条调走了。气急败坏的渡边一下子病倒不能理事。日军战时大本营遂将陆军士官学校校长陆军中将牛岛满调到冲绳，接任第32军司令官一职。

牛岛是日本军中一员悍将，且门生众多，许多陆军军官都出自他的门下。此人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擅长剑术，幼时曾只身手刃两名成人强盗，因而威震乡里。他在陆军中以诚实赢得了部下的信赖和忠诚。牛岛上任时，东条英机已因塞班岛失守引起朝野不满而被迫下台。新任首相小矶国昭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深知冲绳岛的重要，特召牛岛进京谈话。

小矶原为朝鲜总督，与牛岛关系不密，只知其名而不识其人。当牛岛满的顶头上司、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引牛岛进来后，小矶点头示意让座，但并不讲话。

牛岛与梅津美治郎颇熟，坐定后他问道：“大战当前，阁下有何明示，卑职恭听训示。”

梅津莞尔一笑说道：“小矶首相久闻你的大名，特请将军一叙，不必拘谨。”

牛岛恭敬地说：“不敢，卑职不才，倘能以血肉之躯上报天皇陛下之宏恩，下达帝国国民之期望，平生之愿足矣。”

小矶听牛岛谈吐谦恭，顿生好感，遂问：“冲绳乃帝国之门户，此番将军临危受命，不知何以御敌？”

牛岛回答道：“卑职将实行持久作战，放敌上岛，在岛的南部集中兵力与敌周旋。”

安藤听后大惊：“这可同大本营在海岸地带决战方针大相径庭啊！”安藤身为方面军司令官，却不知牛岛更改了原来的作战方针，不由得感到惊异。小矶与梅津亦觉不安。

牛岛从容回答道：“只因守岛兵力太少，难以在海岸进行决战。目前，我军的第24师团和第62师团虽说齐装满员，但有一半是新兵，作战能力较差。第44独立混成旅团5000余官兵在航渡中遭鱼雷攻击，伤亡近4000人，虽说后来空运了第15独立混成联队编入该旅团，但仍缺编。此外，我们仅有的一个坦克联队尚缺一个中队，难以在海岸与敌决战，故而只能采取持久战方针。”

梅津问道：“你的部队集中到南部，一旦战斗打响，北部和中部怎么办？应该知道那里有两个机场啊！”

牛岛答道，“只能放弃！”

“什么？放弃？”安藤叫了起来，大声说道：“如果放弃这两个机场，岂不影响大本营制定的‘天号’航空作战计划？”

原来，日本战时大本营根据局势发展，刚刚正式制订了一个《东中国海周围的航空作战指导要领》，即“天号”航空作战计划。该要领的基本方针是：统一使用陆海军的航空战斗力，以此歼灭预计将进攻东中国海之敌，同时加强本上的直接防御态势。为此，东中国海地区的航空兵力应迅速在该地区展开，以便消灭敌军进攻兵力。陆海军航空部队的主要攻击目标分别是：海军进攻敌之机动部队，陆军进攻敌之运输船队。冲绳岛上的两个机场是日军此次作战的重要航空基地。

“此作战方针乃不得已而为之，请诸位长官谅解。”牛岛仍坚持己见，“我的任务只有一个：不让帝国本上的最后一个堡垒沦于敌手，我将同冲绳共存亡。至于其他，实在无能为力。”

小矶十分同情牛岛，认为他的意见不无道理，遂问道：“倘若依将军之见，第32军的防御部署不就要重新调整了吗？”

“是这样的！”牛岛答道：“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渡边将军经过半年之久忙忙碌碌构筑起来作为决死之处的各个阵地，重新构筑新的阵地。虽然为改变大量军需品的集聚地点和得到构筑新阵地所需器材是困难的，但也只好如此。”

小矶又问：“敌人进攻之日不远，重新调整部署来得及吗？”

牛岛坚定地回答：“卑职将尽力而为！”

梅津还是不满，坚持说道：“不论怎么说，你不应擅改原定作战方针，因为此方针是大本营制订的，如果要变动，也应由大本营作出。”

半岛淡淡一笑道：“如果长官一定要求在海岸决战，我将辞职，因为卑职实在难胜此任。”

双方争执不下，气氛弄得很僵。冲绳作战还未开始，一层阴影就已笼罩在日军将领头上。战后，日本人在叙述这段事情时曾评论道：“战时大本营抽调第9师团到台湾北部的新竹地区以加强那里的防御力量，但这个决策引起的后果却是陆海军首脑们始料不及的。第32军的两任司令官均表示严重不满。牛岛满中将为应付第9师团调走带来的防御真空所采取的消极防御作战方针，使冲绳的地面防御极不完备，真是灾难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祸根就是大本营抽调第9师团的轻率行动。”

梅津参谋总长见状，心中十分恼怒。以辞职之举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是陆军中罕见的事情。日本陆军自近代建军时起，就坚持走一条“体用之学”的道路，即按照西方军事理论训练军队，却摒弃西方的民主思想，而用武士道精神作为统一军队的指导思想。尊皇、武国、征战、尽忠是日本军人追求的最终目的，杀身成仁、绝对服从是日本军人必须恪守的准则。就是凭着这种治军原则，才使日本军队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侵略战争中，表现出极大的野蛮性、疯狂性、顽固性和勇猛性。牛岛这种要挟态度在平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此时战人已被日本人引到了自家门口，数年战争已使日军损夫了许多将才，军中良将已寥寥无几。所以，尽管梅津不满，却不敢依军纪撤换牛岛，只得强压火气说道：“冲绳安危全赖将军，望小心在意，依情况而战吧。”

牛岛心中舒了一口气。他也知以辞职要挟的后果，但敌兵强大，防御艰难，只得如此。他见梅津等未予追究，便说道：“卑职一定恪尽职守，人在岛在，坚守帝国大门！”

小矶虽觉牛岛以辞职要挟做得过分，但与梅津一样，亦无可奈何。他想起中国的一句成语“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心中不禁大为惆怅。良将如云的日军落得如此局面，实在令他难堪。冲绳防御非牛岛莫属，撤换他未必是上策，只得放手让牛岛去战。故而小矶问道：“现在岛上有多少兵力？”

“10万余人。”牛岛回答：“除正规军外，还有大田海军少将指挥的1万名海军官兵，2万名由冲绳岛居民武装起来的民间防卫队，1700名铁血勤皇队。”

“铁血勤皇队？”小矶有些不解。

“这是由14岁以上热情高涨的男性高中生志愿编成的义勇队，装备和训练全由陆军负责。敌人上岛后，他们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牛岛解释道。

牛岛上任伊始就把冲绳岛上男性青少年作为战争人力资源利用起来。他让部属挨家挨户登记14岁以上男性青少年，发给他们武器，编成了一支义勇队。由于建立这支队伍的宗旨是用武器与鲜血保卫天皇，因而取名“铁血勤皇队”，队长就是他的副官山城宏。铁血勤皇队经过训练后，将被送到敌后开展游击战。

小矶满意地点点头，又问：“官兵的士气如何？”

“十分高涨，”牛岛回答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人换十人’、‘一人换一战车’、‘一机换一舰’、‘一艇换一船！’”

“太好了！”小矶十分兴奋，忘掉了方才不愉快的争论，继续问道：“岛上有多少重武器装备？”

牛岛报告道：“2990架飞机，其中有1230架自杀飞机；7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287门；81毫米和320毫米迫击炮120门；防坦克炮52门、轻中型

坦克 27 辆；轻重机枪 1500 余挺。”

小矶又问：“将军可否谈谈持久作战的具体想法？”

牛岛答道：“在美军登陆前，集中兵力于冲绳岛南部，以首里为中心形成坚固的筑垒阵地。主阵地选择在那霸、首里与那原一线。如美军在该线以北海滩登陆，则不予抵抗，以待其来攻。如美军在该线以南海滩上陆，则进行坚决的抵抗，但决战的场地仍为首里附近地域。在岛中部的羽具岐地域配置一个由当地土著部队编成的特编团，准备在美军由该海滩登陆时实施迟滞作战，并破坏读谷和嘉手纳两地的飞机场。至于岛北部，只配备一个独立步兵营，以便在必要时破坏伊江岛上的飞机场。”

小矶听后，觉得可行，遂向梅津、安藤征询意见。

梅津已在方才表明了态度，没什么意见。只有安藤仍反对，但见两位长官认可了持久作战方针，也不便再说什么。

牛岛见说服了众长官，心里很高兴，他说：“卑职即刻回岛，现在硫磺岛战事炽烈，我将派员去那里了解情况，总结抗登陆作战的经验教训，加强防御，誓死保卫帝国本上的最后一个堡垒——冲绳！”

然而，牛岛打探到的却是硫磺岛的陷落和守岛司令官栗林忠道中将的“玉碎”。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正当牛岛与首相、参谋总长在东京讨论冲绳防务问题时，位于东京以南 1200 余公里的硫磺岛正进行着一场大战。

硫磺岛是一个没有完全冷却的火山岛，位于该岛南端的折钵山的火山口喷出的雾气和硫磺弥漫全岛。岛的中部是一片低洼，低洼地以北地形又逐渐隆起，其中有几个孤峰，海拔约 120 公尺。折钵山山脚下有海滩向北和向东延伸，两海滩各约 3.2 公里长，其余海岸线多为悬崖峭壁。岛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很厚的棕色的火山灰烬和黑色的火山岩烬所覆盖。这些灰烬看起来像沙，但比沙轻得多，人在上面很难行走，即使是轮带车辆和履带车辆也得铺上垫板才能通过。岛上缺少淡水，仅有的几处地下水源流出的水有一股浓烈的硫磺味。即使是这种能喝而不好喝的水也要配给。一次，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 1 航母舰队司令官大西沈治郎海军中将上岛视察，守岛最高司令官、第 109 师团师团长栗林忠道一边为其端过一杯有硫磺味的苦水，一边解嘲说：“非常抱歉，这里连水都有股火药味。即便如此，我一天才仅能分得一杯。”由此可见岛上缺水的程度。

1944 年 9 月，日军开始加强硫磺岛的防御（这和冲绳岛一样），派栗林率他的第 109 师团、第 2 独立混成旅团和加强第 145 步兵联队共 2.3 万人担任该岛的主要防御。另外还有海军陆战队约 7000 人、飞机 30 架也归他指挥。

栗林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防御战专家，面对掌握绝对海空优势的美军，他认为“歼敌于滩头”的抗登陆作战原则已无力实现。由于敌人猛烈的舰炮和航空火力的突击，滩头阵地将遭到严重的破坏，并将损失 50% 的兵力兵器，使持久作战能力大为降低。因此，他主张采取坚固的纵深防御，在纵深内构筑支撑点式的主要抵抗阵地；允许敌人登陆，在滩头暂不进行还击；抓住敌人上陆并集结于岸边纵深 400 公尺内的时机，集中炮兵和各种火器实施突然的反击。

但是，栗林的作战方针却遭到海军的反对。硫黄岛是小笠原群岛的一个主岛，防务由直属战时大本营的小笠原兵团负责，而战时大本营由陆海军共同组成，所以在硫黄岛有一海军顾问，名叫市丸利之助。虽然市丸仅是一名海军少将，但他代表海军，所以栗林不能不考虑他的意见。最后栗林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即以纵深防御为主，滩头防御为辅的抗登陆作战方针。

根据这个方案，南部以折钵山为核心构成南部之主阵地；中部以元山等为中心构成硫黄岛的主要防御地带；东西滩头防御阵地是一些永备发射点和支撑点。别看火山灰烬不利于行走，但却是良好的建筑材料。火山灰与水泥搅在一起就成了比较坚固的混凝土。栗林命令部队就地取材，把岛上的工事构筑成半永久或永久性工事。有些主要工事和大型坑道掩蔽部以及天然岩洞都有地下网道相连，并有良好的通信照明设备。美军登陆前夕，岛上已是洞穴星罗棋布，坑道纵横交错。

1945年2月19日，曾在中途岛、吉尔伯特、马绍尔和马里亚纳登陆战役中大显身手的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指挥22万名官兵，在800余艘舰艇、2000架飞机的支援下，浩浩荡荡地向硫黄岛杀来。他从海上遥望到岛上一山头横写着一幅巨大的标语：决死一战！不禁轻蔑一笑：“既然你们要决死，我就成全你们吧，让硫黄岛变成一座活地狱！”

6时40分，美舰编队开始进行登陆前的直接火力准备。舰载飞机同时用火箭、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实施了航空火力准备。主要突击目标是登陆滩头、机场和折钵山的防御阵地。直接火力准备持续到9时，共发射炮弹3.85万发。

这时，美军登陆第一梯队陆战第4、第5师按预定计划在舰炮火力准备的掩护下，顺利进入各自阵地。7时30分，控制组在离岸3600米建立起出发线，车辆登陆舰在离岸5000米处展开，放下道板，把载满军队的履带登陆车卸下。第一登陆波由68辆水陆坦克组成，于8时30分离开出发线，9时到达滩岸，其后23分钟内，后续各登陆部队完成登陆。

栗林正在隐蔽部与市丸相商守岛大计，忽听有如排山倒海般的炮声呼啸而来，意识到敌人开始准备登陆，急忙命令各部：“放敌上岸，待敌向纵深推进500公尺时再开火。任何人必须抵抗到底，阵地就是自己的坟墓，要以战死之前杀敌10人为己任！”

首批登陆8个营的美军未遇抵抗，以为敌滩头阵地已被炮火摧毁，便放心大胆前进。陆战第5师立即分兵进攻折钵山和另一机场；陆战第4师一部向一号机场进攻，另一部沿海岸向北发展。诡诈的栗林见时机已到，下令在地下坑道规避炮火的日军官兵出击，只见日军犹如大螃蟹似地从地底下钻出来，进入精心构筑的永备火力点和暗堡，进行猛烈狙击，打得美军人仰马翻，伤亡严重。

幸而美军每个登陆营都有数艘炮舰担任掩护，岸上舰炮火力控制组随时引导炮火进行有效压制射击。战列舰“内华达”号甚至用穿甲弹将一个隐蔽的混凝土堡垒直接命中摧毁。美军的两栖坦克也不停地喷吐火舌，将敌明碉暗堡一一击毁，掩护步兵逐米向前推进。当日日终时，美军约有3万人上了陆，伤亡2420人。

夜间美军又对岛上敌阵地实施了强大的火力突击，至次日上午，基本摧毁了敌海岸地带的全部工事。登陆部队乘机向岛内挺进，到22日傍晚，美军已到达南部码头、元山机场北侧、千鸟部落一线，深入岛内达2公里并建立

了桥头堡。

从2月23日至3月3日，日美两军在硫磺岛主阵地一带进行了寸土必争的殊死攻防战。美军登陆部队在包围孤岛的美国舰队和早已同时使用陆上基地的美军航空兵的支援下，以其优势的炮兵、坦克，像碾滚一样来回反复进攻。这种如同翻耕土地似的破坏，把日军阵地炸得荡然无存。至3月2日日终，日军大部分炮火和坦克均被摧毁，指挥官死伤达65%，兵员只剩下3500人，已经很难进行有组织的战斗了。

3月5日，栗林将残存兵力之主力集结于北面的第二道防线，进行最后抵抗。此时，日军已近水断粮绝。3月13日，美军向日军发起总攻，栗林下令烧毁军旗，决死一战。3月17日，美军冲上阵地，插上星条旗。3月26日，栗林见大势已去，遂向天皇拍发了诀别电：“当此弹尽粮绝，生存的全部将士拟作最后战斗之时，痛感皇恩浩荡，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悔。兹告永别。”

当日，美军终以伤亡2.1万人的代价，占领了硫磺岛，击毙日军2.3万人，俘虏1000人。

牛岛满闻知硫磺岛陷落，栗林忠道以下2万多名官兵全部战死的消息，心中异常悲伤，默默无语。他站在那霸港，眺望一望无际的大海：眼前的海，温柔恬静，展现在阳光下的是无边的碧波。他知道，这是风暴前的宁静，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第二章 大战前奏

火烧东京

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攻占硫磺岛和冲绳岛后，马歇尔将军一直担心美军会因登陆时遭到顽强抵抗而增加伤亡。怎么办呢？如果先对预定登陆地点实施空中轰炸，虽可摧毁敌人部分兵力兵器，但也会暴露企图，增加登陆的困难，因为不管怎么说，进行最后战斗的是地面部队。最好的手段就是在心理上强烈震撼敌国军民，并打击对方的后方工业基地。

这个想法一跃入脑海，马歇尔立刻把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找来，商讨用战略航空兵轰炸日本本土的办法。

阿诺德是西点学校毕业生，也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之一。他为人冷漠，但处事机敏，决策果敢。听完马歇尔的建议，他想了一会儿说道：“我想还是让‘火鸟’给那个罪恶的‘神国’带去惩罚之火为好。”

阿诺德说的这个“火鸟”，名叫柯蒂斯·李梅，是第21轰炸机队司令。李梅生于1906年，在将才济济的美国将军中名不见经传，但他的“虎气”却给阿诺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3年，李梅曾奉第8航空队司令卡尔·斯巴兹中将的指令，亲自驾驶B-17型轰炸机深入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腹地，冒着高射炮和战斗机的炮火，不顾危险投下炸弹。1944年，阿诺德将李梅从欧洲战场调往中国战场，在第20航空队担任B-29型轰炸机队大队长，率队连续轰炸了日军占领下的大连、汉口、鞍山和南京等大中城市。这些轰炸虽然谈不上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美军却获得了如何使用燃烧弹的经验。1944年12月18日，他的轰炸机大队使用M—69集束式燃烧弹轰炸汉口，引起江岸一带大火，从此他有了“火鸟”的绰号。1945年1月，阿诺德因第21轰炸机队司令汉西尔少将作战不力，引起舆论不满，愤而将汉西尔撤职，接着打出李梅这张王牌，让他担任司令，轰炸日本本土。

第21轰炸机队全部装备着B-29型轰炸机（又名“超级空中堡垒”）。这种飞机设计于1940年1月，1942年9月21日样机第一次试飞成功，两年内就有500架这种飞机在太平洋战场作战。飞机翼展141英尺，用4台2200马力的气冷式星型发动机驱动。每台发动机有18个汽缸，分为两排，每排9个汽缸，并有两个增压器驱动4叶恒速全顺桨螺旋桨。螺旋桨直径为16.5英尺。该机自重60吨，装备10挺5英寸机枪和1门20毫米机关炮，4门炮塔可以从5个不同的瞄准点进行遥控操作。该机能携带7吨多炸弹，它的飞行时速达563公里，高度可达10670米，续航能力为6430公里，机组人员10—14人，被认为是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最理想最完美的空中进攻武器。

不过，这种飞机造价昂贵，仅第21轰炸队的334架B-29型轰炸机就价值4亿美元。有鉴于此，奉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美国人十分关心B—29型轰炸机的使用价值。当他们得知这种飞机在汉西尔手里发挥的作用与其价值不等，顿时哗然，纷纷责备陆军航空兵把纳税人的钱扔进了太平洋。阿诺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起用了“火鸟”李梅。马歇尔明白阿诺德的意思是要使用燃烧弹，便想起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要对日本展开“无限制轰炸”，“以期彻底破坏日本及其军队”的决策，于是同意道：“就这么干吧，战争不能太讲人道，况且日本人在中国也使用过燃烧弹。”李梅在关岛司令部里

接到阿诺德的电令，立即与他的得力干将、第 314 轰炸机团指挥官托马斯·巴瓦准将制订轰炸计划。“今年以来，”李梅用指挥棒在地图上比划着说道：“我们在 1 月 27 日、2 月 17 日和 25 日对东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攻击，并对东京周围的工业区实施了一般性轰炸，新桥、银座、筑地、京桥和日本侨一带已经被炸毁。但是，根据照片判读，东京的飞机工业和其他工业仍在继续生产。正如我们在欧洲登陆后所看到的那样，轰炸的实际效果比壮丽的战场景观差远了。为了给日本人以最强烈的心理打击，我奉命对东京实施一次火攻。我要拆除 B-29 型飞机上的所有机枪、枪座和射手椅，仅留下尾炮，把弹舱中可有可无的东西也拆掉，节省下的运载吨位全部运载 M—47 集束燃烧弹，并将原来的 8000 米高空水平轰炸改为 1500 米低空俯冲轰炸。”

巴瓦听李梅说要拆卸飞机上所有的机枪，感到十分震惊，他简直不敢想象一群造价昂贵却失去自卫能力的 B-29 型轰炸机一旦与日军战斗机遭遇会出现什么样的恶果。巴瓦正在狐疑之时，又听这位年仅 39 岁的李梅将军说道：“这次低空轰炸是一次奇袭作战，不会遇到敌战斗机的拦截。反之，如果我们把那些机枪留在飞机上，却可能在黑夜里把自己打下来。执行命令吧，巴瓦将军，我把一切都寄托在这次作战上了！”

这简直是一场赌博！价值数亿美元的 334 架 B-29 型轰炸机成了这场豪赌的赌注！

3 月 9 日下午，忐忑不安的巴瓦率领他的庞大机群从关岛基地起飞，呼啸着掠过碧波万顷的中太平洋海面，直扑东京。

4 小时后，东京到了。美军海军陆战队在海洋和岛屿上拼死拼活 3 年多走过的艰苦历程，在空中走廊上只用了 3 个多小时。

夜空缀满星斗。334 架轰炸机中的 3000 名空中勇士俯视着沉睡的东京，心中顿时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战争手段的发展，主宰技术的人也就主宰了战争！

此时，巴瓦似乎忘记了几小时前的胆怯，高声对各机下达命令：“战斗准备！我机已进入相模川河口，高度 1 万，航速 350 英里，航向 2 点，注意敌机和地面炮火！”

正当美国飞行员庆幸日本人没有发现他们，准备鱼贯向下俯冲时，突然，地面上的探照灯猛然打开，道道光束刺破夜空，随之而来的就是从黑沉沉的大地上升起一团团桔黄色和红色的火球，开始很小，越变越大，而且越升越快，在飞机腹下爆炸后化作细小的火星。这是日本人凶猛的防空炮火。有几架美机被明亮耀眼的桔黄色炮火击中。

巴瓦见势，一边紧急呼叫其他先导机，一边操纵座机向下俯冲，后面跟着一架又一架超级空中堡垒。由于俯冲速度快、下降高度大，巴瓦产生了一种失重感觉。

“航向真方位 85 度，高度 4500，我机已改平，投弹！”巴瓦率先抵达预定空域，向部下下达了命令。这道命令瞬间即给东京带来了惩罚的烈焰。

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作为一个时时刻刻被地震困扰的民族，日本人的住宅和其他建筑物大多用既经济又实惠的竹、木、纸张等易燃材料建成。这些建筑物抗地震是合适的。谁能想得到世界上会有 B-29 型轰炸机和燃烧弹呢！

随着巴瓦将军的命令，数百架超级空中堡垒投下一串串燃烧弹，弹体在离地面 100 米时爆炸，射出一根根 2 米长的燃烧棒。燃烧棒一接触物体就爆

炸，粘胶似的火种向四处散去。霎时间，整个东京都烧着了。巴瓦看见一座巨大的东方都市，无数建筑物、道路、桥梁、庙宇、仓库都暴露在桔黄色的火焰光背影上。庞大的机群在地面火海的映照下，疯狂地俯冲、轰炸、爬升，此起彼伏，犹如脱僵的野马，那场面真是壮观至极。

绝望的日本人丢弃一切，拼命躲避着追逐他们的烈火，许多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裸露着身体蜷缩在木制的防空洞里，呆呆地望着冲天大火。许多人吓得面无血色。

东京变成了火的地狱。麹町、神田、京桥、日本桥、芝、麻布、赤坂、小石川、本乡、下谷、浅草、本所、深川、世田谷，丰岛、荒川、泷野川、板桥、城东、向岛、足立、葛饰、江户川……美机领航员异常兴奋地把这些起火点标定在东京地图网络上。火海的中心在银座、本所和深川一带。城内41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建筑物被焚烧得荡然无存，除了石像、水泥柱、墙、铁框架及少数电线杆外，东京已被夷为废墟。东京人发现，他们一生中熟悉的地方全消失了，甚至连河水也都蒸发干了。

巴瓦准将一边望着眼前这一切，一边向李梅报告：“在将军的授意下，我已把东京从地图上抹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惨烈的景象，日本人在火海中伸腿展拳，枉自挣扎，烧焦的人肉味直扑我的座机。”

李梅接到电报大喜，马上向阿诺德报告：“我相信，惩罚之火已经动摇了那个罪恶‘神国’的根基！”

九州近海空战

李梅所说的“惩罚之火已经动摇了那个罪恶‘神国’的根基”的话，决不是耸人听闻。这场大火足足燃烧了4天才熄灭。根据专门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次大火使26.7万幢建筑物付之一炬，100万人无家可归，83793人被烧死，10万人被烧成重伤。火灾之后日本人用了25天时间才把碎砖破瓦清除干净。除了心理上强烈的震撼外，遭受打击最严重的还有对维持战争机器继续运转至关重要的日本的重工业。李梅计划轰炸的22个工业目标全部化为一片灰烬。此后，日本钢铁生产急剧滑坡，产量还不到原来的1/3，飞机产量下降到原来的1/3，国内铁路和公路运输濒于崩溃。

马歇尔将军接到阿诺德送来的轰炸东京的战况，心中着实高兴，认为已达到预定目的。他立即向尼米兹发电通报这一战果，并催其抓紧时间完成攻克冲绳岛的作战准备。

在拟订进攻冲绳岛的作战计划时，尼米兹最担心的是美军在冲绳岛上建立机场之前，敌人的空中力量对登陆部队究竟有多大威胁。据情报人员报告，在东北方向，日军在九州有55个机场；在西南方向，日军在台湾有65个机场。在这两地之间，沿着包括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还有许多跑道。由于日本人除了菲律宾中部外已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作战，而且驻菲律宾中部的日军同本土的联系和供应都已被切断，因此他们可能动用本土的3000或4000架飞机，运用可怕的神风自杀战术以抗击美军的进攻部队。因此，尼米兹决定在登陆冲绳前用舰载机轰炸九州机场，歼灭日机于场内。为此，他严令马克·米彻尔海军中将率领他的第58特混编队从加罗林群岛迅速北上，对九州进行压制性轰炸。

米彻尔是一位足以使日军闻风丧胆的海军将领，这位安纳波利斯海军学

院的高材生几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1944年2月16日和17日，米彻尔率领第58特混编队成功地空袭了日本联合舰队特鲁克基地，炸沉敌舰船43艘，炸伤9艘，击毁敌机270架。日军曾哀叹：“特鲁克战役损失之惨重为历次战役中所仅见，这真是空前之大不幸！特别是这一战使特鲁克陷入孤立，对各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本人惊呼：这是珍珠港事件的重演！

米彻尔接到命令，立即率领舰队从加罗林群岛的乌利西珊瑚礁停泊地拔锚起航。这支庞大的舰队在烟波浩淼的大洋上组成了一个巨大钢铁花环，其中有：“大黄蜂”号、“本宁顿”号、“企业”号、“富兰克林”号、“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汉科克”号、“约克城”号、“勇猛”号、“黄蜂”号航空母舰；“贝劳伍德”号、“圣哈辛托”号、“巴丹岛”号、“兰利”号、“独立”号、“卡伯特”号轻型航空母舰；“马萨诸塞”号、“印第安纳”号、“北卡罗来纳”号、“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威斯康辛”号、“新泽西”号、“密苏里”号战列舰；“阿拉斯加”号、“关岛”号巡洋舰以及其他16艘巡洋舰、64艘驱逐舰，还拥有1200架作战飞机。可以说，这是整个太平洋舰队中的精锐之师。

米彻尔站在舰桥上，迎着朝阳，望着这组蔚为壮观的钢铁花环，有些踌躇满志。欧洲战事马上就要结束了，斯大林的军队已经打到东普鲁士，盟军也已突破莱茵河防线，正在向德国腹地推进。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间也屈指可数。他今年已58岁，在舰桥上再也呆不了几个春秋了，此时不建功立业更待何时？况且，冲绳登陆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斯普鲁恩斯乘坐的旗舰就编在他的第58特混舰队中，他必须再露一手，让他的同僚和敌人都永远记住马克·米彻尔的名字。

18日凌晨，第58特混舰队驶入日本九州东南90海里的攻击阵位，米彻尔下令将机库内的F-4U型“海盗”式轰炸机提升到飞行甲板，同时让战斗机升空警戒。因为勇谋兼备的米彻尔知道，九州的面积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美军在太平洋攻克的海岛。弹丸之地的硫磺岛经受了整整72天的狂轰滥炸还能顽强抗击，指望一次空袭就能把日本飞机从地面上消灭只能是幻想。他不能不防备日本人的反扑。日军的自杀式特攻战术，一直是令美军官兵发怵的。

果然不出米彻尔之所料，当美军轰炸机飞临九州南部机场时，发现机场上仅有少数飞机。上午的轰炸仅摧毁了敌人的机库、燃料库和跑道。下午，美机深入内地，继续轰炸敌机场、军事设施和交通线，没有遭到抵抗。

米彻尔双眉紧锁，知道敌人已作好了充分准备，突然袭击的优势已经丧失。但他不肯轻易罢手。他让舰队向东北方向行驶，决定袭击据报集结有大量战斗舰船的吴港，同时命令各舰加强空中警戒，注意敌机偷袭。

就在这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5航空队的195架舰载轰炸机和自杀飞机凌空而至。米彻尔大惊，急令战斗机迎战。但是，他很快发现日机轰炸已不讲什么战术，一律是先投弹然后撞向军舰。美军“企业”号、“勇猛”号和“约克城”号军舰受到轻微损伤。日机很快便被美军战斗机击落在海底。这一天美军共炸毁和击落日机375架。米彻尔长吁了一口气，继续向东北方向开进。然而，幸运之神并不总是保佑美国人的。3月19日清晨，朝霞灿烂。日军第5航空队司令官宇垣缠海军中将在南九州鹿儿岛海军航空兵训练基地送别自杀特攻队。据报，美军舰队已进入佐多岬东南100海里的洋面上，他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空中自杀攻击，阻止美国人向日本本土开进。“方位75，距离7.5万米，敌航空母舰5艘，立即投入攻击！”宇垣缠这位曾担任过日

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参谋长的高级军官，两年前与山本在南太平洋的巴拉尔岛同遭美机袭击，结果山本被击毙，他侥幸坠海活了下来。指挥那次空中袭击的就是眼前的这个米彻尔，宇但对他恨之入骨，发誓要报仇雪恨。今天就是一个报仇的绝好机会。

宇垣下今后，只见一架架自杀飞机呼啸升空，摇摇机翼，扑向波涛汹涌的海洋上的美军舰队，投入一去不复返的攻击。

7时10分，米彻尔刚把轰炸吴港的轰炸机送上空中，就听战斗警报急促响起，一架跟着一架的日机从云缝中钻出，不顾一切地向下俯冲，惊得美军官兵目瞪口呆——他们是为活着而战，而对手却是为死亡而战。

美军“黄蜂”号航空母舰规避不及，一架日机在怪叫声中钻进它的甲板爆炸，舰上顿时血肉横飞，烈焰腾腾，数分钟后，又一架日机撞中它的舷侧，军舰又发生大爆炸，烟火冲天，血流满船。两次爆炸炸死该舰官兵101人，炸伤269人。

最惨的是“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

7时11分，“富兰克林”号在浪峰中耸动，旗杆上的海军少将旗在海风中飘扬。一架日机见是艘旗舰便拼命向下俯冲，机上的日本军徽清晰可见，甚至飞行员的脸也一清二楚。甲板上的美国小兵吓得丢掉手中的一切，慌忙跳向海里。日机飞行员望着美军官兵如此胆怯狼狈，轻蔑地冷冷一笑，将操纵杆一推到底，撞到了美舰上，一声震耳欲聋的大爆炸，引发了甲板上舰载机携带的炸弹，一连串强烈地震动过后，“富兰克林”号已被烈火和浓烟笼罩，烟柱达600米高。站在“邦克山”号航空母舰上的米彻尔望着冲天烟柱，痛苦得说不出话来。

“富兰克林”号舰长莱斯·盖尔森上校率领官兵奋力救火，2小时后烟火熄灭，但甲板上一片狼藉。全舰3000余名官兵死亡724人，伤265人。次日，这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伤最重的美军航空母舰在驱逐舰的拖曳下，以15节时速撤出了战场。

米彻尔见状下令返航。21日14时，又有50架日机从西北方向逼来。米彻尔闻报立即派出150架战斗机迎战。行动笨拙而又缺乏战术的日机这次成了美军F-6F“泼妇”式战斗机的空靶，不到一个小时，50架日机全部被击落，美军舰队安然无恙。米彻尔这才向尼米兹报告战况，并表示为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遗憾。

史无前例的登陆编队

尼米兹接到米彻尔的电报后不仅没有责怪这位老将，反而回电说：“将军此次空战击毁击落日机528架，这一巨大战果会使敌人在4月6日之前无力大规模参加冲绳之战。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向您致敬！现在，您可率领舰队南下，直接支援冲绳作战。”

此时，尼米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冲绳岛。他十分自信，因为他已编成了美军作战史上最庞大的一支登陆部队来实施这次“冰山”作战。

“冰山”作战的战地最高指挥官是雷蒙特·斯普鲁恩斯。这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功勋卓著的“机器人”，不久前被破格晋升为四星海军上将。他非常相信运气与智慧，认为两者的结合就意味着胜利。自战争爆发以来，他没有离开过太平洋片刻，大海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擅长指挥航空母

舰作战，特混编队就是他为航母作战理论奉献的杰作。

海军历来崇尚“巨舰大炮”理论，重视战列舰而轻视航空母舰，往往分散使用航母。珍珠港事件后，斯普鲁恩斯很快发现海军航空兵在大洋作战中有着巨大的潜力，因此提出集中使用航空母舰，组成一支由巡洋舰护航的航母编队，即特混舰队。新的舰队是一支海上机动打击力量，它的规模可视任务的不同而变动。有的特混舰队可以追踪非常分散的目标，但事后能立即重新集合而保持它的完整性。特混舰队的“眼睛”是装有搜索雷达的驱逐舰，搜索雷达的扫描范围达直径400公里以上。不仅如此，舰队侦察机还可使特混舰队的“视力”进一步扩大。最初的特混舰队只编有一二艘航空母舰，但由于它在作战中很快证明自身的威力远比“巨舰大炮”更为强大，因此它的规模不断扩大。到1943年，每支特混舰队都编有数艘航空母舰、多艘具有强大防空火力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以及作为一支独立部队存在所必需的各种辅助器一医院船、维修供应船等等。斯普鲁恩斯的这一杰作，终于使传统的舰对舰的海上战斗形式让位于空海组合体之间更复杂的作战方式，从此，大多数海上作战都将因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的到达而进入高潮。

在这次冲绳登陆作战中，斯普鲁恩斯动用了八九个特混舰队。它们是：米彻尔指挥的第58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英国皇家海军中将伯纳德·罗林斯指挥的第57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这两支特混舰队担负登陆部队的海空掩护任务；以凯里·特纳海军中将指挥的联合特遣军团组成第51特混舰队，担负登陆作战任务，下辖菲利浦·布朗海军少将指挥的第52登陆支援特混舰队、莫顿·戴约海军中将指挥的第54火力支援与掩护特混舰队、诺雷斯·利斯莱海军少将指挥的第53北部突击特混舰队、约翰·霍尔海军少将指挥的第55南部突击特混舰队、西蒙斯·巴尔纳尔陆军中将指挥的第56特混舰队。第56特混舰队主要由第10集团军组成，担负登陆以及登陆后的地面作战任务，下辖约翰·霍奇陆军少将指挥的第24军，他的第7和第96师由第55特混舰队输送，将在冲绳岛南部登陆；罗伊·盖格海军少将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3军，他的陆战第1和第6师由第53特混舰队输送，将在冲绳岛北部登陆；陆战第2师为佯攻部队，步兵第77师担负在西部岛屿登陆任务，步兵第27师为登陆作战的预备队；弗雷德·恩雷斯陆军少将指挥的琉球群岛守备部队将担负登陆后设立的海军基地和海军航空兵机场的守备任务。此外，弗朗西斯·马尔克海军少将指挥的战术航空兵团担负登陆作战的空中支援任务。

这支登陆作战部队阵容空前强大，总计有40多艘航空母舰、22艘战列舰、320余艘巡洋舰和驱逐舰、1457艘运输船、登陆艇、修理船、2108架舰载机、45.2万名官兵（其中地面部队28.7万人）、10万吨弹药、123万吨燃料。仅拟订的作战文书就重达数吨。此外还有大量各类军需物资，仅香烟就有270万吨，需分发的信件达24117599件。当时随军的英国军事观察员认为：“‘冰山’作战是一次美军两栖兵力尚未承担过的最大胆、最复杂的军事行动。”按照作战计划，冲绳登陆日上陆的部队将比一年前欧洲大陆诺曼底登陆第一日上陆的兵力还多7.5万，达到18.2万人，真可谓史无前例！

斯普鲁恩斯坐在指挥舱内，饮着威士忌，看上去十分沉静，但心中却似翻江倒海。“冰山”计划原定于3月1日实施，但由于硫磺岛登陆不顺，同时由于用于菲律宾作战之地面部队和海军舰船没有及时转移到冲绳方向以及登陆目标区的空海权尚未完全夺取，使得冲绳登陆日一拖再拖。虽然，这些问题现在基本解决了，然而战场上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事件，如果考虑不周即

会使作战受阻。问题就在于这些偶然性因素并不是完全能预料到的。“一切还待运气！”斯普鲁恩斯又想起他恪守的成功之术：“但愿上帝保佑美利坚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他准备同特纳再商量一下作战细节。4月1日，特纳的部队将开始进攻冲绳！

第三章 节节进逼

夺取庆良间列岛特纳将军接到斯普鲁恩斯的电报，对上司的担心并不以为然。他曾在海车军事学院参谋部同斯普鲁恩斯共事多年。他天资聪慧，精力充沛，但脾气古怪，个性倔强，有海军“怪物”之称。他最信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名言：“上帝创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他十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自1942年以后，除了在瓜达尔卡纳尔的隆加岭受过挫折外，他率军所向披靡，挺进3000英里，从吉尔伯特群岛一直打到琉球群岛。日本人惊呼他是一只凶猛异常的“短命鳄”。但是，美国国内对他的评价却很不一致。有人说他是“胜利的宠儿”，这原是拿破仑给他的一个元帅起的外号，意在夸他每战必胜，攻无不克；也有人认为他在塔拉瓦、塞班和硫黄岛浪费美军官兵的生命。他让士兵们为争夺每一块礁石而流血，而这本该是大炮和飞机干的事。他甚至成了美国“驴党”和“象党”之争的焦点。共和党的报纸把他的战果与麦克阿瑟相比，赞扬麦克阿瑟收复的地方等于1/4的美国，而特纳却只占了哥伦比亚特区那么大点儿地方，付出的代价却比麦克阿瑟大。

然而，褒贬不一并未使特纳在意。他只相信“特纳只有一个”！因此，他对恶意的中伤置之一笑，对廉价的捧场保持冷静。特纳生于1885年，1945年的5月27日是他的60寿辰，在数十年的海军生涯中，他当过舰长、教官、参谋长，在各种舰艇、船厂、文职岗位上工作的履历使他的知识丰富广博；他富有想象力，善于采用任何人都不敢用的新思想、新战术、新装备，两栖作战这种复杂的陆海空立体战争非常适合特纳的性格、经历与气质。尼米兹十分欣赏他，认为特纳是个天生的两栖作战军官。

硫黄岛之战，美军付出了数万官兵的鲜血与生命，这一惨痛的代价深深地触动了这位“胜利的宠儿”。在战争规律面前，任何人都不能自负。他总结了这一仗的教训后认为，在占领冲绳之前，必须建立一个隐蔽的锚地作为前进基地。于是，他把手中的利剑指向了庆良间列岛。

深蓝色的大海庄严而宁静，犹如一块柔和的丝绸向远方伸去，最终消失在一片淡蓝色的雾蔼之中。透过雾气，远处隐约显现出庆良间列岛的轮廓。庆良间列岛位于冲绳岛西海岸约24公里处，共有10个小岛。庆良间锚地水域开阔、底质良好，水深36米至65米，能同时停泊75艘大型舰船。岛上多山，灌木遍地，海岸曲折，礁石林立。

特纳的计划很快得到斯普鲁恩斯的批准。斯普鲁恩斯命其在冲绳岛登陆前6天夺取庆良间列岛，建立支援冲绳岛登陆作战的水上飞机基地和舰队停泊场及后勤补给基地。

3月26日8时许，美军步兵第77师师长安东尼·布鲁斯少将率部拉开了攻占庆良间列岛的战斗帷幕。第77师由西部岛屿突击大队组成的慢速、快速两个护航队负责实施海上航渡。慢速护航队为登陆舰纵队，由22艘坦克登陆舰、14艘中型登陆舰、40艘步兵登陆艇和一些护卫舰编成；快速护航队由20艘武装输送舰和武装货船、2艘护航航空母舰及若干驱逐舰编成。两支护航队于3月22日从菲律宾群岛的雷伊泰岛启航北上，于3月26日拂晓前进入庆良间列岛附近之停泊海域。

为减少登陆时的伤亡，特纳命令菲利浦·布朗指挥的第52特混舰队在3月24日和25日向庆良间列岛实施海空火力准备。命令下达后，美军舰炮齐

鸣，两天内向岛上倾泻了 12.5 公分炮弹 27226 发，将目标区地面工事和建筑物全部摧毁。从航空母舰起飞的 3000 余架次舰载机同时轰炸了庆良间列岛和冲绳西海岸的日军机场和阵地。这样猛烈的火力准备是否起到了压制准备抗登陆之敌的作用，美军实在不敢妄下结论，因为他们的教训太深刻了。硫磺岛登陆前美军的火力准备也相当凶猛，可是部队一上岸，日军就好像中国小说《封神榜》中的土行孙一样，纷纷从地底下钻出来抵抗，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布朗将火力准备的情况报告后，特意加了一句话：“登陆前的火力准备可能使登陆成功，但是日军的沉默并不说明岛上所有的防御工事已被破坏。”

在实施海空火力准备的同时，美军的扫雷舰在舰载机和海军火力支援舰艇的掩护下，在目标区进行了扫雷作业。至 25 日日终，扫雷舰队已在庆良间列岛的南部和西南部海域开辟了两个宽达 11 公里以上的海上接近通道。接着，美军水下爆破队又在备登陆海滩的接近通道上完成了水下爆破作业，将海岸一带的桩砦、铁丝网、浮游拦障等水中障碍物炸得一干二净。

两天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当布鲁斯指挥的 5 个登陆队搭乘水陆履带运输车在水陆坦克的引导和掩护下，分别在呵嘉岛、庆留间岛、外地岛、屋嘉比岛和座间味岛突击抢滩上陆时，日军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8 时 4 分，在阿嘉岛登陆的步兵第 305 团第 3 营登陆队刚上岸就看见 200 余名日本海军士兵和朝鲜劳工纷纷跳出残破的工事向后狂奔，逃入洞穴和坑道。跟踪而至的美军在洞口听见里面还有妇女的抽泣声和婴儿的啼叫声，便喊话让他们投降，但听到的是一片沉寂。陆军少校乔治·多姆唤来随军日语翻译，继续劝降，却听洞内传来一阵乱叫声。翻译告诉多姆，里面的男人好像在大声对女人说：“美国大兵性情残暴，黄发绿目，犹如魔鬼，捉住小孩就生吞活剥，逮住女人就轮奸糟踏，为了保持帝国女人的贞节，从速自尽吧。”话音刚落，只听里面传来几声凄厉的惨叫，紧接着又是一片沉静。多姆挥挥手，率领士兵冲了进去。只见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一片尸体，12 名女尸和 4 名童尸的颈上都缠着绳子，显然是被勒死的，而那些男尸则一个个肚破肠流。多姆感到一阵恶心，抽身退出山洞，大口吸了吸洞外清新的空气，然后率部追剿其他残敌。

步兵第 306 团第 1 营登陆队于 8 时 25 分在庆良间岛上陆，未遇任何抵抗。营长万斯·斯塔德利陆军中校正暗自庆幸，突然接到布鲁斯的电报，说该岛是日军自杀艇的老巢，让他立即严密搜索全岛。斯塔德利立即行动，果然在岛上伪装的棚厂和山洞中搜出 250 余艘“震洋”式自杀艇。这种艇长 6 米，装载两个 113 公斤的深水炸弹，由一人操纵。据被俘的日军军官供认，他们企图在美军登陆冲绳时，利用夜幕以 30 节速度冲向敌舰，实施自杀攻击。斯塔德利听后真是出了一把冷汗。第 306 团第 1 营登上该岛后，美军野战炮兵第 304 和第 305 营也搭乘两栖汽车上岸，准备于次日支援登陆步兵夺取渡嘉敷岛。

座间味岛是庆良间列岛中较大的一个岛屿。9 时整，美军步兵第 305 团第 1 营登陆队抢滩上岸，遭到残余日军抵抗，伤亡数人。亨利·克林顿中校见状命两栖坦克向前冲杀，摧毁敌火力点，稳住滩头阵地，然后向岛纵深发展进攻。日军见敌来势凶猛，狼狈钻入洞内。美军如同挖老鼠洞般一个一个山洞清剿，直到 28 日才肃清散股日军。岛上军民大部分自杀。

庆良间岛以南的外地岛是列岛中地形较为平坦的岛屿。9 时 25 分，美军

步兵第 306 团第 2 营登陆队上岛，营长杰克·比尔中校以为会遇到敌人抵抗，上岛后却发现外地岛已是一座空岛，岛上军民早就撤往冲绳岛了。

13 时 41 分，美军步兵第 307 团第 2 营登陆队在海上耽搁半日后，也在屋嘉比岛登陆，消灭残余敌人后占领了该岛。

布鲁斯见 5 个营顺利登陆，遂命令第 307 团第 2 营 G 连、第 305 团第 1 营 B 连于次日晨分别从屋嘉比岛、座间味岛出发，占领古场岛和安室岛。

3 月 27 日 9 时 11 分，步兵第 306 团的第 1 和第 2 营又按照布鲁斯的命令，在庆良间岛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从庆良间列岛最大的岛屿渡嘉敷岛西海岸阿波连突出部的两个海滩突击登陆，未遇敌人有效抵抗。上陆后，这两个营的登陆队并肩向北发展进攻。稍后，作为步兵第 306 团预备队的第 3 营登陆队随第 1 梯队之后队南部海滩上陆，肃清该岛南半部的残敌。经过 3 昼夜的战斗，美军于 29 日完全占领了渡敷嘉岛。至此，第 77 师已全部占领庆良间列岛。在这 4 天的战斗中，美军共进行了 15 次登陆战斗，其中包括 10 次由舰到岸的登陆战斗和 5 次由岸到岸的登陆战斗。美军阵亡 31 人，负伤 81 人；日军战死 530 人，被俘 121 人。

特纳接到布鲁斯占领庆良间列岛的报告，十分高兴，迅速派工兵在那里建立起庞大的停泊场，搭设了浮桥码头。到 3 月 31 日，已有 35 艘美军舰船在庆良间锚地抛锚停泊，这表明庆良间列岛登陆作战的目的完全实现了。这一前进基地的建立，使参加冲绳战役的美军舰船得以补给、修理和整顿，从而对冲绳之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3 月 31 日清晨，美军海军中校吉·杰恩茨奉命率领海军陆战队侦察大队在庆良间列岛与冲绳岛之间的庆伊濑岛接应由坦克登陆舰和中型登陆舰编成的护航输送队，将野战炮兵第 420 团的两个 155 毫米加农炮营输送到这个珊瑚礁岛并构设了炮兵阵地。庆伊濑岛距冲绳岛的羽具歧登陆海滩约 18 公里，距那霸市约 13 公里，这两个营的 24 门加农炮能够有效地控制羽具歧海滩和那霸机场。美军在该岛上部署两个炮兵营的目的是想在登陆冲绳岛时用它们来实施反炮兵战和对敌纵深实施拦阻与扰乱射击。

冲绳黎明的炮声美军后来作战的事实证明，夺取庆良间列岛对保障冲绳战役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此时，特纳的目光投向了这次使命的终点——冲绳岛。他眼前的台历上写着：

1945 年 4 月 1 日（东经日），L 日。

日出：06 时 21 分（东京时间）。

日落，18 时 45 分。

高潮：09 时（潮高 1.8 米）；21 时 40 分（潮高 1.67 米）。

低潮：02 时 46 分（潮高 0.43 米）；15 时 08 分（潮高 0.21 米）。

风向：东南。

风力：4 级。

天气：多云间阴。

海浪：3 级。

特纳抬腕看表，表针指向 5 时。他提笔在作战日志上写道：“‘冰山’作战开始！”

他的目光紧盯着台历上的那几行数据，全神贯注地体会着即将到来的这个伟大时刻。他知道自己的军旅生涯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战争已打到了日本人的家门口，很快就要结束了，冲绳登陆很可能是这场波澜壮阔的太平洋战

争的最后一战。在这最后一战中，留给他施展指挥艺术天才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因为一经登陆，战斗将由第 10 集团军巴克纳尔将军指挥。所以，特纳要抓紧每分每秒打好这一仗，为自己数十年的军旅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将军，登陆前的炮火准备已经结束！”作战参谋安东·布留索夫中校推开门，轻声提醒道。特纳非常信任这位斯拉夫人的后裔，常与他打桥牌。因此尽管布留索夫打破了他的沉思，特纳却毫无责备之意。他抬眼望了望布留索夫，奇怪地咕哝一句：“今天是复活节，这个日子是吉还是凶？”

布留索夫不明其意，但还是小心答道：“舰上有蛋和家兔肉。”

复活节是基督教的一个重大节日，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刑死后第三天复活。根据传统习惯，复活节要吃复活节蛋，含有复活再生之意。而美国人认为家兔象征多育多产和人生除旧更新，故而往往还吃家兔肉。布留索夫以为他的顶头上司要庆祝一下，增加一点大战前的戏剧性。

特纳明白了中校的意思，但是摇摇头，他是在想日本人能否凭借地势之利，扭转战场颓势而复活再生。忽然，他又笑了：“他妈的，真见鬼，日本人根本不信基督教，他们只是推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东亢佛教，他们过哪门子复活节。”

想到这儿，他对布留索夫说道：“走，到舰桥上看看！”

此时，庞大的舰队已接近冲绳海岸，天有些阴，冲绳岛被重重的云层所覆盖，偶尔才露出一片蓝色的天空。大海在静静地流淌着。

特纳从布留索夫中校手里接过望远镜，远眺岛上的山川：那里是死一般的沉寂，弥漫在海边的炮火硝烟已被东北风吹散。在镜头的视界里，特纳看不到一个人、一门炮、一头牛、一只鸡，一切都在沉默，仿佛岛上的所有生命都消失了。

布留索夫在另一架望远镜中也看到了此番景象。“莫不是我们的炮火准备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效果？”他在一旁自语道。

特纳摇摇头，日军的沉默并不是一件好事，经验说明，越是寂静的岛屿越可怕。日本人很可能藏在坚固的工事内，等待着他们上岛，然后用钢铁和烈火款待他们。1944年9月15日发起的帛琉群岛登陆战役的教训太深刻了。在那次战役中，3个小时的直接火力准备并没有使守岛日军丧失战斗力，美国登陆后，日本人采取“短剑”对“长矛”战术，钻进山洞、坑道进行持久防御，昼伏夜出，打得美军疲惫不堪，伤亡惨重，直到11月27日才占领全岛（其实，特纳当时还不知，帛琉岛上的日军始终未被美军全歼，直到1947年4月27日，还有27名日军在与美军作战）。

但是，特纳却十分自信。他放下望远镜，收回目光，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冷笑。他仿佛是名高明棋手，在对方落下一子后，就看透了对方的意图，准备应招了。他手中有足够的兵力和火力，几十万远征军和上万门大炮，足以把敌人消灭殆尽，日本人再顽强，他也能奉陪得起。

“直接炮火准备的数据怎样？”特纳转问道。

布留索夫回答得如数家珍：“5时30分，即拂晓前20分，开始直接舰炮火力准备，在10公里的登陆正面上，集中了10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共有127毫米以上口径炮630门，千均每公里登陆正面63门，连同177艘火力支援炮艇共发射炮弹10万余发……”他见特纳似乎漫不经心地听着，又强调一句道：“此次炮火准备为我军在太平洋地区所实施的所有登陆作战中火力密度最大的一次！”

“现在几时？”特纳好像并没注意布留索夫的话，问道。

“7时50分。”布留索夫回答：“按预定作战计划，10分钟后，各突击艇波将通过出发线，以每小时4海里的航速向各登陆海滩实施由舰到岸运动。第1艇波由水陆坦克编成，后续各艇波由水陆履带输送车编成。出发线距登陆海滩为3.6公里，由舰到岸运动以炮艇为先导。各炮艇在开进中将以火箭炮、迫击炮和40毫米机关炮对岸上目标实施有计划的射击，要求在各登陆海滩13米的纵深内构成每84平方米落弹25发的密度。炮艇在驶抵海滩外的暗礁区后即停止前进，届时它们转移至航道的两侧，用火力的支援水陆坦克和水陆两栖履带输送车向海滩突击。在登陆部队突击上陆直前，两批各由64架舰载机编成的机群，将对各登陆海滩实施密集轰炸，并在舰炮火力延伸后，用机枪扫射海滩直后方的地域。”

布留索夫一口气报告完，口齿清晰，完整正确，毫无遗漏，显示出他是一个称职的作战参谋。特纳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气温多少？”

“摄氏15度。”布留索夫回答。

“太好了，天遂人意，这个气温对于在丛林中作战的勇士们再合适不过了。准备按原计划登陆。”特纳兴奋地下达命令。

8时30分，美军炮艇的射击开始延伸。此时，云层合缝，蔽住阳光，凉风习习，海浪不兴。

特纳抬腕看看表，回身对布留索夫下达命令：“现在开始登陆！”

令下后，由水陆坦克编成的第一攻击波开始从出发线向岸上挺进，正面宽达13公里，场面极为壮观。先头炮舰上的火箭炮、迫击炮和40毫米机关炮一齐怒射，烟尘遮天，射程达登陆地域1公里纵深。榴弹、迫击炮弹、火箭弹以100平方米落弹25发的比率倾泻在日军滩头阵地。

临近岸边，水陆坦克在无护卫之下向海岸突进，同时以75毫米坦克炮攻击正面目标。这时，美军舰载机呼啸而至，掠过海岸，深入登陆地域反复轰炸扫射，太平洋战争中最后一次登陆大战打响了！

第四章 顺利登陆

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海军陆战队第1师第7团少校休伊·莱顿如同一只候鸟，在国内养伤期间看到美军节节向日本本土进逼，心中烦躁不安，神志恍惚，举止失常。夫人芭芭拉十分焦虑，她知道丈夫的这些奇异变化完全是由于战争日益临近结束的缘故，她太理解他了——莱顿可以没有她，却不能离开战场。于是，芭芭拉想方设法说服医生开了张病愈证明，把丈夫的行李收拾好送他归队。莱顿这才平静如初，与妻子实实在在过了两天温馨的日子，启程回到部队。

莱特归队后，恰逢陆战第1师参加冲绳登陆战役。按登陆作战计划，从残波岬到牧港之间6英里的海岸上，以比谢河为作战分界线，美军两个军将平行登陆，比谢河北划给罗伊·盖格海军少将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3军登陆；比谢河南划给约翰·霍奇少将指挥的陆军第24军登陆。从北到南的滩头标为：红滩、绿滩、蓝滩、黄滩、紫滩、橙滩、白滩和棕滩，共有4个师的兵力从这8个滩头登上冲绳岛。

莱顿搭乘的希金斯登陆艇靠上了“蓝滩”海岸。冲绳西海岸没有太平洋诸岛屿常见的珊瑚礁，登陆艇可以直接上岸。登陆顺利极了。绞链拔出，前跳板放下，莱顿率领他的陆战连涉过没膝深的海水，向岸滩奔去。两边望去，从北到南是一望无际的灰色舰艇，形态千奇百怪，樯橹密集如林。陆战第1师的正面分为“黄滩1号”、“黄滩2号”、“蓝滩1号”、“蓝滩2号”4段海滩，每段海滩由3艘炮艇提供火力支援。各战斗分界线上均有1艘猎潜艇，潜艇桅杆上的旗帜颜色与“滩头代号”一致，炮艇和猎潜艇的后面有2艘指挥艇作为水陆坦克和水陆履带输送车的先导，水陆坦克和水陆履带输送车的后面就是坦克登陆艇和机械化登陆艇。每个登陆波次之间由小艇指挥，各团之间又有彩旗艇分界。任何一个军人献身于这片人与钢铁的森林中，都会为登陆组织之严密而赞叹不已。

看着这支庞大的登陆力量，莱顿不禁感慨万千。与两年前培拉瓦登陆作战时的混乱状况相比，美军终于找到了自己特有的作战方法，它的核心就在于美军发挥了自身资源、技术、智力和实力的优势，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一场以自己为主的战争。

美军结实实地踏上了冲绳海滩。到处是被美军炮火摧毁的断壁残垣。莱顿在布满深浅不一弹坑的沙滩上走了几步，小心地派工兵去将一些陡壁炸开缺口，扩宽通路。接着，他们跟在捆着浮桶的谢尔曼坦克后面，踩着松软的沙滩，爬上被舰炮轰塌的石砌防波堤，向内陆冲去。

日军犹如地遁一样，没有任何人出杀反击，阵地上也很少见到他们的尸首，甚至海岸上也没有埋设地雷场和障碍物。

难道这就是号称固若金汤的冲绳？莱顿与其他身经百战的美军官兵一样，实在有些不可理解。4年前，这个只有美国钢铁产量1/15、汽车产量1/50、石油产量1%的贫瘠岛国，曾把战线推至东太平洋，以至于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用了3年时间，才夺回了被日本人在半年内强占的空间，倘若日本人当时拥有今天美国的力量，那历史又该如何写呢？可是，今天却不见昔日日本人的雄风，他们到底准备耍什么诡计呢？或者设置什么圈套等着美国人钻呢？不管怎样，这一定是圈套无疑！

美军官兵越过防波堤，着堤后齐腰深的大麦，很快向纵深挺进了 400 米，在一座巨大的马蹄形坟墓附近停了下来。坟墓用条石砌成，缺口朝西，面向中国大陆，显然墓主是中国移民的后裔，至死不忘祖先的出生地。

莱顿十分庆幸登陆的顺利，没有遇到守军的抵抗，他有些遗憾，觉得仗打得不够刺激。他长吁一口气，让士兵就地待命。登陆前思想处于高度紧张的美军士兵，心情一放松，竟注意起大自然的景色。这时，天气由阴转为多云，杏黄色的太阳穿过云层映照着亚热带地域的草原、沼泽、椰树以及为苍翠欲滴的绿色所包围的干枯土地。多么美丽的岛屿呵！士兵们呼吸着潮湿清新的空气，竟陶然忘记了战争。

这时，一辆吉普车颠簸开来，停在马蹄墓旁，一位胖胖的上校推开车门走下来。

“报告上校先生，第 15 陆战连连长莱顿等待您的指示！”莱顿见来者是团长奥勃莱恩，遂快步向前请示。

贝克·奥勃莱恩点点头，朝附近走去，没有说话。莱顿与团部的一些参谋们跟在后面。

纵深内的大部分抗登陆工事依旧完好，有的支撑点是塔拉瓦型的半地下火力点，还有一些是德国式防御工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曾实行过军政军令相统一的法国军制。1878 年，日本近代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为由，废止法国式军制，改为采用军政军令相分离的德国“二元化”军制。从此，日本军队烙上了德国式作战方法的印记。

奥勃莱恩回身向比谢河入海口望去。那里有两块巨大的石灰岩山丘，上面布满蜂巢般的工事。他听说诺曼底登陆战中奥马哈滩头也有一个类似的悬崖工事，它曾把一个整团的美军打得粉身碎骨。然而，在东方的冲绳滩头却未见守军设防，工事筑得好好的却被放弃了。

“真是他妈的怪事！”奥勃莱恩咕哝着骂了一句，转身对随行的参谋说道：“把团部设在那个坟墓旁，准备夺占读谷机场！”

莱顿在后面报告道：“读谷机场就在阁下正前偏左一点方向。”

奥勃莱恩拿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向莱顿指示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见了读谷机场。机场上有 4 条跑道，主跑道上停着许多破飞机，塔台和其他地面设施似乎都完好无损，他情不自禁他说道：“这是一个真正的机场！”

“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占领那个机场！”他命令道。

“可是上校先生，读谷机场是在陆战第 6 师的作战区域内，我们团只能攻击机场南端突出部，是否与友军协同一下？”作战参谋托尼少校提醒说，“我们是否暂时就地构筑防御阵地？”

“不用了，这个头功我抢定了。”奥勃莱恩转脸盯着莱顿说道：“还等什么，我的少校，难道还要让我把你抬上读谷机场？”

莱顿听后，挺胸敬礼说道：“是，阁下！我立即执行您的命令，向机场进攻！”

奥勃莱恩把指挥车开到读谷机场 300 米处，下车登上一块高地。这时，他的部下已向读谷机场发起冲锋，打到了机场外围。冲在最前面的莱顿发现机场静悄悄的，日本人如同躲在云雾之中不见丝毫动静。他大为惊异，难道这么重要的战略目标会轻易拱手送给对方吗？日本人难道不知道，一旦美军陆基飞机使用了读谷机场，冲绳海域的制空权必属美军无疑了吗？

莱顿不敢再贸然前进，因为太容易到手的东西往往孕育着危险。他担心

日本人设下欲擒故纵的圈套，于是火速向奥勃莱恩报告请示。

奥勃莱恩也搞不清日本人在玩什么鬼花招。他过去从不知道东方有个日本国，只是这场战争才使他知道了这个东方的岛国，并发现日本人与西方人有明显的不同：西方人认为大眼睛美丽，而日本人则认为大眼睛可怕，眯缝的眼睛美丽；西方女人羞于赤脚走路，而日本女人不论贵贱，都喜欢光脚走路；西方人小时候先学读后学写，而日本人小时候先学写后学读；西方人死了，头发原封不动地安葬，而日本人死了，不论男女，都把头发剃掉埋葬；西方人切瓜竖着切，日本人则横着切；西方人是骑马作战，而日本人在非战不可时，却从马上下来；西方人坐着拉屎，而日本人蹲着拉屎……他真不知道眼下这次犹如常规演习般的不流血登陆是恶兆，还是凶兆？不管怎么说，先占领后再考虑下一步行动吧！

很快，莱顿跑来报告：“我们已于 15 时占领了读谷机场，破坏轻微。未遇敌人抵抗，根本找不到敌人，只抓来附近的一些村民。”

奥勃莱恩见一群惊慌失措、战战兢兢的日本百姓在刺刀的押送下，走了过来，便带着翻译上前讯问日军的去向。无奈这些老弱妇幼什么都不知道，一老者说，昨天还看见他们的军队在机场挖工事，今天早上就看不见人影了。奥勃莱恩有些丧气，挥挥手让士兵把他们带了下去。

这时，一阵炮声裹着炮弹落到了机场，爆炸的气浪令人心惊。奥勃莱恩先是一惊，以为是日军反击，当他弄清楚是美军舰艇进行的火力支援后气得大骂：“叫那群狗娘养的停止射击，这里没有目标，再他妈的打炮就伤到自己人了！”

向纵深推进

海岛的夜深了，却不静谧。

登陆当天如入无人之境的美军官兵安营扎寨，进入夜间防御工事。他们担心日军会发动夜袭。各登陆滩头阵地如同狂欢节般热闹，青白色的泛光灯，探照灯灯光把海滩照得雪亮。临时架起的高音喇叭在反复播音，“明日有大浪涌，赶快卸货，天亮前各运输船撤到海岸外！”声音刺耳而急促。夜空下，运输兵蚂蚁般地忙碌着，他们熟练地使用各种起重机，把炮弹和子弹箱、酒箱、食品箱、药品、帐篷和毛毯、汽油桶、车辆等各类作战急需物资，从军火轮和运输舰上吊到小艇上。小艇开上海滩卸下物资，顿时把滩头弄得杂乱无章，堵塞了道路。在此情况下只得用推土机开路，一些卸下的物资很快在履带下成了废品。但是，时间就是一切，这些损失相比之下也就不算什么了。

作战部队的宿营地虽没有滩头那般热闹，却也不安静，官兵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白天的“不可阻挡的”登陆势头。莱顿打开罐头啤酒，吃着香肠、面包，与众部下说笑进餐。

“长官，我做了流血的准备，却没有和敌人交火，莫不是日本人想投降了？”中士杰克问道。

“这可没准，说不定哪来一颗冷弹，把你的脑袋穿个窟窿，让你凉快凉快。”上士托尼笑着取乐，手里的香肠只剩小半截儿。

“别抬杠。我是说不久前东京那把大火把日本人给烧怕了，日本人的骨头再硬也硬不过钢铁。假如我是他们，就交枪投降。”杰克喝着啤酒说道。

“别异想天开了，我的新兵蛋子，”托尼擦了一把下巴上沾的面包屑说：

“别高兴得太早，日本人没有死的概念，对付他们的唯一手段，就是杀光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扑上来，活吞了你。”

莱顿没有参加部下的争论，不过托尼最后一句话却引起了他的重视。是的，官兵们上岛前都准备流血，都准备血战一次，神经高度紧张。可是却没有流血，也没遇到血战的对手，神经自然就放松了。这是最危险的倾向。他想到：紧张如同冰雪，一旦融化，就很难再冰冻。好比一个准备自杀的人，对死神已是毫不畏惧，但是一旦他被人救下，死里逃生，便再难去死。莱顿环顾一下四周，只见部下在篝火旁舒腿展臂，尽情说笑，毫无紧张之意，不禁忧从心来：托尼说得对，日本人一定会让我们流血、甚至活吞了我们。如果这是真的，部队因未遇强敌而产生的松懈情绪，会致我们于死地！想到这儿，他吞下最后一面包，站起身叫道：“全体官兵立即就寝，不得肆意喧哗说笑！”说罢，他向团部走去，想把自己的隐忧向奥勃莱恩谈谈。他希望上司能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何止莱顿如此忧虑，美军登陆作战指挥部的将军们也对第一天的顺利登陆颇感意外。登陆后即从特纳手中接过作战指挥权的第10集团军司令巴克纳尔中将简直不敢相信前一天日终时的作战报告：“美军已建立了一个正面13公里、纵深4.5公里的登陆场。完成了登陆的兵力已超过6万人，包括第1梯队师的预备队。师炮兵部队在师预备队之前上陆，日终前，各直接支援炮兵营均已进入发射阵地。”令他更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明知读谷机场将很快被美军利用却不加抵抗就把它放弃。

他知道部队普遍存在着疑惑、轻敌、松懈的思想，心中也感到焦虑：明天究竟应怎样行动，是就地转入防御，还是向纵深推进，发展进攻？他苦苦思索着。倘若敌人采取诱敌之策，在前面某个地域设下埋伏圈套，那么贸然进攻就意味着白白送死；但假使就地转入防御而使敌有时间从容建立起新防线，不也要悔之莫及？巴克纳尔深知时间的重要，在一定条件下，战场上谁赢得了时间，谁就赢得了胜利。敌人的不抵抗确实是出乎意料，怎样看待和战胜这个意外呢？巴克纳尔突然想起在西点军校求学期间学过的克劳塞维茨的一段话：“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

想到这里，巴克纳尔心中豁然敞亮，无论怎样，不能再为意外的顺利所困惑，必须继续向纵深推进。否则，即使敌人不反击，部队的战斗力也要下降。想到这里，巴克纳尔向全军下达了次日向纵深发展进攻的命令。

喧闹而困惑的一夜过去了，美军迎来了4月2日的黎明。

7时30分，美第10集团军各部队在统一号令下，向冲绳岛纵深全线推进。天气晴朗，日军仍无反击。

第10集团军的右翼陆军第24军步兵第7师第17团于14时占领了东海岸上瞰制中城湾之各高地。冲绳岛的形状，其北部像英文字母“T”、其南部像英文字母“W”。“T”的顶端是本部半岛。“W”的两个缺口是金武湾和中城湾。“T”和“W”的连接处是石川地峡，第17团占领了中城湾，等于将冲绳岛一切为两半。步兵第7师第32团的坦克群击毁日军在胡屋南部的各据点

后,与第 17 团并肩向东海岸推进。第 24 军步兵第 96 师的进攻地段凹凸不平,丘陵、废弃的洞窟阵地、散兵壕、地雷场、反坦克壕密布,因而进攻开始时进展缓慢。但是,后来该师突破了桃原地区日军的阵地后,进攻速度加快,第 1 梯队两个团于当日日终时前出到伊佐北侧一公里普天间、喜舍场和岛袋一线。

第 10 集团军左翼的海军陆战第 3 军第 6 师第 22 团开始扫荡渡具知西北半岛残波岬。特纳将军准备在此配置他的雷达部队并以此地作为登陆作业中心。10 时 25 分,该团第 1 营占领了这片海岸地区。该师第 4 团穿过起伏不平的地形向前进攻,途中遭到小股日军抵抗,加上地形不利,故而进展较慢,日终前只推进了 1 公里多。该军第 1 师的两个团兵分两路,齐头并进,但因补给上不去,进展亦十分迟缓。

与此同时,美军第 6 工兵团在读谷机场展开作业,修复跑道及通路。15 时,第 1 架美军飞机——海军陆战队第 6 观测大队的观测机安全抵达该机场。

至 4 月 2 日日终时,第 10 集团军各师前线指挥所均从舰上移至陆地,美军占领了海岸附近各高地,日军已无法监视美军的动向和配置,解除了对美军登陆作业的陆上威胁。

但是,美军仍未同日军的正规部队接触,他们只是俘获了大批日本平民。这些平民惊恐交加,蜂拥越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线,在接受盘讯和检查之后,被送到美军后方集结所,美军情报人员虽然细致盘问了他们,却得不到有用的情报,日本平民只是笼统地说他们的军队都向冲绳岛南部转移了。4 月 3 日,第 10 集团军的两翼开始向冲绳岛南北两个方向卷进攻击。约翰·霍奇少将的第 24 军留下步兵第 17 团巩固现有阵地,集中主力向冲绳岛南部发展进攻。该军第 32 团沿中城湾南下,在久场与日军正规部队遭遇,双方进行了登陆以后的首次大战。美军凭借火力优势,在坦克群的支援下,奋战半日,终于占领该阵地,歼灭日军 385 名官兵。该军第 96 师在向 165 高地进攻时也遇到敌人顽强抵抗,虽血战数小时,却未能攻克,只得向右迂回,于日终前占领了喜舍场、安谷屋、普天间和伊佐等地。

同日,海军陆战第 3 军在罗伊·盖格海军少将的指挥下向东北方向发展进攻。该军第 1 师的先头部队在克服了日军的微弱抵抗之后,于 16 时占领了具志川。该师的侦察连已前出至喀清半岛。该军第 6 师费尽千辛万苦,突破无数凹凸不平的洞窟地域,向前推进了 3—7 公里。日落时,该师左翼已前出至石川地峡。整个战斗进程比预定计划提前了 12 天。

巴克纳尔闻知后大为高兴,决定修改原定作战方案,命令盖格继续向北进攻,占领冲绳本部半岛。

盖格接电后有些踌躇,因为原计划冲绳陆上作战分两期完成,第 1 期作战是先占领冲绳南部地域,第 2 期作战才是占领本部半岛和冲绳北部地域。巴克纳尔的命令显然是企图在第 1 期作战刚开始就提前实施第 2 期作战。

巴克纳尔果断地告诉盖格:“人是计划的制定者,而不是计划的奴隶,懂吗?我的将军。”

盖格只得服从命令,指挥他的部队在 4 日大胆向前推进。至是日日终时,陆战第 6 师已完全占领了仲泊和石川市,切断了石川地峡;陆战第 1 师也前出至东恩纳、安庆名一线。此后,盖格继续进攻,十天内前进 40 公里,到达了本部半岛的先端。4 月 13 日,陆战第 6 师第 22 团占领了冲绳东北部的边土岬。

顺利的陆战使美军官兵暗自庆幸，他们准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激烈的海空大战正悄悄来临。

内阁风波

美军在冲绳登陆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国内，朝野内外一片震惊，尽管已是早已预料之事，但日本人仍惊恐万状。冲绳距日本本土太近了，冲绳失陷则本土难保，所以日本军政要员纷纷要求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冲绳。首相小矶国昭气势汹汹地在国会上叫嚣：“心须把美军队冲绳赶出去，然后再收复塞班岛和其他据点。”

可是，日本陆军却不买他的帐，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对冲绳岛最高指挥官牛岛满的“诱敌上岸，持久作战”方针，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他对小矶私下暗示陆军无能极为不满，因此借口冲绳作战方针已制定好，怎么打完全依靠牛岛，他不便过多插手，以此搪塞小矶。

但是，日本人却把冲绳战事不利归罪于内阁身上，掀起了一个倒阁运动。小矶起初还竭力试图挽救他的内阁，八方解释，却无济于事，一气之下，他于4月5日正式向天皇提出辞职。

天皇颇感为难，派他的亲信、内大臣木户孝一征询军方意见，试图成立一个“战争指导内阁”。他对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大臣说：“这个内间的首相当然应是一位军人，不但要能控制国务，还要能控制最高统帅部。”

然而，陆军对成立这样一个内阁反应冷淡。梅津叹道：“冲绳的战况很糟，帝国军人即使打到最后一个人，也难阻挡住敌人。尽管如此，也必须准备打到底。”

陆军大臣杉山元也悲观他说：“冲绳不守已成定局，帝国的安危不能系于此岛，倘若斯大林打败德国后能向同盟国建议与日本讲和，帝国还有一线希望。”

军令部长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无论成立怎样的内阁，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冲绳，我不相信冲绳一战如果打胜就能结束战争的神话！”

木户听后神色黯然。这三个人的意见表明，统帅部私下已认识到战争是打不赢的。虽然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没有发言，但木户知道米内主张立即与美和平谈判，以结束战争。

这时，米内清清喉咙说道：“我想木户阁下的意见是对的，根据您的意见，我看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出任新首相再好不过了。”

木户一听，更加清楚米内的心思。他知道曾担任过天皇侍卫长的铃木是军方的“温和派”，虽年逾八旬，却力主和谈。木户见4位军方巨头对继续战争已无信心，也只得默认，遂将军方意见呈报给天皇。

天皇见状，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新首相人选。众臣进入皇宫，却看见前首相，主战派首领东条英机大将也出席这次会议，心中不觉一惊，知道会上会有一番舌战，因为东条反对任何主和派人选。

果然，会议一开始，东条就率先发难道：“小矶的辞呈声言，无论是国务还是统帅机构都需要改正，这是什么意思？”

“小矶首相没有加以专门说明。”木户回答说。

“我认为，战争期间政府更迭频繁不好，”东条以挑战的口吻说：“下届内阁必须是最后一届！目前，国内有两股思潮，一派认为为了确保国家的未来必须打到底，另一派则想迅速实现和平，即使无条件投降也在所不惜。我认为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一问题。”

“下一届内阁心须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海军大将冈田启介是铃木的好友，他曾在1936年发生的“二·二六”政变中死里逃生。他反对说：“这是一届肩负日本命运的内阁，它将集结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战问题不能在这里决定。”

室内一时陷入沉默，气氛紧张。这时，前内务大臣平沼骐一郎出来打圆场道：“战争一定要打到底，但今天应该先讨论新首相的人选。”

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提议让前首相近卫文麿出山，再次组阁。但是，近卫却力辞，他说：“我曾先后历任3届内阁首相，在任期间错误颇多，辜负了天皇陛下与帝国臣民的期望，不便再次组阁。”

平沼道：“近卫君所言不无道理。我提议铃木议长组阁，不知可否？”

“我同意！”近卫附合道。

但是，铃木却不同意，他说：“我记得我曾向冈田君说过，如果军人掌政，必定会把国家引向灭亡。罗马的覆亡、德皇威廉二世的下野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一点。鉴于这个原则，我不能接受这个荣誉。另外，我的听觉也不好。”

“但是帝国君臣信任您的正直和忠诚。”平沼仍请求他重新考虑。

这时，东条又起身发言。虽然他认为铃木是个优秀的军人，又是个虔诚的道教徒，没有野心，但是早已退役，不符合他所持军人应过问政治的观点，所以反对道：“敌人登陆冲绳乃进攻本土之先声，因此保卫帝国本土之准备工作已迫在眉睫。政府和统帅部必须融为一体，首相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才行，我提议畑俊六元帅出任首相。”

天皇垂询道：“广田弘毅，你有何见解？”

前外交大臣广田为人圆滑，不愿得罪好友东条，遂奏答：“还需大家从长计议。”

天皇有些不快，转而问冈田道：“请你发表意见。”

冈田除了铃木以外，不想提别人，于是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合适人选，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这时木户发言道：“如东条君所说，帝国本土不久将成为战场，新内阁必须得到全国的信任，我个人意见，希望铃木阁下出马。”他转脸对东条说：“我们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时局。”

东条闻言大怒说：“那恐怕会使陆军不服，如果是这样，新内阁就会垮台！”

木户被这句话激火了，他问道：“陆军不服是严重的，那么阁下是否也这样想呢？”

“我不能否认这一点。”东条寸土不让。

东条的高压态度惹火了冈田，他愤怒地大声责问：“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一个当过首相的人怎敢说陆军会不服呢！”

会场气氛极为严肃，东条孤立了，他亦知话说得过了头，遂改口说道：“对不起，我收回刚才的话。我的意思是说，陆军不会同意这样的人选。”

这时，天皇起身道：“诸君莫再争执，我命令铃木先生组阁。”说罢，

他面向铃木道：“在此紧要关头，除你以外，没有人能担当此任，大胆干吧。”

铃木只得应允组阁。天皇又说：“冲绳战事堪忧，望请位竭尽全力，务使战火止于冲绳。”

铃木奏道：“我将即刻与陆海军商议此事，请陛下放心。”

第五章 “菊水”特攻

无奈的争吵

一场内阁危机终于平息了。不管八旬老翁铃木多想停战媾和，但因时机未到，他不敢冒得罪主战派的风险去寻求和平。这位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日本老军人，非常清楚他的同僚的残忍。倘若真把那帮歇斯底里的主战派惹火，他连性命都难保。他知道，眼下只有一个人才能保证宣布停战和谈而无性命之虞，这就是天皇。他已老矣，实在不想冒身首分离之险。

铃木组阁后，即与统帅部众巨头商议冲绳战事。

新任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首先开口说道：“据报，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虽放敌上岸，但已在冲绳腹地布下层层防御网，我想美军很快就会尝到苦头，即使他们占领了冲绳，也会尸横遍野。”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斜楞了阿南一眼，说道：“问题不在于让美国人死多少，而是如何能守住冲绳，因为它对帝国本土的安全实在太重要了。据海军报告，牛岛将军按兵不动，一味坚持“放敌上岸”的方针，丧失了抗登陆作战的最好时机，使敌人从容登陆上岸，迅速占领机场，切断岛上守军南北的联系，使我军陷于被动，这样做何以面对国民？！”

日本陆海军向来不和，平时争权争利，遇有战事，又互相攻讦指责。梅津参谋总长虽然也对牛岛作战不利不满，但却要维护陆军的名誉，听到米内的责问，马上反诘道：“牛岛将军放弃‘歼敌于水际’方针的结果究竟如何，尚须时日检验，现在下结论未免过早。不过，即使牛岛有作战失利之责，也不过是在陆上。而抗登陆作战最关键的还是在海上。请问阁下，4月1日之前，你们海军都在哪里作战？”

米内顿时语塞。

梅津更加得意，继续说道：“据我们陆军所知，美军登陆当天，给予敌舰队打击的是我们的陆军航空兵。”

梅津指的是4月1日6时50分英国皇家海军第57航空母舰特混舰队遭到的日机攻击。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英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海上力量几乎丧失殆尽。1944年，随着欧战的形势愈来愈有利于盟军，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愈来愈想建立英国太平洋舰队，参加太平洋战争。是年9月，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正式向美国提出了这个问题。起初，美国军方不愿英国人分享胜利成果，以后勤补给有困难为由，反对英国海军此时参加太平洋战争。但是，脾气倔强的丘吉尔坚持己见，并提出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自己负责后勤补给。罗斯福从战争全局考虑，不愿使丘吉尔过于难堪，便说服了军方，同意英国海军参加太平洋的对日主要作战。于是，1944年11月22日，英国正式成立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为原任皇家海军印度洋东方舰队司令的福莱塞海军上将。

1945年1月16日，根据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指令，英国太平洋舰队副司令伯纳德·罗林斯海军中将率领4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以及250架舰载机，编成第57特混舰队，列入美军战斗序列，驶离锡兰港前往澳大利亚，准备在“冰山战役”中显露身手。

3月23日，这支舰队离开乌利西基地，奉命驶向先岛群岛，轰炸岛上日

军各机场，为即将开始的冲绳登陆作战肃清空域。3月26、27和31日，英海军舰载机顺利地轰炸了先岛群岛最东边的官古岛上的日军各机场。但是，当冲绳作战正式打响后，英国舰队却遭到了日军航空兵袭击。

4月1日6时50分，英国海军航空母舰编队司令维安海军少将刚把他的舰载机送上天，准备继续轰炸日军岛上机场，突然接到空袭警报，大批日军陆基飞机从先岛群岛各机场起飞，已抵达航母编队正西75海里处。维安大惊，急忙命令出击的护航战斗机前去截击，双方在距编队40海里空域展开了激烈空战。日机冒着弹雨，不顾一切冲破英机空中拦截网，窜至编队上空，疯狂向英舰轰炸，重创“不屈”号航空母舰和“大衣”号驱逐舰。这是冲绳战役开始当日，日军唯一的一次有效作战，执行此次作战任务的就是日本陆军航空兵。梅津以此为例，就是想揶揄海军。

海军军令部长及川古治郎非常明白梅津的用意，他早已获悉这次空袭的情报，虽然英国舰队受到一些损失，却有惊无险。中午时分，英军就开始反击，连续轰炸完岛群岛中的各机场，将大部分日机摧毁于地面，建立起一个掩护冲绳登陆的强大南方屏障。日本陆军并不像吹嘘的那样取得了什么赫赫战果。

所以，及川说道：“梅津将军所言极是，但是遗憾的是陆军航空兵的损失也过大，同英国舰队的损失相比，是否得不偿失呢？”

梅津听后，脸色涨红，争辩道：“我只是想提醒阁下注意我们陆军的力量！”

及川两手一摊，轻蔑地回答：“我们并不否认这点，将军何必如此激动。”

阿南坐不住了，怒气冲冲地道：“你们海军争得了那么多钢铁和飞机，为何战争形势依旧如此糟糕？！”

米内一听阿南又提起陆海军争夺飞机与钢铁分配数量的问题，亦大声道：“不要忘记，本年度陆军分配的飞机比海军要多1000架，你们的航空兵都干什么去了？！请问阁下，如果把所有的飞机都给你们，陆军就能改变战争形势吗？”

铃木见双方争执不下，力劝道：“时局艰难，望各位本着陆海一家之心，心平气和议事，万不可争吵。我们眼下应重点讨论冲绳岛的战事。”他暗示大家不要离题太远。

一提到冲绳，陆海军巨头又默不作声了。他们心里都意识到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挽救冲绳的危亡，任何对策充其量不过是延缓冲绳沦陷的时间而已。

过了许久，及川开口说道：“两军作战除物质力量外，决定胜败的还有心理。据说，美国人非常惜命，如伤亡过大，国内民众会起而攻之，所以我想还是发扬帝国臣民为圣战尽忠尽节之优秀品质，对敌人实施特攻，一人换十人、一机换一舰，以我们英勇无畏之精神，给敌人强烈心理之震撼，或许还有扭转战局之可能。”

铃木征询陆军首脑意见，梅津同意说：“及川将军此意乃良策，听说牛岛将军已准备了大批陆上特攻队，准备冒死与美军相拼。”

及川道：“联合舰队第1航空母舰编队司令官大西泷治郎海军中将已在四国岛海军航空兵学校成立特攻队员训练班，班内学员莫不踊跃参加特攻攻击，我们有信心达到预定目的！”

就这样，日本陆海军首脑结束了又一次争吵，一场惨烈的自杀特攻即将

降临在冲绳上空！

血肉之躯与钢铁，孰为强弱

海军少尉青木保宪是东京人，今年才 22 岁。青年都有青春的梦，但是战争却使这个梦破灭了。

青木自幼喜欢昆虫，收集过许多昆虫的标本，时常一个人藏在野外，欣赏着玲珑素雅的凤蝶的舞姿、辛勤蜜蜂的劳作、翠绿蝈蝈的欢叫。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台湾农林专科学校，在这块日本殖民地上攻读昆虫学。

然而，正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的征兵范围扩大到了大学生，台湾农林专科学校广告栏赫然贴着征兵令。

“参加圣战去，不再做莘莘学子！”被战争初期的胜利激励起的狂热情绪感染着每一个日本青年学生，青木亦不例外。他看完征兵令，悄悄拉着同窗女友上贺幸子跑到郊外，躺在绿草如茵的地上，倾吐自己的愿望。

碧绿的草地犹如一片广阔无垠、绝顶艳丽的花坪，盛开着乳白色的、姜黄色的、蓝色的、紫色的以及其他一些叫不出颜色的小花。可是土贺幸子毫无兴趣领略这色彩斑斓的自然风光，她为自己的恋人即将远行从军而难过。

“青木君，你真的决定了？”幸子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知道青木很爱她，要不然怎么会从众多女孩子中挑上她？她知道许多女孩子都喜欢青木，当她们知道青木恋上了自己，目光中常常流露出嫉妒。她多么希望青木否认，留下来继续完成学业，毕业后就与自己结婚，她决心要给青木生好几个孩子。

“对，我决定报名参军”，青木轻轻把幸子揽在怀里，神色庄重地回答。“我是一名帝国男儿，应效命沙场，你应把这作为最高的荣誉。”

幸子委屈极了，卧在青木身旁，紧紧搂住他，嚤嚤地哭了。她深深挚爱着眼前这个美男子。她舍不得自己内心的白马王子走出宁静的书斋，奔向用血肉与钢铁拼搏的战场。可是，青木的话却无情地把传言浇铸成了可怕的现实，她知道几天后应征入伍者就要走了，一个女子不可能拉住麻醉在战争酒精中的男人心。她开始痛恨战争，是战争把他从身边拉走；她也怨恨青木，是他执著地支持战争！

几天后，青木随应征入伍学生离开了学校，进入海军服役。因为他是大学生，不久就被送去学飞行。毕业后，又被调到四国岛上的高知海军航空兵学校任航空教官。他很喜欢这个专业岗位，因为在这里可以为国家培养许多优秀飞行员，这比直接到战场上拼杀起的作用更大。因此，他认真备课，认真授课，遇有反应较慢的学生，更是讲解详细。他知道，一名飞行员必须具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否则，一旦在天上出事则悔之晚矣。他认为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取得是与时间成正比的。

可是，他万万想不到，他的这个观点竟被田边川一给否定了。

1945 年 3 月的一天，青木刚下课走出教室便听到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航空教官田边川一海军少佐，他十分高兴，上前敬礼，然后问道：“老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您现在不是在第 1 航空母舰舰队任职吗？”

田边听后神秘地笑了笑说道：“离开航校后，我就到第 1 航空母舰舰队司令部任航空参谋，今日返校是执行一项特别任务。”

“哦，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帮忙吗？”青木问道。

“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进房里再说。”青木听后，赶紧把老师领进自

己的宿舍，让茶看坐，说道：“有什么事，请老师尽管吩咐。”

田边叹道：“青木，帝国已进入最危险之时刻，战争已打到我们国家的门口，倘若敌人占领本上，大和民族则将从人类数千年之文明史中消失。为了救国家于危难，拯民众于水火，大西司令官让我回来召募神风勇士，对敌人实施特攻，有些事情尚要请你帮助。”

“神风勇士？”青木有些奇怪。他知道特攻就是自杀性攻击，这个名词在近一年中屡见于报端，但为什么叫“神风勇士”？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又能帮什么忙呢？他暗自猜想着。

田边似乎看出他的心思，慢慢解释道：“除这次大东亚圣战外，唯一对日本本上构成严重威胁的战争发生在几百年前。公元13世纪末，中国皇帝忽必烈曾两次率蒙古舰队攻打帝国本州岛。但是，途中天公震怒，海上刮起神风，将中国舰队掀入海底。大西将军给特攻队取名‘神风’，就是希望他们能救帝国于水火。目前，敌兵强大，越岛作战，日逼本土。美军登陆完全依赖于其强大的海空部队，而帝国海军自莱特大海战后，已无力再以正常作战方法与敌夺取制海权。有鉴于此，大西将军决定成立神风特攻队，召募志愿者，略加训练，即驾机升空，以血肉之躯，一机换一舰，夺回制海权。”

青木明白了“神风”的含义，但他仍对训练特攻飞行员的时间之短感到惊讶：“老师，您是专家，您说几个月的训练能培养出一个飞行员吗？”

“不，不是几个月，而是用一周的时间，就要让那些从未摸过飞机的勇士们驾机上天！”田边纠正道。

“什么，一周的时间，这不是在开玩笑吧？！”青木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他说错了。

“对，一周的时间！”田边冷冷地回答：“你应该明白，他们是神风勇士，而不是飞行员。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能上天就行，他们将一去不返！”他站起身告诉青木：“人员我已召齐带来了，明日你就训练他们。7天后，我来领人！”

说罢，田边推门走了，青木呆呆地望着昔日教官的背影，说不出一句话来。战争怎么会打到这个地步，要用血肉去撞击钢铁？

“他们有的是钢铁，会把你砸得粉身碎骨……”他突然想起临别时幸子说过的这句话，似乎悟出些道理，“难道她是对的？”

“菊水”特攻

7天后，田边把他在高知航校培训的数百名神风志愿者领走了。临行前，他放假3天，让志愿者尽情玩乐，无论赌资饭费，均由舰队支付。几日纵情声色犬马之后，田边领着似乎再无遗憾的志愿者，飞赴舰队台湾基地向大西司令官复命。

大西泷治郎是日本海军航空母舰作战的专家，精于海军航空兵作战，曾直接参加过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过程。此人为人冷漠，处世精明，作战凶狠。当他意识到战争已无胜利希望时，竟想起大规模实施神风特攻作战。他见田边领来了大批神风勇士，十分高兴，起身去检阅他们。

他见队伍中有许多十几岁的少年，心中有些怅然，暗叹道：“倘若没有战争，他们还在读书哩！”

但是，大西并没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他走到这些少年中间问道，“怕

死吗？”

“一机换一舰，英名传千秋！”少年勇士们齐声回答。

大西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赞扬道：“我为天皇陛下有你等热血臣民而高兴，望勇士们时刻准备，为天皇尽忠。”说完，他命令军需官提高特攻队队员的伙食标准。

4月6日，日本统帅部发来指令，立即实施“菊水”特攻，沉重打击在冲绳登陆的美军舰队。

“菊水”乃是“水上菊花”的缩略语，这个名字怎么会同残忍恐怖的自杀性攻击联在一起呢？原来在14世纪时，日本有一个著名武士、名叫楠木正成，人称“水上菊花”。在一次众寡悬殊的战斗中，楠木不畏死亡，立誓“以身报国”，最后与敌同归于尽，从而成为日本武士的精神象征。此次日军统帅部就是借用其意，将冲绳之战航空兵的敢死攻击，定名为“菊水”特攻。

大西接到“菊水”特攻命令，立即集合了全体神风敢死队队员。只见他神色庄重，目光扫视着额上缠着白绸巾的神风勇士，大声说道：“勇士们，敌兵压境、帝国危在旦夕，现在决定日本命运的不是那些陆军，更不是那群酒囊饭袋的文官，而是你们，帝国的空中骄子！你们的血肉之躯定会使你们留名青史的。去吧，勇士们！愿天照大神保佑你们实现你们的誓言，一机换一舰，英名传千秋！”

“一机换一舰，英名传千秋！”田边率首批神风特攻队员齐声呼喊，向天皇像鞠躬告别。

大西依次到每名神风勇士面前，为他们整理军容，握手致敬，直到最后一个人。

这时，塔台上升起准备起飞的信号。田边率队员迅速奔向机舱，机械师早已把机上备用降落伞撤掉，绑上了1000公斤的炸弹。舰上飞行指挥所开始下达一连串的口令：

“飞行员就位！”

“发动引擎！”

“舰长，顶风航行，增加速度，相对速度14米。”

飞机的引擎起动了，劣质的燃油使飞机的引擎发出了阵阵刺耳的劈啪声，形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噪音。

“各机准备完毕！”一个传令兵报告。

“开始起飞！”指挥所下达了起飞命令。飞行长摇晃着绿色信号旗，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圆圈。

田边带领着这一群急不可待的神风勇士加足马力，在舰员们雷鸣般的欢呼中沿着飞行甲板升空而起。在甲板上，舰员们狂热地挥动着帽子和手臂，大西率众军官站在舰桥上，向神风特攻队行军礼送行。

田边率领他的队员在空中编好队，绕军舰飞了3圈，行最后一个军礼，然后向冲绳岛方向飞去。

美军早已预料到日军必将倾其海空力量来破坏冲绳岛登陆行动，因此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其中就包括使用16艘驱逐舰在冲绳岛四周构成环形的雷达警戒线，专门监视低空侵入的日机。

4月6日15时，正在冲绳岛北部海面执行预警任务的驱逐舰“布希”号和“科尔杭”号突然发现50架日机从低空扑来，立即拉响战斗警报并开炮射击，将两架日机击成碎片。但是，有一架特攻飞机根本无视空中飞舞的炮弹，

迎着串串火舌，急剧从空中俯冲下来，一头撞在“布希”号甲板上，炸毁前部轮机舱，舰上官兵死伤狼藉，舰体严重倾斜。几分钟后，军舰大量进水，瘫在海面上。

“布希”号舰长乔治中校见状正欲呼叫“科尔杭”号救援，忽见又有15架日机俯冲而至，猛然醒悟这是群自杀飞机，慌忙下令众官兵弃舰逃生。

“科尔杭”号舰长亨利上校也意识到遇上了自杀飞机，急令规避，但在躲过前3架日机后，终被第4架日机特攻飞机撞中主甲板，舰上后锅炉舱被炸毁，舰速减慢。接着，又有两架日机相继撞到“科尔杭”号舰上，炸断龙骨，炸裂舰舷，致使海水涌入，舰体严重倾斜。

乔治率众官兵刚刚弃舰，就见一架日机发疯似地撞了上来，几乎将舰体炸成两截。接着，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一架日机俯冲扑入“布希”号弹药舱，引爆了炮弹，作得该舰千疮百孔。18时30分，“布希”号终于沉入大海。

“科尔杭”号也气息奄奄。亨利见舰体倾斜达23度，无力再救，只得弃舰。23时20分，该舰沉没。

田边见初战得胜，抖动几下机翼，向队员们表示鼓励，然后又去寻找新的攻击目标。

18时，美军“柳特兹”号、“纽康姆”号驱逐舰被日机发现。10架日机率先向“纽康姆”号扑去。舰长汤姆逊上校还没来得及下令规避，一架日机就垂直坠进后烟囱，猛烈的爆炸将全舰震动，一块弹片穿过军官指挥舱玻璃窗恰好击中汤姆逊的左臂。他刚爬起身来，惊魂未定，又被接踵而来的可怕景象惊呆了：第2架日机在临近舰空100米处被舰炮击中爆炸，飞机和炸弹碎片几乎全部落在甲板上，将甲板上奋战的官兵炸倒一片；第3架日机钻入舰腹爆炸，卷起大量浓烟；第4架日机直撞在前烟囱上，残骸落入弹舱，引起一连串大爆炸，舰上烈焰升腾。这一切仅发生在短短的6分钟内，“纽康姆”号眼见着瘫在海面，成了日机的靶舰。

“柳特兹”号舰长辛格中校见“纽康姆”号被重创，急忙冒险驰援，刚要靠近，只见一架日机又向“纽康姆”号扑去，辛格立即下令射击，击中了这架日机。不料这架日机拖着冒着黑烟的机身，歪歪扭扭地掠过“纽康姆”号，醉汉似地撞中了“柳特兹”号的舰尾，击毁舵机。辛格大惊，顾不得友舰，急忙自救。这时，又有数架日机凌空坠下，其中两架日机撞在“柳特兹”号甲板和舰桥上，引起大爆炸，炸坏了17个舱室，并将舰舷炸裂，涌入大量海水，舰身开始下沉。辛格见状，命令官兵奋力抢救，扔弃舰上所有的鱼雷和深水炸弹，终于免于沉没。深夜，“柳特兹”号和“纽康姆”号被他舰拖到庆良间锚地。

由于神风特攻队员只经过几天的培训，所以根本不懂空中作战的战术。他们也不需要懂什么战术，只要能撞上美舰就行。在美舰绵密的空中火力打击下，日机损失惨重，百余架被击落坠海。

田边有些沮丧，但又无能为力。他自己也抱着一死殉国的念头寻找攻击目标。突然，他发现右下方海面有一艘军火船，遂率4架自杀飞机流星般地坠下，心中不住暗念：“孤注一掷，拼死一搏！”猛然间，他感到机身一震，一股浓烟随之从后面扑来。田边意识到飞机中弹，紧紧把握住操纵杆，在接近海面的一刹那，把欲堕大海的飞机忽地拉起，掠海直扑美3万吨级“胜利”号军火船右舷，将炸弹送入船内。该船爆炸后瘫痪，随波逐流一天后，被美

舰自行击沉。

4月7日，日本神风特攻机继续实施自杀攻击。两天内，日军共出动了699架飞机参加这次“菊水”特攻，其中特攻机达355架，取得巨大战果，共击沉美战列舰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8艘、运输船21艘、扫雷艇3艘、其他船艇27艘，此外还击伤61艘舰船。

这些数字是日本海军统计的结果，而与美国海军统计的数字相去甚远。美军宣称自己损失了3艘驱逐舰、1艘坦克登陆舰、2艘军火船，另有10余艘舰船遭重创。

两军战报各异，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实难考证。但是有一点却不容置疑：日军的战报给正在垂死挣扎的日军官兵打了一针强心剂，从而使美军在日后的作战中遭受了更大的伤亡。

第六章 舰队挽歌

“ 皇国兴亡，在此一战 ”

正当田边川一海军少佐率领神风特攻飞机在冲绳附近海面左冲右撞、血肉横飞之际，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在九州鹿屋海军基地签发了一项命令：

帝国命运确实在此一战。卑职已号召组织一支海面特攻部队，以进行壮丽无比的英勇突入作战，以此一举振我帝国海军声威，发扬帝国海军海面战斗之光荣传统，荣光后世。各部队——无论是否特攻部队——都要下定决心殊死奋战，彻底消灭敌舰队，为皇国奠定永恒基础。

他的语气显得十分沉重。自中途岛惨败之后，曾在太平洋辽阔海域称雄一时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一败再败：马里亚纳海战使舰队的舰载机遭到毁灭性打击，完全失去了海空控制权；莱特大海战又使舰队航母几乎丧失殆尽，永远失去了远洋作战能力；……

这场战争已无力继续下去了。丰田深深意识到了这一点，至少在他手里，联合舰队永远无法再现昔日的骄傲。他的前任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堪称世界海军史上的怪杰，但仅落得个折戟荒野的下场；另一前任古贺峰一海军大将也算得上海军怪杰，最后不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丰田暗自叹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远逊于他们，纵有万般报国之志，也回天乏术，目前残存的海军作战力量已不可能与敌人交战，阻致北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实施这种自杀性攻击了。

他想让第2舰队司令、前海军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海军中将率领联合舰队的最后一点主力，拼死一战。

他让副官叫来他的参谋长草鹿龙之助海军中将，准备派他去濑户内海向伊藤传达和解释这次任务的特殊意义。

草鹿龙之助可以说是联合舰队的一员老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重大海上战役。其兄草鹿龙之介海军中将精通海军航空兵理论，是山本五十六的得意谋士和珍珠港奇袭作战设想的始作俑者。可以说，草鹿家族对联合舰队有着深深的感情。

他听到司令长官的指示，心中大惊，极力反对道：“特攻舰队作战，闻所未闻，伊藤将军的第2舰队是帝国海军仅存的力量。目前敌兵浩大，登陆本上势在难免，未来还需第2舰队与敌拼杀，怎可令其轻易出击，自杀特攻。望阁下从长计议！”

丰田叹道：“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但是，冲绳乃帝国最后一道屏障，一旦失守，不啻洞开家门，怎可轻易放弃。况且，即使为将来保卫本土作战考虑，以区区一支舰队能阻止千帆万舸之敌军吗？不如今日拼死相击，或有挽回战局的一线希望。”说罢，他递给草鹿一份文件，继续说道：“这也是海军统帅部的命令！”

草鹿接过文件，见是海军次大臣兼海军特攻部部长井上成美海军中将起草的组成特攻舰队的意见书，及川军令部长在文件眉头上签了几个大字：

同意，着丰田副武司令官即办！

阅毕，草鹿潸然泪下：“帝国海军完了！我只能执行命令了。”

草鹿随即飞往濑户内海基地，向第2舰队司令伊藤整一传达作战命令：

全舰队拼死猛进，以“大和”号战舰、“矢矧”号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海上特攻队，协助帝国陆军和航空兵，歼灭冲绳岛附近的美国护航运输队和特混编队。倘有余力，即一跃登陆，以陆军形式出现，与美军展开短兵相接的决战。

作战命令显示出日本人的顽强与乐观，但也表现了他们是何等的不切实际！以十余艘舰船和2000名官兵的特攻舰队，竟要击败庞大的美国舰队，并要在冲绳登陆作战，真可谓异想天开！这种极盲目的顽强与乐观在当时发挥的唯一作用，就是鼓励官兵们去送死！

伊藤听完命令没有作声，室内静得可怕！这位前海军军令部次长深知这次作战的前景只有灭亡，至于其他，都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沉默良久，伊藤问道：“如果舰队在中途就受到重创，不能继续前进，那我该怎么办？”

草鹿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他甚至希望伊藤拒绝执行这次作战命令，因此说道：“这要你们自己去决定！”

“我明白了，”伊藤并没有像草鹿希望的那样，拒绝执行命令，只是说道：“请不必为我不安，我的心情很平静，没什么值得遗憾的，我心甘情愿地去出征。倘若我为国战死，请阁下念在同仁的份上，代我照顾我的家眷，我的女儿还没出嫁，儿子还在上学。”

草鹿含泪答应了他的要求，说道：“将军尽管放心去吧，这是日本帝国的最后机会，也是联合舰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一切都拜托了！”

说罢，两人将一杯清酒一饮而尽，洒泪告别。

送走草鹿，伊藤立即召集全舰队将校军官开会，传达特攻作战命令。众军官听完，神色各异。

第2驱逐舰队司令古村启藏海军少将站起身问道：“让我们装载只能到冲绳的油料，又没有空中掩护，这分明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自杀性作战，怎么能登陆冲绳，支援陆军呢？”

伊藤不知怎样解释他的发问。这时，“大和”号战列舰舰长有贺幸作海军大佐帮伊藤解了围，他说：“我完全理解这次作战的意义，只有抱着为帝国无畏赴死尽忠的信念，才能挽国家危难于万一，何必多思！”

驱逐舰长出身的有贺是个非传统派出身的海军军官，年仅47岁，头发却谢了顶，平日不修边幅，经常着装不整，性格豪放，在下级官兵中有很高的威信。

古村却是一个传统型海军军官，对有贺的作风素来看不惯，听有贺揶揄他杞人忧天，不满他说道：“征战乃生死攸关之事，不考虑成熟，何以制胜？”

有贺依然笑嘻嘻地回答：“考虑过多就会踌躇不前。身为帝国军人，不应怕死！”

古村见有贺嘲笑他怕死，不禁大怒道：“你乃一介狂人，怎会知道死的意义？！‘武士道’虽告诉我们，武士活着的时候要随时准备死，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应该毫无意义地去死。这不是生命被轻易浪费的封建时期，而是20世纪，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不要老想到死！你懂吗？”

有贺还欲作争辩，“矢矧”号巡洋舰舰长原为一海军大佐站起来说道：“古村将军和有贺大佐的心情非常令人理解，身为帝国军人何畏死乎！但死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应抱必死之决心，去争取胜利！”

原为一的话缓解了会场的气氛，伊藤赞同地点了点头，起身道：“如果

没有什么意见，诸位请执行命令吧。‘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备励努力！’30年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以此口号激励全体官兵，在日本海打败了强敌俄国海军。今天，我们全体将士要发扬东方前辈不畏强敌之勇猛精神，与美国人决一死战！”

“愿为天皇陛下尽忠！”众将校军官应声起立，齐声呼喊。悲壮的气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踏上悲惨绝伦的征途

原大佐回到舰上，为全体官兵举行了一次宴会，让自己的部下喝一次最后的壮行酒。

宴会的气氛狂暴喧嚣。

原向众官兵传达了联合舰队的命令，训示道：“我们的任务，看来像是自杀，而且的确也是这样。但是，自杀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胜利！帝国军人不是被赶上祭坛的羊群，而是天皇的勇士。一旦本舰受重创或被打沉，你们要毫不犹豫地逃去，活下去再战，切不可自杀，而是活下去把敌人打败！”

“万岁，大日本帝国！”

“万岁，‘矢矧’号！”

“为报皇恩，万死不辞！”

阵阵口号声，滚过甲板，冲破浓雾，却被海面吞没。

宴会后，原大佐登上甲板，向故乡北海道方向遥望，想起家中的老母妻儿，双泪流下了面颊。老母今年正好80岁，几年前他曾答应回家给老人家祝贺80大寿，想不到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连诀别之机都没有，真是太残酷了！

有贺舰长回到“大和”舰上，却若无其事，与众官兵谈笑风生，仿佛是参加一次平常的例行演习，而不是特攻作战。

他先把官兵召集在甲板上，整整衣冠，向大家宣布特攻作战命令，最后，他解开风纪扣，两手挥动着喊道：“望诸君发扬舍身成仁的攻击精神，不要辜负了全体国民的期望！”然后，他让官兵回到大舱室，痛喝诀别酒。

安排停当，有贺与几个军官坐在指挥舱痛饮。“来，‘大和’舰的诸君，干了此杯，我向各位问安了！”说罢，他环视一下众军官，哈哈大笑，举杯一饮而尽。众军官随之饮尽杯中酒，他们都清楚此次将一去不归，反而无所顾忌了。

酒宴散后，有贺舰长让大家回到各自岗位作好出击准备，然后自己踱步上了甲板。

春风煦煦，送来清新的海的气息。泊在港湾的“大和”号战列舰随着舵水波不住浮动。这艘铅灰色的战列舰外形非常美观，甲板平坦，舷弧优美，桅杆和烟囱皆呈流线形。该舰设计于1937年，历时4年建成，赶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下水服役。其标准排水量为6.8万吨，满载排水量为7.2809万吨，舰长263米，最大宽度是38.9米，满载吃水10.6米。计划中的编制人员为2200人，实际编制为2767人。该舰有4部涡轮发动机，共15万匹马力，航速27.5节。舰上共装备各种口径舰炮150门，其中9门主炮口径为460毫米，每发炮弹重1450公斤，最大射程为42公里。该舰装甲厚度大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艘战列舰，轮机舱的垂直装甲厚为408.9

毫米、舷部装甲厚为 410 毫米、水平装甲厚为 200 毫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艘战列舰，被日军称为“永不沉没的战列舰”。它在理论上能够击沉任何一艘美国军舰。难怪曾任联合舰队司令的山本五十六对该舰备加恩宠，该舰一下水，他就把司令部从“长门”号战列舰移至“大和”号上，率领日本海军精锐纵横驰骋于西太平洋，猖獗横行一时。现在，“大和”号作为日本海军的最后精锐即将去进行一次特攻出击，这或许是它的最后一战了。舰上的官兵有秩序地忙碌着，将多余的给养从舰上卸下来，匆匆送上岸，锁死水密封隔舱和防火墙壁；将所有的机密文件、密电码本以及记录“大和”号 1.5 万海里航程的“航海日志”封存装箱，送至设在横滨庆应大学地穴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忽然，舰尾传来一阵吵闹声，有贺寻声追去，原是一些候补实习生和病号吵闹着不下舰。根据舰队命令，凡伤病员及候补实习军官均不参加此次作战，必须离舰上岸。正在“大和”号上实习的海军军官学校第 74 期、海军经理学校主计科第 35 期共 73 名毕业生，本来以能在“大和”号上实习引以为自豪，却闻知要求他们离舰，不准参加这次帝国海军的最后一次出征，深为无法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海军史的最后一页而遗憾，纷纷要求留舰作战。他们见有贺走来，“刷”的一声，齐跪在地，哭求发誓：“我们将与‘大和’舰共存亡，万望长官留下我们！”

有贺见状，十分感动，赶忙劝道：“你们是本舰的一员，我理解诸位愿共同忠于皇国的心情。但是，此次特攻作战，不同往常。诸位是帝国海军未来的英才，之所以让你们离舰，就是为了将来让你们到第 2 艘、第 3 艘‘大和’号舰上充当骨干。你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拜托了，帝国海军的希望！”

这些候补实习生终于被有贺说动，哭着离舰上岸，向“大和”号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4 月 6 日 16 时，伊藤整一登上“大和”号舰，舰桅上升起了海军中将旗。他将“大和”号为旗舰，亲自指挥这次特攻作战。

伊藤听完有贺已作好出击准备的报告，满意他说道：“望诸君恪尽职守，开始出击！”

16 时 20 分，“大和”舰的锅炉点火，气轮机试压。有贺下令：“启锚！”随着一阵锚链的响动声，巨大的铁锚带起德山湾海底的泥土，从水中升起来。

“各舰按顺序出港，方位 120。两舷前进微速！”有贺作为旗舰舰长，指挥着特攻舰队驶出德山港，踏上了一去不复返的征途。

各舰官兵除离不开岗位者外，都列队甲板，在暮色夕阳中，向岸上望去：山水树木都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纱幔，村落里的袅袅炊烟和如雾般的杏野樱花揉和在一起，迷迷蒙蒙。官兵们知道他们这是最后一次看到祖国的景色了。

不知是哪条舰上的官兵先唱起了《君王的朝代》，很快各舰官兵都唱起了这首日本国歌：

君王的朝代，一千代，
八千代，无尽期，
直等到小石变成巨岩，
岩石上长满藓苔衣。

“大和”号葬身太平洋

云层密布，夜色沉沉。20 时许，特攻舰队小心翼翼地驶过濑户内海半后水道的水雷区，进入太平洋。为躲避美国潜艇的监视，伊藤下令舰队以每小

时 20 海里的速度，沿九州海岸南航。尽管日舰队冒着触礁的危险，一直在浅海处航行，但仍被美国潜艇发现。20 时 10 分，“大和”号的雷达发现了 7 公里以外处的敌潜艇。伊藤立即下令“矢矧”号巡洋舰和“冬月”，“凉月”、“矶风”、“滨风”、“雪风”、“朝霜”、“霞”、“初霜”号驱逐舰在“大和”号周围布成环形，实施反潜防御。

好在有惊无险，美国潜艇大概忙于向总部报告，并未实施鱼雷攻击。伊藤索性命令舰队加速到 24 海里，向位于九州南端佐多岬和种子岛之间的大隅海峡前进，他计划从那里向西绕一个大弧，驶抵冲绳岛西岸的白沙滩外，在那里云集的美军护航运输队和特混编队是特攻舰队攻击的绝好目标。

发现日本舰队的美军“哈特利克”号和“施雷特劳”号潜艇很快向关岛潜艇司令部作了报告，潜艇司令洛克伍德海军中将立即上报给尼米兹，尼米兹马上通报斯普鲁恩斯，让他作好相应准备。

斯普鲁恩斯胸有成竹，他认为现在日美海军双方实力无论是在兵力、火器、后勤补给上，还是在官兵士气、训练素质上，都相差悬殊，日本海军的进攻已谈不上什么战斗了，充其量只是自杀——一种日本式的海上切腹！

他命令米彻尔的第 85 特混快速航空母舰舰队迅速在九州和冲绳之间集结，阻击日军舰队；布兰迪海军少将的第 52 特混登陆支援舰队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德约海军少将的第 54 特混火力支援和掩护舰队派出 6 艘战列舰和 7 艘重巡洋舰编成海战支队，准备与“大和”舰一决雌雄。

很明显，斯普鲁恩斯是想用战列舰对战列舰，歼灭日军特攻舰队，航空母舰只作预备队。但是米彻尔却认为他的航空兵完全可以炸沉敌舰。一年前，在莱特湾海战中，他指挥的航空兵炸沉了“大和”号的姐妹舰“武藏”号战列舰，事后却有人说该舰完全可能是潜艇打沉的。米彻尔对此十分恼火，这次“大和”号的出现为他提供了证明航母作战优越性的大好时机。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4 月 7 日，天刚一放亮，米彻尔就下令侦察机起飞搜索。8 时 22 分，美机向他报告：发现敌舰队，航向 300 度，航速 22 节。

米彻尔立即向斯普鲁恩斯报告：“你攻还是我攻？”

斯普鲁恩斯先是一楞，很快明白了他的这位部属的心情，遂决定改变原来想法，在米彻尔来电的空白处批上：“你攻！”

米彻尔得令后大喜。9 时 15 分，他派出 16 架 F6-F“泼妇”式战斗机和卡塔利纳水上飞机对日舰队跟踪和监视。10 时，他命令 280 架舰载机升空，向日舰队压去，同时向斯普鲁恩斯报告：“Sug-arBakerTwoCharly, TaketheBigBoy。”（砂糖、面包师、两个查理，捉住了那个大小子！）

这是一份英语明码暗语电报，把前 4 个单词的字首字母拼起来就变成了：SB2C（俯冲轰炸机）捉住了敌战列舰！

在这份电报中，米彻尔还报告说，“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我提议于 12 时进攻‘大和’出击舰群。”

美军毫无顾忌地使用明码电报使日舰队很快判明了敌人的意图及敌机的方位、高度和距离。有贺认为美国人欺人太甚，愤而下令：“倘若敌机出现，主炮一号炮塔立即开火射击！”

原来，“大和”号的射击弹幕分远中近三层：远层为射程 1.5 万米的主炮弹幕；中层为射程 8000 米的高射炮弹幕；近层为射程 3500 米机关炮弹幕。有贺认为他的部下都有 3 年以上的海战经验，自信技术和训练程度在日本海

军中堪称一流，完全可以对付敌机轰炸。

12时20分，美机大编队穿过低厚的云层，向“大和”号逼来。随着有贺的命令，“大和”号战列舰165吨的主炮将2米长、一吨半重的炮弹射出去，巨型炮弹在大气层中划了一个弧形弹道，在美机编队中爆炸，6000枚细碎的弹片散布在广大的空间，形成一片弹幕。

但是，来袭的美机不是笨重的B-24轰炸机，而是灵活的“海盗”式俯冲轰炸机和“考尔西亚”复仇者式鱼雷机。美军飞行员轻轻拨转机头，躲过“大和”号的远层射击弹幕，从各个角度和高度凌空而下，向“大和”号投下了第一批炸弹和鱼雷。

“大和”号巨舰左舷首先被鱼雷命中，同时两颗炸弹又落在右舷尾部。随着一声声巨响，“大和”号一片惨状：甲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大堆尸体，有的流出肠子，有的断肢缺腿，鲜血和着海水顺着甲板排水口往外流，舰身倾斜，航速降至18海里。

枪炮官清冈被抛上空中，又摔了下来，他爬起来痛得直咧嘴，却继续喊道：“3号对空弹，9枚，引信50，准备——放！”

又是一个齐射，清冈忍着疼，想看看弹着点，可是当他向海上一望，不禁大吃一惊：“滨风”号驱逐舰已燃起熊熊大火，逐渐下沉；“矢矧”号巡洋舰已被打瘫，犹如一条灰鲸飘在海上动弹不得，舰上冒出滚滚浓烟。

13时37分，第2批美机又飞临日舰队上空，弹雨再次倾泻下来，“大和”舰又连中3枚鱼雷和数颗炸弹，大量海水顺着左舷灌进来，舰体左倾15度。清冈见舰体倾斜已严重影响对空射击，大喊舰长快采取对策。

有贺嘶哑着声音命令：“向右舷舱和锅炉舱灌水！”

副舰长野村次郎海军大佐应声指挥奋力抢救。不料，海水来势凶猛，瞬间便淹死了一些抢险队员，航速减至18节。“大和”号尚未堵住漏洞，第3批美机又飞临上空，“大和”舰只得使出浑身解数同100多架美机搏斗。这时适逢天降大雨，战区雨雾蒙蒙，天空炮弹穿梭。“大和”号向美机群喷射出大量的炮火，然而却什么也没打中。这使人想到一只凶猛的欧洲野牛在与蜂群作战时的情景，尽管它拼命咆哮、拼命冲撞，却无法杀死一只胡蜂。

14时，第7枚鱼雷再次击中“大和”号左舷，舰体再次倾斜。有贺在扩音器中不断喊着：“向右轮机舱注水！”

轮机长高城为行一听大惊，他的几百名水兵正在舱内干活，一旦注水，他们都会被淹死！高城愤怒地叫着：“不能注水，先把人撤走！”

可是已来不及了。野村副舰长奉命率人封死了所有水密舱门，向右轮机舱灌了3000吨海水，几百名轮机兵和其他在右轮机舱作业的水兵全被水葬。

几百名水兵的死亡并没有挽救“大和”号的命运。第4、第5批美机群接踵而至，炸弹、鱼雷雨点般向日舰扑去，“大和”号已被第12枚鱼雷击中，舰体倾斜了35度。野村沿着狭窄的螺旋扶梯爬上第2舰桥，从那里观察全舰的情况。他向上方扫了一眼，只见空空荡荡，桅杆、烟囱全部被炸毁。军舰甲板龟裂，炮塔全毁，尸体相枕，血流满舰。野村痛苦地闭上两眼，向有贺报告，“舰体已近垂直，无法恢复倾斜，快沉了！”

有贺知道到了弃舰的时候了，他通过传声管向伊藤报告：“请长官同官兵一同离舰，我一人留下！”

伊藤已感到此次特攻作战败局已定，只有尽量抢救各舰生存者，他自己已决心与“大和”号共存亡了。他站起身，同几个幕僚握手告别，然后沿着

倾斜的甲板向螺旋扶梯走去，爬上第2舰桥，开枪自杀了。

有贺见舰队司令自杀，遂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全体人员弃舰逃生！”然后让水兵把自己绑在炮座上。

可是，许多人仍不离舰。有的水兵把自己绑在罗盘仪上、甲板栏杆上以及一切可以缚绳的物体上；有的水兵穿上了沉重的钢制防弹背心，准备自沉。

有贺焦急地对他们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立即离舰！”

但是，众人仍然不动。

“混蛋，年轻人必须活下去效忠天皇！”有贺气急大骂。

可是，此时再想离舰已不可能了。“大和”舰倾斜度已到了80多度，军旗几乎触到汹涌的波涛。14时22分，这艘巨型战列舰终于横倒，大炮残骸、弹药、一具具尸体统统滑入大海，灯光也随之熄灭。波涛渐渐地淹没了舰桥，海面顿时出现一个深达50米的大旋涡。下沉20秒后，“大和”舰又发生两次大爆炸，翻江倒海般的巨响，终于把这艘“永不沉没的战列舰”送入海底，从而永远结束了日本海军的大舰巨炮的时代。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终于彻底毁灭。

随同“大和”号战列舰葬身海底的还有“矢矧”号巡洋舰、“冬月”、“凉月”、“矶风”、“滨风”号驱逐舰，战死官兵4230名。美军参战飞机386架，仅损失飞机10架、飞行员10名。

第七章 北岛荡寇

激战八重岳美国海军陆战第6师第22团的查尔斯·惠特尼海军上校指挥的主力营，自登陆后一路北进。他们沿着冲绳海岸，穿过树林、河流、山涧，绕过日军小股抵抗部队，直扑冲绳岛北部的边户角。4月12日，他们抵达本部半岛中央的八重岳要地，日军北部防御重点就设在这里。惠特尼发现八重岳的实际地形远比他从航拍照片中看到的险恶。航拍照片中的八重岳或为厚云所笼罩，或为浓密丛林所覆盖，地形不明。可是，眼前的八重岳以其崎岖、残破、狰狞、险峻，使惠特尼从前见过的任何山地都相形见绌，即使是职业登山家对这里的险峰电会感到头疼。从岛上居民口中，惠特尼获悉担负八重岳防御任务的是宇土大佐率领的独立支队的大约1500余名官兵。这个支队由步兵队、机关枪队、小口径炮队、冲绳民兵队组成。宇土指挥日军巧妙地利用地形，构筑了各种各样的火力点和障碍物，严阵以待美军进攻。惠特尼论军阶本应指挥一个团，但是他战伤痊愈归队后，陆战第6师所有团长职位都没有空缺，师长让他暂时指挥第1营，该营营长因战伤回国治疗。惠特尼根本不介意，虽然在美军中这种高职低配的现象并不多见，但他求的是参战的机会，只要有仗打，指挥一个连他也干。作为一名44岁的军人，他深深意识到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流血厮杀很可能结束于冲绳。所以，他非常高兴地接任了代理营长之职。

1营是他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血战中指挥过的部队，许多人他还认识，有的指挥官还是他的部下。B连连长查尔斯·索伦森海军上尉就是他原来手下的一名海军中士，这个皮肤黝黑，脸上有几条伤痕的南卡罗来纳州人，作战凶猛，号称“天才杀手”。他们非常欢迎惠特尼来指挥他们。

到达前线后，惠特尼戴上钢盔，穿上军便服，到前沿视察。透过望远镜，他看到八重岳岩石嵯峨，倾斜急峻，悬崖断壁，耸然屹立，几条羊肠小径把该山分割成互不联系的数个山头。他知道在这种起伏坡度极大的地形中作战，上级指挥官无法下达详尽的统一作战指令，各连指挥官只有各自为战，才能越过峡谷和险峻的悬崖绝壁占领目标。于是，他决定采用“小群多路”战术，把部队分成许多分队，向八重岳敌军阵地进攻。

4月14日清晨，华盛顿是星期六，冲绳岛是星期天，美军下半旗向本月12日去世的罗斯福总统致哀。当华盛顿的军乐队高奏《星条旗》之时，隔着15个时区的地球另一面的冲绳美军也奏起了国歌。国歌奏毕，仿佛为这位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总统的逝世鸣礼炮致哀似的，上千门美军舰炮和野战炮向日军八重岳阵地实施了排山倒海般的炮火射击，顿时，日军阵地一片硝烟弥漫。

炮火过后，惠特尼命令各分队向山上发起进攻。日军凭借有利地势，用步枪、迫击炮、机枪向美军狂猛射击，将美军压制在阵前，伤亡惨重。

索伦森的连冲在最前面，他本以为日军火力点会被炮火摧毁，想不到山上坡度大，射击死角多，许多掩蔽极好的火力点根本没有被破坏，在美军炮火过后，纷纷吐出凶猛的火舌，使进攻受阻。于是，他放弃原来的穿插迂回战术，采取了逐坡逐沟清除日军火力点的战法，命令士兵推着一门37毫米机关炮，配备两挺重机枪和一门迫击炮，组成一支突击队。他先让一个小组在前面探路，充当诱饵，诱使敌人开火。一旦敌人火力点暴露，就用37毫米机关炮的准确火力加以摧毁，这一招果然灵验。火力侦探组的行动诱使日军火力点一个一个地暴露，跟在后面的美军37毫米炮一个一个地将它们摧毁，大

大减轻了敌人的火力威胁，进攻速度大为加快，居然一路打到主峰附近。

日军见状，大为恐慌，急忙调整兵力阻击。他们很快发现美军进攻的弱点在于依赖于随后跟进的弹药输送队，于是他们放过前面的步兵，先打后面的弹药输送队，然后再对付冲到前面的步兵。弹药队被打掉，即使敌人火力点暴露美军也无能为力了。索伦森十分着急，赶忙向惠特尼发电求援。但是，惠特尼也无办法，敌人火力太猛，隔断了后续部队与前面的联系，补给弹药上不去。索伦森打得红了眼，索性向主峰发起冲锋，但是在日军绵密火力网的封锁下，他的士兵大部阵亡，索伦森本人也被一颗手榴弹炸死在半山坡，临死前，他还抱怨，“为什么还不把迫击炮运上来？”

山岳丛林作战，迫击炮是最佳武器，但是惠特尼手中的迫击炮弹已经打完，虽然他已向师部告急紧急运送迫击炮弹，但是由于运送迫击炮弹的“洛根”和“霍布斯”号胜利级万吨军火轮在庆良间锚地均被日军特攻自杀飞机撞沉，所以师长也没有良策。到14日日终前，惠特尼的第1营已伤亡1/3，只得停止进攻，撤下来休整补充。

惠特尼真有些一筹莫展，打了几年的仗，他还很少遇见如此难啃的“骨头”。他想起了在军校学习期间分析过的尔灵山攻坚战。1904年11月，日本人与俄国人为争夺旅顺要塞的“钥匙”尔灵山高地，曾进行了一次殊死战斗，短短10天内，日军在远东那个标高仅206.1米的小小制高点付出了伤亡1.1万名官兵的代价，加上俄军伤亡的5000人，使尔灵山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尸山”。惠特尼担心眼前这座八重岳成为第2座尔灵山。

正在此时，搜索队送来一个中国血统的夏威夷居民刘氏，该人个子不高，眼睛透着商人的机灵，会说英语。战前他到冲绳经商，却被日军强征了他的船和货，回家不得，被迫滞留在冲绳岛名护村。后来，又被日军强迫修筑八重岳防御工事，对日本人有一肚子怨恨。美军上岛后，他趁机逃脱日本人的监视，找到美军，愿意为美军做点事情。

惠特尼十分高兴，让他把八重岳防御工事体系介绍一下。刘氏凭记忆画出了日军山岳坑道工事的详图。从图上来看，八重岳主峰高1500英尺，虽然守军并不多，但是日军利用山上的无数天然洞穴，“卡口制谷”，交叉火力封锁了各个隘口。令惠特尼吃惊的是，日军在本部半岛对岸的伊江岛还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大约距离两海里，岛上的远程火炮可以有效地支援八重岳阵地。这是美军事前所不知道的。

惠特尼非常感谢这位中国血统的夏威夷人，给了他一大笔奖金。他立即将这一新的情况向上报告，并根据八重岳敌军火力配置情况，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这时，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特纳从塞班岛紧急空运的迫击炮弹也已到位；从读谷机场起飞的大批轰炸机又连续向八重岳投下了暴雨般的炸弹和燃烧弹，日军防守的八重岳顿时成了座火山。

惠特尼决定向山上发动一次夜袭，为了同日军区别，美军官兵臂带白色环标，脸上和刺刀上都涂上油彩。15日21时许，冲绳岛阴云密布，细雨蒙蒙，天黑得如同煤烟。惠特尼亲率夜袭队，沿着被烧得光秃秃的小树林向主峰爬去。

敌军阵地上静悄悄的，只有凝固汽油弹留下的山林余火，如同根根蜡烛在夜风中摇曳。惠特尼暗自庆幸，低声传令部队加快速度向主峰攀登。

当他们临近主峰阵地，突然几条九二式重机枪的火舌劈开雨夜，猛扑向美军，顿时传来中弹官兵的痛苦呻吟声，有的伤兵滚下山谷，发出一阵惨叫。

惠特尼见无退路，不顾伤亡，冒弹雨向峰顶冲去，双方在顶峰展开激烈肉搏。美军官兵咆哮着向上猛冲，日军官兵则向下猛打，双方杀红了眼，先以枪弹，棍棒，后来竟用牙齿、双手拼命厮杀，搏斗中夹杂着英语和日语的咒骂声。

混战了几个小时，至 16 日凌晨，3 颗照明火箭透过雨帘飞上天空，惠特尼的夜袭突击队终于占领了八重岳主峰表面阵地。在朝霞中，一面弹孔累累的星条旗迎风飘扬，旗下面到处都是双方官兵的尸体，他们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着对方腰的、有抱着对方头的、有掐住对方脖子把对方按倒在地上的。

战况极其惨烈，但是惠特尼的情绪却是高涨的。他向师部报告：我已占领八重岳顶峰表面阵地，正继续歼灭坑道内的敌人！

4 天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惠特尼营终于肃清了八重岳之敌。紧接着，陆战第 6 师挥师北上，长驱直入，占领了冲绳岛最北面的本部半岛。

在八重岳攻坚战中，美军阵亡官兵 207 人、伤残 757 人，失踪 6 人；日军阵亡 2000 名官兵，许多日军是被美军的火焰喷射器烧死在洞穴中的。

占领东西部沿岸各岛屿

巴克纳尔将军根据惠特尼的报告，了解到日军伊江岛的防御态势，认为冲绳岛东西两侧一些小岛对未来作战威胁较大，因此决定让海军陆战队先侦察这些小岛。

海军陆战队侦察大队在津坚岛登陆，不料遭日军阻击，在猛烈火力的打击下，被迫撤出该岛。

巴克纳尔遂命步兵第 27 师接替海军陆战队实施津坚岛登陆作战。登陆前，美军用航空兵和舰炮向岛上实施了强大的火力突击，但是，日军摸透了美军的战术，躲在坚固的防炮洞内，毫不在乎铺天盖地的炸弹和炮弹。等到美军登陆后，隐蔽在坑道中的日军将各种火器都推了出来，按预告精确测定的距离实施毁灭性的射击，把滩头阵地打成一片火海。美军屡次登陆都失败了。

津坚岛位于中城湾，冲绳岛南部的东海岸处于其火力控制区内，不攻下该岛，不利于美军地面部队向冲绳岛南部发展进攻。于是，美军投入了更大规模的兵力在该岛登陆。在强大的海空火力掩护下，装备精良的美军终于在津坚岛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向纵深推进，歼灭了岛上守军。

占领津坚岛大大改善了美军作战态势，拓宽了通往中城湾的通路，减轻了渡具知海岸的物资上陆负担，扩大了登陆基地，美军可以同时从东西两个海岸得到作战补给。

此后，美军又占领了位于金武湾的平安座等小岛。

占领伊江岛远比津坚岛困难。日美双方均明白，这个岛的面积和地形很适合修筑一个大型机场。日军在岛中央的平坦地面修筑了 3 条跑道，全长达 1600 英尺，以对抗“冰山”战役；美军决定攻占该岛后，扩大这些跑道，以供远距离战斗机飞行团起降。

执行伊江岛登陆作战任务的是美军步兵第 77 师。该师在完成庆良间列岛登陆作战任务后，一直在冲绳岛东南约 500 公里的大型运输船队上集结休整。

4月16日拂晓，美军开始向伊江岛实施强大的海空火力突击。7时25分，转为登陆前支援火力射击。这次美军登陆开始时没有遭到什么抵抗。但不久，日军就重复了在津坚岛采取的战术，从隐蔽的工事内钻出来，顽强抗击美军冲击。中午时分，藏在洞窟和墓穴中的日军以持久战为目标，与美军展开寸土必争的激烈搏战。

美军刚上岸时，并没发现岛上有什么军民，甚至连防御工事都不明显。可是，随着战斗的进展，他们感到岛上到处都是日军，到处都是防御工事和火力点。本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坟墓、水井、碾盘，待美军临近，竟成了一个火力点，打得他们措手不及，不死即伤。

原来，伊江岛上的阵地构筑得很巧妙，犹如迷宫，每个村落都是要塞或支撑点，由此辐射的坑道四通八达，密如蛛网，遍及全岛各处，岛上7000名军民就藏于其中，除老弱外，均执枪而战。

美军以凶猛的炮火反复轰击后，继而步兵成散兵队形跟在坦克后面发起冲击。炮火把村庄夷为平地，美军的火焰喷射器把树木、房屋烧成焦炭，步兵同日军展开逐村逐屋逐院的争夺。他们多次改变攻击战术，正面攻击不行，便迂回；强攻无效，便渗透，一点一点地撕开日军用血肉筑起的防御壁垒。

日军顽强凶猛的战斗作风，令美军感到十分头疼。尽管他们失去了大部分阵地，伤亡惨重，仍化整为零坚持抵抗，依托一切可以利用的障碍物射杀美军。美军随军记者欧内斯特·派尔就是被这种“不正规”的冷弹打死的。

欧内斯特·派尔是位年已45岁的资深记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就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采访报道。不列颠空战、北非卡萨布兰卡登陆、意大利战役、太平洋诸岛屿登陆战，都出现在他的新闻报道中。他先后撰写了《派尔在英格兰》、《这就是你的战争》、《勇敢的士兵》等3部大型报告文学。他的笔极富人情味，将普通士兵的感情写得出神入化，深受官兵的欢迎。为表彰他的成绩，美国有关方面曾授予他普利策新闻奖。

4月17日，他赶到伊江岛现地采访，士兵们很快认出这个印第安纳州人，纷纷上前与他合影。派尔身穿迷彩服，热情近人，掏出烟给大家抽，然后在一位连长的陪同下，乘吉普车到前线继续采访。当他们驶到伊江村附近时，突然从前面侧方站起一个十几岁的日本男孩，派尔等人并未在意，继续前行，不料刚驶过去，那日本男孩就操起脚下的轻机枪，向吉普车横扫一梭子弹。派尔等赶忙跳入水沟隐蔽。数分钟后，见无动静，派尔认为无事，便从水沟边缘探出头观望。那位陪同的美军连长见状不好，急叫注意隐蔽，但已来不及了。他的话音未落，一个机枪点射正打在派尔的太阳穴上，只见他脑袋一仰，倒在水沟里，再也没有起来。

那位连长气红了眼，操起一枝卡宾枪，慢慢迂回到那个日本男孩的身后，猛地站起身，扣动扳机，把满腔怒火倾泻出去，直把那个日本男孩打得浑身像筛子眼。

派尔被隆重而简朴地安葬在伊江岛上步兵第77师的简陋基地，墓前竖起的一块石碑上刻着：

此地埋葬着步兵第77师的伙伴

欧内斯特·派尔

1945年4月18日

派尔的死激起了美军对日本人的仇恨。先前，他们见到日本妇女老幼尚能网开一面，给条生路，现在则不然，只要在战场上见到站立的日本人，无

论军人平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开枪射杀。

经过 4 天的浴血奋战，美军终于攻占了这座岛屿。至此，美军步兵第 77 师阵亡 239 名官兵、失踪 19 名官兵、伤残 879 名官兵。这个数字与日军的伤亡数字相比并不算什么。日军阵亡官兵 4706 名，被俘 149 名，此外还有许多平民丧生。

牛岛满中将坐在他的司令部内，看着作战参谋把美军进攻的蓝色标号不停地标在作战地图上，这些蓝色标号告诉他美军已占领了冲绳北部，正向日军重兵集结的南部运动。他心中万分忧虑。他十分清楚，这场战争已经输掉了，无论是谁，都回天乏术。他对日本报界仍连篇累牍地刊登对守卫冲绳充满信心的报道不屑一顾。他忧虑的是国民会相信这些鬼话，依赖守不住的冲绳作为防御本土的最后一道屏障。

第八章 束手无策

坚守乎，反攻乎？

约翰·霍奇少将指挥的第24军开始南进数天后，日军顽强而坚固的防线挡住了美军攻势，自登陆后一直势如破竹的美军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4月7日，布莱克少将率领的步兵第96师一部，在海空火力及地炮的支援下，沿冲绳岛以西海岸向南突进，但遭日军顽强反击，无功而返。

4月8日和9日，该师冒着倾盆大雨再次向嘉数北方高地突击，一度占领一些重要阵地，但很快又被日军夺回。10日，步兵第96师在长达30分钟的陆海炮火支援下，再次向日军阵地突击，但到是日日终前，仅推进了300米。

美军攻势受阻毫不奇怪，因为日军将他们的重兵都集结在冲绳岛南部了。牛岛把他的第32军一线排开，梯次部署在牧港、首里和南部3道防线上，藤冈武雄中将指挥的第62师团配置在中央，其左翼是铃木繁二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44旅团，其右翼是雨宫巽指挥的第24师团。这些部队都是清一色的关东军，装备精良，作战勇猛，他们拥有的火炮远远超出了—个军的正常配备数。日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知道最后被消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恪守唯一的信念：尽最大努力让敌人多流血，只有这样才能为战时大本营的“本土决战、一亿玉碎”战略赢得宝贵的时间。

然而，在如何尽最大努力增大美军伤亡的问题上，日军却曾发生过激烈争论。

牛岛是九州人，又在冲绳当过见习队长，对冲绳的气候、地形、风土人情很熟悉，他主张固守阵地，适时实施反突击，让美军为得到每一寸阵地都付出鲜血与生命，他向部下提出“我们的阵地就是敌人的墓场”！

他对战争形势与前景再清楚不过了，他能够做的就是拖延冲绳陷落的时间，而不是将美军赶出冲绳。

但是，他的参谋长长勇中将却坚决反对他的作战方针。在日本陆军中，长勇称得上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走路低头含胸，外表给人一幅老气横秋的样子，其实却强悍骁勇，自称他的战术思想属于柴田胜家学派，重视进攻。长勇性情粗暴，嗜酒如命，经常打骂下属，即使是他的上级也敢冲撞。他参加过1931年日本陆军中的一些少壮军官举行的“锦旗革命”，流产后被调往中国东北。1938年，他又在张鼓峰与苏军作战。在他眼中，只有日本近代陆军的“军神”乃木希典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军人。此刻，他激动得面红耳赤，像挥舞武器一样晃动着他的长烟嘴，大吵大嚷要求发动全面反攻。

年近花甲的牛岛满不动声色地倾听着长勇的发言。几十年的军事生涯，练就了他处变不惊的本领。他从不加入陆军中的派系之争。在1936年发生的“二二六”政变中，他始终对皇道派和统治派不偏不倚，他认为陆军军人的职责只是作战，而不是争权。

牛岛的沉默，使在场的军官感到不安。可长勇却满不在乎，继续说道：“有些人喜欢采用以我之皮取敌之肉、以我之肉取敌之骨的战术，而本人却反对，我同意以我之骨取敌之骨的战术。每个日本人都应做到这点。这个战术适合大和民族的特性，也适合日本帝国的国情，这个战术就是特攻队战术，

我们应以特攻战术对敌人发动全面反攻！”

长勇的狂妄终于激怒了一位军官。

第 32 军高级作战参谋八原博道大佐是日本陆军中的奇才。他毕业于士官学校，3 年之后就被破格录取到陆军大学学习。陆大毕业后，他又赴美国留学两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说服上司，离开陆军省，只身潜入泰国和马来西亚，了解各方面的情报，拟定了日军进攻马来西亚和缅甸的进攻路线和战术要则。战争爆发后，日军按照他的作战预案，果然大获全胜。按理说，屡出奇谋的八原本应官运亨通，但事实却相反。饭田祥二郎中将的第 15 军的参谋们，对这位才华出众的同僚恨得咬牙切齿，总是在上司面前说他的坏话。而在该军任职的八原对此却不以为然，仍我行我素，甚至不买饭田将军的帐，在作战问题上屡次与饭田司令官冲突，终于引起饭田的恼恨，让陆军部解除了他的职务，调往陆大当了名教官。

但是，八原仍不改性情，抱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终日狎妓饮酒，口出狂言，一派狂士之风。而素有儒将之名的牛岛偏偏看中了他。牛岛接替渡边担任第 32 军司令官后，不惜屈尊降贵，拜请八原出山，协助他完成守备冲绳之重任。八原对牛岛有所了解，知他城府颇深，起初无意出山相助，后见牛岛言词诚恳，遂应允下来，但是有言在先，一切作战计划必须听他的。牛岛知他能谋善断，满口应承，让长勇只负责作战，一切作战计划及战术原则均由八原处理，任何人不得干涉。

八原出山后，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恪尽职守，为牛岛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冲绳防御作战的计划就是他主持制定的。当时，有人坚持在水际滩头反击的作战方针，而八原却反对。他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是复杂多变的事物，有的方案在彼时彼地成功，而在此时此地却会失败。他根据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战役日军抗登陆失败的教训，以及美军进攻作战的特点，预测未来美军在冲绳登陆的时候，和日军相比，兵力将占三比一、火炮将占十比一的优势。登陆敌军的舰炮和炸弹犹如一柄铁锤，倘若在水际滩头反击，尽管会给立足未稳之敌以重大杀伤，但是铁锤会给滩头部队以粉碎性打击。一旦日军损失过半，冲绳将无法防守了。因此，八原提出并制定了持久作战的方针。在具体战术上，他认为必须死守阵地，把美军登陆部队阻滞在滩头和内陆之间。因为美军会拼命争夺滩头。一旦夺取滩头以后，美军作战的主动性就会大大下降。这时，再由神风特攻队猛打敌军登陆舰队，陆军适时寻机反击，把敌军赶下海去。

八原见长勇力主大反攻，感到是对自己精心拟定的作战方针的挑战，所以不免恼火，起身发言道：“以我之皮取敌之肉、以我之肉取敌之骨的说法，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却反映了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而长勇将军的以我之骨取敌之骨的战术，不过是拾人牙慧。放着现成的阵地不守，却要去攻击强大的敌人，无异于以卵击石，只能导致早日失败。明智的办法就是按照目前的打法打下去。”他强调道：“反攻只能给敌人造成少量伤亡，而使成千上万的皇军白白送死！”

但是，尽管日军军官不能否认八原是个军事奇才，却无法克制日本人在走投无路时想进攻的本能。第 62 师团师团长藤冈武雄蓦地站起来，支持长勇参谋长的反攻意见。第 24 师团师团长雨宫巽、独立混成第 44 旅团旅团长铃木繁二、海军基地司令大田实海军少将等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对前一阶段的防守战术感到失望，表示应实施反攻。

牛岛很为难，他对部属们的意见感到担心。几个月来，他对八原的意见言听计从，其中包括成立铁血勤皇队。但是他不能不考虑军心，这么多将军要求反攻，表明部队对前阶段的防守战术已十分厌烦，如不答应他们的要求，部队更难带、仗更难打了。因此，他决定对美军实施有限规模的反攻。

八原一听急了，反对说：“有限规模的反攻在美军强大的火力面前，只能导致浪费兵力，这与大规模反攻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牛岛不愿得罪众部属，下令于12日晚实施6个营兵力规模的反攻。同时，请求海军配合，对美军舰船实施特攻攻击。

11日晚，第62师团第22联队联队长吉田胜中佐率部实施这次反攻。临行前，他召集部下军官说明这次任务：“你们将摸黑行军，路不好走，敌人的炮火也会很猛烈。我们的计划一定要保密到底。我们采取鳗鱼式的曲折前进路线，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去。到了那里不要发出声音，选择坚固的地方，挖好掩体，天亮前将它们伪装好，于次日夜向敌军发起进攻。”

日军个个背着重110磅的背包，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向前线出发了。

日本海军有力地配合了这次反攻。12日晨，185架神风特攻飞机，在150架战斗机和45架鱼雷轰炸机的掩护下，开始攻击冲绳周围的美军舰只。在这次特攻中，日军首次使用了新式武器“樱花弹”。它其实是一种由3枚火箭为动力的单程木制滑翔机，最高时速900公里，续航距离80公里，全长6米，全宽5米。看上去如同装了小翅膀的鱼雷。它装有1200公斤强力炸药，由一名驾驶员操纵。它挂在双引擎轰炸机机腹下，到达目标区后与母机脱钩，发动火箭引擎从8000米高度向目标俯冲。美军给这种新式自杀武器起了个绰号，叫做“八格弹”（“蠢弹”），但这个绰号并没有减轻它在美军舰队引起的恐慌感。14时45分，第1枚“樱花弹”从母机腹部落下，射进刚被一架特攻机撞中的“曼纳特·阿贝尔”号驱逐舰上，立即将这艘舰劈成两半沉没。第2枚“樱花弹”又撞沉了“斯坦利”号驱逐舰。是日，美军有15艘舰船被日军特攻飞机炸沉炸伤。

然而，日军地面反攻却没有获得成功。12日夜，日军的各种口径火炮、迫击炮向美军阵地突然集中射击，在炮火的掩护下，吉田率部向美军发起进攻。但是，美国海军发射的照明弹使日军完全暴露出来，几乎成了美军强大火力的活靶子，不到1小时，反攻即告失败。

反攻的失败使八原再次得宠，牛岛重新尊重八原的意见，继续坚守持久防御。

苦战嘉数高地

冲绳岛太大，第32军的兵力又太少，根据这个特点，八原为牛岛在冲绳岛南设下了3道防线：牧港—西原防线、那霸—首里—与那原防线和岛南山岳防线。防御工事按最高标准建造，全部设在地下，各阵地之间有地道相连。

在牧港—西原防线有一条5号公路，它贯穿这道防线直通首里。这条公路四周均是连绵起伏的石灰石丘陵，有许多天然山洞和星罗棋布的坟墓、台地、悬崖和山谷。从这条公路向西不到800码有一两面是山，中间呈马鞍形的高地，它看上去算不上什么障碍，因为它既不高也不十分崎岖，只不过长满了青草、灌木和小树。但是，由于这个名叫嘉数的高地地扼公路，是个

要地，因而成为双方必争之地。

4月上旬，美军几次进攻这个高地均告失败，形成了流血对峙的局面。日军反攻失败后，美军第24集团军司令霍奇认为，必须攻克这个高地才能突破日军防线。因此，他命令步兵第27师倾全力占领嘉数。为保证该师兵力需要，16日，他让参加津坚岛作战的第105团归建。

巴克纳尔非常同意霍奇的作战设想，上报斯普鲁恩斯批准，申请海军派出905架舰载机给予强大的火力支援。战斗中，这些飞机把482吨炸弹、3400枚火箭弹、70多瓦发机关炮弹倾泻到了日军阵地。同时，特纳的第51特混舰队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也夜以继日向敌阵地射击。

4月19日6时，美军向日军防线实施强大的火力突击。为保证火力突击效果，霍奇投入了他手中的27个炮兵营，火炮密度达每平方米一门；同时379架作战飞机也升空助战。

应该说在火力突击地域没有任何生物能够承受住这种可怕的钢铁暴雨。但是，日军却奇迹般地躲过了它们，当美军步兵发起进攻时，躲在洞窟、岩穴、坑道中的日军纷纷钻出来，用各种火器向敌人射击，使美军难以推进。

美军见正面强攻不行，遂转而迂回攻击。步兵第27师师长克莱纳少将让一个坦克连掩护一个精锐步兵营迂回到嘉数和西原之间，从左翼向嘉数高地攻击。

日军早有防备，已将这个方向用迫击炮、机关枪、坦克炮等火力层层封锁。美军坦克冒着猛烈炮火推进，却被日军炮火打得东躲西藏，逐渐与跟进步兵拉开了距离。后面的步兵失去坦克掩护更难推进，只得后撤。而冲到前面的30辆坦克无步兵支援也不敢贸然深入，被迫折回，等返回原来进攻出发阵地时，已有22辆坦克被日军击毁。

在右翼担任助攻任务的步兵第92师仅占领了西原高地前面的斜侧阵地；左翼步兵第7师为日军顽强抵抗所阻，根本未推进一步。

次日，美军再次向嘉数高地进攻。5时40分，美军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率先用舰炮射击日军阵地。20分钟后，27个炮兵营的324门火炮同时炮击日军前沿阵地，然后抬高炮口向敌后延射400米。6时30分，炮口放低，对前沿又轰击了10分钟。在太平洋战争中，就一次炮击而言，这次是最猛烈的，共发射炮弹1.9万发。

接着，步兵第96师、第7师发起佯攻。50分钟后，步兵第27师从防线西面向嘉数高地猛攻。

但是，轰击之猛虽然前所未有，日本军队的阵地却安然无恙。

尽管美军进攻猛烈，却全被击退，伤亡惨重，到黄昏，第24军伤亡达720人。

在后来几日，美军推进仍极缓慢。虽然步兵第96师突破西原防线，但在纵深前田高地上受阻。

屡次失利，崔奇建议巴克纳尔在敌军防线背后进行两栖登陆作战，使敌人首尾不得兼顾。但是，巴克纳尔却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冲绳岛南部海岸暗礁太多，海滩不适合装卸给养，即使登陆后建立了滩头阵地，也会陷于日军包围中，不能向纵深发展。

巴克纳尔的想法或担心虽然合乎逻辑，但并不正确。其实，牛岛当时最担心美军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为了守住前面阵地，日军已把后方的预备队都调上去，后方已无整师建制的部队了，一旦美军从冲绳岛南部登陆，这

场战役恐怕就要结束了。

遗憾的是，美军没有这样做，他们还要付出重大代价，一点一点地打下去，甚至包括巴克纳尔本人的生命。

巴克纳尔准备把海军陆战队的部分兵力从冲绳岛北部调到前线，他命令盖格海军少将从陆战第1师抽调一个坦克营加强给步兵第27师。

然而，盖格却对此提出异议。他不反对陆战队参加南部作战，却不同意把他的第3军一点一点地调入陆军指挥下。他认为，假如有必要让海军陆战队参加南部作战，应该将整个建制师调入，而不是一个营。所以，第1师的坦克营仍在原地待机。

巴克纳尔见盖格拒绝执行命令，心中不快，但又无可奈何。一来他是陆军将领，而此次作战的最高指挥官是海军将领，闹将起来，不见得有什么好；二来盖格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他采纳了盖格的建议，让海军陆战队第1师迅速向南开进，换下在嘉数高地战斗中伤亡过大的步兵第27师，同时，将步兵第77师从伊江岛调入，把伤亡较大的步兵第96师换下休整。

巴克纳尔的意图是：把两个新锐师配置在最前线，加上步兵第7师（该师在前一阶段伤亡较小），以陆战第6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准备再次向日军阵地发起总攻击。

但是，正在这时，情报部门报告，日军已放弃嘉数高地向后收缩，美军已占领了这个高地。

这个消息使得巴克纳尔等人大为惊讶，他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日军会放弃这个几天前美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攻克的高地？

八原与清冈——两虎争宠

原来，上次反攻失利后，八原的坚守方针再次占了上风。八原有些踌躇满志，进一步提出收缩战线，将兵力集中在大名—安波茶—幸地—与那原一线，形成环形防御，保卫首里。牛岛批准了他的计划，悄悄地将部队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撤了下来。

但是，牛岛很快被他手下那些越来越急躁的将领吵得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开会再议反攻作战问题。会议是在第32军首里地下“L”形司令部中举行。这个司令部设在地下坑道内，全部用钢筋水泥作了加固，水泥顶上还有几层交叉的圆木，它们是从冲绳北部伐运来的。为修筑南部工事，日军共采伐了20万棵大树。坑道十分坚固，能承受一吨重炸弹的直接命中。纵向坑道中有发电设备、航空通讯室、军医室、病房、情报室、电台室、食堂；横向坑道则是日军冲绳战区的指挥中枢，设有司令官、参谋长办公室、作战室、会议室、密码室、地空和地海电讯中心。由于正值高温雨季，坑道中闷热、潮湿，空气混浊不堪，但是在美军暴风雨般的炮击中，却给里面的人们以安全感。

会议一开始，一向平静沉稳的牛岛就激动他说道：“冲绳战事已进行20余天，诸君与鄙人共同奋战，艰难抵抗，迫使敌人始终无法占领，冲绳在帝国将士的手中已成为帝国本土的前哨。诚望诸君为此目的继续奋战！”

说罢，他以少有的严峻目光扫视一下会场，继续说道：“自敌人登陆以后，敌兵骄横肆虐，残杀我同胞，践踏我国土，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我决定配合战时大本营的‘菊水特攻’，向敌发起反攻，夺回读谷等机场，使冲绳变成保卫本土的防波堤。”

话音落后，满嘴酒气的长勇参谋长就应声发言：“我完全同意司令官的意见。前一阶段，敌陆上部队的攻势屡被我败，伤亡惨重，敌海上力量又遭我神风勇士的大量杀伤，士气低落，正是我们反击的大好时机。”

几个师旅团长也赞同反攻。藤冈声称：“身为帝国军人应杀身而成仁，整日躲在阴湿黑暗的洞穴坑道，过着鼯鼠般的生活，算是怎么回事？！我的部队基本完整，具有攻击的实力，企盼司令官早下反攻命令！”

在一片赞同反攻声中，唯有八原不作声，他觉得牛岛的变化太快了！两天前，司令官还诚恳地向他表示歉意，拜托他为坚守防御尽职尽责，怎么一下子全变了！战争会使人丧失理智！八原思维的焦点集中到这个结论上，但他的面色仍很淡漠，旁若无人。

“八原，你有何意见？”牛岛终于点将了。

“真的要征求我的意见吗？”八原不免有些动气。

“当然。”

“胡扯！”八原脱口骂道，不禁令所有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日军中，这种现象是不多见的。

八原毫不在乎大家的情绪，既然开口，就毫无顾忌他说道：“太平洋战争已打了3年，难道诸君还没有认识到美国人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民族吗？他们精于算计，从来不肯白白浪费金钱与生命。从爪岛争夺战到硫黄岛战役，美国人每次都有新的战法，都使用了新的武器，从不恪守陈规，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们从不在意丢掉任何传统的东西。而我们呢？为什么要抱着‘进攻第一’不放？难道宁肯战死、誓不投降就是帝国军人的战斗目的吗？错了！我们的目的是保卫帝国。几年来，我们在战争中已经学会了如何抗登陆作战，迫使美军流的血一次比一次多。但是，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应该把用德意志进攻精神练就的皇军变成一支防守型军队，这是战争的需要！从现代战争理论上讲，一名依托工事的士兵，能抵御三名进攻的士兵。自瓜岛战役以后，美军占领太平洋岛屿无数，为何却迟迟未能踏上大日本帝国本土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防守，去逞匹夫之勇呢？目前，敌兵浩大，占有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却未能占领冲绳，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事，使他们的火力优势无法起作用。他们巴不得我们跳出坑道反击，倘若反击失败，我们还有力量保住坑道及防线吗？”

八原的发言，有条有理，分析缜密，与会者一时语塞。

这时，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派来参与战事的高级参谋清冈永一大佐站了起来。清冈原在塞班岛步兵第43师团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手下任职，后来调到火山列岛的父岛。硫黄岛守军司令栗林忠道中将听说他了解美军作战特点，专门请他去介绍情况，并根据清冈提供的材料，较大幅度地调整了防御部署，加强了工事。栗林认为清冈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向军部写信推荐。梅津接见谈话后也觉满意，考虑到冲绳的重要性，便用飞机把清冈送到了冲绳，协调防御事务。

清冈踌躇满志要在冲绳露一手，但是却遇上了强劲对手八原。他与八原一样，是日军中少壮派，对西方军事思想了解甚多，喜爱采用新思想、新兵器和新战术，对旧式军人不屑一顾。刚来冲绳后，两人交往甚密，经常通宵达旦饮酒长谈。清冈却没有想到八原城府很深，当他从清冈那里套得塞班岛和硫黄岛的有关情报后，便渐渐疏远了他，越接近登陆日，八原越冷淡，等到战役打响，清冈就像榨干的柠檬一样被抛弃，这使得清冈大为气愤。本来

他是反对反攻的，但是他却要打击一下八原的狂妄，因此他一改前衷，说道：“我不同意八原君的意见，因为这是懦夫之见。美军在冲绳的地面部队有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两部分，分别受不同的训练，军人信条和战术意识都截然不同。论作战能力，只有海军陆战队可与我们相匹敌，而其陆军则差多了，因为美国陆军中士兵大多为新兵，士气低落，厌战思想重，特别是他们的第27师，我早在塞班岛就领教过了，是素质最差的一支军队。”

清冈说到这里，扫视一下会场，见大家听得全神贯注，兴奋地继续说道：“美军顺利登陆，先盲目乐观，以为我不堪一击，骄横推进。但当遇到我坚固防线，伤亡惨重，遂又士气下降，重新调整部署，企图围而不打，减少流血，将我军封锁在冲绳岛之南。我认为，我军应趁美军疲惫、士气低落之机，发起反攻，振奋官兵士气，把冲绳保卫战推向新高潮。”

牛岛插话道：“你是否考虑到敌人的海军优势？”

清冈回答：“诚然敌人拥有海空控制权，也占有火力优势，但是现在我们与敌人犬牙交错，敌人不可能不投鼠忌器，这样就很难施展他们的火力优势，而我军则可发挥近战白刃格斗的长处，以长克短。我想任何不被敌人炮火吓怕的帝国军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说完，他狠狠扫了八原一眼，心里感到非常解气。

牛岛蛮有兴趣地询问反攻的突破口应选择在哪个方向。

清冈自上岛后，还从未被如此器重，有些受宠若惊，赶忙说道：“承蒙司令官信任，我认为突破口应选在敌人的接合部。因此我军应从安皮茶和幸地之间突破，这里正是敌陆战第6师和步兵第27师的接合部，突破后，经棚原、南上原，直捣中城湾，切断并包围敌步兵第27师大部和第77师一部，并加以歼灭。”

清冈的意见使牛岛等人大为振奋，赞不绝口。牛岛下令各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反攻，并叮嘱藤冈武雄和雨宫巽，一定要守住前田高地。

长勇在会后拍拍八原的肩膀，有些揶揄他说道：“八原君，别太多虑，要死就一块死，快点制定反攻计划吧。”

八原则脸色发白，一声不吭，脸上的肌肉不断地抽搐，自从军以后，一向自负的他还从未挨过如此闷棍。他心想，等着瞧吧，还不知会怎样呢！我不能让你们懂得防守的重要，美国人会教会你们的！

第九章 垂死挣扎

大伤元气的反攻美军占领嘉数高地调整完兵力部署后，即向前田高地发起进攻。

前田位于5号公路西侧，为石灰岩地形，是日军大名一安波茶一幸地与那原环形防线核心阵地的前沿制高点，一旦失陷，日军整个核心阵地将被美军包围。因此，牛岛十分担心高地安危，下令给藤冈：“有迹象表明，敌步兵以坦克力先导正向前田高地南部和东部战线运动，你部须向这两个方向派出部队，攻击向前田防线推进的敌军，坚决击退之。”同时，还命令第24师团打破师团界限，协助第62师团，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前田高地。

4月27日上午，美军步兵第96师集中步兵、坦克和火焰喷射装甲车，密切协同，向前田高地发起猛烈突击，占领了高地东端阵地，打开了突破口。牛岛闻报大惊，立即命令第62师团右翼的第24师团火速增援，堵住这个突破口。雨宫巽师团长不敢怠慢，立即将一个联队的预备队调往前线。这支增援部队的先头特遣队是日本陆军最年轻的大尉志村常雄指挥的独立大队，他的600多名部下大多从未打过仗。

当晚，志村大队通过首里。在一个天主大教堂对面的街道上，志村看见东一具西一具躺着数百具尸体，像横七竖八堆着的“布娃娃”。一堵石墙上沾满了人肉，鹅卵石的道路到处是鲜血。原来，傍晚时分，美机空袭，正巧一弹药车路经此地，一颗炸弹炸个正着，满车弹药爆炸的气浪，把附近的行人拉入了地狱之门。

志村有些恶心，传令部队加快速度北进，他不愿让没有打过仗的部下蒙上恐怖的阴影。

但是，道路泥泞，还要不时躲避美军的夜间炮击，志村大队行动缓慢，直到次日凌晨，才到达预备阵地。

3时许，志村率部向前田东端阵地发动进攻，不料，他们刚向前运动，便被美军发现，几发迫击炮弹落在日军中间，伤亡一片。志村整理好队形，继续向前推进。正当他们在晨曦中爬上陡坡时，美军坦克如觅食的猛虎突然出现在日军推进方向右翼的5号公路上，所有坦克一起开炮，顷刻间有100多名日军被打死，未死的日军连忙爬进马蹄形坟墓和简易的掩体内，或躲在岩石后面，志村大尉和另外7名日军在一座坟墓中蹲了一天。

太阳西下，美军坦克离去。志村小心翼翼走出坟墓，召集部属，发现阵亡了200余名官兵。但联队长中村一郎中佐仍坚持要他当晚攻下阵地。

志村把一块白布绑在背上作标志，率领部下沿一条干涸的河床前进。

当他爬上一个陡坡时，不小心掉进一个伪装极好的岩洞内，正欲爬起身来，却被一伙人按住，他心中一惊，听见对方操着日语，知道是自己人，忙用日语说出身分。原来这伙人是前田高地东端阵地的守军，阵地失守后逃避在此。他们见增援部队上来，莫不欢欣鼓舞。为首的贺谷川大佐紧紧抱着志村的臂膀，泪流满面他说道：“今后，全靠你了！”

志村了解到洞内的败兵已数月未进水米，浑身无力，不能指望他们壮大自己的力量，遂好言相慰，返身离开山洞，率部队继续前进。

深夜时分，他们终于摸到美军阵地脚下。敌阵地一片静谧，只有哨兵不时晃动，显然美军并没有发现志村大队。志村暗自庆幸，传令发起攻击。只见日军猛然投出手榴弹，在轻机枪火力掩护下，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高喊着

冲过山梁，趁势冲上高地顶部。

东端阵地的所谓顶部，其实是一块孤零零地立在山顶上的石灰石，活像是耸立于城堡的塔楼，美军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做“斜岩”。睡在梦中的美军，被打了个猝不及防，大部分战死。

志村大队消灭了阵地上的美军，马上散开，藏在岩石后面或小山洞里，构筑了一条长 100 多米的防线。

志村占领东端阵地，适逢美军在调整兵力部署。连日来的拉锯战，使美军一线步兵师的战斗力已减弱到 1/4，有的排只剩下五六人。巴克纳尔听到日本夺回了前田高地东端阵地，心中不免焦急，严令调上来的海军陆战队迅速夺回阵地，重新扼制 5 号公路。

但是，海军陆战队的每次冲锋都被从连成一串的山洞里冲出来的日军打退。巴克纳尔正要向此要点投入更大兵力，又得到日军全线发动反攻的报告，只得把精力投入到对付日军反攻上，这使得伤亡愈来愈大的志村大队有了喘息之机。

5 月 3 日黄昏，按预定计划，日军开始炮击美军阵地，神风特攻队机群也同时攻击美军舰只，击沉“利待尔”号驱逐舰和 LSM-195 登陆艇。午夜刚过，60 架日军轰炸机在美军第 10 集团军后方地域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日军两栖部队在美军后方东西两海岸实施登陆。这是牛岛反攻作战中的一个虚招，目的是要诱骗美军把主力调到那里去抗登陆。

但是，美军太强大了，他们后方的兵力兵器足以对付团以下规模的登陆战。日军在西海岸登陆的部队选择的登陆点正巧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的集结地，他们刚上岸，便被绵密的各种火力打得伤亡累累，所剩无几，美军抓到的唯一俘虏是只信鸽。幽默的美军士兵在信鸽腿上绑了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把鸽子归还你们，非常对不起，带它来的主人已在我们这里沉睡不醒，只得由你们亲自来此带回。

这是美国人对日本人的嘲弄！

比起西海岸的登陆部队，日军在东海岸更惨，他们还没上岸，就被美军巡逻艇发现，照明弹把那一带海岸照得通明，赶来的美舰队将日军驳船全部击沉，船上两栖部队均葬身海底。

牛岛并不在乎两栖部队的覆灭，相反他却认为他下的这个诱饵被鱼咬住了，美军已被吸引到那两个方向，他要从正面发起全面反攻。当然，倘若他知道自己的两支倒霉的两栖部队是被美军后方部队消灭的话，就高兴不起来了。

5 月 4 日 4 时 50 分，牛岛集中了所有炮兵，向美军陆战第 6 师和步兵第 27 师的接合部阵地猛烈射击，炮声震耳欲聋，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其火力密度之大，为太平洋战争中罕见。日军第 5 炮兵联队几乎打光了其弹药储备的 2/5。美军惊讶地看到，一堵火的墙壁在他们面前推进，弹片横飞，景况惨烈。

炮击延伸后，天空中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日军如潮水般汹涌而上。战斗力最强的第 24 师团突破了美军阵地，冲到最前面的第 32 联队伊东孝一大尉指挥的一个大队，在坦克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推进了两公里。虽然美军准确的炮火击毁了一辆又一辆的坦克，但是伊东仍决定继续进攻，率部朝第一个目标冲去。这个目标就是棚原高地，它位于前田高地东北一英里半。

美军动员了所有火炮向日军前沿和纵深回击，甚至不惜炸着自己的前沿

部队，凡是日军的攻击方向上，没有任何一寸空间没有落下炮弹。雨点般的炮弹封锁了所有地区，给敌人造成很大杀伤。

然而，牛岛仍认为取得了预期目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已被美军炮火隔绝了的伊东大队身上，命令伊东要在当晚攻占棚原高地。

伊东率领部队沿5号公路两侧推进，一度被炮火所阻，后来日军坦克摸黑开了上来，他们才得以继续向前推进，终于走完通往棚原的一英里路程，占领了棚原高地，天亮前在山坡上修筑了一条弧形阵地。

伊东刚吃完早饭，美军就发起进攻，意欲夺回高地，连续两天，虽然伊东指挥部下打退了美军数十次进攻，但是也遭到很大伤亡。在敌人的猛烈炮火和火焰喷射器的打击下，伊东手中的兵力越来越少，只剩下百余人。

牛岛和长勇等人已意识到反攻已经败北，两天作战，约5000名日军战死，伤者逾万。再打下去，手中的老本会全赔了进去，于是，几天前发出“全军北上”命令的牛岛，又发出了“原位置复归”的命令，忍痛撤退。可是，能原位置复归者有几个人呢？

伊东接到撤退令后，于5月7日深夜，率残部摸黑南下。但在通过美军火力封锁线时，几乎全部战死，只有他及另外十几个人突破重围。

志村接到撤退命令，望着阵地上残存的百余个挂彩的官兵，认为突围无望，遂决定留下来死守，他对部下说：“愿意撤的，马上走；想跟我留下来的，可以留下，我要在这个高地坚持到死。”大部分官兵留了下来，但一日后，即被美军全部歼灭，美军占领了前田高地。

牛岛见此次反攻，伤亡惨重，大伤元气，心情十分沉重。他诚恳地向八原道歉道：“你的预言是正确的，反攻已经失败……。开战以来，总是给你背后掣肘，实在抱歉。现在，我已决定中止反攻作战，不按‘玉碎’的原意打下去，今后的一切均委托给你了，诚望你鼎力相助！”

八原悲怒他说道：“可是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耗尽，司令官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长勇在旁劝慰道：“虽说如此，但是我们的神风勇士会帮我们报仇的！”

海军承认陆军的战术是正确的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舰船无论是装甲很厚的战列舰，还是小小的扫雷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安全感。几次“菊水特攻”，使美国海军将领无法施展他们的军事艺术和实力。日军的神风勇士把死神送到美国海军每一艘舰船周围，使每一名官兵都在地狱门前徘徊。

然而，斯普鲁恩斯却面不改色地忍受着这一切。死神对他的威胁比对他的每一名部下都要大，因为所有的神风勇士手中都有一张“新墨西哥”号战列舰的侧面图，上面醒目地注着：雷蒙特·艾姆斯·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旗砚。

斯普鲁恩斯不能退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墨西哥”号旗舰在自杀飞机密集如雨般的攻击中的意义，只要他和旗舰在，就是一种鼓舞力量，即使旗舰沉了，他的上将军旗也会在别的舰上飘扬，激励官兵们为正义而战。他所忧虑的是冲绳久攻不下。

远在关岛中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尼米兹听说冲绳战役受阻，也忧心如焚，决定去那里视察。一架专机载着尼米兹和海军陆战队总司令阿切尔·范

德格里夫特四星海军上将等，在 12 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赴冲绳。傍晚，尼米兹一行在波多黎各机场降落，这时，冲绳岛上发出了空袭紧急警报。海军高级将领们惊恐地盯着一架神风特攻机在空中盘旋后冲向附近的一艘货船，一阵闪光和一声爆炸过后，接着升起了火焰和黑烟。远处，有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扫雷艇被击沉。

斯普鲁恩斯热情地用汽艇把尼米兹接到了自己的“新墨西哥”号战列舰上。此时，他十分担心自己旗舰的安全，这倒不是为自己，而是因为这条舰上集中了中太平洋战区海军的全部高级将领。任何一个神风特攻队员只要对准这艘战列舰撞下来，就会给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报仇雪恨。

为此，他给所有飞行员下了死命令，必须击落任何飞临“新墨西哥”号战列舰停泊海域上空的日机，必要时同敌机相撞。斯普鲁恩斯真正成了尼米兹等人安全的保护神。正当他们坐下来进餐时，日本飞机又发动了一次空袭，但均被击落。尼米兹在给妻子凯瑟琳的信中叙述了他对这次空袭的感受：“没有一架敌机能飞到我们的上空。53 架敌机被我机和护卫舰上的炮火击落，而我们来视察的一行却没有享受到目睹日机坠落的兴奋之情。”

次日，斯普鲁恩斯陪同尼米兹率领的战地视察团上岛到各地视察。他们边走边讨论起冲绳岛在进攻日本本土的作用。尼米兹认为，冲绳可开辟 18 个机场，刚刚被步兵第 77 师占领的伊江岛可再辟 4 个供 B-29 型轰炸机使用的机场。由于冲绳还可提供几个良港，故不需再在硫球或中国开辟进攻日本的支援基地。

在陆军司令部内，尼米兹与巴克纳尔寒暄过后，有些不满他说道：“西蒙，请加快一点进攻速度，我要把支援舰队撤出冲绳海面，因为敌人的特攻作战威胁太大，我的舰队被迫留在冲绳海面上挨打，情况比珍珠港事件中还糟。日机看也不看就能撞沉我的一艘优秀军舰，简直像在养鱼池钓鱼。”

巴克纳尔听后很反感，如同日军一样，美国陆海军也一向不和、他要为陆军辩护。他说：“我的部下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敌人很顽强，急不得，一急就要多死人，地面作战有其固有的规律。海军对我们陆军作战给予的支援我终身难忘，但愿我们之间的争吵不要被敌人所利用。”

他的这句话分明是说，冲绳岛如何作战严格上说是陆军的事，如海军不插手，他将感激不尽了。

尼米兹作为海军高级将领与陆军打过无数交道，经常发生分歧。在太平洋战争反攻中，他与陆军的麦克阿瑟就产生了激烈争吵。麦克阿瑟主张以西南太平洋为主要反攻方向，欲重新夺回菲律宾，洗刷昔日兵败马尼拉之辱，而尼米兹则坚持以中太平洋为主轴发动反攻。双方各不让步，最后闹到罗斯福那里，由总统出面折衷才调和了双方的分歧，因此，尼米兹自然知道巴克纳尔的弦外之音，他冷冷地扫了一眼这位陆军司令说道：“是的，也可能是一次地面作战、但是我却每天损失一艘半军舰。我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所以，如果战线 5 天内仍不能突破，我将调别的部队突破它。这样，我们就全都可以从这些愚蠢的空袭中抽出身来了。”

说完，尼米兹一行加上巴克纳尔又去海军陆战队第 3 军视察。在盖格海军少将的指挥所，争执再起。

范德格里夫特对巴克纳尔的作战思想十分不满，他激动他说：“陆战队到冲绳的唯一目的就是作战！但是，为什么光在敌正面防线上单纯强攻，死死纠缠，而不使用陆战队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进行一次真正的两栖登陆？”

他认为陆军是想独吞攻占冲绳的荣誉才不肯这样做。

巴克纳尔听后不以为然，他说：“这是一个早已被否决的老问题。我的第 77 师攻占伊江岛后，安德鲁·布鲁斯师长就建议可乘势实施这种迂回进攻的战术。这是个不坏的想法，第 10 集团军参谋部曾经长时间认真地研究了这项计划，结论是冲绳南海岸和东南海岸岩壁峭立，没有适宜进行这种登陆的滩头，一旦强行登陆，势必全部暴露在敌人的强大炮火下，将成为又一个意大利的安齐奥，而且会更惨。所以，我仍采取目前的战法，用强大的火力把敌人从据点、墓穴、山洞中轰出来，一点一点地消灭。”

一直在旁聚精会神听着两人争辩的尼米兹本来也打算在冲绳岛南部搞一次两栖作战，听到巴克纳尔以安齐奥战例作为反对的理由，不禁心中一惊。他知道这个战例。1944 年 1 月 22 日，美英联军的 6 个师在意大利的安齐奥登陆。该地位于罗马南面 48 公里，德军防线后面 113 公里。盟军登陆的目的是要切断德军前线与罗马的交通线。但是，冯·马肯森将军指挥的德国第 14 集团军很快包围了尚在滩头阵地的登陆部队，直到 5 月 23 日突围，盟军的登陆部队也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死伤 7000 余人。

尼米兹不愿重犯这个错误。所以，这次他站在巴克纳尔一边，鼓励他道：“把你的所有兵力火力都投进去吧，但愿你早日成功！”

不料，这次视察讨论的问题却引发了一场“报人讨伐战”。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霍默·比加特不知从谁哪里得知在冲绳建立第二个登陆地点会更好一些的意见，便在报上评论道：“我们的战术十分保守，为什么只知道正面强攻，而不在敌人屁股上踢一脚？”一时各报纷纷议论。

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忍受不住报界的大肆鼓噪，发电尼米兹，让他解释“冰山”作战出了什么问题。

尼米兹也恼火有人泄露机密，但又查不出来，只推说自己不懂陆战，让金上将问问范德格里夫特。

范德格里夫特仍对陆战队第 3 军指挥所中的那场争论耿耿于怀，十分坦率地回答了金上将的寻问：“巴克纳尔打的是一场时间消耗战，这是陆军特有的价值观，但在冲绳却完全不合适，因为这使得我们的舰队暴露在空旷的海面，任凭神风特攻机的宰割。”

这时，报纸的攻击更猛了。专栏记者戴维·洛伦斯抨击道：“某些海军高级将领认为，冲绳战役中有一个严重的错误……陆军军官是否采取了一个缓慢推进的方针？有无其他登陆地点可资利用？为什么那些在登陆作战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陆战队军官却没有机会采用另一种战术？这种战术可能意味着开始时将出现较大的陆上伤亡，但是武装部队作为一个整体最后可迅速获得全面的胜利。”

“报人讨伐战”震动了美国海军中枢，金上将等人认为，倘若海军再不表态，陆军决不会继续沉默了。一旦陆军发难，引起陆海军不和，将对战局大为不利。因而，一向不善于同报界打交道的金上将，让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以及特纳、米彻尔联合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向国人宣布陆军在冲绳战役采取的战术是正确的，陆海军的团结坚如磐石。在海军中，福雷斯特尔的海战韬略、特纳的两栖战经验、米彻尔的勇猛顽强是无人可比的，所以，他们的声明终于堵住了记者的嘴，平息了这场笔战。

尼米兹非常理解金上将的决定、从冲绳返回关岛司令部即破例举行记者招待会，向 76 名记者宣布：“陆军在冲绳战役中打得很漂亮，在敌侧翼登陆

将比陆军目前的战法付出更大的代价，花费更多的时间。我们海军坚决配合陆军打到底！”

然而，奉陪到底谈何容易？斯普鲁恩斯这位冲绳战役最高指挥官最清楚地地面作战每延误一天，对海军舰队来说会带来些什么。从感情上讲，他希望能把整个冲绳包给海军陆战队。海军的时间观念很强，宁要时间不要命，交给海军陆战队，仗也许打得利索得多。但在理智上，他不得不承认陆军的战术无可指责。在敌人坚固设防的岛屿登陆，作战可能会出现许多意外，时间会相应延长。硫黄岛日军只有一个师的兵力，3个陆战师还打了一个多月，更别说比硫黄岛大得多的冲绳岛了。冲绳是一场典型的地面作战，而不是两栖作战，没有任何理由诋毁巴克纳尔的指挥艺术。

虽说如此，斯普鲁恩斯还是希望陆军早日攻占冲绳，每天铺天盖地而来的神风特攻机对舰队的威胁太大了，说不定哪一天自杀机会降临到“新墨西哥”号头上。

但是，这一天终于来了！

你们还活着，我却要去死……

青木保宪记不清培训了多少名神风勇士了，他也不想知道。忠君与罪恶感一直折磨着他，他培训的神风勇士没有一个再回来见他，都是些20岁左右的青年，甚至胡子都没长硬。

尽管如此，战局依然恶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神风特攻会扭转乾坤。青木不愿再痛苦地折磨自己，认为反正也活不到战争结束。不如做个神风勇士死去，恢复自己因把许多青年送到地狱而失衡的心理，至少有些安慰。

终于轮到他了。

这天，青木正在上课，一名大佐进来让他停止讲课，征集参加特攻队的志愿者。每个飞行员、教官和学员都要在纸上签名，自愿的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个圈，不愿去的就画个三角。没有强迫命令，有几个人迟疑地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三角，青木虽觉得画三角的都是胆小鬼，但却理解他们，他自己则画了圈。

画圈后，青木就意识到自己已被判处死刑。随着机械师把普通飞机改装成自杀飞机，他的注定要死之感也随之增加。自杀飞机的机身安装了副油箱，机翼两侧各装上一颗重250公斤的炸弹。青木检查完自己的飞机，不由得想：“这就是我将驾驶着进行有去无回的飞行的飞机啊！”

一周后，青木所在的飞行队被调至九州岛上的鹿屋，那里是飞往冲绳的出击基地。死神愈来愈近了。黄昏，他看见一队神风特攻机朝冲绳飞去，心想明天就该轮到他了。

次日中午，青木躺在草地上，眼睁睁地看着他那个飞行队的机群被牵引到跑道上，准备去执行任务。猛然间，空袭警报又凄厉地叫起来，美机又来轰炸这个基地了。青木一动也不动，他对自己说：“炸死也没什么，反正是死，只希望来世是个平静的时代。”可是，空袭过后，片刻前对他来说仿佛一文不值的生命，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宝贵了。能够多活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也有无穷的价值。他看见一只苍蝇落在一片草叶上，感慨他说道：“多幸运呀，你还能活着！”

晚饭后，飞行队集中，听取有关次日任务的最后指令。一名将军命令道：“明日你们将成为‘菊水特攻’之勇士，每个飞行队升空后，可自由选择飞行高度和路线，但目标只有一个：一机撞一舰！”

天快亮时，青木醒来，他知道这是活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他觉得格外清爽，提笔分别给父母及4个弟弟妹妹写明信片，上书：“我神土决不会毁灭，愿天照大神保佑帝国之日永不落！”写毕，他把剪下的指甲屑与一绺头发包起来，连同明信片交给了留守军官。

黄昏，基地为青木一行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青木喝了不少酒，满脸通红，感到有些头重脚轻。在最后一次检查时，有位大佐在青木跟前停下来，问他脸色为什么这样红：“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可留下来，下一批再去。”

“不，没有问题！”青木忙答。

青木在基地全体军人的目送下，飞上了天空，起落架自动掉了下去。飞机爬上3000米高空，下沉的落日好像停在那里不动了。

“多美呵！”青木想。

特攻队很快飞越鸟岛上空，他们将从这里折向南方，直飞美军舰队停泊的冲绳海域。青木瞧见下方闪烁着一盏绿灯，他认出那是离开本上前能看到的最后一个佐多峰航标站。青木全神贯注地望着它，直到完全消失。他又往下一瞧，只见下面有个小岛，岛上白烟袅袅。“或许是主妇在给家人烧晚饭吧？”他不由自主地想，“你们还活着，我却要去死。”

24时整，青木与他的同伴飞临美舰停泊的海域，他撒出锡箔，以干扰敌舰雷达，然后拉了拉套环，使炸弹上的推进器旋转起来，这样，炸弹保险装置便拆除了，能一触即发。

美军舰队终于发现了借助夜色掩护来袭的日机。斯普鲁恩斯下令各舰所有防空火力射击，条条火蛇在夜空中飞舞，几架特攻机中弹坠落。

已降至90米的青木盯住了斯普鲁恩斯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喊道：“俯冲！”

只见他向下推死操纵杆，带着冲绳守军的全部希望，镇定地死盯住“新墨西哥”号战列舰，垂直向美舰坠落。

旗舰上的美军呆呆地望着近在咫尺的敌机，即使开火也来不及了。“轰隆”一声，青木的自杀机撞中了舰桥，顿时浓烟烈火冲天，舰上一片尸横狼藉。

斯普鲁恩斯躲过了这场劫难，他的卧舱尽管仅与被炸毁的舱室隔着两条走廊，却毫发未损。等他的部下提心吊胆地去抢救这位海军上将时，斯普鲁恩斯却已镇定自若地指挥损管队用水管灭火了。

第十章 日寇败北

“义烈”空降突击反攻失败已够牛岛心烦。突然又传来德国人5月8日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冲绳岛上的日军心情更加沮丧，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了。

第32军司令部所在地首里原是古国京城，后来冲绳的中转贸易和海运发达以后，经济中心转移至西南海岸的港口城市那霸，使得深处内陆的首里渐渐被荒废了，只有600年前的古城墙和护城河还静静地躺在那里，告诉人们它昔日的重要与繁华。废弃的古城战前已长满郁郁葱葱的松树和槐树，青砖红瓦点缀在绿茵之间，煞是好看。然而，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战火把首里美丽的古树全部烧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几万发美军炮弹和炸弹倾泻在首里，把地面全部翻掘起来，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只有被炮弹掘起的树根，还张牙舞爪地散乱在古城内。

牛岛望着眼前这凋败的景象，十分感慨，决定撤出这座古城，收缩兵力到那霸负隅顽抗。

日军将领已无计可施，对放弃首里并未表示任何疑问，纷纷表示：“愿听司令官调遣。”

正欲准备撤退，牛岛接到战时大本营来电，告诉他将有“义烈”空降突击队奇袭敌机场，让他实施一次佯攻，迷惑美军。牛岛认为第32军已无力执行这种任务，欲回电解释，八原却让他答应下来。八原说：“司令官不相信任何侥幸能扭转战局，卑职非常赞同。但不妨利用一下统帅部派出的这个空降突击队。我军依然按兵不动，等突击队在敌后方打起来，吸引了正面敌人的注意力，我们可趁机从容撤退。如果您拒绝接应，统帅部可能会撤消这次突击作战，对我们撤退并不有利。”牛岛觉得有理，遂复电战时大本营，依计而行。在整个太平洋作战期间，德国人帮助日军组建了数个空降旅，1944年合编为1个空降师和数个独立空降团，空降师下辖3个伞降旅及运输航空兵旅，隶属于陆军。日本海军也有9个独立空降营。日军空降部队仅1.7万人，很少执行重大作战任务，这一点与美、英、苏、德等国军队不同。所以，空降兵在日军中很不受重视。“义烈”空降突击队的成立起缘于“大和”号战列舰的覆没。

“大和”号的覆没惊得日本文武百官目瞪口呆。及川军令部长哀叹：“帝国海军大舰巨炮传统优势休矣！”此话恰好被陆军参谋本部参谋奥山道郎大尉听到，奥山是送公文到海军总部的。他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听后竟道：“卑职有一良策，纵然不能杀掉全部敌人，也管教他们胆战心寒。”及川起初有些不快，一名陆军下级军官竟敢如此与堂堂海军大将对言，不仅是大不敬，而且有藐视海军之嫌，但见他言词恳切，又不好发作，便问：“你有何良策？”奥山回答：“冲绳守军最大威胁乃为敌人的航空兵，而敌之舰载机限于作战条件、慑于神风特攻攻击，不敢恣意横行，尚不足畏。所虑者，乃敌人的陆基航空兵。因为我军已丧失制空权，无力摧毁敌陆岸机场，而地面炮火又力不能及，用神风特攻机攻击，一机换一机，又不划算，以致于敌陆基航空兵大逞淫威，陡增守军大量伤亡。我欲组织一特攻伞兵队，乘轰炸机飞临敌在冲绳岛的机场，强行着陆，破坏敌之飞机与机场设施，使机场瘫痪，减轻守岛官兵当面的压力。”

及川方才的不快一扫而光，忙问：“你有把握吗？”

奥山道：“卑职是伞兵出身，愿带特攻伞兵队为国效命！”

及川大喜道：“忠心可嘉，你可从海军伞兵营挑选队员，参谋本部方面我去解释。”

就这样，奥山挑选了120名伞兵，组成了“义烈”空降兵特攻队，分成5个排和1个指挥班，略加训练，搭乘12架轰炸机向冲绳飞去。

5月24日8时许，为配合这次空降兵特攻，日军向美军读谷、嘉手纳两机场实施“菊水七号”特攻作战。两个半小时后，除4架轰炸机因故障被迫返航或迫降外，搭载空降突击队的8架轰炸机分别在读谷和嘉手纳机场着陆。飞机尚未停稳，奥山就率突击队跳下飞机，向机场上的美军飞机、油库、营房投掷手榴弹和燃烧弹，炸毁美机32架，烧毁了7万加仑的航空汽油，打死打伤数百余美军。

美军未料到日军有如此战法。斯普鲁恩斯闻报大惊，下了他在冲绳战役中最后一道命令，让巴克纳尔不借一切代价夺回机场，消灭日军突击队。两天后，外号“公牛”的猛将哈尔西海军上将奉尼米兹之命接替斯普鲁恩斯担任冲绳作战总指挥。

巴克纳尔不知敌人兵力大小，急忙从前线抽调一个师的兵力向两个机场进攻。一天后，美军全部歼灭了“义烈”空降突击队，打死79名日军，没有抓到一个俘虏或伤兵。

当巴克纳尔得知日军的79人竟牵制调动了他的一个师，又急又气，急令该师返回前线，压缩首里包围圈，歼灭牛岛残部。

可是，牛岛却趁机夺路冲出了包围。

5月24日夜，天降大雨，牛岛下令全军弃城后撤。倾盆大雨掩护了撤退，但也增加了后撤的困难，特别对那些伤兵来说尤为如此。伤兵撤离火线以来，既没有药，也缺吃少喝，那些仍能站立的伤兵在不久前还是师范学校学生的女护士的照料下，三三两两地在黑暗中相互牵拉着绳子摸索前进。

美军很快发现了敌军意图。5月27日，巴克纳尔命令全军：“有迹象表明敌军要撤至新防线，可能对威胁其侧翼的我军发动反攻，要立刻给敌人施加强大压力，弄清其意图，使他们进退不得。决不容许敌人轻易建立起新的防线。”

前线美军立即用炮火封锁道路和交叉路口，并派出侦察战斗部队插入整个首里防线。但是，掩护撤退的敌人炮火猛烈，使侦察部队误认为敌人是在顽强坚守，而不是后撤。直到5月29日，海军陆战第1师攻入首里城郊，美军才知道敌人确实已弃城而逃。

5月31日，美军从两个方向小心翼翼地开进古都首里。这座古城在炮火袭击下已成为一片瓦砾，1万名民工用8年时间构筑的各种建筑物和工事已荡然无存，大块大块的城墙像孩子们玩的积木东倒西歪，只有两个被炮火打坏的铜钟还能认出来。乱石底下还在冒烟，数以百计的平民和他们的用品被埋在底下，空气中弥漫着夹杂腐烂尸臭味的刺鼻的浓烟。

牛岛带着大部人马逃脱，并在首里城正南9英里处的一个悬崖旁边的山洞内设立了新司令部，但却给冲绳人带来巨大灾难。当地的老百姓惊慌失措，成群结队地跟在牛岛部队后面南逃，被美军炮弹炸得尸横遍野，成千上万的尸体留在泥泞的道路上。

鲜血四溅

巴克纳尔十分高兴未遇抵抗就占领了首里城，他认为冲绳战役已进入尾声，这倒不是说没仗可打，而是日军已无法再建立起一条像首里这样的新防线。

然而，后撤到冲绳南端喜屋武半岛的日军找到了一个天然屏障，它是座珊瑚山，由八重濑岳和与座岳重合而成。它犹如一堵大墙，横切冲绳南端大部分地区。牛岛虽知败局已定，却要在这里进行最后抵抗。

6月1日，厚厚的云层像毯子一样覆盖在喜屋武半岛，雨仍下个不停，美军在齐脚踝深的泥泞中步履艰难地从东西两面向半岛缓慢地前进。东面，是知念半岛，没有重兵防守；西面，是小禄半岛，由海军冲绳基地司令大田实海军少将率2000名官兵防守。

6月5日，雨终于停了，但地未干，泥沼帮助牛岛迟滞了美军的进攻。直到6月10日，美步兵第96师才对八重濑岳发起猛烈进攻。

进攻猛烈，抵抗亦顽强而残酷。“铁血勤皇队”队长山城宏中佐让他的队员身上绑上炸药，冒着弹雨，钻到美军坦克底盘下引爆。许多美军坦克都是被这些十三四岁的“活地雷”炸毁的。

美军简直被日本人这种残忍凶猛的自杀行为惊呆了，他们实在难以相信在这个星球还有如此狂妄、古怪、偏执、残暴的民族。6月13日夜，美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占领了这道天然屏障，战斗转为逐洞战。

日军第27联队联队长金山均大佐率部百余名官兵被堵在山洞内，几次突围均被美军火焰喷射器烧得焦头烂额。绝望中，他用汽油烧毁军旗，对部下喊道：“过去的3个月中，诸位经历了千辛万苦，打得十分出色，我深表感谢。我现在宣布部队解散，你们可自谋出路，想回本土的可以试试，我是要死在这里的，你们不应该分担我的责任。”

他的部下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反对自谋出路。金山抽出匕首，凝视部下，再次告诫他们不要“仿效”他。然后一声不响地把腹部切开，鲜血立即喷出来。他的副官佐藤治郎大尉举起战刀，猛地一砍，金山便身首异地。之后，佐藤喊一声“天皇陛下万岁！”

随即扣动扳机自杀。

小禄半岛的日军与美海军陆战队展开殊死战斗。太田实虽顽固坚守，终不支美军强大攻势，节节退至一山洞。这里是他的野战医院，洞内躺着300名重伤员。他担心美军追杀到此，用火焰喷射器烧死这些人，遂命令军医官给所有不能行走的重伤员注射毒药，让他们迅速而没有痛苦地死去。太田实随即自杀身亡。

巴克纳尔从来没有如此兴奋，他的部队正在用手榴弹、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逐洞追逐藏匿于其中的敌人，这简直是一场狩猎！许多日本官兵被炸药和火焰喷射器封死在里面，痛苦地死去。他们希冀藏身的洞穴，成了他们最后的墓穴。

6月18日，巴克纳尔在海军陆战第1师第7团团团长奥勃莱恩海军上校的陪同下视察战场，按照原作战方案，捣毁日军巢穴的任务将由陆战第1师完成。

大自然是不死的。尽管战争已把冲绳毁得面目全非，但是那千姿百态的峰峦，秀丽的丘陵、清澈的溪流、中国式牌坊与古墓、日本式房屋、佛教浮屠仍依稀可见，显示出奇丽的美。这令久在北极圈内的阿拉斯加服役的巴克纳尔赞叹不已。阿拉斯加除了白色冰雪以外，没有其他色调。在那里，狗和

爱斯基摩人是生活的全部内容。

巴克纳尔饶有兴致地饱览冲绳岛的美色，在奥勃莱恩的伴随下，来到 7 团，视察他们进入阵地的情况。7 团阵地设在真荣里，是片石灰岩丘陵地带，低山透迤，各种奇峰异石，重重叠叠，有的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少妇，有的像老人，有的像猿猴，有的像老虎，有的错落成桥，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了他的去路。

这位陆军中将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沉迷，仔细端详着每一座山峰。忽然，他看见不远处一座很像狗头的山峰腰间有一山洞，周围的杂草几乎把它淹没。他拉丁一下奥勃莱恩说道：“那个山洞是否有敌人？”

话音未落，那个洞口火光一闪，接踵而来的一声炮响，把一发 75 毫米山炮弹送了过来。炮弹正巧落在巴克纳尔的身后，把石灰岩炸得碎石乱飞，一片山石一下子就打断了他的脊椎，巴克纳尔顿时瘫在地上，10 分钟后就咽了气。

奥勃莱恩觉得有一块极锋利的东西飞进胸膛，眼前一黑，便扑倒在岩石上，再也没醒过来。

巴克纳尔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他的死震惊了胜利在望的美军，也激起了美国人对日本兵的更大仇视。第 7 团工兵很快用炸药封闭了那个洞口，步兵冲进去后，杀死了洞内全部日兵，缴获了那门独炮。

巴克纳尔战死后，海军陆战队第 3 军军长盖格接替了第 10 集团军司令一职。在美军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指挥过这么多的陆军部队。

盖格就任后，重新划分了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战线，严令两个军种向残敌发起总攻。

冲绳之战进入了高潮，日军的末日终于到了！

牛岛司令部的山洞阴湿、幽秘，充满了恐怖与绝望。暴躁的长勇被心脏病折磨得失去了凶威，静躺在行军床上，痛苦地听着洞外日益临近的枪炮声。

牛岛身上的军装潮乎乎地贴在身上。洞内混杂着烧糊的胶皮味和木炭烟味，他觉得很难受，走到洞外晒晒太阳。

“司令官，快到洞内去吧，前面两个高地已经失守，我要组织洞口防御。”浑身沾满血迹的八原从上面退了下来。

牛岛长叹一声，退进洞，打开衣箱，换上崭新的礼服，将戎马一生荣获的 8 枚勋章缀在左胸前，其中一枚金鸢勋章是日本军人的最高荣誉。

长勇见状，吃力地抬起身问道：“司令官莫非殉国？”

牛岛点点头道：“势穷力尽，何颜生还？”

长勇泣道：“卑职愿随长官同赴国难。”

牛岛唤来八原道：“君可设法冲杀出去，逃回本上，不必与我一同成仁。冲绳作战证明你的战术思想是对的，将来本土防御用得着，切记！”

然后，他向全军将士发出明码电报，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由于全军将士 3 个月的奋勇战斗，我军任务业已完成……但是，目前我军刀折矢尽，全军危在旦夕，部队间通讯联络全部断绝，军司令部已无法指挥。今后在局部地区的部队和幸存士兵应各自为战，到最后时刻希发扬敢斗精神和永生之大义。”

电报发完后，他下令解散陆军医院，命令部队向北突围，深入敌后与敌

展开游击战。但为时已晚，美军用喷火器封死了所有日军藏匿的洞穴，许多日军被烧死在洞口。

牛岛呷了一口酒，拔出战刀剖腹自尽。

牛岛等人自杀后，岛上日军溃不成军。同一天，设在嘉手纳机场附近的美军第 10 集团军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盖格宣布，日军在冲绳有组织的抵抗已不存在，美军占领了冲绳。接着，军乐队奏美国国歌，星条旗徐徐升起。

7 月 2 日，冲绳战役正式宣告结束。在整整 3 个月中，美军战死 6990 人（其中包括一位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第一个死在疆场上的陆军中将），近 3 万人受伤、损失飞机 880 架、战舰 35 艘，此外有 299 艘舰船受重创。日军损失 11.7 万名官兵、3800 架飞机。此外还有 7.5 万名平民死于战火。日本人终于输掉了在其本土之外打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战役。

第四部 檣櫓蔽天——诺曼底登陆战

崔长崎 马骏 著

主要人物表

罗斯福 美国总统

丘吉尔 英国首相

艾森豪威尔 盟军最高统帅美国陆军上将

马歇尔 美国陆军参谋长上将

蒙哥马利 盟军地面部队司令英国陆军中将

摩根诺曼底 登陆作战计划制定者英国陆军中将

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

龙德施泰特 德军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

隆美尔 德军西线“B”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

引子

1943年12月初，古老的北非名城开罗阳光和煦，成百上千座清真寺尖塔似满天星斗，晶莹耀目，倒映在明镜般的尼罗河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

在郊外一座神秘的别墅中，69岁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61岁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正热烈而坦率地交谈着、争论着、协商着……

他们刚刚参加了决定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命运的德黑兰会议。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这三位大国首脑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着这场战争的前景。经过激烈的争论，他们终于决定在次年夏季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是斯大林自苏德战争爆发后就提出的要求，现在终于实现了。

罗斯福和丘吉尔从德黑兰返回开罗后，立即讨论由谁来指挥这场伟大的战役。

丘吉尔原打算让英国人指挥登陆西欧的战役。他认为，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自从本世纪以来丢掉的荣誉太多了，他要抓住这个机会重振大不列颠帝国的雄风。

但是，罗斯福的想法却截然不同。这场战争虽然尚未结束，但希特勒的失败已成定局。美利坚合众国将在战后主宰世界事务，这场战争交响乐的最后一章，当然应由美国人执棒指挥。

最后，罗斯福这位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终于以他的雄辩口才说服了颇具贵族风度的丘吉尔，让美国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霸王”行动的最高统帅。

第一章 艾克接掌指挥权

“福将”的不安

1944年1月15日午夜时分，茫茫夜幕笼罩着伦敦。

一列军甲列车喘着粗气在距普瑞罗斯山不远的一条运煤专线上停下来，车门打开，走下肩章上缀有3颗将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站台上静悄悄的，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一切都非常简单，几位军人迎接的似乎不是一个将指挥史无前例的登陆战役的最高统帅，而是一名从美国国内休假归来的军官。

一辆军用吉普车把这位最高司令官送往他要下榻的梅弗尔市海斯·洛奇镇。

艾森豪威尔毫无倦意，头脑中还想着这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

30多天前，也就是圣诞节前不久，身为地中海盟军司令的艾森豪威尔突然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一封急电：

鉴于即将任命一名英国军官继任你的地中海战区总司令职务，请就编入这位新司令指挥下的盟国军队中美军的行政管理、纪律、训练和补给方面的最佳安排方案，在华盛顿简要地向我提出你的建议。

艾森豪威尔接到这份措辞隐晦的电报有些莫名其妙。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份电报是使他在美国历史上独领风骚的前奏。相反却为将离开他那屡战屡胜、具有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丰富经验的地中海战区司令部而沮丧。好在他又接到罗斯福总统来地中海战区视察的电报。艾森豪威尔打算找个机会寻问一下他未来的前程。他最担心的就是让他退役，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搭起的指挥班子中，并不是出类拔萃，巴顿、麦克阿瑟、布莱德雷远比他具有指挥天才。在这次大战爆发前，他的军官生涯简直没有任何能使人们激动的经历。

他出身贫寒，直到21岁才进入西点军校读书，而上军校，这是当时穷人家子弟唯一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班里，他年龄最大，但成绩却平平，一直在淘汰分数线上一点晃动。命运之神似乎要多磨炼他一下，在一次足球比赛中，他的膝部受重伤，这不仅结束了艾森豪威尔当职业球员的梦想，而且几乎使他退出现役。

毕业后，他没能像那些优秀的毕业生一样，到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锻炼，而被分配到第19步兵团任少尉排长。此后，他又担任过设在佐治亚州奥格尔索堡的军官训练营的教官，组建过第652兵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艾森豪威尔调动频繁，却又平淡无奇：1922年，他在步兵坦克学校任教官；同年，在巴拿马运河区任参谋；1924年，任第3军防御地域司令部文娱军官；1925年，往新兵证召军官；同年，进入指挥参谋学校学习；1927年，任华盛顿美国战斗纪念碑委员会工作人员；1928年，进入陆军大学学习；1929年，调任陆军部长助理办公室助理主任参谋；从1933年起，他跟随麦克阿瑟将军，据说深得这位陆军参谋长的器重，但职务并未获得多高的晋升。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不顾麦克阿瑟的挽留，从菲律宾回国，任第15步兵团团长。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马歇尔看中了艾森豪威尔长期而丰富的参谋业务经历，调他到陆军部作战计划处。从此，艾森豪威尔开始在陆

军中崭露头角，平步青云。

1942年3月，他遵照马歇尔将军的指示，拟定了美军第一个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战略计划，即把大量美军集中在英国，待取得对欧洲大陆的空中优势后，从不列颠群岛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欧洲大陆。

马歇尔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派艾森豪威尔去欧洲考察。他到欧洲考察了10天，回国向马歇尔报告了视察情况。他说：“欧洲作战将是联盟战争，担任这场战争的统帅应该充分了解美国政府的各项计划，善于同我们的盟友打交道，并且对陆海空三军和战斗支援等有实际知识。”

马歇尔立刻问道：“你认为谁担任这个职务合适？”

艾森豪威尔提了几个人选，马歇尔都笑笑，没有发表意见。他万万没想到这位陆军参谋长已瞩目他出任此职。

是年6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拟定的《给欧洲战区指挥将领的指令》呈送给马歇尔，提醒道：“这是有关欧洲战区美军各兵种的统一指挥的文件，发出前请您务必详加阅读。”他担心马歇尔忽视这份文件的重要性。

马歇尔的回答使艾森豪威尔大出意外。马歇尔道：“我当然要阅读的，你也许是执行自己拟定的文件的人。如果是这样，你认为如何？”

艾森豪威尔很吃惊。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

我常常觉得奇怪，是什么促使他作出这个特殊的，显然是突然的决定？马歇尔将军是从不随便说话的，当然我也很了解，这个决定只有我才感到突然，他早已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了。从参谋工作转到指挥岗位，这是一个军人所欢迎的；

但这个职务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以致我忘却了任何高兴的想法，这个职务又是如此的紧要，我必须全力以赴地对待它。

就这样，艾森豪威尔的军事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6月25日，他被任命为欧洲战区美军司令，走马上任了。

他是一名福将。他那随遇而安、善于合作的性格使倔强的英国人十分欢迎他。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他是最理想的军人外交官，能够指挥两国军队，对任何一方都不会偏心。这个结论还得益于艾森豪威尔的一句幽默的名言。当时，美英两军将领曾互相骂对方是王八蛋。但艾森豪威尔却说：“把谁叫做王八蛋都没有关系，但绝不准说某人是美国王八蛋或者是英国王八蛋！”

11月，他指挥了盟军在北非的登陆行动，同月，成为驻北非的盟军总司令。次年初，他调任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先后指挥了突尼斯、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作战行动。

但是，这位性格开朗、热情，讲话通俗易懂而又富有特点的“福将”，随着职位的晋升，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招来了嫉恨。国内有人开始怀疑他的指挥能力，特别是抓住他在地中海战区作战指挥上的一些失误而大加指责，使艾森豪威尔有些被动。

这次马歇尔电召他卸任回国，是否同对他的非议有关，艾森豪威尔心里实在没底。想到这些，他愈发渴望早些见到罗斯福。

“黑马”夺帅印

艾森豪威尔的思绪又转到与罗斯福会见的情景上。

12月7日，他匆匆赶到突尼斯机场。下午3时，总统的“圣牛”号座机平稳地滑上跑道，慢慢停在欢迎他的人群前面。一条红地毯恰好伸向飞机舱门处。

舱门打开，总统的轮椅被人抬下，艾森豪威尔迎上前，热情问候，然后把总统引进正在等候的小汽车里，驶往海边别墅下榻。

车上，艾森豪威尔试探性地问道：“总统先生，我已接到马歇尔将军的指令，准备回国述职。不知您有什么意见？”

罗斯福会心地一笑，吸了一口烟，所答非所问地说道：“艾克（艾森豪威尔的爱称），你这里的阳光真是明媚，景色宜人，大概在国内是享受不到如此美景的，不是吗？”

艾克附和地点点头，说道：“这是战争给我带来的幸运，战前，我从未到过这里。”

罗斯福漫不经心地又问：“你听说过没有，丘吉尔夫人克莱曼蒂娜与苏联统帅斯大林的私交很好？”

艾克很少关心他人的闲事，他有些困惑，不知道总统为何提出这个问题。

罗斯福又笑了。他说道：“克莱曼蒂娜夫人深得斯大林的好感。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人的飞机蝗虫般地遮蔽了俄国辽阔的天空，德国军队潮水般地越过俄国东部大平原，直逼莫断科。克莱曼蒂娜夫人十分同情俄国人的遭遇。她写信给俄国妇女：‘男人们正在前线打仗，这意味着你们每个人都得准备接受难以避免的牺牲。我向你们保证：最大的援助和支持将来自英国的妇女们，为了击败法西斯强盗，我们要陆续给你们送去更多的战争物资，直至我们的亲人们的宝贵生命！’”

罗斯福兴致很高，他让艾克叫车绕海滨公路跑跑，看看突尼斯旖旎的风光。海水，湛蓝湛蓝；沙滩，暂白耀眼。

总统接着说道：“克莱曼蒂娜夫人说到做到，她在首相和外交大臣艾登的支持下，决定按自愿捐赠的办法筹集援苏医药基金。她在唐宁街10号建立起自己的办公室，先后筹集了800万英镑，其中大部分是工人、村民从每周工资中节省下来的捐款。克莱曼蒂娜夫人的努力博得了俄国人的赞赏，斯大林称她是俄国人真正的朋友，并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俄国。要知道，斯大林很少邀请别人，更少感谢别人。不过，促使斯大林对克莱曼蒂娜持赞颂态度的真正原因却不仅是这些。”

艾森豪威尔有些奇怪，一个女人还能做出什么会引起斯大林这样的铁腕人物的感激之情的事？“这就是克莱曼蒂娜夫人在第二战场开辟问题上的态度，而这正是斯大林所一直渴望的、丘吉尔始终回避的问题。”罗斯福望了一眼车窗外的景色，接着说道：“克莱曼蒂娜夫人多次把接到的俄国妇女给她写的要求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信念给丘吉尔听，然后问她丈夫：‘告诉我，能不能立即满足这些母亲、妻子的愿望，在法国开辟一个战场，减轻敌人施加给俄国的压力？’而丘吉尔却总是无奈地摇摇头：‘我办不到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开辟第二战场！我也不能冒着把英吉利海峡变成一片火海的危险去登陆。我只能让空军在法国北部执行挑衅性飞行任务，将德国空军诱离苏联上空。为这个计划也要准备牺牲上千名飞行员和损失上千架飞机！’但是，克莱曼蒂娜夫人和她的丈夫一样倔强，继续奔走呼吁开辟第二战场，而这正是斯大林所希望的。毫无疑问，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已成为我们能否与俄国人保持联盟的焦点，斯大林把这个问题作为衡量是否是他的真正朋

友的试金石。克莱曼蒂娜夫人这样做了，才赢得了斯大林的承认与肯定。”

艾森豪威尔这才听出点眉目来，原来罗斯福是在借题发挥，阐释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这场联盟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德黑兰会议不是已经确定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间了吗？”他问道。

罗斯福点了点头，说道：“经过长达两年多的阵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终于呱呱坠地了。这是一次关键的大战，不仅是我们与英国人的事情，而且还关系到我们与俄国人的关系。斯大林特别注重这个战役，对于他说来，这关系到东线俄国战场的进展，他曾多次问过我将由谁担任这次行动的统帅，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霸王”行动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心中一动，联想起自己的心事，他想听听总统的打算。

“我没有告诉他，只是说这个问题还没决定，尽管我知道这位俄国铁腕人物会不高兴”说到这里，罗斯福话锋一转，颇有兴致地谈论起地中海型气候来，似乎根本没注意艾森豪威尔的心情。

艾克有些失望，但不便再深问，只得附合总统的话题，谈天谈地。

到了庄地，罗斯福先洗了个澡，然后稍事休息。晚上，艾森豪威尔为总统举行了宴会。

宴会前，罗斯福在客厅里眺望着突尼斯湾碧波荡漾的海水。艾森豪威尔默默地坐在旁边，不知如何开口探问自己的事。

“艾克，你对干燥温热的地中海气候习惯了吧？”罗斯福突然发问。

“军人的特点就是适应环境性强。”艾森豪威尔回答得十分得体。

“如果让你到‘雾都’履行一段时间军人的职责，大概你不会反对吧？”罗斯福有些浮肿的脸带着笑意，但语气却十分认真。

艾森豪威尔的呼吸一下急促起来，“‘霸王’行动的统帅部将设在‘雾都’，难道让我去伦敦指挥这次世人瞩目的作战行动？！不，绝不可能，比我优秀的美国军人多得是，轮不到我当‘霸王’的头，至多是一个小角色，去当个集团军司令而已”。他的脑袋飞快地想着，心里却缺少自信。

不能说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全无道理。罗斯福说服丘吉尔同意由美国人指挥‘霸王’行动后，就陷入了由哪一名美军将领执掌帅印的沉思。他首先想到了马歇尔。自战争爆发以后，这位五星上将既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指挥数百万美军协同盟军在全世界辽阔的战场同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战，又有高超的政治艺术，协助罗斯福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陪同总统同斯大林，丘吉尔等个性倔强、处事机敏、最难周旋的人打交道，在俄国人和英国人中有很高的声望。罗斯福考虑：如果让马歇尔领帅印，俄国人和英国人都会满意，而且他还会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完全贯彻下去。在作战指挥上，马歇尔也不会因为身居伦敦总部要同英国人经常保持密切联系，而对丘吉尔及英国将领的奉承和劝诱作出让步。因此，罗斯福认为马歇尔是担任“霸王”行动统帅的最佳人选。

当然，在总统的笔记本内也有艾森豪威尔的名字。自战争爆发以来，艾森豪威尔在欧洲、地中海战区的指挥作战中，确实表现出作为一名伟大军人的才干。但是，问题在于“霸王”行动不仅仅是纯军事领域的事情，还涉及到政治领域，罗斯福还不能肯定艾森豪威尔是否具备行使这一最高职位应具有的政治家的素质。

就这样，“霸王”行动的最高统帅非马歇尔莫属似乎已成定局。但是，马歇尔走后，由谁来填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空缺，却在美国军界掀起一股风波。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欧内斯特·金反对道：“我们已经在华盛顿有了一个取胜的联合班子，为什么要把它拆散？”

空军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亨利·阿诺德中将说道：“除马歇尔将军外，美军中再没有人具备对陆、海、空及后方勤务的渊博知识，以及公正评判和驾驭一个战区同另一个战区，一个盟国同另一个盟国之间，或一个兵种同另一个兵种之间的关系的的能力，而这些正是赢得这场全球大战所需要的。”

反对的呼声愈来愈高，连美军第一位五星上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的约翰·潘兴也在家中写信给罗斯福，表示他“深信建议调换马歇尔将军一事将成为我们军事政策上的根本性和极为严重的错误。”

罗斯福有些为难了。虽然他仍认为马歇尔是“霸王”行动最合适的统帅，也愿意自己这位得力的助手通过指挥这次决定整个战争全局的作战行动名垂青史，成为大名鼎鼎的军人，但是，他又不能不承认军界提出的上述异议的合理性。

最后，他决定征求马歇尔本人的意见，如果马歇尔提出担任“霸王”行动最高统帅的请求，他就同意，但条件是必须推荐一个像马歇尔本人那样能够胜任指挥美军整个军事行动的人选。

按马歇尔的本意，他十分想指挥“霸王”行动，他知道这将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两栖作战，任何一名居此统帅地位的军人，会因此而永载史册。但是，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品质修养，从来不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影响，索取个人私利。他是美军决策圈中提出登陆西欧大陆第一人，为此目标，他一直在进行不息的奋斗，倘若总统下令，他会毫不犹豫地承担此任。然而，他却不想自己开口要求去干这件事。他不愿自己的言行影响总统的决定。因此，他在罗斯福下榻的开罗梅纳饭店对总统说：“我希望您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最合您心意的方式作出决定。您怎么决定都行，千万不要考虑我的个人情绪，不管您让我干什么，我都会愉快地接受。”

马歇尔的表情十分平静，但是内心却很矛盾。

罗斯福从心里敬佩马歇尔这种不争名利的品质，他脱口说道：“你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要是把你调离华盛顿，我想我是连觉都睡不安稳的。”

就这样，罗斯福拿起铅笔在艾森豪威尔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大圈——决定了“霸王”行动最高统帅的人选。

艾森豪威尔很快就知道了这个过程。

罗斯福吸了一口烟，严肃他说道：“艾克，你准备一下，马上到伦敦去，指挥‘霸王’作战行动。这个任务原打算交给马歇尔将军，但是，军界有人提出了善意而正确的异议，他不能离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正是因为有了马歇尔将军坐镇参谋长联席会议，我才能对这个机构作出的决定始终持有极大的信任。因此，我决定让你代替马歇尔，担任‘霸王’行动的最高指挥官，相信你能胜任这一职务。”

艾森豪威尔听后，高兴极了！这是每一名美军高级将领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却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几乎流出了热泪，激动他说道：“总统先生，我知道这项任命牵涉到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希望我不会使您失望的！”

“祝你交好运，这个决定很快就正式公布了。”罗斯福说。

当天晚宴后，艾森豪威尔接到马歇尔发来的一封电报，上面写道：

亲爱的艾森豪威尔：

我想你也许乐意把这个便条当作一件纪念物。这个便条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晤结束时十分匆忙地写成的，总统随即签了字。

乔治·马歇尔

1943年12月7日

艾森豪威尔拿起便条，只见上面写着短短一行字：

总统致斯大林元帅：

已经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

罗斯福

艾森豪威尔失眠了。高兴之余，他想到了任务的沉重。总统在车上讲的丘吉尔夫人与斯大林的关系的故事，决非茶余饭后的闲谈，而是表明“霸王”行动在所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领导人心中的分量。

第二章 骁将云集伦敦城

最高指令

“司令官阁下，到了！”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副官哈里·布彻海军中校在一旁轻轻提醒，打断了他的沉思。

这次来伦敦，他把自己在北非及地中海战区司令部办公室的所有成员都带来了。其中有：私人副官哈里·布彻海军中校、欧内斯特·李上尉；私人秘书南纳·雷、马格丽特·奇克、休·萨拉菲安；司机凯·萨默斯比、伦纳德·德赖士官、皮尔里·哈格里夫斯士官等人。

一位英国军官从黑暗中钻出，打开车门，敬礼后说道：“请将军下车，这里是盟军最高司令部。”

艾森豪威尔迈步下了车，环顾四周，一片黑暗，看不清这是座什么样的建筑，因为为防备敌机主袭，整个英伦三岛正实行灯火管制。

房间里暖烘烘的，壁炉内火苗闪闪，与外面寒冷的天气真是天壤之别。

吃罢夜宵，艾森豪威尔走到他的办公桌边坐下。案头堆着小山般高的文件，他没来伦敦前，设在这里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已如一架机器开始运转了。

他从文件堆中取出一份文件，秘书们早已按内容的轻重次序把文件排列整齐。

这份文件是盟国联合参谋部发来的命令。盟国联合参谋部是1941年12月末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决定成立的一个美英两国赖以对战争实施高级控制的常设机构。它的任务是在有关国家首脑的领导下制定和执行与战争的战略指导、弹药分配、广泛的作战物资需求与运输需求有关的政策和计划。因此，战争期间，盟国联合参谋部参加了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举行的所有会议：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代号为“象征”）；1943年5月的华盛顿会议（代号为“三叉戟”）；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代号为“象限仪”）；1943年11月至12月的开罗会议（代号为“六分仪”）；德黑兰会议（代号为“尤里卡”）；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代号为“八边形”）；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代号为“亚尔古英雄”）以及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代号为“终点”）。盟国联合参谋部成员由美英两国统帅部高级成员组成。美国方面的代表有：总统私人参谋长威廉·莱希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上将、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陆军航空队司令官亨利·阿诺德中将（后晋升为上将）。英国方面的代表有：帝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陆军元帅、海军部第一次官达德利·庞德海军元帅（后来由安德鲁·坎宁汉海军元帅接替）和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空军上将。由于盟国参谋长会议的决定通常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国联合参谋部共同制定的，因此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有的美英军队必须执行。

盟国联合参谋部在这份指令中向艾森豪威尔宣布：

第一，兹任命你为盟军最高司令，负责指挥为了从德国人的手中解放欧洲而调拨给你的盟军的作战行动。你的头衔将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

第二，任务。你们必须进入欧洲大陆，并与其他联合国家配合实施进攻德国心脏地带和摧毁其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进入欧洲大陆的日期是在1944年5月。在夺取足够的海峡港口之后要扩大战果，夺取有利于对敌实施地面

和空中作战行动的地区。

艾森豪威尔看完，非常满意。他的高兴并不在于盟国联合参谋部正式宣布他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因为他知道这是早晚的事情，罗斯福在圣诞节前夜的演说中，就公开宣布了将调艾森豪威尔去指挥“霸王”行动，其中提到的头衔就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他的随从很兴奋，觉得这个头衔很气派。布彻海军中校甚至说他在下周或以后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就是设计一种印有这个崇高头衔的信笺。

促使艾森豪威尔兴奋的根本原因是这份指令的措辞极为笼统，这预示着他可以十分自由地行使指挥权和制定对德作战行动的细节，从而名符其实地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盟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将军、是否该就寝休息？天已经破晓了。”勤务兵迈克尔·麦基奥推门进来，悄声提醒道。麦基奥是爱尔兰后裔，跟随艾森豪威尔已经两年了，很受长官的信任。

艾森豪威尔正在兴头上，毫无倦意。他摆摆手，吩咐道：“去烧杯咖啡，我不想睡。”

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办。戏台搭起来了，唱戏的角儿怎样，直接关系到演出质量。此刻，他开始斟酌他的作战班子的人选。

艾克的作战班子

盟国远征军的指挥系统编成是1943年9月确定的，包括：最高司令、最高副司令、正副参谋长、联合参谋部、盟国远征军海军总司令（下辖美国海军、英国海军）、盟国远征军空军总司令（下辖美国战术空军、英国战术空军）、美国集团军司令、英国集团军司令。

根据盟国联合参谋部的指令，盟国远征军最高副司令将由英国人出任。艾森豪威尔马上想到了他的老朋友、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特德生于1890年，1913年参加英国陆军，1916年调到皇家陆军航空队，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航空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在皇家空军，任皇家空军远东司令部司令，1941年任皇家空军中东司令部司令，1943年任地中海战区盟国空军总司令，直接在艾森豪威尔的统帅下指挥驻中东的皇家空军、驻马耳他的皇家空军和驻西北非的美英空军，深受美国和英国空军人员的尊敬。因此，艾森豪威尔有意让特德担任自己的副手。

艾森豪威尔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盟国联合参谋部通知他，特德已被任命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副司令。

艾森豪威尔挑选了瓦尔特·史密斯中将担任自己的参谋长。史密斯生于1895年，15岁时即从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菲律宾美军中服役。1942年2月，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及盟国联合参谋部美方秘书，领准将军衔。不久，调往地中海战区任盟军参谋长。史密斯性格冷酷，强硬粗暴，树敌很多，而且害怕上战场。一次，巴顿发现史密斯瑟缩在一条壕沟里，感到奇怪，近前一问，才知是躲避炮火。巴顿非常生气，因为刚才开炮的是美军炮兵，而不是德国人。一名高级将领畏敌炮火到如此地步，怎么能指挥官兵英勇作战。他把此事报告给艾森豪威尔，可是，艾森豪威尔却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史密斯上前线不行，但是却是一个称职的“管家”和“打手”，他可以毫不讲情面地把一个不胜任工作的老朋友解职，而这正

是艾森豪威尔所需要的。因此，他认为史密斯是一位很理想的参谋长，盟国远征军司令部参谋长一职非他莫属。

艾森豪威尔选了3位将军充任副参谋长。第一副参谋长是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爵士。他是英国军官，1942年10月任皇家陆军第1军军长，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受领了准备在地中海西部实施辅助登陆以加强最初登陆或阻止德军挺进西班牙的任务。1943年春天，他担任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负责制定进攻西北欧的作战计划。本来，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职务应由他来担任，但是艾森豪威尔却坚持让史密斯当参谋长，而让摩根当史密斯的副手。有些人原以为摩根不会接受副参谋长一职，不料，摩根却愉快他说：“我并不在乎职位高低，只求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艾森豪威尔听了很是感动，后来他对摩根非常信任，在史密斯不在时，让摩根代行参谋长的职责。摩根果然恪尽职守，于得很出色。战后，素以冷漠著称的史密斯称赞摩根是一位真正的知己，“一位我决不会心甘情愿放走的人”。

第二副参谋长也是英国军人，名叫汉弗莱·盖尔，中将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盖尔任陆军部运输补给处副处长，两个月后，调任皇家第3军补给处处长，并前往法国。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他在苏格兰军区负责行政管理，此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一工作领域。1942年8月，调往地中海战区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副参谋长，主管行政事务，这次，艾森豪威尔又提名他担任自己的副参谋长。布鲁克元帅曾反对把盖尔调往盟国远征军司令部，艾森豪威尔却说：“如果没有盖尔从行政上给予协助，我是不愿意承担另一个大型盟军司令部的工作的。盖尔将军具有他人所无法替代的那种能够精明老练地处理英美军队补给事务的素质，而且他对美军的补给系统几乎像对英军补给系统一样熟悉。盟国未来的事业不能没有他。”

詹姆斯·罗布空军中将是艾森豪威尔选定的第三副参谋长，这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先后担任过轰炸机、战斗机大队主官，精通空军作战理论。1942年，他担任联合作战司令部副司令，不久，调往地中海战区任艾森豪威尔的空军顾问，后来，又担任西北非盟国空军副司令。这次艾森豪威尔把他调往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担任主管空军的副参谋长，负责协调有关空军活动的一切通信和计划工作。

被艾森豪威尔称赞为“勇敢机智”的英国皇家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担任了盟国远征军的海军总司令。拉姆齐是皇家海军的杰出将领，生于1883年，15岁就加入海军，一直到1938年退出现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召重新恢复现役，担任多佛尔海军部队司令官，并在这一岗位上成功地组织了英国海军在敦刻尔克的撤退行动，从而声名大震。后来，他参与制定了“火炬”行动计划，担任过地中海战区英国特混舰队司令官，与艾森豪威尔交情较好。最初，海军总司令一职的人选不是拉姆齐。1943年5月，英国海军部根据皇家海军将为“霸王”行动提供大部分舰只的假设，指示驻朴茨茅斯海军部队司令官查尔斯·利特尔海军上将着手制定海军横渡海峡作战的计划，并命令他将其参谋部扩大到足以帮助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部工作的程度。同年8月，盟国联合参谋部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正式任命利特尔为“霸王”行动的盟国海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上任后，觉得对利特尔不熟悉，遂建议丘吉尔重新考虑换一个人。丘吉尔说：“将军对皇家海军熟悉，不妨提出你的意见。”艾森豪威尔遂提名拉姆齐，并获得盟友的批准。

拉姆齐直接指挥两个特混舰队，一个是原美国海军情报部部长艾伦·柯

克海军少将指挥的西部特混舰队，另一个是英国皇家海军少将菲利普·维安指挥的东部特混舰队。

特拉福特·利-马洛里空军上将被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空军元帅推荐给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国远征军空军总司令。利-马洛里生于1892年，飞行员出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荣获过皇家空军优异飞行勋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担任过第12、第11歼击航空兵群司令，在著名的不列颠空战中曾立下卓著战功。1942年，调任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1943年末，他被波特尔元帅提名担任了盟国远征军空军总司令，成为艾森豪威尔作战班子中唯一没有同艾森豪威尔共过事的成员。

利-马洛里将指挥战术空军部队支援“霸王”作战行动，他手下有两支战术空军，一支是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指挥的美军第9航空队，另一支是科宁安空军中将指挥的英国第2战术空军航空队。而由阿瑟·哈里斯空军上将指挥的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和由卡尔·斯帕茨中将指挥的美国战略航空兵则不归利-马洛里指挥。

地面部队是“霸王”行动的主力。根据盟国联合参谋部的指令，美国和英国各组建一个集团军。美国地面部队司令官的人选几乎没有什么麻烦，艾森豪威尔一下就选定了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布莱德雷生于1893年，与艾森豪威尔一样家境贫寒。1911年考入西点军校，成为艾森豪威尔的同窗好友。艾森豪威尔对布莱德雷非常了解。因此，艾森豪威尔刚从罗斯福那里得到自己将指挥“霸王”行动的消息，就写信给马歇尔：“当集团军群司令成为必要时，我便非常希望任命一位在这场战争中有战斗经验的军官担任这一职务。如果在‘霸王’行动中作战的美军超过一个集团军，那么我将推荐布莱德雷将军为美国集团军群司令。”

马歇尔曾一度犹豫不决，他提议艾森豪威尔考虑是否让第3集团军司令考特尼·霍奇斯少将担任集团军司令。他认为霍奇斯“在各方面与布莱德雷实际上都不相上下：枪法好，冷静沉着，不爱露面，精通地面战争”。此外，马歇尔还提到了巴顿、辛普森、麦克奈尔等将军的名字。

但是，艾森豪威尔仍执意要布莱德雷。马歇尔见状，认为布莱德雷也算是一员悍将，于是听从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但是，正式任命直到他抵达伦敦还未宣布。

英国地面部队指挥官的产生有些曲折。早在1943年夏季，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就着手组建了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负责制订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两栖作战计划。这个机构成立后，任命了本土部队司令伯纳德·佩吉特上将为集团军群司令。佩吉特自敦刻尔克撤退后，一直在统帅部或本土部队任职，从来没有同德国人交过战，临战经验不足，因此许多人对他的指挥能力持怀疑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和布鲁克元帅开始考虑换人，而在当时英军中，同德军打过仗并且战功显赫的首推伯纳德·蒙哥马利中将。

蒙哥马利生于1887年，曾在伦敦圣保罗学校和皇家军事学院受过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旅参谋长等职，开始崭露头角。战后留任军官，以干练和坚强著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任第3师师长在法国作战。从敦刻尔克撤退后，先后担任军长、东南军区司令等职，1942年8月，他赴北非任第8集团军司令，率部同隆美尔指挥的德意非洲军团进行沙漠大战，阻止了德意军团的攻势，并在阿拉曼战役后，把隆美尔赶出埃及。1943年5月，他与美军联手将德意军团歼灭在突尼斯。紧接着，他又率部参加西西里岛登

陆战役和登陆意大利，斩敌数万，声名大震，一扫英国人因自战争爆发之后连连失败而罩在心中的阴影，成为英国人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号称“常胜将军”。因此，丘吉尔和布鲁克都倾向于让蒙哥马利替换下佩吉特，担任英国集团军群司令，参加“霸王”作战行动。

艾森豪威尔最初希望英国驻中东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担任英国集团军群司令。1943年，他曾指挥盟军自埃及和阿尔及尔发起地面攻势，迫使德意军团于是年5月在突尼斯投降。艾森豪威尔很熟悉亚历山大，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我表示要亚历山大，主要是因为我和他交往密切，而且几年来对他产生了崇敬和友谊。我认为亚历山大在制定战略方面是英国的一位卓越的军人。他还是一个友好的、容易相处的人物。美国人从内心喜欢他。

但是，丘吉尔却不同意。他认为，亚历山大不能离开地中海战区，因为意大利战役对英国次年夏季的军事行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丘吉尔坚持让蒙哥马利指挥“霸王”作战行动中的英国陆军。

艾森豪威尔也了解蒙哥马利，他后来评价道：

蒙哥马利有两个优于别人的最重要的特点。他在英国军人中迅速赢得了热诚的信仰和崇拜，这是一个司令官所能拥有的最大的个人资本。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实施所谓“有准备的”战斗中，他有战术才能。在研究敌人的阵地和情况方面，在组织他自己的装甲部队、炮兵、空军和步兵联合对敌以争取战斗胜利方面，他是认真的、谨慎的和有把握的。

但是，蒙哥马利民族情绪过大，在作战中屡屡与美军争夺指挥权，艾森豪威尔担心与他合作有困难。丘吉尔知道后，通过马歇尔告诉艾森豪威尔，如发生矛盾，艾森豪威尔有全权建议撤换英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得到这个允诺后才勉强同意。后来，在阿登战役中，蒙哥马利果然与美军争夺地面部队的指挥权，使艾森豪威尔大伤脑筋。

12月27日，蒙哥马利飞抵阿尔及尔看望了他未来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告诉他，“霸王”行动最初的地面战斗将由蒙哥马利完全负责，驻英格兰的美国军队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及其以后的作战中也将由他指挥。俩人还讨论了美英军队在参谋一级合作的必要性。

“德国后裔要打败德国现代人”

艾森豪威尔满意地合上作战班子成员名册，天已大亮了。麦基奥再次进来，问他是否休息一会儿？

艾森豪威尔点了点头。吃罢早点，他走进卧室，睡了。

下午，他起身喝过咖啡，觉得有些倦怠，遂召人打桥牌。艾森豪威尔的爱好十分广泛：足球、网球、高尔夫球、棒球、游泳、体操样样通，他能在双杠上轻松自如地做只有专业运动员才能做的复杂动作。他的牌技也是有口皆碑。军旅中不便开展其他体育活动，他就打桥牌。他的牌技水平一直保持到晚年。1961年夏天，他还与在战争年代的同事搭档，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美桥牌锦标赛。

打了几副牌后，艾森豪威尔的精神头又足起来。他起身回到办公室，准备了解一下在英国的美海军基地的情况。他是陆军出身，对海军不熟悉，但是两栖作战又不能没有海军的有力协同。因此，艾森豪威尔必须亲自过问海军的作战准备，他不能完全依赖拉姆齐，虽然他对拉姆齐的印象很好，但是，拉姆齐毕竟是英国人。

这时，怀特利少将进来，交给艾森豪威尔一份刚刚收到的德军情报。远征军的情报处归司令部领导，处长的入选已定好，是英国情报军官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此人是个德国通，战争爆发前夕担任驻柏林大使馆副武官，后在陆军部德国科任科长。艾森豪威尔从盟军众多情报官中认真挑选，才选中了这位优秀的情报军官。但是，英国陆军部不愿放斯特朗，至今还未到任。艾森豪威尔只得暂时让另一名英国军官怀特利代理情报处处长。他一见怀特利，又想起斯特朗调动之事，心里琢磨着：还有许多事要办，连个人都调不上来，真是难！他有些焦虑，刚才打桥牌给他带来的轻松情绪一扫而光。

“和英国人打交道，够费劲的！”他暗暗想。

他站起身，握握怀特利的手，问道：“什么情报？”

“关于您本人出身与血统的情报。”怀特利回答，脸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我的血统？”艾森豪威尔有些奇怪，接过那份情报，一行字映入眼帘：据可靠消息，一位德国人被任命到盟军最重要的军事岗位，并于今日抵达伦敦。

艾森豪威尔暗自吃惊，德国人的情报人员够厉害的，他到伦敦赴任是超级机密，除极少数人知道外，没人了解他的行程日期，想不到刚到伦敦，就被德国人知道了。

他看完情报，明白了怀特利那句话的含义。他的身上确实有日耳曼民族的血统。

艾森豪威尔的祖先是日耳曼人，居住在莱茵兰地区，属于新教门诺教派。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艾森豪威尔的祖先迁至瑞士，1741年，又迁至北美的宾夕法尼亚。他的母系祖先也是从欧洲来的移民，早在1730年，便定居在弗吉尼亚。

其实，这个家族原来的姓氏是艾森哈尔，典型的日耳曼人常用姓，由于一个抄写员的一时疏忽大意，误写为艾森豪威尔，从此将错就错，艾森豪威尔这一姓氏便一直延续下来。

因此，艾森豪威尔的德国血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许多人都知道这回事。现在，德国人重提此事，只不过是想把水搅混，使英国人对这位具有德国人姓氏的美国将军产生怀疑。

艾森豪威尔看到了怀特利脸上那股令人捉摸不透的表情，微微笑道：“真精彩，我想历史很快会出现一个德国后裔打败德国现代人的现象。你说呢，我的将军？我相信这一天很快会来的。”

第三章 运筹帷幄定方案

摩根将军的计划

随着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犹如一架机器开始运转起来。数十万美军士兵被各种舰船从大西洋彼岸的港口运到了英国南部、西南和西部。这些新来的美国兵唱着一些诸如“啦啦啦罗尔逊在瑞莱拉”的怪里怪气的战歌，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武士文化：赖姆斯牌和骆驼牌香烟、歌星西耐特拉、影星葛赖勃尔、应急口粮、可口可乐、日香糖和卡宾枪。这些士兵再加上其他参加进攻的部队，驻满了那些名字令人神迷的地方，如马斯顿、马格纳、桑德福·奥卡斯、波斯·康德尔，韦斯顿·佐兰德、金斯顿·巴格普尤丝等，把英格兰及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一个大大兵营。随他们一起运来的还有大量物资——人吃的和“吃”人的，都有。

英国人对这些英伦三岛新来的客人有些恐慌不安，尤其在开始时更是如此。他们注意到，美国人走路时两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嚼着口香糖，见了上司不敬礼，胸前还别着绝不是靠打仗弄来的勋章。渐渐地英国人见惯不怪了，不仅不怪，反而对美国人掌握的巨大物资力量，表示极大的欢迎。英国人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涂着美国军徽大队大队出航的银白色战斗机、轰炸机，行进在曾经是恬静安然的乡间土路上一望无际的战车和大炮，拥挤在英格兰港口的庞大的军舰。饱受战争涂炭的英国人似乎容忍了美国人的放荡，把摆脱战争，赢得胜利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他们身上。

自上任后，艾森豪威尔连续召开高级作战会议，讨论“霸王”行动的细节。同德国人作战容不得半点疏忽，任何细小的失误，都会带来巨大的伤亡，甚至使整个作战失败。

这一天上午10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会议室坐满了身穿将帅军服的军官。一会儿，艾森豪威尔从侧门走了进来。

他看了看大家，宣布开会。摩根副参谋长首先介绍“霸王”作战计划。

早在1943年5月，盟国联合参谋部就决定制定一项在欧洲大陆夺取一个滩头占领区的计划，即后来的“霸王”行动计划，该计划要以在英国驻有29个师为基础，其中9个师在突击期间内可供使用。受命制定此计划的就是当时任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摩根。盟国联合参谋部要求他必须在8月1日前将计划大纲拟好，提交讨论。

摩根接到任务后，与参谋部高级参谋经过1个半月的努力，向盟国联合参谋部提出了可以实施“霸王”行动的条件、可供登陆的地域和发动突击的步骤。

摩根认为，“霸王”行动的首要任务是选择合适的登陆地域，而合适的登陆地域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能得到从英国机场起飞的战斗机有效的空中掩护；二是航渡距离应尽量短，以便穿梭式地运送大量后续部队；三是附近要有良港。

根据这些条件，摩根通盘考虑了从挪威到葡萄牙之间所有可能的登陆地点，将选择范围缩小到法国北部的两个地带：一处是法国多佛尔海峡沿岸从敦刻尔克到索姆河口之间的加来地区；一处是卡尔瓦多斯和塞纳湾，即冈城与康坦丁半岛底部之间的诺曼底地带。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这两个地带各有利弊。

加来地区距英国较近，因此航渡距离最短，也是通向最终目标——德国心脏的捷径，同时空军还能进行最大限度的支援。但是，正由于此地重要，德军才将主力集中在这里，大约有 20 个师。自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德军为防备盟军在此登陆，构筑了十分坚固的岸防工事。该地区另一个明显的不利条件是没有大的港口，而且为了保持登陆突击的锐势，如在此地登陆还必须加宽登陆地段，或是把安特卫普，或是把勒阿弗尔包括进去，作为主要的进入港口。

而诺曼底地区的利弊与加来地区正相反。此地区距英国较远，航渡距离相对来说要长一些，飞机特别是战斗机的往返时间也随之增加。但是，此地恰恰是德军防御力量的薄弱地带。同时，登陆地段较宽，有利于保持登陆突击的锐势。虽然此地也缺少良港，但是登陆后如能占领康坦丁半岛最北部的瑟堡港，则可解决这个问题。

摩根在对加来和诺曼底两地的特点做了通盘考虑比较之后，最后建议在诺曼底地区实施登陆。

选定好登陆地点后，摩根组织他的参谋人员制定了具体的登陆计划。该计划规定“霸王”行动的主要目标是“以在英国建立的部队和装备、以 1944 年 5 月 1 日为目标日期”来发动和实施“在欧洲大陆攻占一个可用以发展进一步攻势作战的滩头地区的作战行动”。突击登陆的兵力定为 3 个师（2 个英军师、1 个美军师），并以 1 个美军师、1 个英军师为直接后续部队夺取奥恩河与康坦丁岛之间的卡昂地区。尔后，它们应该及早地夺取瑟堡港和卡昂附近适于用作机场的地区。在突击行动开始之前，拟发动一场由空中和海上行动、宣传、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破坏行动所组成的联合攻势，以削弱德国人的抵抗。

摩根等“霸王”行动计划的设汁者认为，由于诺曼底地区缺少大型良港，在登陆部队占领并利用瑟堡港之前，最关键的问题将是如何为登陆第一梯队运送大量弹药、补给品和增援兵力。而且，据气象统计数字表明，英吉利海峡在一年的 12 个月里都有大风，好天气持续不了几天；如果没有好天气，就不能实施长时间的登陆作战。因此，他们计划在登陆的海滩附近提供一个可防风浪的水域，以保证进攻锐势和不断输送人员和物资。

为此，摩根等人建议设计和制造两套人工港口，代号为“桑树—A”和“桑树—B”。前者用于美军登陆地段，后者用于英军登陆地段。人工港口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代号“低音大号”的钢制构件组成的、用来减弱波浪作用的浮动防波堤；一部分是由代号“凤凰”的 31 个各有 5 层楼高的混凝土沉箱组成的长 2200 码的防波堤，它们将从海峡对岸拖来沉入海底，形成人工港两侧的堤墙。堤墙内的港区面积约有 2 平方海里，大致同直布罗陀港面积相等，足够 7 艘万吨轮和 11 艘小型船只同时停泊。每个人工港内都有 3 条代号为“鲸鱼”的舟桥通道，它们靠海的一端用锚固定，另一端同码头相连。这种通道能使坦克登陆舰在潮水的任何阶段卸载，并可为坦克登陆舰上的轮式车辆提供通向海岸的单行路线。

除人工港口外，他们还设计了代号“醋栗树”的、为登陆场附近海面的登陆舰艇和其他船只提供避风水域的工程设施。每个“醋栗树”由一些老旧的船只组成，在与海岸平行的位置上下沉到水下。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需耗费大量钢铁和人力。此外，他们还设计了代号“普拉托”的海底输油管工程，用一艘以 5—10 节航速行驶的轮船敷设一

条小口径的软油管，向登陆部队提供所需的大量油料，以弥补油船的不足。

各抒己见，仔细推敲

摩根将军介绍完他制定的“霸王”计划，艾森豪威尔对与会各位高级将领说道：“显然，这个计划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这是摩根将军为我们有意留下的发挥我们聪明才智的空间，我想大家不会错过任何显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如果是这样，诸位就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吧。”

话音刚落，英国陆军中将蒙哥马利就发言表示反对。蒙哥马利已受命担任第21集团军群司令官，全权指挥包括美军在内的“霸王”行动的盟国地面部队。

1943年12月31日，蒙哥马利拜访完艾森豪威尔后，就乘“达科他”号座机飞抵摩洛哥王国古城马拉喀什，看望在那里疗养的丘吉尔。除夕之夜，丘吉尔把“霸王”行动计划草案交给蒙哥马利，要他看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蒙哥马利花了整整一个晚上通读了这个计划草案，觉得虽然目标选择是正确的，但是进攻正面太窄、突击力量大弱、指挥安排不妥，他提笔给丘吉尔写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提到：“此计划最初登陆的正面太窄，局限于过分狭窄的地带。

“从大举进攻欧陆之日算起，12天内总共有16个师在最初登陆的滩头上登陆。这会在滩头上引起可怕的混乱，地面战斗即便可以展开，也会极其严重地影响其顺利进行。

“此后，将有更多的师不断向同一滩头拥来。到大举进攻欧陆开始日后的第24天，在同一滩头登陆的兵力将达24个师之多。到那时，要管好这些登陆滩头将非常困难。混乱状况不仅不会得到改善，反而会日益恶化。

“我的初步印象是：这个计划行不通！”

丘吉尔看完他的报告，很感兴趣，召蒙哥马利一同到野外郊游。路上，俩人又继续谈论起“霸王”行动计划。

丘吉尔说道：“非常感谢你为我提供了一个认真思考的机会。在看完摩根将军的计划后，我也认为有些问题，但因三军参谋长都赞同，我也没有办法。现在有你这样一个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提出的意见，将为我同他们研究这个计划打下基础。”

蒙哥马利满意他说道：“我在战争中获得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让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尽早参加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如果太晚了，军事行动的布局就可能无法变动。”

丘吉尔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见解。

蒙哥马利于次日飞赴伦敦，匆匆赶往设在圣保罗学校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走马上任。

第21集团军群司令部是以英国本土部队司令部为主组建的。这是一个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指挥机构，从未去过海外，也缺少作战经验，高级参谋军官长期在司令部工作，墨守成规，习惯于纸上谈兵。

蒙哥马利认为司令部是指挥军队的机关，指挥作战是它的根本任务，目前这种情况完全不适应未来作战需要。因此，上任伊始，他就按照让有实战经验的军官指挥打仗的原则，对原来的司令部机关进行大改组，撤换了原来的大部分军官，取而代之的是他从意大利前线带回的有实战经验的军官。

整顿改组指挥机关后，蒙哥马利立即组织新参谋军官调查分析“霸王”行动计划的可行性。他对大家说：“原来的那个计划登陆正面太窄，必须增加登陆点，而选定登陆点比用多少兵力登陆这个问题更为重要。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令人满意的答案只能是一系列次要问题的答案的总和。比如：哪些港口可以夺取，以用来保障物资供应？什么地方肯定可以得到至关重要的战斗机的掩护？所建议的登陆滩头是否足够坚固、坡度是否适当？涨潮落潮的时间是否适当？如果你登上了滩头，你能够脱离开吗？海滩有没有出口？海滩后面是什么样的地带？海滩是否适合部队展开，以便扩大滩头堡并为增援部队腾出地方？前沿机场能够迅速建立起来吗？敌人部署在什么地方？敌人的工事构筑怎样？敌人在当地可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有多少？敌人有多大增援能力？类似这些问题都各具自己的重要性，只有对这些问题都得到明确的答案，才能最后选定登陆地点。”

经过紧张的研究，蒙哥马利拿出了一份“霸王”行动计划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建议扩大进攻欧陆开始日的进攻正面，将原来的登陆地点从康坦丁半岛底部维尔河口以北区域延伸至奥恩河东侧；两个集团军并肩进攻，即英军第2集团军在左翼以3个师进攻，美国第1集团军在右翼以2个师进攻。进攻力量显而易见比原计划要大。由于这个修正案使两国军队都有自己的进攻和扩张战果的区域，因此供应物资和增援部队能够毫不混乱地进入各自的区域。新的修正案还简化了指挥结构，理顺并明确了蒙哥马利同各集团军司令官以及军和师之间正常的指挥关系。

蒙哥马利带着他的修正案，参加了今天的会议。他滔滔不绝地介绍了自己的新方案，最后话锋一转，强调道：“此次作战关系极为重大，必须从人力和物力上得到充分加强，特别是在登陆初期阶段，应该使用比我们迄今所主张使用的更多的部队。”

“但是，目前盟军在欧洲的作战师并不多。”摩根解释道。

“完全正确，摩根将军，”蒙哥马利向他的同胞微微一笑，“我们在欧洲的兵力确实有限，但是不要忘记集中兵力与节约兵力的军事原则。我十分感兴趣地注意到摩根将军的计划提到在法国南部沿海同时实施登陆的‘铁砧’行动，这个行动要占有大量登陆舰和部队。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牺牲‘铁砧’，‘霸王’是否更加强壮？如果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这时，摩根起身说道：“蒙哥马利将军的意见是有独到之处的。在法国南部登陆的本意是为了在实施‘霸王’行动时能够牵制德国3个或4个师的预备队，但是，这一目的通过一种威胁行动同样能够达到。因此，在制定完‘霸王’行动计划以后，我也感到如果兵力不足，可以放弃‘铁砧’行动。然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并不相信削弱或牺牲‘铁砧’行动是明智的。坎宁汉海军元帅认为，在法国南部登陆几乎肯定会迫使敌军转移到这一地区来。波特尔上将也认为，掌握法国南部的港口将会加快美军在欧洲大陆增兵的速度。因此，我一直没有修改有关‘铁砧’行动的内容。既然蒙哥马利将军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考虑是否放弃‘铁砧’行动。”

蒙哥马利插言道，“完全可以放弃‘铁砧’行动，丘吉尔先生会说服刚才提及的那些将军改变原来的意见的。”

蒙哥马利执意要求放弃“铁砧”行动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实施“铁砧”行动，登陆部队将从意大利战场抽出来的美军和法军，法国人喜欢“铁砧”行动，因为戴高乐将军想要一支由法国人统帅的法军解放本土。斯大林

也欢迎这个行动，因为这样俄国人可抢在西方盟军之前进入维也纳。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则瞧不起戴高乐的法军，更不愿意让“铁砧”行动削弱盟军在意大利战场的兵力，而那时正是抢在俄国人之前占领维也纳的良好时机。英国首相已把战后对欧洲的政治影响作为衡量目前作战行动可行性的重要参数。当然，深得丘吉尔信任、理解首相意图的蒙哥马利不会将放弃“铁砧”行动的深层原因讲出来。

这时，拉姆齐海军上将站起来说道，“我完全同意蒙哥马利将军的意见，扩大进攻正面，增强突击兵力。但是，现有的登陆舰数量太少，不足以满足作战要求。如果要运送新增加的兵力，估计还需要6艘登陆舰、47艘坦克登陆舰、71艘步兵登陆艇和144艘坦克登陆艇。按照盟国联合参谋部的规定，英国应提供‘霸王’行动所需的大部分军舰，但是英国造船厂长期以来一直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再也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实际上，为了履行对‘霸王’行动所承担的义务，已把建造1艘航空母舰、4艘驱逐舰和14艘快速舰的工作往后推迟了3个月，以建造额外需要的75艘坦克登陆舰。因此，我认为登陆日期定在3月，时间上准备不足。另外，摩根将军提出建造人工港的计划也在时间上犯了错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要修筑能够使用的人工港口简直是异想天开。”

拉姆齐将军落座后，布莱德雷发言道：“我认为蒙哥马利将军的见解是有道理的，如果盟国联合参谋部采纳了这个意见，将意味着登陆地域从40多公里加宽到80多公里。下一步就应该考虑如何加强突击力量的问题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登陆之前趁黑夜把我们美军的第82和第101空降师投到我的集团军担负的主攻方向的海滩后方。这两个空降师对夺取‘犹他’滩的几个有限的出口和打乱敌人的部署将起决定作用。”

“将军的想法固然不错，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在西西里作战中使用空降兵失败的教训。”利-马洛里空军上将反对布莱德雷的意见。他说：“自从西西里作战行动之后，在历次战斗中都大大限制了空降部队的使用范围和规模，现在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空降部队，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我们缺少这方面的作战经验。预计空降或着陆的地区的地形复杂，加上可能遇到的抵抗，会给空降部队带来不可克服的危险。如果一定要实施空降作战，毫无疑问，在空降部队着陆前，滑翔机部队将损失约70%的兵力，而伞兵部队也将损失50%的兵力。”

布莱德雷不以为然地反驳道：“阁下如此惊人的数字，除了耸人听闻外，只有德国人听了会高兴。”

利-马洛里也反唇相讥道：“聪明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跟头。”

布莱德雷毫不示弱：“聪明人更不会因为摔了一次跟头而不再走路。”

于是，双方僵持起来，互不相让，都把目光投向了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始终在认真听取各位高级将领的发言，考虑着各种意见的可行性。

他见布莱德雷和利-马洛里在使用空降兵问题上争执不休，便说道：“这个问题先放一放，但我向大家透露，丘吉尔先生对空降作战很感兴趣，他曾对一份有关只能运送一个空降师的报告很不满意，要求我说明希望在进攻发起日的进攻中同时投入使用空降师的最大数目。”

布莱德雷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因为艾森豪威尔的这番话等于告诉大家，他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艾森豪威尔见大家的发言差不多说完了，便做

了总结，他说：“我将与我的司令部的同僚们认真考虑诸位的意见，对‘霸王’作战计划进行修改。有关问题还要向盟国联合参谋部做进一步汇报。但有一点诸位比我更清楚，这就是此次行动关系到整个战争全局和无数人的命运，不能犯错误，不能失败，不能疏忽，不能失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据情报分析，希特勒已在研制一种杀伤力极大的秘密武器，如果不能赶在这种秘密武器研制成功之前登上西欧大陆，我们或许将永远失去这个机会。由于我们的失败，东线战场的俄国人会对我们失去信任。因此，此役事关重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想诸位不会反对我的上述观点吧。”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次会议以后，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集中所有力量对“霸王”行动计划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

一是加强和扩大突击力量。把登陆突击部队从原来的3个师增加到5个师，并要求海军提供更猛烈的炮火支援，以摧毁抗击进攻部队的滩头防御工事。加强空中活动破坏通向滩头堡地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加强地面和空中突击力量及后续部队，以便迅速达成初期目标和建立能够抗击敌人进行拼死反击的坚固的滩头堡。

除地面登陆部队外，增加空降突击部队，要求美军第82、第101空降师，英军第6空降师参加“霸王”行动。第82、第101空降师在康坦丁半岛实施空降作战，第6空降师在卡昂地区实施空降。

二是推迟“铁砧”行动。原计划规定“铁砧”行动与“霸王”行动同时实施，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等美军将领坚持把“霸王”行动和“铁砧”行动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同时也同意在兵力不足难以实施两次突击的条件下，优先考虑“霸王”行动的意见，但是却坚决反对放弃“铁砧”行动。就此问题，美英双方经过多次协商讨论，终于相互做了让步，达成一致意见，即英国人同意大力推进为已经被延误的“铁砧”行动而做的准备工作，同时按指定的日期发动这一作战行动以便支持“霸王”行动；美国人则同意缩小“铁砧”行动的最终规模和范围，并且此行动的实施必须推迟到“霸王”行动开始后的几个星期，以便利用一些参加“霸王”行动的登陆舰。

三是大量使用战略空军以支援利-马洛里的战术空军。在发起攻击前的几个星期，英国空军上将阿瑟·哈里斯指挥的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和美国中将詹姆斯·杜立特指挥的第8航空队对法国铁路和桥梁等交通枢纽实施全面轰炸，彻底粉碎德国军队向登陆地带调集战略预备队的意图。该建议曾遭美英战略空军将领的反对，他们认为以交通运输为战略轰炸的目标会误伤大批法国平民，致使他们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转向反对盟军。他们提出应以德国石油工业为战略轰炸的目标，因为这样不仅能摧毁德国支援战争的关键部门，而且很可能消灭德国残存的空军飞机。据说德国不惜用最后一架飞机以保护其石油工业。艾森豪威尔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提出如果不同意以法国交通运输线为战略轰炸的目标，他将辞去远征军最高司令官的职务。最后，美英战略空军终于同意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

经过近5个月的修改，“霸王”作战行动计划终于最后得以完善。该行动的总方案规定：

在诺曼底海岸登陆。

为诺曼底——布列塔尼地区的决战准备必需的兵力和物资，打破敌军的包围阵地（在这开始的两个阶段，登陆作战将由蒙哥马利任战术指挥）。

用两个集团军群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进行追击，重点是在左翼取得必需

的港口，进逼德国边境并威胁鲁尔。在我们的右翼，我们要同从南面进攻法国的兵力相连接。

取得比利时、布列塔尼以及地中海的港口，以便沿着德国占领区的西界建立新的基地。

在我们为最后战斗准备兵力的同时，还要用一切办法连续不断地发动猛烈的进攻，既要削弱敌人，又要为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彻底驱逐莱茵河以西的敌军，同时不断在河东寻找桥头堡。

按照两翼包围鲁尔的方式发动最后进攻，重点再次放在左翼，随后朝着当时决定的特定方向直接突入德国。

肃清残余的德军。这个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前由最高司令部认真概括出来的总方案，在整个战役中一刻也没有放弃过。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登陆的地域从康坦丁半岛东南到奥恩河口，包括维尔河以北的海滩，宽约 96 公里，登陆海滩共包括 5 个滩头，从西到东，各海滩的代号分别为“犹他”、“奥马哈”、“哥尔德”、“朱诺”、“斯沃德”。

担负登陆作战任务的地面部队为第 21 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司令官为蒙哥马利，兼任战役陆军司令官，指挥美第 1 集团军、英第 2 集团军和加拿大第 1 集团军作战。

为达成上述任务，第 21 集团军群司令官所确定的作战部署是：以美第 1 集团军和英第 2 集团军编为第一梯队，在 96 公里宽正面登陆。

美第 1 集团军以两个梯队的战役布势实施登陆。第一梯队由第 5 军和第 7 军编成，预备队由第 8 军和第 19 军编成。第 7 军第 4 步兵师登陆“犹他”海滩，以第 8 团为先锋，在最右翼登陆，并攻占瑟堡；第 5 军第 1 步兵师登陆“奥马哈”海滩，以第 16 团为先锋，登陆后占领圣罗。

英第 2 集团军的第 1 梯队由第 30 军和第 1 军的 5 个旅编成，在卡昂地区的“哥尔德”、“朱诺”、“斯沃德”3 个海滩突击上陆。英第 30 军第 50 师在“哥尔德”海滩登陆；英第 1 军的加拿大第 3 师在“朱诺”海滩登陆；英第 1 军第 3 师在“斯沃德”海滩登陆。当前任务为沿圣罗、卡昂和卡昂东南地域建立登陆场，夺取卡昂东南侧的德军机场，当美军进攻瑟堡时保障美第 1 集团军的左翼。

第 82 空降师和第 101 空降师于登陆兵突击上陆前 4—5 小时在康坦丁半岛的圣曼·伊格利斯地域着陆。第 101 空降师的任务为夺取“犹他”海滩上的内陆通道，直接保障美第 7 军突击上陆；第 82 空降师的任务为保障第 101 空降师的翼侧，并阻止德军预备队向康坦丁半岛开进。

英第 6 空降师与美空降部队同时在卡昂东侧着陆，任务为占领皮诺维尔和伦兰尔地域的奥纳河上的渡口，并控制卡昂东侧的制高点，以阻止德军向卡昂开进。

海军计划将 5000 多艘舰船投入登陆突击，其中各类登陆舰艇 4000 多艘，作战舰艇 1000 多艘，编成 7 个登陆编队：“U”编队负责输送美第 7 军在“犹他”海滩上陆；“O”编队负责输送美第 5 军在“奥马哈”海滩上陆；“B”编队负责输送美军第 2 梯队跟进登陆；“G”编队负责输送英第 30 军在“哥尔德”海滩上陆；“J”编队负责输送加拿大第 3 师在“朱诺”海滩上陆；“L”编队负责输送英军第 2 梯队跟进登陆。

空军计划参战空中力量 13700 余架飞机，其中轰炸机 5800 架、战斗机 4900 架、运输机（包括滑翔机）1100 余架，分别编在美第 9 航空队和英第 2

战术航空队中，负责掩护和支援陆海军。另有美欧洲战区战略空军部队和英战略轰炸机部队，由艾森豪威尔直接指挥，负责战略和战术轰炸任务。

至此，准备筹划长达3年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霸王”行动完全成熟，只待东风吹来，即“檣櫓蔽天，旌旗掩日”，百万大军直指欧洲大陆。

就在艾森豪威尔在英伦三岛紧锣密鼓准备实施“霸王”作战的时候，越过波涛汹涌的英吉利海峡的海面，在希特勒占领下的欧洲西北部，德军的一名悍将正和他的参谋人员研究构筑一条“大西洋铁壁”，企图阻止盟军的登陆。

第四章 德军隔岸修“铁壁”

晴空万里，碧海蓝天。和风推着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岸边。

金黄沙滩的远处停着几十辆小汽车，汽车的后面每隔5米站着一个笔直的卫兵，一小群德军军官一边查看手中的海岸防御图，一边用手向远处修建的防御设施指点着什么。

在这群高级军官中间，有一位佩带元帅军衔的长者，他就是69岁的德国陆军元帅龙德施泰特。

希特勒的防御战略

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早就预感到盟军在西线的战略意图。

为了对抗盟军可能的登陆，早在1942年，希特勒即派陆军元帅龙德施泰特指挥西线战场，下令建立从挪威到西班牙的海岸防御体系，并把这个由互相支援的坚固支撑点构成的防御设施，命名为“大西洋铁壁”。

针对盟军的破坏性登陆，希特勒于1942年3月19日下令以最快速度建成“大西洋铁壁”，使那些防轰炸和防舰炮的混凝土建筑组成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地带，以便控制各主要港口和海滩。

希特勒要求在1943年5月1日构筑完成1.5万个混凝土坚固支撑点，并配备30万人。这个命令规定完工的时限太短了，简直无法完成。龙德施泰特在战后评论说：“如果‘大西洋铁壁’要建成像希特勒要求的那样强大，需要10年时间。”

1943年10月，德军西线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仔细地视察了海岸防御情况，这对于一名69岁的陆军元帅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视察后，他向希特勒送上一份报告，大意是岸防工事不足，部队太分散。结论是：他的部队只能“有条件地作好战斗准备”。

希特勒认真研究了这份报告后，于1943年11月3日就西线防御颁布了一项重要命令。

这份命令说：各种迹象表明，敌人计划至迟在1944年春入侵法国。最可能的登陆地点是多佛尔海峡的加来海滩，必须最大限度地加强该处的防御。未经他本人批准，不得再从西线调走部队。一旦敌人登陆成功，必须以强大的反击将其赶入大海。

这就是说要组成快速战略预备队，反击盟军的登陆。这一点也正是龙德施泰特经常提出的要求，并且是他的防御计划的核心。

1943年11月6日，勇猛顽强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被希特勒任命为西线“特种任务集团军群司令”，其任务是研究西海岸的防御配系，负责改进从丹麦到西班牙边境数千公里的岸防工事，并草拟出迎击入侵之敌的作战计划。

精力充沛的隆美尔元帅于1月份调到西线，归新任西线总司令冯·伦斯德元帅指挥。冯·伦斯德元帅是不久前接替龙德施泰特元帅任西线总司令的。隆美尔到任后立即着手布防，准备狠狠回敬一下那些曾在非洲击败过他的可恶的对手。

隆美尔元帅指挥着一支由50万劳工组成的劳动大军。这些苦役在海水底下和地雷密布的海滩设下大量钢筋混凝土障碍物，在海岸上构筑了许多隐蔽

得很深的炮台，以控制所有可能强行登陆的地点。此外还布设了反坦克陷阶、带刺铁丝网、工事坚固的步兵掩体以及厚壁碉堡；海岸后面设下雷区；再后面，在平坦的田野上，则筑起密密麻麻的哨所，以便粉碎盟军的任何空降行动。德军还在诺曼底海岸后面沼泽遍布的低地上，特别是在重要港口瑟堡南面的康坦丁半岛底部地区，引入大量海水，以增加盟军空降突击的困难。

隆美尔立志要在海滩上击退盟军的任何入侵。

希特勒为了加强西线部队力量，又从苏德战场调回了精锐的装甲师。

当盟军反攻时刻逼近时，德军已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境内集结了 41 个师，另有 18 个师驻守卢瓦尔河南岸，随时准备北上增援。

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由于德军预计盟军将在加来和布伦周围地区发动反攻，因此在这一地区部署了第 15 集团军，共计有 19 个师。而驻守在诺曼底的德军第 7 集团军只有 10 个师。

当时，德军在南欧还驻有 56 个师，在斯堪的纳维亚还有 18 个师警戒待命。这样，德军共有 133 个师在西欧与盟军对峙，有 165 个师在东欧与苏联交战。在德军 32 个装甲师中，有 18 个师继续对付着苏联，12 个师准备迎击英美联军对法国的进攻。

1944 年 1 月 15 日，希特勒进一步任命隆美尔为德军“B”集团军群司令，置于西线总司令指挥之下。但是，隆美尔保留有一定的权限，即在入侵发生时有权指挥第 7 集团军和第 15 集团军，不过其辖区仅限于从法国海岸算起向内陆延伸 15—20 英里范围内的作战地带。大多数装甲师不由他指挥，而是编入施韦彭堡将军指挥的装甲集群。

龙德施泰特与隆美尔这两位元帅虽然都无权指挥海军和空军，但他俩对付盟军大规模登陆的观点却大相径庭。

两位元帅针锋相对隆美尔与龙德施泰特对防御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只搞沿岸防御还是搞纵深防御。龙德施泰特认为，地雷和抗登陆障碍物毫无价值，他对“大西洋铁壁”也不感兴趣。他认为应主要依靠大量的步兵和装甲快速预备队，将其配置在离海岸线一带相当远的后方，以便在入侵之敌组织好登陆场后进行机动反击。

隆美尔所要求的防御纵深与龙德施泰特相同，但是他计划中的防御还有 4 道：开始点是水下雷区，然后是抗登陆障碍物，再后是由筑垒炮和机动炮构成的“大西洋铁壁”，最后是准备参加抗登陆作战的步兵师和装甲师，它们应部署在离海滩 4—5 英里的机动位置。隆美尔认为高潮线是主要战线。主要战线由延伸到内陆 3—4 英里的各坚固反撑点支援，高潮线与各支撑点之间的地面不是被水淹没（如“犹他”），就是布满上百万个地雷的阻滞区，连一兵一卒也无法通过。

隆美尔认为龙德施泰特的计划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德军缺乏对付同盟国空军的力量。他的这种看法是从北非作战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当时英军在北非广泛地使用了地雷场，而英国空军的一次空中支援，就能使德国的坦克和车辆困在地面两三天不能动弹。

隆美尔深知德国空军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他估计英美空军能够在关键时刻出动大量飞机以阻止德军预备队从较远的后方及时到达登陆场。因此，只依靠机动预备队是绝对不行的。

盟军登陆前，德军实际采用的主要是隆美尔的计划，但是作了一些改动，即各装甲师组成的战术预备队向后配置在离海岸约 5 英里的地方。其原因是

装甲兵司令施韦彭堡反对原来计划中使用他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他指出，杰拉（在西西里岛）和萨勒诺的作战经验都证明坦克不是舰炮的对手。他建议不仅不能把他的各装甲师交给隆美尔指挥，而且应将它们配置在内地。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后来的盟军登陆作战情况表明，同盟国军队真正的关键时刻是在D日的清晨。如果隆美尔那时能够在“奥马哈”或英军登陆地段投入2—3个装甲师，盟军登陆部队的形势肯定会变得相当严重。

就盟军的登陆地点，两位元帅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

龙德施泰特认为，盟军极可能在英吉利海峡最窄的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之间的某处登陆。虽然这一带的海岸防御比任何地方都强，但龙德施泰特认为，同盟国军队为了在法国北部平原展开，并向鲁尔区挺进，是肯冒这个危险的，他估计同盟国军队将进攻加来海滩的另一原因，是该处设有V-1和V-2飞弹发射场，而这是希特勒准备向英国发射的“复仇”武器。

隆美尔在1944年春却认为登陆地点可能更往西一些，如诺曼底。但是德国大多数将军认为同盟国军队下会如此“愚蠢”，以致把自己束缚在灌木丛生而又荒凉的诺曼底。

隆美尔那时已经意识到时间的紧迫。他仔细视察了海岸，临时增加了为应付特殊情况所需要的武器，布置了更多的地雷和水下障碍物。

地雷是他最喜欢的防御武器。他要求每月送来1000万个，这是远远不能达到的指标。隆美尔要求在盟军登陆之前布设1亿颗地雷，在“大西洋铁壁”共约布设400万个地雷，这就是说，在可能登陆的地区，地雷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6万个。如果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真正达到了的后，同盟国军队在登陆前将不得不延长舰炮火力准备的时间。

隆美尔为了阻止盟军可能的空降登陆，放水淹没了海岸后边的大片低洼地，即第厄普以西，包括伊济尼附近的卡朗坦地区在内的全部较低的河谷以及“犹他”海滩后面的地区。

到1944年6月，德军在西线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防御部队。自1943年11月以来，用于抗登陆的战斗师从46个增加到58个，其中33个师是海防师或预备师，其余的25个师除1个师外，都是由训练有素的部队组成，而且多数部队在俄国打过仗。

水雷、飞机和潜艇

在抵抗入侵法国的作战中，德国海军的作用主要是防御性的。

6月6日，在法国西部的德国水面舰艇计有比斯开湾的3艘驱逐舰以及在海峡备港口和布勒斯特的5艘鱼雷艇（每艘排水量约1000吨）和30艘E级艇。

西线舰队司令是克朗克海军上将，下辖的主要海军机构有勃鲁宁少将指挥的西线防御部队指挥部、E级艇指挥部和潜艇指挥部。潜艇分驻比斯开湾各港口，共有潜艇36艘（其中8艘装有通气管）负责攻击入侵的兵力。E级艇担负沿英国南海岸的侦察性巡逻，但只能在漆黑的、多云的或风浪不太大的夜间进行。但是，克朗克认为6月4—6日不适合登陆，其理由是潮汐“不对”，而且风浪太大。因此，在关键的几个夜晚，E级艇和巡逻艇都停泊在港内。

1944年春天，德军沿英吉利海峡正中布设了由触角水雷和触线水雷组成

的水雷幕。这些水雷都装有“自毁器”，恰好在6月份以前自行沉没，因为德国人认为到6月份不会再有登陆的危险。但后来还是有一些零散的水雷使同盟国的舰艇受损。

更大的威胁是布于海底的十分秘密的水压水雷，也叫“蚝雷”。只要驶近的舰艇使水压发生变化，这种水雷就能爆炸。德国空军将领急切希望充分利用这种水雷，他们认为，如果在每个上船港口用飞机布雷，只要几百个这种水雷就能使入侵者遭到彻底的失败。

幸好这个计划执行得一团糟。虽然水压水雷在战争初期就发明了，但是德海军司令部却长期不让生产，因为怕泄露秘密，被对方用来对付德国。然而希特勒干预了这件事，他命令制造4000个水压水雷，以对付同盟国可能的入侵。其中一半被运送到勒芒飞机场，储存在地下飞机库中。同时，两个布雷飞机中队随时待命。飞机部署在德国境内不会受到同盟国空军轰炸威胁的地方，只要警报一响，就开始布雷。但这个计划又被戈林打乱了。5月份，戈林由于担心入侵可能通过布列塔尼半岛，越过勒芒，于是下令把水雷转移到马洛德堡，6月4日，水雷转移完毕。

德国空军的第3航空队，作为一支防御力量来说，比海军更加薄弱，它的司令部设在巴黎，而飞机却在法国西部。到1944年时，这支航空队几乎全部被赶出了法国北部上空。1944年6月5日，第3航空队的全部作战能力是481架飞机，其中包括64架侦察机和100架战斗机。

德国空军在5月底和6月初曾对英国波特兰港口内的船只实施了轰炸。6月初，又对布里克斯汉进行了一次轰炸，但由于兵力有限，效果不佳。

抗登陆障碍物是由德国陆军设置的。

反坦克障碍物，如“捷克式拒马”或“带角拒马”（由三根铁棍交叉成直角构成）和所谓的“比利时牛棚门”（大约7尺高的门形障碍物）都收集起来设置在海滩上。沙滩上还打上钢桩和木桩，并配置地雷。

在所有可能登陆的海滩，从高潮线以下1拓到低潮线以下2拓之间的地段，计划设置4道抗登陆障碍物。到5月13日为止，这样的障碍物沿海峡共设置了50多万个。到6月6日（D日），“奥马哈”附近的军事设施几乎全部完工。

第五章 天公神秘难预测

往年的春季，英国只下蒙蒙细雨。
可是这一年春天，狂风裹着暴雨，席卷整个英格兰……

最后的情况介绍会

1944年5月15日，伦敦。

历史悠久的圣保罗学校坐落在伦敦郊外，如今，它成为蒙哥马利将军的司令部。

战时最重要的军事会议——诺曼底登陆作战情况介绍会，正在这里的8年级教室举行。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首相丘吉尔、陆军元帅史末资、英国三军首脑、英国战时内阁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盟军所有的主要指挥官都在场，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和蒙哥马利。出席会议的还有参加“霸王”作战的师以上高级指挥官。

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没有举行过这么多要人一同参加的军事会议。

讲台上放着一幅诺曼底海滩及其附近内陆的地图。地图很大，上面醒目地标着登陆部队在各海滩上陆的地点。地图放在一个斜面上，以便全体出席会议的人都能看清楚。

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之前，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官们已经在这所学校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反复审查和协调了整个“霸王”计划中的各个细节。今天会议的目的不只是介绍“霸王”作战计划，它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所有司令官注意最高统帅部的总意图，并让每一个司令官对可望得到的援助有一个完整的和全面的概念。

艾森豪威尔将军首先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就进攻法国这个问题开个短会。”他要求大家把陆海空三军之间的分歧全部放在一边。

蒙哥马利将军作为地面部队总指挥首先发言。他宣布，在法国他将面对德军60个师，其中10个是装甲师。他说：“2月份，德军隆美尔元帅从荷兰转到卢瓦尔担任指挥官。现在十分清楚的是，他的目的是想阻止盟军的突破，把‘霸王’行动彻底击败于海滩，上。为此，隆美尔已经加强了海滩的防御措施，增加了兵力，并对后备的装甲师重新做了部署……”

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的穿着与众不同，平时很少着军装，总穿着一件与众不同的老式羊毛衫，一条条绒裤子。他自负、独断、固执己见，如同自以为一贯正确的教皇。与艾森豪威尔不同，他有指挥作战的辉煌经历。在英国人的眼中，他是英帝国第一流的战士。

此刻，他详细讲述了德军可能采取的反击行动后，对盟军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届时，我们必须依赖我们突然进攻的威力，依赖来自海军和空军强大的火力支援以及我们自身质朴而健全的智能。……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调遣足够的后备力量之前，我们必须在岸上开辟我们的通路，建立起一个立足点。装甲纵队在登陆那天必须迅速向纵深穿插，以便打乱敌人的防御计划……”

在此之后，盟军海军司令拉姆齐海军上将、空军司令利-马洛里空军上将相继发言，他们分别介绍了经过修改的“霸王”作战计划中海军和空军的实施计划。

英国国王和首相丘吉尔在会议最后发表了简短讲话。

英王乔治六世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君主，他在公众面前腼腆羞怯，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所以，他很少公开发表演说。今天，在这种场合，他的举止和说话的勇气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首先对来自各盟国的军事领导人表示欢迎，接着说道：“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了。”下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英国首相对于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可谓轻车熟路，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讲话中尽量减少那些华丽辞藻。在他不长的演讲中，有一段特别有力的话震动了在座的将领，他说：“先生们，我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个军事行动！”

会议结束后，所有高级指挥官都分头去视察各野战部队和后勤单位。

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霸王”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的实际完成，而且还加强了与会者的信心。与会的几十名指挥官和参谋都详细地了解到，在这次大规模行动中，他自己的部队将能获得多大的支援。

临近登陆的前几天，每一位基层作战指挥官都得到一份大比例地图，万分之一比例的海岸线草图一直发到西部特混舰队最小的登陆艇上。图上有一张从海上眺望海岸的全景照片，详细地显示出建筑物和其他陆标，还有日光和月光资料、海滩坡度曲线图、近海水流资料和潮汐曲线图。每份资料都添印上备登陆地段名称与界线。

此外，在实际突击开始前，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门和第21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转移到了英国南岸的海港城市——朴茨茅斯。海军也在那里设立了联络机构。为了对付德军可能的轰炸，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设在了朴茨茅斯郊区的一片森林里。

D日的确定

在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行将结束、盟军最高统帅的指挥部已经转移到朴茨茅斯时，对于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莫过于最后选择登陆日期（D日）和时间（H时）了。

围绕登陆日期和时间，盟军内部曾展开过长期激烈的争论。

陆军一直坚持，为保持登陆的突然性和上岸后的作战，最重要的是登陆第一梯队必须在夜暗中渡过英吉利海峡，在白天上陆。而该地夜暗时间不长，因为在那个纬度上，6月份3点钟天就发亮，4时30分就大亮了。

就具体确定H时而言，陆军认为要认真考虑潮汐这个特殊的因素。在诺曼底这一段海岸，平均潮差5.4米，最大潮差7.5米，海滩的坡度很小，每30米才升高30厘米，低潮时滩头纵深长达300多米。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希望第一梯队在快到高潮时上陆，以缩短部队通过暴露的海滩所需的时间，并能在D日第二次高潮时使第二梯队也顺利上陆。

与此相反，海军却赞成在低潮时登陆，因为此时舰艇可以在抗登陆障碍区以外抢滩，而海军工兵爆破队可在高潮到来之前排除抗登陆障碍物。

空军只提出一个条件，登陆当夜必须有良好的月光以便空降作战。

陆海空三军各执己见。

为了把D日和H时（第一艇波的登陆时间）最后确定下来，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4年5月1日召开会议。

经过几天的争论，通过了一个折衷方案，决定H时应最低潮之后1—3小时，在日出之前12分钟到日出之后90分钟之间，即恰好高潮与低潮中

间上陆。

最后决定：由于5个登陆地段的潮汐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分别规定了5个不同的H时，最早的H时（6时30分）和最晚的H时（7时55分）之间相差85分钟。除了满足部队对潮汐和日光的要求外，计划人员还查阅了天候年鉴，找出有利于飞行员飞行的月光日期，以便把D日安排在有满月的日子。

这样，在1944年6月上旬，基本符合三军要求、唯一能够利用的日子只有5、6、7日三天。

5月23日，艾森豪威尔考虑到进一步确定D日的日期已刻不容缓，因为用以构筑“醋栗树”防波堤的船只到达登陆地域需要6天，于是，他把6月5日暂定为D日，并把6日和7日作为天气不好需要推迟时的替换日期。

这三个日子和预定的H时十分机密，直到5月28日，当盟军海军司令拉姆齐将军发出“执行‘霸王’作战”的信号时，才将D日和各登陆编队的不同的H时通知各指挥官。

反侦察作战

此时，据盟军侦察机报告，德军在法国北部沿岸的障碍物增加了许多。德军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了盟军的行动计划，临战前的保密是十分重要的。为了不使德军侦察到盟军登陆前的大规模准备情况，盟军动用大量海、空军力量对付德军的侦察潜艇和侦察飞机。在这以前，美、英两国海军曾成功地把德国潜艇堵在它们自己的港内。在这方面，汉密尔顿海军准将指挥的第7航空联队在英国海岸航空兵司令部的指挥下，起了显著的作用。

英国海岸航空兵司令部是英国空军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反潜、破坏敌方海上交通以及照相侦察、救生和气象观测等任务。1944年6月5日，即诺曼底登陆作战开始时，该部拥有各型飞机753架。当时驻在德文郡的第7航空联队下辖第103、105、110中队，这些中队都装备有专门反潜的“解放者”式轰炸机。

为了堵截德军的侦察潜艇，该联队在横跨英吉利海峡西部入口处（即从圣奥尔本斯角到拉阿格角一线和从乌山特岛到锡利群岛一线）保持了几乎不间断的空中巡逻。不论昼夜，每隔半小时就有一架“解放者”式轰炸机在空中仔细观察上述水域两侧各80公里内的全部水面。每个中队经常在空中保持有7架飞机，还有1架专门装有攻潜设备的飞机待命。

在D日及其以后的9天中，没有一艘德国潜艇能够通过这道空中封锁线。

由于盟军空军的英勇作战，德国空军只是偶尔向担任巡逻的飞机挑战。在D日，英国飞行员曾多次发现FW-190式战斗机、容克-88式中型轰炸机、FW-200式重型轰炸机等德国飞机，但只发生了一次空战，击落FW-200式一架，第7联队没有遭受损失。

正是由于盟军空军的积极作战，在D日前的6个星期里，敌人侦察机只出动了120多个架次到英吉利海峡，其中只有4次飞抵泰晤士河口和英国东海岸。德军从这些侦察中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只是发现将要发生某种重大事件，侦察机的驾驶员能够侦察到的情况大部分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用来迷惑德军的一些假象。

天公难测

实施登陆作战的准备一切就绪，287万将士只等着D日的到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临近关键的预定登陆日期——6月5日时，天公却不作美。从6月1日开始，在大西洋上空大气扰动正在形成，几个低压槽正向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接近，这预示着英吉利海峡将出现一段较长时间的恶劣天气。天气的变化使艾森豪威尔焦急万分。从6月1日起，艾森豪威尔每天两次同高级将领们一起听取天气预报，一次是晚上9时30分，另一次是清晨4时。

气象委员会成员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他们的领导是斯塔格空军上校。这是一位性格倔强、行动机灵的苏格兰人。

在会上，通常先由气象专家们介绍气象变化的动态，然后是专家们与司令官们的热烈讨论。讨论是非常严肃的，每一点迹象都被认真地提出来，由专家周密地分析，再由司令官仔细研究。

可是，随着关键日期的来临，英吉利海峡的天气却一天比一天更令人担心，因为出现适宜天气的希望越来越小了。

6月2日，整个北大西洋上空充满着连续性的低压气层，前景暗淡。

6月3日，出现西风带不稳定天气，在格陵兰岛和亚速尔群岛的上空各有一个高气压，而位于两个高气压之间的低气压向东及东北方向横越大西洋，风和海浪情况很可能使6月5日不能成为D日。

6月4日，天气仍不见好转，预报说云层低，风大，波涛汹涌。这些情况预示着登陆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空中支援是不可能的，海军的炮火也将失效，甚至连驾驶小艇也是异常困难的……

对于挤在小小的登陆艇上挨雨淋的士兵来说，这将是难受的一天，对守在岸上的高级指挥官们来说，这也将是最忧虑的一天。

就在高级将领们为天气发愁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更担心推迟行动会带来巨大的不利。

几天前，整个英国曾经到处都是盟军士兵。白天他们带着武器和野战装备在乡村大路上行军，夜间则乘坐装甲车通过灯火管制的城镇和村庄，无数纵队向着港口集中。如今他们都已登上各自的舰船，在狭小的船舱中一个挨一个地坐着，等待着起航。与此同时，伞兵们也在20个机场登上了运输机和滑翔机，真可谓刀出鞘，箭上弦了！此刻，这支强大军队犹如一根上紧了卷曲发条，一俟发挥能量的时刻到来，它将以空前宏伟的两栖突击跃过英吉利海峡！如果一再推迟行动的日期，这根巨大的发条就会错位，积存的能量也会迅速消耗掉。那么，不但近半年来为此次登陆而作的准备将前功尽弃，而且整个进攻欧洲的计划也可能全部告吹。多么该死的天气！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在权衡了所有因素之后，还是决定把原定于6月5日发动的进攻推迟。6月5日凌晨，狂风把艾森豪威尔营地的帐篷吹得东摇西晃，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滂沱大雨。艾森豪威尔及其随员在泥泞道上走了近2公里，于3时30分准时来到海军司令部参加气象汇报会。汇报会一开始的气氛十分沉闷。气象委员会主任缓慢而认真地报告说：“前一天预报的法国海岸的恶劣天气已经在那里出现。如果我们坚持要在6月5日实行登陆，肯定会遭到巨大灾难。”气象主任首先报告这一点，可能是想使在座的将军们更加相信他们的气象预告是十分准确的。他接着说：“预计到6月5日18时，有两个低压系统将交汇在赫布里底群岛附近并合成一个低气压，在这个气象图上标

号力 D1。”气象主任指了指挂在中央的一幅气象图，接着说：“在未来 24 小时内，D1 将被填塞，英吉利海峡中的风力将减弱到 4 级，云量也将减少。从 6 月 6 日早晨开始，将会有两天的好天气，风力将逐渐减弱并转为西南风，最低云层高 300 米、浪高 0.6 米，在这样的气象条件下，运载空降兵的飞机将不会出现混乱，舰船在海上保持航向虽然有点困难，但对其作战行动影响不大。登陆海域内海浪较低，拍岸浪也较少，可以实施强行登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听到这个消息，在座的将军们个个喜出望外。

气象主任并不为将军们的欣喜所鼓动，他仍然不紧不慢他说：

“两天之后可能还会出现狂风暴雨。暴风雨会持续多久，现在从气象图上还不能肯定。”

这一预报使气氛刚刚活跃了的会议，又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

究竟是冒险于 6 月 6 日行动，还是再将进攻延期至少两周呢？这一生死攸关的抉择摆在了艾森豪威尔面前。

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再三权衡。作为一个军事家，艾森豪威尔深知战场上有时必须冒险，也深信他此次为登陆而做的呕心沥血的准备是多么的充分。于是他最后决定：只要明天的天气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就立即开始行动。

海军司令拉姆齐将军敏锐地感觉到，这次最高司令的决定是不会更改了，于是他发出了必要的命令，最后确定了 H 时：

斯沃德区和哥尔德区：7 时 25 分

朱诺左区 / 朱诺右区：7 时 35 分 / 7 时 45 分

奥马哈区和犹他区：6 时 30 分

随即，艾森豪威尔再次征求各位指挥官的意见，蒙哥马利与以往一样，急待发起进攻，拉姆齐表示同意，利一马洛里也满怀希望。

艾森豪威尔独自默默地坐着，沉思片刻，最后，他举目仰视，作出了成败在此一举的决定，斩钉截铁他说：

“好！我们行动吧！”

此时，正是 6 月 5 日 4 时 15 分。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的回忆录上是这样评价艾森豪威尔所作的这个决定的：“回顾这个决定，确实令人钦佩。事态的发展充分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而且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可贵的出奇制胜的机会，也多半归功于它。”

第六章 美英神兵从天降

1944年6月5日夜晩，英吉利海峡狂风呼啸，波浪滔滔。

一支人类战争史上最庞大的登陆舰队自英格兰南海岸启航出海了。整个登陆舰队拥有5000多艘舰只，其中不少是为这一天的登陆作战而特别设计的。

为舰队打头阵的，是数百架盟国空军重型轰炸机，此外，还有准备占领重要桥梁、公路的2.3万名伞兵和滑翔机运载的突击部队。紧随在后的是17.6万人的进攻部队和2万辆军车。所有这些部队和军车都要在48小时之内登上尚被德军占领的法国领土——诺曼底海岸。

千帆争渡

成百上千艘战舰排列着整齐的队形在彼滔汹涌的海中驶向诺曼底海岸，真可谓千帆争渡英吉利海峡！

参加诺曼底登陆的战舰有：英国和加拿大战舰共143艘，其中战列舰4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116艘和低舷重炮舰2艘；美国军舰共46艘，其中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40艘；其他盟国海军的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8艘。这里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各型输送船只和保障船只。

行驶在最前面的当然是扫雷舰艇。

在整个舰队出发前夕，为了保证严密的协同作战和准确的时间选择，盟军海军司令拉姆齐海军上将亲自指挥东部和西部两个特混舰队的第一阶段扫雷。

为了防止德国空军飞机和海军E级艇可能布设的大量延期水雷造成的危害，盟军对英国沿岸的航道进行了清扫，对从怀特岛经过海峡中心线直到登陆地域的换乘区各航道也进行了清扫。

5月31日夜间至6月1日凌晨，盟军舰只布设了10个水下音响浮标，以便为各航道扫雷时提供准确的起点。5个登陆编队各分配到两条相邻的宽约400码的航道，每条航道都设置了灯标标志，各灯标的间隔为1海里。这些灯标是紧跟在扫雷舰艇后面的英国海军巡逻艇布设的。

进行这一庞大的扫雷工作，需要同时出动245艘舰艇，还要有10艘备用的，以防意外。

风仍然刮得很猛，离岸越远，海浪越大。

此刻，成千上万的盟军战士正紧张地蹲在一艘艘战舰里，在起伏不定的海面上上下下颠簸着。那些晕船的战士，只好取下钢盔接着吐出来的秽物。

出发时，每一个士兵都得到了了一份由欧洲战场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签发的号召书：

盟国远征军的陆、海、空三军将士们！

伟大的讨伐东征就要开始了，为了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已经付出了数月的努力奋斗。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对你们寄以莫大的希望，他们为你们祝福，与你们同在。英勇无畏的盟军将士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吧。推翻压在欧洲人民头上的纳粹暴政，使得我们自己能够安全地生活在一个自由美满的社会里。

你们肩负的任务非常艰巨，你们面对的敌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且

作战顽强，他们将会像困兽一样与你们决一死战。然而，现在是 1944 年，时代的潮流已经发生了变化！全世界自由的人民将肩并肩地走向胜利。祝你们走运！

让我们大家恳求万能的上帝，为我们这次伟大、崇高的使命而祝福。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尽管海上的条件十分恶劣，但是，将士们仍坚定地从这里出发走向战场，去面对德军海岸上钢筋混凝土工事中的巨大的加农炮，去面对他们将要战而胜之的德国庞大的坦克部队。

的确，就在今天，盟军为反抗德国法西斯、解放欧洲大陆而开辟的第二战场翻开了辉煌的一页。

整个人类企盼已久的大反攻终于开始了。

在盟军发动诺曼底反攻的夜里，盟军空军散发了四处飘散的。人们称之为“金属扰带”的锡箔片，造成一支舰队正在第厄普附近海面驶去的假象，使德国人所剩无几的几处海岸雷达站受骗上了当。盟军小型舰只也同时向布伦。第昂蒂费尔角和巴夫勒尔角进行了三次强烈的电子干扰，给德军雷达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大批部队正在向上述地区进发。这些“佯攻”手段非常成功，以致盟军的第一批登陆编队向敌岸前进了很远之后，敌人才弄清了它们的编成。

盟军在德军认为不宜于进行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诺曼底海岸登陆了，盟军的反攻计划真可谓独具匠心。

空降突击

月光透过翻卷的云雾直泻大地，显得分外清晰。

英国某空军基地上，飞机发动机喷出强劲的气流，发出隆隆的吼叫，淹没了阵阵风声。

一架 C-47 型运输机腾空而起，在地面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抬眼望去，银灰色的机体散射着皎洁的月光，显得分外夺目。这是一架导航机，很快，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就会随之而上，编队飞上天空。

6 月 5 日 22 时 15 分，C—47 型运输机开始从英格兰西部地区的 25 个机场起飞。20 架导航飞机比它们提前半小时飞到 6 个空降地区。

这些 C-47 型运输机如同一群群遮天蔽日的飞鸟从空中掠过，不时地把月光遮注。更多的机群也将在稍后的时刻启航。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降作战开始了。

英军第 6 空降师、美军第 82 和第 101 空降师的全体将士都佩带着饰有精巧的雄鹰图案的臂章，全副武装，并把脸膛涂成黑色，乘坐 1100 架飞机飞向法国海岸防线的腹地。他们要在那里实施空降，并且要比大规模的登陆主力部队提前若干个小时向德军发起进攻，攻占登陆场的重要目标，并阻击德军增援的装甲部队，以保卫正面登陆的成功。

6 月 6 日破晓，天色阴暗，狂风呼啸……

美国中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连续猛烈轰炸德军在诺曼底的阵地。

从午夜到凌晨 3 时，英军 1 个空降师和美军 2 个空降师分别在诺曼底半

岛上德军“大西洋铁壁”后面陆续降落。

盟军的许多轰炸机飞到加来省，在鲁昂和阿夫兰彻斯地区附近上空投下了大量的锡箔纸迷惑敌人，使德国人误认为是盟军的伞兵部队。德国防空雷达发现这些目标后，错误地判断加来省是盟军发起主要攻击的区域。

康坦丁半岛北部的瑟堡周围都是丘陵地，但在“犹他”海滩的背后，丘陵变成了低平的牧场和由树篱或土堤分隔的小块土地。半岛的颈部被沼泽、河流和水渠几乎分成两半，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防御的作用。杜夫河和梅尔德里特河流入卡朗坦河，卡朗坦河又在“犹他”与“奥马哈”之间流入塞纳湾。德军为了防止盟军可能空降和穿插，放水将这些低地完全淹没，形成了一道又长又宽的浅水屏障，迫使半岛底部的全部南北交通只能通过严格限定的3条路线。

在“犹他”海滩的背后，德国人已把伸入内地约2英里的牧场淹没，但是仍有9条堤道穿过牧场，把海滩通路同最近的一条南北公路连接起来。美军及时控制这些堤道，是保障部队展开的关键。否则登陆部队可能被困在海滩上，不能通过泛区，成为德国炮兵的射击目标。

有鉴于此，两个美军空降师被派去支援第7军，计划在D日H时之前5小时空投到内陆。泰勒少将指挥的空降第101师在圣梅尔—埃格利斯东南空降，占领海滩堤道的终点并封锁在卡朗坦附近通往半岛的陆上通路。李奇微少将指挥的空降第82师在圣梅尔—埃格利斯以西的梅尔德里特河两岸着陆，夺取这个位于交叉路口的村庄，并阻击敌可能来自酋北方向的反击。

德国人设置了由“隆美尔芦笋”构成的反空降障碍物，这种障碍物是在木杆上拉起有刺的铁丝网并敷设了地雷。但是，大部分障碍却设置在没有伞兵着陆的地区，因为德国人估计盟国军队会在更远一些的内陆空降。当最后证实盟国军队在德军驻地与海滩之间空降时，德国人简直不知所措。

风力很大，流云疾飞。

美军大规模的空投进行得不大顺利，敌高射炮火密集而猛烈，许多飞机驾驶员不得不在高空快速盘旋，以致伞兵部队无法准确跳伞。

一队队伞兵在漆黑的夜晚从空中降落下来。此时，这些伞兵显然不像他们臂章上绣饰的那些呼啸威武的雄鹰，倒像一群挂在细线上的毛虫。他们落地后才发现没有投到预定地点。紧张严肃的战士们紧握自动步枪，拿着匕首，准备割断身上的伞索。

空投下来的美国第101空降师由伞降步兵第501、502、506团组成。部队在夜暗中着陆，分散在一块长25英里、宽15英里的地区内。黎明时，该师6600名战斗人员中，有的降落在果树园里，有的降落在小块田地上和高高的树篱内，部队拉得很散。还有些人落到德国人放水淹没的牧场上，不少人由于背负着沉重的武器装备，被水淹死了，还有不少幸存者在敌人猛烈的扫射下丧生。活着的人勉强地爬上陆地后，立刻组织起来，在黑暗中用口哨发出蟋蟀的叫声来彼此联系。但是，德国人已经识破了他们相互联络的办法，并且用缴获的口哨，把不少第101空降师的士兵们引过去一举歼灭。

幸运的是，德军并未在这一带乡间设下重兵。伞兵们开始往往是个人单独行动，后来逐渐结成了小队和班，陆续赶往指定地点集合。天亮时，他们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控制住了犹他滩各堤道的西面出口。然而在南面，他们却未能摧毁杜弗河和卡朗坦运河上的桥梁。

直到D日中午，501团团团长才集合起200名官兵，去完成占领或摧毁卡

朗坦西北杜夫河上两座桥梁的任务。海军舰炮火力岸上控制组和该团团长呼唤重巡洋舰“昆西”号用 203 毫米火炮射击正阻碍空降兵前进的敌军阵地。这样的例子，即海军对空降部队进行火力支援，还是罕见的。

第 502 团的任务是占领 3 号、4 号通路的终端，构筑环形防御阵地，并向西同第 82 师会合。该团大部分部队没有在指定的空降地区着陆，分布得很散，但是营长们尽量把人员集合起来向指定的目标前进。很快，一个 15 人的小组攻占了梅西埃雷斯村并俘虏了 150 名德军。第 3 营营长率领约 75 名士兵向海滩通路推进，于 7 时 30 分顺利地到达了通路。午后不久，该营与正向内陆运动的第 4 师的登陆部队会合。

第 506 团的任务是占领靠近“犹他”海滩的泛区后面的干地，并掩护正在登陆的第 7 军的左翼。该团着陆得特别分散，但是到 6 月 6 日 4 时 30 分，已有两个营的部分兵力向通路运动。中午，第 3 营攻占了波佩村。不久，空降部队同已在“犹他”海滩最南端上陆的登陆部队取得联系。第 2 营也遇到了激烈的抵抗，13 时 30 分，该营的一个连到达海滩 2 号通路，为第 4 师的部队和坦克使用该通路扫清了障碍。

李奇微的空降第 82 师由伞降步兵第 505、507、508 团组成，在德军第 91 师集结区的边缘着陆，经历了与第 101 师同样激烈的战斗，只有一部分人到达目的地。

4 时 30 分，第 505 团的一个营占领了位于交叉路口的要地圣梅尔—埃格利斯村，而且成功地击退了德军猛烈的反击。另一个营夺取了梅德里特河上的两座桥梁。其他两个团着陆后分布得很散。D 日日终时，空降第 82 师的大部分已到达圣梅尔—埃格利斯村的附近和周围，并控制了瑟堡—卡朗但公路干线，这样，就可以把德军第 91 师全部人马拖在原地。为了抗击敌军来自 3 个方向的攻击，该师有 156 人阵亡，347 人负伤，756 人失踪。

美军用滑翔机运送后续部队未获成功。运送第 101 师后续部队的 51 架滑翔机在试图向诺曼底小块干地着陆过程中，人员伤亡和滑翔机损失都很大。第二梯队黄昏时到达，着陆更不顺利。第 82 师同样损失了许多部队，损坏了许多滑翔机。

英军第 6 空降师降落在盟军反攻战线东翼冈城东面一带，英空降部队的目标是夺取从冈城到海滨这一段奥恩河两岸的重要桥头堡。

在空投过程中，虽然由于风力太大的影响，许多伞兵落到了空投区的东面，但是英军各主要伞兵旅所发动的空降突击仍取得了出奇制胜的圆满效果。他们把德军从奥恩河和运河桥梁附近的朗维尔村赶了出去，并为载有反坦克炮的滑翔机拿下了主要着陆区。大部分桥梁均被突击部队迅速占领并加以炸毁。

与此同时，150 名英国伞兵对梅维尔附近一座控制着海滩的海岸炮台发动猛攻。他们和周围防御工事内的 180 名德军守兵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尽管有一半人伤亡，但最终还是摧毁了敌人的炮台。

虽然伞兵没有立即实现控制登陆地段后面地区的企图，但是却在内陆占领了大约 7 英里长的地段，吸引了敌人的第一批反击兵力，并且由于伞兵的英勇奋战，使这个地区成为诺曼底 5 个主要登陆地段中最先被攻克的地方。

德军最初的反应

德军虽然早知道盟军的反攻迫在眉睫，但事到临头还是猝不及防。

其实，狂风大作的恶劣天气，对盟军的隐蔽来说反倒成了件好事。德军三位高级将领满以为在这种海水猛涨、恶浪翻腾的时刻，盟军绝不可能实施登陆，因而离开了司令部，连负责指挥从斯堪的纳维亚到西班牙沿线的所有守军的陆军元帅隆美尔，此时为了祝贺夫人的生日，也正坐着汽车奔驰在前往德国的公路上。

只有冯·伦斯德和西线装甲集团军司令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坚守岗位，而他们两人均受到上级的掣肘：不经最高统帅部特许，伦斯德不得擅自动用战略预备队；施韦彭堡则无直接指挥战斗之权。

6月6日凌晨1时，德军第21装甲师师长福伊希廷格尔少将向隆美尔的B集团军司令部报告：盟军伞兵正在特罗阿尔恩附近着陆。可是他并没有得到从坦克集中地法莱兹出动坦克作战的命令。福伊希廷格尔所能办到的只是根据例行作战规定，派出最前沿的2个步兵营去对付盟军空降部队。

凌晨2时45分，冯·伦斯德在司令部接到报告：“康坦丁半岛东海岸外传来阵阵引擎声。”这是有关盟军从海路登陆的另一个信息，德军第84军很快全部处于戒备状态。

但是，上级作出的反应却是：“西线总司令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德国人确信，只要盟军试图发动入侵，他们的雷达站必然会事先发出警报，但事实上，未被摧毁的少数几个雷达站几乎全都受到了严重干扰。而当德军开始察觉到盟军反攻部队的行踪时，盟军部队已在离海岸12海里处上了登陆艇。

直到上午6时半左右，B集团军司令部才获准出动装甲部队。当时由于轰炸，通讯暂时中断，这样又过了2个小时，福伊希廷格尔才接到率部出击的命令。在此期间，福伊希廷格尔曾自作主张地派遣了包括由坦克组成的战斗群去袭击盟军伞兵部队。

6月6日凌晨的几小时内，德军统帅部乱作一团。伦斯德的参谋长请求希特勒批准出动党卫队第21装甲师和勒尔装甲师去对付盟军的空降行动，但是，希特勒却命令，在白天侦察弄清形势之前，禁止动用这两支战略预备队。他认为，盟军对诺曼底的空降袭击，只不过是牵制德方后备兵力的佯攻，而主要的海上入侵将在塞纳河以北一带发起。

不仅希特勒本人，而且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隆美尔司令部也都持有这种看法。甚至在盟军战舰万炮齐轰诺曼底海岸的时候，他们还是固执己见。

由于德国人在这种突然袭击面前被吓得惊慌失措、混乱不堪，所以绝大多数盟军空降兵没有遭到猛烈的进攻。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们也纷纷从隐藏的地方冲出来，把诺曼底一带所有的电话线统统剪断，使得驻守在那里的德军孤立无援，无法聚集装甲部队迅速进行抵抗。

戴高乐的广播讲话

“西红柿该摘了。”

“苏伊士运河的天气很热。”

“骰子放在桌子上，”

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这些短语呼号，都是用标准的法语广播的。因为英国广播公司经常用这些秘密呼号与法国地下抵抗组织联系，现在即便德国监

听站收听到这些呼号也不会引起多大的怀疑。

但是，盟军总反攻开始之后，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句呼号引起了德国人的注意。这句呼号引用了《秋赋》中的一句诗：“阴郁沉闷刺透我们的胸膛。”

不久，这种广播不再使用暗语了。

“英国广播公司，现在，我们向各位听众发布一条新闻。”

“这里是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电台，现在向法兰西人民播音。”

接着，收音机里传出一位女播音员的声音：“这里是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法国公民们，现在请戴高乐将军讲话……”

夏尔·戴高乐将军是法国著名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领袖。巴黎沦陷后，他一直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国”抵抗运动。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他那庄严的声调、炽热的激情，通过无线电波在欧洲大地回荡着。毫无疑问，遍布法国各地的地下抵抗组织司令部都可以通过耳机听到这飞越英吉利海峡的声音。

“法兰西人民，一个伟大而神圣的战役开始了！”

这是在号召法国人民行动起来，拿起武器，帮助那些正冒着纳粹的枪林弹雨登陆和空降在法国的盟军部队。它号召法兰西人民不惜一切代价，在这场残酷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同他们憎恨的普鲁士邻国进行殊死拼杀。

“打倒德国鬼子，法兰西万岁！”戴高乐高声呼喊，呼吁法兰西人民重新振作起法兰西精神，动员起所有的地下武装力量，狠狠打击残暴的敌人。

第七章 血故海滩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晨，英吉利海峡。

海水翻腾起伏，寒风卷起的层层浪花令人头晕眼花，加之海面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气，让人们对整个海峡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当东方的地平线上闪烁着晨曦的光亮时，在离诺曼底海岸线约几百米的海面上，漂浮着一艘X-23微型潜水艇。它用灯光不停地向后面的舰船传递着信息。

这艘X-23微型潜水艇已经在海底行进了48个小时。它肩负的任务是，为盟军的登陆艇发起最后攻击指示精确的登陆地点。这是第一艘到达进攻地区的舰只。

在这艘潜艇的引导下，没过多久，成千上万艘舰船，从小登陆艇到大战舰，借着英吉利海峡弥漫的雾气，一排一排，一列一列魔术般地出现了。

H时之前

登陆前火力准备的空中轰炸，早已于午夜开始。

黑暗的天空中不时传来重型轰炸机大编队的引擎声，这声音低沉而又有力，仿佛要把整个天空连同德军地面防御设施一起震碎不可。

不一会，引擎声被飞机的俯冲呼啸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所掩盖。黎明前灰暗的大地上不时发出炸弹爆炸的闪光……

按照战前的火力准备协同计划，空中轰炸首先由重型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对经过选择的德军岸炮阵地进行攻击。

在5时前这段时间内，英军的1056架重型轰炸机对德军10个最重要的海岸炮连以及登陆附近的通信设施倾注了5000多吨炸弹，德军在滩头上的海岸炮阵地纷纷中弹起火。

紧接着，美军第8和第9航空队的1630架“解放者”式、“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对德军防御工事实施了猛烈的空中攻击。这些飞机向海滩防御设施倾注了4200吨炸弹。轰炸一直持续到部队开始抢滩登陆前10分钟。

火力支援舰只于1时40分就进入了指定的航道抛锚。在空军的轰炸机刚一完成任务退出，海面上各种火力支援舰炮就喷射出一道道耀眼的火光，成吨的炮弹犹如倾盆大雨，在纳粹自诩为“大西洋铁壁”的海防要塞上开了花。

当各型登陆艇刚一到达指定位置，火力支援舰就立即向德军岸上实施火箭齐射。

如此密集而协调的火力支援，在以往的登陆作战中还从未有过。

5时50分，德军一个尚没被摧毁的岸炮连突然向盟军的驱逐舰“菲奇”号和“科里”号开火，2艘驱逐舰的周围顿时掀起了十多个高高的水柱。20分钟后，德军圣瓦斯特的大口径炮连，也对正在离海岸3100米处扫雷的一艘扫雷艇进行猛烈射击。

英军的轻型巡洋舰“黑王子”号立即还击，把敌炮连的火力引向自己，使得那艘扫雷艇得以继续扫雷。

5时36分，德军的重型炮弹开始落在盟军的各重巡洋舰附近。

此时，随着各运输登陆艇的临近，盟军海军编队司令决定实施预定的舰炮火力准备，瞬间各舰都向其指定的目标开火。

6时10分，支援飞机按计划开始在“U”编队与海岸之间施放烟幕，但是负责掩护“科里”号的那架飞机被德军防空炮火击中，拖着一道浓烟，坠落海中。“科里”号战舰因无烟幕掩护，成了德军几个岸炮连集中射击的目标。为躲避敌人炮火的射击，“科里”号在狭窄的水域内快速进行机动航行，并不停地射击。可是，没多久“科里”号碰上一枚水雷，只见“科里”号军舰的中部突然“轰”的一声燃起了大火，很快地倾斜、沉没了。

此刻，其他扫雷舰艇正在紧张地在换乘区、上陆通道、火力支援舰只的接近航道和火力支援区内开始扫雷。

随后，登陆输送编队陆续到达指定海域，英、美军分别在离岸7海里和11海里处建立了换乘区，在灯标的指引下，沿清扫过的航道各就各位，然后陆续放下小舟，18万登陆部队已做好准备，等待着换乘时刻的到来。

在盟军的“霸王”作战计划中，美军选定的登陆滩头是沿康坦丁半岛东海岸下半段向东延伸到贝辛港以东的“犹他”滩头和“奥马哈”滩头；英军和加拿大军队选定的登陆滩头则从贝辛港一直向东，延伸到乌伊斯特勒昂，分别叫做“黄金滩”、“朱诺滩”和“剑滩”。两条登陆线的长度均在45公里左右。

美军进击任务由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指挥的第1集团军担任；英、加军的进击任务由迈尔斯·登普西中将指挥的第2集团军担任。整个“霸王”作战由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委托英国陆军中将蒙哥马利直接指挥。

登陆作战中最为激动人心的突击上陆阶段就要开始了。

“犹他”滩头

“犹他”滩头是美军第4步兵师登陆的地点。这是康坦丁半岛东岸的一段长达15公里的海滩，海滩本身是一段坡度不大的黄沙坡，纵横着数不清的小溪。沙坡上有几道抗登陆障碍物，低潮时这些抗登陆障碍物大约有270—360米宽。

越过障碍之后，就是几米的干沙滩，那里到处都是浮木、海草和贝壳，在干沙滩的后面是90—136米低沙丘地带，有的沙丘上长着野草。

靠着沙丘对海的一面，德军筑起了一道混凝土壁垒。在实际登陆的部分海滩的北端，沙丘比其他地方稍高些，叫做瓦拉村，这是用离那里最近的一个内陆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

海滩的后面则是淹没了的牧场，向内陆延伸大约3.2公里。若干条堤道穿过这些泛区，它们是通过沙丘到达海滩的捷径。

为登陆需要，美军将这一长长的海滩分成8段，各段都以英文字母命名，每段再分成红绿两滩，但是，第一梯队实际只使用了最南端的两段。

4点05分，东方天际渐渐泛出了鱼肚白。美军“贝菲尔德”号运输舰及其随行舰艇在这里抛锚，换乘开始。选定为换乘区的水域位于靠海一面约10公里处，距离海滩高潮线19公里，盟军登陆兵从运输舰船换乘到登陆用的小型冲击艇上。

美军的运输舰在浪头高达6米的海峡彼涛中抛锚。下降的铁锚链条在链管中发出震耳的嘎吱声，然后是铁锚投入英吉利海峡黑色水面所击起的水溅声。

即将登陆的士兵们早就在悬挂在吊艇架上的20艘小型登陆冲击艇中等

待，小艇离水面很高，不停地在空中晃动。忽然，舰上的扬声器不停地广播：“放艇！”于是，吊艇架的绞车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小艇开始下放。

这是个紧张的时刻，看上去仿佛是海浪把小艇从军舰的两侧掀了出去。小艇在水面上漂浮不定，直到小艇的螺旋桨发挥作用为止。这些小艇在黑暗中上下翻腾，里外湿个透，然后穿过一段漫长的波涛汹涌的海面，朝着预定的集结区驶去。

整个登陆部队编为 26 个艇波，它们将在控制艇的引导下向海滩冲去。参加突击的 32 辆两栖坦克，利用康但丁半岛的有利地形也安全下了水，其中 28 辆完成了 2 海里的航程，与第一批突击部队一起登上滩头。

从 5 点 30 分开始，舰炮开始进行密集的火力准备，遮天盖地的炮火使登陆兵无法看清岸上的任何目标，第一波登陆艇只能靠罗盘导航驶向登陆点。

实际上，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晴朗日子里，从这个换乘区向海岸方向眺望，也只能看清圣马科夫岛，而看不清海岸，甚至快到岸边时也看不见能够帮助登陆艇艇长辨别位置的塔尖、楼房和明显的高地。

5 时 42 分，在忙于登陆的舰船中，突然听到“轰”的一声，顿时火光冲天，1261 号钢壳猎潜艇触雷沉没了。15 分钟后，579 号坦克登陆艇在驶往绿滩中也触雷沉没了。

6 时 30 分，即原定的 H 时，美军第 4 师步兵涉水 90 米后准时上陆。令他们奇怪的是，他们既没有遇到拍岸浪，也没有遭到德军的射击。他们的眼前是一片静静的沙滩。

但是美军上岸后马上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原定的登陆点，而是向南偏了 1800 米！

登陆部队攀爬上前滩，前进了 450 米，只遇到一些零星炮火的袭击，这不禁使他们又惊又喜。原来，这个滩头的后面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洪水，德军一直认为盟军根本不会在这儿发起进攻，因而，部署在这个滩头上的德国兵战斗力比较差，不像驻守其他大部分防线的德军那样都是些坚韧顽强、训练有素的作战人员。

此时，许多德国兵被震耳欲聋的炮击吓瘫了，一直龟缩在掩体内。

况且，这里的防御工事既少又弱，而且埋设的地雷也很少。这一意外的发现使登陆指挥官改变了原来的决心，各突击艇波就在这里上陆。

很快，各种涂了颜色的巨大的屏幕和其他表示“T 绿滩”和“U 红滩”的标记在这里树立起来了。它们都是为了利于后续部队登陆而树立的醒目标志。接着，突击工兵开始排除地雷和海滩上的障碍物，为蜂拥而来的后续部队扫清道路。

远处，那些坚守在大炮旁的德军，看到泡沫飞溅的海浪中冷不防冒出了坦克，而且还喷吐着火焰和高爆炸弹，不由得吓愣了。这时德军虽已调转炮口对准这个滩头进行轰击，但潮水般的美军登陆步兵、炮兵、坦克和军车还是不断地涌上滩头。这些部队在两栖坦克的配合下，沿着跨越洪水区的堤道迅速向前推进。有些堤道的出口处在前一天晚上就已为盟军伞兵部队所占领。

到了傍晚，美第 4 师仅付出了伤亡 197 人的代价就已到达了卡朗但与圣梅尔—埃克利斯之间的主要公路一线，在这里突破了希特勒的“大西洋铁壁”。

“奥马哈”滩头

“奥马哈”滩头是美军陆军第5军的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登陆的滩头。美军霍尔海军少将指挥的“O”编队担任运送任务。然而，这个滩头登陆的情况可远没有那么走运。

“奥马哈”滩头海滩宽6.4公里，两端各有一道高达30米的悬崖峭壁俯瞰着滩面。滩面先是一段很长的沙质岸坡，岸坡尽头是陡峭的鹅卵石边岸，大部分边岸后面筑有防波堤。一部分边岸后面虽然没有防波堤，但那儿尽是柔软的沙丘，车辆同样无法通过。离岸不远还有一块海拔45米的高地，也俯瞰着滩头。

整个滩头一共只有4条狭隘的河谷可供车辆开上这块高地，而每条河谷内都横亘着一条注入大海的溪流。在这些天然屏障的后面，又是一片沼泽地，只有一条铺石公路和几条马车路从中穿过。

这个滩头是德军异常坚固的设防地带。这里的海滩靠岸的一边已经密集地设置了3道水下障碍物：第一道是“比利时牛棚门”，这是设置在水中的一种2X3米大小的钢质构架，柱上几乎挂满了饼状水雷；第二道是纵深达2.4—3米的木质或混凝土水中拒马，其中1/3挂有水雷；第三道还是钢质带角的拒马，也全部挂有水雷。

此外，在平坦的沙滩上密布着反坦克壕和地雷，并且在每条通路两侧都有大量的火力点。尤其是俯瞰着海滩的那块高地上，设有数不清的火力点和防御哨所……

散落在海岸边上的一些小村内，德军也都布设了重兵。在这一切的后面，便是一大片洪水。

登陆部队即使越过了水中3道障碍物，要向滩头进发时，也首先得穿过德军层层设下的布雷区，反坦克壕沟和楔形混凝土障碍物、有刺铁丝网以及相互交叉掩护的密集据点。

而更可怕的是，盟军对这里敌情的掌握是错误的。盟军情报部门一直认为防守在这里的德军是战斗力很差的海防第716师，可是，实际上扼守这些防御工事的德军部队是刚从别处调来的一个战斗力很强的精锐机动师——德军第352师。

在这段最危险的登陆地区内，大海也更为汹涌狂暴。

美第1师、第29师一部于H时之前13分钟抵达“奥马哈”的西半部。

敌人在沿海海底设置的众多障碍物使许多满载士兵的小艇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停滞在海上。这些船只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纷纷中弹起火。

盟军28辆水陆两栖坦克刚开上海滩，就遭到德军的炮火反击，盟军有2艘坦克登陆艇被击穿在海滩上，9辆坦克被击中起火。东段比西段更惨，指定在东段上陆的32辆坦克只有5辆上了岸，盟军相当数量的坦克沉入了海底。

这天能见度很差，进攻前的飞机轰炸和舰炮轰击未能压制住这一登陆点的德军防御火力点，而一些登陆艇也由于着急和慌忙，发射出一排排威力强大的火箭炮弹并没有准确落到敌军阵地上，而是在突击部队前面的浅滩上爆炸开花。

一些登陆艇穿过激浪颠簸着驶抵海滩。第一批步兵由于晕船而被折腾得虚弱不堪，力气全无。负载沉重的步兵跌跌撞撞地走下船来，跳到水中，随

即遭到德军猛烈炮火的袭击。

霎时间，死去的和负伤的士兵横七竖八地布满了海面。有些士兵设法躲在滩头的障碍物后面，才幸免一死。接下来的一批登陆部队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奥马哈”海滩上真是一片混战。

但是，在西西里岛建立奇功、不屈不挠的美军第1师，继续冒着敌人的炮火向海岸挺进，后续部队的士兵们在1—1.2米深的水中冒着敌人猛烈的射击顽强地向前冲击，他们越过那些在海水里已经死去和负伤挣扎的战友，隐蔽在前面行驶的坦克后面，编成纵队，向岸上猛烈进攻，许多人死在德军的枪口下和不断上涨的潮水里。

负责开辟通路的14个水下爆破队以伤亡52%的巨大代价开辟出了5条通路和3条不完整的道路，但又未能标示出来。然而，美军仍异常顽强地继续向海岸冲击，各突击艇波基本上都在按10分钟的间隔前赴后继地向岸上冲击，在海军舰艇强大火力的支援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在西部登陆的116团，A连伤亡66%，E、F、G三个连几乎全部被消灭；在东部的第16加强团情况更糟，本应在E红滩登陆的E、F连却登上了F绿滩，而本该在这里登陆的A连却跑到了根本不打算用的F红滩……

这里的伤亡真是惨不忍睹，该团E连连长及104人全部阵亡，而原有180人的F连仅有2名军官幸存……

不过，也有一些士兵幸免于难，他们的登陆艇由于侧风所致，稍稍偏离了原定的滩头，停靠在一块硝烟弥漫的海滩上。结果，差不多有整整一连士兵攀上了防波堤，又很快设法穿过布雷区。不久，一支突击队也随后赶到，步兵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大约200名士兵在千钧一发之际赶抵高地，及时击退了德军对滩头的反扑。

海上炮击使德军防御设施和岸上的矮树丛纷纷起火，很快，大约2个营美军在浓烟的掩护下，又登上了滩头。一些士兵趁敌人还来不及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住前进的道路时就抢先冲了过去。

滩头上，载有部队、大炮、车辆的登陆艇源源不断地涌来，炮弹在它们头上纷飞爆炸，敌军机枪对准它们疯狂扫射，登陆艇和车辆纷纷起火，弹药频频爆炸，登陆士兵似乎已无逃生的希望。

然而，坚韧不拔的战士们很快从手足无措的惊恐状态中清醒过来，他们编成若干小队，尽管不断遭到很大的牺牲，最后还是在炮火连天的布雷区中夺路而过，向距离最近的防御工事发动了攻击。一些士兵在驱逐舰炮火的支援下，攀登上左侧的悬崖，摧垮了敌军阵地，开始向贝辛港及港口那边英军登陆的“金滩”进发了。

首批在滩头突击登陆的那一个团，真有些支持不住了。垂头丧气的部队被困在布满尸体和船体残骸的滩头上。

该团团团长泰勒上校对士兵们说：“这个滩头上只留着两种人：已经死的和快要死的——现在让我们冲出这个鬼地方吧！”

部队的士气又逐渐振作起来。

接着，泰勒将士兵们临时编成若干支小部队，果断地向外突围。他们且战且进，最后一鼓作气打到并冲过了科勒维尔。

由于从德军手中夺得的那块小得可怜的滩头阵地始终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而发起决定性强大攻势所必需的装甲力量和大炮仍未能冲过敌军的封

锁，为了改变形势，美军第1步兵师师长许布纳将军孤注一掷，要求驱逐舰冒着有可能杀伤自己人的危险，向德军炮群和火力点作抵近射击。

驱逐舰发挥了巨大威力，德军士兵被迫举着双手从工事中走了出来，美军步兵在由登陆艇送上岸的两栖坦克的支援下，开始向内陆进军。工兵能集中力量来扫清雷区了。

不久，由身经北非和西西里战役的老兵组成的美军第1师主力，从狭窄的滩头阵地列队出发了。

下午，当第二梯队的日编队到来时，美军的进攻力量得到了加强，情况也大有好转。

黄昏时，美军在“奥马哈”滩头阵地好不容易为军车开辟出一条道路来。这时，一些坦克和自行防坦克炮轰鸣着穿过雷区，前去接应步兵部队，向附近内陆设有重防的村落发动进攻。

到天黑时，部队前出纵深已达1.6—2.4公里，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但也终于突破了“大西洋铁壁”。

“奥马哈”滩上的霍克角之战，值得特别一提。

霍克角是一个钝三角形海角、屹立在狭窄的岩岸上，高35米，位于“奥马哈”最西的一个登陆点以西约5.6公里的地方。

德军在那里配置了一个155毫米岸炮连，有火炮6门，还有混凝土的观察测距台。这些海岸火炮的射程都为22500米，它们控制了美军“犹他”和“奥马哈”两个登陆地段。德军作战计划人员中没有一个人相信美军在这里登陆能获得成功，除非霍克角被压制或者被占领。

盟军陆军航空兵第8和第9轰炸机司令部从4月14日以来曾三次轰炸霍克角。在D日H时以前，盟军“得克萨斯”号战列舰又对它发射了大约250发炮弹。“萨特利”号和“塔利邦特”号驱逐舰参加了在6时45分结束的对霍克角的最后射击。

但是，无论是盟军高级将领，还是直接的作战指挥官，谁都不敢设想这些轰炸和射击会使敌岸炮完全失去效能，因此，在战前就计划在登陆的同时对霍克角实施一次特遣突击。

布莱德雷将军认为这次突击任务将是他的士兵们所执行过的任务中最艰巨的一次，几经考虑，最后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美国陆军第76别动营去完成。全营200名士兵由美国陆军中校拉德指挥。

特遣突击计划规定，别动队的任务是从一处由几个机枪阵地掩护的坎坷不平的鹅卵石海滩上陆，然后攀登上一处有10层楼房那样高、几乎是垂直的悬崖，并迅速占领那里的岸炮阵地。

当这个突击计划送到布莱德雷将军的指挥部时，他的情报军官表示：“不能这样做。只要有三个拿扫帚的老太婆站在上面，就完全能够阻止别动队员登上那个悬崖。”

然而，还是这样做了。

为了能够登上那个该死的悬崖，在拉德中校的监督下，6艘突击登陆艇各安装了3对（6个）火箭筒，发射的火箭能把攀登绳索带到悬崖上去。第一对火箭携带的是3/4英寸粗的普通绳索，第二对火箭携带的是备有手握套环的同样粗的绳索，第三对火箭携带的是绳梯。每根绳索或绳梯上都装有小锚，以便牢牢抓住悬崖那边的地面。

突击登陆艇还携带了轻便的、可拆卸式的梯子，可以很快接长到33米，

同时，还备有4辆水陆汽车，车上装备了从伦敦消防队借来的30米长的消防梯。

这些器材曾经在英国斯沃尼奇附近的一个悬崖上进行过试验，证明是可以使用的。试验时，美军“萨特利”号驱逐舰也开去同别动队员们一起进行了训练。该舰配属给这支别动队，以提供火力支援。另外，一个舰炮火力岸上控制组被派去同他们一起攀登悬崖，以便协调指挥舰炮火力。

别动队员们充满信心：他们能够攀登上霍克角，并在德国人醒来以前拿下大口径火炮阵地。

6月6日这天，别动队员们乘坐英步兵登陆舰“阿姆斯特丹”号和“本·迈·克里”号渡过英吉利海峡，尔后换乘12艘英国突击登陆艇。美国的46号坦克登陆艇携带4辆水陆汽车，英国的91号、102号登陆支援艇和304号巡逻艇为这次登陆护航。

可是，从换乘区开始，突击登陆艇一路上灌进了很多海水，别动队员们不得不用他们的钢盔把水舀出艇外。一艘运送部队的小艇沉没了，但人员都被救出；另一艘运送补给品的突击登陆艇却连同全体艇员一同沉没了。

担任向导的英国巡逻艇的艇长把琅西角误认为霍克角，幸亏在尚未到达珀西角之前，在102号登陆支援艇上的拉德就发现了这一错误，他转向霍克角行驶，并命令所有小艇跟上。可是，这一错误迫使他们要在紧靠悬崖和遭到德军机枪射击的情况下，顶风冲过珀西角附近的急流。

英驱逐舰“塔利邦特”号驶来援救它们；7时，“萨特利”号又来替换了“塔利邦特”号。但仍有一辆水陆汽车被击毁，有两艘登陆支援艇由于逆流行驶只能缓慢前进。91号登陆支援艇的艇首被水淹没，艇尾翘起，螺旋桨打空转，就在这时，它被机枪打得到处都是洞孔，部分艇员落水。该艇艇长用0.5英寸（12.7毫米）维克斯机枪还击，并设法援救落水人员。这艘破损的小艇后来被艇员放弃而沉没。

航向错误所造成的35分钟的迟误，使德国人在舰炮火力转移以后有时间做好准备，但他们未能利用这一点。当“萨特利”号接近霍克角时，美军士兵在甲板上清楚地看到德国人正在悬崖边缘准备“击退登陆者”。该舰用炮火驱散了德国兵，并打哑了悬崖上正向它射击的一门小炮。

7时08分，天已经大亮，全部小艇驶到悬崖东面脚下的险峻岩岸。

悬崖顶上的德军为了阻止盟军登上悬崖，开始向悬崖下面扔手榴弹，并用轻武器射击。10多名盟军士兵刚刚越过水边跑到悬崖脚下的鹅卵石海滩，就被击伤了。

英国304号巡逻艇为了弥补先前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把距离接近到630米，对准悬崖边缘进行猛烈的射击。这些火力同“萨特利”号的射击结合起来，打得德国人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

鹅卵石海滩对水陆汽车来说是太陡了，它们无法架起消防梯，但突击登陆艇的火箭却起了作用，除两艘外，其余各艇至少用一根射出的绳索钩住了悬崖的边缘。梯子立即被连接到一起，在半小时的登陆时间内，150名别动队员爬上了悬崖的顶端。

别动队员们分成小组，成扇形展开，迅速越过了霍克角。但他们发现阵地上的火炮是用电线杆做成的假炮。德国人已经在D日以前把火炮转移到了后方，打算在带掩盖的永备工事全部修完以后，再立即把炮放回原处。不过，德军炮手们仍留在阵地上，他们在地下挖了很多由坑道连接的小房间，既不

怕飞机轰炸，也不怕舰炮射击。当德军看到别动队员时，就猛烈地向他们射击。

现在别动队员被孤立了。由施奈德上校指挥的一支数百人的增援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但因为没有人用无线电向施奈德报告霍克角上别动队的情况，他以为拉德未能完成任务，于是就按照出现不测事件时的行动方案，让他的人员在“奥马哈”最西边的海滩上陆。

德国人不断从弹坑和坑道里钻出来射击在霍克角顶上的别动队员。一部分别动队员忙于肃清这批敌人，另一部分别动队员趁机前出到格朗康通往维叶村的大路。大约在8时30分，他们在那里设置了路障和构筑了环形防御工事。

一支搜索巡逻队发现了从霍克角转移来的6门155毫米火炮中的4门，它们都安放在田野里，控制着“犹他”海滩，并有很好的伪装。附近还有大量的弹药。

别动队员向这些海岸炮投掷了不少燃烧手榴弹，这些炮立即燃起了大火，随后是巨大的轰响……

别动队员们终于完成了任务。

“黄金滩”

“黄金滩”由英军第30军实施登陆。该军的第50师、第51师和第7装甲师都是曾在北非战场纵横驰骋、久经考验的劲旅。

“G”编队于5时30分到达该区，从5时45分到7时25分进行了舰炮火力准备，驱逐舰、火炮登陆舰和火箭艇猛烈的炮火，使德军岸炮连的还击变得微不足道。

7时25分，第50师准时上陆，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这里的障碍物要比预想的多得多，德军在盟军可能登陆的约5公里海岸上设置了不下2500个障碍物。加上潮水上涨很快，清障工作开始得很迟，水陆两栖坦克无法下水，因此不得不在障碍清除艇抵岸后，立即由坦克登陆艇运载部队抢滩。

英军步兵和坦克在驱逐舰和支援舰只的密集炮火掩护下，不断向前推进，他们仅遭到德军第716海防师很微弱的阻击。

到D日上午，第50师的两个预备旅也上了陆。到D日日终时，该师向前推进了6.4公里，基本上到达了目标线，天黑前建立了牢固的登陆场。

6月7日，英军海军陆战队在登陆部队的支援下占领了附近的贝辛港。

“朱诺滩”

“朱诺滩”是加拿大第3师登陆的滩头。

“J”编队准时将加拿大登陆部队运到了换乘区，但由于汹涌的海浪使爆破队无法及时靠岸，再加上海岸边暗礁丛生，地形险恶，这里的H时向后推迟到7时55分，登陆艇不得不在障碍物中间抢滩，幸好这里的障碍物很分散。

猛烈的舰炮射击有效地压制了德军炮兵连和岸防工事，但当登陆先头部队登陆时，一些曾被打哑的火力点又死灰复燃了。在此危急时刻，第7旅的水陆两栖坦克在离岸900米外下水，正好赶在步兵之前登陆，第8旅的坦克也与步兵先头部队同时抵达海滩，使进攻得以顺利进行。

上午，第48突击队占领东端海滩突出部，加拿大各突击群也夺取了海滩，预备队完全按计划跟进。下午，后续部队和补给品陆续到达。先头部队进展很快，其中加拿大第3师的装甲巡逻队到达了距离岸线16公里的冈城—贝叶公路。

不久，加军与右侧的英军第 50 师会师之后，一个宽 12 海里、纵深近 7 海里的英一加滩头阵地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 剑滩 ”

“ 剑滩 ” 位于登陆区的最东端，登陆正面很窄，在这里的英军第 3 师只能集中在一个旅的正面登陆。

7 时 30 分，担任突击任务的英军步兵，在装甲突击部队和水陆两栖坦克的掩护下，越过了那一段曾被很多士兵看作是自己葬身之地的开阔海滩。不到一小时，英军就冲过了堤道的出口，为坦克部队一马当先杀向内陆打开了通路。各彼登陆兵开始陆续上陆，稳步向内陆推进。

到 D 日日终，英军第 3 师到达内陆约 6.4 公里一线，夺取了贝诺村的奥恩河上的桥梁，并与英军空降 6 师取得了联系。

总观 D 日各登陆地段的发展形势，尽管不能 100% 按预定计划实施，但“ 计划的每个重要的部分都已完成 ”。

在以后的几天里，盟军步兵经过了一场又一场短兵相接的残酷搏斗，夺下一块又一块农田，攻占一座又一座农村建筑物，逐渐地向内陆推进。

到登陆后的一周结束时，盟军终于实现了各路登陆部队的会合，巩固了一个东起奥恩河、北至基纳维尔、纵深 13 至 20 公里、大体上呈弧形的滩头堡。

第八章 纳粹恼怒大反扑

“女士们，先生们，”电台里的女播音员说道，“现在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发表讲话。”接着，广播里传来了罗斯福总统那平和而深沉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格外有力量：

6月5日的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当我向你们宣布攻占罗马的消息时，我就知道美利坚合众国的部队以及我们盟国的部队正在准备发起跨越英吉利海峡的伟大战役。

现在，我们的军队已经取得了登陆战役的成功。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祈祷。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登陆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介向全世界传播开来。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无不欢欣鼓舞。

德军猝不及防对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德军高级司令部的反应非常缓慢。直到D日的14点30分，德军最高统帅部才发布了党卫军第12装甲师加入第7集团军作战的命令；15点07分，又命令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利尔”装甲师归党卫军第1装甲军指挥，去反击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部队。

然而，德军主力离战场太远了，根本无法在当天投入战斗。

就在德军坦克奔向盟军的登陆场时，许多原来被盟军炸坏的道路和桥梁成了严重的障碍。不仅如此，行军时德军受到了盟军猛烈的空中攻击，在投入战斗之前就遭到了相当大的伤亡。

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部队于6月7日很晚的时候才到达指定的战斗位置。但由于种种原因，6月9日以前不能发动反攻。这使盟军登陆赢得了时间。

在D日能投入战斗的只有第21装甲师。起初该师机动到奥恩河东边的阵地上，准备袭击那里的英军空降部队。可是，当该师抵达该地区时，第84军军长又命令向奥恩河以西进攻。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冈城，而且还要费时劳师。

尽管如此，这个师终于在傍晚开始了进攻。可是后来英军的滑翔机部队在奥恩河两岸着陆了，德军被迫撤回。这样就把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让给了盟军。

另一支可用的预备队是第352师的915加强步兵团。该团接到命令后，需要向西机动20英里。士兵们一部分步行，一部分骑自行车，还有的乘法国的平台四轮平，行动十分迟缓。到下午很晚的时候，他们才疲惫不堪参加战斗。可是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与隆美尔意见一致的冯·施韦彭堡决定重新调集3个装甲师，准备与第2伞兵军一起，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分割盟军的登陆场。但是，6月10日，英国空军轰炸机彻底摧毁了冯·施韦彭堡的司令部。他的参谋长及许多幕僚都被击毙，他自己也受了伤。反攻行动不得不推迟时间。

盟军登陆后，德军空军立即从德国和意大利飞来增援，共出动了大约1000架各型飞机，其中绝大多数是战斗机，还有45架携带鱼雷的容克-88式飞机。从6月7日开始，每天午夜过后不久就空袭盟军阵地1—2次，扫射岸上的部队，轰炸盟军海上的舰船。

在一周内，为攻击盟军舰船，德军共出动轰炸机和鱼雷机1683架次，盟军“梅雷迪思”号军舰被炸沉，不少舰船受伤。

很快，盟军加强了空中作战，坚决截击德军的战斗机。

德军空军还试图对英国本土进行空袭，可是损失太大。德国空军和盟军空军的实力大约为 1 比 50。德机不断遭到截击，不得不在途中丢弃所携带的炸弹。

盟军登陆的兵力迅速增加。到 6 月 10 日，盟军已经据有一个防守很好而又连成一片的登陆场，它的纵深足以保护登陆海滩不受德军炮火的袭击，并可为战斗机修建简易跑道。

6 月 11 日，美军占领了卡朗但，打通了“奥马哈”和“犹他”之间的主要通道。英军也试图向冈城挺进。盟军已在内陆构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盟军的战斗机可以从 6 个前方小型机场出动作战。

德军 E 级艇的干扰

毫无疑问，盟军在 D 日取得了成功，但能否发展这一胜利，则要看后续部队能否按计划登上诺曼底。

德国人在抗击上陆盟军的同时，千方百计地阻止盟军增兵。为此，德国海军司令部制定了如下计划：

1. 驻瑟堡的第 5 和第 9 鱼雷艇支队执行在登陆地域内布雷和鱼雷攻击任务（特别是在美军地段）。

2. 驻布洛涅的第 2 和第 4 鱼雷艇支队，在韦斯特朗附近布雷并在东部海军特混舰队活动区进行鱼雷攻击，方便时可从勒阿弗尔和瑟堡出发。

3. 驻奥斯但得的第 8 鱼雷艇支队在海峡东部巡逻。

此外，德军大量使用 E 级艇攻击盟军的各型舰船。

德军的 E 级艇是一种高速小艇，航速在 30—40 节，这个速度比一般的军舰速度要快许多。这种小艇对大型军舰完全可以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E 级艇配备了比较强的火力，艇首有鱼雷发射管 2 座，40 毫米高射炮 1 门，双管 20 毫米炮 1 门，单管 20 毫米炮 1 门，机枪 9 挺，火箭发射器 1 座。德国海军使用 E 级艇主要攻击盟军的护航运输船队，有时也用它来布设水雷。

另外，德国人手里还掌握着一种秘密武器——水压水雷，当时盟军尚无法对付这种水雷。

盟军针对本次作战舰船多且集中，舰艇机动范围小，而盟军握有空中优势的特点，决定采取固定的防御体系：

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海军军区以及多佛尔海军军区共同负责警戒英吉利海峡；东、西两个特混舰队分别负责各自的登陆地域翼侧警戒。东、西两个特混舰队的司令又在各自的警戒区内划分了若干分区和警戒线。

这时，对盟军增兵行动最大的威胁就是德军 E 级艇和潜艇，盟军遭受损失的消息不断传来：

7 日夜到 8 日晨，从瑟堡出航的德军第 9 支队的 E 级艇攻击了由坦克登陆舰和大型步兵登陆艇组成的船队，2 艘坦克登陆舰被击沉，1 艘被击伤。

8 日夜到 9 日晨，E 级艇攻击了由 17 艘舰船组成的 EBC3 船队；另一群 E 级艇攻击了 ECM1 船队，2 艘坦克登陆舰被击沉。

9 日夜到 10 日晨，E 级艇又击沉了满载弹药的英国近海船；第二天夜里又有 2 艘拖船被击沉，一艘护卫舰舰首被炸掉……

形势表明，必须彻底制止 E 级艇的疯狂进攻。

6 月 14 日，按照拉姆齐的要求，18 架“蚊”式战斗机和 335 架“兰斤斯

特”式轰炸机空袭了在勒阿弗尔集中的 E 级艇编队，一举击沉各种舰艇 39 艘，重创 8 艘。

15 日，盟军又空袭了布洛涅港。结果，E 级艇从此只能进行有限的布雷行动，而德国潜艇在盟军强大的空中优势下也只能望船兴叹，毫无作为。

V-1 火箭的报复

对于盟军的诺曼底登陆，希特勒开始报复了，他发誓要让英国伦敦很快变得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更为可怕。

6 月 13 日那天晚上，沿英国东南海岸出现了凶险的征兆。

空袭警报器在多佛尔的峭壁上尖声嘶叫，防空探照灯在英国乡村的上空划出由无数个光柱组成的巨大十字。然后，双筒自动高射炮的红色曳光弹像喷泉似的在沿海数英里长的夜空中喷射。火箭炮也立即发射。

当弹壳碎片穿过灌木丛雨点般落下时，人们发现一道道亮光划破夜空——德国火箭从英吉利海峡对岸飞到英国内地，在撒满月光的田野上像横冲直撞的编蝠一样地呼啸着，如同成百上千的吸血鬼飞来吸吮英国人的鲜血。

这就是德军新研制的秘密武器—V-1 型火箭。它是一种用弹射器发射的飞航式导弹，重 2.2 吨，长 7.6 米，飞行高度 2000 米，时速约 600 公里，射程可达 370 公里，携带炸药重 7000 公斤。

为了对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的行动进行报复，迫使英国和谈，1944 年 6 月 13 日夜，德国首次向英国发射了 10 枚 V-1 火箭，其中 4 枚落在英国领土上。

6 月 15—16 日，德国又发射了 200 枚火箭，在飞越海岸的 144 枚中育 73 枚击中伦敦。在各种气象条件下，V-1 火箭的威胁始终存在，它的袭击给伦敦市民带来巨大的恐慌。

空袭警报不停地嘶鸣着。四处传来高射机枪向空中徒劳无益射击的声音，火箭仍不断地飞来，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又传来一阵爆炸声。

防空高射机枪更猛烈地射击着，防空警报器的声音不断地响着，而且越来越刺耳，越来越尖利。到 7 月 6 日止，从法国沿岸各发射场发射的火箭共有 2754 枚，伦敦平均每天要挨 100 枚火箭袭击。大不列颠曾经遭到过可怕的空袭。盟军于 6 月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平民们确实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不仅期待着胜利，而且希望以后再不会遭到空袭了。可是，如今德国的新式火箭开始大量袭击伦敦，平民们的希望破灭了。令人沮丧的影响不限于平民群众，前线的士兵也开始担心家里亲人和朋友。

因此，必须尽快地阻止德军的火箭发射。很快，盟军最高司令部掌握了德军火箭发射基地的位置和制造工厂所在地，尤其是火箭仓库位置。没过几天，英国皇家空军飞临法国北部，成功地将德军火箭储存库炸毁。到 8 月底，V-1 火箭已不再构成严重威胁，希特勒所宣称的“奇迹”并没有出现。

希特勒说：“必须坚持抵抗！”盟军登陆，非同小可，纳粹将军们慌了手脚，伦斯德和隆美尔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的时候了。

6 月 17 日，希特勒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吉瓦尔同他们开会，讨论形势。开会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

有趣的是，这座避弹室曾准备在 1940 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希特勒的大本营，但是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了 5 个夏天，德军非但没能向英国进攻，

如今反而正受到盟军的进攻。

希特勒脸色苍白，神经质地摆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间的红蓝铅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元帅和将军们站立着。

他简单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恨地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并要在场的所有战地指挥官负完全责任。

他说：“我命令全体将士，必须坚持抵抗，尽快收复失地。”

两位元帅向希特勒力陈让德国陆军在诺曼底流血送死是不明智的，他们要求把第7军有序地向塞纳河方向撤退，以免被盟军歼灭。因为撤至塞纳河一带后，第7军可以会同德军第15集团军一起，与盟军进行一场虽属防御性、却是机动的作战，至少会将盟军迟滞在对德军有利的一线。

希特勒对上述建议不感兴趣，对其他任何建议也都听不进去。特别在随机调动部队方面，他甚至不肯给这些陆军元帅们比以往更多的自由。

希特勒不但对陆军元帅们的忠告置之不理，反而滔滔不绝向他们保证说，新的V型武器，即前面提到的火箭，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陆军元帅们要求说，既然这种武器如此有效，就应该马上用来对付盟军所入侵的海滩，或者用来对付在英国南部盟军部队集结的港口。而希特勒却坚持必须集中轰炸伦敦，“以便使英国转向和平”。

这样，德军防御部队只能守在不断崩溃的防线上，毫无希望地坚持下去。陆军元帅和将军们也只能勉强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冈城—阿弗朗什一线。

事实很快证明，希特勒所指望的V型火箭没有产生他所预期的那种效果，而盟军在诺曼底的军事压力却越来越大。

有一天，希特勒突然打电话询问：“我们该怎么办？”

德军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元帅反驳说：“结束战争，此外还能做什么！”

希特勒很快撤了伦斯德的职，把东线的克卢格调来接替他。

克卢格元帅是一个身强力壮而富有进取心的军人。起初，他非常高兴，并且像所有新上任的司令官一样充满信心。但是，不到几天功夫，他就变得非常严肃和沉静，因为眼前的战事太严重了。

没过多久，即克卢格上任还不到2个月，不仅整个德军防御阵线被盟军突破，而且一个数量巨大的德军集团被困在法莱兹“袋形地”，全军覆灭。

8月16日，克卢格被希特勒撤职。两天后，他在乘车返回德国的途中吞服氰化物自杀。

他在给希特勒的最后一封信中说道，虽然他认为对于其部队的失败他没有任何罪过，但他看不出在德国国内会获得多大同情。看来自杀是他可以采取的唯一的体面方法，他要求元首认识德国绝望的处境并缔结和约……”

斯大林的战略配合

6月6日下午，诺曼底登陆开始不久，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致电斯大林，通告了诺曼底登陆行动：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水雷、障碍物和地面的炮台大多已被克服。空降很成功，而且规模很大。步兵登陆进展迅速，许多坦克和自行火炮已运上岸。气象预报天气转佳。

斯大林收到英国首相的电报，十分高兴。他当即回电表示热烈祝贺：

接奉来电，得悉“霸王”作战行动业已开始，并获成功，我们同感欢欣，并祝获更大成就。

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6月中旬以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苏军的总攻将随着部队之陆续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从6月底到7月间，各项进攻行动将汇成苏军的总攻势。

攻势行动的进展情况，当随时奉告。

正如斯大林在电报中所讲，6月10日，苏联红军的夏季攻势中的第一阶段在列宁格勒战线展开，这次战役揭开了苏军1944年整个夏季进攻的序幕。这次战役从6月10日开始到8月9日结束。苏军参战的有：戈沃罗夫元帅指挥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右翼部队、梅列茨科夫大将指挥的卡累利阿方面军左翼部队，总共45万余人，火炮和迫击炮近1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800多辆，飞机1547架。战役目的是迫使芬兰退出战争，改善苏德战场北翼的战略态势。

6月10日和11日，列宁格勒方面军第21、22集团军分别发起进攻。17日，苏军突破芬军第二道防线，20日突破第三道防线，占领维堡。21日，卡累利阿方面军第7集团军发起进攻，强渡斯维尔河。25日解放了奥洛涅茨。7月底苏军进抵苏芬边境线。至8月9日，战线稳定在库达姆古巴、皮特凯一线。这次战役减轻了对苏军北翼的威胁，同时也为苏军尔后在波罗的海沿岸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23日，苏军又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二、三方面军都参加了这次战役，参战总兵力240万人，火炮36400门，坦克5200辆，作战飞机5300架。

经过激战，苏军消灭德军54万人，给予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以毁灭性扫击，苏军战线向西推进500—600公里，解放了白俄罗斯的全部领土和立陶宛的部分领土，并在波兰军队配合下，解放了波兰的东部，逼近了东普鲁士和华沙。

当白俄罗斯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的同时，苏军又发动了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7月13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乌克兰西部和波兰东部发起了进攻，苏军参战兵力有120万人。

在这次战役中，苏军共击溃德军23个师，全歼13个师，解放了西乌克兰和波兰东南部，为而后从华沙方向至柏林方向上的进攻奠定了基础。

上述三个苏军战役都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西线开辟的第二战场，苏军一系列的有力进攻，极大地吸引了德军兵力，使其不能从东线抽出部队应付西线。

第九章 战旗插上瑟堡港

天气依然晴朗。

一批批运输船队构成了海上运输的洪流，大批的兵员和作战物资从海峡对岸源源不断地运来。

启用“桑树”港

登陆开始后第2天，即6月7日，天气虽然晴朗，海面上却依然刮着5—6级的强风。诺曼底海面上一直波涛汹涌，被击伤和损坏的舰船随风飘荡……

下午，风刚一停，建立人工港的“桑树”计划就开始付诸实施了。

美军人员在乱成一团的海滩上勘察，在海面上标明各部件应该沉放的位置。当天下午，第一批准备下沉作为“醋栗树”防波堤的船只到达。冒着德军不断射来的炮弹袭击，有3艘在当天就沉放在指定位置。8日，供“桑树A”用的巨大的混凝土箱“凤凰”，也按计划开始运到“奥马哈”海面，被立即沉到指定位置。

到6月10日，美军地段的防波堤竣工，围出了一个2平方海里的港区。16日16时30分，一艘坦克登陆舰靠上了刚刚竣工的一条“鲸鱼”舟桥通道，在38分钟内至少有78部车辆通过它上了岸，“桑树A”建成了！

接着，第2条、第3条舟桥码头和外海防波堤“低音大号”陆续竣工。

此时，“奥马哈”这块只停过小渔船的荒凉海滩，一跃成为法国北部最有活力的、容量最大的港口。

与此同时，在英军“哥尔德”登陆地段的“桑树B”也建成投入使用，川流不息的人员、补给品迅速上陆。

到6月18日日终时，共有314514名人员、41000部车辆和116000吨补给品通过人工港上陆，形势十分喜人。

到6月19日为止，盟军实力与日俱增。组织完善的横渡海峡运输舰队已把大约20个师的部队送到陆上。盟军的集结速度超过德军，在诺曼底已拥有50万人左右的兵力。

盟军已经像汹涌的潮水一样，不断涌向欧洲大陆。

与此相反，由于盟军的无情主袭，再加上交通线在前些日子已遭破坏，德军元帅隆美尔不可能得到编制完整并能立即投入战斗的增援部队。有些增援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而且往往还须在夜间靠步行或骑自行车赶往前线，许多重型装备都在途中被炸毁。

丘吉尔登岸视察

6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史未资、布鲁克登上一艘驱逐舰，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诺曼底前线的英军滩头阵地视察。此时，英军已经深入内陆7—8英里了。

当他们走下舰时，蒙哥马利满怀信心地在海滩上相迎，满脸笑容。

丘吉尔一行在蒙哥马利的陪同下，驱车来到这一小块有限的法国土地。当时的炮火极稀少，天气晴朗。他们看到了此地乡间一派富庶的景象，

田野里满目是正在晒太阳或游荡着的可爱的黄白色母牛。居民们看起来也轻松多了，并且热情地向来访者招手。

丘吉尔一行又来到搬来不久的蒙哥马利的前线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设在离海滩约 5 英里的一处别墅里，房子的周围有草坪和湖水环绕着。

中午，大家在一座面向敌方的帐篷里共进午餐。

蒙哥马利将军一直兴高采烈。丘吉尔问：

“真正的前线距离我们这儿有多远？”

“大约有 3 英里吧。”蒙哥马利回答。

“现在我军是否有一条接连不断的防线？”首相又问。

“没有。”

“那么，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德国装甲兵突然闯进来，把我们的午餐给打散呢？”首相风趣地说。

“我认为德国人不会来。”蒙哥马利说。

参谋告诉丘吉尔，这座别墅在昨天晚上还遭到猛烈的轰炸，此刻在它的周围有好几个弹坑。

饭后，丘吉尔一行在有限的滩头阵地着实地视察了一番，然后，搭乘“克尔文号”驱逐舰驶回了英国本土。

第二天，伦敦各大报纸和电台都甲很长篇幅报道了丘吉尔首相在蒙哥马利陪同下的诺曼底之行，人们无不欢欣鼓舞。

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诺曼底登陆成功 2 周后，6 月 19 日拂晓时分，一场 40 年来罕见的大风暴席卷了英吉利海峡，8 级大风卷着 18 米的巨浪向盟军的人工港猛扑过来。

最先是海峡之间的运输和卸载工作被迫中断，原来的运输洪流也变成了点点滴滴。很快，海上交通也完全中断了。第二天，风依然刮得很大。盟军在滩头阵地修筑的小型跑道已根本不能降落飞机。暴风使小型水陆载重汽车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近海运输船和海岸之间到处乱撞。有的舰艇被折断，有的锚链断裂，失去控制，互相碰撞。沉重的“低音大号”随风飘流，冲向下风处。事先从英国拖来的长达 2.5 英里的“鲸鱼”通道沉没，“桑树 A”在溃散……这场大风持续了 80 多个小时，直到 22 日傍晚时才开始停息。此时，映人精疲力竭的水兵们眼中的是满海滩的破船烂车，乱七八糟的各种类型的装备。据统计，总共有 800 艘各种舰船被刮到了岸边，其中大部分受损搁浅。可怕的是，大风暴引起了登陆部队补给品的严重不足，缺乏补给使原定的横渡奥恩河的进攻无法实施，而且使本该登陆的 3 个师滞留在海上。盟军的攻击规模受到了限制，德军则可乘机调动预备队投入登陆场作战……

必须修复“桑树”人工港，才能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桑树 A”已经失去了修复价值，盟军海军司令拉姆齐将军立即组织人员全力修复“桑树 B”。到 6 月 29 日，“桑树 B”又开始接受从英国开来的补给船，到 7 月 8 日，每天的吞货量已达 6000 吨；19 日，坦克登陆舰码头建成投入使用，吞货量达 7000 吨；7 月 29 日，上岸物资达到了 11000 吨的创纪录数字，大量的部队和补给品通过人工港流向诺曼底战场。

在“桑树”行动的同时，“普拉托”行动——铺设输油管道的工程也在

进行之中，7月初如果天气好的话，这些输油管道就能以每天8000吨的速度把油料从海峡对岸送到诺曼底。

至此，盟军已经像汹涌的潮水一样，不断涌向欧洲大陆，然而，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才能使其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收复瑟堡港“桑树A”毁于大风暴，使盟军愈加感到必须马上夺取瑟堡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天气的摆布，使增援部队和补给品有一个稳定的港口。

然而，夺取瑟堡又是谈何容易！

那里原来防御就很强，其所处的位置又易守难攻，况且，希特勒下了死命令，要求守住瑟堡。

在瑟堡的所有德国人都被编入了现役，使瑟堡成为一个拥有4万多守军和几十个大口径炮兵连和暗堡炮连的要塞，在瑟堡外围，德军形成了一条比较稳定的战线。

美第7军军长柯林斯少将率部稳步地向康坦丁半岛前进，进攻锋芒直指瑟堡。6月18日，第7军切断了康坦丁半岛。到6月22日，他的兵力已增加到了4个步兵师、2个空降师、2个摩托化侦察营和2个坦克营。

柯林斯少将根据德军在最后一个阶段的撤退速度，认为不需要舰炮火力支援便可轻松地拿下瑟堡。可是德军在撤到瑟堡市的防线之后，便不再继续撤退了，而是转过身来开始转入防御，摆出了一副负隅顽抗的架式。

德军环形防御是一道从瑟堡向西延伸7英里、向南延伸4英里、向东延伸8英里的弧形野战工事和筑城地带。面对这些欲作困兽之斗的德军，柯林斯不得不改变决心，申请舰炮火力支援。

此时，该军已经推进到瑟堡近郊，第9师在左翼，第79师在中路，第4师在右翼。到6月24日夜间，第7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离该城约1英里的半圆形地带。两个海角的德军已被包围在相互隔离的两个“口袋”里。

面对这个敌人重点设防的港口，为了尽早拿下，陆军部队必须有尽可能多的炮火支援。美国海军少将戴约指挥的第129特混舰队担任了攻击瑟堡的火力支援队，该舰队下设两个大队并配有一个扫雷舰大队。

6月25日4时30分，戴约少将指挥的火力支援舰队从波特兰出航，顺利地渡过海峡。第1大队于9时40分到达瑟堡以北15海里处，第2大队在其东边数海里处，做好了火力支援的准备。

柯林斯少将生怕舰炮误伤自己的部队，所以要求各舰队开火前要占领近距离火力支援阵位，不但如此，各舰舰长还得到通知，中午前不得射击，除非敌人向他们开火。从12时起，他们才可以对那些由“舰炮火力岸上控制组”指定的目标以及向他们开火的德军岸炮连射击。

12点过去了，因为没有得到召唤，舰炮仍然保持着可怕的沉默，舰员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瑟堡。

这种沉默只持续了五六分钟，瑟堡港西边奎尔村便出现了火炮发射的闪光，德军150毫米岸炮连打破沉默，猛烈轰击了瑟堡港以北近距离火力支援区的扫雷舰，美军舰炮则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了反击。

4艘英国巡逻艇施放了烟幕，以掩护正在射击的友舰。在德军第2次齐射所激起的水柱还没有落下之前，戴约就发出信号：“对准正在向扫雷舰射击的敌炮连直瞄射击！”

顿时，奎尔村立即被炮火覆盖，一场岸舰之间的激烈炮战开始了，美军

的军舰一边规避着敌人的齐射，一边在校射飞机的协助下发出一串串准确的炮弹，正在进行进攻作战的美第7军得到了及时而准确的火力支援。

海军第2大队在转到近距火力支援区时，遭到了德军猛烈的炮火袭击，无法按计划与第1大队会合，因此，不得不去对付莱维角的敌“汉堡”炮连。这个德军岸炮连射程远、射界宽，可以对瑟堡的海上接近地进行有效射击，必须打掉这个岸炮连！

于是，这里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炮战，岸舰之间弹如飞蝗，空中、海上和陆地能看见的只有炮火的闪光、冲天的水柱和滚滚的浓烟……

瑟堡海面的炮战愈来愈激烈，虽然有些舰只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但整个火力支援舰队在校射飞机的帮助下却愈战愈勇。当上级规定的90分钟舰炮火力准备即将结束时，戴约感到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不愿按规定时间撤出战斗。在与第7军军长柯林斯少将取得联系后，舰炮火力支援又持续了80分钟。

在舰炮的有力支援下，美陆军从后面攻占了鲁尔炮台。

6月26日，第9师和第79师攻入瑟堡市区；经过激烈的巷战，德军守备司令和瑟堡海军司令投降。

瑟堡战役结束了，战场上弹坑遍地，弹痕累累，绿色植物所剩无几。在东倒西歪的纳粹掩体中，到处是废弹药箱和破衣烂衫。

在阵地后45米的小道上，有一顶钢盔，这是美军第2营的一个士兵的，钢盔前沿有个子弹孔，后边也开了口，帽子还是湿漉漉的……

自登陆日起，已有4000名美国士兵牺牲了。

德国人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已经把瑟堡变成了废墟。连接巴黎来的火车与横渡大西洋定期班船之间的火车站，被整整一列车炸药炸毁。港区内到处是沉船，并布满了水雷。所有大型起重设备和其他港口设备都被破坏了。整个瑟堡港被破坏的程度比盟军原先预计的要严重得多。

7月1日，拉阿格角和整个康坦丁半岛被盟军完全占领，守军全部被肃清。

清理瑟堡港的工作很快地展开了。第一批货物于7月16日运到瑟堡港。整个瑟堡港的清理直到9月21日才结束。

第十章 冈城大捷凯歌扬

冈城是通向巴黎的门户。

冈城这个小小的城镇，对盟军来说非常重要。它是盟军向欧洲大陆纵深进攻的枢纽所在。在蒙哥马利的作战计划中，冈城是盟军进攻欧洲大陆的左枢轴，盟国部队从诺曼底登陆后将围绕它转向东北发动进攻，直指法国巴黎和德国莱茵河。

冈城对于德军来说也是同等重要，冈城附近集中了大量的德军装甲部队以迟滞英军向东面的推进。如果盟军在这个地方突破，德军的整个第7集团军与北方的第15集团军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缺口。到那时，通向巴黎的路就完全敞开了。

为此，在科蒙至冈城之间的正面，德军集中了7个装甲师和第8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占德军在法国装甲部队的2/3。同时，在英军的左翼当面则有2个步兵师。

冈城变成了德军抵抗最顽强的战场。

“112高地”

英军于6月26日首次发起夺取冈城的大规模攻势。

进攻开始时，英军陆上和海上的大炮齐声怒吼，编织起一道道密集异常的火力网。

6月28日，英军步兵部队和装甲部队已经打到了名为“112高地”的制高点前面。

不出所料，德军次日即展开反扑。

德军为了阻挡英军的进攻，出动了数以百计的坦克展开攻势。这些德军部队中有刚从法国南部调来的装甲师，它们还来不及听取有关战区情况的详细介绍，就被送上了战场。

德军装甲部队刚从隐蔽的集合地点开出，随即遭到盟国空军十分猛烈的攻击。皇家空军能发射火箭的“台风式”战斗机发挥了特别巨大的威力。这次德军反攻所集结的全部坦克中，只有200余辆能与英军交锋，其余的坦克以及数倍于此的燃料供应车，都在盟军飞机攻击下东歪西斜地倒在公路上，化为一堆堆冒烟的残骸。

德军装甲部队的残部从三个方面向英军的突击阵地紧逼过来。不少德军坦克被盟军的飞机大炮所击毁，而更多的坦克则是被步兵使用的“派阿特”反坦克武器阻挡住的。德军坦克尽管装甲很厚，火力很强，但是在英军近距离火力的坚决攻击下，也极易被击毁。

“112高地”上炮火纷飞，弹雨如注，双方浴血苦战，僵持不下，哪一方也不能将它占领。惨绝人寰的场面比比皆是：小小的奥恩河竟被尸体所堵塞。

这次短暂的攻势仅持续了5个昼夜，但双方作战的激烈程度，在诺曼底的历史上还找不出哪次战役能与之相比。

7月带来了滂沱大雨和满天乌云。盟军的进攻不是被天气所扰，就是连连被德军所阻。

这是盟军连续遭挫、牺牲重大的一个月。是啊，盟军在D日旗开得胜，战果累累，然而此后却进展甚微，损失惨重。

不论在英国或是在美国，公众和报纸舆论都对此日益感到不耐烦，纷纷

提出指责。在两国的悲观论者看来，这一时期的反攻形势似乎已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路，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残酷阵地战。

美军占领瑟堡以后，一时打不开局面，这不免使布莱德雷感到失望，但他还是坚决对德军保持着进攻的压力。美军不顾敌军的顽强抵抗，在地形极为不利的小块田地和沼泽地内，经过3个星期的鏖战苦斗，最后，以伤亡15000人的代价，推进到已化为一片废墟的圣洛。

这个一度风光宜人的集镇，正是通往卢瓦尔河谷的良好公路的门户，该镇极为重要，美军夺下这一目标以后，就能按蒙哥马利的计划部署，发动大规模的装甲攻势。这次攻势代号为“眼镜蛇”，将由富于冒险精神的坦克战专家乔治·巴顿负责指挥。

在美军杀向圣洛的同时，加拿大军队在夺取“112高地”东北面卡皮凯机场的英勇战斗中，遭受了惨重伤亡。

7月8日，英军第2集团军以3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旅的兵力又一次发动了旨在夺取冈城的全面进攻。

为了此次进攻，盟国空军在7月7日21时50分到22时30分，对该市进行了猛烈轰炸，共投下2300多吨炸弹。

翌晨4时20分，英国第2集团军对冈城西部和北部发动了进攻。加拿大部队则向冈城的西部进攻。当天，加拿大部队攻下了西部的弗朗克维尔，而英军则肃清了该城正北面2个小镇的敌军。

到7月10日，经过残酷战斗，英军和加拿大部队突入冈城市区，占领了奥恩河北岸的那部分市区，同时一并拿下卡皮凯机场。

尽管盟军占领了冈城市区，可是河岸的广大近郊区仍在德军手里。敌军继续在奥恩河南岸的群山中掘壕固守，阻挡着英军通向法莱兹及其周围广阔平原地进攻。

蒙哥马利不失时机地命令部队从奥恩河对岸的突出阵地向“112高地”展开强大攻势。7月15日和17日，冈城以西的全部英军部队都卷入残酷的激战，没多久即有3500人伤亡。蒙哥马利的意图是：一方面将敌人牵制在“112高地”附近，一方面在冈城东面和南面发动一场代号为“赛马会”的大规模攻势，吸引德军正在源源开抵战场的大部分装甲力量，诱使德军将最大限度的装甲力量用于对付英军，这样，就有利于美军在右翼取得突破，巴顿就能率领他的突击部队从圣洛直插布列塔尼半岛和卢瓦尔河。

德军党卫队第12装甲师此时已丧失了70%的实力，而另一个德军装甲师也损失了75%的兵力。

“赛马会”攻势

英军对德军防御阵地实施强有力的轰炸之后，随即展开了“赛马会”攻势。

隆美尔事先也料到了这一着。他在纵深10英里设防坚固的防御区内，精心配置了大量坦克和各种火炮，此外，还层层布下数以百计的88毫米火炮和6管火箭发射器。

隆美尔分兵把守着各制高点。早在数月前他就想过，万一这里的作战不能迅速把敌人赶入大海，也要在这一带摆开战场与敌周旋，并最终将其歼灭。然而，命运却注定隆美尔不能亲自指挥这场战斗。7月17日下午，隆美尔视

察前线后驱车返回总部，途中遭到一架低空巡逻的皇家空军战斗机的扫射，结果翻车受伤。隆美尔人事不省，伤势很重，被送入医院，从此再也没有重返战场。出院后，隆美尔由于参与谋杀希特勒的秘密活动，于1944年10月自杀。

“赛马会”战役的第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损失了200辆坦克和1500名士兵。在进攻部队与法莱兹开阔平原之间隐蔽埋伏的德军88毫米火炮群火力极为猛烈，英军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不顾牺牲惨重，持续猛攻了72个小时。

7月19日，惊雷骤起，大雨如注，战场顿时化为一片泥潭。蒙哥马利只得命令停止进攻。按蒙哥马利的设想，这场大规模攻势将一举踏平德军防御工事，可英军损失了400多辆坦克，牺牲大量步兵后，却只不过楔入敌阵7英里，建立起一条很不稳固的狭长突出阵地。“赛马会”攻势没有取得成功。

尽管德军设法顶住了“赛马会”攻势，但这一攻势却使他们大为惊恐，并使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终于相信，诺曼底登陆确实是盟军的主要入侵行动。希特勒急令守卫加来海峡的训练有素的第15集团军25万士兵立即投入诺曼底之战。

可是，由于塞纳河南岸大片地区内的交通线均遭破坏，第15集团军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开抵诺曼底后，为时实在太晚了。到7月5日，盟军百万大军已在诺曼底登陆上岸，而德军投入战斗的人数尚不及此数之半。

这时，英军正在从奥恩河至科蒙这条40英里长的战线上作战，美军的战线则由科蒙向西绵延40英里。德军在其防线上的两个重要突出部科蒙和冈城，集结了他们的大部分装甲力量和炮兵部队。尽管上述两条战线表面上处于僵持状态，但盟军实际上已占领了实施突破所必需的阵地。

巴顿将军不久将率领装备精良的第3集团军实施这场打击。

“眼镜蛇”攻势

巴顿的闪电进攻将是“眼镜蛇”攻势的高潮。在“眼镜蛇”攻势的部署过程中，蒙哥马利加强了对冈城的牵制性攻击。

蒙哥马利后来评论说：“我们不顾一切地要使德国人相信，这场对冈城的进攻乃是盟军的一次主要攻势。……在接下来的4个星期中，英军就肩负起牵制该战区占优势的敌军兵力的任务，而在此期间，为了美军的突破，我军频频调动，进入阵地，以迷惑敌人。在我们登陆后的第一个星期内，整个盟国世界一片鼓噪，纷纷要求发动闪电进攻，而英军却克制忍耐，心甘情愿地充当配角。”

7月间，战斗愈演愈烈，伤亡日见惨重，无论是美军战线或是英军战线都是这样。美军沿康但丁半岛一步一步向南推进，逐渐进入了一片河流沼泽密布、行动更加困难的地域。不过，到7月中旬，美军还是建立了一条按计划实施打击的进攻线，从而也就能打破僵局，让盟军的坦克部队向欧洲腹地长驱直入。

这条成败攸关的战线从古城堡圣洛一直延伸到西海岸。英军将扼守冈城，而自冈城到康坦丁半岛这条战线上的所有盟军部队，将全面展开攻势，向东回旋。接着，盟军将兵分两路：一路向南发动强大攻势，直指卢瓦尔河畔的南特，以切断布列塔尼半岛及其岛上各港；另一路则挥师向东，沿一条

与卢瓦尔河相平行的路线迅速向巴黎南面的奥尔良隘口挺进。随后，盟军将迅速调转过来，向东面的塞纳河大举推进。

7月6日，巴顿渡过海峡，进入盟军设在康坦丁半岛上伪装得很巧妙的临时营地，同时，美第3集团军的首批部队也开始在“犹他”滩登陆。登陆部队未遭到任何抵抗和射击，也未遭到任何轰炸，甚至涉水湿足的也没有几个人。

巴顿告诉随军记者说：

“我将从敌军的西部防线进行突破，然后分兵两路：一支装甲先头部队将拦腰切断布列塔尼半岛，直取布勒斯特；同时，另一支装甲先头部队则向东前进，准备围歼德第7军团。”

巴顿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我准备在两星期后率师出击。到11月11日我的生日那天，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就在“眼镜蛇”攻势开始之前，德军从冈城抽调了2个装甲师到美方战线上来，这样德军用以对付美军的兵力就增加到9个师——大多是由其他溃散部队的残兵败将拼凑起来的。尽管德军不断遭到盟军的大规模空袭，运输困难，但是他们在西线的兵力还是由58个师增加到65个师。

7月25日，这场旨在为巴顿闪击部队迅猛突进而打开突破口的“眼镜蛇”攻势开始了。

盟军对圣洛以西一块长5英里、宽1英里的长方形敌军阵地实施了大规模炮击，此外还出动了大约3000架美国空军轰炸机，朝它扔下4000吨高爆炸弹、杀伤炸弹和凝固汽油弹。

据德军将领拜尔莱因说，美国飞机的轰炸使这一地区布满了巨大的弹坑。拜尔莱因估计，阵地上的德军部队有70%丧失了战斗力——不是被炸伤、炸死，就是吓得神智不清，呆若木鸡。巴顿的部队就从此地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在通往突破口的路上和突破口周围是一片溪流沼泽密布、行动困难的乡间田野，3个强悍的美军步兵师——经过非洲和西西里战役的劲旅，一路上且战且进。他们历经艰苦，一步一步地夺得了能使坦克部队列队展开的阵地。

在隆隆的坦克和小翼翼的步兵向前推进时，美国空军第9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为其提供了支援。坦克先头部队中设有目测监视哨，与随行低飞的轰炸机保持直接通话联系，而这些轰炸机则随时准备根据地面部队的指令，对各目标进行轰炸。

7月27日的战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军退却了，库汤斯落入盟军之手，负责防守这条战线的德第7军团开始后撤。撤退很快就演变成一场溃败。盟军终于成功地取得了突破。

现在，巴顿的任务是横扫布列塔尼，攻占半岛上各主要港口。

与此同时，蒙哥马利命令英第2集团军攻打冈城—圣洛一线，加拿大军队冈城南面向法莱兹方向发动进攻，继续牵制住德军的大部分装甲力量和炮兵部队。蒙哥马利开始把主要兵力从冈城调向科蒙，准备夺取维尔和奥恩河之间的高地。

布莱德雷打算趁德军大部分装甲力量和炮兵部队忙于应付北面英加部队之际，率领第12集团军迅速从南面包围德军。正因为敌军的全部兵力都用来抵挡英军的进攻，所以美军在右侧发起的攻势才能迅速取得进展。

希特勒终于觉察到这种危险局面，但已为时过晚。

巴顿的第3集团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开了局面。大军锋芒所指，势如破竹，其进展之神速，令人眼花缭乱，其战果之辉煌，使人振奋不已。

第3集团军沿着莱塞—库汤斯公路向前挺进，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涌过莱塞山隘，踏上路面良好的海滨公路，穿过库汤斯和阿弗朗什，闯过了进入法国心脏地区的大门。

此时，展现在美军面前的是平坦宽阔的碎石公路，青葱翠绿的一马平川，既无高山挡路，又无大河阻隔，真是再理想不过的作战地域，美军从此便可以长驱直入，直扑纳粹德国的心脏地带。

德军在诺曼底战役中损失的兵力总数逾40万（其中有一半被俘），此外还损失坦克1300辆，军车2万辆，大炮1500门。在这一战役中，盟军共损失209672人，其中有36976人阵亡。

诺曼底战役是西欧战场上伤亡最为惨重的战役之一。经过这次战役，德军试图在法国境内设阵拒敌的最后希望已告破灭。法国境内的残余德军开始弃甲曳兵，抱头鼠窜，直到325英里以东的德国边境，他们才惊魂稍定，勉强收住了阵脚。

第五部 雪岭血红——阿登之战

马骏 崔长琦 著

主要人物表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盟军最高统帅美国五星上将
奥马尔·布莱德雷 美军第12集团军群总司令上将
考特尼·霍奇斯 美军第1集团军司令中将
乔治·巴顿 美军第3集团军司令中将
伯纳德·蒙哥马利 英军第21集团军群总司令陆军元帅
本杰明·迪克森 美军第1集团军情报处处长上校
特洛伊·米德尔顿 美军第8军军长中将
比托·史密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中将
马修·李奇微 美军第18空降军军长少将
罗伯特·哈斯布鲁克 美军第7装甲师师长准将
弗雷迪·德金甘德蒙哥马利的参谋长中将
阿道夫·希特勒 纳粹德国元首
艾尔弗雷德·约德尔 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上将
格德·龙德施泰特 西线德军总司令陆军元帅
瓦尔特·莫德尔 德军B集团军群总司令陆军元帅
哈篆·曼陀菲尔 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上将
泽普·迪特里希 德军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上将
奥扎·斯科尔策尼 德国特遣突击队指挥官党卫军少校

引子

1944年6月6日，288万盟军官兵、13700架飞机、5000余艘战舰在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的统帅下，实施了人类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开始在西欧大陆围剿希特勒法西斯恶魔。

盟军的登陆成功，使德国法西斯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暗杀希特勒的事件随之发生。7月20日，德国国内驻防军司令部参谋长克劳斯·施道芬堡上校，借开军事会议之机，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登堡地区的元首大本营“狼穴”会议室桌下放置了一颗定时炸弹，企图炸死希特勒，发动政变。但是，希特勒侥幸活命，政变未遂。惊慌失措、内外交困的希特勒一面在军内大规模清洗反对他的高级将领，一面向法国西北部调集26个师的兵力，企图阻止已登陆的盟军向内陆推进。

但是，在法国西北部的这26个师的兵力缺额较大，装备不齐，坦克和强击火炮只有900辆，飞机不超过900架。这些部队在陆军元帅克卢格的指挥下，以14个师防守塞纳河口到科蒙一线，10个师防守科蒙到德律持海峡沿岸，另外两个师驻守布列塔尼半岛。

德国内部的矛盾斗争和兵力的不足，有利于盟军在西欧的进攻。

7月25日，在西欧大陆建立起从卡昂，经利蒙、圣洛，一直延伸到来赛的稳固战线的盟军转入进攻。

盟军统帅部的意图是：美军从圣洛以西地段上向南实施主要突击，经咽喉要地阿弗朗什，占领布列塔尼半岛及其各重要港口；而后以其基本兵力挥师东进，向塞纳河进攻，占领法国西北部。英加军队则在圣洛以东实施牵制性进攻。为此，盟军集中了美第1、第3集团军、英第2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等4个集团军的39个师的兵力，其中有24个步兵师、11个装甲师和4个空降师，共有4000辆坦克、6500多架飞机。盟军与德军实力对比为人员2.5:1，坦克（强击火炮）4.2:1，飞机13:1，盟军占有很大优势。

7月25日晨，美第1集团军部队发起攻击。发起攻击前，美军没有实施炮火准备，而是对德军阵地实施了有2000架重型轰炸机参加的强大航空火力准备。7月27日，美军突破德军防御战术纵深15至20公里，德军开始溃退。到7月31日，美第1集团军向南推进60公里，前出至塞楞河地区。8月1日，美第3集团军在这一地区投入交战，在法国游击队的配合下，向布列塔尼半岛推进。由于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德军抵抗微弱，盟军统帅部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命令第3集团军留下一部兵力继续作战，主力挥师东进，向塞纳河进攻。

8月1日，盟军统帅部根据作战需要，把整个部队编成两个集团军群：美第1、第3集团军编成为第12集团军群，由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指挥，美第9航空队负责支援；英第2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编成为第21集团军群，由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指挥，英国空军负责空中支援。8月6日，盟军挥师东进，第12集团军群在南、第21集团军群在北，展开了大规模的陆上进攻。

8月25日，盟军全线前出到塞纳河，并在河东岸默伦、埃夫勒以东夺占了登陆场。至此，除布列塔尼半岛的几个港口外（这几个港口的守军分别在9月和战后投降），盟军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国西北部。

8月25日，盟军解放法国首都巴黎。8月27日，艾森豪威尔进入巴黎进

行正式访问。9月9日，戴高乐将军成立法兰西临时政府。

盟军攻占法国西北部和巴黎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盟军的士气，沉重打击了德军。从6月6日盟军开始登陆到8月底，德军有3个元帅和1个集团军司令被撤职或离职，有1个集团军司令、3个军长和15个师长被打死或被俘。德军损失兵力40万人、1300辆坦克、2万辆各种车辆、500门强击火炮、1500门火炮、3500余架飞机。德军受到东西两线夹击，已预感到末日来临，士气更加低落。

正当美英加军队在法国西北部节节获胜的时候，美法军队于1944年8月15日又在法国南部的夏纳市以西实施了登陆战役。至19日，美法军队建立起正面宽90公里，纵深约50—60公里的统一登陆场，已登陆部队达7个师共16万人，并把2500门火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2.1万辆汽车送上了岸。8月28日，美法军队攻占了法国南部重要海港马赛和土伦，并向北推进到蒙太利马尔。8月31日，盟军逼近里昂。9月3日，美法军队解放里昂。9月11日，从法国南部登陆的盟军与从巴黎向东南推进的美第3集团军在第戎会师。盟军会师后，留在法国西南部的德军被迫投降，德第1、第19集团军被迫向东北方向溃逃，退守齐格菲防线。

9月15日，从法国南部登陆的美法军编成第6集团军群，辖美第7集团军和法第1集团军，由德莱斯将军指挥，统一归艾森豪威尔统帅。到这时，盟军在西欧的整个战线已由法国西北部扩大到南起地中海、北至莱茵河口的广大地区，前出至贝尔福、南锡、梅斯、卢森堡、列日、安特卫普、根特一线，在部分地段已逼近或楔入齐格菲防线。这样，盟军不仅攻占了法国，而且几乎占领了比利时全境，进逼荷兰边界。

为从北面迂回齐格菲防线，而后向鲁尔工业区进攻，盟军决定首先歼灭荷兰境内的德军。

9月17日，英第2集团军得到盟军空降兵第1军的加强后，以所属第30军的兵力，在空降兵的配合下，向埃因霍温、格拉费、奈梅根、阿纳姆一线实施主要突击，并以第8、第12军在其两翼配合行动。进攻前1个半小时，美军第101、第82空降师实施了空降，第30军进攻顺利，到日终时前进了6至8公里。9月18日，该军进抵埃因霍温，与第101空降师会合。9月20日，该军又与第82空降师在奈梅根会合。到9月27日，英军通过10天的进攻作战，在20至40公里宽的正面上突破了德军防御，向纵深推进了80公里。

在英第2集团军发起进攻的同时，加拿大第1集团军对残存在沿海港口的德军发起进攻，于9月22日和30日先后攻占了布伦和加来，并于9月底进至埃斯考河口。

10月和11月，盟军在德国边境地区展开“秋季战役”。在战线北段，第21集团军群为确保使用安特卫普港，进行了目标有限的进攻，结果在200公里宽的正面上，向纵深推进45至90公里；在战线中段，第12集团军群试图突破齐格菲防线，但未获成功；在战线南段，第6集团军群攻占了贝尔福山峡，先头部队进抵莱茵河。到12月初，盟军全线停止进攻，着手进行突破齐格菲防线的作战准备。然而，就在这时，德军开始准备向盟军实施覆灭前在西欧最大的一次绝望反扑。

第一章 绝望反扑临终前

“我要夺回主动权”拉斯滕堡……一呆从东普鲁士森林中穿过的铁路，通向这个地方。现在，在这些惨淡经营的工事和防弹掩蔽部的周围，布满了带刺铁丝网和雷场，安装了更加现代化的设备，并继续不断地得到改善和加强。

在最外面的一层，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和各种各样的附属部队，往里面的一层是专门留给高级军官的，最里面就是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的私人指挥所——狼穴。

在战争开始后最初几年中，拉斯滕堡宣布的总是胜利的消息，因而这个地方总带有一种欢快的气氛。可是，随着后来东线形势的逆转，俄国军队从防御转入反攻，并使前线推进到离德国本土越来越近，这个营地的气氛很快显得抑郁了。与此同时，这个营地的主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约从1940年开始，希特勒逐渐从以前几乎完全公开的生活中隐退，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希特勒的隐退实际上是在战争爆发后开始的。他出头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把演讲的任务主要留给了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本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军事作战的具体指挥上。

如今，在拉斯滕堡，这个隐退的过程完成了，狼不离开它的窝了，希特勒的生活缩小到操纵地图上的标号，而这些标号同由人组成的部队慢慢地越来越不相关了。现实正迅速地被一种梦幻所代替。

这时的希特勒显然已是个病人。虽然7月20日那次暗杀事件对他的伤害很小，但也可以看出，他所受的震惊似乎加深了他那本性所具有的全部凶暴与邪恶，而且使之更加流露于外。他时常弓着身子，拖着脚步来到会议室。只有与他十分亲近的人，才能从他那呆滞的眼睛里寻到一丝问候的目光。

但是，他的智力仍像从前一样敏锐，他渴望报复任何一个与他作对的人，把他们像狗一样地活活绞死。他庆幸自己能够从多次谋杀中脱险，他认为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只有阿道夫·希特勒才能使德意志帝国具有伟大的前程。

他正是凭着这个信念，每天都在静静地听取来自前线的战报，尽管这些战报已不太像几年前那样给他带来的是胜利。但是，他天生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要以这些足以使大多数德军将领心烦意乱的败绩战报中寻找机会，如同猎狗一样扑咬猎物的脖子，给后者致命一击。

“报告！”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艾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推门进来。向希特勒行个纳粹举手礼。自1941年希特勒担任了陆军总司令职务后，约德尔就成了希特勒离不开的人了。他每天都要向希特勒做一次战况汇报。

但是，今天这次汇报与以前不同。这位作战部长正在报告他奉元首之命研究的在西线发动一次全面攻势的条件。

约德尔报告说，任何在西线发动反攻的计划，都需要具备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由于盟军掌握着空中优势，因此，必须把进攻时间选择在气候恶劣时，以便利用不利飞行的天气，暂时消除盟军可怕的空中优势。

其次，必须考虑国内的军工生产状况。进入夏季以来，德国国内遭到的军事破坏十分严重，因此要用一定的时间来分配正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流出的物资。

同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对兵员的需求越来越大。约德尔说道：“将需要

25 个师的作战预备队。这些预备队的一部分将由从其他军种搜罗来的人员补充。”

此外，在选择发动这次进攻的地段，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人员和补给。他想提醒元首的是，在这种形势下，保密是最重要的。

在考虑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约德尔向希特勒提出了他自己的结论：

“在 11 月 1 日之前不可能进行这一类的重大攻势。”

希特勒从沙发中站起身，不满地接过约德尔的报告，又看了一遍，问道：“目前敌军在西线大约有多少兵力？”

“估计有 60 个师，包括步兵，空降兵和装甲师。”约德尔回答。

“敌军还有多少个师不在西欧大陆？”希特勒又问。

“大约还有 32 个师部署或集结在英伦三岛、39 个师部署或集结在美国本土，可能有 5 个美军师正在向欧洲开进途中。”

“根据他们在欧洲的现有兵力和他们的战线宽度，你认为敌军在西线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吗？”希特勒紧问不舍。

约德尔一时语塞，他没有考虑到这点。他真佩服元首对军事形势的敏锐了解。

“约德尔将军，”希特勒走到巨大的作战地图前说道：“从目前得到的材料中判明，盟军的企图是：英军和加拿大军将从西边的斯凯尔特河湾向东边的奈梅根进攻；美国第 1 集团军将企图在亚琛地段突破齐格菲防线，然后向鲁尔工业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美国第 3 集团军将向东北的南希朝萨尔工业区发动进攻；在南面，由美军和法军组成的敌左翼将企图经孚日山脉向莱茵河上游突击。”

希特勒一挥右手继续说道：“虽然敌人攻势十分强大，但并不是无懈可击。他们把进攻重点放在左翼和亚琛两侧，次重点放在南希战区和孚日山脉南部战线。在南希战区和亚琛之间留下了一个薄弱地段，包括南面的洛林地区和北面的阿登—艾弗尔地区。我们将要发起的伟大攻势就在那里举行。你立即研究这个问题，然后向我汇报。记住，目前不是能不能发动攻势行动，而是必须发动这样一个攻势，夺回主动权。任何保持守势的设想只是拖延失败的同义词。而我要的是胜利，胜利，胜利！”

约德尔被元首的大胆设想惊呆了！虽然他是元首的忠实信徒，但是他不敢想象以目前德军的实力要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然而，命令必须服从，特别是元首的指令！

“就叫它‘莱茵河卫兵’吧”

1944 年 9 月 25 日，希特勒把约德尔、最高统帅部陆军处处长沃尔特·布勒少将、约德尔的副官波克斯少校等制定反攻作战计划的几名军官召到他的“狼穴”，讨论反攻作战问题。

在大家发言时，希特勒一直闭着双眼，似睡非睡，似听非听。

当大家发言完毕，等待他的指示时，希特勒眼睛亮了，他站起身，走到作战地图前，如同一名作战参谋，向与会者详细地提出他构想的攻势计划，明确了进攻的地点、实施的方法、兵力的分配和进攻时间的选择。

他首先阐述了关于这次反攻作战的具体构想。他说：“这次进攻最合适的地点是在蒙绍至艾弗尔之间的地段。原因有三点。其一，负责防守从亚琛两侧到卢森堡南部和法国交界处这一狭长地段的只有美军第 1 集团军的 4 个步兵师和 1 个装甲师，它们已在过去的正面进攻中蒙受了重大损失，力量比

较薄弱。而且，该地段的敌预备队已调至第一线附近，补给困难。由于这个地段敌军的防守兵力相对薄弱，加之敌军不会料到德军会在这里发起进攻，只要天气不利于空中行动，我们是迅速突破的。其二，这一地区后面的艾弗尔森林地带便于我们的军队隐蔽集结，这是发动突然进攻必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其三，我们的军队在这个地区取得突破后，可以迅速向前突进，在马斯河畔的列日与那慕尔之间建立桥头堡，再通过布鲁塞尔向西边的安特卫普港快速挺进。我们的装甲部队只要一渡过马斯河，就可切断美军第1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我们的装甲部队一旦到达布鲁塞尔，英国人的第21集团军群的后方交通线也会受到威胁，要是攻占安特卫普港，这些交通线同样会被切断。如果一切顺利，安特卫普就是第二个敦刻尔克，我们会在那里歼灭敌人二三十个师的兵力。”希特勒接着谈到兵力的分配问题，他估计总共需要至少30个师，其中至少要有10个装甲师。他在这里触及到一个将在德军统帅部和战地指挥官之间产生严重争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指挥官们正在到处疾呼要求得到增援部队。但是从一开始，他就决定剥夺西线所有地段其他的增援部队，甘冒其他地方的防御遭到突破的风险。他相信，只要这场进攻一发动，盟军就会停止他们准备进行的所有进攻。

在谈到战役实施的方法时，希特勒认为速度是胜利的关键，因此，将由两个装甲集团军担任这次进攻的先头突击队。一个是迪特里希的新组建的第6装甲集团军，这个集团军将指挥参加这次攻势的所有党卫军装甲师。另一个是由曼陀菲尔指挥的第5装甲集团军。这两个装甲集团军将并肩出击，它们都将渡过默兹河，向安特卫普挺进。其他两个集团军主要由步兵和阻击部队组成，其任务是保护两个侧翼——一个集团军在北面，一个集团军在南面。

由于突然性是这次进攻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炮火准备将非常短促，但是非常强大。在装甲部队从攻击步兵中通过并迅速在盟军的后方成扇形展开之后，敌人将会感到措手不及，陷入混乱，从而使德军有可能于进攻的第二天在默兹河上建立生死攸关的桥头堡。这时将投入第二梯队装甲部队，并在广阔的战线上重新恢复向安特卫普挺进。尽可能紧密地跟进的步兵部队将迅速涌进缺口，占领有利的防御地段，特别要注意北侧，因为预料敌人将首先从那个方向发动反攻。

在这个迅速的战争行动中，所有的指挥官都必须集中兵力突入每一个作战区域的纵深，不能受盟军从侧翼进行反击威胁的影响而偏离其原来的目标。

希特勒提醒他的军官们注意德军1941年在俄国进行突然袭击奏效的方法。

希特勒说：“从一开始就必须严格地禁止任何过早地改变作战方向的倾向，例如，转向盟军在亚琛附近的侧翼。作战方向的任何改变都将遇上敌人的重兵，我们用这种方法永远也无法取得彻底的胜利。”

接着，他谈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发动攻势的时间。

这次攻势必须在“有利”的天气开始的时候进行，这是指无法进行作战飞行的天气。希特勒还认为，重新编组装甲部队，组建人民掷弹步兵师、人民炮兵军和人民掷弹兵旅，采购必需的弹药和燃料以及集结所有的部队，将需要6至8个星期。因此，这次攻势可在11月20日至30日之间发动——从天气条件说，这是最合适的时间。

希特勒把赌注全押在一个信念上，这次进攻将使盟军措手不及。盟军需

要相当的时间才有可能发起大规模的反攻：首先，他们必须判明这次攻势的规模；其次，他们必须考虑是否应该停止他们已在进行的进攻；再次，他们将不得不开始考虑把他们的部队和运输工具撤向被突破地区。

希特勒谈完他的计划，扫视一下众人，问道：“怎么样，这个计划可行吗？”

约德尔等人简直是目瞪口呆！没想到第三帝国的元首拥有的专业知识比他们这些高级参谋军官还要多。

希特勒似乎还要向他的这些俯首帖耳的信徒们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命令道：“约德尔将军，你立即制定一个作战计划，包括对所需的一切部队——步兵、装甲兵、炮兵和其他部队——作出准确的计算。记住，还要起草一份关于保安措施及保守秘密和给部队以伪装的命令。”

“布勒将军，转告凯特尔元帅，让他准备一份这次战役所需要的弹药和燃料的全面估算的报告。同时命令龙德施泰特元帅把他的第1、第2党卫军装甲军，包括第1、第2、第9、第12党卫军装甲师和第130莱尔装甲师抽出来，交给统帅部指挥，”他略一思忖，又吩咐道：“这些部队将调到莱茵河以西的威斯特伐利亚集结，但不要告诉龙德施泰特元帅撤出这些部队的原因。”

在会议行将结束之际，约德尔小心翼翼地问道：“元首，这个行动的代号是什么？”

“就叫它‘莱茵河卫兵’吧。”希特勒回答。他真有些瞧不起行伍出身的军官。“七二”暗杀事件后，他对德国军官团真正失去了信任，他更多地依赖对他忠心耿耿的党卫军武装了。他认为国防军那群将领总是怀疑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时常提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次也会如此。所以，他命令与会人员不经他允许，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会议内容。这就等于说，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在进行双重欺骗行动。希特勒要求只有与他在“狼穴”中一道工作的少数几名参谋人员、必不可少的秘书、职员和打字员才能了解这项计划，而且所有这些人要宣誓：如有泄密，将被处死！

但是，随着进攻时间的临近，希特勒不得不开始向他的将军们透露这次行动的内容。正如他所预料，这项计划遭到了他所不信任的国防军将领的反对。

两名陆军元帅的担忧

在德军中，除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外，还有26名陆海空军元帅，其中与阿登战役有关的是龙德施泰特和莫德尔两位陆军元帅。

格德·冯·龙德施泰特1875年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祖上有着长达850年从军作战的传统。他少年时就读于奥兰尼斯坦士官学校，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军人生涯。他先后任过副官、参谋、参谋长、团长、师长、军区司令、集团军总司令、集团军群总司令，有着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指挥部队攻入波兰，横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侵略苏联，为纳粹法西斯立下了赫赫战功。为表彰他的功绩，希特勒于1940年7月19日晋升他为陆军元帅。

但是，作为传统的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将领，龙德施泰特恪守不参加任何政党的信念，屡次同希特勒发生分歧。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军，引起他的反

对，他直言这会降低军队的战斗力。1938年1月，他就陆军总司令弗里奇被免职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事件，又同希特勒发生激烈冲突。他当面对希特勒说道：“弗里奇将军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他的罪名是盖世大保罗织的，法庭应澄清对他的控告，宣布他无罪，并恢复他的职位！”

希特勒对龙德施泰特的言行极为反感，一怒之下，让他离职退休。

但由于龙德施泰特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很高的威信，希特勒又不能不使用他。在1939年夏季德波战争前夕，他又起用龙德施泰特，任命其为南方集团军总司令。平日接触，希特勒也比较尊重这位老军人。有一次，希特勒想同他谈话，命令他到元首私人司令部去。希特勒在龙德施泰特到达前，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刻钟，一会儿戴上他的手套，一会儿摘下手套。而龙德施泰特一到，希特勒扔下了所有的东西，前去迎接这位陆军元帅的汽车。对于其他军官，他从未这样做过。然而，这并不影响龙德施泰特对军事指挥问题的直言，他讲求服从，但在讨论作战计划或总结作战经验教训时，他从不放过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对于希特勒，他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却决不崇拜，更不想和希特勒建立私人关系。虽然他有直接与希特勒通话或面见的特权，但是，龙德施泰特却拒绝利用这种特权加强自己在元首那里的地位。

战争局势的变化是瞒不过龙德施泰特的，他深知这场战争输定了。但是，作为德国军人，他还要忠于职守。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在1944年8月18日服毒自杀后，希特勒让他接任西线德军总司令职务，他还要为德国进行最后的一战。到任后，他一直在考虑如何挽救西线的颓势，他也认为德军只有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才能解除盟军对德军部队的巨大压力，从而便于德军有时间建立更有效的本土防御。但是，根据德军现有的兵力，这种攻势不能超出其所能承受的限度，否则，一旦失败，连本土防御都建立不起来。

可是，令他忧虑的是，他的参谋长威斯特伐尔告诉他，元首将要发动一次目标直指安特卫普的大战。他这才明白前些日子希特勒从西线抽调几个军的目的。他既为元首对他的不信任感到恼火，又对希特勒这种不顾一切的盲目冒险而担心。他知道要改变元首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要说服希特勒制定一个能够与目前德军的兵员和物质实力相适应的作战计划。

在龙德施泰特得知希特勒要在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同时，德国B集团军群总司令瓦尔特·莫德尔陆军元帅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与龙德施泰特不同，莫德尔的祖上没有从军的历史，这就使他身上少有普鲁士军人传统的影响，热衷于政治，对纳粹政权比一般元帅更为适应。

1891年1月24日，莫德尔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师范学校的老师。他是家族中的第一名军人，他从1909年中学毕业后就开始了军事生涯，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军参谋长、装甲师师长、装甲军军长、集团军群总司令等职。在德军中，他的资历不深，但由于他在苏德战场和西线进行的防御作战中战功卓著而受到希特勒的青睐。1944年3月1日，希特勒破格将莫德尔提升为陆军元帅。

尽管他是希特勒的宠臣，但是对元首的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命令也敢于反对。在德军中流传着一句他反对希特勒的名言：请报告元首，莫德尔不能执行这种命令！

他甚至敢直接向希特勒指出一些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他的作战处长莱希赫尔姆上校曾说道：“我热爱莫德尔元帅，他是元首的忠实信徒，渴望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但是，我很难想象他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勇气拒绝执

行元首的命令。”

当他的参谋长克虏伯斯上将把这次攻势的消息告诉他后，莫德尔和龙德施泰特一样，也认为它超出了目前德军所能承担的程度，因此非常坦率地表示：“在我看来，这一切真他妈的糟糕透了。我要向元首说明不能这么干！”

第二章 “鹰巢”会议打气忙

曼陀菲尔的“小满贯”

没等莫德尔、龙德施泰特找希特勒力陈己见，元首的特使约德尔上将就于11月3日赶到设在西线克雷菲尔松树林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向德军高级将领传达“莱茵河卫兵”的详细作战计划。

约德尔这位德军统帅部的作战部长，自1939年就职以后，参与了德军所有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他狂热地信仰希特勒，使元首对他信任有加，不管希特勒撤换了德军多少高级将领甚至元帅的职务，但是约德尔始终高居这一职位。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判处这位希特勒的重要谋士死刑。1946年10月16日凌晨2时许，约德尔在纽伦堡监狱被绞死。

会议开始，约德尔先介绍了敌情和地形情况，接着便以希特勒的名义，对这次攻势的进攻步骤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把参加进攻部队的任务概括如下：

第6装甲集团军在泽普·迪特里希党卫军上将的指挥下，必须在列日的两侧占领马斯河的各渡口以及马斯河支流韦萨尔河的渡口；在列日的东部筑垒区建立一道强大的防线；

然后越过马斯特里赫特和安特卫普之间的艾伯特运河，最后攻入安特卫普以北的地区。

第5装甲集团军在哈索·曼陀菲尔上将的指挥下，必须在列日西边的艾梅和那慕尔之间越过马斯河；然后掩护第6装甲集团军的后部，以防范敌人的后备队从西边沿着安特卫普—布鲁塞尔—那慕尔—迪南—线进行袭击。

第7集团军在布兰登堡上将的指挥下，负责掩护整个南翼和西南翼。目标是马斯河及其支流塞姆瓦河；他要与卢森堡东边的摩泽尔前线保持联系，他的军队要用爆破的办法争取时间，尽快在遥远的后方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

全线突破任务由步兵师进行，突破后，步兵师的进展要迅猛，使装甲部队能及早投入战斗；装甲部队要利用这次进攻出其不备的效果，冲过步兵已经打开的缺口，朝正西方向前进，直插敌人的背部。

约德尔说到这里加强了语气：“第5、第6装甲集团军在到达马斯河之前必须不顾一切向前挺进。你们要绕过敌重兵守卫的乡村和防御阵地，也不必担心侧翼会失去掩护。这些战术在东线战场经常运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进攻的日期是11月25日，这天的月相最有利。届时将出现新月，新月前的一段黑暗可以掩护部队进攻的阵地，特别是不易被敌人的空中侦察发觉。”约德尔介绍完希特勒的作战意图后问道：“诸位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

主持会议的龙德施泰特已接到了约德尔制定的这次攻势作战计划的正式副本。他见约德尔说完了，便说道：“请曼陀菲尔将军发表意见。”

曼陀菲尔是装甲作战专家，战前就在装甲部队视察团任职。他的装甲集团军编在莫德尔的集团军群内。他刚刚听到这次攻势的情况，对德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这样一个冒险作战计划，感到十分吃惊。他认为，虽然在突破地段盟军只有五六个师、10余万人的兵力，但是敌人在西线的总兵力却达200余万人，一旦盟军顶住这次攻势，百万大军便会排山倒海般地扑过来，后果

将不堪设想。然而，他也觉得有必要在西线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必要的攻势行动改善一下德军的防御态势。

这位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听到龙德施泰特点名，站起身说道：“约德尔将军，我认为，根据你的计划，我们能够抵达马斯河……”

约德尔一听，赞许地点点头。龙德施泰特和莫德尔却皱了皱眉头，如果像曼陀菲尔这样高级的第一线指挥官同意这项攻势计划，希特勒更会认为他的设想无懈可击。

“不过，这要具备一些条件。”曼陀菲尔继续说道。

“什么条件？”约德尔问。

曼陀菲尔说道：“第二，参战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必须在进攻前到达位置，其中包括德国空军的支持；第二，在进攻开始时，必须能得到所有的补给，特别是燃料、弹药和装备；第三，这个计划必须为所有的部队提供得到改善的机动能力和桥头堡；第四，第7集团军的行动必须得到加强；第五，其他地段各个师必须按统帅部所阐述的那样行动。”

两位陆军元帅听完曼陀菲尔一口气开列的条件，不禁会意微笑，因为他们知道目前最高统帅部已无能力全部满足上述条件。特别是莫德尔很满意曼陀菲尔的“迂回”战术。虽然曼陀菲尔的部队刚刚编入他的集团军群，但他了解这位将军，俩人曾打过交道。1942年，曼陀菲尔在东部战线的第7装甲师里指挥一支作战部队，莫德尔命令他发动进攻，但曼陀菲尔考虑到齐腰深的积雪，停止了进攻。莫德尔勃然大怒，他对曼陀菲尔说，他将受到军法审判。这个师的师长弗里赫尔·冯·斯托克正巧是莫德尔的叔叔，他支持曼陀菲尔的决定。自那一次争执之后，他们俩再也没有打过交道。

不久前，当曼陀菲尔向他报到时，莫德尔友好地问道：“将军，你还记得两年前在东线的那件事吗？”

曼陀菲尔点点头。

“你不怕我报复吗？”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和阁下都是德国军人！”

莫德尔笑了，他拍拍曼陀菲尔的肩膀说道：“那件事情结束了，现在我们俩担负着共同的任务，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认为怎样，我的将军？”

“一切为了元首！”曼陀菲尔回答。

针对曼陀菲尔的要求，约德尔满有把握地答应道：“将军的要求一定会得到满足的，你尽管放心去干吧！”

曼陀菲尔提高嗓音说道：“不对，约德尔将军，你根本不了解现有部队的状况、武器、装备和训练情况。突破地段的复杂地形、恶劣的天气情况和盟军的抵抗可能对我军造成的损失，都表明我们无力完成这样一个作战计划。”

“难道你又改变了主意？”约德尔有种被戏弄的感觉，他恼怒地问：“你直说吧，究竟是什么意思？”

曼陀菲尔是个精明的桥牌手，他从桥牌那里借来了一个术语，来阐述他的观点：“约德尔将军，你讲的这个计划是一个企图一直打到安特卫普的‘大满贯’，我不认为这张牌有多么好，我宁愿把牌叫低到‘小满贯’。你知道吗，我们在西线没有足够的兵力，怎么能从阿登山区突破一直打到200公里

之外的安特卫普？！即使能破例将计划内的兵力及时集中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分的装备，也不可能在冬季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到达那么远的目标。相反，如果我们把目标定低一些，在阿登山区突破后，转向西北，利用西边马斯河的掩护，在亚琛地区对美军实施一次空间有限的作战，改善一下防御态势，然后再视情况决定继续向北或向西推进。而且，……”

“而且什么？”约德尔冷冷地逼问，虽然他的军衔同曼陀菲尔一样，但是他自恃是统帅部的代表，因此说话语气强硬，令人生厌。

“而且即使是‘小满贯’，我也看不出在12月10日之前打出这张牌的可能性。”曼陀菲尔说道。

这时，莫德尔插话说：“我原则上同意曼陀菲尔将军的意见，我认为第5、第6装甲集团军不应向西渡过马斯河，而应在通过敌人防线进入开阔地带后，转向西北或者向北前进。然后，第5装甲集团军的左翼停在马斯河边，而第7集团军掩护我军的南翼。同时，德意志第15集团军从锡塔德地区进攻，形成一个北部钳脚，这个钳脚跟南面来自列日西北的通格尔附近的钳脚相遇。这个钳形突击的两个钳脚将在列日西北的锡塔德和蒙绍之间会合，将敌人20—25个师包围起来歼灭后，再视情况决定是否向安特卫普进军。”

龙德施泰特冷静地开口了。这位资深的元帅平日言语不多，也瞧不起莫德尔这样的非军人家族出身的军人，但他同意莫德尔的意见。他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莫德尔元帅修正了元首的计划，把这次攻势行动分成两个阶段，虽然我不知道他的进军安特卫普第2阶段作战方案是否可行，但是，我对他第1阶段作战的支持是坚定的。”

约德尔终于被激怒了，他没料到西线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反对这项计划。他站起身反驳道：“我荣幸地能有这个机会听取诸位对作战计划的意见，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这项计划是元首亲自制定的，绝对不能改变，大家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准备实施这场攻势作战。不过，我理解你们，愿意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向元首汇报。”

斯科尔策尼突击队

为打赢这场攻势作战，希特勒可谓是绞尽脑汁，使出了浑身解数。他整日呆在“狼穴”中，通过电话直接给前线指挥官下达各种命令。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东线抽调兵力增援西线。他居然在短短的时间里，凭借元首的绝对权威征调了28个师，包括9个装甲师；拼凑了1500辆新的或改装的坦克和重炮以及3000多架作战飞机。

东线德军对元首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大为吃惊，此时，斯大林统帅的几百万苏联红军正在从北起巴伦支海、南到黑海大约4500公里的战线上，向德军实施大反攻，东线德军本来就岌岌可危，现在希特勒又从这里抽兵减将，无异于雪上加霜。负责东线作战的古德里安陆军上将急匆匆地赶到“狼穴”，劝阻希特勒不要从东线抽调兵力。他说：“任何一个军事家都不会做这种釜底抽薪的事情。”

希特勒听后大为气恼，他最忍受不了德军将领对他的指挥才能的怀疑，因此大声斥责古德里安道：“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德国陆军5年了，在这一时期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参谋本部无论谁也比不了。我曾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而且也看过施利芬所有的著作，我比你清楚

得多！”

古德里安退出后，希特勒怒气未消，想起刚才古德里安讲的苏军兵力的数字，自言自语地骂道：“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虚张声势！这些胡话是准编出来的？”

他走到作战地图前，盯着西线的阿登山区，思考着怎样更好地出其不意发动这场攻势行动。他也清楚敌人兵力十分强大，但是却不相信他们没有一点漏洞。即使真的没有，也要为敌人制造点麻烦，捅出个漏洞。

捅出个漏洞！希特勒突然获得了启示，脑子里生成又一个大胆的想法：“派一个特别突击队在攻势行动发起前潜入敌后方破坏，给敌人制造混乱，再乘势攻击。”

他是个说干就干、脑子里生出一个想法就要付诸行动的人。希特勒立即命人去叫奥托·斯科尔策尼少校火速见他。

斯科尔策尼是希特勒宠爱的突击队员。他身材高大，一头金发，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曾奇迹般地在阿尔卑斯山区把墨索里尼从他的监禁者手中营救了出来。这一行动在一年前轰动了整个世界。

斯科尔策尼一进来，希特勒就把这次攻势告诉了他：“我把这些告诉你、是为了使你能够考虑你在这项计划中将要担任的角色，并确保丝毫不忘记这个角色。这次攻势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将交给你和你指挥的部队，你们必须夺取列日至那慕尔之间马斯河上的一座或多座桥梁。

你们将穿英军和美军的服装。敌人穿我们的军装进行过多次突击队作战，他们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我刚刚接到一份报告说，仅仅在几天前，美军使用我们的军装在占领亚琛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这是我们在西线落入敌人手中的第一座城镇。而且，穿着敌人军装的小股部队能够给盟军造成巨大的混乱：能够传达假命令；扰乱他们的交通；使他们的部队开往错误的方向。”

斯科尔策尼年轻气盛，听完元首的指令异常兴奋，问道：“我要带多少士兵执行这一任务？”

“你去找约德尔将军商量，我会打电话通知他的。”

“是，我的元首！只是准备时间很短，许多东西都必须临时凑集……”

“我知道时间非常非常的仓促，但是你必须完成准备工作，记住，你本人不能穿过前线到那边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当俘虏，因为我需要你！”希特勒打断他的话吩咐道。

“是，我的元首！”斯科尔策尼挺身立正，十分感谢元首的信任与关心。

约德尔刚从西线回来，接到希特勒的电话，即刻与斯科尔策尼商讨方案。他让斯科尔策尼率领第150装甲旅执行这次代号“格顿夫”的行动。斯科尔策尼指挥的这个旅十分精干，只有2个坦克连、3个侦察连、3个摩托化步兵营和一些防空及火力支援部队，共3300人。他们将伴随第6装甲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前进，然后穿上美军或英军军服，迅速向前推进，一部分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取马斯河上的安吉斯、阿米和休伊桥，一部分先期潜入美军后方公路活动，散布灾难性的消息，改变路标。尽一切可能在敌人的后方地域制造恐慌和混乱。

斯科尔策尼担心潜入敌后的9个小分队找不到能够流利讲英语和美国俚语的人，约德尔却不担心这一点，他想了一个办法：“你只让很少几个通晓英语的人同美国人说话，大部分则混在溃逃的美国官兵的队伍中，装成惊慌

失措而吓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就行了。”

“可是装备呢，我们缺少美式坦克、卡车，要知道只有装备他们的武器才能欺骗敌人。”斯科尔策尼又问道。他不仅要为手下官员的生命负责，而且还要完成这项任务。

“可以把我们的坦克改造一下，使它们看上去好像是美式‘谢尔曼’坦克。”约德尔说。

“这样做只能欺骗那些在晚上从很远的地方了望的美军新兵。”斯科尔策尼悲哀地说。

“没关系，当敌人认出我们的真正身分时，莫德尔元帅大概已把他们包围了。”约德尔对这次作战充满了信心，他问道：“还有什么问题？”

斯科尔策尼又想起一件事情：“根据国际法，在战斗中使用敌人的军装，以隐蔽其身分来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是非法的。一旦我的士兵被敌人俘获，有被当作间谍对待和遭到军事法庭审判的危险。”

约德尔笑笑说道：“年轻的少校先生，我很敬佩你缜密的思维，周全的考虑，但是你应该知道，国际法仅仅禁止穿着敌人军装的士兵使用武器，你完全可以变通一下，如果先遣部队在盟军军装里面套上德国军装，并在实际开火前脱掉伪装军服，那么就符合国际法的要求了。”

斯科尔策尼终于满意地离开了约德尔的办公室，临行时，约德尔嘱咐道：“要绝对保密，包括你的士兵，在行动之前不许向任何人透露这次行动的内容。”

斯科尔策尼走后，约德尔便奔向“狼穴”，向希特勒汇报这次西线之行。

“鹰巢”会议

希特勒向斯科尔策尼交代完任务，又想起桥梁建筑问题，操起电话把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施佩尔叫来。他先把这次攻势计划介绍了一下，然后说道：“为此，你必须组织一支由德国建筑工人组成的特种兵团，并且要充分摩托化，以便在联络运输中断的地方，也能建造各种类型的桥梁。”

施佩尔听完希特勒的话，面有难色，他知道现在德国工业急剧萎缩，劳动力缺乏，甚至没有足够的卡车可供完成这样一项任务使用。但是，希特勒却不理睬他的难处，挥着手臂大声喊道：“把其他一切都抛在一边，不论产生什么后果都无关紧要，它是一场务必成功的大规模进攻！如果不成功，我便再也看不到任何有利地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了。但是，我们会成功的。”他又添了这一句话，随后便滔滔不绝地大谈不切实际的推测：“在西线突破一点！你瞧吧！这将导致敌人的瓦解和美军的惊慌失措。我们将从中央突破，并拿下安特卫普。于是，他们将丢失他们的供应港口。全部英军将被圈在一个大口袋里，俘虏他几十万人，就像我们以前在俄国干过的那样。”施佩尔刚离开，约德尔就来了。希特勒听完他关于西线之行的汇报，赞赏道：“你做得对，我的将军。必须坚持原进攻计划的目标和范围，坚决拒绝曼陀菲尔将军那个‘小满贯’的设想。”说着，他停住了，想了想继续说道：“当然，还要说服和鼓励那些将士，让他们打赢这次战役。可以考虑推迟一下攻势发起的时间。你安排一下，我将去西线和龙德施泰特和莫德尔元帅谈谈。”

“可是，这大危险，盟军的飞机每天都在轰炸。”约德尔担心希特勒的安全。

“不，就这样决定了！”希特勒固执他说道。他还要依靠他不信任的国防军去为他作战。

1944年12月11日。

德军西线日集团军群的一大群高级指挥官被召到龙德施泰特陆军元帅的司令部所在地泽根堡。按计划，担任这次即将来临的攻势作战的师长级以上主要战地司令官，将分别在11日和12日两天受到元首的接见。

今天是第一天。主要高级将领几乎都到了：龙德施泰特、莫德尔、曼陀菲尔和迪德里希。

傍晚时分，所有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们在被搜取了腰间佩带的武器和手里的文件包后，登上了大轿车。汽车开上了一条专门用来使那些不熟悉这个地区的人迷失方向的“迷魂路”。

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人们被弄得晕头转向。可实际上，他们只走了离出发地点几公里远的路程。

大轿车停了下来，这群通常是趾高气扬的人被人领着走进了一座很深的地堡。这里就是希特勒在法兰克福附近的泽根堡指挥所，人们称之为“鹰巢”大本营，1940年，德军大获全胜的阿登战役正是在这里指挥的。今天，到会的大多数人将第一次听到只有少数参谋官一个月前已经知道的事：元首准备在4天内在西线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尽管这次战役的形势和背景都与1940年那次大相径庭，然而战役的地点又一次是在阿登地区，战役的名称又一次叫“阿登战役”。也许这预示着这次战役有一个同样的成功结局。

将军们被人领进会议室后不久，凯特尔、约德尔和元首也走进了会议室。

希特勒首先向经受了战斗考验的两个师的师长——第9装甲师师长哈罗德·冯·埃尔弗尔德少将和第116装甲师师长齐格弗里德·冯·沃尔登堡少将致敬。他俩都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并应邀发表了关于部队状况以及对这次攻势的总看法。

举行这次会议的房间很大。大约有70位军官参加了会议。希特勒坐在一张狭长的只有30英寸宽的桌子旁边，他的右边是凯特尔，左边是约德尔。希特勒的对面坐着龙德施泰特，龙德施泰特的左边是莫德尔，曼陀菲尔则坐在莫德尔的左边。曼陀菲尔坐的地方离希特勒近在咫尺。

使曼陀菲尔震惊的是：希特勒本人看上去背已驼了，面色苍白，有些浮肿，好像是一个精神颓废的人。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双手发抖，与上一次在12月初的会议上的模样相比，他显得更加衰老，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人。

在询问了部队的状况之后，希特勒开始发表讲话。将军们原以为最高统帅会给他们讲一讲反攻的全面军事形势，而元首却给他们谈了一通政治和历史的大道理。

他就政治形势问题讲了四五十分钟。他提醒在座的诸位注意普鲁士的胖特烈大帝在同各国联盟作战中所采取的战略和取得的胜利。

到会议结束时，会议室里30%的军官——其中许多人是一生中第一次见到希特勒——觉得，希特勒的身体极佳。

直到将军们散会时，这个动员演说还在他们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相信阿登攻势会成功，但是他们仍然决心尽最大的能力去执行元首的命令。

第二天，即12月12日，希特勒为那些未参加11日会议的司令官们重演了这台怪异的戏，并把进攻日期作了最后一次推迟。

进攻日期定在了 12 月 16 日，这个日期以后再也没有变更。

第三章 盲目轻敌酿灾难

乐观的大军

盟军强大的 1944 年秋季攻势终于因后勤补给、伤亡增加等问题停了下来。百万大军北起北海、南到地中海，沿数千公里战线排开，与德军对阵。他们需要休息补充，准备对德军最后一战。

12 月初，西欧又下雪了。大片大片的雪花，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簌簌落地飘将下来。一会儿，山川、河流、树木、房屋都笼罩上了一层茫茫的白雪。

几辆美式吉普车在这银白色的世界中疾驰着。车上坐着的是美国第 12 集团军群总司令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他要去前线视察他的部队。

布莱德雷是英国移民的后裔，童年时，家境贫寒。1911 年，他写信给威廉·拉克州议员，请他推荐自己到免费的西点军校上学。拉克同情他，满足了他的要求。布莱德雷以优异的成绩于 1915 年走出西点军校后，先后任过排长、连长、营长、教官、军校校长、步兵师师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他赴北非和西欧作战，先后任第 2 军军长、第 1 集团军司令。诺曼底登陆后，盟军为加强作战指挥，于 1944 年 8 月 1 日设立了集团军群一级的指挥机构，他被任命为第 12 集团军群总司令，指挥 2 个集团军、7 个军、28 个师，与雅各布·德弗斯的第 6 集团军群和蒙哥马利的第 21 集团军群在西欧大陆形成三把锐利的复仇之剑。

在这 3 个集团军群中，数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作战能力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都是美军著名的将领。一个是第 1 集团军司令考特尼·霍奇斯，此人冷静沉着，为人和气，精通战术。他的集团军辖 4 个军、15 个师。另一个就是第 3 集团军司令、大名鼎鼎的乔治·巴顿。

巴顿是美国军事史上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生于 1885 年 11 月 11 日，先后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西点军校学习，任过副官、营长、装甲旅旅长、装甲师师长、装甲军军长、集团军司令。他为人豪放，具有进攻精神，精通他那个时代的一切作战方法，在北非、西西里和西欧大陆屡立战功，成为德军眼中的“瘟神”。他生前又是美军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他性格粗暴却易受感动而流泪；他笃信宗教却又亵读神灵；他最推崇进攻却又小心谨慎，不冒不必要的风险。

巴顿指挥着 3 个军、11 个作战师的兵力。就是这样一支大军，自 8 月 1 日组建以来横扫法国，直逼法德边境。在 11 月份的攻势中，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仅俘敌就达 6 万人，相当于 5 个师的兵力。布莱德雷和他的官兵们对战争形势极为乐观：德军每天伤亡约 9000 人，每个星期损失约 5 个师的兵力，这种兵员消耗是惊人的，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也会变得力量枯竭。而且，德国同时在东线与苏军作战，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此外，盟军的战略和战术轰炸机一直在不停地轰炸德国腹地的重要军事和工业目标，沉重打击了德国的战争潜力。

“战争很快就要结束，或许用不了两个月，德国人就会第二次成为战败国了。”几乎每个美军官兵都有理由这样认识战争形势。

但是，在这支乐观情绪弥漫的大军中，却有少数几个人头脑保持着冷静，其中之一就是第 1 集团军情报处处长本杰明·迪克森上校，正是他提交的一

份情报才使得布莱德雷顶风冒雪驱车到前线视察。

情报官的推断

美国自从在珍珠港吃了因情报不准而几乎葬送整个太平洋舰队的大亏后，便极为重视无线电情报侦听工作。在英国人的帮助下，美国人凭借他们先进的工业技术，很快掌握了破译敌方无线电机密的手段。布莱德雷任第 1 集团军司令时，集团军无线电破译队曾在诺曼底登陆时，成功地破译了德军兵力调动的无线电密码，立了大功。破译队的队长名叫威廉·杰克逊，原是一名律师，后随军从事情报工作。战后，他帮助创建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任副局长。杰克逊的主要助手有：亚历山大·斯坦迪什，来自波士顿的一位投资分析专家；小塞缪尔·奥尔，来自洛杉矶的一位电子工程师；查尔斯·默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律师；阿道夫·罗森格顿，来自费城的一位律师。他们均由情报处长迪克森领导。

10月1日，杰克逊从德军无数的电报中，破译出一个情报：

立即从第7集团军中抽调坦克后送，具体数字稍后即告。

约德尔（签字）

这份貌似正常兵力调动的电报实际上正是希特勒在下令为他新组建的第6装甲集团军拼凑武器装备。杰克逊没在意，随手交给译电员存档。

可是，在后来的几天中，类似内容的电报越来越多，从而引起杰克逊的警觉。他以律师所具有的缜密逻辑思维方式分析，目前盟军正在发动秋季攻势，西线德军兵力本来不足，他们为什么却要抽调部分装甲部队回撤？一个可能是东线吃紧，德国人要抽兵东援，另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还有更大的企图。

很快，杰克逊从另一封破译的电报中找到了答案。这份由希特勒亲自签发的电报，命令莫德尔把从各部队抽调的坦克开到威斯特伐利亚集结。他从这份电报中首次见到“第6装甲集团军”的字眼儿，而在盟军的情报室中还没有这个集团军的任何材料。

敌人一定是编成了一个新的装甲集团军——杰克逊判断出了敌调集坦克的真实目的。

然而，敌人在那里组建第6装甲集团军的目的是什么就不是该杰克逊操心的事了，他只是把材料汇总，报给了迪克森处长。

迪克森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父兄均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只在西点军校办的一个短训班受过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迪克森考虑到和平时期提升机会少，遂退出现役，转入预备役，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毕业后从事外贸工作，常到国外旅行，通晓法语和德语。

1940年10月，他应征重新入伍，到情报部门任上尉军官。1942年6月，他随布莱德雷指挥的第2军开往非洲。由于他在地方和军队中有丰富的阅历，使他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情报军官，深得布莱德雷的信任。当布莱德雷从第2军军长晋升为第1集团军司令时，便把他从地中海带到了设在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司令部。布莱德雷接到担任第12集团军群总司令命令后，临行前又把迪克森提为情报处长，并嘱咐他的继任者霍奇斯：“给你留下一个耳朵，好好地使用他。”

迪克森上校接到杰克逊送来的这份情报，起初也没重视，因为半年前他就侦知德军克卢格元帅企图组建一支装甲后备部队，由于英军和加拿大军队

在卡昂周围的进攻而挫败了这个企图。所以，敌人准备组建某种形式的装甲预备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他没有把这份报告送给霍奇斯，因为他认为，一名情报军官的工作不是充当追寻某一目标的警犬，其主要的任务应是把敌人的作战能力告诉司令官，如果可能，还要提供关于敌人最可能采取什么行动的情报估计。而现在这份报告却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知道，情报军官只有在他能够向司令官提供根据具体观察而做出的判断并准确得足以影响自己部队的部署时，才真正有用。可是，他现在却没有充分理由肯定这份报告的价值。这件事大约过了两个月，迪克森从公文中看到了第3集团军情报处报送的一份文件：

作战的战略性命令

一、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

1. 一位持合作态度的和很了解内情的战俘称，这个集团军的第130莱尔装甲师在威斯特伐利亚被授予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的番号。战俘还指出，第1党卫军装甲师、第9党卫军装甲师、第12党卫军装甲师也归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指挥。

2. 战俘还称，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是泽普·迪特里希上将。

二、人们怀疑，在威斯特伐利亚组建的装甲集团军的番号是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但是这只是关于它的党卫军称号的第一个证据。从逻辑上说，这个称号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个集团军由一个党卫军将军指挥，至少辖有4个党卫军装甲师和两个党卫军装甲军。此外，纳粹的命运寄希望于这支新集团军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纳粹授予这个新装甲集团军以传统的党卫军称号看来是合乎逻辑的。这是迪克森看到的最为详细的关于德国第6装甲集团军的材料。正在思考之际，杰克逊又送来一份破译的德军电报：

迪特里希将军应在12月10日前到达科隆—杜塞尔多夫。

希特勒（签字）

迪克森大吃一惊！他终于明白几个月来在敌人往来电报中频繁提到的组建第6装甲集团军的目的是要在西线发动一次攻势，而这些电报却一直被他们忽视了。他想起两周前破译出来而被他锁进档案柜中的另一封德军电报：

一、元首命令组建一支大约由两个营的兵力组成的特种部队，用于西部战线执行侦察和特种任务。其人员将从陆军和党卫军所有部队中的志愿人员中抽调，他们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 身体力 A-1 状况，适于执行特种任务，反应敏捷，体格健壮；
2. 受过全面的格斗训练；
3. 通晓英语和美国俚语，尤其重要的是通晓技术术语和军语。

二、搜集和上报交获的美军军装、装备、武器和车辆，以装备上述特种部队。必须把本部队使用这些缴获装备的需要置于第二位。具体细节以后通知。

这份电报是德军第86军参谋长威斯曼将军给他的部队拍发的，联想起第6装甲集团军的调动，迪克森已意识到德国人正在进行破坏和攻击盟军指挥所和重要设施的特种作战行动的准备。

他又想起两天前审讯一名德军战俘的情况，这名战俘是个下级军官，可是他态度强硬，他告诉迪克森他的同胞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德国而战。

这名战俘的态度与以前俘获的俘虏截然不同，似乎有一种必胜的信念支持着他，对未来的作战充满信心。而过去捕获的战俘精神上都十分沮丧，充满了失败情绪。迪克森终于从纷繁复杂的情报中理出了头绪，这就是德国人要发动反攻了。他根据近期掌握的情报，向霍奇斯提交了一份情报报告：

很显然，德国人保卫帝国的战略是以我们的攻势衰竭为基础的。他们企图在其所有可以投入的兵器支援下，在鲁尔和埃尔富特之间发动一次全面的装甲进攻……极有可能，他们正把最近生产的 V-1 型火箭送到黑森和莱茵河以东的新发射场，从那里轰炸我们的后勤仓库和炮兵地域，以支持他们的全面反攻。

一份破译的命令要求在 11 月 1 日之前挑选会说美国俚语的志愿人员到奥格宁附近的弗里登特尔向斯科尔策尼的司令部报到。这显然预示着他们将使用渗透分子和空降兵进行特种作战，以破坏和袭击我指挥所和其他重要设施。一位特别机敏的战俘——他提供的其他情况经过核查与事实完全相符——指出，德军正集中所有的手段来进行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

据从陆军战俘营和战区后勤地带战俘营了解，最近抓来的战俘士气明显高涨，其表现是，他们多次企图逃跑，宣称要返回部队为德国战斗。

显然，不是凭直觉实施军事行动的龙德施泰特已经巧妙地保护和整顿了他的部队，并准备发挥其作用，在关键地带和正确时机全力使用一切武器以在莱茵河西面保卫帝国，使盟军遭受尽可能大的失败。迄今看到的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关键地带在鲁尔蒙特和施莱登之间，在此范围内将对盟军部队使用集中的兵力，因为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这支盟军部队对其成功地保卫帝国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看到报告后，虽然迪克森推测德军预计进攻的方向只包括第 1 集团军的不到一半的正面，而大部分是美第 9 集团军和英第 2 集团军的防区，但是霍奇斯认为事关重大，立即报告给布莱德雷，等待总司令的具体指令。

“我倒希望德国人进攻”

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卢森堡的一座高大建筑物里，从这里他指挥着霍奇斯的第 1 集团军和巴顿的第 3 集团军。后来，威廉·辛普森的第 7 集团军也划归他指挥。

布莱德雷接到霍奇斯送来的情报后感到非常奇怪，他不相信德军会不顾军事常识，发动一次毫无取胜希望的反攻。这种反攻只能导致德国人更快地失败。

布莱德雷与其他盟军高级将领一样，十分了解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的指挥风格。这是一位精通战术原则、从不鲁莽行事的对手，他不会像德军中那些少壮派军官一样容易冲动。龙德施泰特自从接掌西线指挥大权之后，每战总是避免让盟军全歼他手中愈来愈少的部队，并设法增大盟军的伤亡。像这样一名谨慎小心的指挥官，怎么会冒险发动一次毫无取胜希望的进攻呢？

“倘若希特勒主持西线作战倒有这种可能，”布莱德雷丝毫不怀疑这种判断。他知道希特勒是个疯狂的战略家，具有赌徒的冒险性格。可是，自 7 月份发生暗杀事件后，希特勒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虽然许多电文仍有他的签字，但那是秘书也可代劳的事情。就在昨天，布莱德雷还在推测希特勒的命运。一位名叫汉斯·托尼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访问了第 12 集团军群。他问布莱德雷：“7 月份以后，希特勒再没有公开露面，这是否意味着他受

伤未愈，或因患病而退出了政治舞台？”

布莱德雷回答说：“可能是这样，或者说起码有迹象表明，他把西线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德军参谋部。”

说到这里，布莱德雷笑着补充道：“不过，我倒希望他痊愈，再来指挥部队。”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希特勒的冒险精神往往会帮我们的忙。”布莱德雷解释道：“自秋季以来，德军在龙德施泰特的指挥下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不给我们留下将其全歼的机会。德军利用这几年来修筑的工事和天然地形地物抵抗我们的进攻，增加我们的伤亡。虽然为改善防御态势，敌人可能会发动一次或几次反攻，但那仅仅是战术性的。希特勒则不同，他没有进过军校，军事理论与原则对他没有一点束缚作用，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作战。这种作战特点对于无准备对手十分有效，战争初期的事实证明了一点。而现在则不同了，我们有数百万军队从东西两线夹击他，根本不怕他的冒险，相反却欢迎他的这种冒险。如果他主持西线战事，很可能早就命令德军发动反扑了，这就使我们可能在莱茵河以西消灭德军，就像我们在塞纳河以西的行动一样。同时这也能使我们打破僵局，减少龙德施泰特给我们造成的消耗，使我们能够在广阔的战场上快速追歼溃不成军的逃敌。”

布莱德雷看过报告，找来主管情报的副参谋长埃迪·赛伯特准将，一起研究德军下一步的企图。

赛伯特提出了他的意见：“现在很明显，在西部战线，德军的兵力正在渐渐地枯竭，他们的防御力量比我们标在情况图上的还要单薄脆弱。有两个突出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他停了下来，看到总司令正蛮有兴致地等待下文，便继续说道：“第一个事实是，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部署在战线活跃地段的德军步兵师的实力从我们攻势开始以来至少减少了一半；第二个事实是，敌人在我们的攻势下每月至少需要补充20个师，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敌人可以获得的总补充额每月只有15个师，最近，发现敌人甚至连这种速度也维持不起来，每周只能补充二三个师。”

“你是说，由于敌人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补给不足，难以实施反攻行动？”布莱德雷问道。

“这正是我的结论。敌军的主要作战能力取决于我军给他们造成损耗的速度和敌人补充速度的对比。目前，这种对比对我们有利。现在应该发起攻击的是我们，而不是德国人！”

布莱德雷并不反对赛伯特的观点，但他没有贸然表态。他决定到第5军阵地视察，因为迪克森提到的施莱登正在许布纳少将的防区正面。

迪克森的无奈

迪克森陪同集团军群总司令视察了第5军防区。布莱德雷视察后产生的最大忧虑是兵员危机。他的一线部队每个师都不满员，伤亡大和战壕足病使得战斗减员严重。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但目的是为了攻击德军，而不是为了防备德军反击。

迪克森有些失望，因为布莱德雷并没有重视他的情报。他回到自己的办

公室后，又接到几份破译的德军无线电电报。

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些电报均是向阿登地区当面的比特堡调集兵力的命令。

阿登地区在 20 世纪的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名地，德军在 1/4 世纪里，两次从这个森林密布、道路不便的山区攻入了西欧，难道希特勒还要第三次从这里攻入西欧吗？

他知道，阿登地区正是霍奇斯的第 1 集团军和巴顿的第 3 集团军的接合部，北侧由霍奇斯负责，南侧由巴顿负责，两个集团军之间大约 85 英里宽的阿登防区由刚从第 3 集团军转隶给第 1 集团军指挥的第 8 军防守。他在 11 月 8 日曾陪同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视察过那里，知道那里兵力薄弱，只有 4 个师防御。以后的几天内，他又连续得到一系列令人深思的情报：

12 月 12 日 19 时 28 分，第 106 师报告：18 时 30 分，对面德军的坦克部队在向东北方向集结；

12 月 13 日，第 4 师报告，他们听到对面德军车辆行驶的声音；

12 月 14 日，刚从巴黎开来的第 28 师报告，他们听见对面德军防区 5 个不同地点有摩托车辆行驶的声音。

“德国人要进攻的真正地点是阿登，不是鲁尔蒙特和施莱登！”迪克森叫了起来。阿登地区防御薄弱，一旦敌人从这里突破，很快会在盟军的接合部撕裂一个缺口。迪克森冒了一身冷汗，立即把他的判断和这些情报呈送给霍奇斯和布莱德雷。

布莱德雷很满意迪克森的工作态度，他问霍奇斯有什么看法。素以稳健闻名的霍奇斯认为：“把新组建的师派往战斗较多的战线之前，先把他们调到相对平静的地段锻炼，取得一些前线经验，是德军几个月来的固定做法。这种做法表明，凡是敌人活动明显的地区均保持平静，不会发生战斗，因为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所以，我认为德国人进攻阿登山区的可能性不大。”

“这就是说第 8 军当面之敌的调动只是一种正常的换防，对吗？”布莱德雷反问。

“完全有理由这样解释！”霍奇斯肯定他说。

布莱德雷赞同地点点头。他认为，虽然阿登防线兵力薄弱，有些风险，但算不了什么。万一德军向阿登山区发动进攻， he 可以从北面调动霍奇斯的第 1 集团军，从南面调动巴顿的第 3 集团军，以强大的机动部队迅速歼灭敌人。德国人败局已定，德军的进攻正好为盟军提供歼灭德军的良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倒有些盼望德国人发动这种进攻。

他把这些情报和自己的想法，向在巴黎的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做了汇报。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德军在阿登山区部署的兵力有限，且时值冬日，德军无法通过阿登山区弯弯曲曲的山路进行补给。退一万步讲，即使德军果真发动进攻，也无法夺取列日、那慕尔或凡尔登等重要目标。因此，德军若进攻阿登山区的盟军，那将是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

可是，他的主管情报的副参谋长肯尼思·斯特朗中将提醒他，的确有迹象表明新组建的德国第 6 装甲集团军有可能向美国第 1 集团军的第 8 军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考虑了一下后，电告霍奇斯做好应急准备。

布莱德雷仍然认为德军进攻第 8 军的可能性很小。接到艾森豪威尔的指令，他同第 8 军军长米德尔顿通了电话：“如果德军进攻你的防区，你部边

打边撤，必要时可一直退到马斯河。但在后撤时，应尽可能迟滞敌人，以便集团军群调动第 7 和第 10 装甲师以及‘大红师’围歼进入阿登山区之敌。”

米德尔顿听后，知道布莱德雷采取了机动作战的方针保卫阿登山区，因为这 3 个师分别是辛普森的第 9 集团军、巴顿的第 3 集团军和霍奇斯第 1 集团军的预备队，直接由集团军群掌握，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调动。

布莱德雷与米德尔顿通话后，突然想起一件事，又操起电话，接通第 1 集团军司令部，请霍奇斯转达他对迪克森的问候，并说：“听说迪克森上校还没休假，请你批准他立即休假。”

迪克森没有等来总司令对他的敌情报告的批复，反而等来了休假的批准书。他有些无奈，12 月 15 日上午，他乘车前往巴黎开始他在战争期间的首次休假。

然而，他刚到巴黎的次日清晨，德国人果然在阿登山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第四章 攻击开始在黎明

阿登山前：25 万德军待命进攻

就在盟军不相信注定要失败的德军会向道路条件极差的阿登山区发动大规模攻势之际，几十万德军陆续开进了进攻地域。这个地域从齐格菲防线穿过北线蒙绍以东 10 英里的杰蒙德小镇，一直到南线的比特堡。集结部队暂时部署在战线后面大约 12 英里的“基准线”以东。不久，德军就要向西面阿登地区的美军发动进攻了。

阿登山区对德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1940 年 5 月，他们就从这里取得过近似奇迹的成功。龙德施泰特当时率领他的 A 集团军群穿越阿登，从这里突破法军防线，渡过马斯河，一直奔向英吉利海峡，将英法联军分割，横扫了欧洲西部。几个月前，在盟军的强大攻势下，他们又从这里进行了大撤退。

德军指挥官们知道，阿登地区不都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但有大约 1/3 的地面覆盖着几乎无法通过的树林，其余地区树木的浓密程度不同。同时，德军指挥官们也深知，这一地区狭窄的、弯弯曲曲的道路和恶劣的气候对进攻部队造成了种种困难，而恶劣的气候正是德军实施阿登作战计划的基本前提。

这一地区的主要道路上有许多发夹形的急转弯处。这些道路常常修建在陡峭的山坡上，炮兵和高射炮部队的火炮、架桥工程兵的浮桥和大梁要通过这些急转弯必须把大炮和拖车拆开，然后用绞盘机拖过转角，一次还只能拖一件，又费时间又困难。另外，运输车辆在这样的道路上不能超车。一旦发生空袭，人员和车辆想到沿路的树丛或森林中去隐蔽是不可能的，因为路两旁的山坡实在太陡了，而且德军的大部分车辆，包括为数不多的牵引车在内，都是很蹩脚的。

12 月 12 日，参加此次攻击的日集团军群各部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

北面是第 6 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是党卫军迪德里希将军。就整个战役的兵力和任务而言，迪德里希将军是最幸运的一位了。他的战线最窄，推进的距离最短；他拥有 9 个师，其中 4 个党卫军师齐装满员，被认为是德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他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数量达到 450 辆。该集团军的总任务是：用步兵部队突破防守薄弱的美军战线，向前推进 26 英里进抵马斯河，从两侧绕过列日，直捣安特卫普。然而，他的当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障碍，即上维恩。这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山区，覆盖着茂密的树林。尽管它海拔很高，但却以沼泽泥泞而著称。而且，防守这一地区的美军部队并不像南面的美国第 8 军那样稀疏。

中间是第 5 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是曼陀菲尔将军。这位非党卫军指挥官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的支援少一些。他有 7 个师，其中 4 个师是装甲师。他指挥的部队中没有党卫军，他带来了他自己的经过考验的军长：第 58 装甲军的克卢格上将和第 47 装甲军的吕特维茨将军。该集团军的任务是：在列日西南的阿梅和那慕尔之间渡过马斯河，阻止西南面的敌预备队沿安特卫普—布鲁塞尔—迪南特一线进攻第 6 装甲集团军的翼侧和后方。

南面是第 7 集团军，指挥官是布兰登堡将军。他将指挥 7 个师的兵力，其中 1 个师是机动师。其任务是抵抗来自南面和西南面的攻击，保护两个担任突击任务的装甲集团军的翼侧安全。其直接目标是抵达马斯河及其支流塞

莫伊斯河，然后与卢森堡地区的摩泽尔防线取得联系。为了在更靠后的地区筑起一道坚固防线，该集团军还负责构筑工事。

在机动装备方面，B集团军群总共大约有18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但是，在这18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攻势开始时被牵制在亚琛。因此，这次向安特卫普发动的攻势可以获得的作战坦克只有900辆左右。集结的这支部队有一个方面很薄弱，即缺少架桥设备和训练有素的架桥工兵。尽管由志愿劳工小组组成的支援组将提供许多工程支援，但是，它们从未达到足够的数量。

此外，德军最高统帅部另有6—7个师作为阿登山区进攻的预备队。它们包括：第3装甲掷弹兵师、第9人民掷弹兵师、元首护卫旅和元首掷弹兵旅等。

不仅如此，为了支援阿登攻势，德军最高统帅部还命令更北面的H集团军群准备从鲁尔河畔的锡塔德与盖伦基兴之间地区发动辅助攻势。如果盟军重兵一旦压向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建立的翼侧阵地，辅助攻势便立即开始。

12月13日夜，德军3个集团军都进入了集结地域。集团军属以及军属炮兵进入了最后集结位置，即位于它们的最终发射阵地后方大约5英里处。容易进行伪装的弹药被运送到计划发射阵地的后面。第7集团军的马匹被用来拖曳火炮进入位置。为了减少声响，炮车轮子上捆扎了稻草。

12月14日夜，各步兵师悄悄地开进到各自的最后阵地，即位于战线后方只有2英里半的地方。为了掩护德军的行动，德军空军的飞机不停地在前线上空飞来飞去，以使用声音掩盖火炮调动发出的声响。

为隐蔽作战意图，德国人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装甲部队官兵换上步兵服装；禁止团以下军官在前线实施侦察活动。曼陀菲尔将军为他的部队制定的保密措施和伪装手段更为周密仔细：发给部队用于炊事的是焦炭，以便生火时不会冒出暴露部队存在的炊烟；一支道路特种勤务部队建立起来了，他们装备有沙子、发动机、绞盘，在困难的地段还有急修机械；部队行动只能在夜晚进行——为了强制施行这一命令，曼陀菲尔发出指示，向白天出现在道路上的任何车辆的轮胎开枪，而不管车上的人如何抗议；尽可能使用马驮火炮，马蹄上绑上草，以进一步减轻发出的声响；在集结地域，严禁在行军道路以及进入隐蔽区的岔道上设置路标和部队掩蔽部、指挥所以及电话、电台报话站的标志等。

到12月15日晚，德军的进攻准备已基本就绪。3个德军集团军共23个师，正准备向大约由美国4个半师守卫的地段发动进攻。

兰茨拉特村血战

1944年12月16日凌晨，冬雾笼罩着西线战场，静谧的群山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天气非常寒冷。

在阿登山区北侧比利时境内有一个小村庄，名叫兰茨拉特，它位于美军防御北线的南翼。村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总共才有十余幢小房。村西有一座小山丘，山丘的另一侧是片茂密的森林。

兰茨拉特村的重要性在于它位于一条重要公路交叉路口以南仅300英尺处，而这条公路正是德国第6党卫军装甲集团军即将争夺的一条公路，是德

军前往列日的一条最佳路线。

驻守兰茨拉特村的是美军第 99 步兵师第 394 步兵团的一个侦察排，只有 18 个人。他们是 12 月 10 日开进阵地的，头一个晚上还挺警惕，全排没人睡觉。后来，见平安无事，士兵们便放心来，晚上轮流睡觉，白天则上山打猎。这里有野鹿，他们准备过圣诞节时摆一桌鹿宴。

然而，他们的愿望很快被德国人的炮火炸得无影无踪。

5 时 30 分，大地突然如同地震般抖动了一下，整个天空出现了一片红光，上千门德军大炮把成吨的炮弹倾泻过来，炮击的火光中映照出德军阵地上无数辆等待进攻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的轮廓。

侦察排在重型炮弹打到他们阵地之前跳进了散兵坑。这是他们第一次遭到真正猛烈的炮火袭击。他们一时处于震惊的晕眩之中。

幸运的是，排炮射击很快向前延伸，从侦察排阵地的东北方向沿公路向布赫霍尔茨移动。排炮的转移，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幸运。然而，每当炮弹集中轰击他们阵地的周围时，所产生的心理作用是令人震惊的，他们感到欣慰的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极好的掩体，除了直接命中外，几乎可以说是绝对的安全。

德军的炮火准备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天色渐亮，山谷里还笼罩着薄雾，但是美军士兵很快发现一支德军纵队正朝他们开过来。

德军的人很多。他们并没有发现美军的侦察排，因而是一种安全行军的样子。德军士兵们的枪扛在肩上，向两边张望着，满不在乎，队伍的两翼也没有设安全哨。

不久，一部分德军向西南方向开去了，他们将绕到美军侦察排后面的公路上。

侦察排长鲍克中尉不知道敌人会从哪个方向对他们发动进攻。不过，他的环形阵地很有利于防守，两挺轻机枪封锁着北侧的洪斯菲尔德公路交叉口。

他一面向团长报告眼前发生的事情，一面率全排士兵等待着德军的进攻。

“打！”当德军大摇大摆地接近阵地并进入有效射程时，鲍克发出了命令。顿时，绵密的子弹如同冰雹一样扑向敌人，雪地上横七竖八躺下了一片尸体与伤兵。

到中午时分，侦察排击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但鲍克的士兵也伤亡很大。他不断向团部呼叫，要求炮火支援。却没见一发炮弹打过来。

鲍克用报话机焦急地质问：“我们还要孤军作战多久？”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直到接到后撤的命令！”团参谋长回答。

“混蛋！”鲍克气愤地摔掉报话机，继续指挥战斗。

德军的进攻仍在进行。战斗又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侦察排全都疲惫不堪。在阵地前，德军的尸体堆积如山，至少有 400 人。

天色渐渐地暗淡下来。12 月天黑得总是很早。

侦察排的子弹几乎打光了。排长鲍克中尉感到，在子弹打完时撤退是无非议的，而现在正是撤退的时候。于是他把士兵们分成了三组，要求一个组行动时，另两个组掩护。然后，他带领着士兵们一步步向后面森林撤退。

可是，后面的退路早已被包抄的德军切断了，一个德国兵打着白旗喊：

“美国兵，投降吧！”

“排长，我们怎么办？”一等兵威廉·詹姆斯问道。他是排里最年轻的士兵，只有19岁，脸部受了重伤，右眼珠掉了出来，挂在脸上。

全排只剩下10名士兵，均带伤挂花，突围已是无望。鲍克想了想，低沉地说道：“交出武器投降，我们已经完成了应该承担的任务，剩下的事情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做吧！”

尽管侦察排投降了，但是他们在白天的作战中却表现得十分勇敢。18名官兵足足支撑了一天，击退了德军第3伞兵师的多次进攻，成功地封锁了兰茨拉特公路，保护了美军394团的南翼。如果他们这个阵地清晨就失守的话，那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团的防御阵地乃至美军北线防御的全面崩溃。

德军夺取了洛希姆缺口

美军第99步兵师师长沃尔特·劳尔少将刚接到第394团的电话，报告他们团遭到敌人的进攻，又收到第14骑兵群指挥官马克·迪瓦因上校的告急电，他的两个中队也受到了德军的攻击。

第14骑兵群不隶属于第99步兵师，它是米德尔顿第8军的部队，但是其阵地位于第99步兵师的南翼，于是在遭到攻击后，便向友邻求助。

这个骑兵群只有两个中队，即第18、第32中队，却防守着长达数公里的正面阵地。该部防御的地域正是洛希姆缺口，这里有一条极其重要的公路，是德军的主要突破地段之一。担负突破该地段任务的是德军第3伞兵师和第13人民掷弹兵师的第294、第295团。

美军第18中队驻守的地段有一个名叫克里温克尔的小镇，正扼公路的交叉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2月16日清晨，至少有两架敌轰炸机从这个地区飞过，投下了许多杀伤弹。之后就是德军炮火向这个地区的密集射击，德军的排炮很快便使驻守在克里温克尔重镇的C连3排与前哨警戒阵地失去了联系。防守部队迅速进入了镇子周围的阵地。

德军排炮射击减弱整整半个小时后，美军士兵才看到第一批敌军。

德军从东北、东、东南三个方向向镇子进攻，主攻的一路是沿着从东边的施内艾弗尔那条路上来的。美军士兵们惊异地看到，德军毫无顾忌地呈纵队沿着道路前进，他们四五个人一排，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吹口哨，有的还唱着歌。

美军等待着，直到毫无警党的德国第3伞兵师的部队距离最外层的带刺铁丝网约20米时，军官才发出了射击信号。自动武器突然而密集的火力给前进中的德军部队造成了沉重打击，一下子把他们打散了。

德军有一个班立即从纵队里冲了出来，试图剪开铁丝网，但被预先挂好的地雷全部消灭。随后，德军一个3人迫击炮组在2个步枪手的掩护下，从纵队的右边跑了出来，开始架炮。随后是一阵激烈的枪战，不时有手榴弹的爆炸声夹杂其中。由于驻守镇子的美军与进攻的德军相比数量太少了，不久就有大约50名德国兵从东面攻进了美军在克里温克尔镇的防御阵地。

到6时15分，德军喊话了：“投降吧，美国人！你们被包围了！”

德军的每一次喊话都得到密集机枪火力的回敬。

在防御阵地北段，美军3挺机枪占据了理想的位置，从那里可以射击德

军的必经之地——留有积雪的山脊。德军一冒出山脊，就露出黑影，白皑皑的雪地上的这些黑影正是美军可以准确射击的活靶子。

早上 7 时，德军的第二轮密集炮火落在守军的阵地上，而且平射炮击更为猛烈。一发平射炮弹打中了位于镇子里的炮兵营观测所，炸伤了观测员的右腿和右脚。

这次炮击持续了 20 分钟后，德军又重新向小镇发动了进攻。在进攻的同时，德军还对美军的无线电进行干扰。

大约在同一时刻，从东边开来了更多的德军。美军从野战望远镜里可以看出德军穿着雪地伪装服，扛着自行车，步枪挎在右肩上，显然他们是自行车部队。此时，德军的自行火炮以更加准确的炮火打到了美军指挥所和炮兵观测所。

美军一直顽强地抵抗着德军的进攻。在镇子北面 and 东面入口处，躺着大约 200 具德军尸体。

德军很快改变了战术。上午 8 时许，德军坦克从树林开出，爬上通往奥乌的公路，完全绕过了第 18 中队的阵地，从背后迂回过来。

形势一下子严峻起来。迪瓦因见援军未到，劳尔又无力相助。

担心第一道阵地的守军会被围歼，遂下令放弃克里温克尔后撤，洛希姆缺口夫陷了。

随着洛希姆缺口的失陷，美军第 106 师第 422 步兵团的东北侧翼全部洞开了，南边的第 423 步兵团也受到了德军的迂回包围。很快，美军的这两个步兵团就被德军包围在施内艾弗尔。

“拱顶石师”艰难阻击

在美军防御的南线，德国第 5 装甲集团军的主攻方向则指向美军第 28 师。这个师的外名叫“拱顶石师”，它的防线位于美军第 106 师以南。

11 月中旬，该师在休特根森林作战中曾遭到重大损失。那次作战之后，它被调到这个平静的地段进行休整。如今，经过补充新兵，它的兵力已接近满员，士气很高。

但是，与美军第 8 军其他的几个师一样，它的防线也同样大漫长了，师长诺曼·科塔少将不得不把他的步兵团在漫长的防线上从北向南依次部署开：北面是第 112 步兵团，中间是第 110 步兵团，南面是第 109 步兵团。

北面的第 112 步兵团的一部分兵力部署在德国领土上，其阵地位于乌尔河以东，左翼与美军第 106 师的第 424 团相连接。这两个团共同防守乌尔河上的一座桥头堡，这座桥头堡得到奥伦附近的两座大桥的支撑。而当面的德国第 58 装甲军军长克卢格将军极想占领这两座桥。

在奥伦的南面，第 112 步兵团的防线从乌尔河以西延伸到与富勒上校指挥的第 110 步兵团相连接的地方。

位于中间的第 110 步兵团守卫着一条与“地平线大道”相平行的防线，铺开大约有 10 英里长。一个步兵团守卫这么长的防线确实“过于漫长”了，沿着“地平线大道”在这个团的支撑点之间步行，可以走 4 个小时而遇不到任何部队，这即使在对防线漫长已司空见惯的第 8 军里也显得十分突出。况且，这个团的一个营还作为师的预备队，部署在这条防线后面大约 10 英里处，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由于这一地区是覆盖着密密森林的山地，因此，德

军必须攻克美军的那些支撑点后，才能使用大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来实施大规模的进攻。

位于南面的第 109 步兵团则部署在有利的防御地形上，它占据了一个相对狭小的防御地段。

在美军第 28 师的当面，德军计划使用第 58 军和第 47 装甲军整整 2 个军的兵力，其中德军第 47 装甲军下辖第 26 人民掷弹兵师、第 2 装甲师和莱尔装甲师。对美军第 28 师来说，1 个师对德军 2 个军，兵力对比确实太悬殊了。更为不利的是，德军主攻的地段恰恰选择在这个美军师防线最漫长而防守兵力最为稀疏的第 110 团防守地段内。

12 月 16 日一早，第 110 步兵团同阿登战线其他美军部队一样进入了戒备状态。驻扎在霍辛根村支撑点的 K 连照老习惯在村镇的水塔上面设置了一个观察哨。这个观察哨一直没有发现什么令人不安的情况。

到了清晨 5 时 30 分，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观察哨向后方报告说，整个德军战线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亮点”。话音刚落，德军的第一批炮弹就落了下来，有线电话马上遭到了破坏。

德军的炮火准备持续了 45 分钟，而后断断续续地轰击一直没停。霍辛根村有几幢房子被打中着了火。K 连报告说，火光把整个镇子都映红了。

美军很快便发现，在炮火准备尚未开始之前，德国第 26 人民掷弹兵师的部队就已经渡过了乌尔河，现已到达离美军阵地很近的地方。于是前线所有的部队都与德军展开殊死的搏斗。

位于克勒夫镇的团长富勒上校同他的两个前线营失去了无线电通讯联系，这两个营很快派人来向他报告了前线的情况。开始他不太相信，但到上午 9 时，他终于明白从美军阵地中间穿插进来的不是德军的小股部队，而是富有进攻力量的德军重兵。德军的穿插已经使这些美军连队几乎一个一个地被孤立和包围了起来。

在南面的第 3 营防区，驻在霍尔茨图姆的 L 连根本无法出动去支援 I 连或 K 连；在第 1 营的防区，位于蒙绍森的 C 连同样无法进行机动。这些作为“预备队”的连队和部署在“地平线大道”的前线连队几乎同时遭到了德军的打击。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霍辛根地区进攻的德军第 26 人民掷弹兵师干脆绕过了该镇。德军先头部队很快就向西穿插了二三英里，抵达位于布克霍尔茨的美军炮兵阵地。尽管这一天第 110 步兵团作出了很大努力，美军部队还是被迫退守到他们据守的那些小镇里。

在黄昏时分，第 110 步兵团防区的美军仍然坚守在他们最初的阵地上，但是他们同美军第 8 军的其他部队一样，都已被德军穿插和迂回。

与此同时，第 110 步兵团还发现德国第 2 装甲师也出现在本团的防区内，随后这个德军装甲师又出现在克勒夫至巴斯托尼公路上。

可是，德国第 2 装甲师未能在 12 月 16 日抵达克勒夫，甚至连马纳赫也仍在美军的手中。德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第 304 团团长了受了伤。美国几个坦克排进行的几次零星的反攻把德军的 1 个营驱赶得四散逃窜。

天黑前不久，德军第 47 装甲军军长吕特维茨在乌尔河的杰蒙特和达斯堡建成了 2 座桥梁，这 2 座桥梁是这位军长最急需的。他与北面的德军第 58 装甲军军长克卢格不同，克卢格在奥伦有 2 座现成的永久式桥梁等着他，而吕特维茨则必须在河对岸美军防区占领了足够的地方之后再来建造自己的桥

梁。桥建好之后，德军的数百辆虎式坦克开了过去，潮水般地涌进美国第 110 步兵团防区内越撕越大的缺口。

在第 28 师第 110 步兵团的北面，第 112 步兵团防守着相对狭窄的地段。尽管到 12 月 16 日终时团的预备队已全部投入了战斗，并且各个阵地已被大批德军所渗透，但是第 112 步兵团守住了阵地。尤其是奥伦附近的几座桥梁在这一整天里仍在美军手里。这个团使德军第 116 装甲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全团打死德军 400 多人，俘虏德军 89 人。

当然，他们知道，德军将继续以密集的队形向他们团的阵地发动进攻。他们最担心的是，德军对他们南面的第 110 步兵团的渗透，将会切断他们与其他部队的联系。

在第 28 师第 110 步兵团的南面，第 109 步兵团同样也打得很艰苦。尽管防御正面比较窄，而且地形有利，可是当这一天结束时，该团也同样投入了预备队，并遭受了德军大批部队的穿插和渗透。

第五章 猝不及防穷应敌

被搅乱的婚礼

布莱德雷虽不相信德军会进攻阿登山区，但却担忧他的集团军群缺少兵力的问题。到前线转了一圈，他发现一线部队普遍缺编，如不早日解决，会影响下一阶段的攻势作战。他决定派集团军群主管兵员的副参谋长雷德·奥黑尔少将取道巴黎，飞回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申请补充兵员。为得到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他本人于12月16日乘车到巴黎，准备向盟军最高统帅汇报这一情况。

12月16日上午，艾森豪威尔并不在他的司令部，而是满面春风地在凡尔赛宫附近的一座天主教堂参加一个婚礼。统帅部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在这里。

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无数将士正在前线与德军浴血奋战，因而此时举行婚礼的新人格外受到人们的羡慕。

新郎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传令兵米基·麦基奥中士，新娘是美国陆军妇女队的下士帕里·哈格里夫。此刻，他们正缓缓地走到这座用石头砌成的古老教堂的圣坛前。

穿着军装制服的女傧相，从前面的圣坛走下来。新娘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到了一件结婚礼服。今天，她是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军人到这里来举行结婚典礼的。礼服上缀绣着一道道白纱花边，加上那一拖到地的裙子，更显示出她那富于女性美的丰姿。

“亲爱的来宾，我们聚集在这里……”主持人宣布婚礼开始。

婚礼热闹、简朴、隆重，一直持续到中午。布莱德雷赶到教堂时，婚礼正进入高潮。

艾森豪威尔见了布莱德雷，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热情地向他问候。布莱德雷感到有些奇怪，一向不苟言笑的最高统帅今天为什么这般高兴，一位中士的婚礼总不致于令一名上将如此兴奋吧。

布莱德雷没有猜错。艾森豪威尔高兴的原因不是这个婚礼，而是今天早晨从华盛顿来的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通知他，国会正式通过了总统提交的一份议案，晋升他为五星上将，这是美军中最高的军衔。同他一起被晋升为五星上将的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乔治·马歇尔、总统府海军参谋长威廉·莱希、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等。在这些人中，艾森豪威尔最年轻，资历最浅，却获得了相当于外国军队陆军元帅的军衔，他怎能不高兴！

艾森豪威尔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布莱德雷，并说道：“这件事为我的部下晋升开辟了道路。我已建议马歇尔上将提升你为四星上将。这样，你就与蒙哥马利平级，比巴顿和霍奇斯将军多了一颗星。”当时，布莱德雷和巴顿、霍奇斯都是三星中将。

布莱德雷听后，向自己的上司表示祝贺和感谢。艾森豪威尔笑道：“你的祝贺与感谢留在晚间说吧，昨天，罗斯福总统托人给我用飞机送来一些牡蛎，他知道我特别爱吃这种东西，大概有两年没吃到它了。今晚我摆个牡蛎宴，咱们一起尝尝鲜！”

正在这时，教堂后面的门被人猛地推开，盟军参谋长史密斯将军急匆匆

地从教堂大厅通道走过来。他的制服上还挂着雪花，看得出，他刚刚冒着暴风雪赶来。

所有在场的人都把头扭过来，望着他悄悄地在艾森豪威尔身边半低声耳语。史密斯将军急促而低声地在艾森豪威尔耳边报告说：在比利时，美军部署的防线被德军突破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军人的职责、军人的天性立刻把艾森豪威尔从眼前的这个静谧而幸福的环境中唤醒。“战争进行到此时，突破防线的应该是盟军，而不应该是德军。”他从椅子上猛地站起身来，大步向门口走去。

整个教堂的人都目送着艾森豪威尔及其随员。看到最高统帅匆匆离去，人们猜测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于是，人群浮动起来，开始交头接耳。婚礼上原来那种静谧而幸福的气氛被他们带走了。米基的婚礼全被搅乱了。

艾森豪威尔一行来到教堂外面，风雪向他们劈头盖脸地扑来。“立即召集巴顿、霍奇斯、特德开会研究！”艾森豪威尔大声说道：“纳粹就要上崩瓦解，全军覆没了，决不能让他们在这个时候死灰复燃，绝不能在这个时候！”

“可是，情况紧急，前线司令官恐怕无法赶到这里出席你的会议。”史密斯中将说道。

“我并不是要把他们叫到这里来开会，我要去他们那里开会。”

天昏昏的，风使劲地刮着。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向司令部走去。雪地上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脚印……

当艾森豪威尔等人从教堂匆匆回到作战指挥所时，所有的指挥所人员正在忙碌着。看到艾森豪威尔的到来，最高统帅部副参谋长斯特朗将军一边指着挂满整面墙的作战地图，一边表情严峻地报告：“德军在美8军前沿阵地突破了5个地方。这次进攻从凌晨开始，进攻的规模和范围还有待查明，但最危险的地带是在施内艾弗尔以北的洛希姆缺口，即从杰罗将军指挥的第5军和米德尔顿将军指挥的第8军之间穿插的那只弯曲的指头状缺口。”

的确，从已经查明的德军8个师所分布的广阔战线的情况看，正在发生某种重大事件。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布莱德雷将军以前曾一致认为，在阿登地区没有值得德军进行这样大规模进攻的目标。然而，现今的局势表明，德军决不是在进行一次瞎打乱攻的攻势。而是在进行一次目的十分明确的反攻。

下一步怎么办？艾森豪威尔下决心必须尽快地给遭到德军进攻的部队以最大的支援，而要想快速增援必须使用装甲部队。那么，援兵在哪里？

艾森豪威尔将军派人另外找来一幅作战地图，地图上标着两个不在这条战线上的美军装甲师的位置，即位于第5军北面第9集团军地段上的第7装甲师和位于第8军南面第3集团军地段上的第10装甲师。

艾森豪威尔指着作战地图对布莱德雷说：“我认为，你最好给第5军和第8军调些援兵去。把这两个装甲师调给他们。”

布莱德雷同意了，他认为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是明智的。但是他提醒他的上司说，第10装甲师得从脾气暴躁的乔治·巴顿那里抽调，而巴顿现在正一心想着3天后在萨尔地区发动他的攻势。

艾森豪威尔怒气冲冲他说：“告诉他，是我在指挥这场该死的战争。”

布莱德雷很快接通了巴顿的电话，对他说，第10装甲师必须立即向北朝卢森堡前进，向第8军米德尔顿将军报到。巴顿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咆哮道，他一直认为德军发动这次进攻的目的是要削弱他将要在萨尔发动的进攻。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布莱德雷使用他的手腕和决心。在听取了巴顿提出的

理由之后，他最后下达了死命令：命令第 10 装甲师向北开拔。

接着，布莱德雷指示他的参谋部向第 9 集团军下达命令，要第 7 装甲师立即从荷兰向南开进。稳健的第 9 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与固执的第 3 集团军司令不同，调动这事用不着布莱德雷亲自作解释。

用这两个装甲师进行快速紧急增援，真是千钧一发之际的明智决定。后来的战事表明，为了对抗德军的攻势而采取的这个措施，完全打乱了德军的进攻计划。

在采取快速紧急增援措施之后，盟军最高统帅部还考虑了下一步的部署：另有 2 个师可以随时投入作战——美军第 18 空降军的第 101 空降师和第 82 空降师。这两个师是两支久经考验的、能攻善防的部队。不久前在荷兰作战时，它们都担负了很艰巨的任务。目前，这两个师都在法国的兰斯附近训练营地进行整编和换装，必要时可以随时把这两个师调来投入战斗。

马尔梅迪大屠杀

斯科尔策尼特别行动队的破坏作用在德军进攻的当日很快显现出来。

这名党卫军少校将 9 个突击队渗透到美军防线的后面，到处破坏盟军的通讯枢纽、交通标志，捕获军官，残杀被德军打散的美军士兵。其中一个突击队途中正与一队增援美军相遇，后者不知道路，也不清楚前线的情况，见前面一队人马迎面而来，还以为是前方撤下来的友军，便上前问路，身穿美军服装的德军突击队用英语把这支美军引到德军大部队的后面，结果被全部俘虏。

最重要的是，斯科尔策尼的突击队员开始在美国后方四处散布谣言，夸大德军进攻的力量和进军的位置。这些扰乱军心的谣言，再加上德军四处降落伞兵所产生的神秘感，在美国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人们满腹疑虑，军心不稳。

德军的进攻仍在继续，最凶猛的就是党卫军部队，其中一支是党卫军军官约森·派佩尔中校率领的第 1 党卫军装甲师的先遣营。党卫军军官约森·派佩尔中校以残酷无情而著称。他原来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个副官。在俄国，他率领他的坦克部队无恶不作，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据称，他烧毁了两个村庄，杀死了所有的村民。

12 月 17 日凌晨，他率领 30 辆坦克、28 辆半履带式运兵车和一些步兵发动了进攻。

派佩尔在向西朝洪斯菲尔德前进的途中，发现路上有许多美军撤退部队跟他朝同一个方向运动，纳粹的坦克和装甲车队干脆加入到这个行列，他们同美军一道进入了洪斯菲尔德。

驻守洪斯菲尔德的大部分美军都还在睡梦当中。阵地上只有 2 门反坦克炮，但是没有人操纵。当守卫在那里的美军发现德军进了镇的时候，他们就像被捅破蚁巢的蚂蚁那样四散而逃。第 1 党卫军装甲师的前进轴线向西的道路现在已经敞开了。派佩尔在洪斯菲尔德缴获的战利品有 50 辆侦察车、半履带车辆和卡车以及 15 门反坦克炮。

考虑到第 12 党卫军装甲师还落在他后面很远的地方，派佩尔自作主张，没有遵从希特勒的命令，而是朝北沿着指定作战区域以外的道路向布林根前进。一路上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打败了美军的一支小守军，摧毁了美

军停在地面上的 12 架联络飞机，缴获了大约 5 万加仑汽油。然后，他命令 50 名美军俘虏为他的坦克加油。获得这些汽油是很幸运的，因为施内艾弗尔周围的山地已经使他在 15 英里的路上消耗了通常可以行驶 30 英里的汽油。

大约 9 点 30 分，前进着的派佩尔突击队遭到一股美军的抵抗，一些车辆被美军炮火击中，人员有一些伤亡。派佩尔毫不畏惧，继续向西推进。美军第 99 师和第 2 师后撤的路被切断了。派佩尔并没有发动进攻，他的目光紧紧盯着他的目标——马斯河。

到 12 月 17 日中午，在快要抵达鲍格内茨十字路口时，他们又遇到了一支美军炮兵行军纵队。派佩尔一发现美军便立即开了火。遭到突然的袭击，美军的这支行军纵队一片混乱，在慌乱中把车辆全丢弃在公路上，其中有些燃起了熊熊大火。观测营的一些人扔掉了武器，另一些人躲在水沟里，还有一些人试图钻到旁边的森林里去。派佩尔根本没有时间顾及那些残存的美军。他命令士兵将被俘的 150 名美军赶到一块草地上，用机枪将这些战俘全部打死，这就是有名的“马尔梅迪大屠杀”。杀完俘虏后，派佩尔率部继续向南朝里格纽维尔进攻。

当日下午 2 时 30 分，路过这里的美军第 90 工兵营发现了被屠杀的这些战俘。消息很快传遍了美军所有部队，它像一股强大的电流，震动了整个美军。

霍奇斯在作战地图上找到派佩尔部队的进攻方向，立即命令集团军第 112 骑兵群的第 512 营炸掉昂布莱夫河大桥，把这支凶恶残忍的党卫军装甲部队阻挡在昂布莱夫河以东或萨尔姆河以南。

昂布莱夫河与萨尔姆河交汇，河上的大桥是连接东西和南北交通的要道，河畔有一个小镇，名叫特洛伊斯傍茨。

第 512 营营长哈维·弗雷泽中校接到命令，立即让副营长罗伯特·耶茨少校率领一支由 25 人组成的先遣队占领特洛伊斯傍茨镇，设立指挥所，准备炸桥；又派 C 连占领昂布莱夫河西岸阵地掩护炸桥。这个连总共有 120 人，装备了 8 架火箭筒、4 挺重机枪和 1 门 75 毫米反坦克炮。

12 月 18 日上午 11 时 15 分，派佩尔突击队的前锋共 19 辆坦克隆隆地从斯塔佛洛公路上驶过来。德军坦克从铁路桥下穿过后，转过弯吼叫着朝特洛伊斯傍茨通往巴斯波都克斯和维波蒙特的两座桥梁冲过来。如果德军过了桥，前面就全是便于坦克行驶田野了，德军可以一直打到列日和马斯河。

打头的那辆德军坦克首先开了火。美军反坦克炮进行了回击，打断了一条履带，使那辆坦克动弹不了。德军装甲部队的火力太猛烈了，不一会儿，这门小小的反坦克炮便被摧毁了，它的炮手有 4 人被打死，其余的由于没有武器，便全部撤退了。但是，这几位无畏的炮手并没有白死，他们使昂布莱夫河后面的工兵做好了准备，这座桥几乎就在德军先头坦克的跟前炸毁了。

耶茨少校随即把他的前哨阵地撤回到昂布莱夫河西岸，把它部署在能清楚地观察德军在东岸行动的建筑物上。

派佩尔对昂布莱夫河和萨尔姆河上的桥梁被炸感到十分失望。如果他们完整地夺取了那座桥梁的话，第二天早上便可顺利抵达马斯河。现在，昂布莱夫河和萨尔姆河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派佩尔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进攻路线，就是向北开往格拉莱茨，再转向西南的切内克斯镇，从那里设法渡过昂布莱夫河。

下午 2 时，当派佩尔率队赶到切内克斯渡河时，突然遭到了美军战斗轰

炸机的空袭。美军飞机不断俯冲轰炸，派佩尔的装甲纵队没有任何遮掩，四处逃散，十分狼狈。一直到下午 4 时 30 分，即太阳西下时，他们才得以重新整队前进。

派佩尔因此失去了 2 个多小时的时间和 10 辆战车，其中 3 辆是坦克。更重要的是，美军第 1 集团军司令部现在已经知道了派佩尔突击队的位置，它很快成为美军的两个第一流的师——第 30 师和第 82 空降师兜捕的目标。

盼望巴顿

布莱德雷从巴黎匆匆赶回卢森堡，心情十分沮丧。他后悔没有重视迪克森的报告。仅仅两天的时间，情况就搞得一团糟。

回到司令部，见告急的文电像雪片一样飞来，墙上作战地图上标着许许多多表示德军装甲部队进攻的箭头，他不禁骂道：“哪个狗娘养的弄来这么多敌军？”

参谋人员一言不发，都阴沉着脸。副参谋长赛伯特把一份新破译的敌军电报送了过来：

命运之钟已经敲响，强大的进攻部队冲向盟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保卫祖国是每个军人的神圣天职。

冯·龙德施泰特

布莱德雷不满地望着赛伯特，讥讽他说道：“我的情报官，你不是说发动攻击的应该是我们，而不是德国人吗？”赛伯特无言以对。他能说些什么？情报军官判断失误往往会造成指挥官的决策失误。

布莱德雷见状，倒有些同情赛伯特，他自己不也认为德国人不敢发动反攻吗？在巴黎，史密斯参谋长曾揶揄说：“将军，你不是希望德军反攻吗？看来你所期待的东西终于来到了。”他也无话可讲，只得忧郁地回答：“是的，可是，我所希望的不是规模这样大的反攻。”

“巴顿将军有无回信？”布莱德雷想起了让巴顿来卢森堡一道研究反击作战的事情。

“巴顿还在抱怨，说由于您的失误使他失去了发动萨尔战役的机会，不得不把部队拉到北边救我们的命。”参谋长列夫·艾伦少将回答。

布莱德雷脸色又难看起来。巴顿曾是他的上司，要不是脾气暴躁，第 12 集团军群总司令的位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他布莱德雷的。巴顿对此一直不眼气，这次终于让他找到发泄的机会。

“他什么时候来卢森堡？”布莱德雷阴沉着脸问道。

“明天。”

布莱德雷点点头，心里稍安，他知道巴顿是员勇将，会使局势转危为安的。

“李奇微呢？他什么时候加入作战？”布莱德雷又问。艾森豪威尔已决定把第 18 空降军这个预备队交给他使用。

“李奇微已经收到我们的指令了。”

“再给他发电，让他加速向战场运动！”布莱德雷命令道。

12 月 18 日凌晨，美军第 18 空降军军长马修·李奇微少将正在位于英格

兰威尔特郡的指挥所里睡觉。

第 18 空降军的 3 个空降师之一即第 17 空降师也驻在这里，而他的另外两个师即第 82 和第 101 空降师目前正部署在法国的兰斯。不久前，这两个师在荷兰参加了激烈的战斗，现正在休整和接受训练。

凌晨 2 时 15 分，李奇微被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从远在卢森堡的第 12 集团军群司令部打来的，命令他加快开进速度。前一天，艾森豪威尔将军已把战区预备队第 18 空降军下放给了第 1 集团军，第 82 和第 101 空降师都已接到命令，以最快的速度向巴斯托尼地区开拔。

李奇微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他的两个师都在法国，而他的第 18 空降军司令部大部分在英格兰。如果要使他的军能正常地运转，他就必须尽快地把他的司令部和装备运到欧洲大陆。

于是，他连夜同盟军部队运输司令部取得了联系，把现有的 C—47 运输机集中起来使用。到拂晓时分，共有 55 架飞机载着李奇微和他的整个司令部起飞了。

他们行动得正是时候，因为最后一架飞机刚刚从跑道上起飞，浓密的大雾就漫过了英吉利海峡，李奇微以及他的那一班人马是 40 小时内最后一批离开英格兰的人，他们从浓雾中飞越法国上空，到达兰斯。或许是领航上的某种奇迹，机组飞行员竟找到了一条已被废弃的跑道降落了。

李奇微立即前往他的前线指挥所去同第 82 和第 101 空降师取得联系。在他到达他们的临时宿营地时，第 101 空降师的最后一支部队正在起飞，第 82 空降师也已经出动了。

李奇微决定立即驱车前往巴斯托尼。

他的车在浓雾和小雨中艰难地行驶，直到黄昏时分，才开进了巴斯托尼美军第 8 军米德尔顿将军的指挥所。李奇微发现，与第 8 军军长镇静和乐观的情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军司令部的其他人的脸色却非常忧郁，指挥所充满着不祥的气氛，这主要是因为与前线的联系中断了。尽管第 1 集团军司令霍奇斯将军命令米德尔顿撤出巴斯托尼，但是米德尔顿决心再呆一夜，直到第 101 空降师能够领受防御任务；进入阵地为止。

李奇微决定当晚继续赶路，但米德尔顿说服了客人在这里过夜。19 日早上，李奇微醒来，听见两位士兵在说话。一名士兵说：“我们最好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另一名士兵说：“我们走不了了，他们已经把我们包围了。”

李奇微作为一名空降兵，受的就是在敌人的包围下作战的训练，但对这次任务也觉得很难理解。这时，第 1 集团军已经就如何使用李奇微的部队作出了决定：第 101 空降师留在巴斯托尼，而第 82 空降师已经朝维波蒙特进发。李奇微的第 18 空降军将去指挥詹姆斯·加文少将的第 82 空降师以及其他部队。

李奇微临离开前，米德尔顿提醒他注意敌人的行动：“马特，如果走诺维尔那条路，你也许会被敌人抓住。丢掉一个好军长，这将是我们的耻辱。我想，你应该走西北那条路到维波蒙特去，然后一直向西到马尔凯。”

李奇微尽管急着要赶到他的指挥所去，但是他还是同意了。

当他到达维波蒙特时，第 82 空降师正奉命在这里阻击德军的进攻，对手是第 1 党卫军装甲军和其他一些德军部队，他们正在向西发动进攻。李奇微很快地在这里建立了他的第 18 军指挥所。它离萨尔姆河畔的特洛伊斯傍茨的直线距离只有 8 英里。随着第 82 师的到达，加上李奇微非常走运地找到了第

3 装甲师一些部队的位置，他开始建立起一条长达将近 65 英里的防御阵地。最后，他的军接管了对第 7 装甲师和第 106 步兵师的指挥权，这 2 个师这时正在圣维特和维尔萨姆东南面进行殊死的战斗。

布莱德雷得知李奇微的空降军已投入战斗，心中又有了些安慰。此时，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与巴顿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

第六章 巴顿一语惊四座

巴顿出山

巴顿将军对德军发动的这次攻势有些幸灾乐祸，因为德国人帮助他再一次证明：布莱德雷的指挥才能远不及他。

他早就猜测到德军会发动这样一次攻势。11月末，他的情报官奥斯卡·科克上校向他报告，第3集团军当面的德军装甲部队突然失踪了。

巴顿一惊，要知道他正在向梅斯推进，按常规德军应加强兵力才对，为什么要从这里将装甲部队抽走呢？虽然他不可能知道这种反常的迹象正是希特勒为发动阿登反扑不惜从其他战线抽调兵力孤注一掷的手段，但是巴顿意识到这背后一定有文章，他让科克严密注意德军的动向。

当他得知从他当面调走的德军装甲部队正向北面集结的报告，马上意识到敌人有可能发动一次破坏性的攻势，从而打乱盟军的作战计划。

巴顿的灵感传染了他的情报官，科克从上司那里得到鼓励，更加精心地收集各种情况，仔细分析，最后汇集成一份完整的情报向巴顿报告：“目前，德军有两个集结点，一个在北面莱茵河西岸科隆与杜塞尔多夫之间；另一个是在南面特里尔以北的盖罗尔-斯泰因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北面集结点的德军是在白天调动部队，而南面集结点的德军则是在夜幕的掩护之下偷偷地移动。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北面敌军的活动是幌子，而南面敌军的行动才具有意义。从敌人这些调动情况来看，德军可能在我们集团军以北地区发动一次攻势，并且其规模不小，足以影响我们即将发起的萨尔攻势。”

巴顿让科克把这一情报汇报给布莱德雷，但是却没有引起布莱德雷的重视。

第3集团军有一个代号“黑市”的无线电破译队，由精明能干的查尔斯·弗林特少校负责，不断地监听敌军的通讯联络。12月16日6时30分，弗林特向巴顿报告，近日活动频繁的德军无线电台，昨晚突然开始静默。

巴顿转身问科克：“你对这个情报怎么看？”

这位戴眼镜的学究模样的上校回答：“我不清楚德军无线电静默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当我们自己的部队实行无线电静默时，就表明我们要开始行动了。根据目前的情况，将军，我认为德军即将发起一场进攻，可能是针对霍奇斯将军的部队。”

巴顿接过话来说：“霍奇斯将军没理会我们的情报，让米德尔顿的第8军呆在那里不动，简直是自我麻烦。不管他们，如果德国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一定让他们再尝尝苦头。”

德军的攻势很快证明了巴顿的判断，但是巴顿此时却无事可做，只能在南希市塞尔街10号的司令部里与他的参谋人员研究预计12月19日向德军发动攻势的细节。

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大家都知道这部机子直通集团军群司令部。

电话是布莱德雷的参谋长艾伦打来的，他对巴顿的副参谋长哈金斯上校说道：“请你们集团军停止第10装甲师的一切行动，并在今天夜里将该师移交米德尔顿将军指挥。”

“什么？”巴顿一听便火冒三丈，把嘴上叼着的一支雪茄烟咬下了一截儿。他的第10装甲师正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对付德军可能向第90师防

御的迪林根地区展开的进攻。更为重要的是，巴顿要用这个师担当 12 月 19 日攻势的突破任务。

巴顿气愤至极，接过电话说道：“给我接布莱德雷将军，我不同你讲话。”

艾伦有些尴尬，但又无可奈何，他知道巴顿的脾气，就连布莱德雷也要让他三分。

“听我说，布莱德雷，”他大声叫道：“别拆我的台，第 3 集团军为了准备实施这个计划，不知流了多少血汗。没有第 10 装甲师，我们无法扩大在萨尔劳腾打开的突破口。”

布莱德雷回答：“第 8 军的形势十分危急，你应该理解一个处于困境的指挥官的心情。”

“我也理解你的心情，将军不是盼望德军发动一次攻势吗？”巴顿讥讽道，“但我不希望他们进攻，我要进攻他们。倘若你把第 10 装甲师从我身边调走，那么你就上了德国人的当，犯了第二个错误。”

这简直是在公然嘲笑布莱德雷无能！布莱德雷顾不上与巴顿争吵，以不可抗拒的口吻命令道：“我对你的逻辑推理并不怀疑，乔治，但你务必要把第 10 装甲师调给米德尔顿。”巴顿还想继续争辩下去，但是布莱德雷打断了他：“我要挂电话了，乔治，我不能和你在电话里无休止地争论这件事。情况紧急，我需要时间，命令必须服从！”

巴顿骂骂咧咧地扔下了电话。他虽不了解德军发动这场进攻的详情，但本能地感到布莱德雷在这个时候调走他的一个装甲师，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

“我想他们在北面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他用低沉的语调对科克说，“我早就认为他们会遇到麻烦事的！”

巴顿作战历来有“假大胆，真小心”的特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对布莱德雷让北面的大部分部队按兵不动的做法感到很恼火，这并非由于他嫉妒他们的清闲或需要他们的帮助，而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按兵不动的做法是危险的。他从未低估过敌人的力量，所以，他估计敌人会抓住机会向盟军反扑的。

“上校，你认为这一仗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他问作战处处长马克多斯上校。

马克多斯不假思索地回答：“这种攻势会对我们集团军有利。德国人动用了他们的预备队来维持北面的攻势，这表明他们将无法加强抵御我们的力量，如果敌人向北出击，那么它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我们拖住，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使德国人的整个后方暴露，并把他们的主力引诱到莱茵河西岸。”

“你说得完全正确！”巴顿赞扬道，“仗应该这么打。不过北面的那些先生们可不是这样想的。我估计我们的攻势将会被取消，我们的部队还得拉到北边去救他们的命！”

尽管如此，巴顿还是准备按预定计划发动攻势，进攻第 3 集团军当面的德军。然而，他的计划没有实现。

18 日 10 时 30 分，布莱德雷又给巴顿打来了电话：“乔治，我必须告诉你一件恐怕你不乐意做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这样做：带上你的情报、作战和后勤处长立即赶到卢森堡。”

巴顿一听，心中产生一股快感，布莱德雷只能求助于我了。

来到设在卢森堡城阿尔法饭店的集团军群司令部，巴顿受到布莱德雷的热情接待。

布莱德雷把德军进攻阿登山区的情况详细做了介绍：“我打算暂时完全放弃东进的作战行动，让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南下，你的部队北上，将突入阿登山区的敌人吃掉，你看怎么样？”他以为巴顿一定不愿放弃他原来的计划，想不到巴顿很干脆地答应下来：“管他呐！我们照样要杀德国佬。”

布莱德雷很高兴，又问：“你对霍奇斯能帮点什么忙呢？”巴顿在路上已意识到布莱德雷召他来的目的。他是个只要有仗打就开心的人，既然事实证明他比布莱德雷高明，他就不在乎在哪里发挥他的军事天才了。

他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最精锐的3个师是第4装甲师、第80师和第26步兵师。我准备立即停止第4装甲师的行动，让其到隆维集中，今晚就开始行动。明天早晨第80师就向卢森堡进发。我将命令第26步兵师整装待命，只要提前一天通知，这个师就可以投入战斗。”

布莱德雷大满意了，他设想到一下子就得到3个师的增援部队，而且都是精锐部队。“乔治，十分感谢你的支持。你立即回去部署，我期待着你的行动。”

巴顿连夜赶回了自己的司令部。

23时，他刚要上床睡觉，又有电话找他，还是布莱德雷打来的。“乔治，非常抱歉又扰了你的梦。”布莱德雷说道，“不过我不能不通知你，明天上午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总部召开一次特别会议，11点钟准时开，你必须参加。”

“行！”巴顿只说了一个字。

挂上电话后，他吩咐参谋人员：“我明天上午去凡尔登参加一次有艾森豪威尔将军出席的会议，明天上午8时我们先召开一次特别参谋人员会议。”

次日，他主持召开了这次参谋会议。如同往常一样，先是进行情况通报，巴顿坐在前排的老位置上，比平常更加细心地听取着汇报。听完汇报后，他站起身来，转向他所熟悉的听众说道：“先生们，北面出现了糟糕的情况。你们知道，惊慌的现象在军队的指挥系统中是传播极快的。在当前这种紧要关头，你们必须极其小心，以免在部队中引起不必要的不安情绪。”

他停顿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我们的作战计划已经改变了！我们很快就要投入战斗，但战场是在另一地方，我们还必须进行急行军！我们这支部队素以行动神速而感到自豪，但这一次我们的行军速度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我毫不怀疑，我们一定会完成下达给我们的一切任务。以前你们一贯如此，我相信这一次你们仍将如此。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要一如既往，继续消灭德军，不论这些狗娘养的在哪里冒出来！”

说完，他开始介绍早已在心中蕴酿好的作战计划：“假定我们能有第1集团军的第8军和我们自己的第3军，我打算把他们当作两把或三把斧头使用，从左翼起，这几把斧头攻击顺序是这样安排的：一把从迪克奇附近的地域砍向正北方；一把从阿尔隆附近的地域砍向巴斯托尼；另一把从纳夫安托劈向德军突出部的左前方。”

他看了一下表，正好9时整。“先生们，我要去凡尔登去见最高司令官了，他是我的老朋友。我要你们继续完善这三把斧头的进攻计划。我把这些行动的代号留下来，你们要做好准备，一接到我的电话通知，就马上行动。”

“别怕，我给你保驾”

凡尔登，这是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城市。

一提到凡尔登的名字，就会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发生的可怕的大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 100 万人在这里死于战火。在几千英尺被炮弹炸得满是弹坑的土地上，到处布满了尸体。

然而，如今美军所面临的局势，使得 30 年前那场凡尔登战斗相形见绌。与今天的战场相比，那场凡尔登战斗的确成了一个古老的历史事件。

此时，一个寒冷、雾重的 12 月的上午，艾森豪威尔召集前线指挥官到这里开紧急军事会议。到会的军官有：盟军最高统帅部副司令、空军上将特德，中部战场第 12 集团军群总司令布莱德雷将军，第 3 集团军司令巴顿将军，还有南部战场第 6 集团军群的雅各布·德弗斯中将，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斯特朗和一些参谋军官。

会议在一个地下指挥部掩体内举行。艾森豪威尔走下楼梯，来到这个冰冷的会议室，房子中间只有一个大肚子火炉放射出一些温暖。此刻，往北 40 英里远的比利时边境，战斗正进行得异常激烈，异常混乱。盟国方面无人清楚纳粹进攻的确切目标或是盟军的伤亡人数。

艾森豪威尔环视着坐在桌子四周的一张张阴郁的脸——特德、布莱德雷、第 6 集团军群的雅各布·德弗斯将军以及通常总是热情奔放的美军第 3 集团军司令巴顿。他说道：“应该把目前的局势看作是我们的一次机会，而不是一场灾难。在这张会议桌上，只能有愉快的笑脸，应该高高兴兴地开会。”

“好的，我们鼓起勇气，让那些狗崽子一直打到巴黎，然后我们实实在在地宰割他们，把他们吃掉。”巴顿开着玩笑，把全场的人都逗乐了。

斯特朗首先介绍了战场形势：“16 日德军开始进攻后，我第 8 军处于混乱状态。17 日，德军强大的进攻部队取得了进展，他们“在米德尔顿将军的第 8 军正面和杰罗将军指挥的第 5 军右翼实施进攻，并在盟军战线打开了两个缺口：一个在美军第 106 步兵师前线，另一个在美军第 28 师前线。18 日，德军横渡克莱夫河，黄昏到达尼德一万帕赫一线，并于是日夜向巴斯托尼以东的马格雷特推进。我军在阿登地区的圣维特和巴斯托尼据点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

巴顿接着说道：“我从没看到过事情乱成这副模样！不仅前方乱，而且后方也混乱不堪。德国人穿着美军制服，驾驶着缴获的美制吉普车。整整有一个师的德国鬼子，他们肯定是从布鲁克林逃出来的，都讲着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

“在布鲁克林，准讲着一口标准的英语？”艾森豪威尔努力地想缓和一下房间内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而形成的紧张气氛。

巴顿继续说道：“我怎么知道？敌人正在我们后面渗透，大肆进行骚扰。他们剪断铁丝网，改变公路指示牌的方向，在整个战区神出鬼没地活动，在我们的防线上插了一个楔子。”

“布莱德雷，事情果真这样严重？”艾森豪威尔问。

布莱德雷摇了摇头说道：“我无法告诉你确切的情况。”他无可奈何地冲着艾森豪威尔耸了耸肩。“我们绝大部分通讯设备被完全破坏了，通向各战区的电话线也被切断，整个整个的分队被消灭，德国军队在第 8 军和第 5 军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有 1 万名士兵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特德有什么意见？”这时，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这位空军将领，没有飞机的侦察，盟军就如同一群没有眼睛的盲人瞎马。

“飞机是无法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飞行的，”特德阴沉沉他说道，“在这

样大的雾中，任何飞机也休想从地面上飞起来。我觉得我的确是爱莫能助。”

艾森豪威尔陷入了沉思。他深深地懂得，在当前形势下，一般有两种可行的办法：一种是沿着受攻击的整个地区建立一条安全防线，选择一些如河流之类的有利地形进行坚守；另一种是防御部队一俟集结好必需的兵力，就立刻发动反攻。艾森豪威尔决心选择后者。他坚信，敌人跑出齐格菲防线正好给盟军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机会，必须尽快抓住这个机会，以便更多地消灭德军。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厉声说道：“现在不是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而是发起反攻的时候。”

经过 17、18 日整整两天，艾森豪威尔认为已经掌握了有关德军的兵力、意图、动向以及盟军自己实力等方面的充分材料。眼下，德军的进攻非常急速地通过了突破口的中央地带。敌人继续推进时，就开始逐渐向北和西北方向迂回。很明显，德军的目标是在那个方向，可以认为，德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攻占列日。进一步推断，即使他们的更大野心是夺取安特卫普，也必须部分地依靠在列日夺取的物资。盟军完全可以据此拟定一个盟军发动反攻的具体计划。

在座的司令官们同他的想法一样，此刻要做的不是撤退，也不是守住阵地，而是反攻，美军可以打击现在已发展成了一个大大的德军软腹部。作为反攻行动的第一步，如果盟军能够把德军的突破地带压缩在从圣维特至巴斯托尼之间仅仅 25 英里宽的距离内，就会使德军由于缺乏补给路线而无法长驱直入。

艾森豪威尔坐不住了，他把双手背在身后在屋里来回踱着。

“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操之过急地向德国边境挺进。但是，现在希特勒已经给我们敞开了大门，他投入了他剩下的唯一的一点后备力量。如果我们能迅速发动反攻的话，那么这次反攻则是这场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了！”

巴顿坐不住了，他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反攻”，这是一个他心领神会的词句。巴顿激昂他说：“你说得太对了，将军！至少，我们算是把他们引到了开阔地带！第 3 集团军一定能把纳粹的臭屁股给揍掉。”

艾森豪威尔继续说：“眼下我们还没有必要在南北两线同时发动反攻，我们总的计划是北线堵住漏洞，在南线发动联合反攻。”

说到这儿，他又转过脸来对待德说道：“无论怎样，你一定要想办法克服一切困难让飞机飞上天去。”

艾森豪威尔说着，来到一面墙前，墙上挂着一张从天花板直到地面的巨大军事地图。他用手沿着从利布拉芒特和鸟法利兹之间的公路线说道：“整个战役的关键就在这里——巴斯托尼。它控制着比利时中部所有的重要公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这里。”

特德走到艾森豪威尔身边，站在地图前说道：“我们派 101 空降师去固守。不过，德国装甲师早已把那里团团围住，他们恐怕也不能在那里坚持多久。”

“我知道。这就是你要打进去的地方，乔治，”艾森豪威尔指着巴顿说道：“我要你去卢森堡指挥这次战斗，你至少要投入 6 个师的兵力，进行一次强有力的反击。”“遵命，将军！”巴顿回答道，虽然他心里不清楚究竟从哪里搞到另外 3 个师的兵力。“你什么时候开始行动？”艾森豪威尔问。

“你对我交代完以后就可以。”巴顿回答。“你这是什么意思？”艾森豪威尔以为巴顿在戏弄他，十分恼火。在座的人中出现了一些骚动，显然是对巴顿如此轻率无礼的回答感到不满。

巴顿满不在乎，他才不怕众人的这种吃惊表情，恰恰是这种吃惊情绪证明了他本人比在座的人高出一筹，他轻松地回答：“我在来此之前就已经让部队作好了行动的准备，我还和司令部的军官们研究了三种方案，每一种方案都取了代号，只要我在电话里说一个字，部队就可根据预定命令开拔。我可以马上去卢森堡，立即从这里去，将军。”

“那你什么时候能开始进攻？”艾森豪威尔口气和缓了许多，又问。

“12月22日早晨，但只用3个师。”巴顿回答。

巴顿说的日期犹如一股电流，引起强烈的反应，与会者在座位上顿时抬起了头，脚底下发出一阵杂乱的与地面磨擦的声音。有的人脸上露出了怀疑，但大多数人都觉得兴奋。

“别胡闹，乔治！”艾森豪威尔简直认为巴顿是在开玩笑。把3个正在作战的师抽调下来，让他们在冰冻的道路上行军200公里，直接投入到一个正在激烈交战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那么紧迫，真是异想天开！艾森豪威尔又来气了，他严厉地责备巴顿。

巴顿仍然语气平静地回答：“这根本不是胡闹，我的将军！我已经做好了安排，我的参谋人员正在拟定作战细节。”

他介绍了自己的作战方案后，又补充道：“我肯定可以在22日发起一场强有力的攻势，但只能投入3个师，就是第26、第80步兵师和第4装甲师。在22日我不能投入更多的部队，除非再过几天。但是我决心在22日用我手头的兵力发起进攻，假如等待着话，就会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

巴顿的认真和平静，终于使在座的人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而不是吹牛。

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了巴顿的计划。他命令分组讨论拟定作战细节，然后与巴顿。布莱德雷和德弗斯讨论转移战场的问题。

散会后，巴顿离开会场，给他的司令部打电话，向参谋长霍巴特·盖伊少将发出命令：第4装甲师经过隆维向阿尔隆挺进；第80步兵师经过蒂翁维尔向卢森堡逼近；第26师原地待命。

艾森豪威尔与布莱德雷走了过来，握着巴顿的手说道：“乔治，你的行动关系着整个战局，小心在意一些。如22日发起进攻时间过于紧迫，不妨推迟一两天。”

巴顿说道：“好的。”

艾森豪威尔送别巴顿时，谈起了他刚被晋升为五星上将的消息，半开玩笑地对巴顿说：“真滑稽，乔治，每当我肩章上增添一颗将星时。我就碰到敌人的进攻。”

巴顿笑了，他知道艾森豪威尔指的是1943年春天他在北非的突尼斯卡塞琳隘口作战时刚晋升为四星上将，就遭到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的反扑，经巴顿浴血奋战才击退了德军的攻势的事。

巴顿做个鬼脸，回敬一句道：“别怕，每一次你遭到进攻时，我就会来给你保驾。”

第七章 血战要塞圣维特

圣维特凸出部

美军第 106 步兵师师长阿兰·琼斯少将这两天心情极为沮丧：他的第 423 团在施内艾弗尔被德军包围，而他的儿子正在这个团服役，生死不知。偏偏在这时他又接到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他的师要归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准将为师长的第 7 装甲师的指挥。一名少将要受一名准将节制，真是前所未闻，可他却无可奈何，谁让他的师被德国人打得七零八落来着。他只能在圣维特的指挥所内拼命咒骂德国人出气。

哈斯布鲁克是在 17 日傍晚抵达萨尔姆河畔的圣维特的，这是德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也是极重要的交通枢纽。它的重要作用对交战双方都是生死攸关的。

哈斯布鲁克见琼斯面色憔悴，不禁有些内疚，因为他答应他的师在 17 日早上 7 时到达圣维特，但是由于开进途中严重的交通堵塞，他的部队迟到了 12 个小时，结果使得琼斯的第 423、第 424 团被围，打得十分艰苦。

“真对不起，琼斯，”哈斯布鲁克低沉他说道，“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来晚了。要知道路上混乱极了，狭窄的道路被无数向后方逃跑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谁也动不了一步。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严重的交通堵塞，已是 15 时 15 分，才到迪特迪尔镇。没办法，我让坦克车强行开路，用这些 30 吨重的钢铁巨物来吓唬那些拒绝让路的司机，使他们把车靠到一边。有一些动得慢的车辆被我的坦克掀翻了。”

琼斯说道：“没什么，我等待着你的命令。”

哈斯布鲁克拍拍琼斯的肩膀善意他说：“我想你不会介意这一点的，为了圣维特，我会给你作战的机会。”

哈斯布鲁克在圣维特稍西的维尔萨姆镇指挥所内开始部署圣维特的防御。到 19 日，圣维特的美军已有两个师，另有一些辅助部队，总共大约有 3 万人。圣维特阵地呈一个巨大的马蹄形，其轴线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马蹄形前部是一个工事坚固的防御阵地，由德怀特·罗斯鲍姆上校的第 7 装甲师 A 战斗群防守；中央圣维特阵地由布鲁斯·克拉克准将指挥的第 7 装甲师 B 战斗群防守；威廉·霍格准将指挥的第 9 装甲师 B 战斗群负责圣维特东南方向的阵地防御；琼斯的第 106 步兵师负责圣维特南部地域的防御。

19 日 9 时 30 分，德军向圣维特发起攻击，但是攻势并不猛烈，因为德军后方道路全被堵塞，不便于部队机动。德军在圣维特北部地域打了 3 个小时，没有攻破克拉克左侧翼的阵地，丢下 150 具尸体撤退了。

哈斯布鲁克最担心圣维特南部地域，他知道第 106 步兵师伤亡很大，并且部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力不强。于是，他组建了“琼斯特遣队”和“林赛特遣队”，部署在第 106 步兵师的后方。

从抓获的德军俘虏口中，哈斯布鲁克得知敌人正在加强进攻圣维特的准备，除了第 18、第 62 人民掷弹兵师外，参加进攻圣维特的德军部队还有第 116 装甲师、第 2 装甲师、第 1 装甲师一部、第 560 人民掷弹兵师的两个团。

情况危急，但是哈斯布鲁克却与友邻部队没有取得联系，他担心会孤军作战，于是写信给霍奇斯的参谋长威廉·基恩少将报告情况：

亲爱的比尔：

我与第 8 军失去了联系，怎知道第 18 空降军正在到达。

我师正防守着圣维特至波图（含此两地）一线。第 9 装甲师 B 战斗群、第 106 师第 424 步兵团、第 28 师第 112 步兵团在我右侧，并防守著从圣维特（不含）到霍尔丁根一带。这两个步兵团的状况都很差，我的右部侧翼大大敞开着，那里只有一些侦察小分队和掉队的士兵。德军第 116 装甲师和第 560 人民掷弹兵师正开始与切雷恩（含）交通枢纽的防御部队交战，并向西北进攻。也许我今天还可以迟滞他们的进攻，但是明天就将被敌人所分割了。

第 8 军命令我守住阵地，我将这样做，但需要帮助。如从巴斯托尼向东北进攻，将能挽救这一局势，并且切断这些兔崽子的后路。我还需要大量的空中支援。我已与第 8 军失去了联系，因此向你写这封信。我知道第 82 空降师已来到我的北面，因此我的左翼并不危险。

罗伯特·哈斯布鲁克

基恩从哈斯布鲁克派来的弗雷德·施罗德中校手中接过信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这意味着圣维特很快将被德军包围。他立即向霍奇斯报告了这一情况。

恰好第 21 集团军群总司令蒙哥马利刚刚接管美第 1 集团军和第 9 集团军，此刻他正在霍奇斯的司令部听取汇报。第 7 装甲师原来就是第 9 集团军的部队，他很担心这个师的命运，因此准备让哈斯布鲁克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第 7 装甲师撤出来。

霍奇斯坚决反对，他认为放弃圣维特，德军将长驱直入，仗更难打。他坚持道：“李奇微的部队必须向前继续进攻，一直打到圣维特，解救哈斯布鲁克。”蒙哥马利只得同意了霍奇斯的意见，让李奇微向东南进攻直至维尔萨姆，为第 7 装甲师确保一条撤离的走廊。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圣维特必须固守，他给哈斯布鲁克发电说道：“你们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对我们的全局具有极其有益的作用。我本人谨向你表示感谢，并希望你告诉你的所有部下，如果他们继续以顽强的精神去执行使命，他们将不愧为祖国的儿子。”

血战阻敌龙德施个特元帅愈来愈感到圣维特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个凸出部使他的第 5 和第 6 装甲集团军无法连在一起，影响向纵深发展进攻。于是，他决定让曼陀菲尔暂停其他方向的进攻，集中兵力夺取圣维特。

12 月 21 日 11 时，德军发起了攻击。猛烈的炮火落在了克拉克和霍格的两个装甲战斗群防御的阵地上，造成很大伤亡。13 时，美军阵地已成一片火海，霍格战斗群频频告急，向哈斯布鲁克求救。哈斯布鲁克立即把手中唯一的预备队“林赛特遣队”投入战斗，击退了德军的进攻。

哈斯布鲁克见霍格防御的阵地形势稍缓，又把“林赛特遣队”收了回来，他手中不能没有一点预备队。可是，琼斯却给他找麻烦来了。这位少将心理愈来愈不平衡，他闯入哈斯布鲁克的办公室，大声嚷道：“将军，听说你给基恩写信说我的师是由残兵败将组成的部队，作战能力很差，你应做出解释。”哈斯布鲁克涵养很好，他不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卷入任何人事之争。他向琼斯表示歉意，并保证将写信给基恩纠正这一错误，琼斯这才稍稍压下了火气。

12 月 21 日黄昏，德军连续向圣维特发起 3 次攻击：17 时许，德军从东面沿尚堡公路进攻；18 时 30 分，德军从北面攻入马尔梅迪公路；20 时，德

军从东面沿着吕姆公路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美军第 38 装甲营副营长唐·博耶少校后来回忆当时的战斗场面说：

尽管我们在迅速地消灭着德军的冲锋队，这些德国佬还是不断地往上涌。我们刚击退一次冲击浪潮，另一次浪潮马上就来了。毫无疑问，德国人似乎决心要冲过去。但是，他们单凭精神不足以挡住我们轻武器的无情弹雨。

所有的机枪都在扫射，打死了不少德国鬼子，但是他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冲到我们阵地前很近的地方，向机枪组扔手榴弹，或发射可怕的反坦克火箭弹。火光闪耀，烟雾冲天（爆破声在这种喧闹中是听不见的）。我们的一挺不断向整个前沿扫射的机枪被一发火箭弹击中，机枪射手向前栽倒在枪上，半张脸被削掉了；装弹手的左臂从肩部撕脱了；机枪班长被抛到离机枪约 15 英尺远的地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但是，美利坚军人真了不起，只要前面有目标，他们的射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机枪因枪手被打死而沉寂下来的时候，其他人马上从掩体里跳出来，接过枪，使毁灭性的射击又继续下去。

我们像用迫击炮一样地使用火炮，我从前从未见过进行这种毁灭性的抵近射击而自己几乎没有伤亡。当希金斯、霍兰或是罗杰斯（施图尔特星期二夜里受伤后 B 连的新任连长）急切地要求开炮时，我便立即把他们的要求转给沙纳汉（第 275 团的一名校官，他在午后不久刚向我报到）。在 2—4 分钟之内，我们就听到了炮人飞过头顶的呼啸声。

坦率他说，我不知道我们的部队怎么能在没有停息和没有替补的情况下经受住这场冲击。德国人打死了又上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仿佛从地里长出来的。不管怎么说，看来在最初的几个波次进攻的德军后面，集结了一营又一营的敌人。否则，他们不会在一次进攻以后，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又发动另一次进攻，并且一旦持续下去。

博那向克拉克准将报告，他击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并且可以将阵地守到天明，但是明天早晨必须得到增援。

21 时许，德军又发起了进攻，攻势极为猛烈，博那觉得难以按自己的保证打退这次进攻。尽管美军的重机枪和火箭筒使德军的尸体堆满了公路两旁的沟渠，但是敌人仍然跟在坦克后面向前推进，博耶的部队伤亡愈来愈大。没有哪一个机枪组或火箭筒组能够持续打上 10 至 15 分钟，每一挺机枪的射手或弹药手都至少换了 6 次。一些人被打死了，马上又换上了另一些人，但过不了几分钟他们又被打死了。

博耶实在感到难以坚持下去，他命令 B 连停止填补公路两旁的火箭筒组，并派人越过公路去打听左右两翼部队的情况，但是道路全被封锁，他们已被包围。

博耶立即通过报话机向克拉克报告：“我们已被包围，公路被切断，怎么办？等待你的命令。”

足足过了 45 分钟，克拉克才发来指令：“尽可能保全你们的车辆，朝圣维特西边撤退，我们正在那里建立一条新的防线。”

博耶和他的部下反对向西撤退，他们知道向西撤退要经过圣维持镇，那里正是德军进攻的重点，他们西撤无异于飞蛾扑火。他决定转而向南突围，以避开圣维持镇。

但是，他的企图落空了。德军已切断了南面的普吕姆公路，大批德军坦克和步兵沿着这条公路源源不断地开往圣维特以西。

博耶见势不妙，率部钻进森林。次日清晨，因迷失方向，他们竟钻进德军行军纵队里，结果全被俘虏。圣维特东部阵地被攻破。

哈斯布鲁克得知圣维特东部阵地陷落，心里十分焦急。刚想派兵增援圣维特，又传来圣维特失守的消息，他顿时大惊失色，因为他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阻挡不住德军潮水般的冲击。他立即电告李奇微，请求从前线撤退，李奇微接到哈斯布鲁克要求撤退的电报，不敢擅自作主，马上向蒙哥马利请示。

蒙哥马利早就想把第7装甲师从圣维特撤出来，只是由于霍奇斯的反对才勉强同意该师坚守那个凸出部。因此，他接到电报，立即电令李奇微率部向东运动，接应哈斯布鲁克后撤，并发电给哈斯布鲁克：“你们已完成了任务，并且完成得很漂亮，现在你们可以撤退了。”

12月23日，在圣维特坚守作战的美军陆续撤至远在后方的克霍里斯地域。他们在这次防御战中损失了59辆中型坦克、29辆轻型坦克和25辆装甲车，将近3400名官兵战死或失踪。但是，他们用血肉之躯阻击了德军达6天之久，使敌人丧失了向马斯河推进的良机。

第八章 巴顿筹划大反攻

“反攻就从巴斯托尼开始”

凡尔登会议一散，巴顿就拿定了主意，不回第3集团军司令部了。他对副官说道：“我不回南希了，让米姆斯中士把吉普车开来，我们5分钟后就出发去卢森堡。另外，给沃克将军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要顺道去蒂翁维尔见他。”

黄昏时分，巴顿一行抵达第20军军部所在地蒂翁维尔，受到军长沃尔顿·沃克少将的热情欢迎。

巴顿与沃克一起进晚餐，俩人边吃边谈。他把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介绍了一遍，又谈了自己对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的看法：“真他妈邪了，我和辛普森都在他们俩人的指挥下，要知道这俩人在军校比我和辛普森低6级呢。”

沃克吃惊地望着自己的上司，他知道这个爱惹事生非的司令官总是在关键的时刻，由于自己言行的不慎而失去因战功卓著给他带来的晋升机会。

一次是在1943年8月10日，西西里登陆战役刚刚结束，身为第7集团军司令的巴顿到第93后送医院探望伤员。他看得很详细，询问每一个伤员的伤情，称赞他们仗打得漂亮，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后来，他发现一个伤员没有明显负伤的迹象，就问他为什么住院。那名士兵回答：“将军，我想我的神经有毛病。”说着就开始哭泣。

巴顿厉声问道：“你说什么？”

“我的神经有毛病，我再也忍受不了炮击了。”

巴顿大为恼怒，他最见不得战场上的懦夫，骂道：“他妈的，你的神经有病，你完全是一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说着，他狠狠抽了那名士兵一记耳光，继续骂：“别他妈的哭了，我不能让这儿的这些负伤的勇敢战士看着一个狗杂种坐在这儿哭哭啼啼。”

巴顿转身对医院伤病员接收官查尔斯·埃特少校嚷道：“你绝对不许收留这个狗杂种，他根本没病，我不允许医院里塞满了这些怕打仗的狗东西！”

说完，他又对这个装病的士兵喊道：“你马上回前方去，或许你会负伤或被打死，但是你要打仗。要是你不去，我就让你站在墙根前，叫行刑队枪毙你。”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或许我应该亲手毙了你！”

在场的人见状大惊，急忙劝开巴顿，否则这位情绪激动的将军盛怒之下很可能开枪。

这件事情被该院院长唐纳德·柯里尔上校捅了出去，顿时引起美国公愤舆论的抨击，要求对巴顿这种践踏人权的言行进行追究，撤销他的职务。

最后，由于巴顿确实是一名优秀的指挥人才，在艾森豪威尔力保下，他才渡过了这场风波。但是，他因此却失去了担任诺曼底登陆作战美军地面部队总指挥的机会。

不久，巴顿又惹出了一个麻烦，酿成了一场“纳兹福德事件”风波。

1944年4月25日，巴顿在康斯坦丁·史密斯夫人的陪同下，应邀到英格兰纳兹福德地区参加欢迎美国军人俱乐部成立的开幕式。他即兴发表了讲后。巴顿对苏联人一直不满，因此在发言中有意冷落苏联，只谈美英团结的重要意义：“我感到像这样的俱乐部确实很有意义，因为我相信萧伯纳的话，

我想他曾经说过，英美两国人民是被一种共同的语言分开的国家。既然我们英国人和美国人注定要主宰世界，那么我们越是相互了解，我们的事情就会办得越好。”

他讲完这番话后并没在意。次日上午，盟军最高司令部新闻处处长托马斯·戴维斯准将打来电话，问巴顿都讲了些什么。巴顿这才意识到又捅了漏子。

原来，出席开幕式的新闻记者把他的讲话发表后，舆论界和政界反响很大，认为巴顿有意冒犯苏联，对盟友怀有敌意。而苏联政府则让美国就巴顿讲话中“美英注定要主宰世界”这句话做出解释。

美军统帅部对这位爱出风头的常胜将军实在头疼，甚至考虑让他提前退出现役。只是即将发起的诺曼底登陆战役需要像巴顿这样的优秀将领，才没有将他免职。但是，巴顿因此而失去了晋升四星上将的机会。

巴顿为保住自己的职务，表面上表示歉意，做了检查，但内心仍我行我素，一有机会就大发牢骚，发泄不满情绪。

沃克理解上司的心情，劝他少喝一点儿。巴顿爽然一笑，用餐巾擦擦嘴：“话要说，仗要打。借我一套睡衣和一把牙刷，我在你这里过夜，明天再走。”

翌日清晨，他又出发了，9时便到达了卢森堡。

几天没来，他发现这个小公国的首都已经历了一番激烈而又令人沮丧的变化，整个城市都沉浸在焦躁不安的沉闷气氛中，不知所措的居民聚集在街头巷尾和大小广场上，倾听着7英里之外的隆隆炮声，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在阿尔法饭店里，慌慌张张的集团军群的参谋人员不停地忙碌着。

谁也没有注意到巴顿这位常胜将军抵达这里，因为他只身一人来到他的新司令部，这与一年前他威风凛凛地抵达突尼斯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那次他的座车驶入库伊夫时，警笛齐鸣，后面簇拥着长长一队装甲车和半履带式车辆，多大的气派！

不过，巴顿对此却不在意，因为时势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显示自己军事天才的机会。

布莱德雷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救星”，他告诉巴顿，蒙哥马利已接管了阿登山区以北战区的指挥权。巴顿没言语，但他知道布莱德雷心里很痛苦，将北战区指挥权交给蒙哥马利意味着德国人使他在艾森豪威尔那里失去了信任。

布莱德雷神色有些疲惫，他向巴顿介绍了战场情况：“德国人继续突破我们建立的新防线，在圣维特、马尔维和瓦尔德比利希等第8军的作战地区，德军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步步紧逼，毫不放松——第5装甲集团军朝布鲁塞尔方向，第6装甲集团军朝着安特卫普方向疯狂地进攻，简直锐不可当。”

巴顿默默地听着，眼睛却盯住了作战地图上的一个小小的地名——巴斯托尼。

“这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他问布莱德雷。

“第101空降师已加强给了第8军，已在那里坚守防御。”

“好，我的反攻作战就从巴斯托尼开始！”巴顿叫了起来，那声音充满了自信。

“战争是最壮观的竞赛”

巴顿离开布莱德雷的司令部，乘车到部队视察。在一天的时间里，他拜访了第8军军长米德尔顿、第3军军长约翰·米利金少将、第9装甲师师长莫里斯少将、第4装甲师师长休·加菲少将、第4步兵师师长布莱克利少将、第80步兵师师长麦克布里德少将。

巴顿在当晚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会上，他显得充满信心。他说：“到21日黄昏，我们第3集团军兵力部署是这样的：左翼第8军，包括第101空降师、第28步兵师、第9装甲师及军直炮兵部队，该军正在巴斯托尼激战；第3军，包括第26、第80步兵师和第4装甲师；埃迪少将指挥的第7军，辖第4、第5步兵师和第10装甲师，正在卢森堡集结。右翼是沃克少将指挥的第20军，辖第90、第95步兵师和第6装甲师。但是，第6装甲师还不能离开它所在的萨尔奎梅因斯附近的位置，还得等第7集团军的部队前去换防。第35师正向梅斯运动，并在那里接受人员补充，再看情况配属给第12军或第8军。鉴于上述情况，我决定米利金将军的第3军于明日，即22日凌晨向德军围攻巴斯托尼的部队发起攻击，攻击的地域从东面的阿尔泽特河一直延伸到西面的纽查图，战线全长约30英里。”他停了一下，继续说道：“艾森豪威尔将军让我23日或24日再反击，我等不到那时了，太晚了。巴斯托尼包围圈内的美军简直度日如年。”

按照巴顿的作战计划，第4装甲师和第26、第80步兵师齐头并进由北向南进攻。在一字排开的进攻阵势中，第4装甲师在西面，从阿尔隆向巴斯托尼进攻；第26步兵师居中，向维尔茨方向进攻；第80师在东面，从梅尔施附近发起攻击，以便夺回埃特布鲁克和绍尔河的防线。

在这3个师中，巴顿最重视的就是第4装甲师，因为师长加菲是他最信任的装甲兵军官。这个装甲师不但有实力和作战经验，而且可以实施快速突击，因此，巴顿把这次攻势的首要任务交给了它。在这次进攻中，它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将要通过的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开阔，这便于实施快速突击，以便营救被围困在巴斯托尼的守军。

“但是，德国人是否会发现我们的企图？”米利金10月份才调到第3军任军长，他有些担心。

“我想目前的天气会回答你这个问题，据天气预报，明天还是阴天。上帝在帮助我们而不是帮助德国人。恶劣的天气使敌人的侦察机都冻僵在机场上、我断定他们在36小时内无法做出反应。”

“仅凭3个师的兵力发起进攻，能否奏效？要知道拜尔林是我们的老对手了，我们在非洲就同他作过战，”加菲也发问道。

“非常遗憾，我听到一个屡战屡胜的将军提出了一个连普通士兵都不屑一顾的问题。”巴顿不满地讥讽道：“别说一个拜尔林，隆美尔又怎么样？还不是让我从突尼斯赶到了意大利？！3个师的兵力是少一点儿，但是现在还能集结更多的兵力吗？不能！兵不在多，而在用。与其等待而失去良机，不如以这3个师的兵力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

加菲脸色一红，不再问了。

“范登堡将军已答应我，一旦天气放晴，他的第9航空队将不遗余力地给我们以空中支援。”巴顿又对诸位将领说道。

大家不再提问了，他们都知道巴顿的特点与脾气。这位行动果敢的将军一旦定下决心，任何建议都是徒劳的。

“如果大家没什么可问的，我还要说几句。”巴顿点燃了一支雪茄：“诸

位都是杰出的将军，知道这是一场恶战，但是不应该对战争产生畏惧。战争在作家的笔下是可怕的，因为这帮耍笔杆子的人既没有听到过敌人的枪声，也从未耽误过一顿晚饭。他们不是按照战争的本来面目来描写战争，而是按照他们的想象描写战争。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人类所能参加的最壮观的竞赛。战争造就着英雄豪杰，战争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有人害怕战争，但是，懦夫只是那些让自己的恐惧战胜责任感的人。责任感是什么？责任感是大丈夫气概的精华！美国人都应为自己是男子汉而感到自豪。”

他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告诉你们的士兵，敌人也和他们一样害怕，可能比他们更害怕，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的精锐部队，我们这次战斗将要碰到的并不是敌人的精华。你们应该让每一个美国军人记住：无论是在肉搏中还是在战斗中，总是进攻者取胜。被动防守是不能打胜仗的。在座的诸位大都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西点军校的学员必须懂得，不让敌人进攻你的办法就是你去进攻他。这个道理要通过你们告诉我们的士兵，让他们知道，战斗中的死亡是因为时间和敌方的有效人力在起作用。每一名美国军人都应以自己的火力去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以迅速的行动来缩短时间！”

巴顿喝了一大口茶，润润嗓子，激动地大声说道：“有人说我逞强好斗，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因为我是美国人，我们美国人就是个喜好竞争的民族。我对任何事情都好胜，都愿下赌注。我们参加的是一场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你们要同其他美国人和同盟国的军队竞争，去赢得最伟大的荣誉，那就是胜利！最先取得胜利的人，也就是赢得荣誉的人。永远不要忘掉这一点。”

这番独特的战前动员，引发出将军们的热烈掌声。大家站起身，推开门，走出会议室。

雪仍在下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将军们的肩上，大家谁也没在意，各自奔赴自己的岗位，去迎接明天战斗的黎明。

巴斯托尼血战

在比利时的卢森堡省，有一个名叫巴斯托尼的小镇，只有 4000 居民。它坐落在一块平坦的地带，周围丘陵起伏，群山环抱，山上覆盖着稀疏的树林。从巴斯托尼的地形来看，这个小镇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固的据点。在这次战役中，巴斯托尼之所以成了德军反攻计划的焦点，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公路网交汇点，有 7 条硬面公路从这个镇子的广场向外伸展。在阿登高原这个交通不便的密林地带，这些道路是实施任何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的极其重要的动脉。如果德军不控制这个地区的公路，龙德施泰特的装甲部队就无法快速前进，阿登地区连绵起伏的山峦、低矮繁密的灌木丛以及高耸入云的乔木，都会给他们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

德军之所以竭力企图控制巴斯托尼，还由于它是美军第 8 军司令部所在地，占领敌军的军司令部所在地，无疑是胜利的一种标志。

因而，巴斯托尼是德军整个行动的关键。它同北线的圣维特一样，成了德军第 5 装甲集团军司令曼陀菲尔进攻路线中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曼陀菲尔决心于 12 月 26 日前必须将其占领。

美军也十分重视巴斯托尼小镇的防御，布莱德雷命令安东尼·麦考利夫准将率第 101 空降师驰援第 8 军，在巴斯托尼抗击德军进攻。因为雾大，无法进行空降，第 101 空降师的伞兵们坐卡车顶着风雪从陆地接近巴斯托尼。

当卡车纵队临近巴斯托尼时，伞兵们才发现要想开进镇子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并不很宽的公路上，塞满了从巴斯托尼撤退的大量后方机构的车辆和且战且退的士兵。

直到 12 月 18 日深夜，第 101 空降师的先头部队第 501 空降团才进入巴斯托尼预定的集中地点。他们是冒着大风雪，用了 8 个小时行军 170 公里赶来的。

12 月 19 日傍晚，德军第 47 装甲军在冯·吕特维茨中将的指挥下，向美军阵地发起攻击，摧毁了 40 辆谢尔曼坦克，将伦纳德少将指挥的第 9 装甲师防守的巴斯托尼前沿阵地全部摧毁。

消息传来。巴斯托尼镇子里人声鼎沸，一片混乱，街道几乎被车辆和散兵所堵塞。但是，德军没有继续进攻，而是等待曾在隆美尔手下征战的悍将、莱尔装甲师师长弗里兹·拜尔林少将指挥的莱尔装甲师和第 26 人民掷弹兵师的到来。这就给了美军喘息的机会，由第 101 空降师、第 10 装甲师 B 战斗群、第 705 自行反坦克炮营、第 9 装甲师 A 战斗群的残余部队和其他混编的部队组成的美军守卫部队，开始建立强大的阵地。

米德尔顿的第 8 军司令部已经转移到西面的纽查图，并指示守卫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巴斯托尼。为了统一巴斯托尼地区的防御指挥权，第 8 军军长米德尔顿将军决定，由第 101 空降师师长麦考利夫准将负责指挥所有驻巴斯托尼地区的守军。

12 月 20 日，当德军恢复进攻时，发现遇到的抵抗比前一天要强硬多了。

5 时 30 分，德军第 2 装甲师向巴斯托尼前沿阵地诺维尔猛扑过来。防守这个阵地的美军特遣队在哈威尔少校的指挥下节节抗击，直至中午。

哈威尔发现德军迂回包围了他们，非常惊慌，急忙向麦考利夫报告了这一情况。麦考利夫即刻命令第 502 空降团接应哈威尔突围。17 时，诺维尔阵地的美军弃阵突围，但损失惨重，阵亡军官 13 人，士兵 299 人。

21 日，德军完全包围了巴斯托尼。美军在冰地雪地的战壕里顽强抗击着德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22 日 11 时 30 分，在阿尔隆通往巴斯托尼的公路上，美军防守部队发现手举着白旗的 4 名德军正向美军阵地走来。

德军在美国阵地前方约 100 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守军们这才看清德军 4 人中一名是少校、一名是上尉，另两名是士兵。

“我们是军事谈判代表。”那个德军上尉用英语说。

美军把这 4 名德军蒙上眼睛带到一个连队的指挥所，在那里他们把一封写着“呈巴斯托尼美军指挥官”的信拿出来。那位会说英语的德军上尉说：“这是投降条件。”

信立即送到了巴斯托尼的美军第 101 空降师司令部。

在司令部里，参谋长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两份用打字机打好的信件，一份是英文，另一份是德文。上面写着：

致被包围的巴斯托尼的美军司令官：

战争的命运正在发生变化。这一次，美军在巴斯托尼及其附近的部队已被强大的德国装甲部队包围了……

只有一个办法可使被围困的美军部队免遭彻底覆灭：那就是体面地把被围困的巴斯托尼镇交出来……

如果此建议遭到拒绝，德国 1 个炮兵军和 6 个重型高炮营已做好了歼灭

巴斯托尼镇内以及附近的美军部队的准备。

这次炮击将使平民造成严重损失，这与众所周知的美国人道主义是不相容的。

德军司令官

信送到师长麦考利夫将军的手里。他看了看信，被德军的劝降激怒，心中突然升起一股不可扼制的怒火。他狠狠地把劝降信扔在地上，然后做出了不朽的回答——呸，该死！

这一杰出的回答，后来使他的英名载入了美国史册。

麦考利夫将军很快让一名中士在一张道林纸上写下了他的答复：

致德军司令官：

该死！

美军司令官

回信转到了4名德军手里。那位德军少校翻着白眼问道：“贵军的回答是拒绝，还是接受？”

一位美军中校忿忿他说：“答复是断然拒绝。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的话，就会被打得头破血流。”

4名德军代表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他们的眼睛被蒙上黑布后，被送到原先来的路上。

一位美军军官把他们交给了前沿哨兵后。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不懂‘该死’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么，用一句简单的英语来说就是‘到地狱去吧’。我还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继续进攻，我们将把所有企图闯进镇子来的德国鬼子全部消灭掉。”德军少校和上尉一齐向送行的美军敬了一个礼说：“我们要消灭很多的美国兵。这就是战争。”德军来劝降的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当巴斯托尼的美军了解到自己的指挥官的回答后，士气更加高涨。这天从中午开始，雪一直下个不停。

德国想要巴斯托尼守军投降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恼羞成怒的德军把更多的炮弹射向美军防御阵地。但是美军的战车让德军步兵饱尝了一顿猛烈炮轰，把德军打得溃不成军。

大雪使视野变得不清楚了。眼看就要天黑，浓雾又弥漫过来了。但是，守卫巴斯托尼的1.8万名美军很快就听到了巴顿将军送来的炮声。

第九章 解巴斯托尼之围

向巴斯托尼前进

进攻前夕，每一名参加作战的美军官兵都听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这份命令很长，是篇战争动员，其中说道：“敌人正在疯狂地竭力挣扎，企图摆脱你们在夏天和秋天的辉煌胜利迫使他们陷入的绝望境地。他们正在绝望地挣扎，企图夺回你们所赢得的一切，并且正在使用一切奸诈的伎俩来蒙骗你们，杀死你们。他们押下了所有的赌注。但是，在这场战斗中，你们无可比拟的勇猛已经为挫败他们的计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你们的勇敢和顽强精神面前，他们将遭到彻底的失败。”

12月22日6时，美军向围攻巴斯托尼的德军发起反攻。第4装甲师的两个战斗群分别从阿尔隆和哈比拉纽夫这两处进攻出发阵地，沿两条公路齐头向北推进。

达格准将指挥的B战斗群进展较为顺利，途中只遇到微弱的抵抗，中午时分已前进了12英里，距巴斯托尼镇中心只有7英里左右了。他们在进攻途中捕获了德军奥托·斯科尔策尼突击队的3名队员，这几个人都身着美军军服，正在拆除路标。

达格是名老军人，他知道这几个人不应作为一般俘虏处理，他们是间谍，是间谍就可以处决。因此，他向巴顿做了汇报。

巴顿大叫道：“还有什么犹豫的，立即枪毙这些狗崽子，我们受他们的捉弄够多了！”

达格在临时组成的军事法庭上，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3名德军突击队员死刑，立即执行，并不得辩护。

临刑前，他问这3个人：“你们最后有什么要求吗？”

“有，你们刚才抓了几个德军女战俘，我们想听她们唱圣诞颂歌。”

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颂歌唱完后，他们被蒙上双眼，绑在几根大木桩上，被美军宪兵行刑队枪决了。

赫伯特·欧内斯特准将指挥的A战斗群却被美军自己为迟滞德军第7集团军前进而设置的大量障碍物所阻碍，进展较为缓慢，只前进至距巴斯托尼镇12英里的巴特朗格。

当天午后，A战斗群向防守马特朗格的德军第15伞兵团发起进攻，战斗延至次日凌晨3时，德军不支，被迫弃阵而逃，缩在索尔河以北防守。过河后，德军炸毁了桥梁，企图阻止美军追击。

A战斗群赶到河边，工兵部队迅速搭设浮桥，准备追击敌人。米利金军长高兴地告诉米德尔顿：“只要桥架好，我当晚即可与第101空降师会合。”

23日拂晓，天气晴朗，这是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真正放晴的天气。已顿在卢森堡凭窗眺望，心中大力高兴：“啊，天哪！感谢上帝，我的祈祷肯定显灵了。”

巴顿异乎寻常的兴奋是有原因的，因为晴空丽日为盟军飞机提供了施展威力的机会。很快，美军7个战斗轰炸机群、11个中型轰炸机群以及英军的一些作战飞机腾空而起，飞临德军阵地上空，把成吨的炸弹倾泻下来，敌阵地一片烟火。美军运输机也向巴斯托尼的部队投送了大量补给品。

第4装甲师的B战斗群在空中掩护下，向战略要点肖蒙推进。肖蒙地势

低洼，四周不是山岭环绕，就是与桥梁相连。德军调来一个自行突击炮旅，阻止美军装甲部队的进攻。美军损失较大，被摧毁 11 辆坦克，被迫退回原进攻出发阵地。

在 B 战斗群进攻肖蒙时，A 战斗群渡过马特朗格浮桥，在重炮的支援下，攻进了马特朗格以北 2 英里处的沃纳克村。德军拼死抵抗，双方展开一场步兵、坦克大混战。24 日中午，美军消灭了守敌，攻占了这个村庄。

鉴于 A、B 两个战斗群损失较大，前线总指挥米利金调整兵力部署，把第 4 装甲师的 R 战斗群从右翼调到左翼投入战斗，并从第 80 步兵师抽出两个步兵营加强给第 4 装甲师的 A、B 战斗群。

由温德尔·布兰查德上校指挥的 R 战斗群由两个机动营组成，即克赖德·艾布拉姆中校指挥的第 37 坦克营和乔治·贾克斯中校指挥的第 53 装甲步兵营。

25 日是圣诞节。清晨，布兰查德指挥 R 战斗群突然从伯切克斯镇冲出，向南朝科布里维尔推进，占领该镇后，又在 B 战斗群的支援下，向防守雷莫蒙尔的德军发动强大的坦克步兵进攻，歼灭德军第 13 伞兵团第 3 营，占领了这个小村庄。

在第 4 装甲师进攻的同时，美国第 12、第 20 军也向各自当面的敌军发动了牵制性进攻。

巴顿见攻势发起了 4 天，仍没有取得重大战果，心里很急。圣诞节一大早儿，他就乘车前往前线视察。他对哈金斯说：“今天天气晴朗而寒冷，正是消灭德国佬的好天气！”

在一天的时间里，他跑遍了第 4 装甲师，第 26、第 80、第 5、第 4 步兵师，第 10 装甲师，给前方将士送去节日的问候和礼品。

正在前线作战的美军官兵没想到在圣诞节之夜看到他们所敬畏的巴顿，吃上巴顿给他们带来的火鸡，心里高兴极了，士气如腾腾篝火，更加高涨。

解围

巴顿听到 R 战斗群攻占雷莫维尔后，立即让布兰查德马上搜集巴斯托尼的情报，标在图上送到指挥部，为制定 26 日的作战提供依据。布兰查德提供的情报十分详细，图上标示了美军在巴斯托尼环形防御圈的阵地配置和兵力部署以及德军的准确位置。

根据这些情报，巴顿连夜制定了第二天的作战计划，命令 R 战斗群从雷莫维尔向一英里半远的雷米查姆潘推进，攻占该村后，再向克洛奇蒙特村进攻。随后，为避免与 B 战斗群混在一起，R 战斗群返回纽查图—巴斯托尼公路，沿公路向西北的西伯里推进，歼灭该地域守军后，从西南方向攻入巴斯托尼。

巴顿对他的副官说：“等着瞧，明天我一定进入巴斯托尼！”

12 月 26 日清晨，天气晴而奇寒。在 P-47 型轰炸机的支援下，美军向围攻巴斯托尼的德军发起猛烈攻击。P-47 型轰炸机的轰炸很有效，将德军压制在阵地里动弹不得，使得进攻道路十分通畅。R 战斗群很快攻占了雷米查姆潘和克洛奇蒙特，但伤亡也较大。

这时，布兰查德发现巴顿制定的计划走了一个弧度，要绕个大弯，先占西伯里再攻进巴斯托尼。而 R 战斗群战斗减员较大，进攻敌军防御较强的西

伯里没有多大把握。他决心修改原计划，用一个装甲步兵连和一个坦克连组成一个特遣队，不经过西伯里，直接向北快速通过阿森诺斯突入巴斯托尼。

第 53 装甲步兵营营长贾克斯中校提醒他擅自修改作战计划，一旦失败要受军法处分。

布兰查德坚定他说：“不管那么多了，如果是巴顿将军在此，他也会这么做的，立即行动吧！”

“谁担任特遣队队长？”贾克斯问。

“让第 37 坦克营作战参谋威廉·德怀特上尉去，这个小伙子机灵勇猛，一定要在今晚冲进巴斯托尼，那里的美军正等待着我们去解救呢。”

当第 3 集团军在大雪和浓雾交加的恶劣气候条件下，向凶恶的德军盘踞的地区发起了猛烈的轮番进攻时，被围困在巴斯托尼的第 101 空降师的士兵们也投入了战斗，他们顶着德军猛烈的炮火轰击和坦克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坚守着阵地。士兵们据守在堆满了积雪的散兵坑里又冷又饿。

盟军空军指挥官特德想尽一切办法，终于使达科他基地的运输机起飞，用降落伞和滑翔机将军用物资空投给 101 师的士兵们。但是，这些有限的补给品只能维持部队的生存。

此时，坚强不屈的空降战士们，穿着配有雄鹰臂章的破烂不堪的军装，又一次听到坦克逼近阵地的隆隆声，他们架好枪支，严阵以待。15 时许，德怀特率领他的特遣队向阿森诺斯推进。当他临近阿森诺斯时，请求炮兵向村子和北边的树林开火。这次炮火支援十分接近，当炮弹落入村子里的时候，特遣队的第一辆坦克已经冲了进去。随之，5 辆美军坦克和 1 辆步兵半履带车也在混战中驶过村子，继续向巴斯托尼前进。

村中的德军第 26 人民掷弹兵师和第 5 军步兵从地下室冲出来，企图阻止美军突入，双方开始一场混战。歼灭村子里的德军后，德怀特不敢恋战，将逃进森林中的德军留给后续部队，率部向巴斯托尼继续挺进。

16 时 30 分，第 101 空降师师长麦考利夫准将接到巴顿打来的电报，说第 4 装甲师已接近巴斯托尼，高兴极了，立即带着他的副官驱车来到巴斯托尼镇外第 326 空降工兵营的阵地。登上一个高地后，他果真看到了几辆涂着白色五星的美军坦克隆隆开来。

“啊，是第 3 集团军的坦克，是我们美军的坦克！”防守巴斯托尼的士兵终于盼来了援军。他们从掩体里吃力地爬出来，站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挥舞着双手，使出他们仅有的一点点力气，向驶来的坦克欢呼着。

16 时 50 分，第 37 坦克营 C 连的连长查尔斯·博格斯中尉驾驶第 4 装甲师的第一辆坦克，率先进入第 101 空降师的防线，他的后面是壮观的美军装甲部队。

德怀特快步跑到麦考利夫的跟前，敬礼报告：“将军，美军第 4 装甲师第 37 坦克营上尉威廉·德怀特向您报到！”

身体疲惫却精神饱满的麦考利夫一点儿都没有摆出将军的架子，连声喊道：“嘿，伙计，见到你真高兴！”

欢呼的空降兵部队的士兵们飞快地跑过去，向后面驶过来的一辆辆满载军用补给物资的卡车冲去……

援兵到了，巴斯托尼守住了！

这天，是 1944 年圣诞节过后的第一天。

第十章 南北夹击凯歌还

布莱德雷的计划

第3集团军的部队攻进巴斯托尼，与被围的守军取得了联系后，布莱德雷非常高兴。他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建议盟军最高统帅部立即着手制定未来的作战计划，给德军以毁灭性的打击。12月27日，艾森豪威尔在凡尔登和布莱德雷举行了会谈。

会谈开始后，布莱德雷满怀信心地提出了他的近期作战和长期作战的意见。他说：“我们已经顶住了德国人自12月16日以来发动的攻势。随着巴顿将军在巴斯托尼所取得的胜利，对德军攻入我方突出部实施钳形攻击的条件已经成熟。我建议，与巴斯托尼守军取得联系的第3集团军，在得到增援后，从巴斯托尼向东北方向出击；霍奇斯将军的第1集团军以第7军打先锋，第18空降军掩护其左翼，从现在的集结地域向东南方向出击，南北两路大军在圣维特和豪法里兹会师，包围德军予以歼灭。为协调这两个集团军的作战行动，我的司令部应移至那慕尔或迪纳特，”

“你是想重新指挥第1集团军？”艾森豪威尔问道。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布莱德雷激动他说道：“我应该指挥我的部队。”

“谈谈你的长期作战思想。”艾森豪威尔颇有兴致地鼓励他。

布莱德雷拿起杯子，呷了一口咖啡，阐述了他的长期作战计划。

“盟军原来的作战计划是蒙哥马利指挥北线盟军主力向莱茵河推进。但是，由于希特勒发动阿登攻势所犯的战略错误，把德军主力送出了他们的防线，为我们歼灭他们提供了机会，因此有必要修改我们原来的作战计划。我建议，由我的第12集团军群担任进攻德国本土上的主攻任务。也就是说，从罗尔河水坝起至阿登山区的南侧，霍奇斯和巴顿的两个集团军成一线展开，并肩挥戈东进。在这一强大攻势面前，德军必将溃退，我军则乘胜追击，穿过艾弗尔，渡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和卡塞尔之间利于坦克机动作战的广阔地域推进。”布莱德雷一口气他说完了他的设想。

“那么蒙哥马利元帅充当什么角色呢？”艾森豪威尔问道。

“掩护！蒙哥马利率他的第21集团军群掩护我军左翼，渡过莱茵河后，向鲁尔区北部推进。”

“你的长期作战计划或设想，有什么优点？”艾森豪威尔问道，“我是说与原来的计划相比。”

“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布莱德雷伸出右手，每屈下一个手指，就说出一个优点：“第一，长期作战计划是拦腰攻击德军突出部的近期作战计划的继续和发展，乘胜追击溃退的德军，不给他们以重新建立防线的喘息之机；第二，攻占罗尔河水坝地区以有的艾弗尔，将彻底动摇德军在水坝地区的防御，解除水坝对盟军的威胁；第三，渡过莱茵河，向德国纵深推进，必将动摇德军在鲁尔区的防御，为蒙哥马利进攻鲁尔区北部创造了条件；第四，根据破译队提供的情报得知，德军把防御兵力主要摆在北部蒙哥马利的当面，从中部发动主攻，可攻其不备；第五，美军部队担任主攻任务，可挽回美军在阿登战役中失去的荣誉。”

艾森豪威尔认真地听着布莱德雷的讲话，他觉得眼前的这位将军已恢复了以往的果敢精神。他表示完全同意布莱德雷的近期作战计划，但就他的长

期作战设想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我丝毫不否认你的长期作战设想的某些优点，要是获得成功，至少可以使盟军主力到达莱茵河畔，在蒙哥马利做好发动总攻的准备之前，保持对德军的强大压力。但是——”艾森豪威尔停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想提醒你注意，莱茵河是一道易守难攻的天堑，我们不能像渡过塞纳河那样匆忙渡过莱茵河，如果仓促过河，必将再次面临遭到德军反击的危险。盟军只有首先肃清莱茵河以西的德军，建立起坚强的防线，才能渡河东进，发动总攻。鉴于这种情况，我仍然认为应在北线集结兵力，由蒙哥马利担任总指挥。你先回卢森堡，待我与蒙哥马利会谈后，再通知你发动近期作战的时间。”

布莱德雷走后，艾森豪威尔于次日乘专列到比利时的哈塞尔特会见蒙哥马利。由于盟军情报部门侦知德军企图暗杀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等人，因此艾森豪威尔乘坐的专列戒备森严，火车每到一处停下来，周围都布满了宪兵和岗哨。

蒙哥马利在指挥关系上受艾森豪威尔节制，因此不敢冷落这位新晋升的美军五星上将。他到车站把艾森豪威尔接至下榻的饭店后，即汇报了自己的打算。他仍不准备近期向德军发动攻势，理由是他近日得到情报，德军将在北线向霍奇斯第1集团军发动一次强大攻势，因此，应该首先粉碎这次进攻，而后再实施攻击计划。他认为这才是上策。

艾森豪威尔没有迁就蒙哥马利。他也得到过类似的情报，希特勒确实下达过进攻命令。但从综合情报分析，德军兵力不足，缺乏物资装备，已无力再发动16日那样的攻势，这完全可能是德军的一种欺骗手段，一旦蒙哥马利指挥部队后撤，准备抵御德军的进攻，德军便可赢得这段时间，调整部署。他认为绝对不能再给德国人以喘息的机会了。

他严肃地对蒙哥马利说：“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德国人在1945年1月1日前还没有发动进攻，你必须发起对德军凸出部的攻击，即命令柯林斯的第7军担任北线主攻，李奇微的第18空降军从左翼进行支援。如果德国人在这期间果然发动了攻势，你应派部队牵制，待时机成熟时，将其一口吃掉。不管怎么说，你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长期按兵不动了。”

说完，艾森豪威尔把布莱德雷的近期和长期作战的两个设想向蒙哥马利做了介绍。他最后说：“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所有的盟国部队都到莱茵河西岸一线集结。”

蒙哥马利听完大吃一惊，如果按照布莱德雷的计划，两路大军将并肩突入德国腹地。他不愿与布莱德雷平分秋色，因此强烈地反对道：“对莱茵河实施宽正面突击，无异于浪费宝贵的兵力和物资装备。应由我率盟军主力从阿登山区北部向德国腹地实施一路攻击，其他各路大军都要配合这一行动，或者完全归我指挥，或者就地组织防御。”

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态度很不满，冷冷地问道：“你是否同意如果德军不发动进攻，就在明年1月3日晨发起主动进攻？”

“这没有问题。”蒙哥马利回答道。

“这就足够了！”艾森豪威尔站起身说道：“下一步视情况再定吧。”

蒙哥马利以为艾森豪威尔被他说服了、高兴地把她送走。当天晚上，蒙哥马利给布鲁克元帅写信说道：“我已说服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必须集中一切力量由一名指挥官指挥攻入德国腹地。阁下很快会看到，这名指挥百万盟军进入德国的指挥官将是我们英国人。”

然而，蒙哥马利的愿望很快落空了。

艾森豪威尔回到凡尔登后很快得知，德军不会发动新的进攻，而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巴斯托尼。希特勒认为巴斯托尼是阿登攻势的基石，必须占领这个地域。为此，德军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部队，除了原来围攻巴斯托尼的部队外，希特勒还把第9、第12装甲师、第3装甲掷弹兵师、第340、第167人民掷弹兵师、元首护卫旅和元首掷弹兵旅调来进攻巴斯托尼。巴斯托尼如同一块大磁铁将德军主力吸了过去。

艾森豪威尔根据上述情况，即刻在布莱德雷建议的基础上，制定出近期和长期作战纲要，即对德军凸出部发动钳形攻势和向莱茵河实施快速突击：

一、从北面和南面立即发动进攻，以夺取阿登凸出部。在凸出部取得战术胜利和第3集团军与第7军会师向东北推进之前，目前的指挥安排保持不变。在这以后，布莱德雷接过对美国第1集团军的指挥权。敌人在凸出部中的活动表明，敌人决心使用他们的机动部队把这场战斗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因此，我们必须准备使用一切力量来歼灭他们。

二、此后，第1和第3集团军沿普品姆—演恩这一总的路线向东北推进，最后抵达莱茵河。

三、在第一项任务完成后，第21集团军群将指挥美国第9集团军，恢复“名符其实行动”的作战准备。

四、第12集团军群拥有充实各集团军人员与物资装备的一切优先权。

五、摩泽尔河以南的防线目前严格限于防御目的。

六、我将建立一支预备队，以使用来扩大战果。

现在必须防止敌人以步兵来巩固其凸出部，不容许敌人有机会在前线的任何地方任意使用其装甲部队。我们必须夺回主动权，速度与实力是必不可少的。

在凸出部战斗结束时，将巨布集团军群的分配和作战分界线的变更情况。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担心他说道：“阁下的这份新计划碰到的第一个敌人恐怕是蒙哥马利，因为你拒绝了他一直企图得到的主要东西——对两个集团军群的作战指挥权。最近伦敦报纸都在放肆的抨击阁下、布莱德雷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竭力吹捧蒙哥马利，说他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杰出的指挥天才，并要求任命他为整个盟军的地面部队总司令。这股风来头不小，请阁下注意。”

史密斯自1942年9月以来，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俩人关系很好。

艾森豪威尔轻轻一笑道：“我不怕，你瞧，”他从桌上拿起一封电报说：“英国人的反美宣传已搞到华盛顿去了。马歇尔将军给我发来了电报，全力支持我。”

史密斯接过电文，见上面写着：

我的看法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做任何让步。休不仅得到我们完全的信任，而且在采取这类行动之前国内将会产生强烈愤慨情绪。我并不以为你已在考虑做出让步。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确信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你打得很出色，继续打下去，很狠地揍他们。

乔治·马歇尔是盟军联合参谋部两主席之一，对盟军高级军官的去留有予夺之权，有他的撑腰，艾森豪威尔还怕蒙哥马利！

艾森豪威尔对史密斯吩咐：“你即刻去办两件事，一是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第87步兵师和第11装甲师加强给布莱德雷；二是再同苏联方面联系，请他们提前从东线战场向德军发起总攻，帮助我们减轻一下当面德军的压力。”

史密斯刚走，副官进来，交给艾森豪威尔一封蒙哥马利来的电报，他打开一看，气得脸色发黄。电报中声称：

……当你与布莱德雷和我本人12月7日在马斯特赫里特会见时，我十分清楚，布莱德雷反对任何由我对他的集团军群实施作战控制的想法，因此，我当时没有提出此事。

因此我认为，你必须对此问题持坚定的态度，任何措辞暧昧的声明都将毫无用处。

我考虑，你如果仅仅使用“协调”这个词是没有作用的。

你所指定的这个人必须拥有根据你的命令实施作战指挥和行动控制的权力。

我想要说，你的命令将为这两个集团军群确定任务和目标，划分作战分界线等等，然后进行准备，开始战斗。

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只有一个司令官拥有指挥和控制作战的权力；你或许无法亲自进行这项工作，因此你必须任命别的人。

我建议，你的命令最后应该这样表达：第12和第21集团军群将根据以上指令进行作战。从今以后，除了最高统帅不时可能发布的那些指令之外，将由第21集团军群总司令对这些作战实施全面的作战指挥、控制和协调。

艾森豪威尔勃然大怒，他再也不能对蒙哥马利这封近似最后通牒的电报一味忍让了。他提笔给马歇尔写信，直截了当地将美英军产生的分歧做了详细汇报，并且要求联合参谋部必须在蒙哥马利和他之间选择一个最高司令官。

几乎所有的美军将领都支持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摊牌。史密斯打电话给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金甘德，告诉他美军对英军指挥官反感到了极点。

德金甘德素来沉稳，对盟友比较尊重，听得好友史密斯的电话，大惊失色。他知道，如果这封信交到马歇尔那里，总有一个人要辞职，但这人将不是艾森豪威尔，而是蒙哥马利。因为，丘吉尔首相和布鲁克曾向艾森豪威尔保证，他们将根据最高统帅的要求，撤换任何英国军官。

德金甘德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很好，他要去巴黎见艾森豪威尔，力争挽回影响。不巧正赶上暴风雪天气，他亲自打电话给他的飞机驾驶员杰克·雷斯少校，告诉他必须尽最大努力飞到巴黎。

德金甘德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在风雪中飞抵巴黎。他匆匆赶到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发现气氛十分阴郁。

艾森豪威尔听完他的来意，心里赞赏德金甘德为自己上司的荣誉所做的冒险努力，但是，他嘴里却说：“蒙蒂是否认识到，英国报界采取的那种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到他不断增加压力，要求指定地面部队司令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对这一切腻味了，我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请联合参谋部做出抉择。”

说着，他把给马歇尔的信让德金甘德看看。

德金甘德十分诚恳地向艾森豪威尔表示：“蒙哥马利元帅一定不知道事情已经变得如此严重，我相信如果他知道这个情况，肯定会忠诚地执行你的

命令。”他恳请艾森豪威尔给他一点时间，暂时不要拍发给马歇尔的电报，以便他能解决这次危机。

艾森豪威尔在史密斯的劝说下，终于答应了德金甘德的要求，但是只同意延迟一天拍发他的电报。

德金甘德又一次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风雪中乘飞机赶回布鲁塞尔，把所知道一切情况报告给蒙哥马利：“阁下，我刚从最高统帅部那里回来，见到了艾克。”

“艾森豪威尔接到了我的电报了？”

“是的，正是这封电报使你可能让出现在的职位！”

“什么？”一直洋洋自得的蒙哥马利叫了起来：“有这么严重？”

“阁下，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无论在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比我们要强大，如果闹起来，连首相也保不住你。听说艾克向马歇尔提到了亚历山大元帅。”德金甘德说道。

蒙哥马利这位固执、粗犷、勇猛的英国元帅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预感艾森豪威尔想让亚历山大元帅代替他现在的位置，而英国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一直觊觎着他现在的职位。

“不过，这件事还可以挽回，但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德金甘德说道。

蒙哥马利完全软了下来，无可奈何地问道：“我该怎么办？”

“马上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表示歉意。”德金甘德建议说。

12月31日，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谢罪信，信封上写上“急件”、“绝密”和“艾森豪威尔亲收”的字样：

亲爱的艾克：

我已经见到德金甘德，获悉你在这十分艰难的日子里，对许多问题深感烦扰。我曾向你坦率地谈到我的看法，因为我以为你喜欢这些看法，但我现在确实感到，其中许多因素有着我完全认识不到的含义。请你百分之百地相信，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坚决贯彻执行。我知道布莱德雷也会这样做的。我的上封信可能已使你心烦意乱，对此我深感不安，我恳求你把它付之一炬。

你最忠实的仆人

蒙哥马利

胜利 1945 年元月，欧洲经历了 38 年来最寒冷的时期。一层厚实的白雪覆盖着大地，北风刮来的刺骨寒风，卷起阵阵急转的雪花，像无数块玻璃碎片，扎在美国士兵的脸上。在这一片冰天雪地的田野里，露出了乡村农舍的残垣断壁，遍野的白雪掩盖不住前不久的战斗所留下的弹痕和疮疤。所有与战争有关的东西，从士兵冻得麻木了的手足到上级指挥部的战略意图，都被冻得僵硬僵硬的。纷飞的大雪和阴云密布的天空使得大队飞机不能起飞，即使是单机在冰冻光滑的跑道上起飞时，也遇到了种种困难和危险。

第 3 集团军与巴斯托尼镇内的守军仍在同德军对峙。第 3 军正在钳制该城东南的敌军，该军的第 4 装甲师拼命扩展尚未巩固的陆上走廊。但最凶恶的敌人还是严寒。美军由于严寒而引起的流感和战壕足病等种种疾病造成的减员几乎等于战斗伤亡人数。零度以下的气温冻坏了巴斯托尼的所有供水系统、取暖设备和下水管道，致使所有的美军官兵都住在户外。

巴顿冒着严寒视察了已斯托尼各个阵地，不停地鼓舞着官兵们的士气：“德国鬼子受冻挨饿的情况比我们严重，他们的体力比我们弱，这一点是肯

定的。”

“听说德国人的装甲部队还很强大，对吗？”有的士兵问。

“一片胡言！”巴顿挥了挥手杖喊道：“他们的装甲部队已经完蛋了，除非他们的坦克能够繁殖。”

但是背地里，他对眼前的情况也不无忧虑。他对参谋人员说：“如果继续僵持下去，我们仍有可能输掉这一仗。”他不断催促艾森豪威尔早日发动反攻。

1月3日8时30分，盟军的反攻终于开始了，蒙哥马利命令柯林斯的第7军、李奇微的第18空降军从阿登山区北侧向德军凸出部发起强大攻势。第7军是拥有5个师之众的加强军，其中包括两个精锐的装甲师，即哈蒙的第2装甲师和罗斯的第3装甲师。该军为主要突击力量，第18空降军担负支援和掩护侧翼的任务。

美军第2装甲师沿着冰冻的路面猛打猛冲，在通过一个村庄时，路面很滑，坦克难以从侧翼迂回。德军躲在一些房屋的地下室里，甲反坦克火箭炮负隅顽抗，美军使用迟发引信8英寸榴弹炮猛烈轰击才穿透房屋的屋顶，摧毁了德军据守的地下室，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巴顿指挥第3集团军也从巴斯托尼向德军发起攻击，由南向北推进。詹姆斯·范佛里特少将的第90步兵师一路冲杀，迅速推进。

德军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巴斯托尼和美国第3集团军方面，没料到盟军从阿登山区北面也发起了攻势，急忙调整兵力部署，顽强抵御盟军的反攻。

战争如同在冰箱中进行，严寒限制了盟军的推进速度，非战斗减员仍在增加。

1月6日，丘吉尔首相再次打电话给斯大林，希望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相配合。

1月12日，等待已久的苏军冬季战役开始了。

由苏军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冲出了它驻扎的维斯拉河上的战线，向其当面的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以及德军第7集团军的主力发动了进攻。

在此后的几天里，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右翼，由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以及马克兰第4方面军的一部兵力，也向其当面的德军A集团军群的主力发动了强大的进攻。

这一方向的苏军在6天内迅速摧毁了德军在维斯拉河的防御。德军A集团军群的战役预备队很快地被苏军击溃，苏军向西推进了100—130公里。在而后的几天里，在苏军强大的攻势压力下，德军不得不又向西后退100多公里。

苏军的攻势比德军最高统帅部预想的规模还要大。为了阻止苏军的攻势，德军统帅部仓促从预备队、从苏德战场其他地段、从西欧战场抽调大批兵力投入这一方向的作战。

1月14日，希特勒不得不发布一项命令，把正在阿登地区作战的第6装甲集团军连同其4个党卫军装甲师和2个元首旅调往东部战线。同时，党卫军司令希姆莱也被从上莱茵集团军群调往东线的魏克塞尔集团军群。

在阿登地区作战兵力骤减的情况下，希特勒不情愿地同意了龙德施泰特的建议，把阿登凸出部的所有部队撤回到豪法里兹东北7英里的切雷因一线，以便对其部队进行重新编组，并准备对付预计盟军对德国境内鲁尔地区

的进攻。

至此，德军由于无间隔地长期作战而筋疲力尽了。

想当初，当德军开始在阿登地区发动进攻时，德军士兵曾寄以很高的期望，而此刻，每一个士兵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失望的表情，整个前线的德军完全被极其沮丧的情绪所笼罩。

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西线盟军愈打愈勇，南北两路大军也愈来愈近了。蒙哥马利高兴地致信布莱德雷：

亲爱的布莱德雷：

阿登战役已近尾声，待此战取胜，万事理顺，你的两个集团军将立即归建。在此，有两点需着重提及：

一、我能有机会指挥你的如此精锐之师，真乃三生有幸。

二、你的部下表现十分出色。

霍奇斯和辛普森是两位杰出的将领，我能与他们并肩战斗是最大的乐事。第1集团军的柯林斯和李奇微是两位杰出的军长。第1集团军可谓人材济济，这么多卓越的军长荟萃于一个集团军里，实属罕见。

战斗在北线的我全体官兵向南线的战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为没有南线的战友坚守巴斯托尼，整个战局将不堪设想。

谨向你和乔治·巴顿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顺致最美好的祝愿

伯纳德·蒙哥马利

胜利前夕，蒙哥马利不再嘲笑美国人了，他对美国盟友表现出真诚的敬意与钦佩。1月16日，盟军南北两路大军在豪法里兹会师，拦腰斩断了凸出部的德军。至此，阿登战役以盟军的胜利宣告结束。

